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7)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七卷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44 年 10 月—1851 年 12 月)

1 8 4 4 年

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 月初) 5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 月 19 日) 9

1 8 4 5 年

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 月 20 日) 16
4. 恩格斯致马克思 (2 月 22—26 日, 3 月 7 日) 22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3 月 17 日) 27

1 8 4 6 年

6. 恩格斯致马克思 (7 月 27 日) 33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8 月 19 日) 36
8.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8 月 19 日) 40
9.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9 月 16 日) 44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9 月 18 日) 53
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9 月) 60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18日)	63
13.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0月23日)	69
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23日左右)	75
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日)	77
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	78

1847年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15日)	85
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9日)	89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5日)	95
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8—30日)	98
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25—26日)	108
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4—15日)	116
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3—24日)	120

1848年

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14日)	125
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1日)	129
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8—9日)	131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2日左右)	135
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6日)	136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8日)	137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5日以前)	141
31.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5日)	141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9日)	144

33.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6日)	145
34.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中)	146
35.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9日)	148
36.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28日)	149

1849年

37.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7—8日)	150
38.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3日)	152
39.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下半月—5月初)	153
40.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7日)	154
41.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日左右)	156
42.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7日)	157
43.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3日)	160

1850年

44.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9日)	162
45.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3日)	163
46.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5日)	164
47.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日)	165
48.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7日)	171

1851年

49.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6日)	174
50.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7日)	175
51.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8日)	181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2日)·····	183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5日)·····	184
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7日)·····	187
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9日)·····	189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3日)·····	192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5日)·····	198
58.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0日)·····	202
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1日)·····	204
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2日)·····	206
61.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3日)·····	209
62.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3日)·····	211
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4日)·····	218
64.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5日)·····	219
65.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6日)·····	222
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6日)·····	225
67.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6日)·····	227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7日)·····	228
69.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8日)·····	229
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日)·····	230
71.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8日)·····	232
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0日)·····	234
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7日)·····	235
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7日)·····	236
75.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9日)·····	239
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2日)·····	241

77.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31日)	243
78.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日)	245
79.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3日)	247
80.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11日)	252
81.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5日)	254
82.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15日)	256
83.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日)	257
84.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3日)	260
85.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5日)	263
86.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6日或7日)	266
87.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8日)	268
88.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9日)	270
89.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5日)	274
90.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6日)	275
91.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9日)	277
92.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1日)	280
93.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3日)	283
94.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8日)	287
95.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3日)	290
96.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6日)	291
97.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27日)	292
98.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6日左右)	293
99.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3日)	295
100.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7日左右)	300
101.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17日)	301

102.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20日左右)	305
103.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30日)	308
104.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31日)	309
105.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日左右)	313
106.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8日)	315
107.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0日左右)	322
108.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1日左右)	325
109.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4日)	329
110.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0日左右)	333
111.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1日)	333
112.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5日)	336
113.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7日左右)	345
114.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31日)	347
115.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日)	352
116.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8日)	354
117.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1日)	356
118.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3日)	357
119.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9日)	359
120.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3日)	360
121.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3日)	365
122.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5日)	371
123.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6日)	372
124.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3日)	376
125.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15日)	380
126.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9日)	384

127.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5日)	388
128.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27日左右)	389
129.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4日)	392
130.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7日)	395
131.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日)	398
132.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3日)	401
133.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9日)	405
134.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0日)	407
135.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1日)	409
136.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6日)	413

第 二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42年2月—1851年12月)

1842年

1.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2月10日)	419
2.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3月5日)	420
3.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3月20日)	422
4.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4月27日)	425
5.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 (6月15日)	427
6.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7月9日)	428
7.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 (7月26日)	431
8.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 (8月25日左右)	432
9.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11月30日)	434

1843年

10.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月25日） 438
11.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3月13日） 440
1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0月3日） 443
13.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弗吕贝尔（11月21日） 446

1844年

14. 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4月14日） 449
1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8月11日） 449
16.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10月7日） 453
17.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秋） 454
18.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秋） 455
19.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12月） 455

1845年

20.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月） 456
21.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1月12日） 456
22.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3月24日） 457
23. 马克思致勒文塔尔（5月9日） 458
24.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5月31日） 459
25. 恩格斯致尤利乌斯·康培（10月14日） 461

1846年

26.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4月3日） 462

27.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4月5日左右）	463
28.马克思致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5月5日）	464
29.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5月14日）	466
30.恩格斯和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7月27日 和28日左右）	470
31.马克思致卡尔·威廉·列斯凯（8月1日）	471
32.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 （12月28日）	476

1847年

33.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3月7日）	489
34.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7月27日）	490
35.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8月8日）	491
36.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9月2日）	493
37.恩格斯致律西安·若特兰（9月30日）	494
38.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0月26日）	495
39.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 （12月9日）	497

1848年

40.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3月26日）	499
41.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3月28日）	501
42.马克思和恩格斯致阿达尔贝特·伯恩施太德 等人（4月1日）	504
43.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埃蒂耶纳·卡贝（4月5日）	505

44.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4月15日）	506
45.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5月24日）	507
46. 恩格斯致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9月1日）	509
4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13日）	509
48.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12月5日）	510
49. 恩格斯以瑞士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名义致 斐维联合会（12月25日左右）	511
50. 马克思致警务顾问威廉·施梯伯（12月29日左右）	514
51. 恩格斯以瑞士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名义致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理事会（12月）	515

1849年

52.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1月15日）	517
53. 马克思致恩斯特·德朗克（2月3日）	518
54. 恩格斯致丹尼尔·芬奈尔·冯·芬奈堡（3月1日）	520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3月3日）	521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3月5日左右）	522
5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6月1日）	523
5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7月13日）	524
59.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7月25日）	525
60.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7月31日）	527
6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8月1日左右）	530
62.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8月中）	531
63. 恩格斯致雅科布·沙贝利茨（8月24日）	532
64.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8月25日）	534

65.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9月5日)	535
66.恩格斯致乔治·朱利安·哈尼 (10月5日)	536
67.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 (11月30日)	537
68.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2月19日)	538
69.恩格斯致雅科布·沙贝利茨 (12月22日)	541

1850年

70.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1月1日)	544
71.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1月10日)	544
72.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2月4日)	546
73.恩格斯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2月7日)	547
74.恩格斯致匈牙利流亡者委员会 (2月底)	547
75.恩格斯致尤利乌斯·舒贝特、泰奥多尔·哈根 和斯蒂凡·阿道夫·瑙特 (3月4日)	548
76.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3月12日)	549
77.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4月9日)	551
78.恩格斯致尤利乌斯·舒贝特 (4月11日左右)	552
79.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4月22日)	553
80.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4月25日)	554
81.恩格斯和马克思致弗·帕迪贡 (5月6日)	556
82.恩格斯致泰奥多尔·舒斯泰尔 (5月13日)	557
83.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克利斯提安·卡尔· 约西亚斯·本生男爵 (5月30日)	558
84.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6月8日)	559
85.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6月27日)	560

86.马克思致流亡者会议主席（6月30日）	561
87.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7月17日）	561
88.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0月29日）	563
89.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12月2日）	564
90.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12月3日）	565

1851年

91.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2月1日左右）	567
92.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2月8日）	568
93.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2月28日）	569
94.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4月9日）	572
95.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5月1日）	572
96.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5月）	575
97.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6月19日）	575
98.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6月27日）	579
99.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7月9日）	583
100.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8月2日）	587
101.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8月6日）	590
102.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8月7日）	591
103.马克思致海尔曼·艾布纳尔（8月下半月）	594
104.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9月11日）	603
105.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10月4日和8日之间）	605
106.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0月16日）	605
107.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0月31日）	607
108.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2月初）	609

109.马克思致海尔曼·艾布纳尔（12月2日）	610
110.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12月15日）	615
111.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2月18日）	616
112.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2月19日）	617
113.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2月27日）	619

附 录

1.马克思致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一世（1845年2月7日）	623
2.马克思致特利尔市市长格尔茨（1845年10月17日）	623
3.马克思致特利尔市市长格尔茨（1845年11月10日）	624
4.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48年3月17日）	624
5.马克思致科伦警察局（1848年4月13日）	626
6.马克思致警察局长盖格尔（1848年8月5日）	626
7.康拉德·施拉姆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1月8日）	627
8.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5月20日）	629
9.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6月20日左右）	634
10.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0年12月19日）	635
11.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1年1月11日）	636
12.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1年12月17日）	637

注释	641—722
人名索引	723—76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770—793
期刊索引	794—802

插图

恩格斯在巴门的诞生地	32—33
卢格在柏林“自由人”中间。弗·恩格斯所作的讽刺画 (1842年)	32—33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住过的房子(1845年5月—1846年5月)	70—71
恩格斯在巴黎住过的房子(1846年11月—1847年3月)	70—71
恩格斯1847年1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一页	121
马克思1851年1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一页	177
学生时代的卡尔·马克思(1836年于波恩)	420—421
服兵役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1年于柏林)	428—429
青年时代的燕妮·马克思	458—459
马克思在特利尔的诞生地	458—459
埋葬《莱茵报》(当时的讽刺画)	508—509
弗·恩格斯所作的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 讽刺画(1848年)	508—50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书 信

1842 年 2 月—1851 年 12 月

第 一 部 分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44 年 10 月—1851 年 12 月

1 8 4 4 年

1844年

1

恩格斯致马克思¹

巴 黎

[1844年10月初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早些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你大概感到奇怪，你这样想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何时回去，现在还是不能确切地告诉你。我住在巴门已经三个星期了，跟少数朋友和一大家人在一起，尽可能愉快地度日，幸好家中有几个可亲的女眷。在这里根本就别想工作，尤其是，我的妹妹^①和伦敦的共产主义者艾米尔·布兰克（艾韦贝克认识他）订婚，因此，现在我们家中忙乱得不可开交。此外，我清楚地知道，我要返回巴黎还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我大概还得在德国晃荡半年或一整年。当然，我要尽一切努力避免这一点，但是你想象不到，家里为了反对我离开，提出了怎样琐碎的理由，怎样迷信的担心。

我在科伦逗留了三天，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巨大的宣传工作使我惊奇。那里人们非常活跃，但也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

^① 玛丽亚·恩格斯。——编者注

柱。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后来,我到了杜塞尔多夫,在那里我们的人当中也有一些能干的小伙子。不过我最喜欢的是我的那些爱北斐特人,人道观念的确已经深入他们的心灵。他们认真地着手搞自己家庭秩序的革命化,只要他们的父母敢用贵族的态度对待仆役和工人,他们就要教训自己的父母,而这样的事在我们宗法的爱北斐特已经很多了。除了这一批人之外,在爱北斐特还有一批人也很好,不过有点糊涂。在巴门,警察局长是个共产主义者。前天有一个老同学、中学教员^①来访,尽管他从来没有跟共产主义者接触过,但他也受到强烈的感染。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去影响人民,我们很快就会取得优势。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我们这些著作家,必须沉静,以免被捕。不过,这里倒十分安全,只要我们沉静,就很少有人注意。我觉得,赫斯由于害怕,有点疑神疑鬼。我在这里至今没有受到丝毫惊扰,只是有一次检察长热心地向我们之中的一个人打听过我。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一切。

这里报载,普鲁士政府在巴黎控告了贝尔奈斯,他已经受到了审讯。²这件事是否属实,请来信告诉我;还有,那本小册子^②的情况如何,该完成了吧。关于鲍威尔弟兄,这里一无所闻,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相反地,对《年鉴》³的需要量至今仍然很大。我的评卡莱尔的文章^③,在“群众”中获得很大的成功——真是可

① 符尔姆。——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编者注

笑!——而关于经济学的文章^①,却只有很少一些人读过。这是很自然的。

爱北斐特的牧师老爷们,特别是克鲁马赫尔,也在传教时反对我们;眼下他们还只是反对青年人的无神论。不过我确信,在此之后很快就要痛骂共产主义了。今年夏天,整个爱北斐特所议论的就只是这些不信神的人。一般来说,这里的变动是显著的。自从我离开以后,⁴ 乌培河谷在各方面的进步比最近五十年都要大。社会风气文明了些,参预政治和进行反对派活动也成了普遍的现象,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新的街区兴建起来了,大片大片的森林都被伐光,现在这里的一切可说是高于而不是低于德国文明的中等水平,而在四年前还大大低于这一水平;一句话,这里正在为我们的原则造成良好的土壤,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粗犷而热情的染色工和漂白工吸引到运动中来,那末,我们的乌培河谷还要叫你吃惊呢。近几年来,工人们已达到了旧文明的最后阶段,他们通过迅速增多的犯罪、抢劫和杀人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晚间,街上很不安全,资产阶级被殴打、刺杀和抢劫;如果这里的无产者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的规律发展下去,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用这种方式,即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社会制度是没有用的,要作为具有普遍品质的人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如果把道路指给他们该多好!但是这办不到。

我的弟弟^②正在科伦当兵。只要他不受怀疑,他那里倒是给赫斯等人写信的好地址。不过我暂时还不知道他的确切通讯处,因此也就无法告诉你了。

① 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编者注

② 海耳曼·恩格斯。——编者注

我写完上面几段以后,去了一下爱北斐特,又遇到几个素不相识的共产主义者。不管走到哪里,转到哪里,到处都可以碰到共产主义者。有一位热心的共产主义者,画讽刺画并开始创作历史画的美术家,他的名字叫泽耳,两个月以后将要到巴黎去。我将把跟你们接头的地点告诉他。你们大家都会喜欢他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爱好音乐和绘画,作为一个讽刺画家是会用得着的。可能到那时我自己也到你们那里去了,不过这一点还难以肯定。

《前进报》⁵在这里只有几份;我已经设法让别人也订阅。让发行所把样张寄给爱北斐特的理查·罗特,小威廉·布兰克上尉,弗·维·施特吕克尔,火花街的巴伐利亚啤酒店(共产主义者聚会的小酒馆)老板迈耶尔——全都包装好,通过那里的共产主义者书商贝德克尔寄往各处。当这些人看见报纸到达,他们是会成为经常订户的。杜塞尔多夫方面可寄给医学博士威·弥勒;科伦方面,我可寄给医学博士德斯特尔,啤酒店老板勒耳兴,你的内弟^①等人。当然,全都要通过书商并包装好。

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发表出来。⁶早就是这样做的时候了。我也要把工作加紧干起来,今天就要重新开始写作。关于共产主义实际上能否实行的问题,所有德国人都还不清楚。为了消除这种陈腐之见,我将写一本小册子,说明在这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什么,并通俗地叙述共产主义在英国和美国的当前实践。⁷这将占用我三天左右的时间,但是这对于向我们的人说明问题有很大帮助。这一点我在和本地人谈话时已觉察到了。

总之,应该加紧工作,赶快出版!替我问候艾韦贝克、巴枯宁、

^①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盖里埃等人,还有你的夫人,并快点来信告知一切。此信到时如未被拆开,那就请按“爱北斐特弗·维·施特吕克尔公司”这一地址寄信,信封上尽可能用商人的字体书写;否则,就按我留给艾韦贝克的地址之一寄信。我很想知道,我这封具有纯粹女士外表的信能否骗得过把守邮局的狗东西。

好吧!祝你健康,亲爱的卡尔,望马上回信。我还从来没有一次象在你家里度过的十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真正是人。

至于拟创办的事业,我还没有机会采取任何步骤。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 黎

1844 年 11 月 19 日于巴门

第 二 号

亲爱的马克思:

大约两星期前,我收到了你和贝尔奈斯的简短来信,署的日期是 10 月 8 日,而邮戳是:布鲁塞尔,10 月 27 日。大致在你给我写信的同时,我寄了封信给你,收信人写的是你夫人,想必你已经收到。为了将来能确知我们的信件是否被扣,我们可把来往信件都编上号。所以,我现在的这封是第二号,你给我写信时,就要告诉我你已经收到第几号,以前的信是否有丢失。

几天前我到科伦和波恩去了。科伦的情况很好。格律恩想必已经把那里人们的活动情况告诉你了。两三个星期后,赫斯如果得

到了足够的钱,他也打算到巴黎去。毕尔格尔斯现在也在你们那里,这样一来,就可以聚集相当一批人。你们就更用不着我,因此就更需要我在这儿了。我现在还不能去,这是很明显的;否则就会同全家闹翻。另外我在恋爱。这件事我也首先必须作个解决。而且,现在我们当中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人在这里,因为我们的人都还需要引导,使他们继续从事必要的工作,而不致去胡言乱语和走入邪道。例如,很难使荣克和其他许多人相信,我们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⁸,他们还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私人纠纷。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卢格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总是不相信的,而且会认为,轻率地抛开象卢格这样一个“著作界权威”,终究是很可惜的!对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呢?应该等待一下,等卢格再干出一件天大蠢事来,让这些人亲眼看看他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荣克是靠不住的,这家伙不够坚定。

现在,我们这里到处都在举行公开的集会,以便建立工人生活改善协会⁹;这使德国人大大活跃起来,并促使庸人们去注意社会问题。这些会说开就开,并不征求警察当局的意见。在科伦,章程起草委员会的半数委员是我们的人,在爱北斐特,委员会里至少有一个是我们的人;由于得到了唯理论者的帮助,我们已经在两次会上使虔诚的宗教信徒们遭到严重的失败;在绝大多数人赞同下,章程中排斥了一切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东西。¹⁰我感到有趣的是:这帮唯理论者,在理论上是基督教,在实践上是无神论,因而把自己弄得非常可笑。在原则上,他们认为基督教反对派完全正确,而在实践上,他们却不许章程中有一个字提到基督教,尽管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基督教是上述协会的基础;章程里写进什么都行,唯独不要协会的生命攸关的原则!可是,这些家伙是那样顽强地坚持这种

可笑的立场,以至我完全用不着出来说什么话了,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目前情况下所能希望得到的章程。下星期天又要开会,但我不能出席,因为我明天就要到威斯特伐里亚去。

目前,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给我的那本关于英国无产者状况的书^①搜集材料。我想,到1月中或1月底就可脱稿,因为我已在最近一两个星期完成了最困难的工作,即整理材料的工作。我将给英国人编制一张绝妙的罪状表。我要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种种罪行,我要写一篇英文序言,打算单独印行,并分别寄给英国各政党的领袖、著作家和议员们。^②让这些家伙记住我吧。可是,不言而喻,我打的是麻袋,但指的是驴子,即德国的资产阶级。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坏,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勇气十足、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罢了。这书一旦脱稿,我就着手去写英国人的社会发展史¹¹。这件工作花的力气要少一些,因为我已经把材料准备好,材料的整理也心中有数,同时我对这问题是完全清楚的。在这期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写几本小册子,特别是反对李斯特的小册子¹²。

你大概已经听说过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¹³一书,即使你还没有,大概也已经听说了吧。维干德把这本书的校样寄给了我,我把它带到科伦,放在赫斯那里了。这位高贵的施蒂纳(你记得吧,就是那个在布尔的集子里评述过《秘密》¹⁴的柏林的施米特)的原则,就是边沁的利己主义,只不过在一方面看来更彻底些,而在另一方面又不大彻底。说他更彻底,是因为施蒂纳作为一个无神论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编者注

者,把个人置于上帝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宣称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而边沁却让上帝在朦胧的远处凌驾于个人之上;总之,是因为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依据,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而边沁是一个单一的经验主义者。说施蒂纳不大彻底,是因为他想避免边沁所实行的对碎裂为原子的社会的改造,但这是办不到的。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达到了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的一切理论的顶峰。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东西是重要的,例如,比赫斯所认为的还重要。我们不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而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这种利己主义已经如此登峰造极,如此荒谬,同时又达到如此程度的自我意识,以致由于本身的片面性而不能维持片刻,不得不马上转向共产主义。首先,最轻而易举的是给施蒂纳证明,他的利己主义的人,单纯从利己主义中,就不能不必然地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就是应当给他的回答。其次必须告诉他: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因此,他就返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用这几句老生常谈就能驳倒他的片面性。可是,这种原则里的正确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而不管怎样,这里正确的地方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想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仅仅是个人。或者换句话说,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

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

这一切都是些老生常谈,都是不言而喻的道理,费尔巴哈已经分别地谈到过它们,要不是赫斯——我觉得,他是出于原先对唯心主义的忠心——这样痛骂经验主义,特别是痛骂费尔巴哈和现在痛骂施蒂纳,我也就不会重复这些话了。赫斯对费尔巴哈的评论,有许多地方都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看来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诡辩——在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因此他也无法通俗地表述,他过于抽象了。因此他也憎恨各式各样的利己主义,而宣扬对人的爱等等,这就又回到了基督教的自我牺牲上面来。但是,如果说肉体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那末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施蒂纳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心灵的利己主义——也就是我们的对人的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要飘浮在空中了。现在赫斯就要到你那儿去了,你可以亲自同他谈谈这个问题。不过,所有这些理论上的废话一天比一天更使我感到厌倦;谈到“人”的问题而不得不说的每一句话,为反对神学和抽象概念以及反对粗陋的唯物主义而不得不写的或读的每一行字,都使我非常恼火。如果人们不去研

究所有这一切幻影——要知道,甚至还没有现实化的人在现实化以前也仍然是一个幻影——而去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这样做至少是上策,因为现在我们还只是靠使用我们的笔杆子,而不能直接用手,或者如果有必要,用拳头去实现我们的思想。

同时,施蒂纳的这本书再次表明,抽象概念在柏林的思想界是多么根深蒂固。施蒂纳在“自由人”¹⁵当中显然是最有才能,最有独立见解和最勤奋的了,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跳到了唯物主义的抽象概念,结果一无所获。我们在德国各地都听到关于社会主义进展的消息,但是唯独从柏林什么也没有听到。到整个德国废除私有制的时候,这些聪明透顶的柏林人还会在哈森海德创办一个《和平民主日报》¹⁶,——除此之外,这帮家伙肯定再也搞不出别的什么来。瞧吧,不久就要在乌凯马尔克出现一个新的救世主,他将按照黑格尔的样子去改造傅立叶,从永恒的范畴中去设计法伦斯泰尔,并且宣称:资本、才能和劳动都分享收入的一定部分是返回自身的思想的永恒规律。这将成为黑格尔学说的新约全书,老黑格尔将成为旧约全书,“国家”、法律将成为“基督教的监视者”,而法伦斯泰尔(在那里,厕所都将按照逻辑的必然性安置)就成为“新的天堂”、“新的人间”、新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自天而降,打扮得象新娘子一样,关于这一切,在新的启示录里将有更详尽的描述。而当这一切都完成的时候,那“批判的批判”就会出来说,它才是一切中的一切,它把资本、才能和劳动都结合在自己的头脑中,凡是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它完成的,而不是那些无力的群众完成的——这样它就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了。这将是柏

林黑格尔派的《和平》^①民主日报》的结局。

如果《批判的批判》^②印好了,就通过书商给我寄几册来,加封并盖上印章,否则,可[能]^①被没收。如果你[没有收]^①到我写的上一封信,那我再告诉你一次,你可以把给我的信或者寄到巴门小弗·恩·处,或者封好寄到爱北斐特弗·维·施特吕克尔公司。这封信得拐几个弯才能到你那里。

请快些回信——我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前进报》现在怎样?向所有的人问好。

你的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1845年

3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 黎

[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早点给你回信，主要是因为我在等候你答应寄来的《前进报》。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我就不再等了；还有《批判的批判》^①也不再等了，这本书我也没听到更多的情况。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一次）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结论一致了。他给我念了一篇他写的评论该书的文章，这篇文章他很快就要发表，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了同样的意见¹⁷，那时他还没有读到你的信。我把你的信放在他那儿了，因为他要用一用，因此我不得不根据记忆来给你写回信。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至于我什么时候去,那毫无疑问,大约两年内一定去那里。我已经想妥当了,无论如何,今年秋天要去住四至六个星期。如果警察要给我制造什么麻烦,我甚至去得更早一些;而从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来看,那帮恶棍不论什么时候都可能来麻烦我们的人的。我们将从皮特曼的《公民手册》¹⁸方面看到,可以活动到什么程度而不至被捕和被驱逐出境。

我的恋爱可悲地结束了。别让我作无聊的解释了吧,反正已经无法挽回了,而这样的事也够我受了。我感到高兴,我至少又能重新工作了。要是我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全都告诉你,那就要浪费掉一个晚上。

最新的消息是,赫斯和我从4月1日起将在哈根的提梅和布茨那里出版《社会明镜》月刊¹⁹,在这个刊物上描述社会苦难和资产阶级制度。广告等等最近就要登出来了。目前,如果那个写诗的“手工业者”²⁰肯出力气给我们提供一些那里的苦难的材料就好了,特别是具体的事例,因为这适用于那些需要使之理解共产主义的庸人。编辑这刊物并不太费劲,因为要供给每月出版四个印张的材料,写稿人是足够的。这样一来,我们做的工作不要很多,而所能起的作用却很大。另外皮特曼将通过列斯凯出版一种因篇幅大而不用经过检查的季刊《莱茵年鉴》²¹,只刊登宣传共产主义的作品。你也可以给这个刊物写些文章。如果把我們的一部分文章发表两次,首先是在刊物上,然后编成集子单独出版,那也不坏;因为,被禁止的书现在比较难于传播,而我们这样做就能够在双倍的机会去起作用。你看,我们在德国的事情可够多了,要给所有这些刊物提供材料,还要写比较大的著作。不过,如果我们要想做出点什么成绩,那就得苦干一番;吃一些苦,那也很好。我的关于英国工人的

著作^①过两三个星期就能脱稿,然后就用四个星期的时间写些小文章。以后就去搞英国和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²²

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共产主义书刊传入德国,在目前已经既是成事实。一年前,这种书刊是在德国以外,在巴黎开始流行的,实际上,那时它刚刚产生,而现在它已成为德国佬的一种负担了。报纸、周刊、月刊、季刊,以及正在向前推进的重炮预备队,统统都安排停当了。事情发展之快简直难以形容!秘密的宣传也并不是没有收获:每当我到科伦去的时候,每当我走进这里的某一家小酒馆的时候,都看到新的成就、新的拥护者。科伦的集会^②已经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共产主义小组一个个地逐渐出现,这些小组是未经我们直接协助就悄悄地发展起来的。

过去跟《莱茵报》²³一道出版的《公益周刊》,现在也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德斯特尔已经把它接收过来,想看看能做些什么事情。不过,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⁶,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当然也不会不起作用,那些事实是太明显了;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想腾出手来写一些对目前更有用,更能打击德国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这些德国理论家还根本不能发挥我们的理论,我们甚至还没有发表批判荒谬言论的文章——这是可笑的,但这是时代的标志,是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0—11页。——编者注

德国的民族污泥分解的标志。而现在正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要在4月以前写完你的书，要象我那样做：给自己规定一个期限，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马上付印。如果你那里不能印，那就把它拿到曼海姆、达姆斯塔德或其他地方去印。但是必须尽快出版。

你把《批判的批判》扩充到二十个印张，这的确使我大吃一惊。但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么多的东西现在都要问世了，否则，谁知道它还会在你的写字台里搁多久呢。但是，你把我的名字一起写在书名下面，这就未免显得奇怪，因为我至多只写了一个半印张。我已经说过，关于勒文塔尔，关于书的出版，我都没有听到过什么，这本书我当然是非常渴望看到的。

昨天我收到了《前进报》，自从我离开后就再也看不到过它。贝尔奈斯写的一些幽默话，使我十分开心，这家伙很善于使人哈哈大笑，这是我通常在阅读时很少发生的。不过，这报纸确实很差劲，很无趣，使人得不到什么益处，所以许多德国人都未必会长期订阅。现在这报纸情况如何？在科伦我听说它要改成月刊，是真的吗？我们这儿的工作多极了，从我们这儿只能偶尔寄去些稿子。你们那儿也必须努力。所以你每隔四到六个星期就得为它写一篇文章，而且不能让自己受自己的情绪“支配”！为什么巴枯宁什么也不写，为什么不能叫艾韦贝克去写，至少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呢？可怜的贝尔奈斯现在大概要去坐牢吧，代我向他问好，劝他别老把烦恼放在心上，两个月很快就会过去，尽管这是十分讨厌的事。我们的人现在究竟在干什么？这些情况你一个字也没有写。盖里埃又来了吗？巴枯宁会用法文写作吗？在8月里每一个晚上都去伏尔泰码头的那帮人现在在干什么？你自己现在准备干什么？你在那儿的处境怎

样? 黄鼠狼^①还住在你的脚下吧? 他不久前又在《电讯》²⁴上大发议论, 不言而喻, 讲的是爱国主义。真可笑, 他总是离不开这个题目, 只要能消灭爱国主义, 他可以不顾一切。看来, 这就是他不愿意把文章交给弗吕贝尔的主要原因。德国的报纸最近报道, 黄鼠狼要回德国来了。如果属实, 那我要祝贺他, 但是这件事完全不可靠, 否则, 他就得第二次给自己搞一辆带厕所的马车, 而这是办不到的。

不久前我和柏林来的一个人交谈过。“自由人”¹⁵的残余看来已经彻底瓦解。除鲍威尔弟兄外, 施蒂纳好象也同他们断绝关系了。剩下的一小撮人, 梅因、鲁滕堡之流, 仍然不顾一切, 象六年前那样, 每天下午两点钟去施特赫利那里对报纸胡乱评论。现在他们已经走到了“组织劳动”的地步, 并且将这样走下去。看来, 瑙威尔克先生也大胆走出了这一步, 因为他在大众的集会上确实十分卖劲。我曾经告诉过你, 这些人全都将变成《和平民主日报》¹⁶分子^②。与此同时, 这些人又“承认”我们在《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明确等等。以后, 如果我又一次控制不住自己, 我就要同小梅因通通信。即使这些家伙本身没有趣味, 但也许能从他们那里逗出趣味来。不然的话, 在这里即使要偶尔寻点开心也完全没有可能了。

因为我在这里过的生活是只有最体面的庸人才能要求的生活, 即恬静而舒适的、虔敬而庄重的生活, 成天坐在房间里工作, 几乎不出门一步, 就象一个德国人那样规矩;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我担心上帝会宽恕我的著作而让我进天堂去。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 我在这里, 在巴门正开始博得好评。但是我也感到厌烦, 我想在复

① 卢格。——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

活节离开这里,也许到波恩去。由于我妹夫^①的劝说和我父母的愁眉苦脸,我曾不得不决定再一次去试试做生意,[两星期]^②来在办事处做了些事情,对恋爱问题所抱的希望也促使我决定这样做——可是,还没有开始工作,我已经感到发愁了,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而且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这种可怕的情景,我曾大致看到过一些,而在我老头^③的工厂里呆了几天以后,它重新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当然曾经这样打算过:我做生意,只能以我认为适合的时候为限,然后就写一些违警的东西,以便能冠冕堂皇地被赶出国境;但是,甚至这个时候我也将忍耐不到了。如果我不是每天要把英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事情写进我的书里,我想我也许会有些颓唐起来,而这件事至少是把我的愤怒保持在沸腾状态。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从事写作,或许还可以在外表地位上作一个资产者和一个做生意的牲口,但是,如果既要广泛地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从事买卖和工业,那就不行了。够了。复活节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此外,再加上这个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士的家庭里的沉闷生活,实在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留在这里,到头来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德国庸人,并把庸人习气带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

不要叫我老等你的信,象你这次等我的信那样。向你的夫人(虽然我还不认识她)及其他应当问好的人问好。

① 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来信暂时还是寄到这里来,如果我已经离开这里,会有人把你的信转寄给我。

你的 弗·恩·

4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长时间到处发信询问你的地址,刚才终于从科伦打听到了,于是马上提笔给你写信。我一听到你被驱逐²⁵的消息,就认为有必要立即进行募捐,以便按共产主义方式让我们大家分担你因此而支出的意外费用。这件事办得很顺利。三星期前,我给荣克寄去了五十多个塔勒,也给杜塞尔多夫的人写了信,他们也已经筹到同样数目的款子;在威斯特伐里亚,我已经委托赫斯发起了这方面的必要的宣传。这里的募款还没有结束,被画家克特根耽误了,因此现在我还没有得到全部应收的款子。但我想,过不几天就能全部收齐,然后把汇票给你寄到布鲁塞尔去。我还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所以不言而喻,我是万分乐意把我的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①的稿酬交给你支配的;这本书的稿酬我不久至少可以拿到一部分,而我现在不要这笔钱也过得去,因为我会向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我的老头^①借钱。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还有人逼你预付房租,也确是可恶之极。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在比利时他们终究也会找你的麻烦,最后,你只有英国可去了。

这种种卑鄙的事情,就不再说了吧。这封信寄到时,克利盖恐怕已经到你那里了。这家伙是一个出色的鼓动家,他将告诉你许多关于费尔巴哈的事。就在他离开这里的第二天,我收到费尔巴哈的一封信(我们给他写过信)。费尔巴哈说,他首先要彻底清算宗教的脏东西,然后才能好好研究共产主义,从而写文章来捍卫共产主义;他还说,他在巴伐利亚与全部生活完全隔绝,所以难于做到这一点。又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他来说,问题只不过是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而已。今年夏天他可能到莱茵去,那时他就会去布鲁塞尔,我们也要设法劝他去。

爱北斐特这里正在出现奇迹。昨天,在我们这个城市一个上等饭店的最大的客厅里召开了共产主义者第三次大会。第一次大会有四十人参加,第二次大会有一百三十人参加,第三次大会至少有二百人参加。整个爱北斐特和巴门,从金融贵族到小商人都有人参加,所缺少的只是无产阶级。赫斯做了报告。会上朗诵了弥勒和皮特曼写的诗以及雪莱的诗的一些片断,也宣读了登在《公民手册》上的关于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文章^②。然后一直讨论到一点钟。收效极大。共产主义成了人们的主要话题,我们每天都得到新的支持者。乌培河谷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现实,也几乎成为一种力量了。这里有多么有利的土壤啊,这点你是无法想象的。最迟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编者注

钝、最无所用心、最庸俗的人士,对世界上任何事情从不感到兴趣,现在也简直欢迎起共产主义来了。这种状况能被容许多久,我不知道,但是警察当局确实已经陷入困境,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那个头号大混蛋县长现在恰好又正在柏林。如果要禁止我们开会,我们就迂回一下;要是迂回不过去,那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大大地搅动了一阵,使符合我们利益而出版的所有书刊都在这里惊人地流传了。复活节我将离开这里,因此,赫斯搬到这里来,同时在爱北斐特的贝德克尔那里出版一种月刊^①,就再好没有了。月刊的出版广告,我想克利盖已经有了。我无论如何是要去波恩的,这点我好象写信告诉过你。^②我到巴黎去的计划已付诸流水,在那里我已没有什么事可干;不过我却肯定要到布鲁塞尔去,加之,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夏天也将去奥斯坦德。另外我还要去一趟比雷菲尔德,看看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如果费尔巴哈不来,我就去他那里,然后,如果有钱和时间,还想再去一趟英国。你看,我的计划多庞大。贝尔根罗特也对我说,他过几个星期可能要到布鲁塞尔去。他曾经同几个杜塞尔多夫的人一道出席过我们的第二次大会,并在会上发过言。当然,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我再次以赫斯的名义——也以我的名义请求你,给皮特曼的季刊^③寄点稿子去。我们都应该在第一期中发表文章,使这个刊物

① 《社会明镜》¹⁹。——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1页。——编者注

③ 《莱茵年鉴》²¹。——编者注

具有明确的性质。不用说,没有我们,刊物是无法问世的。

2月25日

昨天晚上有消息说,宪兵将驱散我们下次的大会,演讲者将被逮捕。

2月26日

昨天早上,市长^①禁止奥伯迈耶尔太太让我们在她的住所开这样的会。我也得到通知说,大会如果照样举行,违反禁令,就要实行逮捕和提出控告。我们现在当然放弃开会了,并且等着看是否会控告我们,其实,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很机灵,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而整个这种丑事只能以当局遭到极大的耻笑而告终。何况这几次会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和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而且检察长本人还参加了讨论。

3月7日

我写了上面几段以后,去波恩和科伦呆了一个星期。由于协会²⁶的关系,科伦人现在被允许举行集会。关于我们爱北斐特事件,杜塞尔多夫当局传下了命令,禁止再开会。赫斯和克特根提出了抗议,这当然无济于事,但是公众会从提抗议的态度中看出,当局对我们无可奈何。赫斯又大大乐观起来,因为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的进展也确实巨大;这个老好人总是富于幻想。

我们的《社会明镜》很不坏,第一个印张已顺利地通过了检查。

① 卡尔纳普。——编者注

来稿很多。赫斯住在巴门的“伦敦”旅馆里。贝尔根罗特看来不会马上去布鲁塞尔,但是有另一个人去,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说,因为这封信也许会被拆。如有可能,我也要设法在4月份就去布鲁塞尔。现在我的问题主要是钱,因为我为参加大会的事又同家里吵了架,结果我的老头^①决定,只给钱供我“求学”,但决不把钱给我用在任何共产主义的目的上。

如果我知道在布鲁塞尔有可靠通讯处,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你无论如何要给我一个可靠的通讯处。这里发生的许多事,如果被“暗检室”²⁷看到了,会使许多人受害。我在这里还要呆四个星期,4月初去波恩。不管怎样,你还是再写一封信到这里来,让我知道你的情况。钱已大致募齐,但我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这笔钱当立即寄出。我的手稿^②日内即将寄出。

《批判的批判》还没有收到!新的书名《神圣家族》将更加会使我我和我的虔诚的、本来就已十分恼火的老头发生争吵,这一点你自然不会知道。从广告上看到,你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了,为什么这样?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而且[你的]^③风格也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

马上写信告诉我,你是否还需要钱。维干德大约在两星期内能给我寄点钱来,那时你就可以使用。我很担心,还能收到的募款不会超过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法郎。

顺便再说一件事。我们在这里打算翻译傅立叶的著作,如有可能,干脆出版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最好是从傅立叶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③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的著作开始。翻译的人也找到了。赫斯刚才告诉我,法国出版了一本傅立叶词典,是傅立叶的某个门徒编的。这本书你大概是知道的。请你马上告诉我关于词典的情况,如有可能,请给我寄一本来。同时,你认为对这一套丛书来说,哪些法国人的著作值得翻译,也请你推荐一些来;不过要快,这件事很紧迫,因为我们已经同一个出版商^①谈判了。你的书⁶写得怎样了?现在我要整理我的手稿了,就此结束。祝你健康,请立即写信回答上述各点。

你的 弗·恩·

向克利盖和毕尔格尔斯问好。贝尔奈斯在布鲁塞尔吗?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1845年3月17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赫斯把你的信转交给我了。关于翻译的事,现在还完全没有安排妥当。在波恩,我本想找一个那里的人在我的督促和指导下翻译傅立叶的著作(当然不译他的关于天体演化的谬论²⁸),如果出版商同意,就把它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册出版。有一次我同《社会明镜》¹⁹的出版商贝德克尔谈到这件事,他好象对此事颇有兴趣,不过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出版大部头的丛书。如果我们用这种

^① 贝德克尔。——编者注

形式出版,那末恐怕最好还是交给列斯凯或者其他有力量出版的人。今年整个夏天我是没有时间亲自搞翻译的,因为我必须写完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我的第一本书^①本星期已寄给维干德;我已同他谈妥,他收到稿子后就付给我一百塔勒,所以大概在八至十二天内就可以收到这笔钱,然后就给你寄去。眼前只有一百二十二法郎二十二生丁,3月26日就汇往布鲁塞尔^②。

所募款项的余额随此信寄去。要不是爱北斐特人把事情耽误得这样厉害——他们本来是可以从他们的资产阶级朋友那里至少再募到二十塔勒的——你就可以早些收到汇款,而数目也会多些。

现在再来谈谈《文丛》。我不知道,这一套书按历史顺序编排是否最理想。由于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著作要交错起来,所以发展的连贯性就要经常被打断。此外,我又想,或许最好是着眼于实际效用而牺牲理论的兴趣,从那些能给德国人提供最多的材料和最接近我们的原则的著作开始;就是说,从傅立叶、欧文、圣西门主义者等人的优秀著作开始。摩莱里的著作也可以放在前面。历史的发展情况可以在全套丛书的导言中作简单的介绍;这样做,即使材料那样排列,读者也容易摸着门路。导言可以由我们共同执笔,你可以写法国的,我写英国的。我想,如果我能按我的计划三个星期后到布鲁塞尔去,那末这件事是不难做到的——至少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件工作。

但不管怎样,我认为,必须马上就从那些能对德国人起实际的、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能使我们免得重述前人说过的话的著作开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② “一百二十二法郎二十二生丁”,“3月26日就汇往布鲁塞尔,这些话是斯·阿·瑙特写上去的。——编者注

始。如果我们要想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那我们恐怕在短期内完不成这项工作,并且还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因此,我主张我们只出版那些其积极内容到今天仍很有意义的著作。葛德文的《政治上的公正》²⁹,作为从政治的和市民社会的观点对政治的批判,尽管有许多出色的地方(葛德文在这些地方接近共产主义),但还是不能入选,因为你得对政治作出**全面**的批判。尤其是,葛德文在他的著作的**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应当尽可能从社会中解放出来,人只能把社会作为一种奢侈品来使用(《政治上的公正》第二卷第八册第八章附录);而且一般来说葛德文的结论都是坚决地反**社会**的。不过我是在很久以前,许多问题都还弄不清楚的时候,作过该书的摘要,现在无论如何必须把它再读一遍,可能书中提供的东西比我那时找到的要多。如果我们选了葛德文的著作,那我们也不能不选他的补充者边沁的著作,尽管这家伙极为枯燥,净谈理论。

请回信谈谈你的意见,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能够做些什么。既然我们两人都有了这样的想法,那末无论如何必须使它实现,——我指的是丛书。赫斯显然会乐意参加这项工作,我当然也一样,只要我有时间。赫斯是有时间的,因为他除了《社会明镜》的编辑工作以外就没有什么事了。

如果我们在基本点上意见一致,那末,在我去布鲁塞尔时(由于这一切我要设法赶快去),我们就能够把一切都商量妥当,并且马上做起来。

《批判的批判》^①——我好象写信告诉过你,我已收到这本书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真太好了。你对犹太人问题、唯物主义的历史和《秘密》^①的论述是精辟的，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这本书的篇幅还是太大了。我们两人对《文学报》所持有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我们竟然对它写了二十二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另外，对思辨的空论和抽象的普遍本质所做的批判，其中大部分将仍然为大多数读者所不能理解，不会使所有的人都感兴趣。除此之外，这本书的确写得非常精彩，能使人捧腹大笑。鲍威尔弟兄将无词以对。毕尔格尔斯如果要在皮特曼的刊物^②的第一册上介绍这部书，可顺便提一提我为什么只写了一点点，并且写的又只是一些无须深刻研究的问题，——我只在巴黎呆了短短的十天。否则就显得很可笑：我写了不到一个半印张，而你写了二十印张多。“卖淫”这一段最好删去。这一段太少，没有什么意义。

有意思的是，除了丛书以外，我们两人又不约而同地有了另一个计划。我也想给皮特曼写文章批判李斯特^③，——很幸运，我从皮特曼那里及时地知道了你也有这种想法。这里可以提一下，我是想从实际方面对付李斯特，阐明他的体系的实际结论，因此我将把我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的一篇加以扩充（关于大会的报道将在皮特曼的刊物上发表），在这篇演说中我是简要地顺便这样做的。³⁰另外，根据毕尔格尔斯给赫斯的信，同时我也知道你个人的爱好，我估计，你批判他的理论前提会比批判他的结论更着重一些。

告诉你，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

① 欧·苏《巴黎的秘密》。——编者注

② 《莱茵年鉴》²¹。——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1页。——编者注

检”，又使我的老头^①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易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面讲话就更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挑动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他们对此却不习惯，因而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我接到的信，他们在给我之前，都从各方面嗅遍了。因为他们知道全都是共产主义者的来信，所以每一次都摆出一副宗教徒的难受面孔，叫人看了简直要发狂。我往外走，是那种面孔。我坐在自己房间里工作——当然是从事共产主义的工作，这他们知道——也是那种面孔。吃也好，喝也好，睡觉也好，放个屁也好，我都不能不在鼻子底下碰见那种令人讨厌的圣徒的面孔。不管我做什么——不管外出或在家，沉默或讲话，读书或写字，笑或不笑，我的老头总是摆出那种难看之极的哭丧相。而且我的老头又这样愚蠢，他把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看成是“革命的”；例如，不管我怎样争辩，硬要我对英国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丑事永久负责！此外，这里现在正是家中的敬神季节。一星期前，我的弟弟和妹妹二人^②接受坚信礼，今天全体亲族都要吃圣餐，——圣体发生了效力，今天早上那种难受的面孔到处出现了。

而且祸不单行，昨天晚上我和赫斯在爱北斐特宣传共产主义直到深夜两点。由于我的晚归，今天自然又都板起面孔暗示我大概是去妓院了。最后终于鼓足了气，问我，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在赫斯那里”。——“在赫斯那里！天呀！”停顿片刻，脸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基督教的绝望神情。——“看你交了些什么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鲁道夫·恩格斯和海德维希·恩格斯。——编者注

朋友!”——接着就是叹息,等等。简直叫人发疯。对我的“灵魂”进行的这种基督教式的征讨是多么刁恶,你是无法想象的。而我的老头如果还发现有《批判的批判》,他就能把我赶出大门。同时,使人经常生气的是,这些人已无可救药,他们简直是甘愿用他们对地狱的幻想来折磨和虐待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一点点公正的原则都跟他们讲不通了。

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只是在父亲面前不能自主,我很爱她,要不是为了我的母亲,我对我那个狂热而专横的老头就根本不会作丝毫的让步。但是我母亲一忧虑就要生病,每当她特别为我而生气时,马上就要头痛一个星期。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必须离开这里,但是还得住几个星期,我真不知道怎样忍受过去。然而不管怎样还得忍受过去。

此外,这里再没有什么新闻了。资产阶级侈谈政治,到教堂去做礼拜;无产阶级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也几乎无法知道。你们最近一封来信寄的地址,目前还可靠。今天晚上我可能收到钱——克特根刚才向我保证,只要他有时间,过两天他还能再筹到一些钱。但是我并不相信这家伙,他只是在能够出风头的时候才露一手,除此而外,他没有什么用,什么也干不了。再见。

你的 恩·

1846年

6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7月27日于奥斯坦德
圣托马街第11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四处跑了几天替你寻找住所，但是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很少有**两间**在一起的，卧室多半小得可怜。昨天我终于找到了两处住所供你选择：(1)有两个大房间，一间在二楼，一间在三楼；每间都有一张床，每月九十五法郎；再安一张床就得再付三十法郎；早餐平均每人每顿半法郎；(2)一所不大的房屋，也属于那个房主所有，一个房间在楼下，楼上有两间相通的卧室，其中一间相当大，另一间小，每月一百五十法郎，早餐价钱与上同。谁租这所房屋，还可以用一个女仆。上述那两个房间在奶油街的“布拉班特”饭店里，那儿也可以随意搭伙。但是在这方面你们在那里是完全可以自主的。不管怎样，如果你想在这两处挑一处，那你住到“布拉班特”那所房屋要好些，比住在旅馆便宜；这两个房间你如果不满意，可以请女主人给你看看那一所房屋，地点在白衣修女街

5号,如果这一所也不合适,那你可以再另找房屋。不过,与去年相比,住房也象其他一切东西一样,确切些说“一切都是这样”,价钱贵得可怕。你全家午餐就要花五法郎,煎牛排一法郎,肉饼也是一法郎,酒是二至三法郎。这里的啤酒很差,雪茄烟既不好而且贵,你最好能从布鲁塞尔带几百支来;如果这样做了,你的开支将大致如下:

每月	住所.....	125—150 法郎	
	早餐.....	45— 45 法郎	
	午餐.....	150—175 法郎	(如果你有时在海滨用餐)
	晚餐,煎牛排 2—3 份.....	60— 90 法郎	(这里的人都很能吃)
	午餐后在海滨喝咖啡 2 杯(非常必需).....	18— 18 法郎	
	洗衣很贵,至少.....	20— 30 法郎	还有洗澡,每次 1.3—1.5 法郎, 共约 40 法郎
			<hr/>
		418—508 法郎	

除此以外,最好还有一百法郎作为额外开支,否则这里住着很枯燥。你在这里用不着住一个月以上。只有半身不遂或全身瘫痪的人才住下去。但是你租房子时必须言明超过一个月就按日计算,否则,多住两天,就要给你算半个月的房钱。

一般来说,在这里住是很无聊的。最初几天,除了家里人以外,只有一个枯燥无味的巴门庸人,一个蠢人中的蠢人同我交往,这个人是我的环境迫使我结识的。昨天布兰克(你是认识他的)从伦敦来了,我终于通过他结识了一个很机灵也颇为能干的法国人,不过他在爱北斐特住了十五年,因此说的是德国话。

“最后我还要提及”赫斯夫人的事。这使人很不愉快,但是决不能让她对那个赫斯的愚蠢行为负责。如果我从我的老头^①那里得到足够去巴黎的钱(这钱还靠不住),我将设法把她带过国境。附上一张便条,请转寄给科伦那个亲爱的可怜人^②,好让他放心。他的夫人现在已到了布鲁塞尔了吧?

这里没有一个大人物。他们8月份才会来。现在还不知道哪些德国名人将到这里来。因而目前我必须满足于普鲁士银行计划³²。真可笑,这些老爷们竟然认为,用这种方法就能得到许多钱。看来,或许能使几个大银行家愿意干这件事,这些人想要成为“大股东”,想同官僚缔结密约,例如,规定他们的股票不得赎买,以及要让他们混到中央理事会中去,等等。但是,除了这些人以外,就没有人愿意干了。最妙的是,“认购者姓名以及认购数目都不予公开”。这就是说,也估计到钱将少得要命,想多少遮一遮丑。这是地道的官僚伎俩。

马上写信告诉我,你是否来,什么时候来。

你的 恩·

[原信有恩格斯的一幅漫画和说明:]

这种画面昨天在海上不论男女都能看到。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赫斯(见本卷第470页)。——编者注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8月19日于[巴黎]

罗亚尔宫瓦鲁瓦环行路

亲爱的马克思：

经过疲劳而乏味的旅途之后，我终于在星期六傍晚到达这里。³³马上我就见到了艾韦贝克。这个小伙子很活泼愉快，十分随和，接受能力比从前强，总之，我希望同他在各方面——要有一些耐心——都能很好相处。他已不再为党内纠纷而伤感，原因很简单：他自己也感到有必要把这里的几个魏特林分子赶走^①。他和格律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致使他们关系破裂，至今还不大清楚。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格律恩用他那种时而低声下气，时而高傲自大的态度，曾经在某种程度上使艾韦贝克对他倾心 and 尊敬。艾韦贝克十分了解赫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这个人没有丝毫的好感。自从他们住在一起以后，他对赫斯就有一种私恨。为了威斯特伐里亚人的事³⁴，我狠狠地责备了他。魏德迈这个无赖给贝尔奈斯写了一封威斯特伐里亚式的诉苦信，把高尚的迈耶尔和雷姆佩尔描绘成正义事业的蒙难者，说他们曾经甘愿为这一事业而牺牲一切，而我们却似乎以蔑视的态度把他们推开了，等等。艾韦贝克和贝尔奈斯这两个轻信的德国人，也就异口同声地抱怨我

① 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

们太无情，爱争吵，而对那个尉官却把他的假话当真。这样的盲从实在少见。

格律恩借口要在瑞士出版篇幅为一印张半的一本小册子，从工人那里骗去了大约三百法郎^①。现在这本小册子卖得的钱已收回来了，但工人却一个钱也没拿到。因此他们现在正向他逼债。现在艾韦贝克已经看出，他把这个格律恩带到手工业工人中来，是干了一桩多么愚蠢的事。他现在害怕在这些工人面前公开谴责格律恩，因为他认为格律恩会把一切都向警察局告密。但艾韦贝克这家伙也真是太轻信了！狡猾的格律恩曾经亲自向艾韦贝克讲述过他所干的一切卑鄙勾当——自然把这些说成是具有牺牲精神的纯英雄行为，而艾韦贝克对这一切都信以为真。除了这个罪犯本人认为可以告诉他的以外，他对这个家伙以前的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无所知。不过，艾韦贝克曾经提醒蒲鲁东要当心格律恩。格律恩又到这儿来了，他住在麦尼尔蒙坦郊区，正在给《特利尔日报》写一些恶心得极的文章。莫伊勒把格律恩的书³⁵中的有关部分给卡贝翻译出来了，你可以想象，卡贝是多么恼怒。格律恩在《国民报》也得不到任何信任。

我到卡贝那里去过了。这个老头非常热情，我听了他的高谈阔论，也对他山南海北地讲了一番。我将经常到他那里去。但是我们还是别让他参加通讯活动³⁶。第一，他已经够忙了，第二，他太多疑。他会认为这是一个圈套，目的是要滥用他的名义。

我在《爱比格尼》上粗略地看了一遍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这篇东西，除了有几处写得不错外，完全同过去一样。一开头，

① 见本卷第43页。——编者注

当他只限于谈论自然宗教的时候,他还不得不较多地守着经验主义的基地,但是接下去便十分混乱了。又全是本质呀,人呀,等等。我要比较仔细地读一读,如果其中一些重要的地方有意思,我就在最近把它摘录给你,使你能够用在有关费尔巴哈的地方³⁷。现在只摘引两处。整个著作(大约六十页)是从如下一段关于和人的本质不同的自然界的定义开始的:

“与《基督教的本质》所论述的人的本质或神(!!)^①不同、并且不依赖它而存在的实体(1),亦即没有人的本质(2)、人的特性(3)、人的个性(4)的实体,实际上不是别的什么,——就是自然界”。

这真是用雷一般的声音发出的同义字反复的杰作。而且,费尔巴哈在这个论点中还把宗教的、想象的自然界幻影同现实的自然界完全等同起来了。同过去一样。——接着,稍后一点,他说:

“宗教就是对我之为我的崇拜和信奉(!)……进而意识到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想象、崇拜、信奉这种依赖性,这就是上升到了宗教”。

杜蒙大臣几天前在某个校长的夫人那里穿着贴身衬衣被人抓住了。《海盗—恶魔》报道:一个向基佐请愿的太太说:“真遗憾,象基佐这样一位出色的人物,总是那么严肃,所有的钮扣全都扣得紧紧的。”公共工程部的一个官员的夫人说:“杜蒙先生可不是这样。大家认为,作为大臣,他的钮扣可能解开得太多了。”

为了让小魏尔高兴,我刚才白白地去了一趟“红衣主教”咖啡馆,花了几个小时,现在继续给你写信。小魏尔有些怨气,因为《和平民主日报》欠了他大约一千法郎的稿酬未付,这家报纸看来是发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生了某种严重的危机,到了无法用现金支付的地步,而小魏尔是个道地的犹太人,不会因得到由未来的第一个法伦斯泰尔承兑的期票而罢手的。此外,傅立叶主义者先生们也一天比一天无聊。《法郎吉》除了荒谬以外毫无内容。已经发表的傅立叶遗著全部只限于芳香运动以及或多或少似乎是从后面进行的行星交配。土星和天王星交配就产生了蜣螂,傅立叶主义者自己无疑都是这种蜣螂,——但是蜣螂的头头则是爱尔兰人休·多赫尔蒂先生,他其实连蜣螂都不是,而只是蜣螂的幼虫,是它的蛹,这个可怜的动物已经是第十次(写了第十篇文章)在《宗教问题》³⁸中滚动了,但是仍然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体面地滚出去。

我还没有见到贝尔奈斯。但是,据艾韦贝克说,他过得还不坏,他最苦恼的是百无聊赖。听说他长得身强力壮。他现在主要是干些园艺活,这在他那愁闷的生活中似乎有助于驱散他的忧伤。听说,当他的——? 妻子?(只有前后打上两个问号才能想象这是他的妻子)挤羊奶的时候,他就抓住山羊的双角。这个可怜鬼对自己的处境当然感到难受。除了艾韦贝克每个星期到他那里去以外,他见不到别的人,他整天穿着一件农民的短上衣闲逛,但从来没有出过萨塞尔,这是世界上最穷的一个小村庄,连个小酒馆也没有,总之,他苦闷得要死。我们必须设法让他再回到巴黎来,那末他过上一个月又会变得和以前一样。由于伯恩施太因实际上是个密探,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来了,所以我写信给贝尔奈斯先到蒙莫兰锡或附近某个地方会见,然后就把他弄到巴黎来,花几个法郎让他痛快一番。这样一来他就会完全变样。不过,你别让他知道我曾把他的这些情况写信告诉你;这个好小伙子在极为激动的、浪漫主义的情绪下会感到自己精神上受到了损害。

最妙的是,萨塞尔的这个人,有两个女人,两个男人,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还不知道究竟是谁生的,尽管如此,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甚至爱好男色的事也没有发生过。这是德意志式的爱情。

赫斯太太正在另找丈夫。她对赫斯已感到厌倦了。如果有合适的,请与圣安东郊区的格泽耳太太接洽。不必着忙,因为没有什么竞争。

请速回信。

你的 恩·

我的地址:枯树街11号。

不言而喻,我在这里和以后写信给你谈到有关艾韦贝克、贝尔奈斯或其他熟人的情况,都是绝对秘密的。

我没有贴邮票,因为我手头拮据,在10月1日以前不可能收到钱。但是,到10月1日那天,我将寄去一张汇票,以偿还我应当负担的邮费。

8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³⁹

[1846年8月19日于巴黎枯树街11号]

致委员会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的事业在这里将是大有可为的。艾韦贝克为此而欢欣鼓

舞,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急于正式成立委员会,因为不久即将发生分裂。魏特林分子的残余,一个裁缝小集团⁴⁰,可能很快就从这里的组织中被清除出去;所以艾韦贝克认为,在此之前最好等一等。同时艾韦贝克觉得,可以吸收来参加通讯委员会的,未必能超过四五个人;但这已经足够了。我希望在下一封信中能向你们报告关于委员会的成立情况。

这些裁缝真是些可笑的家伙。不久以前,他们一本正经地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用链子把刀子和叉子系在一起是否要好一些。确实有这样的人,但不多。

魏特林本人没有回答我们最近转给他的那封巴黎人的非常粗暴的信。他要求给他寄三百法郎,以供实验他的发明之用,可是同时又写信告诉他们,这笔钱大概会白白花掉。你们可以想象出,他们是怎样回答他的。

而木工和制革工人却相反,据说都是些很好的小伙子。我还没有见到他们,艾韦贝克正在用他那一向谨慎的态度办理这一切。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法国各家杂志的一些情况,当然是在布鲁塞尔见不到的一些杂志的情况。

比·勒鲁办的月刊几乎全是登载他自己写的关于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文章。⁴¹在这些文章中,他把圣西门捧上了天,极力贬低傅立叶,把傅立叶说成是圣西门的冒牌的变坏了的追随者。因此他就苦心孤诣地证明,《四种运动》只不过是《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的唯物主义化的抄袭品。⁴²这家伙简直是发了疯。由于圣西门这本书曾说过,一种百科全书式地包罗了所有科学的体系,其基础最好是把一切现象等等归结为万有引力,因此他们就说傅立叶的关于吸

引力的全部学说是从这里汲取的。当然,所有的例证、引文等等,连傅立叶写《四种运动》时读过《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这一点都不足以证明。相反地,安凡丹的全部学说却被说成是偷运到他们那个学派里的傅立叶主义。这家杂志的名字叫《社会主义评论,或无产阶级的问题和和平解决》。

《工场》杂志事后叙述报界的改革大会说:它没有派代表出席大会,因此对该刊竟列名于派了代表的报刊名单中十分惊讶。在改革的基本原则确定之前,人民报刊的代表始终被拒于门外;后来当人们向工人报刊打开大门让它们进去说一声“同意”时,它们认为参加进去是有损自己尊严的。《工场》接着说,有一百五十个工人,好像是毕舍的追随者(法国人说这个党大概有一千人左右),未经警察允许于7月29日举行宴会纪念七月事件⁴³。警察进行了干涉;因为他们不愿意担保不作政治演说,不唱贝朗热的歌,所以集会解散了。

这里可以看到维干德先生的《爱比格尼》杂志。维干德先生在杂志上大叫大嚷,不可一世。《致阿尔诺德·卢格》。⁴⁴他提醒卢格记取他们两人四年来所遭到的不幸。卢格(在巴黎)不会“同狂热的共产主义携手”。共产主义是一种“在自身无知的头脑中硬想出来的”状态,“一种人们要用暴力强加给人类的狭隘而无知的野蛮状态”。最后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只要世界上还有铅用来铸字”,他就要干出什么什么来。你们看,这个绞刑架上的候补者还没有放弃当路灯柱上的候补者的希望哩。

请你们注意今天《国民报》(19日,星期三)上的一篇文章,说1844年以来巴黎的选民已由两万多人减少到一万七千人。

你们的 恩·

巴黎大大地堕落了。丹东在布尔顿林荫道上卖木柴。巴巴鲁在圣奥诺莱街开布店。《改革报》已无力再提出对莱茵地区的要求。反对派正在寻求天才人物,但是找不到。资产阶级先生们很早就上床睡觉,到十二点就全得关门闭户,而年青的法国对此则安然忍受。如果不是按照 Morgenstund……^①这个谚语生活的店主先生们规定一早要开门营业,警察大概是做不到这点的。

格律恩先生用工人的钱印的小册子,就是我当初在载勒尔那里看见过的那本:《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匿名出版的),内容主要是对马克思的论文(《德法年鉴》上的)的剽窃和一些荒谬透顶的东西。“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他看来是一码事。关于君主专制的阐述如下:

“君主给自己建立了一种抽象的领地,而这种精神的领地就叫做国家。国家成了领地的领地;国家作为领地的典范,取消单个领地,正如它保存单个领地一样。只要单个领地想成为绝对的,独立的,国家就要取消它”,等等。

接着,这种“精神的”领地“普鲁士”,马上又一变而成为一种“人们在其中祈祷”的领地,“成为宗教的领地”!!总后果就是:自由主义在普鲁士已经在理论上被战胜,因此议员们将不再去研究资产阶级问题,而直接去研究社会问题了。

“屠宰税和磨粉税真正揭示出了赋税的本质,它揭示出,每一种赋税都是人头税。而谁征收人头税,谁就说:你们的头和身体都是属于我的,你们是我的农奴…… 屠宰税和磨粉税完全适合专制主义”,等等。

这头蠢驴交了两年的日用品入市税,而一直还不知道这件事;

^① 指德国谚语:《Morgenstunde hat Gold im Munde》(“一日之计在于晨”)。——编者注

他认为这样的事情只存在于普鲁士。总的说来，这本小册子除了一些剽窃和空话外，是彻头彻尾浸透了**自由主义**，而且还是德意志的自由主义。

这里的工人全都深信，魏特林的《保证》⁴⁵不是他一个人写成的。除了西·施米特、贝克尔^①外，好象还有几个法国人给他提供过材料；特别是，他还从里加的一个名叫阿伦斯的人那儿得到一份手稿，这个人过去是巴黎的工人，现在在美国，《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的主要章节就是这个人写的。此地人有一次曾写信到伦敦向魏特林问起过这件事，他大为恼怒，只回答说，这是诽谤。

[信的背面写着]

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19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9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9月16日星期三 [于巴黎]

致委员会。第二号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关于比利时、伦敦和布勒斯劳^②的报告使我很感兴趣。我已经把报告中能使艾韦贝克和贝尔奈斯感兴趣的东西转告了他

① 奥古斯特·贝克尔。——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们。希望你们尽可能地把我们工作的进展和各地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参加工作的情况介绍给我，以便我能适时地向这里的工人们作一些介绍。科伦人现在干些什么？

现将这里的各种事情报告如下：

（1）我同此地的工人，也就是同圣安东郊区的木工的头头们，已经会面好几次了。这些人是以一种特殊形式组织起来的。除了他们的与同盟⁴⁶有关的事情之外（这些事情由于同魏特林派裁缝的严重分歧^①而弄得十分混乱），这些人，确切些说，是其中的十二至二十人，每周聚会一次，进行讨论，直到现在。而当没有什么材料可供讨论（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时候，艾韦贝克就不得不去给他们作一些关于德国历史的报告，而且是从头讲起；也讲一种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学，用“人道主义”解释《德法年鉴》。我正是在这时候来到这里的。为了同他们建立联系，我曾在两次谈话中，从经济关系出发，给他们讲述了法国革命以来的德国状况。他们在这每周一次的集会上所听到的东西，到星期天就在城门口的集会上进行讨论，参加的人真是各种各样，还有带着老婆和孩子的。在这里，他们撇开了一切政治而讨论某种“社会问题”。这样的会对于吸引外人参加很合适，因为它完全是公开进行的。大约两星期前，警察来了一次，想要禁止集会，但最后还是放心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参加集会的常在二百人以上。

象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些人中间，已出现某种淡漠情绪，因为他们自己也感到无聊了。他们用以对抗裁缝共产主义的东西，实质上只不过是格律恩关于“人性”的空

① 见本卷第36、41页。——编者注

谈⁴⁷和格律恩化的蒲鲁东学说，这些东西一部分是由格律恩先生自己，一部分是由他的一个奴仆、傲慢的老木工艾泽曼老爷子，而一部分也是由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灌给他们的。这一切自然马上就使他们感到厌烦了，说来说去老是那么一套；于是，为了防止他们打瞌睡（确是如此，这已经在会上可怕地传染开了），艾韦贝克就巧妙地谈些“真正的价值”（我对此也有部分责任）去折磨他们，还令人厌倦地胡扯什么日耳曼的原始森林，凯鲁斯奇人阿尔米纽斯，以及从阿德隆格的纯粹胡说八道中学来的荒唐的古德语词源学。

但是，这些人的真正的头头并不是艾韦贝克，而是曾经一度住在布鲁塞尔的云格。这个人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应该加以改变的，也能作许多事情，因为他能掌握所有的人，并且比这帮人清楚十倍。可是他太摇摆不定，总是出些新花样。我差不多三个星期以来都没有能够见到他——他总不参加会，也无处找他——，这就是工作做得很少的原因。没有他，大多数人都提不起劲，拿不定主意。但是，对这些人必须有耐心。首先必须清除格律恩，他的确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们起着一种可怕的松懈意志的作用，一旦他们抛掉了这些空谈，我就有希望对这些人做些工作了，因为他们全都热烈渴望研究经济学问题。我现在能掌握住艾韦贝克，虽然他的头脑你们知道是十分混乱的，但是还有十分良好的愿望，同时云格也完全站在我这一边，因此，这件事很快就能做到。关于通讯委员会的事，我征求了六个人的意见，这个计划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尤其是云格的支持，所以将在这里实行起来。但是，只要还没有清除格律恩的个人影响，使他们抛弃他的空谈，他们就不会恢复先前的劲头；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巨大的物质障碍

(特别是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占用), 什么事都不能办。我已经向他们建议当着他们的面把格律恩所干的坏事都给他当面揭出来; 贝尔奈斯也想参加, 就是艾韦贝克也想同他算账。等到他们同格律恩了结一些私事, 也就是有保证拿到为刊印格律恩那本关于议会的破烂货而垫给格律恩的钱, 就会这样办。可是, 由于云格没有来, 其余的人在格律恩面前又或多或少象个孩子, 因此, 尽管这件事只需鼓一点劲在五分钟内就能解决, 但还是没有头绪。糟糕的是, 这些人大多数是士瓦本人。

(2) 现在讲一件滑稽的事。蒲鲁东在一本还没付印的新书里(该书由格律恩翻译), 想出了一个妙方, 能够凭空弄到钱, 使所有工人早日进入地上天堂。⁴⁸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格律恩也严守秘密, 但却极力吹嘘他知道了一块新的点金石。大家都在紧张地期待着。终于, 上星期艾泽曼老爷子来到了木工中间, 这时我也在座, 渐渐地, 这个装模作样的老家伙带着天真而神秘的神情全盘泄露了出来。格律恩先生信任地把全部计划告诉过他。现在请听听这个拯救世界的宏伟计划是些什么吧: 这是不折不扣的在英国早已就尽人皆知并且破产了十次的 labour— bazars, 或者是 labour— markets⁴⁹, 各行业全体手工业者组成的协作社, 大货栈; 在那里, 由协作社社员提供的全部产品都严格按照原料费用加上劳动费用来议价, 并用协作社的以同样方式议价的其它产品来支付。超出协作社需要量的那部分产品, 就在世界市场上出售, 收入付给生产者。狡猾的蒲鲁东发议论说, 这样一来, 他和他的协作社的其它社员, 就可以废除中间商人所得的利润了。可是这位大聪明人却没有想到, 这样一来他连他的协作社的资本的利润也废除了, 这种资本及其利润同被他废除了的中间商人的资本及其利润恰好

是一般多，因此，他用左手得到的东西，又用右手抛出去了。他也完全忘记了：他的工人根本筹集不了足够的资本，否则他们就能同样成功地独自创业了；在协作社所能提供的费用上节约，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生产者保留下来；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⁵⁰的田园诗，它一开始就完全排斥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等；这些生产者不分享资产者的利润，却不能不承担资产者的亏损；——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自然产生的异议，他由于沉醉于他那自以为是的幻想中，都完全忘记了。这一套真是可笑之极！家长格律恩自然是相信这个新的救世办法，他心里已经认为自己领导着有两万个工人的协作社了（他们想马上就大规模地干），而且他的整个家族自然将免费得到衣食和住宅。但是，蒲鲁东如果把这一套办法公开出来，他就一定会使自己，使所有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前永远地丢尽脸皮。这也就是他抱怨和攻击革命⁵¹的原因，原来他心里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蒲鲁东正好和约翰·瓦茨一模一样。瓦茨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尽管自己相信不可敬的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但在资产阶级眼里，却要成为一个可敬的人；蒲鲁东也竭尽全力做到：尽管同经济学家论战，自己却要成为一个公认的大经济学家。宗派分子就是这样。而且这一套又是那样陈旧！

（3）现在再说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奥格斯堡《总汇报》于7月21日刊登了一篇7月16日的巴黎通讯，讲到俄国大使馆：

“……这是个正式的大使馆；但是在它之外，或者毋宁说在它之上，却有一位名叫托尔斯泰的先生；他没有官衔，但被称为‘宫廷的亲信’。过去他在国民教育部任职，后来带着写作任务来到巴黎，在这里给教育部写过几篇报告，

也提供过一些法国报界的概况，以后就不再写作，但是行动却更多了。他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进行广泛的社交，接待一切人，从事一切活动，无所不知，办事很多。我认为他才是驻巴黎的**真正的俄国大使**…… 他的说情能造成奇迹（所有请求赦免的波兰人都去找他），使馆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而在彼得堡他也有很高的威望**”。

这个托尔斯泰不是别人，就是那个骗我们说要在俄国卖掉他的庄园的贵族托尔斯泰。⁵²这个人除了他领我们去过的那个寓所外，在马秋林大街还有一座豪华的房屋，他就在那里接待外交人员。波兰人和许多法国人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只有德国的激进派还一无所知，因为他在德国激进派中间认为自己最好也扮作一个激进派。我所引的这篇文章是一个波兰人写的，贝尔奈斯认识他，这篇文章马上就转载在《海盗—恶魔》和《国民报》上了。当托尔斯泰读到这篇文章时，没有再表示什么，高声一笑，开玩笑地说他终于被揭穿了。现在他在伦敦，由于他在这里的戏已经演完，所以要到那里去碰一碰运气。可惜他不再回来了，要不我还打算同他开几个玩笑，最后在马秋林大街留下我的名片。从这一切看来，十分明显，他所推荐的安年柯夫同样是一个俄国密探。甚至巴枯宁也很可疑，他**必然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其他俄国人全都知道。我对他当然不会露出什么，但是我要设法报复一下俄国人。尽管这些密探对我们并不危险，但决不当放过他们。要是利用废物搞些阴谋试验，他们倒是合适的对象。看来，他们在这方面是有些用处的。

（4）赫斯老爷子。我在这里已经很满意地忘记了他的那位不断诅咒他的夫人，也就是说，把她送到那个可以听到不停的哀号和切齿声（格律恩和格泽耳）的遥远的圣安东郊区去了，可是前不久我却收到这位共产主义老爷子叫一个名叫莱茵哈特的人转来的信，想要重新和好。看了这封信，叫人笑得要死。当然，他是装着什么

事也没有发生，完全显得平静而快乐，而且仍然是过去的那个老赫斯。他肯定他同“党”重新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谅解（犹太帮显然已经破产），说他“重新产生了工作的愿望”（这样的大事真应当敲起钟来宣传宣传），接着他就写了下面的一段历史性的备忘录（日期为8月19日）：

“几星期前，科伦这里几乎发生了一次流血的暴动，很多人都武装起来了（莫泽斯想必不在其中）。冲突没有发生，因为士兵没有出场（科伦的酒铺庸人的巨大胜利）”，如此等等……

接着就谈到市民集会，在会上，“我们”，也就是“党”和莫泽斯先生，即共产主义者，“取得了如此完全的胜利，以致我们”如何如何。

“我们首先把金融贵族……然后把小资产阶级击溃了（因为他们中间没有天才人物）。最后，我们本可以（！）在会上通过一切（例如让莫泽斯当市长）；通过了一个纲领，会议责成它的候选人对纲领承担义务，这个纲领（请听，请听！）即使让英国的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起草也不会更激烈一些（！！！也没有人比莫泽斯理解得更荒谬）……请不时打听一下（原文如此！）我的妻子]①。〈双方都希望我不怕风险地监护女方，这一点我有证据〉……并请把这封信给艾韦贝克看看，让他也受到鼓舞。”

这种“鼓舞”，这种恩赐，愿上帝保佑吧。我自然完全不理睬这个笨蛋——现在他也给艾韦贝克写了信（只是为了让艾韦贝克付邮资给他的老婆转去一封信罢了），还扬言两月后就要到这里来。如果他来找我的话，我想我也能告诉他点什么，让他也受到“鼓舞”。

话既然已经说开，那我最后还要报告你们一件事，就是海涅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又到这里来了，前天我和艾韦贝克去拜访了他。这个可怜的人憔悴已极。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脑软化在继续发展，颜面麻痹也在发展。艾韦贝克说，他可能突然死于肺水肿或脑溢血，但也可能时好时坏地拖上三四年。自然他有些消沉和忧郁，而最显著的一点则是：他在议论时极为和善（而且认真）——只是在谈到莫伊勒时不断地说些俏皮话。他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充分的活力，可是他的容貌由于留起了花白胡须（他已不能再刮胡须）而更加奇特，使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感到无比的悲哀。眼看着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一步步走向死亡，真使人十分难受。

我也看见了伟大的莫伊勒。“小人儿，小人儿，您的分量这样轻！”这个人的确值得一看；我对他的态度极为粗暴，这个蠢驴对我却报以特别的热忱，并且对别人说我有一副温和的面孔。他的模样就象死了六星期的卡尔·穆尔。请马上回信。

你们的 恩·

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开开心：今年8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有一篇关于比德曼的 [关于]^①共产主义一书的书评⁵³，内容如下。首先用很可笑的法国人叙述方式把赫斯的一切胡说八道描述了一番，然后说，现在来谈谈马克思先生。

“马克思先生是一个鞋匠，正如德国的另一个共产主义者魏特林是一个裁缝一样。前者（马克思）不大看得起他曾有幸在当地研究过的法国的共产主义（!），不过马克思同样也完全走不出（从这种亚尔萨斯人的用语中你还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没有看出是菲克斯先生吗？）抽象的公式，并且避免涉及任何真正实际的问题。按他的看法（注意这些胡说八道），德国人民的解放将成为人类解放的信号。这种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当一切都准备好时，高卢雄鸡就会宣告德国的新生……

马克思说，在德国**需要创立**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以便去实现共产主义的哲学思想。”

署名是**德·菲·**（已经死了）。这是他的最后作品。这家杂志上一期也对我写的书作了同样可笑的评论。⁵⁴九月这一期里有对尤利乌斯的评论⁵⁵，我还没有见到。

在《博爱》编辑部中发生了唯物论者和唯灵论者的冲突。唯物论者以二十二票对二十三票失败，退出了编辑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博爱》拿出一篇漂亮文章论述不同的文明阶段，并论述这一文明能够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

请马上回信，因为我两星期后从这里 **[迁走]**^①，因此来信很容易 **[会]**^①被压下或在旧寓被拒绝接收。

[信的背面写着]

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野林”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1846年9月18日于 [巴黎桔树] 街 11 号

亲爱的马克思：

有许许多多我本来想写信告诉你本人的事情，都写到我的报告工作的信里了，因为报告工作的信我写得早一些。这次让别人也看一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并没有什么坏处。

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下决心去摘录费尔巴哈的著作。在巴黎这里，这种东西显得十分枯燥。不过现在我家里有这本书⁵⁶，我很快就要动手去做。魏德迈甜蜜的胡说真是动人。这家伙先是宣称他要写一个宣言，在宣言中将把我们称为无赖，接着又表示希望这不致引起私人之间的不和。这样的事，甚至在德国也只是在汉诺威—普鲁士边境才可能发生。你的经济状况依然很困难，真是糟糕。我不知道除了列斯凯外，还有哪个出版商愿意接受我们的手稿^①，而在与列斯凯商谈时，还得不让他知道对他的出版社的批评。勒文塔尔显然是不会接受的，他曾经用种种可耻的借口拒绝了贝尔奈斯的一笔很有利的买卖（给本地一个老头子写的传记，共两卷，第一卷应立即付印，老头子死后马上发行，之后接着就印第二卷）。而且他还胆小怕事，说什么他可能被驱逐出法兰克福。贝尔奈斯希望能把这本书交给布罗克豪斯，后者自然以为这本书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是按照资产阶级口味写的。

威斯特伐里亚人是否已把手稿寄给了丹尼尔·斯⁵⁷——关于科伦方面的计划⁵⁸你听到过什么比较详细的消息吗？赫斯写信提到了这事，这你是知道的。

吕宁的胡说八道尤其出色。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一本正经的家伙在怎样大出其丑。如果我们批判他们的种种卑劣行为，那末这位高贵的人又会声明，说这是“自我批评”。⁵⁸但是这些先生们很快就会象下面这句话所说的那样：

“要是骑士没有屁股，
那他又怎样骑马呢？”^①

威斯特伐里亚似乎也慢慢觉察到，它的共产主义没有屁股，或者用莫泽斯^②的话来说，没有“物质基础”。

皮特曼所说的布鲁塞尔人为《普罗米修斯》撰稿，就我来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听一听这个恶棍干的事是何等巧妙。由于我也需要钱，所以就写信给他，叫他把欠的稿酬给我寄来。这个家伙却回信说，他刊登在《公民手册》上的我那篇文章^③的稿酬，他已委托列斯凯付给我（自然还没有收到）。至于发表在《莱茵年鉴》第二期的我那篇文章^④的稿酬，他固然已从出版商那儿取得了，但是由于德国的所谓共产主义者极可耻地使他这个伟大的P^⑤和他的另一个伟大的P即《普罗米修斯》陷入了绝境，所以他，第

① 摘自歌德《完整无缺》一诗。——编者注

② 赫斯。——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编者注

⑤ 皮特曼（Puttmann）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译者注

一号P，不得不把全部稿酬（其中也有艾韦贝克等人的稿酬）用来印第二号P，因此付给我们稿酬要等到X星期以后！！多狡猾的家伙；如果你不给他们写稿，他们就控制稿酬。这样一来，你就成了《普罗米修斯》的撰稿人和股东了。

昨天晚上我已经在这里的工人那里看过了已印好的伦敦的呼吁书⁶⁰。胡说八道。向“人民”呼吁，就是说，向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臆想的无产者呼吁，而在那里，除了低地德意志的村夫和充满行会习气的施特劳宾人⁵⁰以外，再也见不到别人。他们从英国人那里学到的，正好是这种荒谬的东西，即完全漠视实际存在的关系，无力把握历史的发展。他们不是去正面回答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而是想叫他们所说的、那里根本不存在的“人民”不理睬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采取平静而消极的态度；他们不去想一想，资产者仍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撇开那显然是多余的、同他们的结论根本没有关联的对资产者的谩骂（这种谩骂完全可以用自由贸易的空话来代替），那末，那些不赞成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加入关税同盟的伦敦自由贸易派报纸会毫无顾虑地发表这篇东西。

德国报纸已有暗示，说尤利乌斯为普鲁士服务，写文章为罗特尔说话。这对于资产者^①将是一个喜讯，据德斯特尔说，尤利乌斯的高尚的作品曾经使他大为赞赏！

顺便谈一谈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吧。马车夫^②前天写了三行字给艾韦贝克寄去，说现在通信应当十分小心，因为丹麦人在拆阅所有的信件。他认为，最后可能会发生战争。我是表示怀疑

① 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② 维贝尔。——编者注

的，不过，丹麦老头子这样粗暴地逼迫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也很好。⁶¹还有，你读过《莱茵观察家》上的一首著名的诗《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海之间》吗？我无法记住所有的词句了，大致的印象是这样的：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海之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同族血亲，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德国语言，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德国海滨！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豪情似燃，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热血沸腾，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努力奋战，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站稳脚跟！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哀歌不断：“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丹麦物品！”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声声呼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全国同声！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喊声一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力不从心，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愚蠢青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耻大辱深。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同族血亲；永远忠于你，我的祖国——这首臭诗就这样结束。这是一首恶劣的、应当由迪特马尔申人来唱完的歌，而迪特马尔申人又应当由皮特曼来歌颂。

科伦的资产者动起来了。他们向大臣先生们提出了抗议，这是德国市民所能做到的极限。可怜的柏林说教者^①啊！他同本国的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所有市政委员会都发生了争吵：先是柏林的神学争论，后来在布勒斯劳也发生同样的事情，现在又是科伦事件。不过这个笨蛋同英国的詹姆斯一世一模一样，他好象也真把詹姆斯一世作为自己的榜样。看来他不久也同这个家伙一样，要烧死巫婆了。

对蒲鲁东，我在那封报告工作的信^①中讲得确实极不公平。因为上次那封信的篇幅不够，所以我必须在这封信里加以纠正。我原来以为他是做了一件小小的荒唐事，常理范围内的荒唐事。昨天这件事又一次提出来详细讨论，我才弄清楚，这一新的荒唐事的确是一件**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你想想看：要无产者**积储**小额的股份。用这些小额股份（在少于一万到两万工人的情况下，自然是绝不可能着手办的）首先在一种或几种行业里设立一个或几个作坊，让一部分股东在那里工作；产品（1）一部分以原料加劳动的价格卖给股东（这样他们就不要支付利润了），而（2）可能剩余的部分则按照市场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公司的资本一旦因新股东的加入或老股东的新储金而增加起来，这笔资本就用来设立新的作坊和工厂，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的**无产者都有工作做，国内**所有的**生产力都被收买过来，从而资产者手中的资本就丧失其支配劳动和获取利润的权力！这样一来，资本就被废除了，因为“找到了一种制度，使资本即利息的来源可以说是消失了”（这是古老的归公法⁶²的翻新，不过阐述得稍为详细一些罢了）。在艾泽曼老爷子重复过无数次、显然是由格律恩灌输给他的这些词句里，你会看出蒲鲁东原来的花言巧语在里面清晰地闪现出来。这些人所想的不少地正是：用无产阶级的储金并通过让他们放弃他们的资本所

① 见本卷第47—48页。——编者注

产生的利润和利息的办法，暂时**购买整个法国**，以后也许还要购买其余的世界。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末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而这里工人中的一些愚蠢的青年（我指的是德国人）却**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他们口袋里连晚上在酒铺聚会时喝酒用的六个苏^①都没有，却想用他们的储金来购买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路特希尔德一伙和这些大买主比起来，竟是真正的蠢材了。真是令人生气。格律恩把这些家伙弄得这样糊涂，甚至最无聊的空话对他们来说也比用来论证经济学说的最简单的事实更有意义。现在还必须认真地反对这种荒谬绝伦的废话，真是可耻。但是要有耐心，我决不会把这些人丢开不管，直到我把格律恩逐出战场并使他们发昏的头脑清醒起来为止。

唯一能看出这全部荒唐事的头脑正常的人，是我们的云格，他也在布鲁塞尔呆过。艾韦贝克也用一些最无聊的东西塞满了这些人的脑袋。这个家伙的头脑现在完全是一蹋糊涂，有时简直快要发疯了；他昨天亲眼看见的东西，今天都已经不能重述出来，更不用提他所听到的东西了。而这个家伙是怎样受格律恩指挥的，从下面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当特利尔的瓦耳特尔去年冬天到处发牢骚抱怨书报检查的时候，格律恩就把他描绘成一个书报检查的受害者，说他进行了一场最崇高最勇敢的斗争等等，并且利用艾韦贝克和工人们，给瓦耳特尔这头蠢驴撰写了一篇十分堂皇的贺词，签上名，对他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英勇精神表示感谢！！！！艾韦贝克羞愧得要死，万分恼恨自己。但是蠢事已经做出来了。所以现

① 法国旧辅币名，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译者注

在，他不得不把千辛万苦地印入自己脑海里并且同样千辛万苦地灌输给工人们的一些空话，又从自己和工人头脑中再清除出来。要知道，一样东西，他不把它背熟，是根本不会理解的，就是背熟了的东西，他多半也理解得不对。如果没有那样的诚意，如果他根本不是一个那么可爱的人，特别是现在，那跟他就不能相处了。我很奇怪，我居然还能同他和睦相处；他有时也说一些相当切实的意见，但是，接着就又大发谬论，例如，他的令人难忘的关于德国史的演讲稿就是这样，其中每句话都有谬误，使人忍不住发笑。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满怀热情，十分乐意接受一切意见，而且有始终不变的好脾气，爱自我讽刺。尽管他干了许多荒唐事，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喜欢他。

关于贝尔奈斯没有多少可讲。我到他那里去过几次，他来过这里一次。今年冬天也许会来；所缺的只是钱。威斯特伐里亚人给他寄去了二百法郎，想要收买他；他把钱收下了，别的自然就不去理会了。魏德迈更早的时候曾经说要给他钱，他写信说要二千法郎，否则他什么也干不成；我告诉他，威斯特伐里亚人一定会答复说，他们拿不出现金，等等。——果然丝毫不差。作为报答，他就把二百法郎留下来了。他过得很快活，对谁也不避讳他的全部不幸遭遇，同周围的人友好相处，过着农民的生活，在菜园里劳动，能吃能喝；我怀疑，他同个农村姑娘发生了关系，所以他也不再到处讲他的悲哀了。尽管一有机会他就爱扮演卡米尔·德穆兰的角色，而且根本不适合做一个党的活动家，但现在他对党内分歧终于有了比较明白和清醒的看法了。关于他的法权观点，现在还无法跟他达成一致，因为每一次他总是说，政治经济学、工业等等不是他的专业，因而极力不再谈下去，同时见面机

会又少，不能进行切实的讨论；不过我认为，我已经打开了一个不大的缺口，如果他到这里来，我想必能够纠正他的这些错误。——你们那里的人在做什么？

你的 恩·

一个问题：托尔斯泰事件^①完全确实，难道不应该把它告诉伦敦人^②吗？如果这个人仍继续在德国人中间扮演那种角色，德国人就可能大大破坏一些波兰人的声誉。如果这个家伙借用你的名义，又将会怎样呢？

贝尔奈斯在反路特希尔德的运动中写了一本小册子⁶³；这本小册子将用德文在瑞士出版，过几天在这里用法文发表。

11

恩格斯致马克思⁶⁴

布 鲁 塞 尔

[1846年9月于巴黎]

……（7）他们应该把分配股息的条款改成分担亏损的条款，因为即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那末光凭全部承担亏损、而利润则加以分配这一条出色的原则，他们也会破产。因此，他们要能站住脚，就必须比其他任何出版商加倍地搞好营业；而事实是，迄今为止，所有专门或主要经营禁书的出版商——弗吕贝尔、维干德、列斯凯——到最后都由于以下原因而破产：（1）由于没收；（2）由于

① 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

② 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人。——编者注

在市场上受到排挤，这种情况或多或少总是要发生的；（3）由于经销商人和零售商人的欺骗；（4）由于警察的威胁、被控告等等；（5）由于另外一些出版商的竞争，这些出版商只是偶尔印些违禁的东西，这样警察就不大注意他们，因此，他们得到畅销的稿子的机会就多些，而死板一些的出版商则只好捡拾各种废物和不好销售的书籍。书商同警察作斗争，只有在许多出版商都来参加这一斗争时才能收到效果。这实质上是一种游击战，能够取得利润的只是那些仅仅偶尔去作这种冒险的人。不能专门经营这种商品，因为市场不够大。

此外，公司是否会破产的问题是根本无关紧要的，不管它采取什么办法都非破产不可；但是在实行保证制度的情况下，它会破产得十分迅速；这类似有三个转变期的热病，一到第三个转变期，就只能等死了。既然期待中的来稿量不会太大，那么也可以比做一场轻度的肺病。糟糕的只是，公司如果自己印书，它的资本就要花费得更多。它所拥有的资本必须够一年半印书之用；因为，假定公司在**第一年**当中所花的资本是三千塔勒，复活节集市后结账，如果营业还过得去，收入三分之二左右，即至少是二千塔勒。那末，除了那三千塔勒外，公司还应当起码再准备一千塔勒供第二年之用。因此，总要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不生息资本作为存书、债款等等占用。这笔款数也许能以逐步支付的预借款的形式从股东那里增收。不过，必须先同某个书商商量妥当，以便清楚地知道第一年年终时所投入的资本有多少是不生息资本，或者要多长时间全部资本才能周转一次。我对这一点也不太清楚，可是我有理由相信，我在上面的计算里，对经常不生息的资本恐怕是估计过少，而不是估计过多。

发行负责人先生将由于获得利润的百分之二十而发财致富。如果在准备金里再算进去百分之十可能的亏损，那就要出现可观的赤字了。

至于这种保证会对**作者**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就用不着说了。我认为，如果是比较大的著作，就必须**取消**这种保证。公司一旦按这种原则开设起来，我们就不能再给其他出版商什么东西了，因为他会认为这是公司**拒绝**出版的东西。我们曾经据以拒绝给威斯特伐里亚人以保证的那些理由，在这里还都有效，我就不再说了。⁶⁵不管从我们的名誉来说或者从我们的利益来说，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在个别细节方面：方针委员会七个人太多了。三人足够，最多五人。否则，会混入一些蠢驴甚至阴谋家进去。这个委员会基本上应设在布鲁塞尔，如果需要七个委员，难道还能进行**选择**吗？要这么多的人也毫无用处。要知道，做工作的是我们，而我也乐意承担我的一份工作，那么所有这些陪审官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再说，如果委员会的意见就象省议会的意见一样得不到重视又会怎样呢？书面征求所有这些意见将是一项繁重得要命的工作，但我们对这个工作也根本别想回避。再重复一句：我乐意承担我的一部分工作。

一个问题：如果资产者任命一个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董事会，这个董事会不考虑我们的意见，那怎么办？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1846年10月18日于巴黎]

圣日耳曼郊区百合花路 23 号

亲爱的马克思：

在长时间的内心抗拒之后，我终于强迫自己把费尔巴哈的破烂货读了一遍，我发觉，在我们的批判^①中无法涉及这篇东西。等我把主要内容告诉你以后，你就会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宗教的本质》，《爱比格尼》第一卷第 117—178 页。——“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第 117 页）。因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所以“自然是宗教的最初的原始的对象”（第 118 页）。

（“自然只不过是一个用来表示人认为与他自己以及与他的产品不同的那些实体、物体等等的一般用语。”）

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

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由此就产生了动物崇拜（接着是多神教徒为反驳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攻击而作的辩解，都是老生常谈）。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自然在基督教徒那里同样也始终是宗教的隐蔽的背景。那些表明神与人不同的特性，就是自然的特性（最初的，就基础而言）。这就是万能性、永恒性、普遍性等等。神的真实内容只是自然，不过是在这个意义上，即神只是被想象成自然的创造者，而不是被想象成政治的和道德的立法者。

对理性实体创造自然、从虚无中创造等等论点所进行的反驳，大多是一种“人格化”的，就是说，一种翻译成温和的、感动市民心灵的德语的庸俗唯物主义。自然在自然宗教中之成为对象，并不是被当作自然，而是“被当作一种有人格的，活生生的，有感觉的实体……一种有情感的实体，亦即一种主观的、人的实体”（第138页）。因此人就崇拜它，并且极力用人的动机等等去规定它。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自然界的多变。

“对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把自然想象为一个任意行动的有人格的实体，这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最本质行动的基础。”（第140页）

但由于献祭的目的是**利己的**，所以人仍然是宗教的**最终目标**，人的神化是宗教的最终目的。

接着就是陈旧的解说和夸张的论述，说那些还信奉自然宗教的原始民族，把他们讨厌的东西如瘟疫、热病等等也都变成了神。

“如同人从一个仅仅是肉体的实体变成一个政治的、完全不同于自然并集中于自身（!!!）的实体一样，人的神也变成了一个**政治的**、不同于自然的实体”。**因此人**就达到了“把他自身同自然分开，从而达到了一个不同于自然的神，这首先只通过他同其他人组成为**团体**来实现，在这种团体里，那些不同于自然的、**仅仅存在于思想或想象中的力量**（!!!）即法律、舆论、名誉、道德的力量，就成了人的依赖感的对象……”。

（这个文风怪诞的句子在第149页上。）自然的力量，支配生

与死的力量，被贬低为政治的和道德的力量的附属品和工具。在第 151 页上有一段是讲东方保守派和西方进步派的。

“在东方，人并不由于人而忘记自然……君主本身对人来说不是作为一个尘世的实体，而是作为一个天上的、神的实体而成为跪拜的对象。但是在神的身旁人就消失了，只有在尘世不再有神的时候……人们才能给自己找到空间和地盘。”

(漂亮的解释：为什么东方人停滞不前，——由于那里偶像占满了空间。) 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关系，正象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关系一样，前者依赖自然，而后者依赖人，等等，“因此，只有城里人创造历史”（只是在这个地方才带有微弱的，但又有些难闻的唯物主义气味）。

“只有能够把自然的力量牺牲给舆论的力量，把自己的生命牺牲给自己的名誉，把自己的肉体存在牺牲给自己在后代口中和思想中的存在的人，才有资格从事历史的事业。”

原来如此！一切不是自然的东西，便是观念，舆论，空谈。正因为如此，所以“只有人的‘虚荣心’，才是历史的原则”！

第 152 页：“只要人意识到……恶习和愚昧带来不幸等等，而美德和智慧与此相反……则带来幸福，因此决定人的命运的力量是理智和意志……那时，自然对于人来说也就成为一个依赖理智和意志的实体。”

(话题转到了一神论上面——费尔巴哈把上述的虚无缥缈的“意识”同理智和意志的力量分了家。) 随着理智和意志对世界的统治，就出现了超自然主义、从虚无中进行创造以及一神论，还特别用“人的意识的统一性”来说明一神论。至于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无非那个神支配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联合着各种互相

对抗的自然力，而这个君主在表面上或实际上联合着利益冲突、彼此敌对的人——关于这一切，费尔巴哈却认为没有谈论的必要。

反对目的论的长篇空谈；旧唯物主义的翻版。在这里，费尔巴哈责备神学家在对待自然方面犯了错误，可是他在对待现实世界方面却犯了同样的错误。神学家们认为，没有神，自然就一定会变成一片混乱（就是说，没有对神的信仰，自然就会分崩离析），神的意志，神的理智、舆论，把世界联合在一起。对此费尔巴哈笨拙地加以嘲笑；可是他自己也认为：舆论，对公众的舆论、法律及其他思想的恐惧心现在把世界联合在一起。

费尔巴哈在反对神学时用的一个论据，表现出他是一个 *laudator temporis praesentis*（现时代的颂扬者）^①：儿童在幼小时期的死亡率之所以很高，是因为

“自然由于十分富有，可以不加思索地牺牲成千上万的单个的成员……例如一岁的婴儿三四个里面死去一个，五岁的二十五个里面死去一个，这都是自然原因的结果”。

除了在这里摘下的不多的几个论点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可摘录的东西了。关于各种宗教的历史发展情况，我们一点也看得出来。至多是从宗教史上列举了一些事例，来证明上述的陈腐的论点。文章内容的大部分是对神和基督教的论战，观点同他以往的论战完全一样；只不过现在，当他智穷力竭的时候，尽管一再重复过去的空话，对唯物主义者的依赖性仍然明显得多地暴露了出来。如果要想就自然宗教、多神教、一神教的陈旧论调说些什么，那就必须用这些宗教形式的现实发展来对比，为此首先必须研究

① 这里套用贺雷西的《诗论》。——编者注

这些宗教形式。但这一切，同他对基督教的解释一样，对我们的著作没有多大关系。这篇论文，对于了解费尔巴哈的实证哲学观点，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我上面摘录来以供批判的几个论点，只不过证实了我们已经说过的话是正确的。如果你对这个家伙还有兴趣，可以设法直接或间接地从基斯林格那里搞到他的全集的第一卷，在这一卷里费尔巴哈还写了一篇序言之类的东西，那里面或许会有点东西。我见过一些片断，在那里费尔巴哈谈到“头脑里的恶”和“胃里的恶”，仿佛是要为自己不研究现实无力的辩解。这一切正是他一年半以前就写信告诉我的东西。

刚才收到你的信。由于我搬了家，这封信在旧寓中放了几天。我想同瑞士的书商接洽一下，不过能否给手稿^①找到地方，我没有把握。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钱来印五十个印张。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把手稿分开，设法分册出版，先出版哲学部分，这是应当首先发表的，然后再出版其余的部分，否则我们会什么也印不成。一下子印五十个印张，分量很大，许多书商正是因为无力负担才不愿接受。——此外还有一个不来梅的屈特曼（不记得当地是怎么叫的了），就是莫泽斯^②和魏特林从我们这里拉走的那个人；这个人同意印刷可能遭到查禁的书，但是不肯多付钱；我们可以拿手稿去找他，完全可以。如果把手稿分开，把第一卷交给一个人，把第二卷交给另外一个人，你认为如何？福格勒知道屈特曼在不来梅的地址。关于李斯特的文章^③即将完成。

《人民论坛报》上的东西^④，我是大约三星期以前见到的。这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② 赫斯。——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1页和第30页。——编者注

样愚蠢可笑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魏特林兄弟的无耻行径在给克利盖的信中已登峰造极。至于细节，我已记不得，也就不能说什么了。但是我同样也认为，应该回答克利盖和施特劳宾人50的宣言，让他们清楚地看一看：他们否认曾经说过遭到我们谴责的话，而同时又在回答中再次重复他们所否认的蠢话。我还认为，正是那位充满高尚道德激情并且对我们的嘲笑满怀愤懑的克利盖，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由于这几期报纸正在这里的施特劳宾人中间流传，所以要等四五天我才能拿到手。

这里的施特劳宾人对我掀起了可怕的叫嚣。特别是三四个“受过教育的”、曾经被艾韦贝克和格律恩传授了“真正人性”的奥秘的工人。但是我还是取得了胜利：由于耐心对待，再加上一点威胁，大多数人都跟我走了。格律恩已经拒绝了共产主义，而這些“受过教育的”家伙也非常想追随他。但是我直接投入战斗，把艾泽曼老家伙吓得再也没有露面，并且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赞成共产主义还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让大家讨论。今天晚上就要表决：集会是共产主义的呢，还是象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所说，是“为了人类的幸福”的。我有把握获得多数。我已宣布，如果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那我同他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也不再来了。今天晚上格律恩的门徒们要被彻底击败，然后我将完全从头开始。

这些“受过教育的”施特劳宾人向我提出的要求，你根本无法想象。“温和”，“宽厚”，“热烈的博爱”。不过我给了他们相当厉害的抨击，每一个晚上我总要使五、六、七个家伙组成的整个反对派（因为最初是整整一伙都反对我）哑口无言。下次写信时，我将把这一切经过写得更详细些，因为它清楚地暴露了格律恩先生的面目。

据说，蒲鲁东两星期后要来。那就开心了。

这里正在筹备一个杂志^①一类的东西。雪茄侏儒莫伊勒断言，他能够为杂志弄到钱。不过我不相信这个家伙，除非他把钱摆到了面前。这件事如有结果，那末一切都已经安排得使这个刊物能完全由我们掌握。莫伊勒这个表面上的编辑，我已允许他在杂志上刊登自己的谬论，不这样也不行。其余一切都要经过我的手，我有绝对的否决权。我写的东西自然用笔名或匿名发表。不管怎样，如果杂志办成功了，既不会落到赫斯手里，也不会落到格律恩手里，也不会落到其他方向不明的人手里。多少进行一些扫除也很好。不过，在它办成功以前，你不要对任何人讲，事情还得在这个星期才作出决定。

祝你健康，请马上回信。

恩·

13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10月23日于巴黎

致委员会的第三封信

关于这里的施特劳宾人⁵⁰的事情，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① 《巴黎时钟》月刊。——编者注

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

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证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最后，我因我的对手们老是重复同样的论据而发火了，并且直接攻击了这些施特劳宾人，这引起了格律恩分子的极大的愤怒，但是我借此迫使这位高贵的艾泽曼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于是我就把他痛骂了一顿，使得他再也没有露面了。

我当时紧紧抓住了艾泽曼给我的把柄——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尤其是因为格律恩在继续捣鬼，奔走于各个作坊之间，每个星期天都邀请人们到他家里去，如此等等，而在上面说过的那次会议以后的星期天**他自己**做了一桩天大的蠢事：当着八到十个施特劳宾人的面攻击了共产主义。因此，我宣布，在我继续参加讨论以前，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来集会的。如果是，那就必须注意不让象艾泽曼攻击共产主义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如果不是，如果这里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那我不必和他们打交道，以后也不再来了。这使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来这里集会的，他们都是进步的人，并不是片面的空谈家，等等，象这样正直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随便什么人”的。此外，他们**首先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卑劣的家伙多年来都以共产主义者自命，自从格律恩和艾泽曼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混到他们里面以后，他们仅仅因为害怕这两个人才放弃了这种称

呼！)。我自然没有因为他们盛情地请求我用三言两语对他们这些无知的人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而弄得措手不及。我当时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恰好涉及目前争论的各点，它用财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尊敬的态度，最后也**排斥**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此外，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作为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决。这样，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这个问题争论了两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三个格律恩分子中最好的一个觉察到大多数人的情绪，完全转到我这方面来了。其余两个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对此毫无觉察。有好几个还从来没有发过言的人突然开口讲话，宣布坚决拥护我。在这以前只有云格这样做过。这几个新人，虽然因为害怕得发抖而说不清，但是都说得非常好，看来他们具有相当健全的头脑。一句话，在表决的时候，以十三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守上述定义的。至于投反对票的那两个依然忠实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个后来也宣称他有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

这样终于清扫干净，现在可以尽可能地着手使这些小伙子做些工作了。格律恩过去曾经很容易地摆脱了债务，因为他的主要债主都是格律恩分子，都是他的主要追随者，而现在，他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甚至在他的一部分追随者的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了；不管他怎样捣鬼和试探（例如，戴上帽子参加城门口的集会等等），他还是连同他的蒲鲁东的协作社一齐遭到了显然的失败。要是我不

在这里的话，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肯定会服服贴贴地让自己陷进去的。

格律恩的手法多么狡诈啊！他不相信自己那伙人的思考能力，所以他总是向他们重复自己的谬论，直到他们能够背会为止。每次会议以后——自然，使这样一伙反对派哑口无言是再容易不过的事——遭到失败的整个这一帮人都跑到格律恩那里去，讲述我说过的话，当然全都加以歪曲，让格律恩把他们重新武装起来。当他们在此之后一张口说话的时候，只要刚说两个字，别人就总是能猜出整句话是什么了。当然，由于这种教唆，我不得不十分谨慎，凡是有可能被格律恩先生用来重新粉饰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性的东西，我对这伙人都根本不谈。尽管如此，这个坏蛋不久前还是在《科伦日报》上大肆歪曲利用了我给施特劳宾人就日内瓦革命⁶⁷问题所讲的话，另方面他却在这里给他们灌输了**完全相反的东西**。他现在正在搞政治经济学，这个小子。

你们可能已看到了蒲鲁东著作^①的广告。这书最近我将弄到手；这本书卖十五法郎，人们买不起，太贵了。

亲眼看到这场风波的上述那一伙人，是将近二十个木工。另外他们还只是在城门口同各色各样的人举行集会；他们除了一个歌咏俱乐部外，没有一个固定一点的组织，一般说来这部分地是正义者同盟⁴⁶的残余。要是能够公开集会，我们光是木工就能够很快地达到一百多人。裁缝我只认识几个，都是常来参加木工集会的。关于锻冶工人和制革工人的情况，在整个巴黎都无法了解，没有人知道他们。

①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最近，克利盖作为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向“议事会”（中央总部）提出了他的报告。我当然看过了这封公函；但是这样做违背了誓约，为此要受到死刑、匕首、绞索和毒药的惩罚，所以你们不要写信告诉任何人。这封信同他对我们的抨击^①所作的答复一样，证明我们的抨击对他有好处，现在他对尘世的事情比较关心了。他详细地叙述了他们所遭到的困难。这些在美国的施特劳宾人的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充满了种种厄运——显然以克利盖为首，并且他以无比宽广的胸怀经受了财务。《论坛报》是赠送的，不是出售的，收入是靠自愿的赠款，一句话，他们是想重演使徒行传的三至六章，同时也遇到不少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结果弄得满身是债。第二个时期是繁荣时期，克利盖这时成了一个普通“记录员”，财务的管理看来是转给了别的家伙。这时已不是靠人们慷慨的好心，而是靠舞迷的双腿，一般地还靠或多或少的非共产主义的来源；而且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现在发现完全可以通过舞会、郊游等等筹得必要的款项，为了共产主义可以利用人们的卑劣行为。现在他们在金钱方面完全有保障了。在他们曾不得不加以克服的“种种障碍”当中，这个勇敢的特克伦堡人^②还历数了他们忍受过的、来自各方面的、“最后还有来自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哲学家”的诽谤和猜疑。此外，他又对移民区发泄了一通陈腐的议论，并且把“魏特林兄弟”推荐给移民区（也就是推荐给他的最坚决的敌人），不过一般说来他主要谈论的是尘世中的事，尽管也有点甜蜜蜜的东西，尽管只是不时地哀叫博爱等等。

你们那里能收到《改革报》吗？如果你们看不到，请回信告诉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编者注

② 克利盖。——编者注

我，只要上面载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向你们报告。四天以来，《改革报》一直在责难《国民报》，因为后者拒绝无条件赞同正在这里流传的要求选举改革的请愿书。《改革报》认为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梯也尔的效忠。不久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谣传，说巴斯蒂德和托马退出了《国民报》，马拉斯特成了孤家寡人，他和梯也尔结成了联盟。《国民报》加以否认。它的编辑部发生变动是确实无疑的，但是详细情况我不清楚。这家报纸一年来十分同情梯也尔，这是人所共知的。现在《改革报》正向《国民报》证明，它的这种同情是怎样使自己大丢其脸。——此外，最近《国民报》完全是出于反对《改革报》而做了几件蠢事，例如，完全出于恼恨而否认最初出现在《改革报》上的关于葡萄牙反革命事件⁶⁸的报道，一直到不能再否认为止，如此等等。《改革报》现在正十分吃力地要象《国民报》那样进行一场堂皇的论战，但是这一点它是办不到的。

写完这些以后，我又去到施特劳宾人那里，在那里查明了下面的情况：格律恩由于本事不大，伤害不了我什么，于是就让人在城门口告我的密。艾泽曼在城门口的公开集会上攻击共产主义，参加这种集会的有密探，会上自然没有人会反击他，否则就要冒被驱逐的危险；云格曾经十分愤怒地反击过他，不过我们昨天已经警告了云格。于是艾泽曼就把云格称作某个第三者（自然是指我）的传声筒，说这个第三者突然象一颗炸弹似的出现在这些人里面，说这个人很懂得怎样教会人们在城门口的集会上进行辩论，等等。总之，他在这里所说的事情，也就是他向警察所作的**不折不扣的告密**。而发生这种事情的那家店主，在一个月以前就说过：你们中间始终都有密探，同时警官有一次也来参加过集会。艾泽曼直截了当攻击云格是“革命者”。格律恩先生始终都在场，极力教唆艾泽曼怎样

说。这种行为真是卑劣得无以复加。据我所知,格律恩应该对艾泽曼所说的一切负全部责任。不过现在对这一点根本毫无办法。又不能在城门口的集会上攻击艾泽曼这个糊涂虫,因为这样做又等于把每星期的集会告了密,格律恩非常胆怯,不敢亲自以自己的名义干点什么。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城门口的人们不要再讨论共产主义,因为这会使警察把整个集会看得很危险。

务请回信。

你们的 恩·

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1846 年 10 月 23 日左右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反对克利盖的文件⁶⁹收到了。好得很。你既然单独签名,克利盖现在自然会把第一个文件^①中的尖锐的语调算到我个人的账上,并对第二个文件表示心悦诚服;但是我对此毫不在乎。如果他高兴的话,他满可以在美国的施特劳宾人当中尽情地发泄他的愤怒,给我抹黑。

你从我给委员会的信^②里可以看出,我在这儿的施特劳宾人⁵⁰中间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我对他们简直毫不留情。我抨击他们的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最坏的偏见,说他们根本不是无产者。不过格律恩也给我帮了大忙。

给我的信千万别预付邮资。要不是那个该死的列斯凯对那篇寄给皮特曼的陈旧的破烂货^①付给我一张不能用的支票,使我不得不又把支票退了回去,——要不是这条狗使我陷入窘境,那我立即就给你们寄去二十五法郎作为委员会的基金了。不过现在我至少要担负通讯委员会同我通信的费用。我前一封信没有付邮资,那是因为时间太晚,只有赶快把信投入邮箱才来得及发出去。列斯凯一把钱寄来,我就寄给你们一部分。

给克利盖的答复不会给施特劳宾人当中的任何人看。不然的话,对格律恩就保不了密。我们必须特别使这个家伙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他完成卡·格律恩注释的蒲鲁东著作⁴⁸为止。那时他将落到我们的手里。他在书中完全放弃了自己过去讲过的许多看法,五体投地拜倒在蒲鲁东的救世体系面前。这样一来,如果他不再回头,他就不能继续在这方面进行投机了。

魏特林还在布鲁塞尔吗?

这里的施特劳宾人我想我是能够对付的。这些家伙真是无知得可怕,他们的生活状况使得他们毫无觉悟,他们当中根本没有竞争,工资老是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对师傅的斗争完全不是为了工资,而是为了“帮工自尊心”等等。目前服装店正对裁缝起着革命化的影响。假如它不是这样一种没有希望的行业就好了。

格律恩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危害。他把这些人脑子里的一切明确的东西都变成朦胧的幻梦,全人类的意向等等。他以反对魏特林的和和其他空谈的共产主义为幌子,给这些人的脑袋塞满了意义含

① 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编者注

混的美文学上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辞句,而把其余的一切都指责为空谈学理。甚至那些**从来就不是**或者只有个别人是魏特林信徒的木工,也怀着对“粗鄙的共产主义”^①的迷信般的恐惧,并且至少在通过决议之前宁肯相信极其荒唐的梦呓、为人类造福的和平计划等等,而不相信这种“粗鄙的共产主义”。这里的情况是无限地混乱。

几天以前,我把我对“民主派兄弟协会”⁷⁰的和平倾向提出的温和的抨击性意见寄给了哈尼,并且在信里告诉他,让他和你继续保持通讯联系。

你的 恩·

15

恩格斯致马克思⁷¹

布 鲁 塞 尔

[1846年]11月2日于 [巴黎]

百合花路第23号

那封早就答应要详细写的信怎么还不见呢? **你还是把手稿给贝尔奈斯吧**,他只是要在那里东西,印成的东西他那里还有。他往美国什么都没有寄,那里所刊印的东西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他也不知道。但是已经印好了许多本,所以列斯凯能够到处赠送了。我们要追究这件事。也许是通过格律恩或者伯恩施太因干的。关于手

① 原文是:《Löffelkommunismus》,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义”。——编者注

稿^①的事我往瑞士写了信,但是这条狗好象不打算回答我。除了这个家伙以外,就只剩下耶尼了,不过我取笑过他,不愿意给他写信,请你下次来信时给这家伙写上几行,我给他寄去,但这只不过是走一下形式,他一定不会接受。我写信的第一个人是贝尔奈斯的一个小册子的出版商,但是,即使他接受了,从皮特曼的信上看来,他仍然是一个破了产的人。情况就是这样。我对瑞士已经失望。要赶快想个好办法。在当前的困难情况下,我们显然已不能把两卷一起出版,最多也只能把两卷分给两个完全不同的出版商。回信时请你也谈谈这个问题。

你的 恩·

我刚刚读完这个小家伙^②所写的关于他逃出穷居独处境地的情况。我们能把他拉到这里来,是值得高兴的;他会逐渐再度活泼起来。向大伙问好。

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1846年12月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不久前写了一封短信给日果⁷²,是由于以下的原因。在审讯

① 见本卷第67页。——编者注

② 贝尔奈斯。——编者注

圣安东郊区十月风潮⁷³参加者的过程中,也审问了许多被捕的德国人,第二批受审的全都是施特劳宾人⁵⁰。在这些现在就要被驱逐出境的糊涂虫当中,有几个大概给艾韦贝克和我捏造了很多东西。的确,这些卑鄙的施特劳宾人出于极端的恐惧,会真真假假供出许多事情,这一点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除此以外,我所认识的施特劳宾人虽然对他们自己的勾当严加保密,但是对我同他们的聚会却无耻地作了宣扬。这些家伙就是这样。

我大概已写信告诉过你们,在城门口的集会上,高尚的艾泽曼向密探报告了我的全部情况。云格也干了几件蠢事,这个家伙有点夸大狂,他想叫法国政府出钱把他送到加来和伦敦去。总之,德累赛尔先生向我和艾韦贝克派来了一批又一批密探(艾韦贝克早就受到注意,对他已经有了一个暂时停发的驱逐出境的命令),这些密探成功地盯我们的梢,一直盯到小酒馆里,那是我们有时同郊区的蠢家伙聚会的地方。这也就证明,我们是一伙危险分子的首领,而此后不久我就得知:德累赛尔先生向汤讷吉·杜沙特先生请求发出命令驱逐我和艾韦贝克出境,同时在警察局里,在紧靠着对妓女进行体格检查的地方,放着一大堆有关这个案子的公文。

我当然是根本不想为了施特劳宾人而被驱逐的。当我觉察到,这些施特劳宾人是怎样毫不在意地到处吵吵嚷嚷,争论格律恩和我谁是谁非的时候,我就预见到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对这种种坏事感到遗憾,而且这些人又难以纠正,他们完全不像伦敦人那样,在讨论中从来不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即战胜了格律恩。出了这件事虽然令人很不愉快,但倒是光明正大地摆脱施特劳宾人的一个绝好机会。因此,我向他们表示,现在我再也不能教他们了,他们一切应当小心谨慎。艾韦贝克

当即决定远行,他好象立刻就动身了,至少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去哪里,我也不知道。

警察也在搜寻小家伙(贝尔奈斯),但是,他由于经历了种种风波,又回到他先前的住处去了(真没想到,他一进入文明世界就碰到那样一些不可思议的烦恼)。他什么时候再回巴黎来,我不知道,不过他绝不会搬进他想搬进的寓所,因此,告诉你的地址已不适用了。他已经顺利地收到了他的手稿。

同时,我要感谢高贵的警察,他们把我从施特劳宾人中拉了出来,并且使我记起了生活中的欢乐。如果说两星期来一直跟踪我的那些可疑的家伙果真是密探(其中有几个我确切地知道就是密探),那就是说警察局在最近发出了许多参加孟德斯鸠、瓦伦提诺、普腊多等地舞会的入场券。我得感谢德累赛尔先生,他使我愉快地见识了一些浪漫女郎和许多乐事,因为我想把我呆在巴黎的最后几个白天和夜晚充分加以利用。最后,既然直到现在还让我安然无恙,那末看来一切都已平静下来了。但是今后你们写信请都寄到画家阿·弗·克尔纳先生那里,巴黎新布勒达街29号。在里面装一个写着我的缩写姓名的信封,这样透着光也看不见。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完全放弃搞威廉·魏特林了,这一点你是理解的。这些人我一个也没有见到,也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到过这里或者还在这里。这也无关紧要。魏特林分子我根本不认识,而在我所认识的人中间,他不会受到殷勤的接待。他们由于同他的裁缝朋友们长期干仗,正对他怀着很大的敌意。

伦敦人的问题⁷⁴之所以令人烦恼,正是由于哈尼,同时也由于他们在施特劳宾人中间是唯一能够与之干脆地、直接地建立联系的人。但是,如果这些家伙不愿意,那就随他们去!说不定什么时

候他们又会发出象给隆格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的呼吁书⁷⁵那种可怜的呼吁书。何况还始终猜忌我们这些“学者们”。不过,如果他们要反叛,我们有两种办法摆脱他们:或者是公开决裂,或者是逐步停止通信。我赞成后一种办法,如果他们最近的一封信允许回答的话——这种回答最好不太刺激他们,十分冷淡,叫他们没有兴趣急于回信。然后,就长时间不给他们回信,由于他们通常懒于写信,这样过两三封信后,一切都会见鬼去了。老实说,如果要嘲笑这些家伙,我们用什么办法呢,为了什么目的呢?我们又没有刊物,即使有刊物,他们也不是著作家,只不过有时发出一些任何人都看不到、也与任何人无关的宣言。如果我们是一般地嘲笑施特劳宾人,那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针对他们的那些绝妙的文件;如果停止通信,那就十分方便;决裂是逐步发生的,不会引起喧嚷。在此期间,我们将同哈尼沉着地协商一切必要的事情,并且设法使他们对我们的最后一封信不作回答(他们会这样做的,如果让他们等待回信六至十星期的话),让他们在这以后叫嚷去吧!

直接同这些家伙决裂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或光荣。同这些家伙在理论上的分歧很少有可能,因为他们没有理论,而且他们还想向我们学习,尽管内心有所怀疑。他们连表述自己的这点怀疑都不会,因此同他们不可能发生什么论战,要有也只是口头上的。如果公开分裂了,他们会利用渴求共产主义知识这种空泛言词来攻击我们,说他们原来是愿意向这些博学的先生学习的,如果说这些先生们还有点什么高明东西的话,如此等等。实践中的党内分歧,由于在委员会里他们的人也不多,我们的人也没几个,很快就会降低为纯粹的私人事件和争吵,或者让人看起来是这样。反对著作家我们可以以党的身分出面,但是反对施特劳宾人却不行。这些家伙最

后还是有那么二百来人,他们通过哈尼在英国人那里被看作代表,《莱茵观察家》等等报刊在德国各地把他们鼓吹成十分激烈的、绝非软弱无力的共产主义团体。另外他们总还是施特劳宾人中间比较最象个样子的人,只要在德国没有发生变动,显然这是能从施特劳宾人当中造就出来的佼佼者。我们从这件事中学到的是,只要在德国不存在真正的运动,对施特劳宾人就无法做出什么事来,甚至对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如此。最好是平心静气地随他们怎样干去,只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整个地加以批判,而不要引起争吵,发生争吵我们只会陷到污泥中去。这些人对我们自称是“人民”,“无产者”,而我们只能诉诸将在德国形成的共产主义无产者。另外,在普鲁士很快就要立宪,也许还可以用这些人来签签名什么的。

不过,也许我的主意出得太晚,大概你们对这件事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已经实行了。我本来是要早点写信的,但我一直在等待警察局的事情有个结局。

刚才收到瑞士出版商^①的回信。随此信附去的信又一次证明,这个家伙确是个坏蛋。通常一个出版商,是不会让别人等了几星期以后又这么友好地接受下来的。现在我们要看看,那个不来梅人^②会怎样回信,然后再看怎样做合适。在康斯坦茨的别列坞还有一个出版商,也许能够同他达成协议。如果那个不来梅人不愿意,我可以去试试同这一个接洽。同时我还要打听一下黑里骚的出版商。要是我们能在瑞士有一个正派的人,把手稿^③寄给他,让他去

① 施累费尔。——编者注

② 屈特曼。——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换成现钱就好了。然而,我们在那里只有一个贪心的家长皮特曼!

在最近一段倒霉的日子里,我除了同姑娘们玩玩,还研究了一下丹麦以及北方其他国家,作为正当的附带消遣。你想象不到,这是一件多么恶心的事情。作一个最渺小的德国人也比作一个最伟大的丹麦人强!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程度的道德贫乏以及行会的和等级的狭隘性。丹麦人认为德国是人们去“轧轧姘头,同姘头一起挥霍金钱”的地方(在丹麦的一本教科书里写着:当一个丹麦人在德国旅行时,他有一个姘头,她使他花掉了他的大部分财产!)丹麦人把德国人叫做“德国轻浮汉”,认为自己是日耳曼精神的真正代表。瑞典人却又鄙视丹麦人,说他们是“德意志化的”,变了种的,饶舌的和娇惯了的。挪威人则又看不起法国化的瑞典人及其贵族,并且为挪威还盛行高贵的卡纽特时代那样的蒙昧的农民经济而感到欣喜;挪威人却又因此而遭到冰岛人盲目的鄙视,而冰岛人还说着与九百年前的贪婪的海盗一样的语言,喝鱼油,住小土房,只要闻不见烂鱼的腥味就活不下去。我有好几次产生了骄傲的念头:我至少不是丹麦人,更不是冰岛人,而只不过是一个德国人。

最进步的瑞典报纸《晚报》的编辑曾两次来巴黎了解组织劳动问题,他多年来订阅《理智报》和《和平民主日报》¹⁶,还同路·勃朗和孔西得朗进行过严肃的谈话,但是他仍然是一点也没有弄明白,回国的时候并不比来的时候更聪明一点。现在他所鼓吹的仍然是竞争自由,或者用瑞士人的话说,生计自由,也叫 *själförsörjnings* — *frihet*,即自立的自由(这看来比行业自由还好听一点)。当然,那些深深地陷在行会泥坑里并坐在瑞典议会中的资产者,也正是最激烈的保守主义者。在全国只有两个象样的城市,分别有大约八万和四万居民,第三个城市诺尔彻平只有一万二千居民,其余城市的

居民大约是一千,二千,三千。所有的邮政驿站每站只有一个人。丹麦的情况看来也并不更好些,他们只有唯一的一个城市,那里有十分可笑的行会诉讼,比巴塞尔或不来梅的还要无聊,同时一个人没有入场券就不允许到散步场所去散步。

这些国家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们表明了如果德国人有了出版自由会干些什么,也就是象丹麦人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会立即成立一个“正确行使出版自由协会”,开始出版基督教劝善历书。瑞典的《晚报》象《科伦日报》那样温和,但却认为自己是“真正民主”的报纸。因此,瑞典人有布莱梅小姐的小说,而丹麦人则有枢密顾问、丹麦国旗骑士团首领厄伦施莱格先生的小说。此外,那里黑格尔分子也多得令人吃惊,而每三个字就借用一个德文字的语言,对思辨思维来说也是再合适不过的。

报告早就动笔,日内即将寄出。请回信告诉我,你们是否有蒲鲁东的书^①。

如果你在写书时想要用蒲鲁东的那本书(这本书很坏),我可以把我的十分详细的摘要寄给你。这本书不值书价所要的十五法郎。

①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1847年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1月15日星期五 [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不是贝尔奈斯让我等到现在，我早就给你写信了。关于你来此地一事，我曾经顺便在伯恩施太因那里查问过，而这个该死的家伙却怎么也见不到面了，因此我把这件事委托给日尔奈斯，他在**星期一**就想把给你的一封信带到城里交给我。昨天深夜，我收到的不是这封信，而是这个懒蛋前天晚上在萨塞尔随便涂写的一张便条，条子里的一些说明，根本不是需要花费五、六天去考虑的事情。但这个家伙就是这个样子。我还是得**亲自**和伯恩施太因谈谈，因为这些说明完全不能使我满意，坦白地说，我对贝尔奈斯的话要比对任何人相信得更少一些。最近半年来，这个人一直在我耳旁嘀咕，说你可以随时带着行李前来，而当事情即将告成的时候，他却编造出一大篇护照的故事，似乎你竟需要一张护照！在国境线上是没有人查问护照的；和我一样，莫泽斯^①来这里时也没有人向他查过护

① 赫斯。——编者注

照,而且,如果你住到我家里,那我倒想知道,谁会来查问。为了有时能够证明身分,最多需要一张比利时的国内护照,或是列奥波特先生的由 Cabinet du roi (国王办公厅) 签发的人所共知的公函——这就足以应付一切情况。海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意见,一旦我能够捉住伯恩施太因,我就可以向他打听清楚。

贝尔奈斯还曾经捏造过一个托尔斯泰事件^①,或者更确切些说,这是伯恩施太因欺骗了他,因为伯恩施太因是可以任意欺骗他的。贝尔奈斯以前写给我们的所有各种各样的消息,都出自同一来源。我屡次亲眼看到,伯恩施太因摆出怎样一副绝对正确的样子向贝尔奈斯灌输他的猜测、谣言和自己的臆造,而贝尔奈斯又怎样信以为真,所以在这以后,对于他以前写来的一切“出于最可靠来源的”重要消息,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我亲自看到,伯恩施太因怎样装作无所不知的样子来使贝尔奈斯相信(你知道,如果贝尔奈斯一旦相信某事,他会怎样狂热地去相信它),《国民报》已经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地出卖给了梯也尔,在一定程度上是现金交易。这个小家伙已经用杀头来担保这件事属实。他在这方面是改变不了的,就象他的欣喜若狂、悲痛欲绝的情绪一样,在最近两个星期里,他已经有十六次处于绝望的边缘。

这话只在我们之间谈谈。关于你到这里来一事,我还要再问一下伯恩施太因。象我所说过的那样,海涅认为你会大胆到这里来的。也许你要去法国大使馆,根据你的普鲁士侨居证书申请一张护照吧?

^① 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

你告诉我莫泽斯的事,这很好。这个高尚的人到我这里来过,但没有碰上我,我写信给他,让他约定见面时间,昨天见了面。这个人大大变样了。青年人的鬈发盖满他的头,一撮漂亮的小胡子给他的尖下巴增添了某些文雅,两颊是少女般的绯红,但是从他那漂亮的双眼中流露出威严已经丧失,所以他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谦虚。在巴黎这里,我已经习惯于一种十分粗豪的语调,因为只有吵闹才能办事,用这种方法可以在女人那里得到很多东西。但是,一度震撼世界的、举世无双的赫斯的衰败的神情,几乎使我解除了武装。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的门徒的英雄行为(这一点后面再说)和他自己的没有改变的内心世界又重新给了我勇气。总之,我对他如此冷淡和讥讽,使 he 已没有兴趣再来这里了。我为他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对于他由德国带来的淋病提了几点善意的劝告。他在他以前认识的几个德国画家那里也一败涂地,只有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仍旧忠实于他。

无论如何,宁可要不来梅人^①,也不要瑞士人^②。我不能给瑞士人写信,(1)因为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地址,(2)因为我不愿意向这个人 [建议]^③把每印张的报酬规定得比你向不来梅人建议的还要低。所以请把你对不来梅人的建议和这个人的地址一并写信 [告诉我]^④。他对贝尔奈斯那本关于路特希尔德的写得很糟的小册子已经付了很高的报酬,但是却哄骗皮特曼说:给他排印了,而以资金被占用为借口把支付报酬一事无限期地拖了下去。

你用法文写东西驳斥蒲鲁东,这很好。在这封信到达的时候,

① 屈特曼。——编者注

② 施累费尔。——编者注

③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①想必已经完成。不言而喻，我完全同意你从我们的书^②中引用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也认为蒲鲁东的协作社可以归结为布雷的计划⁷⁶。我已经把这个善良的布雷完全忘掉了。

也许你已经在《特利尔日报》上看到了新的莱比锡社会主义杂志出版的消息，名为《紫罗兰》，无害的现代评论小报!! 泽米希先生在那里象查拉斯特罗一样叫嚷：

“在这些神圣的厅堂里，
谁也不知道复仇；
在这个神圣的围墙里，
没有任何潜伏的叛徒。
于是他挽着友谊的手，
欢乐地漫步进入美好的乐土。”^③

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象昔日的赖歇耳那样的低音。查拉斯特罗—泽米希在这里同时给三个神献祭，他们是：(1) 赫斯，(2) 施蒂纳，(3) 卢格。前两个人已经 [洞察了]^④科学的奥秘。

这个小报或者《紫罗兰》，是我阅读过的报纸中最胡说八道的报纸。这样一种静悄悄的、同时又恬不知耻的疯狂性，只有在萨克森才可能出现。

现在，当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四面八方发展起来，除皮特曼之流这些孤独的星群之外又分出了威斯特伐里亚学派、萨克森学派、柏林学派等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③ 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第二幕查拉斯特罗咏叹调。——编者注

④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章再写一下，那该多好啊⁷⁷！可以根据天空的星座把他们分类。皮特曼是大熊座，而泽米希是小熊座，或者皮特曼是金牛座，昴星团是他的八个孩子。不管怎样他应该有角，如果他有的话。格律恩是宝瓶座等等。

顺便说说格律恩——我将要改写关于格律恩论歌德的文章，要把它缩减到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印张，并且准备把它用在我们的书中，如果你同意这样做的话，那就请你立刻写信告诉我⁷⁸。这本书十分能说明问题，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人习气颂扬为人的东西，他把作为法兰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变成了“真正的人”，而同时对于一切伟大的和天才的东西他却避而不谈，甚至加以唾弃。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提供了一个最光辉的证据：人=德国小资产者。我只是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可以加以发挥，并适当删节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因为这部分不适用于我们的书。你以为怎样？

你的 恩格斯

[信的背面写着]

布鲁塞尔纳谟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1847年] 3月9日星期二 [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的小册子是今天早晨云格交给我的；几天前艾韦贝克把

这本小册子带给了云格。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我说，这是莫泽斯^①写的，并且给云格逐点作了分析。今天晚上我见到了艾韦贝克，他承认小册子是他带来的，而在我切实地加以批判以后，才发现这本糟糕的低劣作品的作者原来就是他自己，即艾韦贝克。他说，这是他在住在这里的头几个月里写成的。由于他最初陶醉于我所报道的新闻而产生了灵感。这些小伙子就是这样。他曾经嘲笑赫斯用那些跟自己配不上的别人的羽毛装饰自己，并禁止施特劳宾人⁵⁰把我对他们作报告的内容传达给格律恩，使格律恩不能够剽窃，可是同时他却埋头干起来，——象往常那样怀着最美好的愿望——而且干得一点也不比别人高明。莫泽斯和格律恩搞坏的事不会比这个民间的淋病医生更多。当然，我先是嘲弄他一下，然后就禁止他在任何时候再搞这种玩意儿。但是，这种人显然是改不了的。上星期，我一方面由于闹着玩，另一方面也因为我绝对需要钱用，就坐下来用假名写了一篇充满轻薄词句的致洛拉·孟戴斯的感谢词⁷⁹。星期六我从中挑了几段念给他听，今天晚上他怀着通常的善意告诉我，这件事鼓舞了他，他在第二天就写了一篇类似的东西，并且立刻把所写的东西交给了莫伊勒主办的化名杂志^②（这个杂志确实是完全秘密地、并且仅仅是为莫伊勒夫人检查下的编辑部出版的，这种检查已经删去了海涅的诗）。他现在就把这件事告诉我，据说是表明自己诚实，没有抄袭！这位贪心不足到处抄袭的作家所写的这部新杰作，当然只不过是庄重的夸张的形式把我的游戏言词改写一下而已。此外，这个力不从心的粗劣作品虽然使我不屑一顾，但它却表明，不管是

① 赫斯。——编者注

② 《巴黎时钟》。——编者注

你的书^①还是我们的手稿^②都多么迫切需要尽快问世。这些家伙们总是哀叹如此卓越的思想却这样长久地被埋没，最后愁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从自己身上把他们自己认为已经消化了的东西全部排泄出来。所以不能放过来不来梅人^③。如果他不回答，就再给他写封信，万不得已时，最低的条件也得同意。这些手稿放在那里不动，每个月每印张都要损失五至十法郎的交换价值。再过几个月，普鲁士邦议会就要开始辩论，在柏林就要展开冲突，鲍威尔和施蒂纳每印张就卖不到十个法郎了。处理这类具有现实性的作品，搞来搞去到最后都只得放弃高稿酬而照顾不了作者的自尊。

我在萨塞尔的贝尔奈斯那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这个人也做了些蠢事。他给《柏林阅览室》写稿，而且高兴得像个孩子，因为那里常发表他针对资产者而发的所谓共产主义的空谈。当然，编辑部和书报检查机关保留了那些仅仅反对资产者的部分，而删去了那些为数不多的、会使他们自己难堪的暗示。他咒骂陪审制、“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代议制等等。我解释给他听，这叫做不折不扣的 *pour le roi de Prusse*^④，间接地是反对我们党，他听不进，热烈的感情相当冲动，说不可能有什么成效；我向他说明，《阅览室》是由政府津贴的，他坚决否认，还援引了一些迹象，而这些迹象，除了萨塞尔的敏感的居民以外，在所有的人看来恰恰都证明我说得对。结果是：高尚的热忱、热烈的感情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去写作，不愿意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③ 屈特曼。——编者注

④ 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

理解怎么会是这样的政策，竟要宽恕那些他至今还恨得要死的人。“这不是我的风格！”——这就是永恒的最后的论据。我已经读过不少篇这一类注明来自巴黎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再好不过地符合政府的利益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风格。我要在相当程度上放弃贝尔奈斯，并且不想再干预那个自命豁达而令人恶心的家庭悲剧，他在这出悲剧中扮演着忠贞不二和无限自我牺牲的英雄角色。这种事只好看眼里。这件事所发出的气味，就象五千条没有晾过的鸭绒褥子再加上吃了奥地利素菜所放出的无数臭屁。就算这个家伙再有十次从那个下流圈子中脱身到巴黎来，他还是要跑回去十次的。你可以想象，这件事使他在自己的脑袋里制造了多少道德方面的胡说。他所生活的那个复杂的家庭，正在使他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他再也不能引诱我到他的铺子里去，而且不要很久他就不会怀念我这个冷酷无情的人了。

关于宪法问题的小册子⁸⁰你很快就会收到。我将把它写在单张纸上，以便你能够补充或删节。如果福格勒有希望付一些钱的话，请你再问问他是否愿意要关于洛拉·孟戴斯的游戏文章，大约一个半印张到两印张，但不必告诉他是我写的。请你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如不成功，我就去别列坞试探一下。大概你在《辩论日报》或《立宪主义者报》上已经看到，大市政会接受了维尔腾堡的申诉，禁止施累费尔这个无赖在黑里骚出版革命的书刊。他自己写到这里来的信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不许人家再给他寄任何东西。这是又一条必须抓住不来梅人的理由，如果同不来梅人完全没有了关系，那末只剩下康斯坦茨附近别列坞的那个“书局”了。此外，如果我们手稿的出版会妨碍你那本书的出版，那末就把手稿扔掉算了，因为出版你的书重要得多。我们两人并不能从我们的著作中得

到特别多的好处。

你大概已经读到了昨天《科伦日报》（星期一的）上有关马丁·杜·诺尔的丑事的那篇庸俗的文章了吧。这篇文章是贝尔奈斯写的，他常常代替伯恩施太因写通讯。

目前本地的警察十分猖獗。看来他们是竭尽一切力量利用饥荒来挑起一场暴动或者制造一桩大规模的密谋事件。他们先是散发各种印刷品，到处张贴煽动性的告白，现在甚至制造了燃烧装置到处扔（不过这些装置**并没有烧起来**），想让店主们感到这种恶毒的密谋真狠。而且，他们还制造了一个绝妙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事件⁸¹，逮捕了一大批人，在这些人当中，甲认识乙，乙认识丙，丙认识丁，如此等等，并且根据这种认识关系和一些证词把整个这一大批大多数都素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帮”。对这个“帮”的审判不久就要进行，如果在这种新的办法上再加上旧日的精神同谋，那就能够十分容易地宣判任何一个人有罪。这完全象阿贝尔。因此，没有比一句话不说就宣判卡贝老爹有罪更容易的事情了。

如果有一点可能的话，请你4月来这儿吧。我要到4月7日才搬家（搬到哪儿去还不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会有点钱。那时我们可以在一起极其愉快地痛饮一番。由于目前警察的举动十分可恶（除了我在信中写过的那个萨克森人以外，连我的老对手艾泽曼也被驱逐，这两个人还都留在这里没有走，请看《科伦日报》上卡·格律恩的文章），所以最好还是听从伯恩施太因的建议。你可以设法**根据你的侨居证书**到法国大使馆搞一张护照；如果不行，我们就在这里想一些办法——大概能找到一个保守派议员，通过第六个人的手去拉上关系。你完全有必要离开那个枯燥乏味的布鲁塞尔，到巴

黎来,而且我也强烈地希望同你在一起痛饮一番。在这里,不是做放荡的人,就是做老学究;不是在放荡的无赖汉中间做一个放荡的人——而这样做在两手空空时全无好处——,就是做教训艾韦贝克、贝尔奈斯及其一伙的老学究。再不然,就得接受法国激进派领袖们的聪明的忠告,这些人以后还必须加以保护而反对其他一些蠢驴,叫它们不致由于自身的虚浮的德国精神而高傲得太厉害。如果我有五千法郎的年金,我就只是埋头工作,并且和女人们消遣,一直到我生命完结。如果没有法国女人,根本就不值得活着。但是,只要还有浪漫女郎,那就得啦!这并不妨碍有时谈一些正当的事情或者使生活带一些文雅的乐趣,而这两点对我所认识的这一帮家伙来说都是办不到的。你必须到这里来。

你看见了路·勃朗的《革命史》⁸²吗?这是正确的猜想和绝顶的谬论的杂乱混合物。我只在萨塞尔看了第一卷的一半。它给人一种古怪的印象。它刚刚以其有趣的看法令人惊异,马上又以其最不可思议的荒唐议论使人莫名其妙。但是路·勃朗的嗅觉很好,不管他怎样胡说,却完全不是走在坏的道路上。但是他不能再前进一步,他已经被“一种妖术束缚住”,——即意识形态。

你知道去年出版的阿希尔·德·沃拉贝耳所著《帝国的没落,两次复辟的历史》这本书吗?作者是《国民报》的共和派,并且具有旧学派(梯叶里、米涅等人以前的)编年史的风格。他完全不了解最通常的关系——甚至卡普菲格的《一百天》这本书在这方面也要比他好得多。但是,由于书中列举了波旁王朝和同盟者的一切卑鄙行为,对事实作了准确的叙述和批评(在其民族的和政治的利益不妨碍他这样做的范围内),这本书是有意义的。然而,一般说来,正是由于对事件的总的进程缺乏了解,所以这本书写得枯燥无味。《国

民报》是很坏的历史学者，而沃拉贝耳据说是马拉斯特的朋友。

莫泽斯已完全消失了。在我不“交往”的“工人们”那里，他答应作报告，把自己冒充为格律恩的敌人和我的知己！上帝知道，莫泽斯本人也知道，在我们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在维芬商会会见时，我曾和画家克尔纳以及克尔纳所找到的两个姑娘走开，而把他撇在那儿，目瞪口呆。从那时以后，我还在谢肉节时遇到过他一次，那时他冒着倾盆大雨垂头丧气地拖着他那厌世的“我”到交易所去。我们彼此根本没有打招呼。

给巴枯宁的信我一旦知道他的准确地址就一定送去，——这件事至今还没有把握。

顺便说一下：你可写信给艾韦贝克谈谈他的小册子，并且要嘲笑他一下；他卑贱地露出屁股来希望人揍他——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希望赶快回信，并且设法安排到这里来。

你的 弗·恩·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巴 黎

[1847年]5月15日 [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恩格斯：

你知道，福格勒已在5月初于亚琛被捕。这样一来，目前己没有可能出版你寄来的那本小册子^①。我十分喜欢这本小册子的前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编者注

三分之一。另外两部分一定要作一些修改。关于这一点,留待下次详谈。

附上你的讽刺画⁸³的样张。我已把讽刺画送交《布鲁塞尔报》⁸⁴。

至于格律恩或他那一伙登在《特尔利日报》上的那篇真正令人作呕的文章,现在确实已经太迟;而你如果是一开始就在那个混账报纸上写两行驳斥的话就好了。

我不能去伦敦了。⁸⁵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去。但我想我们会派沃尔弗^①去。这样,有你们两个人在那里,也就够了。

关于钱的问题:

你记得,从《社会明镜》的时候起,赫斯就欠着我和我的内弟埃德加尔^②的钱。因此,我从这里开一张他名下的期票,期限三十天。

贝尔奈斯从去年5月也欠我一百五十法郎,同样也要让他承兑一张期票。

因此,我请你办以下几件事:

(1)首先告诉我这两个人的地址;

(2)把这件事分别通知他们两个人,并且告诉这些蠢驴们:

(3)如果他们认为到6月15日以前不能付清各自的欠款,那末他们总应该承兑期票。这样一来,我将考虑让期票在巴黎得到保证。当然,你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能告诉这些蠢驴们这最后一着。

在钱的方面,我现在非常窘迫,所以不得不求救于这种期票,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而且,也没有理由把钱白白送给这两头蠢驴。当然,如果这些蠢驴只是**表面上**愿意承兑期票,那末我必须立即知道这种情况。

因为事情**十分紧迫**,所以希望你一天都不要耽误,把一切事情办妥,并来信告诉我。

在布鲁塞尔这里,已经找到一个贴现商人。

我不能再给你多写了。大约十二天以前,布赖埃尔给我放了**血**,但不是**左手**,而是**右手**,由于我继续工作根本不在乎,所以伤口化脓,未能封口。当时病情如果恶化,我会失掉一只手。现在几乎已经痊愈了。但是手还软弱无力,不宜多动。

你的 马克思

[菲·日果的附笔]

亲爱的小弗里茨:

我现在正阅读你的小册子,——到现在为止,它使我得到很大满足——我十分幸运地感觉到自己**根本不是一个**德国人。

愿上帝、或者理性、或者种族使我们免除市侩习气!

因此,我有幸作为

忠实于您的 菲利浦

又及:一定要给我写信,哪怕几个字。

20

恩格斯致马克思⁸⁶

荷 兰

1847年9月28日星期二

9月30日星期四 [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近几天这里出了一件很怪的事。此地德国人中间所有对我们和我们的言论怀有不满的分子组成了一个联盟，为的是推倒你、我和一切共产主义者，并与工人协会⁸⁷作竞争。伯恩施太德万分不满。奥特堡说我们利用了伯恩施太德，赞德库耳也说是这么回事，克吕格尔和莫腊斯又利用了这种说法，这一切使伯恩施太德对我们大家充满了狂怒。莫腊斯和克吕格尔，到处抱怨我们态度傲慢，在火上加油。载勒尔发火是因为，在成立工人协会时他无可宽恕地遭到了轻视，同时也因为协会违反他的全部预言而获得了顺利的发展。海尔堡渴望为自己每天都遭到不客气的对待而进行一次虽不流血然而是有力的报复。伯恩施太德大为恼火还由于，他用赠送书籍和地图的办法竟没有能为自己买到一个有权威的民主派的地位，也没有搞到一个荣誉会员资格，使协会陈列他的半身雕像；相反地，他的排字工人明天晚上将要把他当做一个完全平常的人来投票表决。另外使他发火的是，他，一个贵族的聪明才智之士，找到嘲弄工人的机会要比他原来期望的少得多。至于莫腊斯，则是因为他没有能够把《布鲁塞尔报》争取到海因岑那边去而感到恼火。最后，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分子联合起来是为了进行一次打击，好把

我们在安贝尔和比利时民主派心目中贬低到次要地位,并且建立一个比我们小小的工人协会更雄伟和广大的团体。所有这些先生们都热切地想找机会表现自己的首倡精神,即使一次也好,而且这些胆怯的坏蛋们认为,干这件事最恰当的时机是你不在这里的时候。但他们可耻地打错了算盘。

因此,他们决定偷偷摸摸地举行一次世界主义民主派的晚宴,并且在那里完全出人意外地建议组织一个“民主派兄弟协会”⁷⁰之类的团体,要举行工人大会,如此等等。他们建立了一个什么委员会,为了装饰门面还把对他们完全无害的安贝尔拉入了委员会。在听到各种不确定的谣传之后,我只是在星期日晚上才在协会里从伯恩施太德那里得到这件事情的一些消息,而晚宴已经决定在星期一举行。详细的情况从伯恩施太德那里打听不出来,只听说要来参加晚宴的有若特兰、梅利奈将军、阿道夫·巴泰尔斯和卡茨等人,以及波兰人、意大利人等等。虽然关于整个这个联盟我一点也没有猜想到(星期一早晨我才知道,伯恩施太德感到有些委屈,莫腊斯和克吕格尔发牢骚,搞阴谋;而载勒尔和海尔堡怎么样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对这件事总是怀疑的。但是,为了比利时人,为了在小小的布鲁塞尔不致采取任何没有我们参加的民主主义的举动,还是应当去。不过,应当设法去一大群。因此,瓦劳和我把情况作了叙述,努力捍卫了自己的观点,结果马上找到了三十个愿意去的人。星期一早晨鲁普斯^①告诉我,除名誉主席梅利奈老头和执行主席若特兰以外,他们还要选两个副主席,其中一个安贝尔,另一个应当是德国人,最好是工人。可惜瓦劳不合适,因为他不能讲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法语。这是伯恩施太德对他说的。他(鲁普斯)回答说,那末,应当由我做副主席。于是我就说,鲁普斯应当做这个副主席;但是他绝对不愿意。我也是不愿意的,因为我看起来太年轻,但是最后我想,如果我同意当副主席,那末对于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偶然事件来说,会更好一些。

晚上我们到了那里。⁸⁸伯恩施太德装成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筹备好似的,仅仅有一些候选的领导人(依然是把德国人除外),和几个已经登记了的演讲者,其中除了克吕格尔和莫腊斯以外,其他人的名字我都无法知道。他由于布置会场而不停地奔忙着,跑到这个人这里,又跑到那个人那里,竭尽全力进行欺骗、搞阴谋诡计和阿谀奉承。不过我当时还没有看见特殊阴谋的任何迹象,这种阴谋后来才暴露出来。我们到了法院广场的“列日瓦”酒馆。到选举领导人时,伯恩施太德违反一切约言,建议选瓦劳。沃尔弗(鲁普斯)根据瓦劳的请求撤销了这个建议;并建议选我,这件事顺利通过。这样一来,整个阴谋就被打乱和破坏了。这时他们多少有些张皇失措,露出了马脚。在安贝尔举杯纪念为自由而死的殉难者以后,我用法语提出为纪念1792年的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共和元年葡月1日⁸⁹这个纪念日而干杯。继我之后克吕格尔作了一个令人发笑的演说,演说时弄得语无伦次,并且不得不把自己的稿子掏出来。接着莫腊斯慷慨陈词,说的仅仅是他个人的琐事。这两个人都用德语讲。他们的演说词是如此紊乱,以致我完全记不得了。然后是佩列林用佛来米语,根特的律师斯皮特霍恩用法语建议为英国人民而干杯,接着,使我大为惊讶的是,驼背蜘蛛海尔堡用法语作了一个冗长的、说教式的、荒谬的演说,在演说中,第一,他骄傲地称呼自己是《民主工场报》的编辑;第二,他说,他,伟大的海尔堡,

在好多个月中一直追求着——不过这段话应当用法语转述:L'association des ouvriers belges, voilà le but que Je poursuis depuis quelques mois (c.à.d. depuis le moment où J' ai daigné prendre connaissance du dernier chapitre de la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①因此,追求这个目标的是他,而不是卡茨和其他的比利时人。“我们要前仆后继,踏上父兄的道路”^②以及其他等等。他要完成卡茨和若特兰没有能做到的事情。第三,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派兄弟协会”之类的团体,并重新组织大会;第四,把建立这两个组织的工作委托给选出来的常务局。

这是多么混乱啊!第一,把世界主义的事情同讨论比利时事务的比利时大会混为一谈,第二,虽然他们一切都成了泡影,但却不是完全抛弃这个建议,反而把这个建议委托给现有的常务局去办!而如果他认为我就要离开了,那他难道就不知道,除了你以外,根本就别想让另外哪一个人进常务局?但是,这个蠢汉已经把他的演讲稿准备好,写出来了,他的虚荣心不允许他放弃任何他足以表现自己首倡精神的事情。这件事当然是通过了,而这个混乱不清的建议,在那种虽然十分做作、但是仍吵吵嚷嚷的热烈气氛中,也就根本别再想叙述得更好一些了。接着是阿·巴泰尔斯发言(茹尔^③不在这),其后瓦劳要求发言。但是我惊讶地看到伯恩施太德突然跳起来,十分坚决地要求让载勒尔发言,说他是早就登记过的演讲者。载勒尔获得了机会,作了一个冗长、空洞、愚蠢、荒唐得可笑而

① 比利时工人协会,这就是几个月以来(就是说从我有幸读了《哲学的贫困》的最后一章的时候起)所追求的目标。——译者注

② 《马赛曲》(第七段首句歌词)。——编者注

③ 茹尔·巴泰尔斯。——编者注

且简直是出丑的演说(用法语讲的),对立法权、行政权和执行权发表了惊人的胡说,向民主主义者提出了种种聪明的忠告(海尔堡也是这样,他对教育和训练问题大大胡扯了一阵);然后,载勒尔就摆出大人物的姿态,谈到各个民主主义团体,说自己加入了这些团体,也许还领导了这些团体(原话就是这样);最后,他叙述了他那个高贵的常务局⁹⁰以及来自巴黎的最新消息等等。总之,令人恶心。以后还有许多人发言,——一个瑞士的蠢驴、佩列林、卡茨(很好)等等;到十点钟若特兰(他为德国人感到十分惭愧)结束了会议。突然间,海尔堡要求肃静,并宣布,维尔特在自由贸易问题大会上的演讲⁹¹明天将载于《工场报》的附页上,附页将单独出售!!!扎累夫斯基也抽抽噎噎地讲了些不幸的波兰同伟大的、高尚的和富有诗意的德国的联合——最后,大家都十分安静地,但是十分不满地回家去了。

9月30日星期四

写完上面的话以来,又发生了各种新的事情,并且多已解决。星期二早晨我弄明白了这整个阴谋,于是我就到处奔走,设法对抗;深夜两点钟我就跑到常务局找鲁普斯,想打听一下:能否在工人协会中对伯恩施太德投反对票?星期三我又到处走了一趟,但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搞不成这件事情。星期三晚上,我来到协会开会,伯恩施太德已经在那里了,态度很暧昧;最后,托米斯带来了新的一期报纸^①,我星期一给他送去的反对海因岑的文章^②没有登出来,我送去的时候(中午两点)他没有在那里,所以就送到印刷

①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编者注

所去了。我问他这件事,他说没地方登。我提醒他注意你曾和他说过的事。⁹²他否认这件事;我一直等到瓦劳来到,瓦劳告诉我:版面有足够的地方,但是,星期二伯恩施太德派人从印刷所拿走这篇文章,没有把它送回来。我走过去找伯恩施太德,很不客气地告诉他这桩事情。他力图为自己开脱。我重新提起他注意那桩说定的事,他一再否认,用各种空话来搪塞。我向他说了几句不客气的话(这时克吕格尔、日果、安贝尔等等都在场),并且问他:“这篇文章星期日你是否能登出来,究竟能不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商谈一下。”——“我不再同你谈这个问题了。”说到这里,我就不再理他了。

会议开始了。伯恩施太德用手支着脑袋,并且带着一种特殊的得意神情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待事态的发展。托米斯先生发言了;正如你所知道的,他曾经要求过发言。他从口袋中取出一篇写好的演讲稿,照稿朗读了其中一系列对我们的佯动战斗所作的最荒唐的攻击。这样继续了很久,可是,由于老是没有个完,所以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许多人要求发言,瓦劳就制止托米斯。于是,这个托米斯对这个问题照稿念了六句没有意义的话,就回到座位上去。接着是赫斯讲话,他很好地替我们进行了辩护。接着他的是云格。再后是巴黎的沃尔弗^①,他的讲话虽然有三次卡住了,但是博得了热烈掌声。接着还有很多人发言。沃尔弗透露,我们表示反对仅仅是表面文章。因此我不得不发言。我谈到,——我的讲话使伯恩施太德大为狼狈,因为他想象我尽搞私人纠纷——我谈到保护关税制度的革命方面,把上述的托米斯完全撇开不管,并提出了一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个新问题。被采纳了。——休息。——伯恩施太德由于我对他的厉害态度,由于托米斯的完全失败(从托米斯的演说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一个伯恩施太德)以及由于我结束讲话时的厉害口气而大受震动,他跑来对我说:“亲爱的年青人,你动火动得太厉害了”,等等。总之,我应该在文章上署名。——“不。”——“那末我们至少应该商谈一下简短的编者按语。”——“好,明天十一点在‘瑞士’咖啡馆。”

后来,就开始讨论接收伯恩施太德、克吕格尔和沃尔弗入会的问题。赫斯首先站起来,就星期一的会议向伯恩施太德提了两个问题。伯恩施太德用谎话来搪塞,而赫斯十分软弱,竟然表示满意。云格责难伯恩施太德个人在协会中的活动,还责备他冒名引进了赞德库耳。费舍非常有力地反对了伯恩施太德,尽管事先和我们没有商量,却讲得很好。这样发言的人还有很多。总之,陶醉于胜利的伯恩施太德先生不得不正式地过一过工人鞭打这道关。他受到了丢脸的打击,所以他——这个人本来认为自己赠书以后已完全取得了信任——被弄得惊惶万状,只能躲躲闪闪地、软弱无力地、吞吞吐吐地作出回答,尽管瓦劳狂热地袒护他,会议主持得不好,并且时时让他打断发言人的话。当瓦劳让被推荐者退席,并且提议付表决的时候,一切还是难以确定的。被我推荐为**对协会不会有所损害的十分好心的人克吕格尔**,受到了沃尔弗无条件的支持,被通过了。讨论到伯恩施太德的时候,瓦劳作了长篇激烈的发言为他辩护。这时我就起来发言,揭露了涉及到协会的全部阴谋,逐条驳斥了伯恩施太德的遁词,最后,我声明:“伯恩施太德搞阴谋反对我们,并要和我们竞争,但是,我们胜利了,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允许他会”。在讲话时——这是我所作的最好的一次讲话——我的话常

常被掌声打断;特别当我说到,“这些先生们以为已经赢得一切,因为我,你们的副主席,要离开这里了,但是他们没有去想一下,在我们之中有一个人,他有充分理由占据这个位置,只有这个人能够在布鲁塞尔这里代表德国民主主义者,这就是马克思”——这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总之,在我以后没有一个人再发言,这样一来,伯恩施太德甚至没有得到被驱逐的光荣。他站在门外,听到了一切。我本想当他还在会场的时候讲这些话,然而当时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应当省下自己的气力来作最后的打击,而瓦劳也打断了讨论。但是,他象沃尔弗和克吕格尔一样,听到了每一句话。与他相反,沃尔弗几乎是光荣地被通过了。

总而言之,在昨天的会上伯恩施太德、克吕格尔等人被弄得十分丢脸,所以他们为了面子不会在协会里露面,而且也够他们一个长时期受的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来的。这个无耻的伯恩施太德,由于我们比他更不讲礼貌,由于他的一切计划遭到彻底失败,并由于我们坚决反对,已经完全被击败了。他再也找不到别的出路,只能在布鲁塞尔奔跑,去到处诉说自己受到的耻辱——这是他垮台的最后一个梯级。他在愤怒中回到会场,但是无精打采,当我向协会告别,并且带着一切应有的荣誉而被放走的时候,他生气地溜走了。在讨论他的时候,毕尔格尔斯在场,他是前天晚上来到这里的。

我们的工人们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做得**十分出色**;没有一句话提到赠送的二十六本书和二十七幅地图,他们以最大的冷淡和最无情的态度对待了伯恩施太德,所以当我结束我的发言的时候,在我手中掌握着足以使他落选的绝大多数票。瓦劳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把他处理得更坏一些,我们在使他受到耻辱的情况下吸收了他。这事给协会造成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工人们第

一次起到了作用,击破种种阴谋而掌握了大会,从而使那个想在他们中间扮演头面角色的人老实起来。只有几个办事员之类的人仍然不满,群众是热情拥护我们的。他们感觉到,一旦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就会成为怎样的一种力量。

今天上午我到“瑞士”咖啡馆去了,伯恩施太德当然没有露面。——但是,迎接我的是维尔特和载勒尔,他们刚才和伯恩施太德谈过话,而载勒尔一贯是俯首听命和阿谀奉承的,我当然没有理睬他。还有,昨天的会议是这样富有戏剧性,会议的进行和展开是这样成功,以致巴黎的沃尔弗单纯出于对这件事的美学感觉马上就站到了我们方面。今天我还去找过阿·巴泰尔斯,并且向他声明:德意志协会对星期一所发生的事情不负丝毫责任;克吕格尔、伯恩施太德、莫腊斯、载勒尔和海尔堡等人连会员都不是;在德意志协会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整个这件事,其目的显然是要同协会竞争。明天,还要发出一封这样内容的信给若特兰,由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安贝尔那里,我明天同鲁普斯一起去。此外,关于我离开此地后布鲁塞尔“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组织委员会里的空缺问题,我写了一封信给若特兰,内容如下:

“阁下:由于我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几个月,我认为我无法完成荣幸地受9月27日会议委托的任务。

因此,我请您从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当中找一个人,参加负责建立一个国际民主团体的委员会工作。

我冒昧地向您推荐一位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当时参加了会议的话,会议本来会选他担任我的职务,由于他没有出席,大家委托我担任了这个职务。我说的是马克思先生,我深信,他最有资格在这个委员会中代表德国民主派。因此,不是马克思先

生将代替我的职务,而是我当时在会议上代替了马克思先生。请您接受……”

因为我事先已经和若特兰约定:我将用书面通知他我要离开此地的事,并且建议让你参加委员会。若特兰也到外地去了,两星期后才回来。如果这整个事情没有什么结果(我想可能如此),那末海尔堡的建议就是落空了;而如果有什么结果的话,那末显然正是我们予以实现的。不管怎样,我们已经使你,和继你之后的我,被公认为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而且,全部阴谋也都一败涂地了。

今天晚上举行了支部会议。⁹³由我主持。除瓦劳以外(这个人已悔悟,他昨天的行动是可以找出各种理由的,我也承认这些理由有根据),大家对于处置伯恩施太德事件的喜悦心情是一致的。这些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他们是第一次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一种力量来对付别人,而且他们感到极为骄傲的是,一切都进行得如此顺利,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云格快乐到了极点,里德尔高兴得都不知道做什么好,甚至年轻的奥内曼斯也洋洋得意,象一只神气的斗鸡。我还要再次重复地说,这个事件使协会内部和协会对外影响都获得了一个惊人的进展,而且今后还会起这样的作用。那些从来不言语的人也攻击了伯恩施太德。甚至阴谋也帮助我们:一方面,伯恩施太德到处散布说,是德意志民主主义工人协会举行了大会,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否认了一切;由于这两种情况,使得协会在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那里到处被谈论着,而且被看作一个十分重要的、多少有些神秘的力量。“德国民主派在布鲁塞尔正在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巴泰尔斯今天早晨这样说。

顺便说一下,在委员会给若特兰的信上也有你的名字。日果将以代理马克思的书记身分来签字。

请你尽速处理你的钱的问题,回到这里来。我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儿,但是,我却不得不在这里耐心等待这些阴谋的结束。我现在无论如何也走不开了。因此,你来得越快越好。不过首先要把钱的问题安排好。无论如何,我尽一切可能坚守我的岗位;只要有可能,就一直等到你来。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希望你快些来。

你的 恩格斯

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1847年10月 [25]—26 日于巴黎

亲爱的巴托罗缪:

我今天才能够写信给你,因为我今天才有机会看到小个子路易·勃朗(经过同看门的女人的剧烈斗争之后)。我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结果是小个子对一切都表示同意。他十分客气,十分亲切,而且看起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同我们建立最密切的关系。以保护人自居的法国人派头他也是完全没有的。我曾经写信告诉他,我是正式受伦敦、布鲁塞尔和莱茵地区民主派的全权委托,同时也是以宪章派代表的身分要去拜访他。他详细地打听了各种情况;我对他描述了我们党的极其良好的情况,谈到瑞士、雅科比和我们同盟者巴登人等等。

我说你是领袖:“您可以把马克思先生看做我们党(就是说,德

国民主派中最先进的一派,我在他面前就是这一派的代表)的领袖,并且把他最近出版的反对蒲鲁东先生的著作^①看作我们的纲领”。他对此十分注意。最后他答应在《改革报》上就你的这本著作发表意见。他告诉我很多目前工人中的地下运动的事情:说工人们已经把他的《劳动组织》这本书廉价印了三千册,而且两星期以后不得不再版了三千册;他说,工人们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革命,不过,他们已经学会了等待适当的时机,不搞暴动,只进行有把握获得成功决定性打击等等。此外,他对于工人显然也不再抱保护人的态度。

“当我看到拉马丁先生的新纲领这种东西时,我不禁感到好笑!为了正确地判断法国社会的现状,必须处于能够了解一切事物的地位,能够早晨拜访一个部长,午后拜访一个商人,晚上拜访一个工人。行将到来的革命完全不同于一切过去的革命,它要彻底得多,所以老是只反对君主简直是愚蠢”,等等。

归根到底他是十分殷勤而热心的。你看,跟这个人一切都搞得很好,他抱有最良好的愿望。他带着很大的同情心谈到你;他为你彼此有些冷淡地分手而感到十分遗憾,如此等等。他仍然十分乐意在巴黎出版德文和法文的评论杂志。这一点以后也许可以利用。——他问到卢格的情况,我对他说了些不愉快的事:“他已经成为普鲁士议会的颂扬者,而且还是在议会无结果地解散以后”。⁹⁴——“这就是说,他倒退了一步?”——“当然。”

我同弗洛孔老爹的关系也十分好。我先是以英国人代表的身分同他谈话,并且以哈尼的名义问他,为什么他对《星报》那样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冷淡。他说,是的,他很遗憾,他原是很想写一写该报的事情的,只是编辑部里没有人懂得英文!我提议每星期替他写一篇文章,他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当我告诉他,我是《星报》的通讯员时,他大为感动。如果情况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末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能够赢得整个这一派了。弗洛孔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篇关于宪章运动的简述自己使用,他对于宪章运动丝毫不了解。我现在马上就要到他那里去,设法把他进一步网罗过来。我要告诉他,《工场》要求我合作(这是真的,我今晚还要去),如果他,弗洛孔,能够妥当行事,我将加以拒绝。这会打动他那正直的心。——如果我在这里再呆一些时候,并且能更好地用法文写作,那末我就要对《独立评论》下手。

我完全忘记问路·勃朗,为什么他没有采用你的关于大会的文章⁹⁵。如果下次他到我这里来的话,我一定责备他。此外,我怀疑他究竟是否收到了你的书^①。他今天完全不能想起这件事。在我快离开他那里时,关于这件事他也说得很含糊。过几天我要弄清这件事。他如果没有书的话,我把我的一本给他。

瞧吧,小贝尔奈斯在这里四处奔跑,把自己扮演成一个被所有的人遗弃的“受难者”,而他则“用金钱或者善意的劝告帮助了所有的人”(原话如此),但这个畜生却有 a horse and gig——一匹马和一辆轻便马车!当然,这是属于伯恩施太因的,但这无关紧要。正是这个今天自称为不幸的、无钱的受难者,明天却吹嘘自己是唯一会赚钱的人。他对于普拉兰案件⁹⁶已经写了二十一个印张(!);这本书将要在瑞士出版。这本书的主旨是,受难者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不是公爵夫人，而是公爵!! 对于他的吹嘘受难这一套，我的回答是：要求他把过去欠我的六十法郎还我。他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实业家了，并且以此自夸。此外，他还是一个疯子。——甚至艾韦贝克对他也很恼火。

我还没有见到卡贝。他似乎为自己能离开这儿而高兴。他觉察到，这里的局面已开始变得动摇不定。弗洛孔愿意开始行动，而路·勃朗不愿意，这是完全对的，虽然路·勃朗也参加了各式各样的事件，并且事先就高兴地想到，资产阶级会在突然爆发的革命面前突然失去自己的安全。

我到弗洛孔老爹那里去了一次。这个好人对我极为诚恳，我用真诚的直率态度向他叙述了我同《工场》的来往经过，几乎使他感动得流泪。我从《工场》谈到《国民报》：“当我们在布鲁塞尔讨论我们应该去找法国民主派中哪一派的时候，我们一致的意见是，必须首先同《改革报》建立联系，因为在国外对《国民报》存在着强烈的和完全有根据的成见。首先，这个报纸的各种民族偏见妨害着它同别人接近”。——“是的，是的，一点不错”，弗洛孔说，“这甚至就是《改革报》创办的原因；我们从第一天起就宣布：我们不希望侵略别人。”——“而且”，我继续说道，“如果说我可以相信我的先行者（因为我从未到《国民报》去过）的话，那些先生们老是装出一种愿意保护外国人的样子，而这也是完全同他们的民族偏见一致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他们的保护，我们不要任何一个保护者，我们要的是同盟者”。——“对呀，但是我们完全不同，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上面去”。——“这是确实的，因此我对《改革报》的先生们的这种态度只能表示赞扬。”

幸亏我向小个子勃朗提了一下我们的事情。看来他已把你的大会演讲稿不知扔到那里了；今天他立即把它找了出来，寄给了弗洛孔，并附去一封要求立即付印的紧急信。我向弗洛孔解释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对于何故、如何、何时一概不了解，因为勃朗没有作任何说明就把演讲稿寄给了他。弗洛孔十分惋惜这篇演说已经过时；他完全赞同这篇演说，不过现在是太晚了。然而他要看一看，可否安插在文章中。他说，他要尽最大可能去做。

《改革报》上那篇评论拉马丁善良愿望的文章是路·勃朗写的，这你一定会看出来。文章写得不坏，在各方面都要比老一套的弗洛孔好上一千倍。如果不是恰在此时他是拉马丁的竞争者，那他攻击拉马丁一定更厉害一些。

你看，这些人对我们是再好不过了。我同他们的关系现在就已比艾韦贝克同他们历来的关系要好上十倍。现在我要完全禁止艾韦贝克为《改革报》写稿。他可以滚到《国民报》去，在那里同费奈迭之流竞争去；他在那里是没有害处的，同时什么东西也不会给他发表。

接着我还到《工场》去了一趟。我把纠正上一期刊登的关于英国工人情况的一篇文章的稿子带去了，这篇纠正稿也将被发表^①。这些先生们十分殷勤；我向他们讲了一大堆有关英国工人等等的趣闻。他们迫切要求我同他们合作，不过我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这样做。你想想看，总编辑认为，最好是由英国工人致函法国工人，建议他们反对自由贸易运动和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劳动。多么英勇的自我牺牲啊！但他这么一来甚至在自己人

① 弗·恩格斯《英国的雇主和工人》。——编者注

当中也把自己弄垮台了。

此外,对这些人,我已经用不着作任何让步。我对路·勃朗说,我们同他们在一切实际问题和时局问题上是一致的;在纯理论问题上我们也正朝一个目标走;他的著作^①第一卷中所阐述的那些原则,在许多方面同我们的原则是一致的;至于其他的问题,他可以在你的著作中找到比较详细的叙述。关于宗教问题,我们认为完全是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同一党派内的人们互相争执的理由。尽管如此,对于理论问题进行友好的讨论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对此他表示完全同意。

鲁普斯^②曾估计我很快就会遇到常务局⁹⁷的成员,完全叫他说对了。我到这里还没有三天,就在意大利林荫道上跟载勒尔碰了个满怀。你们想必早就知道,他已经完全失败了,而且不想回去。他奔跑于各个法国的通讯常务局之间,企图找个饭碗。自此以后我就没有再遇见过他,不知道他情况怎么样了。关于《改革报》的事情他如果插手,那就必须拒绝承认他。

请你问一下该死的伯恩施太德,他不把他的报纸^③寄给我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够老是到施特劳宾人⁵⁰那里去找报纸。如果他推说不知道我的地址,就把地址告诉他:新圣马丁街5号。一旦有可能,我就寄给他几篇文章。

在施特劳宾人中间情况是极度的混乱。在我到达的前几天,最后的一些格律恩分子(整个一个支部)被赶了出去,不过其中半

① 路·勃朗《法国革命史》82。——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③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数是会回来的。现在我们总共只有三十个人。我立即建立了一个宣传支部，整天奔跑，指点这指点那。我立即被选进了区部，任务是搞通讯。有二十到三十个人正待接收入盟。我们很快又会更加壮大起来了。对莫泽斯^①，我开了一个很厉害的玩笑（此事请保密）。他的确写成了一篇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稿。⁹⁸而我就在上星期五的区部会议上对这篇稿子按问题逐个进行了分析，我还没有来得及谈到一半，大家就表示满意了。在没有任何反对的情况下，委托我草拟一篇新的教义问答^②在本星期五的区部会议上进行讨论，并且要背着各支部直接寄往伦敦。当然，这件事要严守秘密，否则我们全都要被免职，并且会造成一场大闹。

波尔恩将要到布鲁塞尔你们那里去，他是去伦敦的。⁹⁹也许在这封信到达以前他就到了。他是这样冒失，竟要经过普鲁士，沿莱茵河顺流而下，冒着被捕的危险。在他到达时，请给他指点指点，这个小伙子最能掌握我们的观点，所以如果给他点训练，他在伦敦也非常有用。

唉，我的天，我差点儿忘记了伟大的海因岑从阿尔卑斯山顶上向我浇下的脏水¹⁰⁰。真幸运，这些东西密密麻麻地刊登在一期上，没有一个人能看到底，连我自己也有好几次不得不停下来换一口气。这样的蠢材！如果说，我先前曾经说他不会写，那末，现在必须再添一个他也不会读，而且看来他连加减乘除也学得不很好。这个蠢驴应该读一读菲·奥康瑙尔在最近一期《星报》上发表的给几家激进派报纸的信¹⁰¹，这封信用“你们这些坏蛋”开头和结尾；这样他就会看到，自己在骂人方面是太无能了。你狠狠地

① 赫斯。——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编者注

教训一下这个愚蠢粗笨的家伙吧。你最好是作一个十分简短的回答。我不能亲自答复这种攻击，这绝对不可能——除非打他几个耳光。

星期二

我的文章^①已登在《改革报》上。奇怪的是弗洛孔没有改动一个字，这件事使我十分惊奇。

我还没有到海涅老爹那里去过。你可以想象，我是如何要命地忙于所有这些事情，必须拚命奔跑和写文章。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我已经往爱北斐特写过信，并且每天都期待接到回信。请你马上回信。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恩格斯

请你一定阅读一下最近一期《星报》上登载的奥康瑞尔的对六个激进派报纸的文章，这是一篇有天才的骂人杰作，好多地方超过科贝特，同莎士比亚相似。

可怜的莫泽斯是怎么搞的，不断地在报上发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的幻想？¹⁰²

① 弗·恩格斯《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编者注

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1847年11月 [14—] 15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为了你的书^①的问题曾多次派那个莱茵哈特去弗兰克那里，直到昨天我才终于出乎意外地知道，弗兰克这条狗起初把很多册免费书寄给了法国人，到处每册索取十五苏的费用，又从各处把这些书收了回来。在这以后，那些被要回来的书就和其他那些根本还没有发出去的书一起，搁置在他那里；直到现在，即几天前，他才把这些书寄给有关的人，不再要十五苏了。所以，沉默的阴谋是弗兰克先生搞的！我立即跑到路·勃朗那里，前几天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守卫去了（这个小个子戴着熊皮帽！）；这一次我见到了他，然而那本书他还没有收到！我终于把自己的一本书要回来了，必要时可能用得着。今天星期天什么事也不能做。我已经和莱茵哈特约好明天见面，他应该立即陪我到弗兰克那里去，本来早就应该去了，只是由于这个莱茵哈特粗心大意而没有去成。他应该把我介绍给弗兰克，因为我没有任何介绍信交给这个家伙。我将为路·勃朗弄到一本，并且要立即带给他。而弗洛孔是怎样的一匹蠢驴啊！昨天路·勃朗对我说，弗洛孔认为你的论自由贸易的文章¹⁰³，有些混乱！！！！这个头脑混乱的畜生！我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当然发表了反对意见。这个小个子说，“噢，我不是这样看的，相反，我很喜欢那篇文章，老实说，我不知道弗洛孔先生究竟……”

总之（他谈到弗洛孔时做了一个带有几分含蓄意味的鬼脸）这是他告诉我的”。总之，《改革报》编辑部的组成极其糟糕。论英国危机的文章和一切经济方面的文章通常是由一个毫无用处而妄自尊大的廉价文人制造出来的，他大概是根据某一个通讯社的交易所文章来研究这些问题，他用一种巴黎四等银行家手下的三等办事员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用一种被英国人叫做“实际主义者”的稳妥态度来判断一切。弗洛孔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并且越来越使我觉得他眼光短浅。最多可以说，他是一个抱有善良愿望的人。路·勃朗也不掩饰他对弗洛孔的藐视。

星期一

我没有见到该死的莱茵哈特。今晚我再去一趟。不管怎么样到明天我一定要把整个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我不马上再写信给你，那就是说一切都办妥了。

昨晚进行了代表选举。¹⁰⁴经过一个极其混乱的会议以后，我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当选。这一次我完全没有暗中进行活动，而且也没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反对纯粹是做做样子；一位工人被提了名也是做做样子，而提议他的那些人都投票选了我。

钱都来了。请你写信告诉我，你和特德斯科去不去。如果你们不能上那儿去，我也不能一个人去，不能一个人参加代表大会，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们两人不能去，那末事情就完蛋了，就要拖延几个月。如果是这样，请你给伦敦写信，好及时把这件事通知各处。

弗洛孔还对路·勃朗说,你的文章,为了能够采用,必须作些修改,使它更“明确”些。路·勃朗请求我以他的名义向弗洛孔再次提一提这篇文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去这样做要好得多。弗洛孔竟能使这篇文章更明确些,真是荒诞之极!我简直不能理解这种愚蠢的短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路·勃朗在我面前多少有些为他的这位同事先生感到惭愧。但这有什么办法!我将让弗洛孔去干他愿意干的事,不愿去同他多扯了,主要是尽量同路·勃朗打交道,他总算是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最有头脑的。对《国民报》完全无能为力,这家报纸越来越目光短浅,并且越来越同巴罗和梯也尔联合起来,利尔的宴会就证明了这一点。¹⁰⁵

载勒尔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你的书在这里销路很坏。这是不真实的。弗兰克对莱茵哈特说过,他对于销售情况总的说来是满意的。不管弗兰克怎样行为荒唐,看来他已经销售了四十本左右了。下封信中我再详细谈这个问题吧。载勒尔(他不久以前到过我这里,由于受到十分冷淡的接待而没有再来)言之凿凿地说,他把铺盖、家俱和纸等等都留在布鲁塞尔了,数量很多,足够用来救济沃尔弗和海尔堡。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末要注意,至少不要让鲁普斯^①在这件事上受海尔堡的骗。但看来这不过是吹牛。

路特希尔德从新公债中赚得一千万法郎——纯利四厘。

我在去伦敦途中不能到布鲁塞尔去了,因为手头的钱太紧。我们只好约定在奥斯坦德见面——27号(星期六)晚上,星期日渡过拉芒什海峡,以便星期一我们就能够开始工作。可能在29日,星期一,波兰纪念日,“民主派兄弟协会”会进行某些活动,而我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们则必须出席。¹⁰⁶这将是很好的事情。你在伦敦要作一次法语演说，然后我们把它登在《改革报》上。为了能够在法国人中间发表意见，德国人一定要**做出**一些事情。一次演说将胜过十篇文章和一百次访问。

你在10月2日的《北极星报》上大概已经看到哈尼和“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召开一次民主派代表大会的要求。支持这个要求吧。我在法国人中间也一定加以支持。可以争取明年在伦敦召开这个代表大会，也许同我们的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如果这个代表大会能够举行，那末这对法国人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并且使他们谦虚一些。如果这个代表大会开不成，那末就是由于法国人的缘故而失败的，法国人至少会被迫作一个表白。如果能在布鲁塞尔召开就更好了，在伦敦，菲格斯^①可能干些蠢事。

别的新闻没有了。请你把附信交给伯恩施太德，并且立即写信告诉我你是否去伦敦。

你的 恩·

如果你还有画家^②的地址，请给他写封信。这会更好一些。

海涅让我向你问好。他非常虚弱，看来有些颓唐。到底是谁把你的文章寄给路·勃朗的？他说，信是由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署名的。他把文章压得很久，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

[信的背面写着]

布鲁塞尔伊克塞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① 菲格斯·奥康瑙尔。——编者注

② 阿·弗·克尔纳。——编者注

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1847年11月23—24日]

星期二晚上 [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晚上才把我去的事^①定下来。这样，星期六晚上在奥斯坦德，在正对火车站的喷泉旁边的“王冠”旅馆见面，星期日早晨过拉芒什海峡。你们如果乘四点到五点之间的火车动身，将大致和我同时到达。

如果发生意外，星期日没有开往多维尔的邮船，请立即回信告我。就是说，既然这封信你将在星期四早晨接到，那就务必马上去打听一下，如果需要回信给我，就在当天晚上（我认为要在五点钟以前）把信投到邮政总局去。所以，如果你想对我们的约会作些变动，那还来得及。如果我星期五早晨接不到你的回信，那末我就要肯定星期六晚上在“王冠”旅馆和你以及特德斯科见面了。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商讨所有的事情；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¹⁰⁷

我迄今为止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不禁止莫泽斯^②发表他的那些流言。这在这里造成了可怕的混乱，使我不得不在工人中间发表长而又长的反驳。一系列区部会议都耗费在这上面，在

① 见本卷第118—119页。——编者注

② 赫斯。——编者注

[illegible]

Simplex abrupt.

C. date.

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1847年11月23—24日]

星期二晚上 [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晚上才把我去的事^①定下来。这样，星期六晚上在奥斯坦德，在正对火车站的喷泉旁边的“王冠”旅馆见面，星期日早晨过拉芒什海峡。你们如果乘四点到五点之间的火车动身，将大致和我同时到达。

如果发生意外，星期日没有开往多维尔的邮船，请立即回信告我。就是说，既然这封信你将在星期四早晨接到，那就务必马上去打听一下，如果需要回信给我，就在当天晚上（我认为要在五点钟以前）把信投到邮政总局去。所以，如果你想对我们的约会作些变动，那还来得及。如果我星期五早晨接不到你的回信，那末我就要肯定星期六晚上在“王冠”旅馆和你以及特德斯科见面了。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商讨所有的事情；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¹⁰⁷

我迄今为止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不禁止莫泽斯^②发表他的那些流言。这在这里造成了可怕的混乱，使我不得不在工人中间发表长而又长的反驳。一系列区部会议都耗费在这上面，在

① 见本卷第118—119页。——编者注

② 赫斯。——编者注

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1847年11月23—24日]

星期二晚上 [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晚上才把我去的事^①定下来。这样，星期六晚上在奥斯坦德，在正对火车站的喷泉旁边的“王冠”旅馆见面，星期日早晨过拉芒什海峡。你们如果乘四点到五点之间的火车动身，将大致和我同时到达。

如果发生意外，星期日没有开往多维尔的邮船，请立即回信告我。就是说，既然这封信你将在星期四早晨接到，那就务必马上去打听一下，如果需要回信给我，就在当天晚上（我认为要在五点钟以前）把信投到邮政总局去。所以，如果你想对我们的约会作些变动，那还来得及。如果我星期五早晨接不到你的回信，那末我就要肯定星期六晚上在“王冠”旅馆和你以及特德斯科见面了。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商讨所有的事情；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¹⁰⁷

我迄今为止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不禁止莫泽斯^②发表他的那些流言。这在这里造成了可怕的混乱，使我不得不在工人中间发表长而又长的反驳。一系列区部会议都耗费在这上面，在

① 见本卷第118—119页。——编者注

② 赫斯。——编者注

西还根本没有提请批准,但是我想,除了某些小而又小的地方,要做到其中至少不包含任何违背我们观点的东西。

星期三早晨

刚才收到你的信,信中所说的事情我上面所写的已经回答了。我到路·勃朗那里去过了。但很不走运——他到外地去了,也许今天会回来。明天,必要时后天,我再去一趟。——星期五晚上我还不能够到达奥斯坦德,因为钱要到星期五才能凑齐。

你的表兄弟菲利浦斯今天早晨上我这儿来过。

如果你能向波尔恩灌输一点东西,他将能写出很好的演讲词。有一个工人做德国人的代表,这很好。但是,必须使鲁普斯^①抛弃过分的谦逊。这个出色的人是必须推到第一线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千万不要派维尔特去当代表!他总是十分懒惰,只是那次会议上的一时的成功¹⁰⁸才使他上了点劲!而且他还想继续做一个独立的盟员。就让他继续自行其是吧。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848年

24

恩格斯致马克思¹⁰⁹

布鲁塞尔

1848年1月14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写信给你，原因是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能找见该死的路易·勃朗。这无疑是他故意安排的。但我仍然要找见他——我将每天都去一趟，或者在咖啡馆里守候他。与此相反，对弗洛孔老爹还能做些工作。《布鲁塞尔报》和《北极星报》袒护《改革报》，反对《国民报》，使他异常高兴。^①甚至对路·勃朗和赖德律-洛兰的批评，以及我声明我们现已决定在伦敦公开以共产主义者身分进行活动的话，都没有使他不安。当然，他提了些很妙的道理来辩驳：“你们会导致专制，你们会扼杀法国的革命；我国有一千一百万小农，他们同时又是最狂热的私有者，”如此等等，虽然他也骂过这些

① 弗·恩格斯《〈改革报〉和〈国民报〉》，《“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改革”方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会。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大会。弗洛孔先生的演说。〈改革报〉和〈国民报〉》。——编者注

农民,——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的原则彼此太接近了,我们应该携起手来;至于我们,我们将尽自己的力量支持你们”,等等。

莫泽斯^①事件非常好笑,虽然这事被公开作了宣扬也使我感到不快。在布鲁塞尔,除你以外只有日果和鲁普斯^②知道这件事,——还有波尔恩,那是在我在巴黎有一次酩酊之中向他讲的。好啦,反正都是一样。莫泽斯威胁说要动手枪,在布鲁塞尔到处显示他的绿帽子,而且还在伯恩施太德那里显示了一下,必定是令人高兴之极!斐迪南·沃尔弗臆造的关于文件的谎言使我笑得要死,而莫泽斯却相信了它!但是,如果这头蠢驴要坚持他那无聊的关于强奸的谎言,那末我会把以前的,现在的和今后的那些叫他气得发昏的细节都提供给他。要知道,这头巴兰的母驴早在去年7月,在巴黎这里,就曾经十分正式地向我吐露过委身之爱,并且把她的家庭生活的最隐秘的秘密都透露给我!她对我的发怒是纯粹的失恋。但是,我在瓦朗西恩对莫泽斯方面所考虑的,只是次要的;而首先我想要报复他们对玛丽^③所作的那种卑鄙行为。

“浓烈的葡萄酒”缩成了三分之一瓶的波尔多酒。遗憾的只是,头戴绿帽子的齐格弗里特没有在工人协会中把自己的不幸境遇写成一个正式的文件。但是,他可以随便对我所有的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情人实行报复,并且我给他介绍两位:(1)一个大个儿的佛来米女人,她现在住在我过去的寓所里,伊克塞尔路87号一楼,名叫约瑟芬纳小姐;(2)一个法国人费里西德小姐,她将于本月23

① 赫斯。——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③ 玛丽·白恩士。——编者注

日星期日从科伦乘第一次火车到布鲁塞尔,以便前往巴黎。如果在两人之中他一个也没有取得成功,那就十分不幸了。请把这些消息告诉他,让他能够认识到我的真心诚意。我一定要公平地对待他。

海涅濒于死亡。两个星期以前我看过他,他卧床不起,神经痛发作。昨天他曾经起床,但是极为痛苦。他只能扶着墙勉强走三步,从安乐椅移到床边,再移回来。而且,住所里的杂音——木工的敲打声,锤子的打击声等等,闹得使他发狂。他智力上也有些衰退。海因岑曾经要去看他,但没有得到允许。

昨天我也看了海尔维格。他和他的家里人都患了流行性感冒,有些老太太正在那里看望他。他对我说,米希勒的第二卷¹¹⁰非常成功,路·勃朗的第二卷^①黯然失色了。这两本书哪一本我都还没有看过,因为我缺钱而没有能在图书馆订购。一般说来,米希勒的成功可以说只是由于他遭到免职以及他的资产阶级性质。

这里同盟^②的情况很令人难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松懈和互相之间的无谓嫉妒。魏特林主义⁴⁰和蒲鲁东主义确实是这些蠢驴的生活条件的最完整的反映,所以对此毫无办法。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是道地的施特劳宾人⁵⁰,衰老下去的粗人,而另一些人是新兴的小资产者。一个象爱尔兰人那样靠着压低法国人工资来生活的阶级,是毫不中用的。现在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尝试,如果这次不成功,我就放弃这种宣传。希望伦敦的文件^③快点来,使这项工

① 路·勃朗《法国革命史》⁸²。——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⁸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作重新活跃一些;那时我将利用时机。这些人由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代表大会^①的任何结果,当然会十分松劲。我现在正同施土姆普弗和诺伊贝克介绍给我的一些新工人来往,但还不能说会有什么结果。

请告诉伯恩施太德:(1)对这里的工人,他不应当在订阅方面采取那种商业上的严格态度,否则他会失去他们所有的人;(2)莫泽斯给他介绍的那个代理人,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废物,并且十分虚荣,但只有他还愿意而且能够做这件事,所以不宜推开他;这个人很努力,但他不能自己掏钱补上,虽然他**已经这样做了**。他不得不用自己收入的钱来弥补通讯等等的开支……^②;(3)如果他要向这里寄零份的报纸^③,最多每一号不要超过十到十五份,而且**要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大包邮件通常是送到杜沙特尔的部里,在那里取邮件要费很多时间;而且为了进行破坏,那里还加收很多的信件补加费。象这样的邮包要付六到八法郎,但如果一定要付,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埃塞伦曾经想要在列日找一个铁路列车员来办这件事情;请你写信到列日去,把这件事办妥;(4)那些还留在这里的报纸,已经利用机会寄往南德意志了。以后如有机会,让伯恩施太德再寄一些新报纸来,以便在咖啡馆等处进行宣传;(5)这几天内伯恩施太德将收到一篇文章^④和有关普鲁士财政的历史概论。但你必须把有关1843年委员会¹¹¹的那部分再看一遍并加以必要的修改,因为这个概论是以非常模糊的回忆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③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编者注

录为根据写成的。

如果莫泽斯事件会使你在《布鲁塞尔报》上攻击他,我将非常高兴。真不明白怎么这个人到现在还留在布鲁塞尔。这又是一个把他赶到佛尔维耶去的理由。关于同《改革报》的事,我即将想办法。^①

你的 恩·

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1848年1月21日]星期五晚上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终于找到路·勃朗了,并且了解到为什么我总不能找到他的原因。你看,这个矮小的著作界大老爷仅仅在星期四而且只是午后才接见客人!关于这点他既没有直接地对我说过,也没有让他的看门人告诉过我。在他那里,当然有许多蠢驴,拉蒙·德·拉·萨格拉就是其中的一个;此人给了我一本小册子¹¹²,我现在随信一起寄给你。这本小册子我还没有看过。后来,我终于能够同路易·勃朗谈了几分钟我们的事情。他吞吞吐吐地承认,说还没有时间读完你的书^②……“我浏览了一下,发现蒲鲁东先生在这本书里受到相当厉害的攻击……”——“好啦”,我问道,“您现在能不能把您曾经答应为《改革报》写的那篇文章写一下呢?”——“文章?哎呀,我的

① 见本卷第130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天,不行,我的出版者都正在围着我要稿子!这样办吧:文章您自己写,我把它登在《改革报》上”。事情就这样商定了。其实,这样做于你无损。至少是,由我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要比他叙述得正确。我将直接拿我们的观点去对照他的观点——这就是能够做到的一切,在《改革报》上是不能做反对《改革报》的结论的。文章我马上就动手写。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伯恩施太德,叫他不要给《改革报》写文章谈你的事情呢?当伯恩施太德的文章和论宪章派的几篇文章同时在《改革报》上登出时,我的文章已经写好,¹¹³我是等待论宪章派的文章登出后再把我的文章寄去的。我的文章比那篇短短的报道要长得多,而且在那篇报道里把你的名字还弄错了。我已告诉弗洛孔要他改正这个刊误;这事他昨天没有办,而今天我没有看到《改革报》。但这并不重要。

你的演说^①出版时,请立即给我寄来四、五份,我要分送给《改革报》、路·勃朗和德·拉·萨格拉(给《和平民主日报》)等。我现在可以由此发挥成一篇较长的文章,因为写报道是太短了。

至于路·勃朗,他应该受到惩罚。你要对他的《革命》写一篇批评性文章给《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切实向他表明我们比他高得多——在形式上要友好,但是在内容上要坚决地肯定我们高明。这一点将会有人告诉他的。应该让这个小苏丹稍稍知道一点厉害。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唯一的长处还是理论方面,但是,这些社会科学的捍卫者们,“充足生产律”等等的捍卫者们,对这一点却是非常看重的。这些人追求这个无人知晓的定律真是太妙了。他们想要找

①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

到一个定律,用这个定律使生产增加到十倍。他们象寓言里的马车夫一样,到处寻找一个能替他们把社会马车从泥泞中拉出来的海格立斯。而海格立斯就在他们掌握之中。“充足生产律”就在于使人们“充足地”生产。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点,那末任何符咒都帮助不了他们。取得特许证的发明家们对充足生产所作的贡献,比较尽脑汁追求科学的整个路·勃朗要多得多。

我对贝尔奈斯的上次来信回了一封语调非常讽刺的信,我表示遗憾,说他的公平态度夺去我最后的安慰——做一个象普兰兰那样的、不被承认的高尚的人。他仰天悲叹地把这封信退给了我,并且表示我们的通信关系就此结束。阿们。

没有什么新闻了。请快点回信。

你的 恩·

26

恩格斯致马克思¹¹⁴

巴 黎

[1848年]3月 8—9日于布鲁塞尔
卢万新马路13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希望明天能接到你的信。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星期日晚上,若特兰在民主协会叙述了关于你和你夫人的事件。¹¹⁵我去迟了没有听到他的话,仅仅听到佩列林的几句愤怒的佛来米语。日果也发了言,谈到这个问题。卢

布林纳为此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里的律师们都非常激愤，迈因茨希望起诉，并且希望你以民事原告的身分对侵入住宅等罪行提出控告。日果也应该提出控告。如果能这样做，那太好了，尽管政府声称将把肇事者撤职。昨天迈因茨已将必要的文件提供给卡斯提奥，以便就此事提出质问；我想明天或者后天就会提出。这个事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且非常有助于缓和德国人的憎恶。

鲁普斯^①在上星期日上午十一点钟被带到火车站，送往瓦朗西恩去了；他从那里有信来，看来他还在那里。没有对他进行审讯。甚至没有允许他回家取自己的东西！

没有来碰我。从这些家伙流露的一些言谈来看，他们害怕驱逐我，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曾给过我身分证，这可以用来对付他们。

科伦发生的事件是令人不愉快的。三个杰出的人坐了牢。¹¹⁶我同事件的一个积极参加者谈过。他们曾经打算行动起来，但是，他们不去收集本来很容易弄到的武器，而是手无寸铁地前往市政厅，让人包围了自己。据称，军队的大部分都是赞成他们的。事情一开始就非常蠢笨；如果这个消息可靠，那末，他们本来可以平安行事，并且在两小时内解决问题。但是，一切都安排得惊人地蠢笨。

我们的科伦的老朋友们¹¹⁷看来是全然袖手旁观的，虽然曾经共同决定采取行动。小德斯特尔、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尽管那时在市政府正需要小博士^②在场。

德国别处的消息很好。在拿骚，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在慕尼黑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德斯特尔。——编者注

黑,大学生、艺术家和工人正在进行真正的起义;在加塞尔,革命一触即发;在柏林,是极度的恐慌和动摇;在整个西德意志,已宣布出版自由和建立国民自卫军。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

就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仍然顽固下去吧!那时一切都赢得了,过几个月就会发生德国革命。看他敢牢牢抓住自己的封建形式不放!不过鬼才知道这个可笑而疯狂的家伙会干出什么来。

科伦的整个小资产阶级都主张加入法兰西共和国;目前那里正盛行回忆1797年¹¹⁸。

特德斯科仍然在坐牢。¹¹⁹我不知道他何时受审。

关于你的事件,已经给《北极星报》寄去了一篇万分激愤的文章^①。

星期日晚上,民主协会的会议开得异常平静。会上决定了向两院提出一份请愿书,要求两院立即解散,并根据新的选举条件进行新的选举。政府是不愿意解散两院的,但是它将不得不这样做。请愿书明天晚上将被通过,并且当场签名。若特兰向市长和市政府的请愿得到了一个非常客气的否定的答复。

你想象不到这里是多么平静。昨天晚上举行的狂欢节,和往常完全一样;关于法兰西共和国,几乎不再谈论了。在咖啡馆里几乎不用费力、不用等候就可以得到法国报纸。如果不知道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能不这样,那末就会以为,这里一切都完了。

因你所受的迫害而愤怒的若特兰,在星期日作了一个很好的演说:罗日埃的暴力促使他承认了阶级对立。他大骂大资产阶级,并且谈到诚然是非常平凡的、幻想的、但总算是经济学的细节,希

① 弗·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信》。——编者注

望向小资产阶级证明,在共和国制度下收入良好、消费很多的工人阶级对它来说会是一个比宫廷和为数很少的贵族更好的主顾。和奥康瑙尔完全一样。

我已经来不及将这封信送到邮局了,——明天再写。

星期四

没有什么新闻;你的文章^①我在《改革报》上已经看到了。在英国也闹起来了,更好。

如果你在接到这封信之前还没有写信给我的话,请马上就写。

我的行李刚刚从巴黎运来,连纳税等等在內,让我花了五十法郎,真开玩笑!

再见。

你的 恩格斯

去过你那里的那个警官助手据说已经免职了。这个事件在这里的小资产者中间激起了强烈的愤怒。

[信的背面写着]

巴黎博马舍林荫路75号格泽耳太太转交卡尔·马克思先生

^① 卡·马克思《给〈改革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鲁塞尔

[1848 年 3 月 12 日左右]

于巴黎新麦尼尔蒙坦路

(博马舍林荫路) 10 号

亲爱的恩格斯:

请向布赖埃尔取一百法郎 (这是他发誓答应要在一星期之后还我的), 向日果取三十法郎, 向赫斯取十法郎。我希望布赖埃尔这时会履行自己的诺言。

迈因茨将在卡斯耳那里贴现一张一百十四法郎的期票, 并将此款付给你。你把所有这些钱收起来用吧。《改革报》在谈到你时语调很友好。弗洛孔病了, 我还没有看到他。载勒尔散布的谣言在德国人中间流传很广。阿拉尔直到现在还没有被革命抛弃到一边去。我劝你到这里来。

中央委员会已经在这里成立¹²⁰, 因为琼斯、哈尼、沙佩尔、鲍威尔^①、莫尔都在这里。我被选为主席, 而沙佩尔被选为书记。委员是: 瓦劳、鲁普斯^②、莫尔、鲍威尔和恩格斯。

琼斯昨天去英国; 哈尼病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鲁塞尔

1848年3月16日 [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这几天我没有一点时间来写一封比较详细的信。我只能写一下最必要的事情。

弗洛孔对你很好。

这里所有的施特劳宾人⁵⁰对你都多少有些愤恨(与谢^①打架事件,等等)。

至于我的东西,请你随身带到瓦朗西恩去,让人把这些东西在那里用铅印封上吧。以后我再付款取回。至于**银器**,关税已在巴黎这里付了。但是在瓦朗西恩你一定要按照信中所附地址去找一下住在该处的那个人。我的妻子根据福格勒的建议把几个皮箱(存放在布鲁塞尔的)的钥匙寄给他了,但没有附函。你必须到他那里把这些钥匙拿来,否则我们的所有东西在这里的海关上都要被拆坏。

关于钱的事情,你要向**卡斯耳**说明,如果他不乐意付期票上的钱,那就应该把期票还给你。那时贝雨也许会付期票上的钱。

让日果结算一下账目,至少得把余数交出。

至于布赖埃尔,你必须再到他那里去一次,告诉他,如果他利

① 大概指谢尔策尔。——编者注

用我的困境而不付钱,他就是**卑鄙**。至少他应当给你张罗一部分。革命并没有花掉他一文钱。

这里资产阶级又极端无耻和反动起来了,但是有一天会够它受的。

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做事象个流氓。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黑红黄三色协会¹²¹反对我们。前者今天将被开除出盟^①。

你的 马·

通行证我此时找不到,而这封信必须发出去。

如果日果不能更积极一些,就别让他干了。目前他本应该干得更坚决一些。代我向迈因茨和若特兰致衷心的问候。最近一号的《社会辩论报》我已收到。

并向福格勒问好。

我将详细地写信给迈因茨和若特兰。祝你健康。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 黎

[1848年3月18日]星期六

[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我将照管你的东西。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你可以给律师维克多·费德尔先生写几句,或者直接寄给他,或者附在给布洛斯的信里:借此表示感谢他为了声援你和你夫人所采取的步骤,并且授权给他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情况是这样:突然宣布自己是热心的共和主义者的费德尔,承担了为你辩护的任务,他将以辩护人的身分答复《比利时通报》¹²²,并且处理这一案件。他希望你不要否认他;如果他能得到你的信,使他能够以坚决态度办事,那就好了。这个案件由一个比利时人去办,要比叫迈因茨去办更好,而他既然自愿效劳,想必会很好地处理这一案件。

你一定要把通行证寄来。这个东西很需要;迈因茨每天都向我问起它。

特德斯科已被释放,他没有同任何人照面就立即到列日去了。埃塞伦在这里呆了几天,但是他没有看见特德斯科。

这里正处于空前的财政、交易所、工业和商业的危机之中。商人闲着没有事干,只在“瑞士”咖啡馆里叫苦;考韦茨、劳夫一带先生们象淋湿了的狮子狗一样东游西荡;工人们举行集会和递交请愿书;到处都非常穷。谁也没有现金,就这样还要搞六千万的强制公债!在这里,交易所硬要给他们制造一个共和国。

吕宁返回这里之后得到消息说,在普鲁士他受到了司法追究;他想让他的夫人来这里,再去巴黎。

德朗克在逃走之前被维利希一伙接收入盟^①。我在这里对他重新考察了一下,把我们的观点讲给他,由于他表示同意,所以我就批准了。即使有一些疑问,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同时,这个人很谦虚,很年轻,并且看来很有领会能力;所以我认为,对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他进行一些监督,再加上一些学习,他会好起来的。他向我表示,他已否定了他过去的一切作品。可惜他是住在莫泽斯^①那里,这个时候莫泽斯是会去影响他的,不过谁都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他是同他曾经十分佩服的吕宁在一起,那末吕宁两句话就会把他征服的。

此外,莫泽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友好——这家伙真莫名其妙!

对卡斯耳我毫无办法,因为票据是在迈因茨手里而不是在我手里。布赖埃尔借口说财政危机,说他的旧的期票债务现在不可能延期,说他的所有主顾都拒绝付款。他甚至表示要卖他那匹唯一的马。但是我要尽力弄一些到手,因为迈因茨的钱我不大够用,而最先付款的赫斯所付的钱已经用光了。日果也极为困难。我今天还要到布赖埃尔那里去一次。

明天《社会辩论报》上将刊登一篇逐字逐句详细反驳《比利时通报》的文章。

你给费德尔写信时要添上这样的话:如果他需要特别的委托书,你将给他寄去。

你也要给众议院议员布里库尔先生写几句,他在议院里为你说话说得很好,他应迈因茨的请求向大臣提出了严厉的质问,并且促成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他是沙勒罗瓦的代表,卡斯提奥走后,他是最好的。卡斯提奥那时在巴黎。

随信附上一篇小玩意儿^②,请你看一下,送到《改革报》去。对这里的公众必须不断地给以刺激。

① 赫斯。——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比利时的状况》。——编者注

如果可能,星期一我就出发。¹²³但是钱方面的困难总是阻碍着我。

英国方面,我从信件中或者《星报》上都得不到任何消息。

德国的情况确实大好;到处起义,而普鲁士人并不让步。这就更好。希望我们在巴黎居留不久。

你们把伯恩施太德赶出去,好得很^①。这家伙已经证明太不可靠,确实必须把他开除出盟。他和维尔特现在全……^②,而维尔特在这里到处装出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的姿态。

拉马丁一天比一天更恶劣了。这个人在他的所有的演说中只是面向资产者,并且竭力安慰他们。临时政府的选举宣言也完全是给资产者准备的,以便使他们安心。这些家伙厚颜无耻是毫不奇怪的。

再见,再见。

弗·恩·

寄往这里的所有信件,请你按指定的地址发出;我不在时布洛斯会把信件转给日果。

① 见本卷第137页。——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¹²⁴

巴 门

[1848年4月25日以前]

于科伦使徒街7号

亲爱的恩格斯:

这里已经有相当多的人认股了,我们很快就能够开始了。¹²⁵但是现在你必须向你的老头^①提出要求,必须大致明确地弄清在巴门和爱北斐特能做些什么。

计划书(毕尔格尔斯写的)¹²⁶等等已从这里给爱北斐特的黑克尔寄去。

你没有德朗克的通信处吗?必须立即写信给他。

请立即答复。如果你们那里的人不是那样害怕,我本来是要去的。

你的 马·

31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 伦

1848年4月25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刚接到计划书,连同你的信。很遗憾,认股的事,在这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里很少希望。布兰克是我曾经就此事写过信去的人，并且还是最好的一个，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资产者；其余的人，自从他们建立企业，开始同工人发生冲突以来，就更是资产者了。这些人都象害怕鼠疫一样害怕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叫做煽惑人心。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仍然是不肯定的答复。现在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尝试，如果失败，那末一切都完了。结果怎样，过两三天你会得到确实消息。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它掉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

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科伦日报》已经是叛逆的顶峰了，所以他宁愿叫我们吃一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千塔勒。

这里最进步的资产者非常满意由《科伦日报》来代表他们的党。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该怎么办呢？

莫泽斯^①的代理人施纳克上星期到这里来过，似乎对我们也进行了诽谤。

至于德朗克，我只有这样一个通讯处：科布伦茨的商人阿道夫·多米尼库斯(这是他的叔叔)。他的老头^②住在富耳达，好像是个中学校长。这个城镇很小。写信寄：富耳达小恩·德朗克博士收，想必能寄到他手里，如果他在那里的话。不过他也真蠢，连起码的住在哪里都不写明。

我接到艾韦贝克一封信，他问我们，他寄往美因兹某个地址的

① 赫斯。——编者注

② 德朗克的父亲恩斯特·弗里德里希·约翰·德朗克。——编者注

一封据说是重要的信,我们是否已收到?如果你没有收到,就把这个情况写信寄往美因兹(美因兹伦滕巷(圣灵)实习教员菲利浦·诺伊贝克收)。

艾韦贝克请人在巴黎将《宣言》^①译成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请求给他寄去为此目的而必须付出的六十法郎。这又是他搞的一个名堂。这些译文一定是妙得很。

现在我正在搞英译文,这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困难。但是大半已经弄好了,不久即将全部完成。

如果我们的十七条^②哪怕有一份在这里被传播出去,我们在这里就会失去一切。资产者的态度确实卑劣。工人们正开始有些动;还很不成熟,但已经是群众性的。他们立即组成了团体。但是这恰好对**我们**有妨碍。爱北斐特的政治俱乐部发表告意大利人书,主张直接选举,但是却坚决地拒绝对社会问题进行任何讨论;虽然这些先生们私下都承认这种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却又宣称,我们不应该过早地提出这种问题!

再见。快来信,写详细点。是否已经写信去巴黎,有什么结果吗?

你的 恩·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编者注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 伦

1848年5月9日 [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随信寄上:

- (1)截至目前为止的认股单,共十四张;
- (2)给你的委托书¹²⁷;
- (3)给德斯特尔的委托书(博恩施太德是他的熟人);
- (4)给毕尔格尔斯的委托书。

博恩施太德和黑克尔把委托书给了自己的熟人,这是无法阻止的。

许纳拜恩将代表自己和两名当地人亲自去那里出席。

认股单还没有完。我没有遇见拉维尔埃尔和布兰克,尽管已访问多次。楚劳夫负责去说服前者。

另外两个我没有取得一点结果的人,将由黑克尔去说服。

楚劳夫今天去龙茨多弗,在那里他有成功的希望。

最难办的是这两种人:第一种,是年轻的戴羔羊皮手套的共和主义者,他们为自己的财产担心,害怕共产主义;第二种人,是当地的名流,他们认为我们是竞争者。无论诺耳或是布腊赫特都无法说服。博恩施太德是法学家当中唯一可以交往的人。总之,我们做了不少徒劳无益的事情。

明天我将去恩格耳斯基尔亨呆两天。请把股东会议的结果立

即告诉我。

也已采取步骤组织同盟^①支部。

你的 恩格斯(1848年10月26日)

33

马克思致恩格斯¹²⁸

日内瓦

[1848年10月26日于科伦]

亲爱的恩格斯:

因为你的信今晚才到,我已没有时间去张罗期票。甚至没有时间自己回家一趟。现在我尽我手头所有给你寄去,此外还有一张舒耳茨寄给日内瓦一个公民的五十塔勒汇票,从这个公民那里你还能够得到另一些资助。

我早就已经向巴黎寄五十塔勒给你和德朗克,并且同时把你的护照寄给了布鲁塞尔的日果。

报纸从10月11日起已照原样复刊。¹²⁹现在比较详细地说这件事不是时候,因为必须抓紧时间。你一有可能,就写些通讯和较长的文章来吧。现在除维尔特以外全都走了,而弗莱里格拉特只是几天以前才参加编辑部,所以我忙得不可开交,完全不能作更重要的工作;此外,检察机关正在尽其所能来消耗我的时间。

还有,你的老头^②写信给日果,打听你在哪里。他说要给你寄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钱。我把你的通讯处寄给他了。

你的 卡·马克思

立即回信。要不要把你的衬衣等物寄去？这件事普拉斯曼准备立即去办。而且你的父亲已经付钱给他了。

〔路易·舒耳茨的附笔〕

附笔：请把附寄的信拆开，把它交给伊·克勒尔（住日内瓦的湖滨，或罗讷路），他见信后将付给您二百五十法郎，此款转到我的账上。

致友好的问候。

路易·舒耳茨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洛 桑

〔1848年11月中于科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还没有收到我寄去的钱，的确使我惊讶。我（不是发行部）很早以前就已经按照指定的日内瓦地址给你寄去了六十一塔勒——十一塔勒纸币和五十塔勒期票。因此，你查问一下并立即来信。我有邮局收条，可以把钱要回来。

此外，我曾给日果寄去二十塔勒给你们用，稍后又给德朗克寄去五十塔勒，都是我自己的钱，共约一百三十塔勒。

明天我再寄一些给你。但是你要查问一下那笔钱。同时在期票里附有一封给你用的介绍信，去见一个有钱的洛桑庸人。

我的钱勉强够用。我这次旅行中弄来一千八百五十塔勒：从波兰人那里得到一千九百五十¹³⁰，旅途中用了一百。预支给报纸^①一千塔勒（包括我付给你和其他流亡者的预支金）；这个星期还要付机器费五百。剩余三百五十。同时，我还没有从报纸得到一文钱。

至于你们的编辑职务，我这样做了：（1）在第1号报上就立即指明，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②；（2）向愚蠢而反动的股东们声明：他们可以随意把你们不再看做编辑部的人员，但我有权随意付出我所要给的稿费，所以，他们在金钱上将丝毫占不了便宜。

本来，不向报纸投入这样大笔款子，对我更加合理些，因为我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缠¹³¹，每天都可能被捕，那时我就会象鹿渴求清水那样渴求金钱了。但是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

你在洛桑办好钱的事情之后，最好去伯尔尼，完成你预定的计划。此外，你可以写些你愿意写的东西。你的信一直都到得相当准时。

我能把你丢开不管吗！哪怕是一会儿，那也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象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

卡·马克思

你的老头是一个混蛋，我们将写一封最不客气的信给他。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新莱茵报）复刊》。——编者注

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伯尔尼

[1848年]11月29日于科伦

亲爱的恩格斯:

报纸给你寄去了。如果说这件事没有早点办好,那完全是科夫这个蠢驴的过失,因为我非常忙,还有不断的法院传讯,这就更是忙上加忙了,而他至今没有完成我的委托。你暂时留在伯尔尼吧。一旦有可能让你来,我就写信给你。

你的来信要封得更好些。有一封被拆开了,我在报纸^①上指出了这一点(当然没有说出你的名字)。¹³²

要详细地写文章谈蒲鲁东,同时,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地理学家,还要详细地写文章谈匈牙利粪堆(这个多民族的蜂群)。谈蒲鲁东时不要忘了我¹³³,因为我们的文章现在都转载到很多的法文报纸上。

也要写文章抨击联邦共和国,瑞士为此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¹³⁴

卡·海因岑把他那篇反对我们的陈旧的臭文章¹³⁵发表出来了。

我们的报纸一直处在“叛乱的”地位,但是却能够不管多次法院传讯都绕过了刑法典。它现在非常受欢迎。我们每天还出附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页。¹³⁶ 革命在前进。你努力写文章吧。

我想出了一个如何从你的老头那里弄到钱的可靠计划,因为我们现在一点钱也没有了。你给我写一封要钱的信(尽可能说得厉害些),讲述自己的一切灾难,但是要注意写得使我能够把信给你母亲看。老头现在开始害怕起来了。

我希望很快就能再见到你。

你的 马克思

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 伦

[1848年]12月28日于伯尔尼

亲爱的马克思:

怎么一回事?现在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已被宣判无罪¹³⁷,我还能在最近回去吗?普鲁士的恶狗现在必定很快就不再愿意同陪审员打交道了。我已经说过,如果有充足的根据表明没有审前羁押的危险,那我就马上动身。他们以后可以把我交付陪审法庭一万次,但是在审前羁押中禁止吸烟,我不能接受这个。

不管怎样,整个九月事件¹³⁸毫无结果。一个接一个地又回去了。因此,请你写信来吧。

顺便提一下,到1月中我非常需要几个钱。反正你们到那个时候是会收到一大笔款子的。

你的 恩·

1849年

37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伦

1849年1月7[-8]日于伯尔尼

亲爱的马克思：

现在，在我过了几个星期造孽的生活，从我的灾难和流浪中恢复过来之后，我感到，第一，需要把工作重新干起来（附上的论马扎尔和斯拉夫人问题的文章^①就是一个确证）；第二，需要钱。后者是最迫切的，如果你们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还什么也没有给我寄，那就请立即办好这件事，因为我已经好几天一文不名了，而在这个糟糕的城市里，借是借不到的。

在这个讨厌的瑞士，哪怕发生一点什么可以写的事情也好！然而没有，全是些无聊透顶的地方上的争吵。我有几篇关于瑞士的一般性文章^②，很快就给你寄去。如果我还不得不长期留在国外，我就去罗迦诺，特别是在意大利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而这完全是可能的。

① 弗·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瑞士报刊》。——编者注

但是我总觉得,我很快就能回去了。象这样无所事事地呆在国外,什么有用的事情都不能干,完全处于运动之外,是令人十分难以忍受的。我很快就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即使在科伦遭到审前羁押也比呆在自由的瑞士好。请来信告诉我,我是否完全没有希望受到与毕尔格尔斯、贝克尔^①等人同等的厚遇。

拉沃说得对:即使在钦定的普鲁士¹³⁹也比在自由的瑞士自由。这里每个庸人既是密探又是凶手。我在新年之夜就看到这样一个例子。

是哪个魔鬼新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寄自海得尔堡的关于三月同盟¹⁴⁰的无聊的道德宗教文章?亨利库斯^②不时挤出一些文章来,这一点我也满意地从那些连续两期登完的对拉登堡通令的申诉¹⁴¹中看出来。

我们的报纸^③现在在瑞士常常被大量引用;引用很多的是《伯尔尼报》,还有《国民报》,而所有各报又都从那两家报纸加以转载。在瑞士法语区的各报上,我们的报纸也常常被引用,比《国民报》等报少一些,但多于《科伦日报》。

广告你们一定已经登了。¹⁴²现附上一份《伯尔尼报》上转载的我们的广告。向大家问好。

你的 恩·

昨晚没有来得及发信。今天再说一件事:自元旦起《新莱茵报》再没有来过。你可查问一下,《新莱茵报》是否照常寄出。我已

①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② 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③ 《新莱茵报》。——编者注

经去打听了;预订是没有办法的。要订我就得预订半年;而我在这里不会呆这么久,况且也没有钱。我已经说过,十分重要的,是报纸能够来到这里,这不单单是为了我,主要是因为对我们抱同情的、由一个共产主义者^①编辑的《伯尔尼报》正尽一切力量使我们的报纸在这里受人欢迎。

38

马克思致恩格斯¹⁴³

科 伦

[1849年]4月23日于汉堡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信我今天才接到,因为我在星期三早晨就已经离开了不来梅。在不来梅什么都没有办成。勒津在一年以前破产了,现在只靠他妻子的幸存下来的资本的利息生活。所以毫无成果。

相反,在这里我肯定会弄到钱。

至于认股,韦雷斯不能认股吗?

至于在我离职期间所需的资金,我可以告诉你以下的情况:普拉斯曼在我动身之前曾肯定地答应给以任何必要的贷款。可能斯蒂凡·瑙特出于严谨而不去求助于这个财源。如有此必要,你就自己去把这件事办一办。

这星期的报纸^②非常枯燥,这对我当前的使命是不利的。

① 施坦普弗利。——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编者注

代我向我的妻子和其他人衷心问好。

不管怎样,立即来信,而且不要灰心。事业会好起来的。

你的 卡·马克思

[在信封内部写着]

通讯处:白桥罗德(商人)收

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科 伦

[1849 年 4 月下半月—5 月初]

亲爱的恩格斯:

在事实未查明之前,你把那篇关于伯·迪茨的文章放一下。关于此事我们要自己写信给布鲁塞尔。

顺便提一下,你设法查出那个未受任何人委托就把这件事告诉迪茨的排字徒工的名字。

你的 马克思

40

马克思致恩格斯¹⁴⁴

凯则尔斯劳顿

[1849年]6月7日于巴黎

百合花路45号

亲爱的恩格斯：

在这封信中不准备和你详谈。首先你应该回信告诉我，这封信到达时是否完好无损。我想，人们又要兴高采烈地拆阅信件了。

这里是保皇主义反动派统治着，比在基佐时代更无耻，只有1815年以后的时期能与之相比。巴黎是一片阴沉气氛。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象现在的巴黎这样逼近。这一点以后再详谈。我正同全体革命派会晤，过几天我就将掌握所有的革命报刊。

至于这里的普法尔茨—巴登的使节们，布林德由于被真的或假的霍乱病吓倒，已经搬到离巴黎有几小时路程的村庄上去了。¹⁴⁵

关于许茨，这里要指出以下情况：

(1)临时政府把他置于虚假的位置，不给他寄任何情报。法国人要求提供实情，而谁也不写东西给他，他从哪里取得实情呢？他必须尽可能经常地得到文件。显然，目前他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唯一能达到的是迷惑普鲁士政府，因为许茨能时常同山岳党¹⁴⁶的领袖们会晤。

(2)普法尔茨的临时政府的第二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有人背

着官方的使节授予一伙卑鄙的德国人以这样或那样的使命。必须坚决制止,以便使许茨起码能够在山岳党人面前保持自己的体面,而这正是目前他的使命的全部涵义(对普鲁士来说)。

许茨一般来说消息相当闭塞,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只是同某些**官方的**山岳党人来往。但我将经常使他熟悉情况。

我也要求你经常写信给我,每星期至少两次;遇重要事情发生,则立即告我。

《科伦日报》上有一篇注明寄自“哈尔特山下的杜尔克海姆”的关于普法尔茨运动的小品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不满意《新莱茵报》编辑马克思先生。似乎他曾向临时政府声明,他的时机尚未到来,他将暂时退居一旁。”

这怎能连得上呢?这里的可怜的德国人(我尽量避免同他们见面)将努力把这事传遍整个巴黎。所以,我认为,最好是你们在给《卡尔斯卢厄日报》或《曼海姆晚报》的通讯中,直截了当地说明,我是作为**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¹⁴⁷的代表去巴黎的。我认为这样做有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目前在这里还不能直接取得任何成果,需要使普鲁士人相信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极其可怕的阴谋。需要使贵族感到恐怖。

卢格在这里等于零。

德朗克在干什么?

你必须**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你知道,我为了履行《新莱茵报》的义务已经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而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闭门不出,更不能陷于经济困难之中。

你如有可能,可给我寄来一篇法文的文章,把整个匈牙利问题作一个简要的描述。

请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给德斯特尔。请代我向他衷心问候。如果我必须用新地址写信,请把新地址告诉我。

马·

按下面的地址给我来信:百合花路45号腊姆博先生收
[信的背面写着]

德斯特尔博士转交弗里·恩格斯先生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¹⁴⁸

斐 维

[1849年8月1日左右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一直为你感到十分的不安,昨天接到你的亲笔信^①,异常高兴。我曾委托德朗克(他在这里)写信给你的妹夫^②,希望能得到关于你的消息。当然,这个人什么也不知道。

我全家都在这里。政府曾经要把我驱逐到摩尔比安,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去。直到现在我拒不执行。但如果你想要我把我在这里的情况和总的形势较详细地写信告诉你,你就必须告诉我一个更可靠的通讯处,因为这里很紧张。

你现在有极好的机会就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写一部历史或一

① 见本卷第525—527页。——编者注

② 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篇抨击性文章¹⁴⁹。如果没有你参加这次战争,我们是不能就这种滑稽戏提出我们的看法的。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很好地表达《新莱茵报》对民主派的总的态度。我确信这种著作会有价值,并且会给你弄来些钱。

我已经开始商谈在柏林出版一种定期的政治经济杂志(月刊),写稿的主要应该是我们两人。¹⁵⁰

鲁普斯^①也在瑞士,我想是在伯尔尼。维尔特昨天来过这里,他正在利物浦建立一个经理处。红色沃尔弗^②现在住在我这里。财务状况自然是十分混乱。

弗里格拉萨特继续留在科伦。如果不是我的妻子怀孕的话,我在经济上一有可能就将欣然离开巴黎。

祝你健康。请代我向维利希衷心问候,立即回信,通讯处:百合花路45号腊姆博先生收。

你的 卡·马·

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斐 维

[1849年]8月17日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不知道,你是否接到了我的第一封信——你给我妻子的第一封信的回信,——因为你的地址很不准确。你的第二封信,要不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是在这里的我的全家都生了病,妨碍了我,我也已经写了回信。我愿意再向你说过一遍,我和我的妻子曾经多么不安地为你担忧,而我们突然得到关于你的确切消息,又是多么高兴。

你从信上的日期可以看出,对于我的声明,内政部的答复是暂时让我留在巴黎不问了。指定我去的摩尔比安省,这是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在这个季节是要命的地方。写信谈六月十三日事件¹⁵¹,在目前来说是不谨慎的。我不相信,至少我不知道,通信秘密是否受到尊重。

这里的总的形势,我可以用两句话给你描绘一下:多数派分裂成原来的、互相敌对的分子,波拿巴主义永远声名扫地,农民因保存四十五生丁税而怨恨,葡萄酒酿造者因受到保存酒税的威胁而狂怒,舆论中重新出现反对反动的气流,在延期召开的议会中和在内阁中正在形成反动派的清一色统治,他们正忙于把巴罗—杜弗尔集团赶出内阁。¹⁵²这事一旦发生,你就可以期望革命即将复兴了。

我不知道,你在瑞士是否有可能观察英国的运动。英国人正是从运动被二月革命所中断的那个地方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运动。正象你知道的那样,和平派无非是自由贸易派的一种新打扮。不过,工业资产阶级这一次比在反谷物法同盟¹⁵³的运动时期还要革命些。这有两个方面:(1)由于取消谷物法和航海法¹⁵⁴而在对内政策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贵族,在它的对外政策方面,即在它同欧洲的关系方面,也将被摧毁。这与皮特的政策完全相反。反对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一句话,支持意大利和匈牙利。科布顿认真地以发动抵制来威胁那些要给俄国贷款的银行家,从而对俄国的财政展开了真正的征讨。(2)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以便在政治上使佃农

完全脱离土地贵族,让城市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使上院不起任何作用;搞财政改革,以便限制教会和减少贵族的政治收益。

在这两方面的运动中,宪章派和自由贸易派都是联合在一起的。哈尼和帕麦斯顿看起来相安无事。在伦敦的最近一次群众大会上,奥康瑙尔和汤普逊上校完全一致。

这次对封建制度和神圣同盟的经济征讨战可能产生完全预料不到的后果。

匈牙利好极了。但是,这个卑鄙的普鲁士呢?你对它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些“苍白的恶棍”^①现在正在萨克森、巴登和普法尔茨养肥自己。如果他们派军队去援助奥地利人,他们的做法也将是使自己停留在波希米亚^②,在那里让人家养着。而这个可怜的普鲁士——我只怕它太胆小——只要一参预这个无论如何都要变成一场普遍战争的匈牙利事件,就会灭亡。

亲爱的,现在我们从自己这方面该干什么呢?我们应该努力来办一个有收入的文字事业。我等待着你的建议。

红色鲁普斯^③在这里同我住在一所房子里。德朗克也在巴黎,但这是一个爱·梅因派的小人物。鲁普斯^④在苏黎世,通讯处是:吕宁医生收。你不必另外给朗波先生写信。这是我的假名。

总之,就用这个通讯处:百合花路⁴⁵号朗波先生收。

祝好。

卡·马·

①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8章。——编者注

② 捷克。——编者注

③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④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洛 桑

[1849年]8月23日 [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我要被驱逐到摩尔比安省，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去。你知道，我不会同意这个变相的谋杀。所以我要离开法国。

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瑞士本来会很快被严密地关闭起来，老鼠会一下子全被捉住的。

此外，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①有肯定的希望。一部分钱已有保证。

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而且你的安全也要求这样做。普鲁士人会枪毙你两次：(1)由于巴登；(2)由于爱北斐特。¹⁵⁵你在瑞士什么也不能干，何必在那里呢？

没有什么妨碍你去伦敦的，不管是用恩格斯这个名字或者用迈尔这个名字。只要你一声明愿意去英国，你就能在法国大使馆得到去伦敦的通行证。

我对此事的估计是肯定的。你不能留在瑞士。在伦敦我们将有事情干。

我的妻子暂时留在这里。你给她写信可仍用这个通讯处：百合花路45号朗波先生收。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再说一遍：我估计你是一定不会辜负我的。

你的 卡·马·

鲁普斯^①在苏黎世吕宁医生那里。请你把我的计划也写信告诉他。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850年

44

马克思致恩格斯¹⁵⁶

曼彻斯特

1850年11月19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只能给你写几句。今天早晨十点钟，我们的小火药阴谋家小福克斯¹⁵⁷死了，——很突然，是在他经常发作的痉挛症又一次发作的时候。在这以前几分钟他还笑着，嬉戏着。这件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你可以想象这里出现了何种景象。恰在这个时候没有你在旁边，我们感到非常孤独。

下封信里我将告诉你一些关于哈尼的事情，你会看到他的处境是何等不幸。

你的 卡·马克思

如果你心情好的话，请写几句话给我的妻子。她已经完全失常了。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0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信对我的妻子起了很好的作用。她处于极端受刺激和疲惫的状态。她亲自哺乳了这个孩子,并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用极大的牺牲挽救过他的生命。此外,使她难过的是,想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尽管他并不是特别缺少照料。

施拉姆^①先生已经完全载勒尔化,他正处于一个最可厌恶的时期。整整两天——11月19日和20日——我们完全没有见到他,后来他来了一会儿,在发表了一些糊涂的意见以后立即又不见了。他要求在安葬那天带他一起去,但他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刻来了之后,对安葬的事一句话没有说,却告诉我的妻子他必须马上赶回去,以免耽误到他哥哥^②那里吃饭。你可以理解,在我妻子目前正受着刺激的情况下,这个在我们家里享有如此深厚友谊的人的这种做法必然是伤害了我的妻子。

琼斯给我介绍了哈尼的真实情况。哈尼正处于司法追究之下。他的刊物从整个内容来看都必须交印花税。¹⁵⁸政府只不过是等待着它的销路更广一些,以便对哈尼下手。对狄更斯的诉讼仅仅是为了对付哈尼而制造一个先例。如果他被逮捕,除了有关的惩罚以

① 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

②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外,他还要因无法弄到保证金而坐大约二十年的牢。

鲍威尔和普芬德已获胜诉。¹⁵⁹罗伯茨是他们的律师。

你的 卡·马克思

4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0年11月25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今天给你写信只是为了告诉你,我很遗憾,今天还不能把上封信中答应给你的两英镑寄去。欧门出门了,好几天才能回来;而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银行家的受托人,所以我们不能签发收款的支票,只好限于收取偶然到手的小额收入。在出纳处总共只有四英镑左右;因此你可以理解,我必须稍等一下。欧门一回来,我马上就钱寄给你。希望第一次汇款已按时寄到。

施拉姆的行为真是卑鄙之极。

哈尼的事的确是十分不幸。如果他们想逮捕他,那末杂志^①的名称怎么改变也无济于事。这个杂志他也不能完全停刊;要是这个刊物被列入应交纳印花税¹⁵⁸的范围,那我就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出版一种不交纳印花税的政治周刊了。当然,他最好是从第八页起把工人运动大事记扔掉,这属于新闻,一定要交纳印花税。但是,从你信中所说可以看出,按照琼斯的看法,连他的评论文章按其内容

① 《红色共和党人》。——编者注

来说也要交纳印花税。这么一来,一切都完了。

从载勒尔先生的要钱的信中也可以看出,愤怒的施拉姆似乎同他的哥哥^①的关系又到了最好的程度,甚至开始对他表示尊敬!

希望你的夫人日益康复。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你的全家。

你的 弗·恩·

本星期内我将给你的夫人寄去一包棉线,我想这东西她一定喜欢。

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0年]12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有几天病得厉害,所以你接到这封信,以及关于收到两张邮局汇票的通知,要比我原来所想的晚一些。我已给载勒尔寄去七个半先令。至于《独立报》,目前我们两人一个钱也不欠载勒尔了,因为他找了个适当的时候让他的房东把自己赶了出来,只留下了未付款的《独立报》、十八便士的动产、向我和别人借来的两三本书,作为他欠房东的十英镑债务的抵偿。他确实有很高的天才用纯粹美国的方式来消除自己入不敷出的差额。

^①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伟大的**海尔堡**带着他的所谓的年轻妻子来到了这里。我还没有荣幸见到神话般的**塔克**,这个人从大洋彼岸来到这里当然是神气十足——这对**载勒尔**来说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者。他已经完全控制了**班贝尔格尔**,称他为“小兄弟”,称**安舍尔老太太**为“伯母”。

关于我们的《评论》,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现在我正同**科尔恩**谈判关于出版一个季刊的事。

一方面由于身体不好,一方面也是故意,我只在正式开会的日子**里在帕尔特奈栈房**同别人见面。由于这些先生们对于这种聚会是否令人生厌的问题辩论不休,所以我自然就让他们自己去彼此达成如何消度时光才算快乐的协议。而我自己则很少到那里去。我们两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你在这些人身上花的时间越多,在他们眼中你就越是不值钱。此处,我对他们已经厌倦了,我要尽可能更有效地利用我的时间。朋友**施拉姆**扮演了几个星期的不满意者的角色,最后看到根本没有人想阻挠他情绪的自然变化,于是就逐渐有了与**模范公寓**谐调一致的脾气。

在**大磨坊**¹⁶⁰,经过法庭判决而损失十六英镑的事引起了强烈的愤怒。特别恼火的是**列曼**。除非**鲍威尔**^①和**普芬德**在欧洲所有报纸上被公开痛斥为窃贼和罪犯,他的愤怒是不会平息的。小**鲍威尔**现在当然义愤填膺地断言,不论是给**大磨坊**还是给**社会福利事业**,哪怕付一分钱,都是对英国法庭的一种不可饶恕的侮辱和“对资产阶级的承认”。

同时,**大磨坊街**的大人物们又取得了一次如下所述的巨大胜利:

① 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

《告各国民主主义者书》

“公民们：我们，侨居英国的流亡者们，而单单是由于这一点就处于更有利的条件以便判断大陆的政治运动^①（注意！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用不着主语、系词和宾词的句子中犯了一个文法上的大错误。这里应该说：因而处于比你们大家都更有利的条件以便^②），曾经有可能注意并积极地注视列强的同盟的一切阴谋，它们正准备对法国进行新的入侵，在那里（真妙！）走狗们正在期待着北方的哥萨克，以便（又一个“以便”）在发源地（在巴特米和鲍狄埃的故乡）扑灭世界革命的火山。

欧洲的国王们和贵族懂得，现在已是建立堤坝去挡住那势将吞没他们摇摇欲坠的宝座的人民浪潮（不如说是人民的颓废^③）的时候了。

在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诺威、维尔滕堡、萨克森，总之，在德国的各邦中已经集合了许许多多的军队。（军队……已经集合起来了！）在意大利有十三万人威胁着瑞士的边界。弗拉尔堡已被八万人的军队占领。上莱茵地区已被八万维尔滕堡人、巴登人和普鲁士人占领。八万巴登人和奥地利人防守着美因河。在这三十七万人占领着我们上面指出的地点的时候，普鲁士动员了二十万士兵，这些士兵普鲁士已经准备好（原文如此！），以便把他们投向比利时和法兰西的边界；各同盟国将迫使荷兰和比利时派出一支十五万多人的军队去支持入侵。在波希米亚^④，十五万人正处于完全战斗准备状态，只待一声令下，就同美因河军队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就会有二十三万人。在维也纳附近集结了八万人。三十万俄国人驻扎在波兰，八万人驻扎在彼得堡的四周。这些军队合起来大约有一百三十万人的兵力，他们只等着进攻的信号。在这些军队后面还有准备好的（！）十八万奥地利人，二十万普鲁士人，十万由德意志各小邦提供的士兵和二十二万俄国人。所有这些军队在一起就

① 法文原文是：Citoyens! Proscrits Réfugiés en Angleterre et mieux Placés par cela même pour juger des mouvements politiques du Continent, nous. ——译者注

② 法文原文是：et aintai mieux placés que vous autres pour. ——译者注

③ 双关语：《Marée》“浪潮”；《Marasme》“颓废”，两个词发音有相似之处。——编者注

④ 捷克。——编者注

组成了七十万人的后备军,还不算莫斯科的阿梯拉准备从亚细亚内地召来的无数的(原文如此!)野蛮军,象以前(!)一样,用他们来摧毁欧洲的文明。

德国各报(注一)(在这个注释中特地从《新德意志报》中引证一句很坏的话来讨好吕宁)和我们的专门调查使我们有可能揭露列强的秘密计划,他们的全权代表已于10月25日在华沙集会。在这次(!)会上决定,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假装的战争(见鬼,这样的外交官们!)应该作为开动士兵的借口,沙皇的意志已使这些士兵成为反对自由捍卫者的盲目工具和野蛮的雇佣凶手。(妙!)面对这种事实,不能再有丝毫怀疑:目前正在组织一场已经开始的(!!)对一切共和主义者的血腥镇压。1848年的六月事件,当时的血腥迫害和随之而来的放逐,奥地利对匈牙利的破坏和奴役,法国政府的士兵大肆屠戮罗马共和国以后让意大利受教皇和耶稣会教徒宰割——这些事情都没有能平息我们敌人的狂怒。他们梦想奴役一切为普遍自由的胜利而斗争的民族。如果民主派不充分提高警惕,那末,波兰、匈牙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马上又会沦亡在尼古拉野蛮军队的铁蹄之下,尼古拉为了鼓励野蛮人去作战,答应把欧洲给他们去任意洗劫。

面对这种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前进吧,前进!……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的共和主义者,让我们克服这种麻木状态(沙佩尔和维利希的酒醉状态!),这种麻木状态削弱着我们的力量,并且为我们的压迫者准备着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前进!……让目前的无所作为和耻辱的日子过去,让争取自由的神圣战争带给我们的辛劳和光荣的日子随之而来吧!当你们知道了我们向你们指出的危险的时候,你们就会同我们一样懂得,再坐待共同敌人的进攻是愚蠢的;我们必须把一切准备好,并且预防包围着我们的危险!(去想法预防包围着你们的危险吧!) 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民们,我们的救星只能是我们自己,我们只能指望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据过去学会的经验,我们必须武装起来反对当前的背叛行为。我们要摆脱,尤其要摆脱外交界的毒蛇(!)为我们布下的陷阱。梅特涅和达来朗的门徒们这时候正在设法扑灭革命的火焰,他们想借助于他们准备好的入侵,在法国挑起一场民族战争,指望在这场战争中各民族将会自相残杀,以利于各民族解放事业的敌人。不,公民们!再不要任何的民族战争!暴君们在他们分割的民族之间建立起来的障碍应当推倒,混合在一起的各民族(的确:混合了)在将来也只是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上我们曾经用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写上了:民主的和社会的世界共和国!

各团体的代表:伦敦法国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亚当(康布雷)、巴特米(艾曼纽尔)、卡佩隆(波伦)、法农、古泰、梯叶里、维迪尔(茹尔);伦敦波兰民主派支部常设委员会代表:扎瓦什凯维奇、瓦爾斯基罗斯基;德国社会主义流亡者委员会¹⁶¹委员和德国工人协会会员:迪茨(奥斯涅特)、格贝尔特(奥·)、迈尔(阿道夫)、谢特奈尔(奥·)、沙佩尔(卡尔)、维利希(奥古斯特)。伦敦匈牙利民主主义协会代表:莫利纳里、西蒙尼。

1850年11月16日于伦敦”

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①

我看过洛兰、马志尼、卢格等人告德国人的宣言¹⁶²,宣言号召他们唱日耳曼人的战歌,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祖先叫做“法兰克人”,并且说,普鲁士国王已经决意让奥地利来打他。当我看到这篇宣言的时候,我就想,比这更愚蠢的说法大概是没有了。孰知不然!现在出现了被《祖国报》称之为 *dii minorum gentium*^②的法农—卡佩隆—古泰的宣言,具有同样的内容,正如《祖国报》正确指出的那样,但是,没有神气,没有风格,只有象“毒蛇”、“雇佣凶手”、“大肆屠戮”这一类最可怜的词令!《独立报》从这一杰作中引证了几句话,并且说明:这宣言是民主派中最不知名的小卒草拟的,这些可怜虫把宣言寄给了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虽然这家报纸是保守的。这些人就是这样渴望宣言能刊登出来。作为惩罚,这家报纸没有提任何一个名字,而《祖国报》只提了上述的三个名字。这还不算倒霉,他们又把五十份宣言交给一个施特劳宾人⁵⁰(这一段可悲的经历就是这个人昨天告诉普芬德的),由他转送到法国去。他在离布伦不远的地方把四十九份宣言扔到了海里,而在布伦,他由于没有

① 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编者注

② 直译是:小神;转义是:二流人物。——编者注

护照又被打回伦敦来;这个施特劳宾人还说,“他现在要去波士顿”。

祝好,请立即回信。

你的 卡·马克思

顺便提一下,请你务必给可尊敬的德朗克写封信,让他回信答复同盟的事务,不要只是在催钱的时候才回信。科伦的先生们¹⁶³一点消息都还没有。魏德迈提到了“豪德”,后者在德国弄得体无完肤,现在又回到了这里。他认为这个人“总算是个勇敢的青年”。

你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你愿意写些什么。英国问题不合适,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两篇文章,连埃卡留斯的文章在内看来已经有三篇了。关于法国也没有多少可说。你是否可以联系马志尼的最近著作抓住可怜的意大利人及其革命写一下?(他的《共和国和君主国》等等,和他的《宗教、教皇》等等。)

[燕妮·马克思的附笔]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您对于命运给我们的沉重打击——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宝宝、让我受到这么多痛苦的可怜的孩子^①——所表示的友谊的同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尤其是当我在最近这些沉重的日子里十分难过地抱怨我们的朋友施拉姆先生的时候,更是如此。我的丈夫和我们大家因见不到您而十分怅惘,我们时常想念您。然而您离开这里,走上能使您成为一个棉纺大王的极好道路,又使我高兴。希望您更切实地楔到两个敌对的兄弟之间去;这场斗争将会使您成为令尊离不了的人,所以我已经暗自把您看作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看作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同事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最难得的还是您尽管经营着纺织品等等生意,将仍然是先前的弗里茨,并且,用三个头等民主主义者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金克尔和马志尼的话来说,“决不开神圣的

① 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编者注

自由事业。”关于此地的肮脏事情,卡尔已经告诉了您一些;我还想补充几件新闻。肥胖的大老粗豪德去德国作造谣表演,掉了一身肉,现在遇见别人时感到很难为情。在独裁者河马^①那里,据说出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小河马,而大磨坊的骑士霍亨索伦·维利希又招来了几个流氓和土匪来壮大他那高尚的侍从队。我们自己的人每天靠借几个便士度日。林格斯今天给不伦瑞克公爵做喝采人,为他在法庭上所作的又一次演讲喝采而挣了几个钱。

在法国的、德国的、匈牙利的和波兰的庸人们(维利希、菲埃斯基、亚当等等)在不久以前联合举行的波兰宴会上,闹到了动拳头的地步。此外我们就没有再听到关于这帮人的什么消息。

昨晚我们参加了厄内斯特·琼斯所作的关于罗马教廷史的第一次演讲会。他的演讲是非常好的,对英国人来说说是高级的,而对我们受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严格训练的德国人来说,就不是怎样了不起了。可怜的哈尼因气管溃疡病得要死。他还不能说话,一个英国医生给他动过两次手术,却都没有碰到病症的要害处。他的《红色共和党人》已经改名为《人民之友》。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孩子们常常说起恩格斯叔叔,小提尔^②遵照亲爱的恩格斯先生您的可尊敬的教导,把“旧皮袄和快乐的笤帚”那支歌唱得好极了。

希望圣诞节时能见到你。

您的 燕妮·马克思

4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0年12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近来我例外地十分忙碌,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干扰,打乱了我的

① 沙佩尔。——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生活常规,使我无法动笔。因此,耽误了我的回信。

法农—卡佩隆—古泰的宣言从内容和形式来说确实是篇杰作。吹牛吹到了家,而巴特尔米先生终于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究竟什么叫做直言不讳的实例。这个硬汉的军事计算也是十分幼稚的:甚至稍微浏览一下各家报纸就很容易发现,这个粗心的家伙把奥地利军队的大多数的军作了两倍计算。此外,从1848年以来的各次可耻的失败以后,在各民族,特别是在法国庸人们当前的安乐情绪下,大谈什么有吞没帝王宝座之势的人民浪潮,这实在是无耻透顶。宣言后面的那一大串名字也许是这篇作品最精到之处。这样的欧洲代表大会是前所未有的。赖德律—洛兰、马志尼之流由于这种幼稚的举动而获得了某些声誉。不过,我想知道,在宣言上署名的那个懦夫扎瓦什凯维奇同赖德律—洛兰的波兰人达拉什有什么区别,在上面署名的那两个匈牙利人究竟能比马志尼高明多少。沙佩尔和卢格当然是不相上下,而如果蟑螂迪茨不以自己的重量使天平倒向新的欧洲委员会一边的话,那末这些先生们未必能竞争得过他们的原型。

最近我去过约翰·瓦茨那里:看来这个家伙很会做生意;他在第恩斯孟特街的那家地基比较高的商店,现在已经大大扩充了。他成了一个地道的激进的庸人,除了教育运动^①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醉心于“道德的力量”¹⁶⁴,并且选中蒲鲁东先生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他翻译了《经济矛盾》^②和其他著作,为此还亏了许多钱,因为英国的工人还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看不懂这些好书。他对我讲过许多各种各样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他很善于

① 见本卷第201页。——编者注

②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⁴⁸。——编者注

通过宣扬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来发展他的缝纫业。在各个教育委员会中，他能够亲密地同自己原来势不两立的敌人、非国教派的牧师们在一起开会，有时还“由于他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而得到他们的感谢。我认为，这个家伙由于这样反复无常，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到他那里去过。对于那些完成了这种转变而成了殷实的资产者的人来说，蒲鲁东在这里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人物：他似乎比欧文还走得远，但仍然是十分受人尊敬的。

我绝不反对写关于马志尼先生和意大利历史的文章。只是马志尼的一切著作，除了《红色共和党人》上发表的文章，我都没有。但是，在圣诞节以前我什么也做不成了，因为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到伦敦去。那时我将把我所需要的东西全部带去。也许在那以前我们还能想出个主意来。

衷心感谢你夫人的友好的短信^①。当棉纺大王的问题并不那样可怕；看来我的老头^②根本不愿意让我在这里呆得比绝对必需的时间更长些。不过我们将来会清楚的。彼得·欧门好象被铁钳夹住了尾巴的狐狸一样，老是在这里窜来窜去，并且想方设法用阴谋诡计要把我撵走。这个笨蛋以为，他能够把我激怒。

我已给德朗克写信去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170—171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1851年

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月6日 [于伦敦]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能立即寄钱给我，我将非常感激你。我的女房东非常穷，我已经是第二个星期没有付房租给她了，她逼着要钱，逼得很紧。

昨天沃尔弗^①出席了区部会议，但是李卜克内西和施拉姆没有到会。新章程通过后¹⁶⁵，我就把这个玩意儿不定期地搁下了。

你的 卡·马·

我们的《评论》可能很快在瑞士复刊。所以，你得写点东西，以便需要时我手头有现成的稿件。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写信给你,是想和你研究一个理论上的小问题,自然是政治经济学性质的。

现在从头说起,你知道,根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地租不过是生产费用和土地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者,按照他的另一种说法,不过是最坏的土地的产品为补偿它的费用(租佃者的利润和利息总是算在这种费用里面的)所必需的出售价格和最好的土地的产品所能够得到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

依照他自己对他的理论的解释,地租的增加表明:

1.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或者说,连续使用于同一块土地的同量的资本获得的产品不一样。一句话:人口对土地的要求愈多,土质就变得愈坏。土地变得相对地愈来愈贫瘠了。这恰恰为马尔萨斯提供了他的人口论的现实基础,而他的学生们现在也在这里寻求得救的一线希望。

2.只有当谷物价格上涨时,地租才能(至少在**经济学上是合乎规律地**)提高;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地租必定降低。

3.**全国的地租总额**如果增加,这只是由于很大数量的相对地坏的土地被耕种了。

可是,这三个论点处处都是和历史相矛盾的。

1.毫无疑问,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较坏的土地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地好的。

2.自1815年以来,谷物的价格从九十先令下降到五十先令,而在谷物法废除以前,还降得更低,这种下降是不规则的,但是不断的。而地租却不断地提高。英国是这样。大陆上到处也有相应的变化。

3.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发现,象配第曾经指出的: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国内地租的总额却增加了。

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论。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解释如下:

假定在农业的某种状况下,一夸特小麦的价格为七先令,而一英亩地租为十先令的最好的土地生产二十蒲式耳。那末,1英亩的收益= 20×7 即 140 先令。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费用是一百三十先令。因此,一百三十先令就是最坏的耕地的产品价格。

假定农业现在普遍地改良了耕作。我们以此为前提,就要同时假定科学在进步,工业在发展,人口在增长。由于改良耕作而获得的土壤肥力的普遍提高,就以这些条件为前提,这和仅仅因为偶然碰到一个好年景而获得的肥力是不同的。

假定小麦的价格从每夸特七先令跌到五先令;从前生产二十蒲式耳的、最好的、头等的土地现在生产三十蒲式耳。那末,现在得到的就不是 20×7 即 140 先令,而是 30×5 即 150 先令。这

London & Lancashire 1956

John Wright

Lactuca

1.毫无疑问,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较坏的土地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地好的。

2.自1815年以来,谷物的价格从九十先令下降到五十先令,而在谷物法废除以前,还降得更低,这种下降是不规则的,但是不断的。而地租却不断地提高。英国是这样。大陆上到处也有相应的变化。

3.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发现,象配第曾经指出的: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国内地租的总额却增加了。

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论。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解释如下:

假定在农业的某种状况下,一夸特小麦的价格为七先令,而一英亩地租为十先令的最好的土地生产二十蒲式耳。那末,1英亩的收益= 20×7 即 140 先令。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费用是一百三十先令。因此,一百三十先令就是最坏的耕地的产品价格。

假定农业现在普遍地改良了耕作。我们以此为前提,就要同时假定科学在进步,工业在发展,人口在增长。由于改良耕作而获得的土壤肥力的普遍提高,就以这些条件为前提,这和仅仅因为偶然碰到一个好年景而获得的肥力是不同的。

假定小麦的价格从每夸特七先令跌到五先令;从前生产二十蒲式耳的、最好的、头等的土地现在生产三十蒲式耳。那末,现在得到的就不是 20×7 即 140 先令,而是 30×5 即 150 先令。这

1.毫无疑问,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较坏的土地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地好的。

2.自1815年以来,谷物的价格从九十先令下降到五十先令,而在谷物法废除以前,还降得更低,这种下降是不规则的,但是不断的。而地租却不断地提高。英国是这样。大陆上到处也有相应的变化。

3.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发现,象配第曾经指出的: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国内地租的总额却增加了。

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论。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解释如下:

假定在农业的某种状况下,一夸特小麦的价格为七先令,而一英亩地租为十先令的最好的土地生产二十蒲式耳。那末,1英亩的收益= 20×7 即 140 先令。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费用是一百三十先令。因此,一百三十先令就是最坏的耕地的产品价格。

假定农业现在普遍地改良了耕作。我们以此为前提,就要同时假定科学在进步,工业在发展,人口在增长。由于改良耕作而获得的土壤肥力的普遍提高,就以这些条件为前提,这和仅仅因为偶然碰到一个好年景而获得的肥力是不同的。

假定小麦的价格从每夸特七先令跌到五先令;从前生产二十蒲式耳的、最好的、头等的土地现在生产三十蒲式耳。那末,现在得到的就不是 20×7 即 140 先令,而是 30×5 即 150 先令。这

然谷物的价格普遍下跌,全国的地租总额能够增加。拿上面的例子为例,这里的关键只是在于:生产二十六蒲式耳(每蒲式耳五先令)以上但不一定是恰好生产三十蒲式耳的土地数目有多少,也就是说,介于最好和最坏之间的土地的质量有多少种。这和最好的土地的地租率没有关系。这和地租率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知道,地租问题的根本实质就在于:地租是由于使不同的生产费用所得到的产品的价格平均化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市场价格规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竞争的规律而已。此外,即使在资产阶级的生产被废除以后,仍然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土地相对地愈来愈贫瘠,连续使用同样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愈来愈少,虽然那时和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不同,最好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将不会和最坏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一样贵了。可是依照上面所说,这种顾虑就消除了。

请把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

因为我用这堆臭东西使你感到枯燥无聊,所以我随信给你寄去一束**马格努斯·格罗斯博士**(双料伟大的格罗斯!最伟大的格罗斯!^①)从辛那那提寄来的信件,让你开开心¹⁶⁶。你会发现,如果说格罗斯先生不是 grand (伟大的),那末他无论如何是 gros (肥大的)。这是萌芽时期的捷列林格第二。所有的科布伦茨人毕竟都是相似的。¹⁶⁷请把这些东西寄还给我;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写几句话给德朗克。

你的 卡·马·

① 俏皮话:Magnus Groß(马格努斯·格罗斯)——名字和姓;《magnus》(按拉丁文)和《groß》(按德文),同样都有“大的”和“伟大的”的意思。——编者注

5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英镑邮局汇票，手续和以前一样。我的顾客——我们的伙计——近来似乎支出很大，而且不愿意一下子从公司取出过多的钱。他显然不愿意这样做，而我当然不能对他施加太大的压力。我自己由于去伦敦旅行¹⁶⁸花了许多钱，否则我会十分高兴地如数给你寄去；所以今天我只能履行一个普通代销人的义务，预支给你一半价值。另外的一半最迟在2月的头几天寄去，如果公司给我的老头^①发出给我支款的通知信，可能提前寄出。

琼斯来过这里，并且在他们自己的会场举行的公众集会上驳斥了他的对手。¹⁶⁹反对他的是李奇和多讷文。辩论并不完全象我所期望的那样。双方都有些小的计谋；有许多丑事，这在缺乏某些伦敦生活乐趣的情况下是一种安慰。琼斯在演讲才能上占上风。相反，李奇非常沉着，但有时极端荒谬。多讷文是一个卑鄙的搞阴谋的地方大人物。此外，由于《新莱茵报》^②和我的出席，琼斯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红色的共和主义者和地产权国有化的拥护者。相反，李奇以合作团体的坚决拥护者的身分发言，这同时也是因为这些团体反对政治鼓动。而这种团体在郎卡郡现在似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乎非常多,琼斯和他的朋友们都担心,它们同宪章派结成任何同盟都能控制宪章派运动。这种情况就是哈尼认为有必要对它们做某些让步的原因。

琼斯在这里的出场取得了人们所能期望的最大效果;他把承认伦敦执行委员会的问题提出来,作为他和曼彻斯特宪章派委员会之间争论的关键。尽管李奇及其同伙花费约三个小时的工夫把自己的人弄来参加会议,而且的确来了相当多的人,但是票数却各占一半。起初,当会场听众完全是偶然聚集起来的时候(李奇估计琼斯在九点钟以前不会来,而琼斯八点钟就到了,这使李奇很不高兴),琼斯受到热情的欢迎。

琼斯在他想要争取或进一步掌握的那些宪章主义者中间,绝不象在我们中间那样天真。他很机灵。也许有点过分,至少我们“能看出这种意图”^①。

哈尼在这里的朋友,一个是无聊的苏格兰人,非常富于感情,所以讲起话来没完没了;另一个是个矮小的、果敢而性急的小伙子,他的智力我还不清楚;第三个是罗伯逊,哈尼没有对我谈过,我认为他是其中最聪明的一个。我将设法和这些人组成一个小俱乐部,或者安排经常的聚会,并同他们讨论《宣言》^②。哈尼和琼斯在这里有许多朋友,而奥康瑙尔则有许多暗敌,但是在他没有干出公开地严重损害自己名誉的行为之前,他在这里是不会被正式打倒的。不过,琼斯在集会上谈到他和雷诺时,是尽可能不予尊重的。

前几天我妹夫^③通知我一个和我有关的好消息:我的那位拟

① 这里套用歌德的悲剧《塔古阿朵·塔索》第二幕第一场的一句话。——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③ 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议中的美国股东到了伦敦,而经过他们二人商谈之后,已经肯定,我不是他的业务所需要的那个人。因此,关于美国的问题就要不定期地搁下,因为现在没有我的同意,一个新的计划也订不出来。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月22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象死一样的沉默。随信寄给你(1)巴塞尔《国民报》发表的奥
斯渥特·迪茨反对普芬德和鲍威尔^①的声明¹⁷⁰; (2)阿·卢格先生
同司徒卢威和维利希一起炮制的反对我们的诽谤性文章¹⁷¹。你最
迟在两天以内要把这些臭东西寄还给我,并谈谈我们应当怎样对
付第二个东西。如果你要写一种类似声明的东西,也请把它寄给
我。

康·施拉姆自己将发表他的声明。

你对阿塔·特洛尔^②和隐藏在他背后的“杰出的坚定的人司
徒卢威”以及“勇敢的维利希”的这一杰作有什么看法? 这太过分

① 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

② 阿尔诺德·卢格的绰号(绰号是根据海涅的一篇同名的讽刺诗里主角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了。报纸是我偶然从班贝尔格尔那里看到的。不然,谁会看和谁会知道这家《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呢?

鲍威尔和普芬德当然不会回答。目前对他们来说沉默无论如何是最合适的。

我既没有得到愿意负责继续出版我们的《评论》的沙贝利茨的消息,也没有得到愿意着手出版我的著作的贝克尔的任何消息¹⁷²。我对舒贝特先生采取的一切措施至今毫无结果。如果豪普特能找到一个承担这件事的律师,他就要对舒贝特提出诉讼。¹⁷³

玛丽和莉希在做什么?而首先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一天晚上,哈尼同皮佩尔、埃卡留斯等人到我这里来,他非常快活,一直到他“亲爱的夫人”半强制地从这里把他带走。“一半是她拖着他,一半是他偎着她。”^①

你的 卡·马·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 1 月 25 日]星期六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说我象死一样的沉默,十分领情,不过我不想回敬你了。

① 歌德《渔夫》。——编者注

波美拉尼亚人卢格的笨拙的阴险行为实在太过分了。如果你写一个声明,由我们二人签名,这是最简便的。有关个人的某些意见,如果非常必要的话,可以用注解的形式附上,由我们分别签名。我不知道是否需要我个人再添加些什么,要说的只有这些:我在自己的商人地位上保持了完全的独立性,我的“老板们”不能命令我签署动人的告上帝书¹⁷⁴,象卢格先生的上司马志尼命令他那样,尽管他以前吹过许多无神论的牛皮;还有,我选择了这条道路,是为了不致于被迫过行乞的民主派生活,这种生活非常合乎被卢格先生唆使来反对我们的各种庸人们的口味;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请告诉我,你是否认为这是必要的。

但是,这篇充满道义上的愤怒和弥天大谎的文章提供了绝妙的笑料。同时它使卢格的阴谋露出了马脚。至于说,卢格先生和马志尼的欧洲委员会¹⁷⁵必定使高尚的牧师杜朗大为惊奇,同时,在这些爱哭泣的、感染了不来梅的乏味美文学气味的北德意志和下萨克森民主主义者中间,可以为崇高的马志尼宣言在德国找到唯一适宜的土壤——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这些先生们站在“光明之友”¹⁷⁶的立场,必定把隆格—马志尼和回到上帝那里的卢格看成是理想的同盟者;而同欧洲正直的民主派的最伟大人物“德国委员会”正式通信的这种荣誉,自然会使软骨头牧师杜朗宽容起来,容许对《新莱茵报》的“不规矩”不信神的人的行为进行最下流的诽谤。卢格也只是在他以为《评论》已经死去以后才有这个胆量的。但我认为,他打错了算盘,真正的霹雳之灾不久将降临到他的畸形的头上。

由于我们不能为了这篇文章而掀起轩然大波,而只能在《每日纪事报》上对它作出答复,所以悄悄地通过杜朗的朋友红色贝克

尔^①对他作些工作好不好呢?在这种下流诽谤之后,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我们的答复是否会被接受。

然而,非常清楚,只是由于施拉姆的愚蠢举动和从这篇文章来看他是在他哥哥^②那里说了轻率的大话,才使这些蠢驴敢于如此放肆地对我们这些“孤独的和被大家遗弃的人”进行粗野的辱骂。这个人现在自己会看到,他成了什么样的卑鄙勾当的工具,他也必定会看到,他的愚蠢行为对他自己比对别人危害更大。伟大的卢格对他的关怀,甚至还不及对捷列林格的关怀的一半。“康·施拉姆,不要……混为一谈!”¹⁷⁷这个家伙现在做什么?这件事并不重要。无中生有的难以理解的谣言、拙劣的晦涩难懂的讽刺和高傲的训斥——谢天谢地,我们领教过的攻击又何止于此!令人不快的,只是这个事件将使你的夫人非常难过,而在她目前的状况下碰上这种事情是很不好的。

下星期我将在《人民之友》上痛斥欧洲委员会¹⁷⁸;我已经把这个事情通知了哈尼。现在必须结束这封信,办事处就要关门,接着邮局也要关门。下次详谈。

你的 弗·恩·

①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②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月27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随信你将收到声明,请签名。此声明**绝不能寄给杜朗**,因为卢格成了《不来梅纪事报》的**所有者之一**。应该把它寄给保守的报纸,寄给不来梅的《威塞尔报》。¹⁷⁹你寄声明的时候,要给这家编辑部写封信。告诉他们,向我在伦敦的住处第恩街28号给我们寄两份,并且说明一下刊登这个声明要多少钱,怎样付款。同时,信别忘记付邮费。

因为急于付邮,再作如下的补充:

1.我那封由我妻子寄去的给维尔特的信(信中附有她给你的几行字^①),你是否已经寄出?

2.我寄给你的、附有**马格努斯·格罗斯博士的拙劣作品**等等并希望得到你的答复的那封信,你收到没有?^②如果你没有收到,请你**立即到邮局索取**。这封信是我在收到你的来信的第二天即大约两个星期以前寄给你的。

望立即回信,并谈谈你认为这个声明是否合适。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636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75—180页。——编者注

我认为给声明再加特别的注解是多余的。

又及:你也不要忘记写信给不来梅的编辑部即《威塞尔报》编辑部,要它注意排好次序,把施拉姆的声明登在我们声明的后面,而不要登在我们声明的前面。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真的没有收到那两封信,那末,你在曼彻斯特亲自查问之后,用英文写一封信给我,我可以写信把情况告诉邮政总局局长。我在两个星期前寄给你的那封信中叙述了关于地租的新观点^①,我必须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你的 卡·马·

[皮佩尔的附笔]

亲爱的恩格斯:

我必须急忙告诉你,你对马克思最近写信向你谈过的新的地租理论完全沉默,使他非常生气。马克思过着非常孤寂的生活,他仅有的朋友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谁要是到他那里去,那他不是用客套话来应酬,而是跟你谈经济学范畴的问题。

归根到底,不能离开你而生活,谁要是象我一样不想埋头于经济学,那末由于现在在这里同谁也不再来往,就应该钻研清静的玄妙的东西。而我正设法翻译点东西,这部分地是因为,我自己想练习一下修辞,但是我还很怀疑,我能否搞出什么名堂来。听说你精神很好,我很高兴,下一次我将抽空写信和你更好地谈一谈。

衷心问候你。

威·皮佩尔

^① 见本卷第175—180页。——编者注

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1 月 29 日星期三晚上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对我的老妖婆女房东经过很仔细地盘问以后，从我的房间的书堆中找出了你本月 7 日的来信^①，这封信从 1 月 8 日以来就一直安静地躺在那里，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你的沉默和你对我的沉默表示惊愕的原因。那个晚上我不在家，而这个女人把这封信随手放在书上，后来收拾房间时，她匆忙地把另一本书放在信上面，因为这堆书一直未动过，所以，如果不是你提醒，这封信可能睡到世界末日。如果这个月我不是研究生理学而是学俄语，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无论如何，你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李嘉图关于土壤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但是，由于我在理论方面一贯迟钝，只满足于我的较好的“我”在内心提出异议，从来不去深究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你对问题的解决是正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如果世间还有公理和正义的话，那末至少一年的全部地租现在应该归

^① 见本卷第 175—180 页。——编者注

于你,这是你有权要求的最低数目。

我怎么也不理解李嘉图的那个简单的命题,他把地租说成是各类土地的生产率之间的差额,但他在论证这个命题时,(1)除了说人们要去耕种愈来愈坏的土地以外,没有举出任何别的理由;(2)完全忽视了农业的进步;(3)最后几乎完全抛开了人们要去耕种愈来愈坏的土地的说法,而始终强调这样一种论点:连续投入一定的土地上的资本,使收益增加得越来越少。需要论证的命题本身是很清楚的,而在论证中举出的理由对这个命题却是毫不相干的。你也许会记得,我在《德法年鉴》上早已用科学耕作法的成就批驳过肥力递减论¹⁸⁰,——当然那是很粗浅的,还缺乏系统的论述。你现在把这一问题彻底弄清楚了,这就更是使你必须赶快完成并出版经济学著作的一种理由。如果能够把你的论述地租的文章发表在英国的一家杂志上,这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请你考虑一下。文章的翻译由我负责。

随信寄还伟大的格罗斯先生的信。不久我把写给可爱的德朗克的几行字寄给你,今天晚上我很困,不能再干什么了。格罗斯、威尔海米和辛辛那提的“进步的”论战文集的出版者^①,真是一帮出色的无赖!这些家伙必定真的以为我们在体力上、精神上和智力上都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不然不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¹⁶⁶这毕竟是可笑的。对于这些未开化的社会教主们和他们提出的要给德朗克报酬的建议,我感到实在好笑。齐格弗里特·魏斯博士的“尖锐和辛辣”¹⁸¹已被“早已被遗忘了的的美人的阿多尼斯”的“红色、有趣、嘲讽和多样”所超过。愿上帝保佑他!

① 希奈。——编者注

声明连同必要的说明明天将寄往不来梅。施拉姆先生最好把他的声明重抄一遍,因为字迹潦草,可能会造成麻烦。

这里的奥康瑙尔派代表会议纯粹是一场欺骗。¹⁸²这个号称代表整个英国宪章运动的代表会议只有八个人参加,他们代表四个城市:曼彻斯特、布莱得弗德、瓦灵顿和苏厄比。其中瓦灵顿和布莱得弗德持反对立场,赞同执行委员会。代表瓦灵顿的曼特耳最有力地嘲讽了多数派;会议一开始,他就提议说,代表会议由于它毫无意义和毫无威信,应当做出决定,立即解散回家;明天他将设法使他们投执行委员会,也就是投哈尼和琼斯的信任票,而奥康瑙尔也必须投信任票。在是否参加财政改革派¹⁸³的问题上,三个人赞成,两个人反对,三个人弃权,其中包括奥康瑙尔,可惜曼特耳用毫不客气的发言把奥康瑙尔吓坏了,否则他会投票赞成,从而使自己彻底、永远声誉扫地。代表会议的多数派是奥康瑙尔、李奇、麦克格雷斯和一个叫赫斯特的。托马斯·克拉克先生星期一在招待奥康瑙尔的午宴上举杯祝酒说:为女王,但她的权利不能再多;为人民,但他们的权利不能再少。曼特耳是个暴躁的、不懂外交的急性人,这次他也阻止了奥康瑙尔站起来干杯。

给维尔特的信已经发出,他如果不是深入摩洛哥腹地,几天后便可收到。

“今天不多谈了。”

你的 弗·恩·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2月3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是在玛丽旁边还是以其他方式研究生理学? 在第一种情况下, 我认为, 那就不是学希伯来文的问题, 更不是学俄文的问题。

我的新地租理论目前只是使我获得了任何一个老实人所必然追求的自信心。不过, 无论如何, 你对新地租理论表示满意, 我是高兴的。土壤肥力和人的生殖能力成反比, 这不免使象我这样多子女的父亲非常狼狈。尤其是, 我的婚姻比我的工作更多产。

现在, 我只是向你说明一下货币流通理论。黑格尔派会把我对这个理论的研究说成是对“异在”, “异物”, 一句话, 对“圣物”的研究。

从李嘉图开始, 劳埃德先生和其他一切人的理论如下:

假定实行纯金属货币流通。如果这里货币流通过多, 物价就会上涨, 因此商品出口就会减少。国外的商品进口就会增加。进口就要超过出口。因此, 就出现贸易逆差和不利的汇率。就要输出硬币, 货币流通就会减少, 商品价格就会下降, 进口就会减少, 出口就会增加, 货币就重新流进, 总之, 重新恢复原来的平衡。

在相反的情况下, 也是同样的, 不过有相应的变化。

由此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因为纸币必然重复金属货币的运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为的调节必将取代在另一种情况下起作用的自然规律，所以每当贵金属流进时英格兰银行就要增加银行券的发行（例如，通过收购国家有价证券、国库期票等手段），而金属储备减少时，它就要通过缩减自己的贴现业务或抛售国家证券的办法来减少银行券的发行。而我却认为，银行应当做的恰好相反，也就是说，当金属储备减少时，应当扩大自己的贴现业务，而当金属储备增加时，贴现业务仍应照常进行，以避免不必要地加剧即将到来的商业危机。不过，这个问题下次再谈。

我在这里要谈的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我断定，除了在实践中永远不会出现但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图克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但是我在他1843—1847年出版的《价格史》一书中没有发现任何的论述。

你知道，这个问题是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从根本上推翻了整个的流通理论。第二，这证明，信用制度固然是危机的条件之一，但是危机的过程所以和货币流通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国家政权疯狂地干预调节货币流通的工作，从而更加加深了当前的危机，就象1847年的情况那样。

应当指出，在下面的论述中，我的出发点是：贵金属的流进是同物价还不高但正在上涨，资本有剩余，出口超过进口等兴旺景象相联系的。而黄金的流出则同相反的条件，相应的变化相联系。那些同我论战的对手也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他们根本无法反驳这一点。其实，可以举出一千零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输出黄金的国家，

虽然其他商品的价格大大低于那些输入黄金的国家,但是其黄金仍然外流。例如,在1809—1811年和1812年英国就是这种情况,等等。不过,总的前提,第一,抽象说来是正确的,第二,货币流通学派的好汉们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在这里暂时不必争论。

现在我们假定在英国纯金属流通占统治地位。但并不由此假定信用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另外,假定英格兰银行成为既是存款又是借贷银行,不过它的贷款完全用现款发放。如果不作这样的假定,这里英格兰银行的存款就会成为私人的积蓄,而银行的贷款就会成为私人的贷款。因此,为了不使过程分散,而集中到焦点上,在这里关于英格兰银行的存款将要谈的,只是一个轮廓。

第一种情况。贵金属的流进。在这里问题很简单。游资多,因而存款增加。为了使存款投入周转,银行就要降低它的利率。这就造成国内业务扩大。只有在业务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来进行这些业务的情况下,货币流通才会增加。否则,流通中的过剩的货币就会以支付期票等形式作为存款等流回银行。因此,货币流通在这里不是原因。货币流通的增加归根到底是投资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直接结果的是存款,即游资的增加,而不是货币流通的增加。)

第二种情况。在这里问题实际上只是刚开始。假定:输出贵金属;萧条期开始;汇率不利;同时由于收成不好等等(或者工业原料涨价),需要越来越多地进口商品。假定在萧条期开始时英格兰银行的平衡表是下面的情形:

a

资本	14500000 英镑
准备金	3500000 英镑
存款	12000000 英镑
	<u>30000000 英镑</u>
国家有价证券	10000000 英镑
期票	12000000 英镑
金条或铸币	8000000 英镑
	<u>30000000 英镑</u>

假定没有银行券, 银行的债务只有一千二百万存款。按照这个银行的原则(存款银行和发行银行的共同原则是, 只用三分之一的现款偿付自己的债务), 八百万金属储备比需要的多一倍。为了增加利润, 银行就要降低利率和扩大比方说四百万的贴现业务, 这四百万要输出国外支付粮食等用款。这样, 银行的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b

资本	14500000 英镑
准备金	3500000 英镑
存款	12000000 英镑
	<u>30000000 英镑</u>
国家有价证券	10000000 英镑
期票	16000000 英镑
金条或铸币	4000000 英镑
	<u>30000000 英镑</u>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

既然商人要输出**黄金**，他们首先就要影响**银行的金属储备**。输出这些黄金会使(银行的)储备**减少**，但是丝毫不影响**货币流通**。这四百万无论放在银行的地下室内或放在开往汉堡的轮船上，对货币流通**反正一样**。最终表明，**金属储备可能大大减少**，在这里是减少四百万英镑，但对货币流通和国内的营业毫无影响。这种情况正是发生在整个这样一个时期：与债务相比**大得多的金属储备**将同债务形成**适当的比例**。

c

但是假定：使银行金属现金必须减少四百万的情况继续存在，缺乏粮食，籽棉价格上涨等。银行就会担心自己的保证金。它就**提高利率**和限制自己的**贴现业务**。因此，贸易界就出现萧条。这种萧条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存户要求从银行提取**存款**，银行的金属现金便相应减少。如果存款下降到九百万，即如果存款减少三百万，银行的金属储备也要减少三百万。这样一来，金属储备就降到一百万（四百万减三百万），而存款是九百万，这个比例对银行来说是危险的。所以，如果银行想要把它的现金保持在存款的三分之一的水平上，它就必须把它的贴现业务缩减二百万。

这样，银行的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资本	14500000 英镑
准备金	3500000 英镑
存款	9000000 英镑
	<hr/>
	27000000 英镑

国家有价证券	10000000 英镑
期票贴现	14000000 英镑
金条或铸币	<u>3000000 英镑</u>
	27000000 英镑

由此可以看出：一旦金属现金减少过多，使金属储备低于其同存款的适当比例，银行就要提高汇率和缩减贴现业务。可是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存款，而由于存款减少，金属储备也要减少，不过期票贴现也要以更大的比例缩减。但是货币流通却丝毫不受影响。失去的金属现金和存款有一部分会填补由于银行贷款减少而在国内流通中造成的真空，另一部分则流到国外。

d

假定：继续进口粮食等等，存款减少到四百五十万；那末银行为了保持金属储备和它的债务的适当比例，还要把它的贴现业务缩减三百万，这样，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资本	14500000 英镑
准备金	3500000 英镑
存款	<u>4500000 英镑</u>
	22500000 英镑
国家有价证券	10000000 英镑
期票贴现	11000000 英镑
金条或铸币	<u>1500000 英镑</u>
	22500000 英镑

在作这种假定的情况下，银行就要把期票贴现从一千六百万降低到一千一百万，即降低五百万。货币流通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由取出的存款加以保证。但是同时缺乏资本，原料价格高涨，需求缩

减,因而营业缩减,最后,货币流通,即必要的**流通手段**缩减。流通手段的多余部分以金条的形式流出国外以支付进口。货币流通量**最后**才会受到影响,并且只有在金属储备下降到其对存款的适当比例以下的时候,才会**下降**到必需的数量以下。

就以上所述,还必须指出:

1.银行可以不缩减自己的贴现业务,而抛售它所掌握的国家有价证券。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利的,但结果是一样的。银行不缩减它本身的准备金和贴现业务,就会缩减把货币换成国家有价证券的私人的准备金和业务。

2.我在这里假定银行的金属现金减少六百五十万英镑。1839年曾经减少九百万到一千万。

3.以纯金属流通为条件所假定的过程,和以纸币流通为条件一样,可能造成支付的停止。在十八世纪汉堡曾经两度发生过这种情况。

请早日回信。

你的 卡·马·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2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随信附上卖地图集的最后一个英镑,可惜我没有能更早地把这笔钱寄给你。

你见到哈尼时,请告诉他,他于周末至少可以从我这里收到关于大陆民主派一组文章的前一半¹⁷⁸;这些文章的分篇情况是这样的:其中每一篇的篇幅都不超过他的《人民之友》的两栏或两栏半。在上述借口之下,我将痛斥整个官方民主派;我将把包括马志尼、赖德律-洛兰等人在内的官方民主派同财政改革派¹⁸³看成一丘之貉,使他们在英国无产阶级面前威信扫地。欧洲委员会将会遭到严厉痛骂。我要对这些先生逐个地加以痛斥,什么马志尼的著作,什么赖德律-洛兰在1848年2至6月的卓越的英雄行为,自然卢格先生也不会漏掉。我要十分明确地告诉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一切现代问题上他们必须住口。哈尼给马志尼及其同伙的哀求信这一不光彩的行径太不象话了,但因为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使他改正过来,所以我只好在他自己的报纸上揭露这些家伙的卑鄙和无耻,并在英国宪章主义者面前揭穿大陆民主派的底细。一篇有分量的论战文章对哈尼的帮助总是要比任何辩论大些。可惜我这里材料极少。

我这里现在有一本小萨朗的书《拉斐德和七月革命》。如果我能再搞到一些其他资料,就可以给我们的《评论》写一篇关于七月革命和以后直到二月革命一段时期的文章,并在文章中对《十年历史》¹⁸⁴予以友好的批判。《十年》这部书迄今还未受到更激进的观点的批判,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都是一切革命政党公认的必读材料。我认为,把这本书的影响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没有任何坏处;直到目前为止,它的权威性没有受到任何怀疑。

罗素先生这只卑怯的狗又大出其丑。起初,他为反对教皇侵略¹⁸⁵而大发雷霆;后来他看到曼彻斯特人根本不想参预这种肮脏的勾当,于是他终于抛出了一个英勇的措施,禁止授予天主教主教

以英国封号。最后,他通过佩托先生明确地暗示,虽然最好在这一届会议期间就能扩大选举权,但是因为现在正在实行司法改革,所以有关选举权的问题只好搁到明年。这真是典型的辉格党人的逻辑!不过,议员们是很喜欢挑剔和不大牢靠的,选举临近了,他们必须说些自由派或者保护关税派的花言巧语,要不是博览会¹⁸⁶正赶上议会中热烈讨论高级政治的时候,我们的小个子^①免不了要倒霉!即使如此,谁知道将来怎样!

日常的政治食粮总的说来变得越来越干巴。美丽的法国目前感到满意的美妙处境也颇有教益。可是,不能否认,城官¹⁸⁷先生们越来越不成其为资产阶级议会党团的代表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资产者越来越离开他们从前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首领们。首先,在联合派推翻巴罗什的那次会议上,人数不少的少数派拥护巴罗什;其中还有许多非波拿巴主义者、原来的奥尔良派等等;其次,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整个说来对拿破仑显然比过去有利得多。这些人大多数现在肯定既不同情奥尔良派的复辟阴谋,也不同情正统派的复辟阴谋。他们不喜欢这种解决办法,而只想继续维持总统制的现状。这些家伙既不倾向于保皇派,也不倾向于共和派,也不主张帝制,而是主张总统制;而在这里最妙的是:这种可爱的骑墙态度只有对群众才是可能的;谁要想充当这一派的正式代表,他过不了半年就要放弃中立立场,而归附于一定的保皇派集团或者帝制派集团。其次,法国报纸我这里只有《辩论日报》和《喧声报》,可惜由于本地居民有很精致的幽默感,后者在这里某些人眼里又重新开始显得诙谐起来了。

前几天我在这里碰见一个愚蠢的匈牙利流亡者,从他那里知

① 罗素。——编者注

道,这一类高贵的人利用大型博览会的机会又喋喋不休地宣扬搞暗杀和暴动的密谋计划。我觉得好象从这种喊叫中听到了伦敦暴徒——维利希和巴特尔米的英雄声音。不过,总是躲不开这帮无赖:不久前有个家伙在街上跟我打招呼,一看原来是大磨坊街¹⁸⁰的一个流亡者,现在在利物浦供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①,但是就是在那里我也躲避不了这帮家伙。

此地的自由贸易论者正在利用繁荣或半繁荣,来收买无产阶级,而在其中充当经纪人的是约翰·瓦茨。你知道,科布顿的新计划就是:通过全国免费学校协会,来实施一项法案,规定城市当局有权向居民征收地方税,用于创办学校。这件事正在努力进行。此外,在索尔福已经建立了一所免费图书馆和一所博物馆——出借图书和在阅览室阅读都是免费。在曼彻斯特,一个委员会用公开募捐所得的款项(总计大约七千英镑)买下科学宫,也将用作免费图书馆;正如曼彻斯特市长先生本人仁慈地承认的,瓦茨实际上是其中的经纪人。图书馆将在7月底开幕——先开放一万四千册图书。在为此目的而召开的所有大会和会议上都是一片对工人的赞扬声,特别是赞扬现在同曼彻斯特主教有最良好关系的正直、谦逊而有用的瓦茨。我早已高兴地期待着,那种对于工人不知感恩的愤怒情绪将在第一次震动下全面爆发出来。

我的老头^②前几天给我寄来一封令人满意的信,他在信中希望我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即直到同欧门家族散伙的时候为止(这可能要到1854年)。如果他能很好地酬劳我的烦闷,我自然对此感到很满意。我当然不使人看出我是在为“事业”而作这种“牺牲”,并且

① 圣经《诗篇》第139篇第9节(这里是套用)。——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表示愿意“暂时在这里等待事态进一步的发展”。今年夏天他要到这里来,那时我将努力使自己成为他少不了的人,从而使他必须同意一切。

衷心问候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领取邮局汇款的手续和从前一样。

5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2月10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当你来信说反对路易·勃朗的时刻不久就要到来的时候,你至少是一个有眼力的人。请你听一听下面的故事:

几天前,大约一星期以前,朗道夫遇见我,从他问候我和我的妻子时的那付尴尬相,我就看出,我们这位骑士朋友,我们这位山岳党的巴亚尔“有点不妙”^①。果然!朗道夫和路易·勃朗同亚当先生已经退出的维利希—沙佩尔委员会联合起来了!可是两个星期以前朗道夫还大骂巴特尔米,而且我还把维利希先生和沙佩尔先生干的坏事告诉了他。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些庸人事先没有向我吐露过一句话。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编者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教堂街¹⁸⁸正安排2月24日宴会,邀请了勃朗、赖德律—罗兰,其中还有朗道夫。路易·勃朗为了向赖德律—罗兰显示他还得到一个世界主义的委员会的支持,为了惩罚教堂街把他和赖德律“同等”看待,正在从大磨坊街协会¹⁶⁰和堕落的波兰人光顾的小酒馆招募自己的队伍。

又是一招!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几天以前,教堂街接到一份参加2月24日盛大宴会的铅印的请客通知(同时也是**宣言**),第一个署名的是朗道夫,紧接着沙佩尔的是路·勃朗。教堂街大为恼怒!大磨坊街欣喜若狂!

路易·勃朗在通知的宣言中不是以某个民族的名义讲话,而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永恒公式的名义和精神讲话。使我不快的只是我欠朗道夫一英镑半,现在必须马上通过沃尔弗送还。

不难想象,维利希和沙佩尔是怎样妄自尊大,并且认为已经把 we 打败了!

但是我们将用别的办法击败他们。我们有最灵的一招,可以使军士和木匠维利希¹⁸⁹**发疯**,真的发疯。

你会记得,施拉姆以贝克尔^①的名义给维利希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施拉姆向维利希提出要搞军事专制,取消报刊并给沙佩尔的品德投下了淡淡的阴影。

果然!没有教养的、戴过四次绿帽子的蠢驴维利希上了圈套。他向贝克尔回了一连串的信,已经准备好要派遣特使,对沙佩尔采取了鄙视态度,对这个庸人施展阴谋,表示轻蔑并百般地加以侮

①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辱;他已经具有了克伦威尔第二的专横派头,动辄暴跳如雷,不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他委托了贝克尔在科伦制造革命,表示愿意担任最高领导。

不久前他在一次会上突然跳了起来,叫喊说巴黎和科伦给他的来信还没有寄到(这和最近的法国内阁危机有关),一个劲地嚷嚷他的(蠢驴的)头脑混乱,混乱,混乱,于是冲到崩得街,用水桶往自己头上浇水。我现在已经为他准备好一场淋浴,朝相反的方面发生作用。过几天我将从贝克尔那里收到维利希的信,那时就会使地雷爆炸。

这里来了一群新的民主主义无赖:从布鲁塞尔被驱逐出来的法国人,从加塞尔来的海泽,从布鲁塞尔来的奥本海姆,从法兰克福来的君特等等。但是,最后这几个我幸好一个也没有见到。

我的上一封信你一定收到了吧?

你的 卡·马·

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2月11日 [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Iterum Crispinus^①。

我刚才听说,今天下午在托登楠大院路举行了追悼贝姆的集

① Ecce iterum Crispinus——又是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4篇的开头),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编者注

会。坐在讲台上的有主席沙佩尔等,路易·勃朗和新的各国人民同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哈尼及其夫人坐在大厅的前排。追悼会的基本群众是大磨坊街¹⁶⁰那帮人。沙佩尔在掌声中用英语发表了他那永远不变的讲话:决一死战!路易·勃朗讲的也不比他好。战争万岁!陶森瑙也出席了,讲了些贝姆的事情。哈尼发表了长篇的,据说是成功的说教,在结尾时把布朗基、巴尔贝斯,最后还有路易·勃朗吹捧为社会主义救世主。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假如你参加托·克拉克阁下主持的会议,并且只是由于你的出席和讲话才真正使这个会议具有重要意义,难道朋友哈尼会认为这是忠诚吗?

就是这样,他不仅在他的《人民之友》上袒护卢格,而且他还认为必须间接地袒护沙佩尔—维利希。

上星期日,他邀请我到 he 那里去。目的是要劝说琼斯同意《人民之友》这个名称。我没有去。让他去找路·勃朗、朗道夫、沙佩尔或维利希办这件事吧。对于哈尼不倦地向渺小的大人物们表示的这种公开的阿谀奉承,我感到厌恶。

尽管有这个插曲,尽管可以说,布鲁土斯(哈尼),你也在内^①,如果你不反对我们的话,你至少可以当一个无党派人士,同时恩格斯正在曼彻斯特为你出力,埃卡留斯^②正在为你的报纸撰稿,而我有时也替你劝说琼斯——尽管如此,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

① 凯撒被刺时发现他的好友布鲁土斯也是谋刺者之一,对布鲁土斯说的话。——译者注

②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编者注

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

对这封信我也请你立刻给我回信。我在这里几乎只和皮佩尔一个人见面,过的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你可以想到,我在这里特别想念你,需要和你商量。

明天你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津贴被一百零二票的多数否决¹⁹⁰。

你的 卡·马·

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2月12日]星期三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刚在家里看到你的来信并立刻利用今天的邮班通知你,这个周末,最迟下周初,我将尽可能把欠朗道夫的一英镑十先令寄给你,以尽快了结此事,不再拖下去。我们的朋友朗道夫再一次表现为一个老太婆,而聪明过度的路·勃朗的愚蠢的小人的虚荣心的发展方式,则表明这个高尚的矮子是个十足的蠢材。这是好事情。人们越来越看出,流亡是一所学校,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不满足于不同所谓“革命党”发生任何关系的独立著作家的地位,他就必然会成为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这是

一所真正的诽谤和下流的学校,在这里最蠢的蠢驴会成为祖国的头号救主。一旦我们再次有自己的机关报,这个沽名钓誉的矮子无论如何将因此而受到惩罚。你知道,我这里手头上没有任何文字材料,因此请你再告诉我几本你知道的有关1830—1848年法国史的资料,而我至少力求通过写作使这位野心勃勃的先生处于狼狈境地。此外,我想在我为《人民之友》撰写的文章中要求——如果你不反对的话,因为勃朗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你了——他发表从马志尼先生那里收到的关于欧洲中央委员会的性质和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持的立场的报告,同时我将作必要的暗示,使人能够明了真相。我们为什么要客气呢?

哈尼今天会收到三篇文章,是序言性的,有点冗长,在某些地方作了温和的暗示。伤脑筋的是,在英国无产者和哈尼的读者面前攻击赖德律之流,而又决不同维利希—巴特尔米集团混淆起来,是困难的。因此,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针对这个集团写几篇专题文章。这前三篇文章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不如说是为哈尼写的,是为了使他走上正路,没有别的目的。可是,从第四篇到第九篇,就要对赖德律、马志尼、卢格等人发起连续进攻,并且要尽可能直接和针对本人。

关于维利希的事情是很滑稽的。**你要注意的只是,设法拿到这些信^①**。当这个炸弹爆炸时,我希望看到他们的道义上的愤怒。从若干时候以来,似乎在大磨坊街¹⁶⁰你们又耳目灵通了,这没有任何坏处,至少可以令人开开心。老实说,我并不认为这个家伙会如此愚蠢。不过,自从普鲁士政府报纸披露了可能同瑞士作战的消息,

① 见本卷203—204页。——编者注

并且正如在阅兵式上宣布的,后备近卫军将因此保持战斗状态以来,他现在情绪一定特别激昂。神圣同盟¹⁹¹的各国政府实际上以不负责任的方式给这些富于幻想的蠢驴帮了忙,如果没有帕麦斯顿,那末迫在眉睫的“普遍愚蠢的解放”实际上就会早半年出现。

你在经济学上的最新发现,我现在正在最认真地反复思考。今天我没有功夫详谈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这个发现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数字不能开玩笑,因此我要仔细地加以研究。

路易一拿破仑真是蠢材!为了一百八十万法郎,他把自己对“选举法”的疑问出卖给了立法议会,而把自己出卖给了蒙塔郎贝尔,最后钱也没有拿到手。¹⁹²这样一个冒险家的确成不了什么事业。如果他在四个星期内让狡猾的阴谋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那末第五个星期他必定让人家用最愚蠢的方式把他完成的一切破坏无遗。要么做凯撒,要么克里希^①!

不久前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地方宪章派组织。这些英国人在民主程序的范围内比起我们这些率直而胆怯的德国人来要不老实得多。我们一共十三个人,但马上决定选举一个由十三个人,即全体出席者组成的委员会。接着每个人提名一个出席者,我自然谢绝了,因此有人提了一个缺席者代替我。不到五分钟,这些没有官衔的先生们便构成了委员会。而且每个人都当选了,这种滑稽的表演进行得十分认真,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件事的结果如何,不久的将来可见分晓。祝你今天一切如意。

你的 弗·恩·

① 克里希是巴黎的债务监狱。这里是套用了一句名言:《Aut Caesar. aut nihil》——“要么做凯撒,要么一事无成”。——编者注

6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 2 月 13 日星期四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几乎料定哈尼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我在《人民之友》上看到贝姆追悼会的启事；启事说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还有“民主派兄弟协会”⁷⁰将参加追悼会，显然，这是磨坊街¹⁶⁰及其同伙搞的。我忘记了早一点提醒你注意这个启事。今天我已经不可能对这件事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明天我要给哈尼写信，告诉他不要付排我寄给他的稿件，因为我不再继续写下去了；¹⁷⁸同时我在信中还要详细说明事情的全部经过。如果这封信不起作用，那就不应当再搞这种浪费时间的麻烦事，等哈尼先生自己回来再说，他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敢肯定，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那时我要好好教训他一番。让他毕竟知道，我们并不打算跟他开玩笑。无论如何，为了不浪费时间和不再重写，我将把这封信寄给你，你看过之后尽快地寄给他。

就个人来说，哈尼这种愚蠢而轻率的举动比任何别的事情都更加使我生气。不过事实上，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现在终于再次——长时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表明，我们不需要任何名誉，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的任何支持，我们的立场不取决于这类小事情。从现在起，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责，而当这些先生用得着我们的时刻来临时，我们就可以迫使他们

接受我们的条件。在这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安宁。当然将不免有些孤独,但是,我的天,我在曼彻斯特三个月来已经尝过了这个滋味,而且已经习惯了;同时我作为一个真正的独身者,在这里无论如何也是十分无聊的。然而,实际上我们不能过于埋怨这些渺小的大人物惧怕我们;难道我们多年来不是假装样子,似乎任何一群坏蛋都是我们的党吗?其实,我们不曾有过任何的党,那些我们认为——至少在正式场合——是属于我们党而同时又保有权利在私下称他们为不可救药的蠢材的人,连我们的理论的基本原理都不懂。难道象我们这种逃避官职象逃避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党”吗?对于厌弃名望的我们,对于当自己开始有了名望时就对自己迷惑不解的我们,一个“党”,即一群把我们看作同他们一样因而对我们发誓的蠢驴,有什么意义呢?人们不再认为我们是那些最近几年来跟我们混在一起的笨狗的“真正的和恰当的表现”,实际上这不会使我们蒙受任何损失。

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法则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现得更加强烈。只要你作为一个党的代表出现,你就要被卷到这个不可抗拒的自然必然性的漩涡里去。只有采取自主态度,实质上比其他人更革命,才能至少在一段时期对这个漩涡保持独立,当然最后还是要被卷到漩涡里去。

在最近的事件中,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这种立场。不仅不担任国家职务,也尽可能不担任正式的党的职务,各委员会的职务等等,不替蠢驴们担负责任,对一切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同时使这批蠢材的全部密谋都不能夺去我们的欢快。我们可以做到这些。

实际上,我们总是要比这些空谈家更革命些,因为我们学到了一点东西,而他们却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而他们却不知道,因为在经历了最近三年来的所见所闻以后,我们对待一切会比任何同这一切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冷静得多。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使我们的东西能够出版;或者我们在一家季刊上发起直接的攻击,针对具体的人物来捍卫我们的立场,或者我们在几厚本书中做同样的事情,而根本不需要提及这些坏蛋中的任何一个。依我看,这两种办法都可以;从长远考虑,在反动势力嚣张的情况下,我看,前一种办法似乎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后一种办法看来将越来越成为我们要采取的唯一手段。如果你用政治经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蜚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明天寄出给哈尼的信。顺致敬礼。

你的 弗·恩·

6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2月23日 [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一个星期来,你没有接到我的任何消息,一则因为我等待科伦的文件,以便向你介绍,二则我必须等待关于我们那位“旧友”的较确切的详情。前者尚未寄到,而后者,我已得到较确切的报告。

哈尼及时收到了你的信。

现在在这里的泰西埃·杜·莫太告诉我,路易·勃朗的事情原来是这样:

教堂街协会¹⁸⁸假称自己是一个救济法国政治流亡者的慈善团体。赖德律—罗兰、路易·勃朗、亚当,总之,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借口之下参加了这个团体。章程规定不过问政治。2月24日马上就要到了。你知道,对于这种出风头的机会,法国人很早就很隆重地进行了准备,就象孕妇对待即将来临的分娩一样。他们说,即使协会只具有慈善的性质,但是它的成员作为法国人也应该庆祝2月24日。于是便确定某个晚上讨论这件大事。赖德律和勃朗两人当天晚上都出席了。后者发表了一篇早已准备好的、精心炮制的、伪善的演说,他力图证明,政治性的宴会违背这个团体的章程,这种宴会只能向法国表明这个团体内部存在的分歧等等。科西嘉的这位侏儒在关于博爱的悲鸣中,对赖德律和马志尼不让他参加临时政府¹⁹³大发牢骚。他得到了回答。尽管他发表了自己觉得十分得意的演说,还是决定举行宴会。

白色的路易莎^①怎么办呢?他写道,协会由于这项决议而解散了,它恢复了每个人的个人自由,而他利用这次恢复其“自由意志”的机会,举行一次宴会,没有派别精神,是纯粹的博爱和诸如此类的美好的玩意儿。

当然,他把目光转向巴特尔米,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和德国人、波兰人等等结成紧密的一伙。另一方面,美男子朗道夫奉命去拉拢“亲爱的”哈尼。路·勃朗竟如此宽宏大量,邀请他和朗道夫半年以来根本不理睬的哈尼吃饭。何等的慷慨!

① 马克思对路易·勃朗的讽称(双关语:Blanc(勃朗)——姓,《blanc》——“白色的”)。——编者注

另一方面,路·勃朗起草了一篇宣言,我们的“亲爱的”必定会说,好极了。你大概在《人民之友》上看到了。宣言甚至摒弃“**精神贵族**”,这一点,一方面可以证明他已经降为 *dii minorum gentium*^①;另一方面,使沙佩尔之流对即将确立“**愚蠢贵族**”抱有愉快的希望。但是这篇宣言——当然是蠢话连篇——却被路·勃朗看作是人天赋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宣言不仅应该使全欧洲感到震惊,而且应该特别给赖德律—洛兰当头一棒,而对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则造成一种印象:这个无法收买的小个子完全出于坚持原则的无畏精神而和教堂街分手了。

这样,堂堂的哈尼便成了普通的阴谋的工具,而且正是反对赖德律—洛兰的阴谋的工具。而哈尼是同他经常来往的,明天赖德律—洛兰举行宴会哈尼还要亲自光临。为了更进一步刺激这个虽然具有开朗的和可敬的品质但**太容易受感动的平民**——对待名人特别容易受感动,在名人的影子面前匍匐跪拜,——同时为了向赖德律—马志尼表示,谁要是对抗社会主义的拿破仑就不能不受到惩罚,矮子又接受巴黎工人的祝贺。这些“巴黎工人”——我们的“亲爱的”一想到他们不久将要出现就十分激动——当然无非就是臭名昭著的卢森堡委员会的二十五名代表;他们从来不代表任何人,在全巴黎是其他工人所憎恨或讥笑的对象,这些家伙同德国预备议会和五十人委员会¹⁹⁴的成员不相上下。他们需要随便一个小的上帝,即偶像,而这个矮子外表长得有些畸形,永远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而他也让人们坚信,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和最彻底的社会主义者。难道他不是已经把他们晋升为未来工人共和国的

① 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

贵族了吗?只要他用手指一示意,他们就祝贺,只要他们一祝贺,他就公开向他们表达动人的谢忱。这一次他用手指示意了一下,而哈尼自然就认为,巴黎,整个巴黎的各行各业都在进行祝贺。

在抛开这个侏儒不谈之前,再谈两个情况,是我从泰西埃那里听到的,很能说明这个虚伪的爱哭泣的女人。

路易莎从来不作即席演说。他要把演说一字不差地写好,对着镜子背熟。而赖德律总是发表即席演说,在重要的场合,也只是把要谈的事实写个提纲。即使完全撇开他们外貌上的差别不谈,就单凭这一点,路易莎在赖德律旁边连最小的影响也发挥不了。自然,他必须抓住任何一个借口,使自己避免同这个劲敌较量!

至于他的历史著作,他写这些东西,就象亚·大仲马写他的小品文一样。他总是只研究下一章的材料。就这样出版了《十年历史》之类的书。一方面,这使他的叙述具有某种新鲜感,因为,他所讲的东西无论对他自己和读者都是新鲜的,但另一方面,这些东西全都是软弱无力的。

路·勃朗的事就谈到这里。现在讲一讲我们的“亲爱的”!

他决不能满足于参加这些人举行的会议。不。他把他们2月24日的宴会——要不是他,这个宴会就会彻底垮台——变成了**伦敦的事件**。在西蒂区举行的这次宴会,已经出售了上千张入场券。据琼斯前天告诉我,大部分入场券是哈尼推销的。奥康瑙尔、雷诺,数百名宪章派都要出席。他们是哈尼召集的。哈尼整天为完成路·勃朗的委托而奔走。这也是琼斯告诉我的。

哈尼甚至对琼斯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哈尼让他翻译路·勃朗之流的宣言,然后问他,如果作为译者署上他的名字,是否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是星期三的事情。而当时他已经收到你的信,但这

点他却对琼斯守口如瓶。因此琼斯只认为哈尼提的问题符合他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自然就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琼斯对我说,经我解释以后,他可能——他不能说得很肯定——不去参加宴会。使他犹豫不决的想法是很有道理的。他如果不去,名声就会有所损失,因为由于“亲爱的”的努力,这次宴会变成了宪章派的事情。他还担心雷诺可能在他背后捣鬼。

对于“亲爱的”(我“没有再见到过”他)的所作所为,琼斯是不赞成的。他竭力要原谅“亲爱的”,是由于考虑到如果宪章派一次也不参加这种宴会,人们就会指责他们对外国革命者采取政治上冷淡或厌恶的态度。我回答他说,哈尼等人应该举行宪章派集会,来庆祝可怜的2月24日,而不应该使自己成为矮子或半打蠢人的垫脚石。这个矮子最多只能封哈尼一个“好小伙子”的头衔。如果明天伦敦爆发运动,这个矮子或者在一年以后或者在二十年以后就会拿出真凭实据证明,是他把贫困的英国人推上了进步的道路,这件事是发生在1688年和1851年2月24日之间,那一天路易·勃朗听到全伦敦都在向他热烈欢呼,就象当年有五万工人涌进了容纳不下五十人的《改革报》院子里一样。为了这个迄今尚未实现的事件,他在纸上流下了多少虚伪的眼泪!

哈尼之所以被卷入整个这件事情中去,首先是由于崇拜我们早就经常嘲笑的那些官方大人物的感情驱使他。其次,他喜欢戏剧性的场面。他肯定是喜欢取宠于人的,但我不愿说他是爱虚荣的。他自己无疑处于空话主宰之下并且大放其慷慨激昂的臭气。他陷入民主派的泥坑比他愿意承认的要深些。他有两重精神,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前者对他来说是一件约束疯人的紧身衣。后者是他的本性。不过还要加

上第三重：家神，这是他的可尊敬的夫人。她非常喜欢朗道夫和路易·勃朗之类的戴软羊皮手套的人。她憎恨譬如我这样的人，认为我是一个对她“要看守的财产”具有危险性的冒失鬼。我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女人把两只卑贱的长手伸进了这个事件。哈尼受这个家神束缚到什么程度，这个女人在她的阴谋中又是怎样玩弄无聊的狡猾手段的，你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你还记得，她在除夕晚上当着我妻子的面侮辱麦克法林。后来，她笑嘻嘻地对我妻子说，哈尼那个晚上一直没有看到麦克法林。然后她又对哈尼说，她不想和麦克法林认识，因为大家，特别是我妻子，都害怕和嘲笑这个魁梧的女人。而哈尼竟是如此愚蠢和胆小，他不让麦克法林雪耻，并且以最不体面的方式同他的吹牛小报的这个唯一真正有思想的撰稿人决裂了。他的小报的一个难得的人才。

由于小琼尼^①辞职和斯坦利—迪斯累里上台¹⁹⁵，伦敦群情激昂，这又使这个会议具有了特别的分量。

法国人最害怕的莫过于大赦。它可以使这里所有的舞台英雄们失去头上的光轮。

阿·卢格本来打算同司徒卢威、金克尔、施拉姆、布赫尔等合伙出版《人民之友》，或者出版我们的古斯塔夫^②所建议的《德国旁观者》。这个事情没有搞成，一则因为其余的人不喜欢文克里特^③的保护，二则因为有人，例如“天真的”金克尔，要求大家出

① 约翰·罗素。——编者注

② 司徒卢威。——编者注

③ 卢格（文克里特是半传奇式的瑞士武士，这里讽刺性地把卢格称作文克里特，因为他们是同名，两人都叫阿尔诺德）。——编者注

现钱，而这不符合卢格先生的打算。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你所知道的读书会出钱。尤利乌斯阻碍了这个事情，因为他也想在这里办一家报纸。

卡·海因岑当了破产了的纽约《快邮报》的主编，他同魏特林展开了一场可怕的论战。

如果你能马上给纽约的红色贝克尔^①写一封信，把目前的情况告诉他，那是很好的。

附上德朗克的来信。请立即寄还给我；如果你自己愿意顺便写信来，那就更好。

你的汇款帮了我的大忙，因为我不能再欠这个美男子^②的钱了，那怕是一个法寻。

关于 1830—1848 年法国文献的一些问题，下封信再谈。

我的计算是否正确，也请来信告知。

你的 卡·马克思

又及：因为“亲爱的”^③一演完这出戏就会设法回来，现在必须对他采取十分轻蔑的态度，使他感到自己已经“失身”。

顺便说一下：哈尼已让人家把他选进派往教堂街的宪章派代表团；一开始他将在那里登场，然后将到西蒂区去，在西蒂区安家。

他同“美男子”一起背着我干了这一切，而对你也只字不提，只此一点，足见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天真。

① 大概是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编者注

② 朗道夫。——编者注

③ 哈尼。——编者注

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2月24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现在是午夜一点钟。大约一小时前，皮佩尔闯到这里来，没戴帽子，头发凌乱，衣服撕破了。事情是这样的。

今晚在西蒂区举行会议或宴会。主席是维利希。琼斯守约，没有到场。我们的“亲爱的”佩戴着红布条。大约有七百人出席，将近一百五十个法国人，二百五十个德国人，二百个宪章派，其余的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勃朗宣读了他的同志们从巴黎寄来的贺词，维利希则宣读了拉绍德封寄来的贺词。他们没有从德国收到一份贺词。另外，还宣读了波兰人从巴黎寄来的一份贺词。

听说发言都拙劣可笑。尽管充满一片博爱的气氛，但是人人脸上都流露出百无聊赖的神情，无聊得令人无话可说。

施拉姆和皮佩尔买了入场券进去看看笑话。一开始就有人故意找他们的岔子。施拉姆找到主持人之一威武的骑士般的朗道夫，提出要求说，由于他们出了钱，至少应当保证不对他们进行干扰。那个人回答说，这里不是进行解释的地方。

不一会儿，磨坊街¹⁶⁰的先生们忍耐不住了。他们叫喊：“有奸细！有奸细！海瑙来啦！海瑙来啦！”接着，就把施拉姆和皮佩尔扭出大厅，揪下帽子，在大厅前的院子里用脚踢他们，打他们耳光，总

之,差一点没有把他们撕成碎片,还揪掉他们一缕缕头发等等。巴特尔米跑过来,冲着施拉姆说:“这是个坏蛋!应当揍死他”。施拉姆回答说:“您是被释放的苦役犯”。

参与这次殴打的达二百人,有德国人、法国人以及“兄弟协会”⁷⁰的先生们,这些先生们对付两个手无寸铁的人也相当“勇敢”。

事后,“亲爱的”出面了。他没有象本来应当做的那样断然做出处理,而是嘟嘟囔囔地说,他认识这两个人,并且试图做冗长的解释。在这样的场合,这当然是高明的手段。

我们的两个人象狮子一样地进行了自卫。

磨坊街的先生们叫喊:他从我们的钱柜里偷了十九先令。

今天就写到这里。我的亲爱的,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如果明天伦敦爆发革命,维利希—巴特尔米肯定就掌权。

你的 卡·马·

6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2月25日星期二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把给哈尼的信寄给你,一直没有接到你的回信,到昨天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哈尼的来信每天都可能寄到,如果他要求迅速答复,或者这里新的宪章派集团关于哈尼到这里来的谈判成功,而哈

尼一天早上突然来到我的住处的话,那就会使我有点为难了。我希望,一切你都收到了,并且希望不是你的健康状况妨碍了你写回信。也许是那封信不能使你满意,或者是我不同你商量,马上就独自负责处理的作法使你不以为然。可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把信寄给你,如果你对那封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那末最简单不过的是直接告诉哈尼暂时不要付印我的文章^①,同时把信连同批语一起来还给我。你知道,这些批语会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的确早就应当向你答复货币流通问题^②。依我的看法,这个问题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于把复杂的流通理论变为简单明了的基本原理,大有帮助。关于你的信中的阐述,我认为只有下列几点是要指出的:

1.假定萧条时期初期英格兰银行的平衡表,象你所说的,存款为一千二百万英镑,金条或铸币为八百万。为了抛出过剩的四百万英镑金条,你迫使银行降低贴现率。我想银行完全用不着这样做。根据我的记忆,萧条初期降低贴现率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认为,萧条会立刻影响到存款,并且很快地不仅将恢复金条和存款之间的平衡,而且还将迫使银行提高贴现率,使金条不致降低到存款的三分之一以下。随着萧条的日益加剧,资本流通和商品流通也就日益停滞。但是曾经开出的期票陆续到期,是必须支付的。因此必须动用准备资本,即存款——你知道,这不是作为流通手段,而是作为资本;因而金条的单纯流出本身,与萧条一起,就足以使银行摆脱金条过剩的现象。并且,银行处于促使全国利率同时普遍提高的那些条件之下,也没有必要降低自己的利率。

① 见本卷第186、199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92—198页。——编者注

2.在萧条正在发展的时期,我认为,银行一定要根据萧条增长的程度提高金条对存款的比例(以免陷入困难的境地)。剩余的四百万对银行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东西,它必定尽可能慢慢地消耗。在萧条加剧的情况下,按照你的假定来说,金条对存款以 $\frac{2}{5}:1, \frac{1}{2}:1$,甚至 $\frac{3}{5}:1$ 为比例决不会是夸大的,而且这个比例实现起来也更容易,因为随着存款的减少,金条也会绝对地减少,哪怕它相对地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象在使用纸币的情况下一样,向银行挤兑同样是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可能由最通常的商业关系造成,所以动摇不了银行的信用。

3.你说,“**通货量最后才会受到影响**”。你自己的假定——通货量由于营业的停滞将受到影响,这时自然需要较少的通货——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货量随着商业活动量的减少而同时减少;随着萧条加剧,通货的一部分将成为过剩。当然,这种减少只有到最后,在严重萧条的情况下,才**显著地**表现出来,但是整个说来,这个过程从萧条一开始就发生了,虽然在事实上不能把它详细指明。由于一部分通货的这种被闲置不用是其余一切商业关系的**结果**,是与通货无关的萧条的结果,而其余一切商品的和商业的关系受到萧条的影响比通货**早**,同时,由于通货的这种减少在任何情况下只是在最后才**实际上**显著地表现出来,所以,通货量自然是在最后才受到危机的影响。

你会看到,这些意见只涉及你的说明的方式。问题本身则是完全正确的。

你的 弗·恩·

6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2月26日星期三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盖着25日邮戳的23日来信，今天早上已收到。今后你给我来信，始终应当写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转交。这样寄信比较可靠而又迅速，因为我经常不在家，而邮务员本来有时就把寄往我的住处的信送到我每天无论如何要去一次的办事处。请你尽可能利用第一次伦敦晚邮班——切林—克罗斯车站是六点以前，一些小邮局是五点半以前，这样，信一定能在第二天早上十点钟寄到办事处。

你忘记把德朗克的信附来。请你尽快把它寄给我，我打算给他写信，唯一目的是为了和鲁普斯^①重新取得通信联系——我甚至不知道鲁普斯现在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寄去的所有信件，都没有接到回信。如果你不想为国外信件支付邮资和预付邮费，那就把这些信件寄给我或者叫别人把信往我这里寄，我可以让公司去负担。

《立宪主义者报》报道说，德斯特尔被瑞士驱逐出境，并且已经离开瑞士——有关这个情况，你是否知道一些？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你的地图集得救了。我终于拒绝把它卖掉,暂时留在这里,因为我很需要它,我现在正在阅读法国和英国历史学家写的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特别是从军事角度去阅读。到现在为止在这方面我发现最好的一本书是威·帕·纳皮尔(现在是将军)的《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这个家伙和所有纳皮尔家族的人一样,有他自己的古怪想法,但同时也有极其丰富的常识,更重要的是,在评价拿破仑的军事和行政天才方面,看法非常正确。法国人根本写不出这样一本书。就历史的可靠性甚至评价的正确性来说,梯也尔丝毫不比已故的桂冠诗人可怜的托利党人沙赛高明,后者也写过一部谩骂的和吹牛的西班牙战争史¹⁹⁶。纳皮尔只是过于推崇他的总司令威灵顿,但是他的书我阅读得远远不够,对这个问题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

你讲的关于公民勃朗和公民哈尼的情况,我要记在心上。我还没有从哈尼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他的家神^①参与了这件事,这一点我是想到过的。她对大人物无限钦佩,并且变得越来越讨厌。只要他再来到我们这里,必定要让他感觉到这一点。至于小个子勃朗,不妨一有机会就把他的全部著作作个批判,你批判《劳动组织》和《革命史》,而我批判《十年》,除此之外,我们一起批判2月以后付诸实现的他的劳动联合以及《历史的几页》。复活节我将去伦敦,到那时已经可以搞出一些东西了。在这里可以很便宜地买到比利时翻印的这些书。因为我对付我的老头^②的计谋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完全成功的,所以我在这里将好好地安顿下来,另外,我还要从布鲁塞尔把我的一批书籍弄来。也许你打算从科伦弄些什么东西,不

① 指哈尼的妻子。——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妨告诉我;我最近几天要写信给丹尼尔斯弄我的东西,这样我们可以让他把所有东西打在一个包里。注意:一切都要,只是不要大陆上翻印的英文书籍。

关于和我的老头的事情的发展,关于我所想出的新的计谋,——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以我不可缺少为借口而继续留在这里,另一方面是为了不致在办事处交给我过多的工作——这些等我当面告诉你。反正再过一个月就要到复活节,而事情也需要详细说明。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的老头今后必须为这一切用现金向我重酬,特别是当他再到这里来的时候,我还要使他更深地陷到整个这件事情中去。困难在于,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我还是希望能实现这一点;我的营业信件得到我的老头的赞赏,所以他把我愿意留在这里看作是重大的牺牲。这就是说,现在给我或不久给我每月加五英镑,最近加的还不算在内。

你的 弗·恩·

别忘了,你一收到和看完科伦的趣闻,就请你把它们寄来让我在寂寞中开开心^①。

^① 见本卷第203—204页。——编者注

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2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在皮佩尔和施拉姆的信中，我让参加者亲自把事实讲述给你听了。这样，你最好自己作出判断。二百名“兄弟协会”⁷⁰暴徒把他们建立革命功勋的欲望发泄在两个赤手空拳的人身上的这种无耻行径是不可思议的；“亲爱的”^①、朗道夫、路易·勃朗等人对此袖手旁观，嘴上背诵着关于博爱的空话，这种无耻行径是不可思议的。

施拉姆同哈尼谈话中有一个情节：哈尼强调说，沙佩尔是他的“老相识”，在我们居住布鲁塞尔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是非常密切的。

附带提一下：路易·勃朗先生及其同伙在开会的前一天就把关于会议的**整个报道**寄给了一家巴黎报纸。

诉讼会毁掉路·勃朗。你可以想象，对《泰晤士报》来说是多么合胃口，特别是因为巴特尔米这个“苦役犯”、“杀人犯”等等以被告和教唆谋杀者的身分出现。正是巴特尔米在这场殴打中指着施拉姆说：“这是个坏蛋，应当揍死他”。

诉讼只会造成**这种**不好的结果：哈尼和琼斯筹划的报纸会垮

① 哈尼。——编者注

台,哈尼和“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完蛋,《泰晤士报》会兴高采烈,皮佩尔会丧失他的职位(他是高尚的,根本不会在乎这件事),而所有的宪章派最终还是会施拉姆等人搞掉。怎么办?明天我要和琼斯谈谈这个问题。朋友哈尼和沙佩尔似乎觉得,事情会平静地过去。哈尼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我们采取必要的步骤并作适当的让步。这样,这只蠢驴就把事情复杂化了。反正对这种恶劣行为决不能置之不理。

当哈尼给你来信时,你只要注意一点。你在信中对赖德律和勃朗的理论上的批判写得过于详细。哈尼现在硬说我们要求他作我们的尾巴。首先应当向他指出:

1.问题**完全仅仅**在于他同沙佩尔和维利希的关系,他已经站在我们的直接的个人的卑鄙无耻的敌人一边,他在德国面前把他的全部威望用来支持他们并反对我们。难道他不是已经**同我们一起以书面的形式**表示同维迪尔、巴特儿米和维利希断绝关系了吗?¹⁹⁷他怎么能够不关照我们、**背着**我们和违反我们的意志去恢复这种关系!如果这是正派的话,那我就糊涂了。

2.他**背弃了我们**,因为在施拉姆和皮佩尔的事件发生**之后**,他没有马上在会上予以反击和立刻退出。他不这样做,反而竭力向他的朋友们说明整个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附上德朗克的信。你给他写信时,要详细地谈一谈这种下流勾当,包括最近的事情。我要往科伦、汉堡等地写大批信件。

请原谅,今天的信没有付邮资。已经很晚了,来不及去买邮票,而这封信今天晚上必须投邮。

你的 卡·马克思

6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三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刚刚看到了你的第二封信。我立刻给哈尼写了第二封信，如果你同意，请你马上把信寄给他。这种卑劣行径太可恶了，必须让他感觉到这一点。如果他和别人结成联盟，那他就更糟糕，让他滚蛋吧。

附上一封我以为很奇怪的信¹⁹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明白，红色沃尔弗^①的主动性表现到什么程度。这封信如此胡言乱语，所以我在得到详细的消息以前不能答复他。因此，请你告诉我，这是搞的什么名堂，请把这胡说八道的东西寄还给我。夜里一点了。

你的 弗·恩·

我没有邮票，因为我要马上投邮，所以不能付邮资。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2月27日星期四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晚十二点钟,我回到家里,见到你叙述对于施拉姆和皮佩尔所干的卑鄙勾当的来信,就立刻把给哈尼的信寄给了你。从这封信,从潦草的字迹,从满腔的愤怒,从混乱的断断续续的思路和通篇不很连贯,你一定会看出,这封信是带着醉意写的,那天晚上我例外地喝了几杯烈性的潘趣酒。你也许因此没有把它寄出去。的确,我当时怒不可遏,不把信寄出就不能入睡,于是我在深夜一点钟跑到邮局,与其说为了立刻把我的意见通知哈尼,不如说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那封信你大概在今天下午接到;第二封信因为今晚以前没有邮班,所以我不可能更早一些发出去。现附上给哈尼的修改过的信,如果象我所希望的,你还没有把第一封信寄给他,就请你把这封信给他寄去。

今后给我寄信,请采用下述的办法:

1. 你在晚六时前投到切林—克罗斯车站邮局或五时半前投到小邮局的所有信件,请寄办事处(欧门—恩格斯公司)。这样,我上午十时就可以收到。
2. 你在晚六时以后发出的所有信件,请寄大杜西街。我在第二天晚六时就可以收到,可是在办事处我就要到第三天早上才能收到。

前几天,许纳拜恩给我来了信。米尔巴赫顺利地逃跑了,现在随他的妻子之后从巴黎去雅典。

你的 弗·恩·

6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早上我才收到你前天的来信。如果我昨天晚上就知道了所有这些详情,我给亲爱的哈尼写信时口气就会完全不同了。不过他还会碰到我,那时我再训斥他一顿。

我想,为了这件事情,郑重其事地提出诉讼,未必有什么好处。不管哈尼、琼斯和宪章派如何,这件事总会造成双方的反诉和控告。在随便哪一个律师的帮助下,对方会向施拉姆和皮佩尔提出最无耻的问题,例如施拉姆是否偷过大磨坊街¹⁶⁰的现金等等;这类问题,不管予以多么有力的驳斥,都足以破坏任何效果。对方的证人们会作证说施拉姆曾经说过什么什么话;他们将会回忆起施拉姆在大磨坊街闹的几次纠纷并极力夸大,把施拉姆说成是公众集会秩序的破坏者等等,而法官看到这些煽惑分子以恶棍互相对骂会感到惬意,会使一切有损于双方名誉的事情发生。不过,施拉姆应当利用这件事情进行威胁。

他本来就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卤莽汉,所以他们认为他会把事

情弄到这种地步。他本来应当打朗道夫耳光并进行射击练习。这个人老是陷进这类事件中去,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学会射击。

诉讼最终的结果将是法官们粗暴地拒绝对双方起诉,不会有别的任何结果,特别是因为诉讼要在伊斯林顿举行,而那里的法官天晓得是些什么样的老蠢驴。如果**人民代表**朗道夫声称,施拉姆只有在想闹一场纠纷时才会出场,那末你不认为公众最终也会相信这一点,胜过相信施拉姆和皮佩尔的说明吗?从这件事可以造成一场大的纠纷,但是这样一来,这种纠纷——由于诽谤——就会给施拉姆带来某种程度的损害。

接着,这一纠纷的肯定的结果就是实施一项新的外侨管理法¹⁹⁹,以保护从大陆来参观博览会¹⁸⁶的循规蹈矩的反动分子。

而施拉姆真是活见鬼,在朗道夫表示拒绝支持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立即去找哈尼,把哈尼拖到这一事件里来呢?

正好到了投邮的时间。再见吧!

你的 弗·恩·

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3月1日星期六 [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那里必定是完全特殊的劣马传递邮件,因为我的一切信件都到达得太迟。

如果你好好看一看收到的信,你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你建议的

一切都已经做了,只有打朗道夫耳光一事例外,我不同意这种作法。如果要侮辱什么人的话,那就是小个子“嘿普嘿普乌拉”——苏格兰人乔治·朱利安·哈尼,而不是别人。这样一来,哈尼就必须练习射击了。

你给哈尼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我发出的是**第一封信**,因为我认为它比修改的第二封信写得更好些和更合适些。

对哈尼和朗道夫都已经以诉讼进行了足够的威胁。你担心朗道夫会对施拉姆作不利的证词,这是没有理由的。他宁愿发誓说,施拉姆在纠纷发生之前曾要求他这个委员会委员在人群中维持秩序。

既然以诉讼相“威胁”不起作用,而如果又不愿安然忍受被殴打、被诬为奸细,以及忍受沙佩尔—维利希的胜利,那该怎么办好呢?

你对纠纷的一切担心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方面也会弄到一个很好的律师。名誉受到的损害是多一些或少一些,施拉姆是无所谓的。如果现在,当教堂街¹⁸⁸的法国人插手这件事之后,他让这件事不了了之,那他就完蛋了;他要么得到宪章派的公开赔罪,要么到法院打官司,两者必居其一。

正如我写信告诉你的,琼斯星期一没有参加会议。我曾经约他到我家来会面,而星期二我就跑到他那里,没有碰见他,给他留下一张条子,让他星期三来。他没有来。星期四我又去找他,说他不来。给他留下一张条子,请他找我。又没有来。星期四晚上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我在信中心平气和地、简单明确地从头讲述了整个这件无耻勾当,向他指出了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要求公开赔罪,最后还提出希望他到我这里来讨论这一切。尽管他住在市内,他还

是没有来,而且也不写回信。显然,琼斯是被小个子苏格兰阴谋家^①说服了,这个人是害怕他同我们见面的。所以你看,宪章派公开赔罪的可能性是没有了。现在只有起诉了。要怎样就怎样吧!令人不快的只是,皮佩尔将因此丧失他的职位,而我们可能多少会招致宪章派一伙人的反对。

实施外侨管理法对我们来说是最惬意的事情。这些蠢驴如不每天出场表演,会成什么样子呢?

现在还只剩下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又不致于酿成极大的纠纷,就是你**立刻、毫不迟延地来这里**²⁰⁰。你可以住在我家,因为我现在又租了两个房间。我可以断然地对你讲,其他办法是没有的。写信讲不清楚,耽误事情,弄不出什么结果。

你的 卡·马·

7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3月8日 [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只写几行,谈谈事实问题。

你已看到,《泰晤士报》没有刊登这玩意儿。²⁰¹但是这同我们再也没有关系了。

哈尼前天早上就给施拉姆写了信。这个吊儿郎当的蠢驴早上

^① 哈尼。——编者注

九点出外,夜里一点左右回家。因此他昨天才见到信。

哈尼刊登了他的声明²⁰²。哈尼为这个声明写了一篇赔罪的导言。他称施拉姆为“亲爱的施拉姆”,并提醒施拉姆也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要向违警法庭控告,——这个文件是针对法国人的。

昨天《祖国报》(今天《立宪主义者报》)刊登了勃朗、巴特尔米、沙佩尔、维利希和所有其余的委员会委员先生们的声明。这些先生在声明中硬说布朗基没有把献词寄给任何一个委员会委员。《祖国报》为此注明,它不经过事先的调查,本来是不愿意刊登这篇东西的。可是,安都昂先生——布朗基的妹夫给它寄去了一项如下的说明:献词曾经寄给了声明的署名者之一巴特尔米,并且有他写的收条。你可以想象,这个阵营内现在是怎样的一片悲鸣!

但这还不是全部。

沃尔弗昨天早上打发伍德洛夫同一个纯粹的英国人到朗道夫那里。这个儿子的举止象一个发狂的骗子:最初大喊大叫,大吹大擂,夸夸其谈,装腔作势,挥手顿足,后来又重新被一种不可克服的卑怯感所控制了。今晚将当着教堂街¹⁸⁸的这些可怜的庸人面做成纪录。

最后:从我的老太太^①那里得到了不好的消息。她让一切都由博默耳²⁰³方面决定。我或许将不得不冒险采取绝望的步骤。

你的 卡·马克思

我已从贝克尔^②那里得到维利希的信件。你星期二可以得到这些信件。

① 马克思·罕丽达。——编者注

②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3月10日星期一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早收到附来的维尔特的信，现在马上寄给你。施拉姆和哈尼之间的纠纷现在就这样解决了。如果你能够说服这个吊儿郎当的人，可以叫他把布朗基献词的译文寄一份给哈尼，这是会产生影响的。他现在又同哈尼建立了最好的关系，如果他能保持这种联系，那就算很好了。哈尼毕竟有一个刊物^①。寄给《泰晤士报》的文章，还可以寄一份给在贝耳岛的布朗基。²⁰¹施拉姆在这方面不当太大意，——这样他就从各方面掩护好自己的后方了。钱明天寄去。

你的 弗·恩·

巴特爾米大出其丑——**这是一件快事**。可以叫施拉姆把整个这一事件用书面告诉哈尼。这样我们就是作了通知，而这总是一件今后可能会起作用的事。

① 《人民之友》。——编者注

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3月17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患着一种非常讨厌的流行性感冒,使我对一切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事情都无力去做。因此我没有写信。上星期我只能把邮局汇票寄给你,想必你已经收到。五先令是给琳蕙的,因为我从你那里离开时,她恰好不在家。只要一有可能,本星期或最迟下星期,我将把给“嘿普嘿普乌拉”^①的两英镑寄给你,施拉姆可以把这钱带给他。自从我把维尔特的信寄给你以后,至今没有收到你的片纸只字,所以我自然再也知道任何事情了,并且一直在等待维利希的高尚的信件。刊登施拉姆的声明的《人民之友》,我没有看到;这个刊物这里不能经常收到;请你叫施拉姆邮寄给我一本。如果他手头没有,他也一定能够容易弄到一本。我很高兴地得知,朗道夫终于表现为一个十足的胆小鬼;我一直在等待他那封著名的信。

这里的种种愚蠢的规定实际上使我无法正常地、不间断地进行工作,我感到非常恼火。有一个图书馆,我不能进去,在另一个公共的图书馆里,也只是有时才可以找到我目前最感兴趣的东西,而且时间对我也不方便,所以我能够使用的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图书馆,那里永远也弄不到东西,图书杂乱无章到了顶点。例如,我又在

^① 哈尼。——编者注

徒劳地寻找纳皮尔的书^①，而且，总是要经过两三个星期，才能拿到下一卷。失望之余，我只好去看西塞罗的书信，并且从那里去研究路易—菲力浦的统治和督政府的腐败。这是一部极为有趣的丑闻录。西塞罗真正是无价宝——集克鲁格教授和塞巴斯提安·载勒尔于一身。自从世界开创以来，在庸人中间找不出比这家伙更下贱的无赖。我要把这本可爱的小书好好地摘录下来。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你的 弗·恩格斯

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3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写信。首先是我自己跟你同病相怜，也害了一场流行性感冒，其次是种种琐碎的麻烦事在这个多难的一星期里一起爆发，使我忙于应付。

随信附上骑士冯·维利希的有趣的信件。

海因岑的臭小报^②上刊登了一篇在伦敦这里炮制的所谓巴黎通讯。这篇通讯不言而喻首先是攻击我们两人，其次是议员鲁道夫·施拉姆，“因为他不知羞耻地靠老婆的钱过日子”，再其次是“半人半兽的陶森瑙、尤利乌斯和布赫尔”，最后，非常厉害地攻击了伟

① 威·帕·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编者注

② 《德意志快报报》。——编者注

大的金克尔。海因岑绝对不会而且永远不会原谅他在乞求方面所作的竞争。受到称赞的只有伟大的卢格和司徒卢威。关于卢格,这封巴黎的来信中说,他从布莱顿到伦敦作了一天的旅行。这篇诽谤性文章是这样搞出来的:海因岑把卢格的一封私人信和班贝尔格的一封信中的诽谤拼凑起来加以发表,而这两人的责难是完全互相矛盾的。

在卢格作为“头号蠢人”出席讲话的盛大宴会上——沃尔弗和李卜克内西亲眼目睹——没有一个柏林或法兰克福的议员²⁰⁴。他们不愿意卢格——司徒卢威领导。鲁·施拉姆、赖辛巴赫伯爵^①(法兰克福的,不是“党内的大胡子”^②)和奥本海姆、布赫尔,最后是自行其事的尤利乌斯,这一帮人又在阴谋反对这些愚蠢之神。当然也是出于崇高的动机。我告诉你,所有这些无赖都是败类,十足的败类。

在报刊上对我们作种种诽谤的金克尔,在宴会上用他自己的“红色摩洛哥皮的”方式发表了关于“从争取宪法的普通战士到红色共和党人”的一切人都来和解的悲伤的讲话。

所有这些蠢驴,当他们为共和制而叹息,而金克尔甚至乘机为红色共和制而叹息的时候,却卑躬屈节地舔英国宪法的屁股。这是一个矛盾;关于这一点,甚至连单纯的《纪事晨报》的先生们都提醒他们注意逻辑上的缺点。

关于朗道夫,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具有被揭露的骗子的称号,却泰然自得地装成“正直的人”。

布朗基问题的喜剧还没有终结。前上尉维迪尔寄给《祖国报》

① 奥斯卡尔·赖辛巴赫。——编者注

② 爱德华·赖辛巴赫。——编者注

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荣誉感和对真理的向往迫使他宣布,路·勃朗、所有其他人以及他本人都在最初的声明中撒了谎。委员会是由十三人,而不是六人组成的。布朗基的献词他们所有的人都看过,他们所有的人都讨论过。他是六人中的一个。²⁰⁵高贵的巴特爾米没有看过这封信,过了几天也给《祖国报》寄去一份声明,说收到献词的是他,但他没有把献词告诉别人;这样一来,他便成了三重说谎者。《祖国报》刊登了他的信并在最后宣称,它将不再从这些蠢驴那里接受任何东西,同时附上如下的前言:

“我们常常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在煽惑者的身上什么东西更发达一些,是吹牛还是愚蠢?我们收到的从伦敦来的第四封信,使我们更难回答这个问题了。这些可怜虫在那里有多少呵!他们是这样迫切地渴望写作和看到他们的名字被登载在**反动**的报纸上,甚至甘心蒙受无穷的耻辱和自卑自贱。公众的嘲笑和愤慨同他们有何相干——只要《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祖国报》刊载他们的作文练习就行了。为了得到这种幸福,这个世界主义的民主派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由于对写作的**同情心**,我们因此刊载了‘公民’巴特爾米的下面这封信……这封信是一个新的、我们希望也是最后的证据,它证明著名的布朗基献词是真实的。他们起初全都否认这个献词的存在,而现在却为了争着确证这个献词的存在而互相辱骂以至撕打起来了。”

难道这不是太妙了吗?

我已收到你的邮局汇票。如果你在你的营业中支付这样的利息,那末或者是你的盈利,或者是你的亏损,必定非常可观。

别忘记给德朗克写信。加累尔死了。所以,你就把信寄给法兰克福的泰·舒斯泰尔吧。

你的 卡·马克思

7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3月19日星期三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布朗基的献词²⁰¹一事正在发展到的确绝妙的程度。维迪尔针对路易·勃朗发出的声明是极其宝贵的;这个家伙在法国和英国面前表现为一个卑鄙的撒谎者。巴特爾米陷入了惊人的困境。——你的信中有一处我不明白。维迪尔说:“委员会是由十三人,而不是六人组成的……他是六人中的一个”。这六人是谁?是在第一个声明上签名的人,还是投票赞成宣读布朗基的献词的一伙人?

德国人中间议论纷纷,这也不坏。我在《每日新闻》上看到关于宴会的报道。因为宴会是有体面的,所以马志尼先生这一次也毫无顾虑地参加了。“豪格将军当主席!”这个家伙将来有希望成为1830年杜布尔将军的讽刺画。如果根据《泰晤士报》的广告来判断,哥林盖尔的“金星”酒馆现在就是很有体面的了。不过,由于我还是必须收集关于这些议论的一切材料,所以如果能派一名哨兵去侦察一下倒也不坏——总能找到一个人愿意问过问这种臭事,甚至冒被赶出门去的危险。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维利希的东西^①很有助于我今天

① 见本卷第203—204页。——编者注

早餐的愉快。这个蠢货！我实在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把施拉姆的信看成对他的第一封信的复信。但是，在莱茵省可能实行军事专制，不存在使他伤脑筋的报刊，这必定很自然地使这个蠢笨的畜生冲昏了头脑。一个十足的军需官和司务长！社会革命靠给后备兵家庭发“施给乞丐的稀汤”，统计只是登记“粮食、牲畜、运输工具和兵员”！这个革命计划完全超过了以前的用五千人夺取德国的计划。如果后备兵不理解这一点，那末必定要对人类绝望。“我要带几个人在身边，而号召另一些人”。你懂得这个家伙指什么而言吗？“命令卡尔·马克思公民在四十八小时内赶到科伦，在格贝尔特公民的监督和支配之下领导财政事务和社会改革。如不服从此项命令，如有任何的违抗或非议，以及无礼的嘲笑，当处以死刑。对马克思公民将派一名军士和六名士兵予以监视”。而这个人又是怎么说沙佩尔的！“我们不希望再有追求享乐的人”。因此，甚至斯巴达式的一壶二合酒和这头肥猪在女人面前低声下气的举动，对这个不花钱喝得烂醉和纵欲于自身的司务长来说，都已经是骄奢淫佚了。的确，谁知道这头肥猪一旦在科伦被围攻时不会象高贵的帕拉福克斯在萨拉哥沙那样干呢；在萨拉哥沙整个第二次（真正的）被围攻²⁰⁶期间，帕拉福克斯一直没有露面，因为他跟三四个浪子和一群妓女在修道院的防弹地下室里饮酒作乐，直到他必须签订投降条件时才出现。

但是，维利希在趾高气扬的、充满胜利信心的、仅仅诉说金钱上有困难的第三封信中是答复谁的信？是施拉姆给他寄去了第二封信，还是贝克尔^①答复了维利希的第二封信？这一点，请你解释

①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一下,并请告知你是否需要马上归还这些信件;我很想在我这里再保留一些时候,有空时作一些摘录。

铁路的投机又活跃了——从1月1日起,多数股票上涨百分之四十,同时,最坏的股票上涨的最多。这大有希望!

你的 弗·恩格斯

76

马克思致恩格斯²⁰⁷

曼 彻 斯 特

[1851年3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让皮佩尔在上面把这个绝妙的文件抄给你。卢格借口他为马志尼的公债作担保,要求金钱,以便把金钱变为“舆论”。在这里的“普鲁士人”——布赫尔、埃尔斯纳、威美尔曼等——中间,普遍地对这个“强大的临时政府”怀有极大的不满情绪。

至于使你感到如此迷惑不解的“六个人”,就是朗道夫和勃朗、维利希和沙佩尔、巴特米和维迪尔,一句话,六个斗牛士;匈牙利人、波兰人和诸如此类的未被吸收参加的小人物没有露面。

维利希在第三封信中只是答复他自己的思路。他没有从贝克尔和施拉姆那里收到任何信件,也没有收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今天将是这个家伙的快活的日子。大约两个星期以前,沃尔弗^①夜里两点钟在娼妓咖啡馆遇见他并高喊了一声:“啊!有道德的维利希在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这里!”于是,这位“有道德的人”就溜走了。

德国中央行骗局²⁰⁸的真正的创立者是不知疲倦的韧如兽皮的修脚师和食草动物司徒卢威。这个家伙现在仅仅是重操旧业,这就是,用骨相学、道德和诸如此类的瞎话来引人注意。这是一个市场上的叫卖者,而且还带有一种嘶哑的喉音。在最近的二十五年中,这头蠢驴编写了《民主主义政治科学辞典》和《民主主义世界通史》²⁰⁹,这两个东西什么也不是,一个不过是用司徒卢威的语言翻译的韦尔凯尔—罗泰克的著作²¹⁰,另一个不过是用民主主义词句把罗泰克的著作²¹¹改头换面。卢格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只有悲天悯人的警察当局才阻止他在德国印刷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

愚蠢的金克尔十分善于驱散庸人的幻想。他陷入了司徒卢威和卢格这样的有经验的小丑手中,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深刻地揭露这头蠢驴。他在这一伙人中不管怎样都要失去自己的狮子皮。

你的 卡·马克思

琼斯前几天来我这里,特别是在最近揭发出来的事情之后,他很庆幸我挽救了他,使他免于参加宴会。

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3月3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当你在研究战争史的时候,我正在进行一场小型战争,而我不久就有战败的危险,拿破仑,甚至共产主义的克伦威尔—维利希本人,都不能从中找到一条出路。

你知道,3月23日,我必须付给老班贝尔格尔三十一英镑十先令,而16日必须付给犹太人施提贝耳十英镑,这一切要用流通中的期票来支付。我首先直接通过燕妮向我的岳母^①要钱。答复说,埃德加尔^②先生带着燕妮的钱的余数又到墨西哥去了,我一文钱也没有能挤出来。

于是我写信给我的母亲,威胁说要以她的名义开期票,如不支付就去普鲁士让人家逮捕。我的确准备在有机会时采取这后一着,但是,自从这些驴子在报纸上叫嚷说,我已被工人所抛弃,我已声名扫地等等之后,我当然已不能采取这个办法。否则,这件事看来好象是一种政治上的舞台噱头,是一种多多少少经过考虑的对耶稣基督—金克尔的模仿。我告诉我的老太太,最后的期限是3月

①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20日。

3月10日,她给我来信说,他们想写信给亲戚们;3月18日,她来信说,亲戚们没有回信。这就是说,事情吹了。我马上给她回信说,我在第一封信中所表示的态度依然有效。

3月16日,我在皮佩尔的帮助之下付了施提贝耳十英镑。3月23日,在我采取的种种无结果的步骤之后,老班贝尔格尔的期票自然被拒绝支付。我同老头子弄得很不愉快,另外他还在可敬的载勒尔那里把我痛骂了一通。这个蠢驴通过他在特利尔的银行家向银行家劳茨调查我的情况。这个家伙——我的老太太的银行家和我的私人的仇敌——自然往这里写了一些关于我的完全胡说八道的东西,此外还唆使我的老太太反对我。

对于老班贝尔格尔,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只有给他开两张新的期票——以他的名义在伦敦开一张,从3月24日算起,为期一个月;以我的老太太的名义在特利尔另开一张,为期三周,以偿付第一张期票。我立刻就通知了老太太。今天,当接到你的来信时,我还接到我的老太太写来的一封非常粗暴和义愤填膺的信,她在信中断然宣称,她将拒绝支付我以她的名义开的任何一张期票。

这样,到4月221日,我只能等待盛怒的老西蒙·班贝尔格尔采取的极端的措施了。

同时,我的妻子于3月28日分娩。分娩是顺利的,不过她现在病得厉害,与其说是体质上原因,不如说物质上的原因多些。再者,我家里现在简直是一文钱没有,但欠小商人、肉铺老板、面包铺老板等等的账却越来越多。

苏格兰方面的遗嘱抄件要过七八天才能到我这里。如果这有什么用处的话,那末小班贝尔格尔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定加以利用。

但是我不能指望这一点。

你会承认,整个这种琐事都是不很愉快的,我已经深深陷进了这小资产阶级的泥坑。不仅如此,我还剥削了工人!我还追求独裁!多么可怕!

但是还不止这一点。曾经从特利尔给我往布鲁塞尔寄过借款的一个工厂主,由于他的铁工厂生意不好,现在纠缠我要求还钱。他更倒霉。我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最后,为了使这些事有一个悲喜剧式的结尾,又出现了一件事,这是一个秘密,我现在只向你透露几句。而刚才有事打断了,我应当去照看我的妻子。因此,关于你也在其中起作用的另一件事,下次再谈。

你的 卡·马·

又及:商人、工厂主等等怎样计算他们自己消耗的那一部分利润?这些钱是否也是从银行家那里取,还是怎样取?请对此给予答复。

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4月2日 [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今天收到的你的来信的信封(上有姓名地址)。是皮特·欧门拆了你的信吗?你应当把这件事了解一下。

你的邮局汇票寄来得正是时候。在这里速度也把资本增加了十倍,和蒲鲁东先生的铁路利润一样。²¹²

你可以想象,我并没有闲着不干事,除了你预付的钱之外,我希望能从不同方面把不足之数凑齐。

关于“秘密”,我不在信中告诉你了,因为4月底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到你那里去一趟。我必须离开这里一个星期。²¹³

最糟糕的是,我现在突然不得不停止在图书馆的研究工作了。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①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

我在上封信中提出的问题,请你给我一个答复。

既然你现在正在研究军事学,那末你不能利用《新莱茵报》、帕麦斯顿的蓝皮书²¹⁴等等把匈牙利战争史重新加以叙述吗?这是很有用处的。我或早或迟将出版两卷六十印张的书,那时这就非常适用了。如果你想要知道有关各种阴谋、战役和人物的细节,就写信给我——不用封口——寄到冯·倍克男爵夫人处就行了。我同她有联系。她是科苏特的密探,也是一部匈牙利的齷齪勾当的真正的编年史。应当利用她一下。她很愚蠢,不会隐瞒真情。我在这方面已经做过试验。

我的妻子可惜生的是女孩^②而不是男孩。但更糟的是,她很弱。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弗兰契斯卡·马克思。——编者注

附上丹尼尔斯的信。我曾经给他写信，详细地谈过他的《生理学》²¹⁵。他的信中半合理的东西是我信中意见的回声。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张废纸寄还给我，并把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告诉我。

你的 卡·马·

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如能更经常地给我来信，我将对你感谢不尽。你知道，我在这里的社交几乎只限于几个蠢家伙。

7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4月3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的信被拆开一事是十分奇怪的。在办事处里，有可能拆信的只有我们的一个听差，而我不相信他有这样的胆量。另外，他只有当老希尔不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拆信，但我不相信后者会离开办事处片刻。欧门家族里没有一个人在城里。这件事自然无法弄清楚，因为，考虑到议会里关于流亡者问题的质询，完全可以设想，这件事是发生在邮局本身。在此以前我已经意识到，我近来已引起那个与其说为“欧门—恩格斯”公司服务，不如说为“欧门兄弟”公司服务的听差的怀疑；不过从怀疑到拆信，尚有很远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今后能够防止这种事情。即使这个傻瓜看过信，也没有什么关

系,因为如果他打算在什么时候,譬如当我的老头^①来这里的时候,利用这个消息,那末他就会完全暴露自己,以致马上被驱逐出去。但是我已经说过,我不相信他有这样的胆量。

你在前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我觉得还不大清楚。不过,我觉得,下面的说明可以使你满足。

商人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利润获得者,和同一个商人作为消费者——这在商业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互相敌对的人。商人作为公司,可以叫做资本账目或相应地叫做盈亏账目。商人作为吃、喝、住和生产子女的人,可以叫做家庭费用账目。资本账目把从商业领域转移到私人腰包的每一分钱记入家庭费用账目的借方。因为家庭费用账目只有“借方”,没有“贷方”,从而是公司的最坏的负债者,所以到年终时,家庭费用账目的借方总额就将构成纯亏损并从利润中扣除。但是,在进行决算和计算利润率时,用于家庭费用的款项通常被视为仍然存在的,并被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例如,十万塔勒的资本获得一万塔勒的利润,而五千塔勒花费掉了,那末,算起来利润是百分之十;而在把一切都正确地过了账之后,下一年的资本账目中的借方就是十万零五千塔勒。这种手续本身比我在这里叙述的要复杂一些,因为资本账目和家庭费用账目是很少接触的,或者只有在年终结算才接触,同时家庭费用账目通常成为起着“经纪人”作用的“现金账目”的债务人;不过最终的结局正是那样。

在存在若干股东的情况下,事情是很简单的。例如,甲出资五万塔勒,乙也出资五万塔勒,他们获得利润一万塔勒,各自花费掉二千五百塔勒。这样,年终的平衡表如下(在没有虚账和在单式簿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记的情况下):

甲乙合股中的甲贷方—— 投资.....	50000 塔勒
甲乙合股中的甲贷方—— 应分得的利润 ...	5000 塔勒
	<hr/>
	55000 塔勒
甲乙合股中的借方—— 现金	2500 塔勒
下年度甲贷方	52500 塔勒

乙的方面也是这样。而同时公司在计算时总是把利润算作百分之十。总之,商人在计算利润率时是忽视股东的生活费用的,相反,他们在计算因利润而增加资本时却把这项费用计算进去。

关于匈牙利战争,只要能找到资料,我是很愿意写的(如果办得到,写 1848—1850 年的全部战争更好)。《新莱茵报》只能用来和奥地利的公报对照,而你也知道,这些公报是多么不完备。单是关于这一次战争的书,我就必须有十至十二种;而且即使如此,我也还缺少一件主要的东西:科苏特的《通报》。在写战史方面,如果没有关于兵力、给养和装备等情况的各种材料,就想加以论述,那是最容易出笑话的。这一切对于报纸是无所谓的,因为一切报纸都是同样地对情况了解很差,它们只需要根据现有的少数材料作出正确的结论就行了。但为了在事后能对各种决定性的场合评论说,在这里应当怎样怎样做,而在那里又如何做得对,尽管结果似乎适得其反,——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关于匈牙利战争的材料发表得还不充分。例如,关于奥地利军队和匈牙利军队以及它们的各个军在每次会战和每次重要运动前的兵力的材料,谁会给我弄来呢?因此,科苏特和戈尔盖的备忘录必须先出版,必须有邓宾斯基所提出的作战平面图的真本。然而,即使根据现有的资料,还是可以阐明一些问题,并且也许可以写成一篇相当有意思的论文。现在有一点

无论如何已经非常清楚:匈牙利的起义,和1830年波兰的起义以及1812年的俄罗斯帝国一样,在1849年初只是由于冬天才得救的。匈牙利,波兰和俄国是欧洲仅有的在冬季不能入侵的国家。但是,举行起义总是只能靠周围的深不可测的烂泥而得救,这真是大大的不幸。奥匈之间的事件如果不是在12月而是在5月爆发,那末就不可能组成一支匈牙利的军队,而这整个无谓举动的结果就会不多不少完全象巴登事件一样。我愈是深入地研究战争,就愈是鄙视那种英雄气概;英雄气概只是一句无聊的空话,一个普通士兵是根本不放在嘴上的。拿破仑只要不是发表宣言和长篇演说,而是冷静地说话,他就从来不说什么“光荣的”、“不屈不挠的勇气”等等,至多不过说:“他打得好”。

然而,如果明年在法国爆发革命,神圣同盟¹⁹¹至少要进到巴黎城下,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法国革命家虽然具有渊博的知识和罕见的精力,但甚至巴黎的堡垒和要塞围墙能否得到所需要的武器和粮食,也还是个大问题。而只要有两个堡垒,例如圣丹尼及其东邻最近的堡垒,被敌人夺去,那末巴黎和革命就会在新的事件爆发之前垮台。关于这一点,我最近要从军事观点对你作详细的说明,同时将阐述一下能用来至少削弱敌人入侵的唯一的手段,就是法国人去占领比利时的要塞,并采取一种很可疑的暴动式的突然袭击的方法来占领莱茵河上的要塞。下面这个形容普鲁士墨守成规的军事教条和说明后来的耶拿之败等等事件的笑话可能使你感到兴趣。拿破仑在马连峨会战中表面上冒险但实际上却十分有把握的突击,竟使老弗里茨^①学派的毕洛夫将军(他是

① 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后来 1813 年的那个毕洛夫的父亲或叔父) 产生了下列的见解:
(1) 确立一种建立在谬论基础上的作战体系, 即不断以新的疯狂性举动使敌人“陷入困惑”; (2) 和三十年战争时一样, 步兵不用刺刀, 而用长矛! 为了打败拿破仑, 就应当抛弃火药, 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呢?

你不顾一切要在月底来这里, 我非常高兴。但你应当趁此机会把全份《新莱茵报》带来——我将根据这个报纸搞一个所有德国民主派蠢驴以及法国人的案卷; 这项工作必须在我们再次陷入任何麻烦事情之前完成。如果可尊敬的李卜克内西为了这个目的(他能够胜任)到博物馆^①去, 查阅柏林、法兰克福和维也纳会议的表决结果——那里一定有(在速记记录稿中), 并从中把有关一切左派的地方摘录下来, 那就好了。

你知道, 我没有看过丹尼尔手稿²¹⁵的最后部分^②。这个家伙坚持“概念”是人与人之间的媒介等等,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无法阻止一个写生理学的人不这样看。他最终总是用下面的论据当救命草: 凡是对人发生影响的现实事实都使人发生概念, 因此对这些事实的反应在第二回才是这些事实的结果, 而在第一回则是概念的结果。对这种形式逻辑, 当然没有什么好批驳的, 问题完全取决于他的手稿中的叙述方法——这我就知道了。我以为最好写信告诉他说, 他现在知道他的著作的某一部分会造成怎样的误解, 希望他加以修改, 使他的“真正的”观点明确起来。这是你能够做的一切, 否则你必须亲自把有问题的地方加以改写, 这也是不合适的。

请来信告诉我, 你的夫人身体怎样, 请代我致以衷心的问候。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247 页。——编者注

你终于把政治经济学搞完了,我很高兴。这个事情确实拖了很久,而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

你打算出版的两卷六十印张的书同出版商交涉得怎样?如果这事已办妥,那就可以让出版商设法搞到写匈牙利论文必需的东西,——我可以列举是哪些;必要时,最后可以用稿酬抵偿。还必须有一张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非常好的专门地图,如果可能的话,搞些作战图,据我所知,在以前出版的书中没有这样的图,——一张地图大概要值十五至二十塔勒。我想设法通过魏德迈搞到这样的地图。顺便问一下,你是否有他的通讯处?我很想从他那里打听关于军队的编制和战术的军事参考书,我在这里恰恰弄不到这种低劣的东西。还请你打听一下,从倍克女士那里或通过她至少可以弄到关于匈牙利的什么样的书。还在你那里的德克尔的著作²¹⁶,我也需要。

你的 弗·恩·

8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4月11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本来以为今天终将写完我的长篇战略论文^①。但是,一方面

① 弗·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编者注

由于拖延,一方面由于必须查考一些细节,同时又由于这篇文章比原来预计的要长,所以今天到深夜也未必能写完。另外,此文完全不适于出版,它只能作为私人通讯,作为我自己的一种练习。

关于威灵顿,我也开始逐渐有所了解。这个固执、倔强和顽固的英国人,有着足够的理智和他的民族所具有的利用资源的一切才能;他思考徐缓,行动谨慎,不论有多大幸运都从来不指望侥幸的偶然事件。如果这种“理智”能达到天才的程度,他就会是一个天才了。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十分标准,但却没有一件是卓越的^①。象他这样一个将军,似乎是专为英国军队而生的,这个军队的每个兵士,每个少尉,在他们各自的范围内都是一个小威灵顿。他也了解他的军队,了解他们在防御中的顽强坚持精神,这种精神是每个英国人从拳击场带来的,它使英国军队在八小时紧张的防御后(任何其他的军队在这种场合都会垮掉的),还能发起有力的攻击,而在这些攻击中,灵活性的不足可以由动作的一致性和持久性来弥补。在滑铁卢防御战²¹⁷中,如果没有三万五千名英国军队作核心,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支持到普军到达的时候。

此外,在西班牙战争中,威灵顿对拿破仑的军事学术,比其他那些被拿破仑用这种军事学术的优越性狠狠教训过的民族都领会得更多。当奥军茫然不知所措,当普军十分惊慌,竟至宣布白痴和天才等同的时候,威灵顿却能灵活地采取行动,并使自己避免了奥军和普军所犯的错误。他并不模仿拿破仑的战法,但是他能够使法军极难于对他采用这一套战法。除了政治原因迫使他犯的错误外,他没有犯任何错误。虽然如此,我还没有发现他在任

① 俏皮话:《musterhaft》,——“标准”《meisterhaft》——“卓越的”。——编者注

何问题上表现过一点天才。纳皮尔^①自己就指出,威灵顿曾有一些机会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天才的突击,可是他对此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据我所知,他从没有利用过这样的机会。他有他自己的伟大,也就是说,可以算作伟大,而仍然不失其为平庸。他具有军人的一切素质,这些素质都得到了很均衡而十分协调的发展,但正是这种协调状态才使这种种素质没有一种能发展到真正天才的程度。他是什么样的军人,就是什么样的政治家。他政治上的密友皮尔就是他的某种翻版。他们两人都是代表托利党的,这个党有着足够的理智,因而能够很有礼貌地把一个一个的阵地放弃,并溶化于资产阶级之中。这是向托列斯-维德拉斯的退却。²¹⁸威灵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的 弗·恩·

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4月15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我这里没有收到过一封信,现在你也只是收到这几行字,因为我天天在等待你答应要写的信。附上鲁普斯威^②的信。四天前我已经给他回了信,但没有答复他向你提出的问题。

附上我不认识的费舍从美国寄来的信,我暂时委托李卜克内

① 威·帕·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编者注

② 廉·沃尔弗。——编者注

西写信给他。

罗特哈克尔的信,我下次寄给你。这个蠢驴在美国也是一个编辑。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一点:从大西部到东部,到处都朝我们狂吠,漫骂我们,发表文章反对我们。魏特林在他的小报^①上刊登一篇寄自巴黎的文章(据说,实际上是出自维利希的手笔),反对我和你。²¹⁹另一方面,施瑙费尔攻击了伟大的维利希。

司徒卢威在他为一千万公债作担保之后,立即在西蒂区发了一张认捐单,以便乞求到同阿马利亚^②移居美国的费用。他获得了成功。上星期五他溜走了,仍旧同阿马利亚一起。

维利希在哥林盖尔的协助之下干了种种欺骗勾当。不过,他在接到假贝克尔最近的复信和所附的献词之后,害了两个星期的肝火病。他两个星期没有离开过小教堂,即营房,而当他重返磨坊街160时,就把献词和献词的前言^③提出来讨论,大概是为了领取一张赤贫证明书。

沙佩尔为英国编出了一部宪法,因为在这个磨坊街,经过深思熟虑和详尽讨论之后决定,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并应当得到一部宪法。而沙佩尔一格贝尔特将给它这样一部宪法。于是宪法也就草拟成功。

席梅尔普芬尼希游遍了全德国,并为了维利希—沙佩尔、卢格—金克尔、贝克尔^④—济格尔的共同利益到处很起劲地搞阴谋反对我们。主要是在那些推崇金克尔的地方,尤其是在人们从来都不喜欢我们的威斯特伐里亚、鄂斯纳布鲁克、比雷菲尔德等地,流言

① 《工人共和国报》。——编者注

② 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的妻子。——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奥·布朗基献词的德文译文的前言》。——编者注

④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编者注

蜚语无穷无尽。

你的 卡·马·

8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4 月 15 日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邮局汇票五英镑。

如果你夫人的健康状况和其他情况允许，请你在后天星期四来曼彻斯特²¹³。有三趟火车可供你选择：(1) 早上六时半；二时到达这里(二等车)。(2) 早上七时开的议会火车 220(二等和三等车)，傍晚六时半到达。(3) 中午十二时，晚九时到达(二等车)。这样，我们可以从星期五到星期一到郊区走一走。

无论如何请你马上来信告诉我，你是否来，搭哪一趟火车；届时我去车站。如果你不能星期四来（虽然星期四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比较理想），那就星期五来吧。总之，你要马上告诉我你打算怎样。

其他一切见面再谈，现在我最好还是立即去邮局汇钱。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邮局又挤满了人。附上五英镑的银行券的半截；另半截下一个邮班就寄去。

8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5月1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过几天,至多一个星期,你将收到另外的五英镑;倘若不是刚才我一次要付出十英镑,这五英镑今天就寄给你了。

几天来我一直在找鲁普斯^①和德朗克的信,但没有找到。必定是你把这两封信带走了。如果在你那里找到了,请你给我寄回来,我马上写回信。费舍从新奥尔良的来信,我也没有找到。

我们不必特别抱怨坏的追随者。我家里正好有一部萨瓦里回忆录²²¹。拿破仑也有他的追随者,——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这个萨瓦里就是这一类追随者的出色的样板。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家伙更平庸。如果说有些人以为自己水平很高而又根本不懂《共产主义宣言》,那末这个萨瓦里以为,他对拿破仑是掌握的,他是能够估价拿破仑全部伟大之处的少数佼佼者之中的一个,而同时他却又对任何一次远征或作战的计划都一窍不通。当他在写自己的回忆录的时候,还没有出现一本对这些战役作过象样的叙述的书,因此在这部为拿破仑、也为他自己作辩护的回忆录中,他自然想在这方面拿出最大的本领;但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空泛的词句和一个二流见证人所提供的一大堆互不连贯、含含糊糊的细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节。譬如,关于奥斯特利茨会战²²²,这个家伙只知道,敌人遭到侧敌行军的突然袭击,被举行进攻的法军各个纵队相应地分割成各个部分——这是一字不漏地照抄拿破仑公报。但这是怎么发生的,他一无所知。此外,就是帝国时代和执政时代的种种流言蜚语,多得惊人;这是一个真正典型的庸人。他吹牛,扯谎,奴颜婢膝,淫欲十足地委身于警察的高尚事业——在逮捕和密探活动中欣赏自己的权力;同时,又非常擅长搞各种无聊琐事和阴谋倾轧,可是却处处表现出如此平庸无能、热心过分和目光短浅,以致必须随时加以控制,给他下达详细确切的指令。总之,他完全不是一个可以推荐的人物,实际上,比起某些“朋友”来,不见得好,也不见得坏,不见得更更有本事,也不见得更能弄坏事情。所以拿破仑就逐渐地使他成为一个凑合用的机器,罗维戈公爵,一个不会使拿破仑在俄国皇帝^①面前丢丑的侍臣。当然,对这样的家伙必须能够收买,而为此首先就要有金钱和权力。

可是,高尚的梯也尔的著作¹⁹⁶是从萨瓦里——他的回忆录在法国是享有盛名的——那里抄袭的,他的剽窃术决不亚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同时,不仅在流言蜚语方面,而且在治理问题等方面,他都把萨瓦里先生当作主要的来源。

从《泰晤士报》来看,伦敦现在的景象一定很可怕,因为它应该已经完全被鞑靼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野蛮人所占领。此外,还可能增添来自世界各地的暗探队,甚至还有普鲁士宪兵,至于将在6月来看大博览会¹⁸⁶和大人物的德国民主派朋友奥特堡之流,还不计算在内。这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要注意,人家会派人带介绍

① 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

信和不带介绍信去找你,这些人将要求你把赖德律、马志尼、路·勃朗和科西迪耶尔介绍给他们,然后,他们将在德国大发怨言,说你没有给他弄到一张请帖去参加菲格斯·奥康瑙尔的午宴。会有人来找,说:是马克思先生吗?——很荣幸,——请您认识我,我就是诺伊豪斯,是绍林吉亚运动的首领!

科伦副市长申克欢迎普鲁士亲王的演说在科伦市政府里引起的吵闹,以及普鲁士亲王的无耻的讲话,想必你已经从报上看到了。“报刊办坏了,科伦的报刊必须改邪归正!”²²³可怜的勃律盖曼自然要利用这个机会,把人们不揣冒昧地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十分小心和十分温顺地所发表的那些废话再说一通。然而,偏偏现在“我们的施图普”是市长和科伦的最大的人物,而你的内兄^①也以值得赞许的劲头正在没收书籍。我所担心的只是,他作为普鲁士官僚国家的布鲁土斯不久也会对你的东西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就可能很讨厌地产生停止支付稿费的后果。而这位大人的另一位姻兄弟弗洛伦库尔,据德国报纸报道,已经大摇大摆地投入了天主教会的怀抱。你的家庭至少是有趣的,而在我的家庭里,我自己必须要一些冒险家的把戏。

附带说一件事:请你给我帮一个大忙,就是尽可能快地让丹尼尔斯或者你认为合适的在科伦的某个人给我写一封信(这封信要直接寄到这里,即盖有科伦的邮戳),在信中通知我,他已收到两张石英镑的银行券,连同以前收到的一共十五英镑;同时还要补充说,这些钱都已根据我的指示支付给科伦的一些人,因此我欠科伦某些人的账已经完全还清。信上还可以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和说

①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些问候话等等,以免使人看出信是伪造的。我需要一种文件,以便在必要时能够证明,我向科伦方面还了债,因为我预见到别人将要谈起我提取的款项。这个信让我收到得越快越好。这件事如何办,完全由你来考虑,我就是想让你能给我弄到这样的文件,因为我们两人干什么谁也管不着。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写我是因女人而负债,或者我从前为同盟的事业担保过这笔钱,而现在必须支付,或者你爱怎么说都行。另外,该信于6月一定立刻归还原主。最重要的是信上要有科伦的邮戳和5月上半月的日期。

你家中情况怎样?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请马上回信。

你的 弗·恩·

刚才找到了鲁普斯^①和费舍的信,而德朗克的信却找不到。今天我给鲁普斯写信^②。当你往科伦写信时,你最好为鲁普斯的路费事情骂他们几句——你对科伦人^③毕竟是了解的。

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5月3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据鲁普斯给我来信说, he 已从科伦得到一张英国护照和他自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27—575页。——编者注

③ 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

己和德朗克的路费。德朗克还给科伦人寄了一篇关于意大利革命的文章。

但是使人感到最可笑的是,在当时筹备庆祝二月革命的委员会的贺词上赫然有德朗克的署名——这个贺词发表在路易·勃朗那里。我们将要求他对这种奇怪的情况作出解释。这件事,从最好的方面说也是这个侏儒的一个不太聪明的做法。

贝克尔^①把他的排字房和印刷所迁到了佛尔维耶;看来,政府的迫害没有损害到他。我写的玩意儿的一个分册²²⁴已寄来,但是只有一本。

这里的德国中央民主委员会²²⁵恰好在伟大的卡尔·海因岑宣布对它要“军事服从”的时候解体了。甜蜜的金克尔由于他对西蒂区的上流人士所作的戏剧性的演讲,自然不愿意自己出丑,因此溜走了——一个基尼讲十二次:这个甜蜜的人通过委员会(其成员有柏林的奥本海姆)到处散发这种入场券,听众大约有三百人。豪格也跟别人闹翻了。卢格的财政状况看来弄得很坏,他打算买银版照像设备,当一个银版照像师游历全国。

维尔特今天给我来信表示极为不满:凄风苦雨和熏肉使他厌烦了。另外,他说,“一个光辉的局面”威胁着他。——结婚?可是他恐怕年纪已老,做不成庸人了。你是了解我们的朋友维尔特的。他总是很快就感到厌烦,尤其是当他处于庸俗而舒适的环境的时候。他的朋友康培曾经苦恼地指着杂七杂八的书对他说:“都有吸引力,但都不解决任何问题!”而这恐怕就是德国的普遍情况。

这里麇集了各色各样的人。我不认为这使我有何负担。因

①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为,工业家中间的一切自由主义的、激进的或甚至只是新奇的东西,都被哥林盖尔或金克尔一伙人以极大的注意……^①抓了过去,然后立刻填上对我们两人诽谤的内容了。这对我们更好!

整个这一星期图书馆关门。从红色的蠢材^②那里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丹尼尔斯给我来信说,他们在柏林的代表胜过任何地方;他们在那里掌握了两个很活跃的“天才人物”和“绅士”。

塔普曼^③得了很厉害的淋病。在同男爵夫人^④的一次剧烈的争吵之后,问题又解决了一半,但由于他的轻率,他更加要依附于人。

富科的摆钟试验正在这里的综合技术学校里表演。

你所说的给丹尼尔斯的信,我明天就办。施拉姆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弄到了一张季票。

可鄙的海因岑又在他的臭小报^⑤上向我投掷他“固有的”臭东西。这个家伙真是蠢透了,以致使施拉姆为了钱用“弥勒”的名字给他写东西,把布朗基的献词²⁰¹之类的对他完全不合适的东西悄悄地塞进了他的小报。

维利希前几天遇见他从前见过一次面的班贝尔格尔。他走近班贝尔格尔,握了握手说:“我得了三个星期的大病,不能出门。革命正在大大地向前进展。特别是在伦敦这里,我们很活跃。成立了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③ 皮佩尔。——编者注

④ 路特希尔德男爵夫人。——编者注

⑤ 《德意志快报》。——编者注

两个新的分支。沙佩尔非常积极。”

下次再多谈一些吧。下星期我将到图书馆里认真寻找你批判路·勃朗所需要的材料。

你的 卡·马·

我的妻子 [要我代她向你衷心问好]^①。她对皮佩尔一下子那样死乞白赖地纠缠我们很生气。

此外,你总是奉送邮局一张多余的邮票,贴一张就行了。

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5月5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一份关于在农业中应用电的文章的抄件,是逐字逐句用英文抄下来的。请你立即答复我:

(1)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2)请你用普通的德语给我解释这个事情,因为我不完全明了。²²⁶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把一块土地分成各长七十六码和宽四十码的长方形;所以每一块地恰好是一英亩。上图就是这样一个长方形的平面图。

在A、B、C、D各点上打上木桩。外沿线代表系在各个木桩上的粗铁线,互相联结,围成一个四边形,埋入地下三英寸。在E和F两点上竖起十五英尺高的杆子。在E点上用一根铁线同地下横线相联结,沿着杆子拉到上端,然后再经过四边形的中间拉到竖在F点杆子的上端,从杆子上端垂下与地下横线联结,固定在F点。同时应当指出,四边形必须由北往南构成,从F点拉到F点的铁线要与赤道成直角。大家知道,大气中产生着大量的电,电随着地球的运行而不断地由东往西移动。电被从E点拉到F点的导线所吸收,并传到在地下由A、B、C、D围成四边形的铁线上来……所需要的电量可以用下述方法取得:在G点地下放一袋木炭,在H点安些锌片,把两者用一条导线联结起来,使这条导线经过两根杆子,与经过E和F两点的杆子的导线相同,并且同经过E和F两点的纵线交叉。这样装置所需的费用每英亩合一英镑,只要每年注意保护铁线并重新安装,可用十至十五年。”

“杆子要用干木材做。随着面积的扩大,费用将逐步降低……划定地块的方法如下。用罗盘和一定长度的绳子测定木桩的位置,地下导线通过一个小的U字钉固定在木桩上。一定要注意使地下导线的纵的方向按照罗盘由正北往正南,而横的方向由正东往正西。这条导线必须埋入地下二至三英寸深。这样,地下线路就完成了。架空线的两端必须与地下线相联结。因此带有U字钉的木桩必须打进地下,而两根杆子(一根十四英尺,另一根十五英尺)必须根据罗盘按由正北往正南的方向安装;铁线经过这两根杆子,将其两端

固定在木桩上,同时必须在这些地方与地下线相联结。架空线不要拉得太紧,以免被风刮断。”

事情就是这样。

德国的“中央人物”不知是第多少次又联合了起来,于是就出现了豪格将军关于从5月10日起出版他的杂志《宇宙》的通告,参加者有卢格先生、金克尔先生,隆格先生等人。这将是很妙的。

刚才塔普曼^①带来米凯尔的信,从信中看出,德国民主派——以及某些共产主义者——由卢格的不来梅的臭小报^②带头,正在不知疲倦地对我进行诽谤,而德国庸人和施特劳宾人⁵⁰对这类东西自然是狼吞虎咽的。这些家伙显然是对我怕得要死,因为他们现在正在采取各种手段,想使我在德国居住不成。

你的 卡·马·

琼斯昨天作了一次反对合作社运动的真正出色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公开攻击了他自己的听众。他对我说,同哈尼合伙出版报纸的打算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无法同他的妻子打交道。他暂时将以自己的力量出版一个杂志²²⁷。

① 皮佩尔。——编者注

②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编者注

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5月6日或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或后天,你将收到邮局汇票。今天我们的会计那里又一次没有现钱。

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在自己的信上盖了随信附上的这种漂亮的印章,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看来,《新莱茵报》整个编辑部今年夏天将聚集在伦敦,弗莱里格拉特和可尊敬的毕尔格尔斯也许不来。鲁普斯^①肯定来,这使我很高兴。另外,我知道得很确实,外事局在这里边境上卡得比从前松多了,因此,关于禁止往这里送流亡者的全部叫嚷都是纯粹的骗局。

侏儒^②竟然在日内瓦贺词上签名^③,真是十分奇怪,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过失,这再一次证明对这些小伙子要好好注意,对他们应当严加管束。这可能只是一次失误,这个小伙子写的信过于热情,可能他想用这种办法玩一个不平常的巧妙的把戏。必须对他进行严厉的诘问和训斥,并劝告他:“重要的是不要过于热情!”^④。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德朗克。——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61页。——编者注

④ 这是达来朗的一句话。——编者注

下次我将把威灵顿在 1811 年写的关于殖民地商业中的自由贸易和垄断方面问题的经济学著作向你介绍一下。这本东西很有趣,而由于讲的是西班牙殖民地,而不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他可以扮演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的角色,尽管他在一开始就以军事官僚的狂热把商人骂了一通。他那时没有想到后来他必须帮助把这些原则应用于英国殖民地。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个老爱尔兰人不公平地战胜了拿破仑,所以他以后就被科布顿所击败并不得不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通过”自由贸易的“卡夫丁的轭形门”²²⁸。世界历史的确经常提供使人作愉快的思考的事情!

为德国成立的伦敦民主临时政府的瓦解使我懊恼透了。对这些蠢驴来说,这种遭到公众耻笑的大好机会是不会马上就出现第二次的。所以,伟大的弗兰茨·拉沃又一次在《科伦日报》上同保尔·弗兰克和其他一些蠢驴展开宗派性的论战。他又一次成熟到可以选入某个混蛋的国民议会并在议会中说:“先生们,今天科伦市正在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日子!”这头畜生现在呆在布鲁塞尔。我们的朋友,恩格斯司令官,已经成为将军和第一任司令官,庸人们为他举行午宴,在午宴上“我们的施图普”为他祝酒。你看,那怕是叫恩格斯,还可以取得某些成就。而从前在拿破仑部下当尉官的老肥猪,在自己的答谢词中也一再对节日和科伦市充满特有的普鲁士精神表示欣慰。

另外,我从内心深信,维利希之流现在正在酝酿一项在博览会¹⁸⁶期间使英国革命化的伟大计划,不过他们连指头也不会动一下,这也是无疑的。这种事情还会再有的!

我的信上贴第二张邮票是由于信投晚了。贴第二张邮票,在通常的邮班结束一个半小时后投递仍能保证赶上同一趟火车。此项

费用是由公司支付的。

你的 弗·恩·

8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5月8日星期四晚上十时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趁今天第一次邮班把五英镑的汇票寄给了你，希望你已经收到。

英国的邮政肯定有点问题。先是你收到的信曾被打开，接着，前天寄到我手里的你的信发现印章破损，这个印章我已给你寄回。今天8日星期四晚七时，我收到你5日、即星期一写的谈电的信。在这封信上有三个6日(星期二)的伦敦邮戳，其中两个证明，这封信在星期二上午十时以前已经发出。其次，这封信上还有一个7日(昨天)的曼彻斯特的邮戳，最后还有两个今天的同样的邮戳。此外，还有一个破损的、被改得不象样子的我没有见过的印章，现在随信附去供你查看。我今天就要把信封寄给此间的邮政局长，要求他说明，为什么这封信不在昨天早上送到，而在今天晚上才送到。请你马上来信确切地告诉我，信是几时发出的，所盖的印章是否正常。我们将给这些狗来一个难堪，让他们长久记住这件事。关于这些家伙正在搞些卑鄙勾当的问题，从今天的《每日新闻》上就可以

看到,这个报纸肯定地说,帕麦斯顿在维也纳和柏林已要求密探监视流亡者,该报还把柏林的施梯伯和戈德海姆两位先生向英国公众作了恰当的介绍。如果我们能够象马志尼当年死死揪住格莱安那样揪住格雷²²⁹,那就好了。

关于信件出了点事的问题,还有他们在信上作的一个记号可以证明。在通信处上“曼彻斯特”这个地名两边都划上了如下的两个十字:

×曼彻斯特×

并且比我描划的更粗一些。

请你把我寄还给你的印章保存起来,也许我们还用得着。

明天我将写信谈一谈其他提到的问题。现在我就去发这封信,以及给邮政局长的信。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信拆得如此不高明,以致原来的更大一些的印章的边还清楚可见。只要信封四边的封口边没有圆形胶水纸,任何的火漆也没有用处。我现在正好没有圆形胶水纸,同时,因为我希望你收到这封信是不被拆开的,所以只好把它寄给施拉姆,他的住处比皮佩尔靠近你,通过他,你至少可以很快收到信。

考虑到以上种种,通过皮佩尔转寄可能更好些,我现在就这样办。

8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5月9日星期五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昨天寄给你两封信；一封信只是寄邮局汇票，没有别的，另一封信我是通过塔普曼^①转寄的。希望两封信你都已收到。

关于电的事情，按结构来说，是简单的。在A、B、C、D四个角，——我想，你手中有图纸，——打四根木桩，在地下三英寸深的地方用粗铁线把这些木桩联结起来，从而把整块地围起来。在一南一北的E点和F点上竖起两根杆子，在杆子十五英尺高处也用导线联结起来。导线的两端沿着杆子往下和ABCD地下导线联结起来。同样从G到H两根杆子之间拉上一条横线，和EF线在中央相交。我不太了解，要一袋木炭和锌片作什么用，因为我忘记了木炭在电学上有什么属性；不过我想，这个人是打算利用埋在地下并同粗地下线相联结的G点上的木炭和H点上的锌片，使电分极，即造成阳极（锌片）和阴极（木炭）。

其他则都是技术问题，即导线的绝缘等等。

因为你没有再给我来信，所以我想这件事是和某个实验有关系；好象你告诉过我这件事曾刊登在《经济学家》或其他刊物上。我

① 皮佩尔。——编者注

对这个玩意儿的成功颇有怀疑,如果加以扩大和改进,或许能够获得某种结果。现在的问题只是:(1)用这种方法能从大气中得到多少电,(2)这种电对植物的发芽和生长会起什么作用。无论如何请告诉我,这个试验是否已经做过,有什么结果,以及有关它的报告刊登在那里。

在这方面至少有两个困难。

(1)这个人要求吸收电的导线正好从北往南拉,并让农民根据罗盘来拉线。关于罗盘在英国这里有二十到二十三度的偏差数,他却根本没有说,他应该说明,这种偏差是否考虑到了。农民无论如何是不知道有偏差的,所以如果他们按照磁针拉线,那末导线就不是从北往南走,而是从北偏西北往南偏东南走了。

(2)如果电对植物的发芽和生长具有积极的作用,那末它就会使植物春天发芽过早,并使植物受到夜间霜冻等等的威胁。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必定会发生的,只有在冬天把架空的导线和地下的导线都截断才能补救。关于这一点,这个人也只字不提。用这种方法取得的电要么没有积极的作用,要么会造成过早的发芽。这一点也是应该说明的。

总之,这种事情不经过试验和取得结果,是无法加以判断的;所以请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有关这方面的比较详细的材料。

谢谢上帝,“中央的蠢驴们”²³⁰又凑到一起了,我甚至并不羡慕他们的《宇宙》杂志。要知道,我们很快又要有刊物了(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在这个刊物上反击一切进攻,而不直接以我们的名义出面。拟议中的科伦月刊比我们的《评论》优越的地方就在这里。²³¹我们将把这一切都推到好心的毕尔格尔斯身上,他的深谋远

虑也应当得到一点报偿。

不能希望对我们的谩骂在德国比在美国和伦敦少一些。你現在处于足以自豪的地位,即同时受到两大洲的攻击,这是连拿破仑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可是,我们在德国的朋友却是些蠢驴。他们不注意单纯的谩骂,对这种卑鄙勾当的情况三个月才说几句话,这一点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当事情达到诽谤的程度,当民主派庸人不再满足于单纯地相信我们是最可怕的怪物,并开始散布关于我们的捏造的和歪曲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先生们把这些文件给我们之中某个人送来,以便我们能采取自己的措施,这的确不是多余的。可是德国人以为,只要他不相信这类胡诌,他就是已经尽到了责任了。请你叫塔普曼写信把这一点告诉米凯尔。根本不需要立刻答复;等这种丑事积累几打时,再突然狠狠地干一下,一脚踩死这些臭虫。至于他们想使我们不能在德国居留,就让他们去得到这种满足吧!他们不可能把《新莱茵报》,《宣言》^①以及类似的东西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他们的一切号叫也无济于事。在德国能够对我们发生威胁的人只有暗杀者,可是自从哥特沙克死后,在德国没有哪个人有派遣这种人來对付我们的勇气。其次,我们1848年在科伦最初不是也不得不争取自己的地位吗?要知道,民主的、红色的、甚至共产主义的暴徒是永远不会喜欢我们的。

来参观博览会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來打扰你,我很高兴。他们已经把我包围起来了。昨天两个莱科商人来这里,一个是1841年的老相识。奥地利人在伦巴第管理得很出色。在各种捐款、多次的强制公债,一年三次的课税之后,终于实行了某种制度。莱科的中等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商人每年必须缴纳一万至二万四千个二十分尼辅币的正规直接税(合三百五十至七百英镑),都要现金。因为明年奥地利钞票也要在那里流通,所以政府想在这以前收回所有的金属货币。同时,对于高等贵族,大富翁以及在相应程度上对农民,都很宽大;捐税的全部重担都落到城市的自由中等阶级身上。你看这些家伙实行的政策。为什么莱科的居民签署了一个声明并把它送交政府,在这样的压迫下是不言自明的。声明中说,他们不再纳税,宁愿财产被查抄,如果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他们都将移居国外;许多人的财产已经被查抄。这些人期待着马志尼,并且公开说,必须干一场,因为他们不能再忍受了,“因为我们已经破产或者必将破产”,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多少说明了意大利人要干上一场的愤懑情绪。到这儿来的人都是共和主义者,而且都是有名望的资产者;其中一个莱科的头号商人,每月缴纳二千个二十分尼辅币的税款。他无论如何想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干;在莱科(这是我出名的唯一地方),他们私下断定,我对此事一定了解得很确切。

明天再谈威灵顿的事,这两个人在打扰我。

你的 弗·恩·

这封信是用火漆封的,并盖了我们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印章。这样,你就会看到信是否被拆。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5月15日]星期四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上星期我给你寄去大批信件，其中一封是寄钱的，一封是通过皮佩尔转的。接着在本星期二我又给你寄了一封信，我今天无论如何要等这封信的回信。一个字也没有收到。我不得不猜想，这些信件全部丢失了，因为那封通过皮佩尔转寄的信我是一定要等回信的，而没有这个回信，我在这里的邮政局长面前就会处于狼狈的境地。也许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总也希望能收到几个字。这件事确实使我感到不安，如果明天，最迟后天，我从你那里得不到任何回音，那我真不知道应怎么办和怎样寄信给你才不会丢失了。

这里的邮政局长希望你以后寄信不要象以往那样写，而应当这样写：上面写姓名，下面写街道和门牌号码，最下面写曼彻斯特。他推托说，不久前你的信从这里发回了伦敦，后来又返回到这里。总之，我等待你立刻回信。

你的 弗·恩·

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5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来信²³²是前天到的,我收到太晚,当天来不及回信。在邮差来之前,我已去博物馆^①,晚七时我才回到家里。昨天很想回信,却不能动笔,因为肚子痛得很厉害,把脑袋弄得象弗莱里格拉特黑人的鼓^②一样要爆裂似的。

最近发生的混乱,完全是因为我为了马上寄出给你的第一封信的回信,托两个游荡汉中间的一个(施拉姆)去付邮。他忘了把它寄了,所以这封短信直到昨天还在他的纸夹子里。

至于电的问题,那篇报道载于1845年《经济学家》。在那里,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及提到这个试验在苏格兰获得很大成就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杂志甚至举出了那个农民的名字。

弗莱里格拉特这几天就要来这里。

现在谈谈邮寄的事情。我想邮局没有过失。我自己至少要为印章的难看形式负责。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曼彻斯特×^③。

你在《科伦日报》上是否已经看到,这个恬不知耻的金克尔如何通过他的妻子矢口否认他参与过草拟强大的“临时政府”的宣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暗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黑人首领》。——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69页。——编者注

言²⁰⁷？同时，他如何无耻地瞎说自己患“重病”，借以提高德国庸人的兴趣？

由于我的可尊敬的内兄大臣^①的干涉，我的东西象《评论》的遭遇一样又一次被停止付印了¹⁷²。看来，贝克尔^②在佛尔维耶遇到了困难。

卡芬雅克在法国似乎正在加速得势。他的当选可能是合理的解决办法，但会把革命推迟若干年。尼古拉、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哈布斯堡的会议²³³几乎和豪格将军、卢格和隆格的会议具有同样的意义。另外，所得税是当前普鲁士人所能做的最聪明的一招。

现在略谈几句这里的流亡者。

不朽的孚赫和不可缺少的爱·梅因（他现在也在这里）等人在我不知道名字的一个家伙（德国人）的领导下，或者不如说跟这个家伙一起，在伦敦建立了《伦敦新闻画报》（日报）德文版的编辑部。因为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懂得英文，所以他们请求再建立一个最高编辑部，由一个德籍英国人主持。有人给他们物色了一个老太婆当头目。她二十年前曾经在德国住过，会讲几句半通不通的德语。她象老多里沙尔一样，一笔勾掉了爱·梅因的意义深刻的文章《雕刻术》。这个白痴在伦敦这里把他十年前为庸俗的柏林文学报纸胡乱写的关于艺术的瞎说八道加以复制。孚赫也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检查。前几天，编辑把这些傻瓜找了去，他们虽然不情愿，但仍然顺从地服从了老太婆的权力；编辑对这些先生说，他不需要他们自己写的拙劣的东西，他们应当只限于翻译英文文章。可是因为这些不幸的人不懂英文，所以这是一种委婉方

①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式的解雇。他们接受了解雇。而梅因必须再次忍耐十年,等待自己的《雕刻术》问世。

不仅如此,《科伦日报》在几星期前就已经毫不客气地把孚赫先生扔掉了,理由是他的文章使读者厌倦。

你对葡萄牙革命²³⁴有什么看法?

阿·戈克先生在这里;维利希之流马上把他拉拢过去,他正在磨坊街¹⁶⁰演讲。祝他成功!

好吧,我的亲爱的,再见!从现在起通信又走上正轨。

你的 卡·马·

9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信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很高兴,这样总是比较好的。这里的邮政局长对于信送得太迟也向我进行了充分的解释。以后写地址时,请把街名和门牌号码写在城市名上面,使“曼彻斯特”的字样在最下面;邮务员习惯于这种写法,所以,有一次因为街名写在下面,他们忽略了“曼彻斯特”几个字,并把它当作伦敦市内信件寄回了伦敦。

最新的消息是你完全被消灭了。你以为你发现了正确的地租理论吗?你以为你是推翻李嘉图理论的第一个人吗?你这个不幸的人!你被打败了,被消灭了,被击溃了,被压倒了,你的“比

铜还经久的纪念碑”^①的全部基础崩溃了。请你听着,洛贝尔图斯先生刚刚发表了他的《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的第三卷,共十八印张。这一卷是“对李嘉图的地租学说的全面驳斥和对一种新的地租理论的阐述”。去看上星期的莱比锡《画报》吧。现在你完了。

伟大的金克尔竭力要从名叫欧洲委员会的不体面团体中脱身,以免留下臭名声,他的这种努力可笑得很。你大概在星期六的《太阳报》上已经看到,几个大喊大叫的民主主义者在爱北斐特举行了会议,造成了小小的乱子,同时散发了这些宣言。这是通过隆格在德意志天主教方面的关系才搞起来的。不管是金克尔,或者是这个合唱团中的其他任何人,在那里都做不成什么事情。

卡芬雅克的事情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日拉丹说到他,说他有最多的机会,那末这应该是真实的。另外,这些家伙愈来愈清楚地看到,通过合法途径修改宪法²³⁵是不可能的。而不合法的途径就是政变,但《辩论日报》说,谁首先发动政变,谁就会被打倒。拿破仑已经开始被用得破旧不堪了。尚加尔涅已被消灭,完全被免职了,融合虽好,但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实际效果;剩下的只有卡芬雅克了。如果这个家伙将革命推迟,那末归根结底也并不那么危险;几年坚决的工业发展,同时经受危机和新的繁荣期,这次不会有什么害处,特别是如果同时在法国实行一些资产阶级改革等等,那就更是如此。但是,卡芬雅克和资产阶级改革在法国意味着关税改革和同英国结盟,意味着一有适当时机就借助于英国的援助对神圣同盟¹⁹¹开战,花必要的时间进行装备并在经过精

① 贺雷西《颂歌》第3册第30首颂歌。——编者注

心的准备后入侵德国,——这可能使我们丧失莱茵边界。而且,这也是一种用荣誉堵住法国庸人社会主义的嘴巴使之听话的最好方法。

此外,《辩论日报》已经堕落不堪,它仅仅认为维护新选举法是拯救社会的办法。

孚赫和梅因的事情很妙。因为我只在一家商店的橱窗中看到《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第一期的第一页,所以我当时很想知道谁是写这种华而不实的无聊东西的“第一流德国作家”。

《法兰克福报》在一篇科伦通讯中报道,伦敦的流亡者,除了在兵营的(据说,维利希也是其中之一)以外,现在还过得不错。奥格斯堡《总汇报》确实相信外侨管理法¹⁹⁹仍在生效,以为流亡者(这些十九世纪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正被这个法令吓得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在伦敦东躲西藏哩。

关于葡萄牙的革命²³⁴,我没有什么可说。值得指出的只是:萨耳达尼亚作为纯粹的个人起来谋叛,根据考斯塔·卡布腊耳的原则:“滚开,让我来代替你的位置”^①办事,绝对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自从他被迫同波尔图的自由派资产者结合,并把这个资产阶级力量的一个全权代表曼努埃尔·帕索斯拉拢过来,整个军队就归附于他了。帕索斯所得到的地位和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将表明,萨耳达尼亚和女皇^②是否企图马上再一次欺骗资产阶级。里斯本不算什么,波尔图是葡萄牙的立宪派资产阶级、曼彻斯特学派²³⁶的中心。

戈克先生没有到你那里去,这是你值得高兴的事。让所有这些

① 圣西门《实业家问答》第1册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② 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编者注

妄自尊大的庸人见鬼去吧。

你的 弗·恩·

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5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弗莱里格拉特已来这里并向你问候。他来这里是为了找一个职位。如果找不到，他就到美国去。

他从德国带来了非常好的消息。科伦人^①很活跃。从9月以来，他们的使者就到各地去。他们在柏林有两个很好的代表；而由于民主派不断到科伦去请教，所以他们经常阻碍其他一些先生的活动。例如，不伦瑞克人打算给席梅尔普芬尼希二千塔勒，转交伦敦委员会（社会的）。但是他们先派遣鲁齐乌斯博士到科伦，于是这件事就吹了。

金克尔在莱茵省，特别是在波恩，很丢脸。那里的委员会曾寄给约翰娜^②二百英镑，但是两星期后她又要钱。这使庸人们很不满意。

科伦人过几星期将召开一个共产主义会议。

大将军济格尔在这里，并加入了磨坊街协会¹⁶⁰。

豪格将军的《宇宙》杂志也出版了一期。把维利希，金克尔和哥

① 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

② 约翰娜·金克尔（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编者注

林盖尔吹嘘了一阵。形形色色的行帮愈来愈凑到一起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和听到过更夸张、更自负的无聊东西。除了其余的一切之外,还刊载了阿尔诺德·文克里特-卢格的一出滑稽剧。这个畜生给自己炮制了一封来自德国的一个“好客者”的信,那个人在信中对自己在报上看到的有关“英国好客精神”的一切表示惊奇,对卢格因“国事繁忙”可能妨碍他适当地参加这种“好客的享乐”表示担心,并且问他:

“被邀请到温莎的,大概不是叛徒拉多维茨,而是马志尼、赖德律-洛兰、维利希公民、金克尔和您自己吧?”

于是卢格开导他的朋友,并安慰他说:英国的好客精神不会妨碍他们挥舞着火炬返回德国。笨蛋!

整个这件东西是用小品文的、小学生的、白痴的方式写成的,带着一种在世界史年鉴上无与伦比的愚蠢的自负,而且又空前地缺乏任何天资。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这个破烂货弄到一份给你。

臭虫梅因在这里跑来跑去十分忙碌,谁要是愿意听,他就告诉谁一件秘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失去了一切拥护者和一切影响。可怕的梅因!

此外,我给你举一个这些流氓无耻钻营和卑鄙乞求的例子:

上星期日我去约翰街,老欧文在那里庆祝他的八十岁生日时发表了演说。这位老人虽然思想固执,但却幽默并且很和气。在老先生讲完以后,《宇宙》的一个信徒挤上去,把《宇宙》塞到他的手里,对他说,这个刊物讲的是他的原则。而这位老人果真就把它推荐给了听众。这简直太滑稽了!

此外,那天晚上我没有能避免再和哈尼谈话,他略带醉意地和非常殷勤地来到我跟前,并打听你的情况。

维利希的行乞很成功。当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流亡者来到这里时,他“为这些人”(!)向西蒂区商人乞求到二百多英镑。

虽然日拉丹也说,卡芬雅克现在是资产阶级群众即秩序党²³⁷的唯一真正的候选人,但是他自己却猛烈地攻击卡芬雅克和尚加尔涅,他的论战令人重新想起他同《国民报》作斗争的极盛时期。这个家伙正在法国进行广泛的鼓动,比整个山岳党人和红色分子一帮合起来所进行的鼓动还要广泛。波拿巴好象已不在话下了。不过,如果国民议会的保皇党多数派再度违反宪法,以简单的多数决定修改宪法,那末他们最终仍然会被迫——因为他们会丧失一切合法的支柱——同体现行政权的波拿巴达成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弄到发生严重冲突的地步,因为卡芬雅克很难再度让人把到了他嘴边的东西夺去。

《新莱茵报》整个编辑部不久将到这里来。我对鲁普斯^①没有来感到惊异。但愿他没有发生什么不幸。

我现在每天从早上十点钟到晚上七点钟总是在图书馆里;我把参观工业博览会 186 一事延迟到你来的时候再说。

你看了《辩论日报》上刊登的马志尼的假信和真信了吗?

你的 卡·马·

穆希^②问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顺便说一下。维利希和席梅尔普芬尼希已经向“普鲁士军队中他们的兄弟们”发出例行的呼吁。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93

恩格斯致马克思²³⁸

伦 敦

1851年5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满意地从报纸上看到,你作为《新莱茵报》的代表也出席了在梭耶那里举行的全世界新闻界宴会。我想华盛顿的龙虾和冰镇香槟酒可能很合你的胃口吧。但是梭耶先生是怎样找到你的地址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谜。

你知道大磨坊街¹⁶⁰的酒鬼拉罗什怎么样了么?据德国报纸报道,他已被捕并在柏林被判绞刑。原来,这个所谓的前普鲁士骠骑兵的尉官不是别人,而是上西里西亚波兰的索劳附近的特里贝尓^①的鞋匠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列曼。他是第一届应征的后备兵,因为在和平时期开小差、伪造行为和非法的借债,于1842年3月23日被判处剥夺军人荣誉和编入惩戒营十六个月。这是说明我们德国革命英雄的新的事实。

伟大的战士们,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和济格尔,正愈来愈凑在一起,这很好。这些兵痞有一种卑鄙得难以置信的公会精神。他们相互之间恨得要死,象小学生一样对于一点点成绩也要相互妒忌,但他们对于“平民”却完全一致。和1792年到1793年最初的法国军队的情形一模一样,只是规模小得可笑而已。他们都把磨坊

① 波兰称作:日阿里和特舍别尔。——编者注

街协会看作是一个作好充分战斗准备、即将以密集的队形进军的大队;这就是自从流亡者在瑞士被击溃并被赶出那里以来所剩下的一切。他们全都归附这个高尚的队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现在人们就已经看到了旧兵营和军官会的这种军官公会精神,人们现在都已经看到,这种小集团意识在流亡的军官们当中和在“英勇的军队”²³⁹中一样非常盛行,这种情况是很好的。到时候我们将让这些先生们看看“这些平民”有些什么。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向我表明,我所能做的事情,最好莫过于继续研究军事问题,以便在“平民”中至少有一个人能在理论方面同他们进行较量。我无论如何要使这些蠢驴们无法用空话压倒我。令人非常高兴的是,他们终究还是被搞掉了二千塔勒。科伦的消息令人非常愉快。只是在那里人们要当心一些。

高尚的约翰娜^①在行乞方面确实压倒了在她以前的一切人。海因岑现在只好上吊,他从来还没有达到象这个本身就丑陋不堪的女人那样无耻的地步。

从英国报纸上已经可以看出,日拉丹不支持卡芬雅克。但如果他证实卡芬雅克有相当机会这一事实,那末这是足以说明局势的。如果你所说的可能性实现了,即多数派和波拿巴缔结了协定并力图非法地修改宪法,那末我想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只要梯也尔、尚加尔涅、《辩论日报》及其走狗们反对,他们就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卡芬雅克的把握就很大了;我想他可以指望军队的支持。

如果明年发生大动乱,德国将陷入十分绝望的境地。法国,意

① 约翰娜·金克尔(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编者注

大利和波兰是希望它处于分割状态的。正如你所看到的,马志尼甚至已经答应让捷克人复国。除了匈牙利外,德国只有一个可能的盟友,即俄国,——前提条件是俄国发生农民革命。否则我们将要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的高尚的朋友们进行殊死的战争,而结局如何,是很成问题的。

我愈是思考历史,就愈是明白:波兰人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民族,它只是在俄国本身进入土地革命以前的时候有当工具的用处。在这之后,波兰就绝对不再有存在的理由。除了一些大胆的争吵不休的蠢事外,波兰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别的事。所以很难指出波兰在什么时候,甚至只是和俄国相比,曾经有成效地代表过进步,或者做出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相反地,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而且俄国所接受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工业因素,也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得多。俄国的贵族,上自皇帝^①和迭米多夫公爵,下至第十四等仅仅是出身高贵的小贵族,都从事工业、盘剥、欺诈、受贿,并从事种种的基督教徒的和犹太人的营生,单是这一些,就是俄国的优点。波兰从来不会同化异族的分子——城市里的德国人始终是德国人。但是俄国却很会把德国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化,每个第二代的俄籍德国人都是明显的例子。甚至那里的犹太人也长出斯拉夫型的颧骨来。

1807年和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对波兰的“不朽”提供了显

^① 指尼古拉一世。——译者注

著例证。波兰人的不朽的地方只是他们那种毫无目的的争吵。而波兰的大部分领土,所谓俄罗斯西部即别洛斯托克、格罗德诺、维尔诺、斯摩棱斯克、明斯克、莫吉廖夫、沃伦和波多利亚,自1772年以来,除少数例外,都平静地受着俄罗斯人的统治,除了个别地方的少数市民和贵族之外,他们连一点动静也没有。波兰四分之一的人讲立陶宛语,四分之一的人讲小俄罗斯语,一小部分讲半俄罗斯语,而波兰本部足足有三分之一已日耳曼化。

幸而,我们在《新莱茵报》上,除了在相应的边界内恢复波兰这种不可避免的义务——而且这也要以土地革命为条件——之外,没有对波兰人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我确信,这种革命在俄国完全实现要比波兰早,这是由于俄国人的民族性。也是由于资产阶级因素在俄国有更大的发展。同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比较起来,华沙和克拉科夫算得上什么啊!

结论:尽可能地夺取波兰人的西部,以保护为借口用德国人占领他们的要塞,特别是波兹南,让他们去搞得乱七八糟,把他们投入战火,吃光他们的东西,使他们对里加和敖德萨抱有希望,如果能够把俄国人卷入运动,就和俄国人联合,并逼迫波兰人让步。从默麦尔^①到克拉科夫边界,我们让给波兰人的每一英寸土地,在军事上都完全破坏了这条本来已经极为薄弱的边界线,并且暴露了直到施特廷^②的整个波罗的海海岸。

此外,我确信在下次大动乱中,整个波兰的起义只会局限于波兹南和加里西亚的贵族以及一些来自波兰王国的倒戈分子,因为这个王国极端虚弱,再也干不了什么了,而这些骑士们的要求,如

① 立陶宛称作:克莱彼达。——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兹杰辛。——编者注

果得不到法国人、意大利人、斯堪的那维亚人等的支持,得不到捷克斯洛伐克暴动为助力,就会破灭,因为他们的力量是很可怜的。一个最多只能提供两三万人的民族不可能有发言权。而波兰肯定不会提供更多的人。

你看到弗莱里格拉特时,请问候他,并请你代我问候你的全家,包括穆希公民^①。我去伦敦大约要比原来计划推迟一星期;这一点取决于许多琐事。

顺便说说,科伦还没有只字寄来。你写过信了吗?如果我不在最近收到信,那末信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用处了^②。我不知道为什么丹尼尔斯不愿意帮我这个忙。能不能再给他写封信?丹尼尔斯可以立即随便写几行字寄给我。否则,我将会陷入极不愉快的境地了。

你的 弗·恩·

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5月28日 [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丹尼尔斯没有回信(顺便说一下,如果我今天还收不到信,明天我再给他写封信),是有非常令人烦恼的原因的。诺特荣克在莱比锡火车站被捕。被查出些什么文件,我当然不知道。后来(也许

^①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59—260页。——编者注

是同时,我不知道)贝克尔和勒泽尔在科伦被捕,家被搜查,毕尔格尔斯的家也同样被搜查。毕尔格尔斯现在在柏林,对他已发出逮捕令,他大概不久就会来这里。

警察对特使等等采取这些措施,我们认为完全是由于伦敦的蠢驴们的哀叫所造成的。这些风箱们知道,他们既没有阴谋造反,也没有追求任何现实的目标,在德国也没有一个组织支持自己。他们只愿作出危险的样子,给报纸的磨车供料。因此,这些无赖是在阻碍和危害现实的运动,并使警察找到踪迹。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一种供认自己的目标纯粹是吹牛的党呢?

为了避免被捕,弗莱里格拉特本能地及时离开了。他刚到这里,所有的流亡者集团,如博爱主义的金克尔党羽,唯美主义的豪伊特之流,以及其他等等,都对他设下了罗网,拉他去入伙。他对所有这些企图非常不客气地回答说:他属于《莱茵报》^①,他和世界主义的一伙人没有任何关系,只和“马克思博士及其最亲密的朋友”来往。

现在同你谈一谈《宇宙》的事。在谈以前,对法国的状况还要说几句。

我愈来愈确信,不管怎样,目前在所有候选人中,拿破仑的机会是最多的。人们在原则上将决定修改宪法,但是实际上只是修改有关总统的条款²³⁵。如果少数派吵闹得太厉害,就会通过一项简单的多数派[决议]^②,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召开新的议会;而新的选举将在福适、电报和5月31日的法律的监护下进行。²⁴⁰资产者是会看中卡芬雅克的;但是用一种激进的新选举来打破现状的作法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对他们来说又过于冒险。现在已经有许多工厂主强迫他们的工人在修改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请愿书上签名。无论如何,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我们是会看到的!

《宇宙》已经彻底失败了。

在《金克尔的讲演》标题下,用“一个工人”的署名,发表了下面的东西:

“有一次当我看德布勒的幻灯画时,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能否用‘语言’来创作这样朦胧迷茫的作品,能否把幻灯画讲述出来?当批判者一开口就不得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的自由就象颤动的弦上发出的一个逐渐停息的音符的逐渐消逝的声音那样,在激起同感的通了电流的神经里颤动,这当然是很不愉快的事。因此,我宁愿放弃对博学的无感觉作枯燥的学究式的分析,而不愿放弃德国流亡者的迷人的缪斯在我的感觉的思想闪光中产生的共鸣。金克尔描绘中的这一基调,他的和音的这种共鸣,就是那种响亮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以无所不能的力量形成的‘语言’——现代思想。人类对这一思想的‘判断’力从一堆混沌的虚伪传统中引出了真理,并把它当作不可侵犯的公共财产置于天生聪明的、有逻辑性的少数人的保护之下,是他们使真理脱离了有信仰的无知而走向无信仰的知。无信仰的知的责任,就是要亵渎由虔诚的欺骗而产生的神秘主义,铲除使人愚昧的习惯所产生的专制主义,利用怀疑这个不停地工作着的哲学断头台来砍掉权威的头,并且通过革命使人民走出神权政治的迷雾,迈向花朵盛开的民主主义原野(废话)。顽强地、热心地研究人类的历史,并说明人们本身,这是一切参加变革的人的极伟大任务,而这一点是被驱逐的反叛的诗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他在前三个星期的每星期一晚上在资产阶级公众面前讲述现代戏剧史时,就讲述出来了自己的‘幻灯画’。”

“一个工人”²⁴¹

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①

① 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编者注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尔·马克思

9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6月3日]星期二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不发生什么事情,我于星期六来伦敦²⁴²。

我为科伦人担心的事情,看来实现得太快了;红色贝克尔^①和勒泽尔以叛国和企图推翻现存制度的罪名被捕这件事,以及逮捕温和的亨利希^②的企图,显然都和同盟^③的事情有些关系。幸而,据《法兰克福报》报道,在两个被捕者那里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文件——在毕尔格尔斯那里是否发现了文件,没有提到。亨利希现在大概也会到伦敦来,给《新莱茵报》的班子再补上一个人。如果这些家伙做了蠢笨的事,事情可能有不愉快的变化。

你的 弗·恩·

①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②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③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6月16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丹尼尔的家被搜查，他也被捕了。我不相信在他那里会查到什么东西。

今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信，显然是丹尼尔的手笔，但没有签名，信中告诉我上述的事实，同时叫我把所有的信都收藏起来，因为从“可靠方面”（这是原话）知道，英国这里也要搜查住宅。

我不知道，这在法律上是否可能。不管怎样，我将把一切都收藏起来。你也最好能够把不大重要的信烧掉，把余下的记述某些材料之类的信包在一起封上，放在玛丽^①或你们的听差那里。

在雅科比那里大概查到了丹尼尔开的介绍信。

我今天还收到由一个商人转来的魏德迈的一封信。他躲在法兰克福郊区。我把这封信附给你。魏德迈想知道英国国内外贸易比例的确切数字，你是否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最近有重大的变化。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玛丽·白恩士。——编者注

9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6月27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善良的萨克森警察真是大发善心,它开恩把我们一直不知道或者没有能够打听到的消息通知了我们。毕尔格尔斯的那个高傲训人的通告,以及他那著名的含糊不清的议论²⁴³,必定使他们大大地绞尽了脑汁而一无所得;他们用黑体字印出来的,也恰好只是一些不对的地方。令人感到有趣的是,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磨坊街的大人物 160 已经被抛出自己的党外;伟大的维利希同豪德、格贝尔特以及另外一个不知名的流氓,即某个《Schöpper》^①(从《Schoppen》一词变来的),结合在一起,后者的罕见的成就默默无闻,甚至在科伦人们也不能正确地印出他的名字!截至目前,一切都好。但是,章程的第一条:“革命活动的一切手段”,或者象章程上的字句写的那样²⁴⁴,对被捕的人是不利的,这就使案情从普通的秘密结社的范围转到叛国的范围。此外,根据《科伦日报》的暗示来判断,我的推测似乎是正确的:他们要把所有这些人都交给为这个重大案件特别建立的柏林国家法庭审判。

① 恩格斯在这里是故意利用《科伦日报》的一个印错的地方,该报把《Schapper》(“沙佩尔”)印成了《Schöpper》。这是一个无法翻译的俏皮话,因为在德语中《Schoppen》一词的意思是“一升酒”,或“酒杯”。——编者注

政府利用德勒斯顿的大发现作为威胁手段的企图完全失败了,这一点是资产者情绪的很好的标志。资产者已经不那么害怕红色幽灵了,他们简直听都不愿意听什么共产主义者大阴谋,并且开始担心搜家的办法不久的将来会扩大到自己头上。

没有一家报纸愿意上这个钩;政府企图在体操联合会、“自由公理会”²⁴⁵和以民主派自命的裁缝师傅那里破获新的密谋的绝望举动,一方面证明,它对资产者的冷淡态度是多么恼怒和多么想激起资产者的好奇心,而另一方面也证明,章程和通告使它进一步发现的东西是多么微小。对米凯尔的搜查好象也没有什么结果。

伦敦有什么新闻?

你的 弗·恩·

9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 7 月 6 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同我的老头^①周旋了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已经顺利地把他弄走,今天终于能够给你附上五英镑的汇票。总的说来,我对这次同老头会面的结果可以说是满意的。他至少还需要我在这里呆上三年,即使在这三年中我也不承担任何义务;无论是从写作活动来说,或者从发生革命时必须留在这里来说,我都不承担任何义务。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革命,这种人现在竟然这样自信!而在我这方面,从一开始我就提出了每年要二百英镑左右的交际费用和生活费用;这一点没有费多少事就取得了同意。有这么多的薪水,已经过得去了,如果在下一次决算之前一切平安无事,并且这里的营业进行得不错,那末他必须掏出的钱还不止此数——今年我就要叫它远远超过二百英镑。同时,他向我介绍了他在此处和别处的所有的生意情况;因为他的各处生意很好,从1837年以来他的财产增加了一倍以上,所以我自然用不着受不必要的约束。

另外,老头也是十分狡猾的。他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实际上只能慢慢来,同时困难重重,而在与欧门发生磨擦之后,这个计划未必能够实现——是让彼得·欧门到利物浦去(本人也愿意去),而把这里办事处的领导权交给我,而哥·欧门那时将管理工厂。这样就会束缚住我。我当然表示自己力不胜任,装成谦逊的样子。如果我的老头在这里多呆几天,我们一定会发生争吵。这个人完全经不起成功,高傲自大,又象过去那样动辄训人,挑衅寻事;同时他又十分愚蠢和不得体,例如,他竟然打算甚至在他逗留这里的最后一天,利用欧门家族的一个人在场的机会,用对普鲁士制度的狂热歌颂来刺激我而求得自己的满足,以为欧门在场可以迫使我讲究礼貌,堵住我的嘴巴。当然,用几句话和愤怒的目光就制止了他,但是这样一来恰恰使我们之间的关系立刻冷淡了下来,而且正是在分别的时候,所以我自然等待着他用某种形式来报复这一次的失败。我们就等着瞧吧。如果这件事将来不产生任何实际的恶果,即不影响我的金钱收入,那末对我来说,冷淡的营业关系自然比任何的虚伪感情要惬意得多。

这是只能在我们之间讲的话。

从7月初起,这里再也没有看到《科伦日报》,也许是因为忘记重订了。因此我不知道,还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什么新消息,请告诉我。我终于又能够开始正常地工作了,因为,由于博览会 186 造成的障碍现在几乎完全消失,图书馆^①的目录也已经编好了。我还打算马上到乡下去,在那里没有人来打扰我。因为我的老头今后一年不会来这里,所以我可以完全随意安排,并且可以把得到的交际费用的大部分用于其他方面。

问候你的夫人并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7月13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为了把后面提到的一切文件寄给你,我的信一天天地耽搁下来了。但因为还要过几天才能全部备齐,所以我今天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久等我的回信。

首先,从你的几次来信中可以断定,在你的老头^②逗留曼彻斯特期间,你没有看到《科伦日报》发表的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标

① 见本卷第 235—236 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题的第二个文件。这是我们两人草拟的告同盟书^①——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对民主派的作战计划。一方面,发表这个文件是好的,可以与毕尔格尔斯的形式上多少有些荒唐和内容上不大令人愉快的文件²⁴³相抗衡。另一方面,这个文件的某些地方会使被捕者的处境更为困难。

据我从科伦的路易·舒耳茨那里得知,毕尔格尔斯从德勒斯顿写了一些很伤感的信。相反,在科伦,大家都认为丹尼尔斯将被释放,因为没有任何罪证,而在这个神圣的城市里“抱怨派”²⁴⁹又到处为他号泣。他们认为他自然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

米凯尔已从哥丁根来信。他家被搜过多次,什么也没有搜到。他没有被捕。有五个新的特使大人从哥丁根到了柏林等地。对犹太人的迫害自然会提高热情和兴趣。

最可笑的是,胡说八道的奥格斯堡《总汇报》把我们草拟的文件变成了马志尼先生—卢格先生的产儿,再一次为此捶胸顿足,并且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表达这种可怕的文件所造成的自己的精神错乱,只有用各种腔调大喊大叫:发疯!发疯!发疯!

《特利尔日报》——即卡尔·格律恩——自然趾高气扬了,根据第一个文件证明党在物质上的无能,又根据第二个文件证明党在“精神上的”无能。“光明之友”176式的词句和走得极远的“无政府主义的”词句当然用得不少。什么一切都是从上面做的啦!什么警察国家啦!什么把持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加以驱逐和开除啦!我的天啊!归根到底,是太过分了。

现在来谈谈这里常常由点滴之雨而引起的风暴。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编者注

第一, 维利希老爷子逃出了兵营——兵营的解散似乎已经是作了决议的——并跟他的大部分禁卫军大吵大闹了一番。

第二, 伟大的菲克勒尔来到了这里。鲁普斯^①在来英国之前的几天曾经同他一起在斯特拉斯堡呆过。李卜克内西很早以前就跟他有密切的交往。所以7月5日两个人一起去看他。菲克勒尔很亲热地说长道短, 说到党派和解的必要性等等。这时伟大的阿·戈克也来了。他说维利希是“纯粹的空谈家”, 说沙佩尔是“可恶的家伙”; 说什么他自从在磨坊街160听过这个家伙几次大吹大擂的讲话之后, 就同他们分开了, 再也不去这个歇脚之地了。菲克勒尔和戈克都特别痛骂伟大的金克尔。金克尔现在在这里成了一个幸运的暴发户, 因而惹起了其他大人物的愤怒。相反地, 卢格却被看做一颗明星。

菲克勒尔询问了我的住址, 而鲁普斯和李卜克内西就告辞了, 受了这些追求“统一”的庸人的愚弄。

过了几天, 弗莱里格拉特把他收到的下面这封信寄给了我:

“1851年7月4日于北布莱顿市
布伦斯威克街4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们计划建立一个俱乐部或者协会, 它应当消除小圈子习气, 同时, 除了不愿参加和因其品德和经历而不够格的人之外, 不排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的任何人。

菲克勒尔、戈克、济格尔、隆格、卢格已经着手筹办此事, 而我负责通知你, 如果你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对此感到兴趣, 请于7月14日(下星期一)上午十一时在约克大厦(大厦在贝克街下端构成新马路一部分)26号菲克勒尔住所参加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会议。我们邀请了大约二十四位我们认为是忠实可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靠的人。更多的人我们暂时尚无所知。

我很想同你谈谈。如果我们的计划进行得顺利,那末我们无论如何可以马上进行谈话。你即使不在伦敦呆下去,也请你务必与会。

祝好。握手。

你的 阿·卢洛”

你对此有何看法?

弗莱里格拉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于昨天7月12日才发出回信,这样,卢格在他从布莱顿到伦敦之前就不会收到这封回信了。总之,弗莱里格拉特对待这件事情太漫不经心了。但是毕竟各人有各人的作法。我已经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了鲁普斯,他立刻给菲克勒尔写了这样一封信。

“1851年7月10日

菲克勒尔公民:

本月5日,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拜访了您。根据当时您对我们讲的话,我无论如何不能断定,下面这封信是在我们拜访您的前一天寄给弗莱里格拉特的。(接着是上面的那封信)

如果本月5日我能够稍微有一点觉察到您同阿·卢格这个混账无耻的坏蛋有这样的关系,我绝不会跨进您家的门坎。

但因为您,正如我从上面的信中所确知的,同一个‘因其品德和经历’(例如,因其从柏林逃跑等等行为)对任何真正革命的政党都‘不够格’并受到整个德国的共产党的抵制的人混在一起,所以我愿意用这封信申明:我不愿意也不能同那些如此亲密地在卢格这种人的圈子里转来转去的人打任何交道。

威·沃尔弗

于黄金广场宽街3号

又及:您可以把我这封信做任何的处理。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将把这封信通知给我党的同志们。

还是我”

鲁普斯收到了如下的回信:

“1851年7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沃尔弗公民：

我的预见能力确实很差，竟然丝毫没有提防由于跟卢格这个‘坏蛋’来往而有可能失去您的好感和访问。我也丝毫没有觉察到，我在这一方面已经处于某一个党的派别的监护之下和未来世界的英雄们的警察权力之下。由于这种自身的迟钝以及我在二十年的政治活动中所获得的信念：没有一个政党能够不同坏蛋在一起活动，我才决定向一切愿意同我一起走革命道路的有能力的人伸出手来，至于他只向我所确定的目标走一半路，或者他陪着我走到底和越过这个目标，那是无所谓的。

政治的和宗教的驱逐令，即使是皇帝和教皇颁发的，也是一种时代的错误。如果一个党，象公开宣布的那样，正处于象你们的党那样的四分五裂的状态，并且现在在自己的队伍中间把昨天它还奉若神明的人变成‘坏蛋’，而这样的党的小小的君主和教皇却宣布驱逐令，那末这种驱逐令岂不是十分可笑！

我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的‘坏蛋’比好人多得多，但我受前者的欺骗却比受后者的欺骗少得多。因此我不花费时间去区别这两类人，而把主要的着眼点放在各种场合所需要的人才上面。

如果在这之后，您愿意同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我请您向他们转达这一点——参加上述的‘会议’，那就敬请光临，不过要声明一句，这里说的只是一次预备会议，对您也同对半数与会者一样，最不愉快的事情也许是将缺乏座位放置人体的最不高尚的部分，但这对加速会议的进程大有帮助。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菲克勒尔等”

在整个这件事情中最滑稽的是，而且将来也是，卢格及其党羽无休止地拚命使用一切新的计谋要把自己强加给公众。如果按ABCDEF的办法行不通，那末必定按FEDCBA的办法干。你可以算一下，这一类变异和排列还能有多少。谁见过有更虚弱、更可笑不自量的一帮蠢驴吗？

你的 卡·马·

在这里提一下,五英镑已收到。这五英镑象 *deus ex ma-chi-na*^①一样,因为情况是“极为难堪的”,很难说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情况。

请直接给克洛泽写信(上鲁佩尔街 6 号,在索荷区公主街附近),不然这个蠢材会以为他的信——你记得十英镑吗?——没有到你的手里。

1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 年 7 月 17 日左右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请将附上的给舒耳茨的信马上在曼彻斯特投邮。

附上弗莱里格拉特给卢格的信——请你寄还给我——和贝尔姆巴赫给我的信,还有米凯尔的一封信。

一个叫“乌尔麦尔”的鞋匠,在最近一次搜查中从科伦逃走。他在“谢特奈尔”酒馆托一个施特劳宾人⁵⁰带一封信给他的亲戚。这个施特劳宾人带着信,在荷兰国境立即被拘留。因此被牵连的只是那些放走他的人。谢特奈尔酒馆里的警察就是组织得这样好。

① 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转义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和情况。——编者注

魏德迈已经越过国境。我们正在这里等待他。

卑鄙的海因岑一卢格硬说,关于科伦事件的大量荒诞的流言蜚语,他们似乎是从德国的来信中知道的。但整个虚伪的内容表明,这些来信的作者就是他们自己。

希望你马上回信。

你的 卡·马·

又及:我刚刚想到,最好是你自己给贝尔姆巴赫写一封信。信封写上:科伦施尔德尔巷2号路易·舒耳茨收。里面装上封好的给贝尔姆巴赫的信。当然,你要把它封好,使人看不见里面的地址,表面看来好象是一封商业信件。

10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7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还要给克洛泽写信——幸好你把他的通讯处寄来了,我正缺少他的通讯处。我完全相信,你的处境很困难,而更糟糕的,在下月初以前我一文钱也搞不到。如果你不能等到那个时候,能不能设法让维尔特给你弄点钱维持到那时?我可以在8月1日拿出五英镑,9月1日再拿出五英镑,这笔钱是完全靠得住的。

预订报纸的事这里终于又弄妥了,而且我终于在《科伦日报》

上看到了我们的旧文件^①。此外,《奥格斯堡报》^②在一篇看来消息相当灵通的德勒斯顿通讯中报道说,通过折磨式的审讯,终于迫使诺特荣克屈服,他几乎什么都供出来了。²⁴⁷不管怎样,我认为老练的检察官是完全可能把他逼得走投无路,并且使他陷入最狂乱的矛盾中。据说派去了一位普鲁士官吏,以便从他那里挤出更多的东西。又传汉诺威国王^③已经拒绝在他的领土内进行迫害,至少是拒绝用普鲁士、汉堡等处那样残酷的方法进行迫害。米凯尔的信似乎证实了这一点。马尔滕斯在汉堡被捕一事,你是知道的。可是再没有什么比搜查“莱茵的卡尔”这件事更能说明普鲁士人的愚蠢了。这个人也被怀疑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而在他那里却只找出了拉沃的信件!

旧文件只有关于“过火行为”²⁴⁸的一段可能对被捕者不利,其余的一切地方都是反对民主派的,只有当他们站在半民主的陪审官的面前时,才会使他们的处境发生困难;但是他们如果受审的话,似乎要在挑选出来的特别陪审官或联邦陪审官之前受审。即使这些东西,在一开头就被搜去的毕尔格尔斯的文件²⁴³中就已经有了,大部分是重新改作过的。另一方面,这一文件公布出来并转载于一切报纸,这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有极大的好处。完全不为人所知、但是从过去的经验看来必定散布于德国各地的、由新进的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单个的秘密小组,将由此获得一个很好的支柱,就是从《奥格斯堡报》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文件,同最初的发现比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编者注

② 《总汇报》。——编者注

③ 恩斯特-奥古斯特。——编者注

起来,对它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从这家报纸对内容的综合看来,它对“发狂”已经有了很好的了解——实际上本来也没有使人误解的地方。

此外,封建反动势力是那样疯狂、那样盲目地乱闯,结果全部威吓性的进攻并没有对资产阶级发生任何作用。看到《科伦日报》现在每天宣传“必须渡过红海”并承认1848年立宪主义者的一切错误,真令人感到好笑。的确,当克莱斯特-雷措夫被任命为科布伦茨的省长,而无耻的《十字报》在它的庸俗的笑话和歪诗中表现得愈来愈无礼的时候,有教养的和沉着的立宪反对派还能做些什么呢!可惜我们这里没有《十字报》。我只看到它的各种各样的摘录。这家小报现在竟以这种象狗一样地卑鄙、象流氓一样地恶劣而且蠢得发臭的普鲁士方式来攻击温文尔雅的、富有的、体面的立宪派“巨头”,这是不能想象的。如果贝凯拉特这一帮人还有一点点自尊心和反抗力的话,那他们与其现在每天受容克和《十字报》的那种待遇,一定宁愿忍受莱茵平民的《度申老头》的虐待和辱骂以及全部赤色恐怖。

接着蠢驴发了言:

这就是威塞尔的市镇参事员。

我若不是一头蠢驴,

我也想当威塞尔的市镇参事员。

《十字报》现在用这种讽刺诗挨个嘲笑全体立宪派名流,而 these 家伙却心平气和地忍受着。不过,这群狗罪有应得,他们过去把《新莱茵报》上的最好的文章诬蔑为“卑鄙的谩骂”;现在就让这些胆小鬼去切身体验对待他们的差别吧。对《新莱茵报》上与此相反的非常文雅的嘲笑,他们是会发生思慕深情的。

维利希的事情^①是忧郁时刻的一种安慰。这个“最出名”的人出名已经出到头了,他这个未获承认的人类救星,对世界的忘恩负义感到绝望,只能在啤酒和沙佩尔的友谊中寻找安慰。我可以想象得出他的苦闷,因为未来的军队,即整个欧洲赖以聚集的“核心”现在已经毁灭了。这位高尚的人到哪里去找新的“坚持原则的人”呢!

菲克勒尔的事情^②,我还不太清楚。为什么鲁普斯^③马上跑到菲克勒尔那里去,而不让李卜克内西先去试探一下(因为后者只会牵连到他一个人)?这看起来是要争取菲克勒尔。其次,既然鲁普斯已经去了,他写的信就太粗暴了。要么根本不值得在菲克勒尔身上花工夫,要么——既然在谈话中,菲克勒尔和戈克把卢格看成某种先知——同他绝交好了,用不着这样粗暴地同他闹破裂。显然,这是菲克勒尔的卑鄙行径。但是难道不应该预料到南德意志庸人会干出这类事来吗?要知道他是没有掩饰过他对卢格的尊敬的。卢格的纠缠当然是无止境的。但是正是这种手法的不断翻新可以充分证明,任何一种手法都没有获得丝毫的成绩,而马志尼为之写他的《罗马书》的“德国委员会”还只是存在于卢格的脑子里²⁴⁹。

请设法让维尔特到这里来一趟,望马上回信。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297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97—299页。——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0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 7 月 20 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文件随信寄还。我喜欢米凯尔的信。这个人至少会考虑问题，如果到外国来住些时候，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很能干的人。他担心现在公布的我们的文件^①对民主派的影响不好，这种担心就他那个地区而言，的确是有道理的；这个下萨克森的自成一派的中农民民主派（《科伦日报》新近在拍他们的马屁并提议和他们结成同盟）就正是这样，而且远在较大城市中的小市民民主派之下，受着他们的支配。这种标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显然会因这一文件感到非常恼怒，但是自身极受限制和压抑，以致它不得不和大资产阶级一起承认“渡过红海”的必要性。这些家伙将愈来愈屈服于无产阶级暂时的恐怖统治的必要性，但是深信这种统治不能长久继续下去，因为文件的实在内容是这样地荒谬，根本谈不到这些人的永久统治和这些原则的最终实现！另一方面，汉诺威的大农和中农除了土地一无所有，他们的房屋、农场和谷仓等等由于一切保险公司的可以预见到的垮台而陷入极端的危险之中，而且自恩斯特·奥古斯特那时以来，他们已经深深尝到了合法抵抗的一切甜头——这些富裕的德国自耕农在被迫投红海之前是会加倍当心的。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 年 3 月》。——编者注

从贝尔姆巴赫的信看来,豪普特是叛徒,但是我不能相信。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必须彻底弄清。就我所知,豪普特还是自由的,这的确有些可疑。从哥丁根或科伦到汉堡的旅行是不能想象的。能否从诉讼记录或审理材料中得到关于这件事的什么线索,什么时候能得到,也很难说。如果这个人是叛徒,那末这件事是不应当忘记的,而且在适当的场合下有一个实例,那是很好的。

我希望丹尼尔斯会立刻被释放,他毕竟是科伦唯一有政治头脑的人,而且不管警察怎样监视,他还是能够继续正常地进行工作。

再回过头来说说我们的文件对民主派的影响的问题:米凯尔似乎应当考虑到,我们曾在多少等于党的宣言的著作中连续不断地斥责这些先生们。对一个只是以非常平和的而且特别是绝不牵涉个人的方式概述一些早已发表的东西的纲领,现在为什么竟这样大喊大叫起来?是我们的大陆上的青年们背弃了我们吗?是他们同民主派的交往超出了党的政策和党的荣誉所允许的限度了吗?如果民主派正好是由于没有反对意见而这样叫嚷革命,那末究竟是谁使他们没有反对意见呢?决不是我们,至多只是在德国的德国共产党人。这似乎确实就是症结之所在。任何一个懂得些事情的民主主义者必定一开始就知道他期望于我们党的是什么——文件不能给他们很多新东西。他们如果暂时和共产党人联合的话,那他们对于联合的条件和期限是完全清楚的,只有汉诺威的中农和律师才会相信,共产党人自 1850 年以来已经抛弃了《新莱茵报》的原则和政策。瓦尔德克和雅科比肯定是决不会梦想这样的事物的。无论如何,所有这类出版物,用施蒂纳的话来说²⁵⁰,对“事物的本质”或“关系的概念”在长时期中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而民主派的叫

嚷和煽动会马上再次兴盛起来,而且他们会和共产党人携手并进。至于这些家伙在运动过后的第二天就会卑鄙地愚弄我们,这我们老早就知道了,而且这也不是任何外交手腕所能阻止的。

另一方面,如我所预见的,到处都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宣言》^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是使我非常高兴的。这正是我们在迄今的总参谋部软弱的情况下所缺乏的东西。士兵自然可以找到,只要局势发展到这种程度就行,但是,展望总参谋部将不是由施特劳宾人⁵⁰所组成,而且可以比现在只有受过某种教育的二十五人作更大的选择,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最好是建议在办事员中到处开展宣传。一旦要组织管理机构,这些人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习惯于埋头的工作和清晰的簿记,而商业就是这些有用的办事员唯一的实习学校。我们的法学家等等不适于做这种工作。我们需要的是管理簿记和会计的办事员,编辑电报、书信、文件的有才能、有教养的人。我用六个办事员组织一个管理部门,可以比用六十个高级官吏和官房学家所组织的要精简实用一千倍。后者甚至写不出通顺可读的文字,只会把一切簿记都弄得一塌糊涂,连鬼都不晓得里面记的是什麼。由于我们愈来愈不得不对这种可能性作准备,所以这件事并不是不重要的。此外,这些办事员习惯于连续不断的机械的工作,要求不高,不大偷懒,当不适用的时候,也容易更换。

寄科伦的信已经发出——弄得很好;如果寄不到,那我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要不然的话,便是舒耳茨的通讯处不大合适,他是我们从前的共同发行人!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10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7月30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很奇怪,两星期以来没有得到你一点消息。

我们在最近一篇《述评》上曾经预言,海洋轮船航运业将大大发展,现在已经被证实了。²⁵¹除去若干小航线外,现在已经有了极重要的两条新的大航线:(1)从利物浦到费拉得尔菲亚的螺旋推进式轮船:每两个星期开四艘;(2)往来于利物浦、里约热内卢和法尔巴来索等地的轮船:每七个星期开四艘。过一两个月,将有穿过陆地通往加利福尼亚的定期线路与此衔接:纽约到圣胡安,由圣胡安乘船到尼加拉瓜湖,再经过陆地到累翁,由累翁直达旧金山——这就将把到加利福尼亚的旅程至少缩短一个星期。

下个月,伦敦和阿贝丁之间有火车通行,一天走五百五十英里或八个纬度。

现在乘火车往返里子和伦敦之间,一趟火车是五先令,另一趟火车是四先令六便士。这个星期六这里的车费也要减价,如果很便宜,我至少可以每两个星期去伦敦一趟。

在今后六个星期内,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今年棉花的收获量将达到三百万包,即十二亿至十三亿五千万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收成。同时出现了营业萎缩的征兆:东印度商品充斥,叫喊要停止输入棉织品。这里的棉纱和棉织品市场由于棉花价格不稳定

自然处于混乱状态。如果市场的崩溃和这样大的丰收碰到一起,那就热闹了。彼得·欧门现在一想到这里,就吓得屁滚尿流,而这只小青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晴雨表。

今天就告诉你这些工业上的琐碎消息。

你的 弗·恩·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7月31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信中展示了商业危机的很可喜的前景。

我已经大约两个星期没有写东西了,因为,当我不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就象狗一样被人追逐,无论有多么好的愿望,也总是不能动笔。

自从班贝尔格尔父子一周一周地(最初一月一月地)迟迟不履行给我贴现期票的诺言之后,在我终于在这个星期一为此目的应约到这个犹太人小店铺去并带去了有印花的票据之后,小班贝尔格才向我声明,他老子(当时也在场)不能怎样怎样。

这两个犹太人这样无耻地拖延,浪费时间,使我失信于人,而我不能给他们几记耳光,实在遗憾。

不过,最初在几个月中,后来又在最近六个星期中,我受到这种实际上是桑科式的欺骗,如果不在事实上,那末在原则上我也应

当归功于康拉德·施拉姆先生。

你知道,这个人四、五个星期以前到巴黎去了。和往常同我们的高尚的朋友们打交道时一样,我现在才从他们——例如蠢材海恩——那里了解到他们早已知道的有关这个无赖的情况。但是我禁止他们“大喊大叫”,因为这只会有害处而不会有好处。有一天晚上——不知道是否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我从施拉姆先生那里得知,他过两天就要外出旅行。由于同盟^①的和别的一些文件还在康拉德先生手里,我决定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当天晚上,我从李卜克内西那里知道,康拉德先生不愿意交出这些文件,而且已经把文件封好交给路易·班贝尔格尔先生。这就更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当我第二天从博物馆^②回来的时候,知道这个无赖不是过两天,而是过一天即当天夜里两点钟动身。这位高贵的康拉德请求我当晚和他进行私人会晤,但是我(与鲁普斯^③、李卜克内西、皮佩尔一起去)打乱了他的计划。我们在一家偏僻的啤酒店里刚刚坐定,我就要求康拉德先生说明他在文件方面耍的花招等等。象往常一样,这个家伙干了坏事,就变得非常暴躁,他说,他不想交出这些文件,因为他需要这些文件为自己作辩护,此外还说了一些别的蠢话。说什么他和你我一样代表同盟,他也能够拯救同盟。他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是伦敦区部的领导人。然后,用一种施蒂纳式的口吻说他是党内的唯一者。²⁵²其他的人,特别是鲁普斯,都气极了;他威胁说要离开,大喊大叫,大吵大闹——一切可以想象的举动都作出来了。我把这一场吵闹制止了,因为我知道如何对付这个家伙,因为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②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大吵大嚷无济于事,应当就在此刻拿到文件,于是我经过威胁和请求迫使康拉德先生给我写了一张给班贝尔格尔夫的条子,让他把封好的那包文件交给我。

第二天,我得到了这包文件。东西全部在里面,其中甚至还有你我驳斥阿·卢格的声明^①,可见高贵的康拉德没有把这篇声明寄给《国家报》,这大概是因为他向自己的哥哥^②撒过许多谎,因而害怕任何的公开声明。

这个无赖同时还叫班贝尔格尔父子提防我——他以为这样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告诉他们说,我为了付清最近的期票,已经使自己最后的信用丧失殆尽,等等。总之,他以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对我们搞阴谋和进行欺骗等等。

现在,这一切已经是既成事实,所以用不着按照这里的蠢材们的想法和行动去做,大喊大叫,象庸人那样发一顿脾气,而应当让这个无赖能够继续相信他和我们的关系可以继续下去,直到我们有力量和适当的机会,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这个家伙踢开。目前如果扬言要把他的可耻的无赖行径揭穿,那末这个家伙对我们德国同志说来可能成为极大的危险。

另外,用不着多说你也会相信,我已被我的处境弄得精疲力尽。我给美国写了信,看看能否同鲁普斯一起从这里给美国的几十家杂志写通讯稿,因为是不可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至于同法兰克福的艾布纳尔谈判的事,他来信说,科塔可能接受我的政治经济学——我已将该书的计划寄去,——如果不成,他会找到另外的出版商。我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但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编者注

②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是, 间断太多, 阻碍太大, 而在家里, 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 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 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 实际上, 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 你该记得, 我生来就缺乏耐性, 甚至有些严厉, 所以常常不够冷静。

尤利乌斯大约在一星期以前已经安葬。我去送葬了。高贵的金克尔在墓前胡诌了一通。在流亡者中, 尤利乌斯是唯一喜欢学习并从唯心主义越来越转向我们方面的人。

高贵的杜朗在这里。

海因岑和卢格继续在纽约《快邮报》上喋喋不休地反对共产主义者, 特别是反对我们。但是, 这种行为实在太愚蠢了, 唯一的对付办法, 就是在适当时机把卢格的拙劣作品中最滑稽可笑的东西汇集起来, 给德国人看看, 目前是谁在违反他们的意志而任意摆布他们。

蒲鲁东的最新著作²⁵³, 你也许已经看过了吧?

魏德迈从苏黎世给我来信了。卡斯滕斯^①正在美因兹坐牢, 他企图逃跑未成。

祝你健康, 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

另外, 如果你能为琼斯写一篇文章(最好署你的名字), 那就太好了。他在自己的刊物上干得不错, 他好学。他不是哈尼那样的人。《寄语人民》蒸蒸日上, 而《人民之友》日暮途穷。

① 列斯纳。——编者注

10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8月1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五英镑的银行券的后半截。

我不知道施拉姆到巴黎去了。你在信中没有告诉过我。因此，我在《科伦日报》上看到他淹死的消息时大为惊奇——可惜这个消息是不真实的。这个狗东西是很会捣乱的——过去让他太接近我们了，他是一个非常卑鄙无耻的家伙。不过你做得对，叫喊和吵闹都无济于事，应当让这个家伙爱怎样干就怎样干，直到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为止。如果他真的淹死在拉芒什海峡中，那末，正如我所讲的，太好了；不过，这大概是他自己散布的谣言——这也是一种引人注意的手法。

魏德迈想到美国去，看看是否能够把现在为芬奈尔·冯·芬奈堡所掌握的纽约《工人报》弄到自己手里。如果他在纽约能站住脚，那末，他在那里无论如何比在伦敦对我们有用得多，在伦敦只会使麻烦更多。我们在纽约正缺少一个象他这样可靠的人，而且纽约也终究不是在另一个世界；对魏德迈，可以相信一旦有必要他马上就能回来。

石印通讯的计划^①很好。不过你们对这件事必须完全保密。这

① 参看本卷第578—579页。——编者注

个想法一旦泄露,小班贝尔格尔和其他人就会设法很快赶在你们前头。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上,筹备工作一经就绪,我就立即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登出广告,甚至亲自以经理的名义署名,以便这件事能够办得成功。如果这个事情由你负责,而你又认为把我列为编辑有好处,那末自然可以随你的便。如果你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出面,——不过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必要,因为究竟为什么你就没有权利筹办一个工业企业,把《新莱茵报》改成石印继续出版呢,——那末这个企业应当由鲁普斯^①来办。魏德迈如果在纽约,他在这件事情上会对你们有很大帮助,特别在筹募资金方面,而这是主要的事情。我确信,此事一定会获得很大成功,在伦敦等地的许多美国通讯员很快就会感到这一点。²⁵⁴

如果你自己担任经理,毫无疑问,事情会办得好些,就是说马上会获得成功;如果你把这个担子交给鲁普斯,那末你不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而他那种西里西亚的路德式的严厉揭露²⁵⁵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这比你的风格更适合那些在美国的德国人的口味,因为你的风格需要他们思考。无论如何你必须给自己定一条规矩:尽量写得坏些和零乱些,否则你很快就会失去这些读者的好感。

你信中说的蒲鲁东的新著作^②是什么?

我将给琼斯写一篇由我署名的文章,我只希望琼斯把他的一份尽可能完整的《寄语》^③寄给我,因为这里弄不到。他的通讯处是什么地方?我忘记了。

从美国还传来关于棉织品交易情况的坏消息。市场充斥,美国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③ 《寄语人民》。——编者注

佬自己生产的产品从市场现状来说太多了。

请尽快回信,我在这里无聊极了。

你的 弗·恩·

注意:你要把你的文件妥善地保存在可靠的地方,不要放在家里。一些时候以来,我在这里被人严密监视着,每次出外,总有两三个密探盯在后面。本生先生不会放过机会向英国政府提供新的重要的情报,说我们住在这里如何危险。

1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8月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没有早日写信给你,也没有告诉你五英镑已经收到,请你原谅。这个星期外来的压力很大,使我根本无法动笔。给房东开了一张期票,才暂时摆脱了被赶出住房的危险。

随信附上一份《快邮报》,从中你可以看到专门诽谤人的家伙卢格之流的无耻的愚蠢的阴谋和中伤。读完后请把这个肮脏玩意儿寄还给我。关于粗汉海因岑做了摘录的那一封信(一定是出自菲克勒尔的手笔),我要向你简单地说几句:两三个星期以来,这些蠢驴——流亡者——一直在召开会议、群众大会,以便“达成协议”,凑成整整“一打”,并且彼此作为未来的大人物而“组织起来”。今天

他们召开了决定性的会议。我听到结果,便告诉你。但是分裂的种子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济格尔先生已经托到这里来参观博览会的沙贝利茨转告我说,他要来拜访我。

《纽约论坛报》愿意出稿费邀请我和弗莱里格拉特作撰稿人。²⁵⁶这是北美发行最广的一家报纸。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8月15日)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关于施拉姆,我们知道,他不断地同他的哥哥^①继续通信。他曾写信叫班贝尔格尔不要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关于他在这里的可耻行径的新消息。

红色沃尔弗^②又变成“爱尔兰人”了。

现在谈一谈比·约·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当我第一次在信中对你谈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只看过该书的摘要,而且还有很多被歪曲的地方。现在我可以把要点寄给你。先说一句:书中批驳卢梭、罗伯斯比尔和“山岳党”等等的地方写得好。用不朽的卢格的话来说,真实过程的力量是这样来的:

第一篇:只有反动才导致革命的发展。

第二篇:十九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的理由吗?

1789年的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是它忘记了建立一个新社会或者使这个社会变成新的社会。它只考虑到政治,而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学。在目前,“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就出现“社会贫困化的趋势”。这表现在分工、机器、竞争和信贷制度上面。贫穷和犯罪在增加。其次:**国家**(l'état)日益发展;它具有

①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了专制的一切特征；它的独立性和权力日益扩大。国债不断增加。国家反对贫困而维护财富。腐败。国家控制着社会。存在新的革命的必然性。革命的任务是改变和纠正社会的不良趋势。不需要触动社会本身。更谈不到对社会进行任意的改造。

第三篇：论联合的原则。

联合是一种信条，但不是一种经济力量。同分工、贸易和交换等等不同，联合不是一种有机的、生产性的东西。不能把联合同集体力量混为一谈。集体力量是一种无个性的行动，而联合是一种自愿的义务。联合在本质上是不产生成果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束缚工人的自由。人们使**社会契约**具有一种仅仅为分工、交换和集体力量所固有的效力。如果人们为了完成大事业而进行联合，那末这不应归功于联合的**原则**，而应归功于它的**手段**。只有当联合能带来足够的补偿的时候，人们才会服从它。生产的联合只对能力弱的或懒惰的成员有好处。联合就是团结一致，共同对第三者负责。一般说来，联合只有在以它的手段为转移的特殊条件下才是可行的。不顾任何外部的经济考虑、专门为了家族联系按照自我牺牲法则建立的联合，为联合而进行的联合，是一种纯粹宗教的行动，是一种毫无积极意义的超自然的同盟，是一种神话。不能把联合同必须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性基础上发展的新的关系混为一谈。联合使缔约者处于同等地位，使他们的自由服从于社会义务，使他们丧失个性。

第四篇：论权力的原则。

政府的观念起源于家庭的习俗和治家的经验。民主是政府进化的最后表现。政府的观念是同契约的观念相对立的。真正革命的口号是：不要任何政府！**绝对权力**很快就被迫否定它自己，并且

受法律和制度的限制。法律作为利益的外部表现,象利益本身一样,是数不清的。法律消失在恶无限性当中。法律是从外部强加于我们的桎梏。**君主立宪制**。非驴非马的无聊东西。**普选权**。多数人先知般的直觉是荒唐的东西。我既不需要代表,也不需要全权代表!选举、投票,即使全体一致,什么也解决不了。如果从普选这一点来看,波拿巴倒是一个最适当的人物,等等。**纯粹的民主或者直接的民权**——这是里廷豪森、孔西得朗和赖德律-洛兰的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这种达到了顶点的国家观念充分表现了它的荒谬性。

第五篇:社会清算。

(1) **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按照法令进行清算。宣布法兰西银行不是国家银行,而是“公益机构”。利率将降低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

(2) **国债**。由于采取上述措施,私人资本被剥夺了进行贴现业务的可能性;私人资本涌向交易所,国家只付给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的利息,从而对利息的兴趣^①也就没有了。国家用付给年金的办法代替利息,即分年偿还它所借的资本。换句话说,法令规定,国家对于债务所付的利息,算作对本金的扣除,即算作年金。

(3) **抵押债务**。**普通债务**。“一切债务契约、抵押债券、普通借据、公司股票的利息一律规定为零点二五厘或零点五厘,只能要求以年金的形式支付利息。总额在二千法郎以下者,年金应付给百分之十;总额在二千法郎以上者,年金应付给百分之五。为了便于偿

^① 文字游戏:《Interesse》既有“利息”的意思,也有“兴趣”的意思。——编者注

还债款,为了履行原来的债权人的职能,国家贴现银行的一个分行变为土地银行;它每年发放的贷款最高额为五亿。”

(4) **不动产:建筑物。**法令规定:“凡作为房租交纳的款项,一律**算作对财产的赎金**,该财产的价格定为房租的二十倍。每次定期交纳的款项都使承租人对他所住的房屋以及供出租和市民居住用的全部建筑物,享有一定比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权。用这种方式赎来的财产,将逐步地转交给公社管理机关管理;通过赎买的事实本身,公社管理机关便以全体承租人的名义取得了抵押权和优先权,同时公社管理机关也保证所有承租人能够永远以建筑物的成本价格获得住宅。公社可以就立即清算和赎买出租房屋的所有权问题同财产所有者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现在这一代人就能享受降低房租的好处,上述公社可以立即把已经签订了合同的房屋的租金降低,以便只要三十年就能偿清。至于建筑物的修缮、管理和维护以及建造新的建筑物,公社可以根据新的社会契约的原则和规则,同泥瓦工协会或建筑工人协会签订协议。单独居住自己房屋的所有者,保留他对自己房屋的所有权,直到他认为不需要的时候为止。”

(5) **地产。**“为租用不动产而交纳的每一次地租,都使租佃人获得该不动产的一部分所有权,并且对他说来就是抵押。已经完全偿清的地产立即归公社管理,公社将取代原所有者的地位,并且同租佃人分享正式的所有权和纯产品。公社可以就赎买地租和为让出所有权而立即支付报酬的问题,同愿意这样做的所有者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公社的努力,农民的移居和他们的地界的划定将得到保证,同时将尽可能使土地面积的差别通过土地的质量加以补偿,并且按照收益确定地租。一旦全部地产完全赎回,共和国

的所有公社必须通过协商对土地质量的差别和土地耕作上的特点加以均衡。各公社有权动用的公社管辖区域内土地的那一部分地租,用于这项补偿和公共保险。从此以后,那些亲自经营自己的土地因而仍然保有产权的旧的所有者,将转化为新的占有者,交纳同样的地租,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任何在地区和继承问题上产生的偶然情况都不会使任何人获得特权,土地耕作条件对所有的人也是一样的。土地税将废除。乡村警务归市镇参议会。”

第六篇:经济力量的组织。

(1)**信贷**。上述国家银行及其分行。金银逐渐停止流通,用纸币代替。至于**个人信贷**,它应该在工人协会、农业协会和各行各业协会中采用。

(2)**财产**。见前面有关“地产”的摘录。在上述条件下,可以毫无顾虑地允许所有者任意出卖、赠送、转让和流通他的财产……由于用年金支付的便利,不动产的价值可以无限地分割、交换,并作一切可能的变动,而不触动不动产本身。农业劳动排斥集体的形式。

(3)分工,集体力量,机器,工人协会。

凡是按其性质要求联合使用大量不同专业的工人的一切工业、企业、行业,应该成为工人团体或工人协会产生的场所。但是,在不用不同专业的人员的共同劳动,而只要单个人或一个家庭就可以生产产品的地方,没有成立联合会的可能。因此,小作坊、手工业、制鞋业、缝纫业等等以及商业等等,没有联合会。在**大工业**中有联合会。所以,这里有**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每一个成员,对于协会的财产享有共有的权利;他们有权连续担任协会内的任何职务。对他们的教育、培养和学习,必须加以安排,使他们在完成不愉快的、

繁重的义务的时候,能够学会许多活计和专业,保证他们在成年时获得多方面的技能和足够的收入;担任职务是通过选举确定的。章程条例由联合会的全体成员批准,报酬根据职务的性质、能力的大小、责任的轻重来确定。协会的每个会员根据其贡献按比例分配协会的赢利并承担协会的义务;每个人如果愿意都有权退出联合会,进行结算和拒绝履行他的权利;而协会也有权随时接受新的成员……集体力量和分工这两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在过渡时期,工厂主等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

(4) **价值的构成: 廉价市场的组织。**设法防止商品价格昂贵和擅自确定价格。**公平的价格**精确地代表: (a) 按照官方调查的自由生产者的平均水平的生产费用的数额; (b) 商人的报酬或对卖主卖出货物时丧失的利益的补偿。为了鼓励商人做生意,应该给他一种保证。这种保证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表现: 或者是愿意享受公平价格而本身又是生产者的消费者也有义务以同样条件向商人提供他自己的产品,就象巴黎的各种工人联合会现在已经做的一样;或者,上述的消费者只是保证卖主能获得一种补偿费,或者使他能具有相当好的销路,确保他能获得收入。例如,国家以它暂时所代表的利益的名义,各省、各公社各自以它的居民的名义,为了给一切人保证公平价格,提供优等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必须保证愿意提供最优惠条件的企业主获得他的资本和他的企业所耗费的原料的利息,或者给他以固定的报酬,或者在一定情况下给他以相当数量的定货。而承办人也有义务供应产品并履行自己在为消费者服务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满足消费者的一切要求。此外,保留有竞争的充分的余地。承办人必须报告其价格的构成因素、供应办法、合同的期限和为履行合同而握有的资料。在指定期限内将承办条件加封

交出,然后根据合同的重要程度分别在交付承办以前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或三个月启封公布。每项合同期满后又重新公开招标。

(5) **对外贸易**。一旦利率降低了,就必须降低税率,当利息被废除或者降低到零点二五厘或零点五厘的时候,就要取消关税。

第七篇:政府在经济机体中的解体。

没有权威的社会。废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国民教育、战争、海军等等。各个方面都带有施蒂纳式的词藻。

请来信详细地告诉我,你对这个药方有什么想法。

祝好。

你的 卡·马·

10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8月10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快邮报》使我感到非常有趣。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过象《阿·卢格致卡·海因岑》^①这样十足的庸俗议论了。我没有想到,即使是卢格和海因岑这样的两个蠢驴,也能钻出三年的革命漩涡而依然故我,依然是那一套陈词滥调、可笑的风格和文体等等。他们象马戏团的小丑,在做完了最惊险的跳跃动作以后,向观众鞠躬说:

^① 见本卷第312页。——编者注

“我又来了!”接着又老调重弹,毫无感情地罗嗦地向大家讲他那一整套令人听腻了的笑话。泻肚子的德国文人卢格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一本正经地宣布:“对暴政、无政府状态和叛国行为的基本答复……就是目前所必需采取的激进措施”,然后他就亲自实行这种激进措施,发现当代的阶级斗争就是平民上山,由此便自然地联系到那个罗马的迂夫子(名字我忘了),联系到他的关于胃和手的寓言,以及三年级学生和教师们的诸如此类的可爱而深刻的道理。²⁵⁷但是这个家伙是不可小看的,有一次他突然谈到“环境”,接着就立即宽慰人心,补充说:“你知道……我所谓的环境无非就是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罢了。”他笨拙地想作俏皮而刻毒的暗示,根本没有成功。这个家伙是如此滑头,每个人都可以觉察到,他对某人怀恨在心,但究竟对谁,为什么,却象其他的“怎么样”和“为什么”一样,谁也弄不明白。伟大的卢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丑,而伟大的海因岑在表现他的被称为永恒不变的蛮横性格方面,也毫不逊色。这个家伙在 1851 年 7 月 23 日的一篇短文中,又企图用 1847 年夏天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用过的同样的字眼²⁵⁸,把他那老一套关于共产主义的胡说八道硬塞给读者,其做法的卑鄙无耻实在难以形容。

但是,这些家伙不得不承认我们作品的高明,因为他们仍然在不断地钻研我们的作品,尤其是因为不管他们怎样顽固和疯狂,还是不知不觉地受着这些作品的影响。在他们的全部粗制滥造的作品中,有哪一句话不包含着对我们作品的剽窃和由于不懂而造成的歪曲,有哪一句话不是受到我们作品的启发!

关于伦敦的企图和解的问题,梅因或孚赫先生给柏林半官方的曼托伊费尔的《石印通讯》投了一篇荒唐的文章,说什么只有我

们两个人仍然在一起行动等等,而其他的人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弗是一字不提。伟大的维利希,自从未来的军队解散以后,看来又想在一切党派的大人物中间获得一个“倒有性格”^①的名声——据说他出席了他们的会议。这一切由绝望所引起的尝试导致了什么结果呢?伟大的济格尔到你那里去过吗?

德骚的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蠢驴经过尤利乌斯介绍来找我,他刚才告诉我,这些先生们在那里散布流言,说什么你自己承认在《新普鲁士报》写稿;说什么你曾亲自把这件事情告诉过路易·德鲁克尔先生(!)。编得多象啊!

至于蒲鲁东^②,看来这个人有所进步。不管怎样,他的荒谬东西在发展中经过了的阶段,具有了比较不错的形式,而路易·勃朗先生对于这种“邪说”是啃不动的。蒲鲁东先生现在终于也认识到,财产所有权的真正意义在于,由或多或少是隐蔽的国家隐蔽地没收各种财产,而废除国家的真正意义是国家的更加集中。因为“通过协商对土地质量的差别和土地耕作上的特点加以均衡的共和国的所有公社”及其不可避免的特征和后果,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吗?

如果我明天有时间,还要谈谈这个怪家伙。星期五要用的文章,我这个星期无论如何交不出来。不过要赶快写信告诉我,文章应该写成什么样子——是随便写一篇单篇的文章,还是你想要写一组文章,其次是如何写,因为关于《纽约论坛报》的政治面目,我

① 暗指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24章中的一句诗:“不是天才,倒有性格。”——编者注

②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只知道它代表美国辉格党人的观点。请把你所能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我, 帮助我做好这件事。

你的 弗·恩·

10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 8 月 11 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对蒲鲁东的看法昨天没有谈完, 今天继续谈。我暂时撇开他的药方中的许多缺陷, 例如, 看不出, 工厂将通过什么方法从工厂主的手中转入工人协会的手中, 因为废除的是利息和地租, 而不是利润 (要知道竞争仍然在起作用); 其次, 没有谈到对于利用雇佣工人经营土地的大地产应该怎么办, 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缺点。我要对这一切作为一个理论的整体作出判断, 手里就必须有这本书²⁵³。因此, 我现在只能就我对各个措施在实行时是否行得通所做的分析, 以及我就这些措施对集中全部生产力是否适宜所做的研究, 谈谈自己的意见。其实, 就是为了这一点, 也必须有这本书, 以便看到他发挥自己论点的全部情况。

蒲鲁东先生终于认识到, 实行或多或少是隐蔽的没收是必要的, 我已经说过, 这是一种进步。不过要问, 他所提出的实行没收的理由在实际上是否合适; 因为对于所有这些目光短浅的家伙 (他们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一类强制措施并不是没收) 说来, 理由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利率将降低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如何

降低?关于这一点,你的摘要只是谈到,国家,或者是秘密地以其他名义同国家融合在一起的银行,必须按这种利息每年发放五亿法郎的抵押贷款。我补充一句,这种降低应当逐渐实行。既然利率这样低,以每年支付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办法来逐年偿还全部债务等等,当然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蒲鲁东先生并没有指出,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的。这里就使我想起不久以前我们关于根据你的计划降低利率的讨论,你的计划是成立一个能够垄断纸币流通和停止金银流通的唯一享有特权的国家银行。我认为,任何想迅速地、恒久地降低利率的企图,都必然要遭到失败,因为在每一次革命爆发和营业停滞的时期,那些暂时手头拮据,处境困难,因而一时不宽裕的人对于高利贷和信贷的需求不断增加。即使算作借款的实际报酬的那一部分利率可能因大量资本而减少,但是作为偿还贷款的保证品的那一部分利率仍然存在,而且恰恰在危机时期大大地增长起来。在任何革命时期,即使政府不以零点二五或零点五厘而以五厘的利率贷款给商人,商人们也会对政府感激不尽。请看一下1848年的情况、信贷银行等等。但是,国家以及每个大的集中的国家银行,在它没有在一切地方直到最偏僻的角落都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而它的职员又没有获得丰富的商业经验以前,只能贷款给大商业,否则它贷款出去就会白白落空。而小商业又不能同大商业一样,把自己的商品抵押给银行。这样一来,任何降低政府贷款利息的最直接的结果,都是增加大商人的利润和这个阶级的普遍上升。

小商业被迫和过去一样只好求助于中间人,中间人从政府手里以半厘的利息借到贷款,再以五至十厘的利息贷出去。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商业拿不出保证品,拿不出抵押品。因此,从这方面

看,结果也是提高大资产阶级——间接造成一个大高利贷者即次一级的银行家阶级。

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想降低利息的全部永恒的迫切要求,依我看来,是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美好愿望的另一种表现。只要利息和利润成反比例的时候,这个要求只能导致增加利润。只要有不宽裕的,没有保证品的,从而恰好非常需要钱用的人存在,国家贷款就无法消灭私人贷款,因此也不能降低任何交易的利率。如果国家以半厘的利息贷出款项,那末对于接受贷款的高利贷者,它所处的地位就会象 1795 年的法国政府一样,当时法国政府征收了五亿阿西涅币的税款,而后来又当作三百万发放出去了;它纯粹为了维持自己已经一钱不值的“信用”,在交纳税款时是按票面额,即高于实际价值二百倍的价额收回阿西涅币的——总之,国家所处的地位就会象法国政府对当时的土地投机者和金融投机者所处的地位一样。

蒲鲁东是太天真了。“个人信贷是在或者应该在工人协会中采用。”这就是说,两者必须择一:或者是由国家对这种协会进行监督、管理并做出详细规定,而蒲鲁东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或者是玩弄一场组织协会的绝妙的骗局,在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重演 1825 年和 1845 年的骗局。

用商业措施和强制手段来逐渐降低利率,以便使利息的支付变成债务的清偿,从而消灭一切债务等等,并把一切现有的财产都集中在国家或者公社的手中——想把这当做主要的事情,我认为完全是行不通的,第一,是由于前面所说的理由;第二,因为时间拖得太长;第三,因为在以国家证券形式保留信贷的情况下,唯一的结果就是国家欠外国人的债,因为所有付还的钱都会流出国外;第

四, 因为即使在原则上有这样做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认为法国即共和国能够面对着英国和美国而实现这一点, 那是荒谬的; 第五, 因为国外的战争和当前时局的压力总的说来正在使这一类有系统的、缓慢的、打算在二、三十年内实现的措施, 尤其是货币支付失去任何意义。

我认为, 这种事情实际上只有一种意义, 就是在革命发展的某一个时刻, 确实可以利用垄断的国家银行颁布如下的法令: 第一条: 取消利息, 或者利率限制为零点二五厘; 第二条: 利息照旧继续支付, 并且具有清偿债务的作用; 第三条: 国家有权按照定价收买全部不动产等等, 以每年支付百分之五的办法在二十年内偿清。到某个时候也许可能需要类似的法令, 作为在实行公开的没收以前的最后措施, 但是不切实际地考虑在什么时候, 怎么样和在什么地方实行这种措施, 那是纯粹的思辨。

无论如何, 蒲鲁东的这本书, 看来比他以前那些书是接近尘世得多了; —— 价值构成也具有了一种比较有血肉的形式: “小商贩的公平价格”的形式。“先生, 四个法郎, 这是最公平的价格!”至于废除关税和废除利息彼此有什么关系, 讲得不清楚。蒲鲁东从 1847 年以来, 非常彻底地完成了从黑格尔到施蒂纳的过渡, 这也是一种进步。他在他自己的尸体上研究德国哲学一直研究到了最后腐烂阶段, 还能说他不了解德国哲学!

请立即回信, 并把你对上述意见的看法告诉我。

你的 弗·恩·

10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8月14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在一两天内就把蒲鲁东的书^①寄给你，不过你看完后要马上寄回来。我想——由于需要钱用——就这本书写两三印张的评论去发表。因此希望你对此书的意见更详细地告诉我，而不要象你通常的习惯那样匆忙地写出来。²⁵⁹

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尽管他从共产主义中剽窃了许多东西，而且是通过卡贝—勃朗的歪曲来认识共产主义的——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论点：

必须反对的真正敌人是资本。资本的纯粹经济表现是利息。所谓利润无非是工资的一种特殊形式罢了。把利息变成年金，即对资本的分年偿还，就可以废除利息。这样一来，将保证工人阶级——应读作产业阶级——永远占有优势，而资本家阶级本身则注定要逐渐消失。货币利息、房租、地租是利息的不同形式。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仍然保存，并获得了正当的理由，只是要铲除其不良倾向。

①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社会清算只是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手段。是快还是慢,这对我们无关紧要。我想先听听你对这种清算本身的矛盾、不确切的地方和不清楚的地方是怎么看法。但是这种重新建立的社会真正灵药是废除利息,即把每年支付的利息变为年金。这种不是当作经过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而是当作它的**经济规律**提出来的措施,自然会造成两种结果:

1.使小的非产业资本家变成产业资本家。2.使大资本家阶级永世长存,因为在实质上,如按平均计算,社会**总的说来**——产业利润不计在内——任何时候都只是支付年金。不然的话,普莱斯博士所计算的复利²⁶⁰就成为现实了,而整个地球上的财富也不够用来**支付**从基督诞生以来就开始流通的最小的资本的**利息**。事实上,以英国即最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例,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最近五十年或一百年中,投入土地或其他方面的资本,从来没有产生过利息,至少按照价格说来是如此,而这里所谈的正是这个问题。譬如说,英国的国家财富估计最多约五十亿。就算英国每年生产五亿,那末它的全部财富仅仅等于年劳动产品的十倍。因此,资本不仅没有产生利息,而且按价值来说,甚至没有把它自身**再生产出来**。而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规律的缘故。价值最初是由最初的生产费用,即生产该产品最初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但是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产品的价格便由该产品**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来决定了。而再生产的费用在不断地下降,而且在产业方面,时代愈发展,这种下降就愈迅速。因此,是资本价值本身不断贬值的规律,使地租和利息的规律失去作用,否则地租和利息的规律就会成为荒谬的东西。你提出过一个论点,认为没有一个工厂能够抵偿它的生产费用,其原因也在这里。因此,蒲鲁东不能通过施行一种即使他不提

出而社会实质上也在遵循的规律来改造社会。

蒲鲁东想赖以实现一切目的的手段就是银行。这里存在一种混淆。银行业务可以分为两部分：1. 把资本**变成现金**。在这种场合我所给的只是**货币**而不是**资本**，其所以能这样做当然只是考虑到生产费用，也就是考虑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的利息。2. 以货币的形式**贷出资本**，在这里利息要依资本的数量而定。在这种场合，信用所能做的，只是通过积聚等等办法把现存的、非生产性的财富变成真正的、能动的资本。蒲鲁东把这第二项看得同第一项一样容易，然而最后他会发现，如果他依靠假想的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使资本的**利息**降低多少，资本的**价格**就以同样的比例提高多少。其结果无非是使他的证券失去信用。

至于关税同利息的联系，我想让你通过原文去玩味。这么美妙的东西是不应该用删节去损害它的。蒲鲁东先生既没有确切地说明，公社参加房屋和土地的管理是怎么回事——而他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者，无论如何是必然要这样做的；又没有确切地说明，工人将怎样占有工厂。他虽然希望有“强大的工人协会”，但是又十分害怕这种产业“行会”，以致他尽管没有让国家但却让社会具有**解散**它们的权利。作为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他只是把联合会局限于工厂，因为他既不知道“莫泽斯父子公司”，也不知道中洛迪安的农场主。在他看来，法国的农民和法国的鞋匠、裁缝、商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我越是研究这个臭东西，我就越确信：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否则，马尔萨斯神父就是对的了。

同路易·勃朗等人相比，这部著作是很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卢

梭、罗伯斯比尔、上帝、博爱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东西作了大胆抨击。

至于《纽约论坛报》的事,我由于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²⁶¹,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

过几天我将寄给你两卷关于罗马的著作,就是杜罗·德·拉·马尔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这部书(内容很丰富)是我从巴黎函购到的。从中你也可以了解有关罗马作战方式的经济基础的许多材料,这种经济基础不是别的,就是**土地清册**。我怎样才能用最便宜的办法将这两卷书寄给你呢?两卷书都很厚。《石印通讯》的那篇文章^①,你一定要设法弄到手,或者想办法抄一份下来。只要魏德迈一来,就要把这些纽约的蠢驴狠揍一顿。为此必须掌握全部文件。孚赫现在是《新普鲁士报》的通讯员。济格尔还没有露面。维利希当然是**流亡者兄弟会**中扮演着联合人角色的成员。他们在星期五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我们有一个密探参加了。会议一开始就宣读(由豪格将军宣读)《石印通讯》上反对我们的文章。要知道,他们的全部生存和活动都是为了反对我们。接着他们还决定就形形色色的纠纷做一系列的蹩脚报告。梅因先生愿谈普鲁士,奥本海姆愿谈英国,卢格愿谈法国,金克尔愿谈美国及其未来。我倒很愿听听你对这一切的看法。

① 见本卷第323—324页。——编者注

1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8月20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最好先把蒲鲁东的书^①读完,因为我很快就要用它。杜罗的书^②,我已经把我要用的东西都摘录下来了。

顺便说一句:请你还是给新奥尔良的费舍写封信吧。(李卜克内西现在同他经常通信。)因为金克尔,卢格之流正好想要从新奥尔良得到经济上的帮助,这样做就更加重要。因此你可别忘了给他写封信,他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埋怨你不写信给他。

你的 卡·马·

1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8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要我写的那篇文章^③随信寄去。由于各种情况的同时影响,

①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② 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一篇。——编者注

这篇东西写得不好。首先，从星期六以来，为了来个多样化，我闹了点病。其次，我没有任何材料，只好完全凭记忆信笔写了一通。还有，时间短促，工作又是约定了的，而对于这家报纸^①及其读者的状况又几乎毫无了解，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合适的计划。最后，这一组文章的原稿不能全部留在手边以照顾一下前后的行文，因此为了避免后面几篇文章中出现重复，就必然使文章的开头写得多少有些拘泥于条理。由于这一切，再加上我很久不写文章了，所以这篇东西写得十分枯燥，如果说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英文还比较流畅，这是由于我八个月以来已经养成了几乎完全用英文讲话和阅读的习惯。总之，这篇东西由你随便处理吧。

蒲鲁东的书^②我已经读完了一半，我认为你的看法完全正确。他诉诸资产阶级，他回到圣西门那里去以及在批判部分的成百件其他事情，都证明：他把产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成实质上相同的阶级，他认为，只是由于革命没有完成，它们之间才发生对抗。假哲学的历史结构是十分清楚的：革命前，产业阶级处于自在的状态，从1789年到1848年处于对抗的状态；否定；蒲鲁东的合题要一举解决这一切。我觉得，所有这些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我们关于物质生产是决定性的历史动因、关于阶级斗争等等的论点，有很大一部分被他接受了，但大多数都被歪曲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假黑格尔主义的魔术，制造了把无产阶级反过来纳入到资产阶级中去的假象。合题的部分我还没有读到。在对于路·勃朗、罗伯斯比尔和卢梭的抨击中，有时也有一些

①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

②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不错的见解,但是总的说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对政治的批判更高傲而平淡的了,例如,在他谈到民主的时候,在他完全同《新普鲁士报》和整个旧历史学派²⁶²一样在人数上高谈阔论的时候,以及在他恬不知耻地想根据小学生的琐屑的实际考虑来建立一整套体系的时候,就是如此。他认为,“权力”和“自由”是互不相容的对立物,任何政体都不能提出充分的道义上的理由,使他必须服从它,这思想可真够伟大啊!天呀,那末权力还有什么用处呢?

此外,我相信艾韦贝克先生已经把他翻译的《宣言》^①,可能还把你在《评论》上发表的那些文章^②的译文也交给蒲鲁东了。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无疑是从那里偷来的,例如,政府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权力,它将随着阶级对立的消失而消失。其次是关于1848年以来的法国运动的许多重要思想。我不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在你反对他的那本书^③里找到的。

过几天,等我把这个东西读完后,再来详谈。另外,维尔特最近几天要到这里来,他象往常一样突然跑到布莱得弗德去了。因此,蒲鲁东的书可能要在我这里多放两三天。

请告诉鲁普斯^④,我已经和瓦茨谈过,他将尽量帮忙替鲁普斯在这里找个事干,而且看来很有希望。瓦茨认为,凭鲁普斯曾经担任帝国议会议员的资格²⁶³,在这里找事毫无问题。他认识各种各样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教师和牧师,既然他愿意出力,那一定能够有点结果。我将在这方面为他鼓一鼓劲;再有消息,我马上就告诉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④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鲁普斯。不过,无论如何这个瓦茨决不比其他类型的庸人差。由于他是一个英国人、社会主义者、医生和家长,所以,人们觉得,他七年以来一直不喝酒,而且甚至想要成为一个司徒卢威式的吃青草的东西,这毕竟是个长处。可是,他的妻子却大吃大喝两个人的东西。在曼彻斯特这个地方,通常最能交际的人,是平庸的小市民,这是可悲的,但是这是事实。他们喝酒,谈淫猥的事,都是共和主义者(象马尔滕斯那样),他们会使人觉得可笑。

你从德国听到什么新闻没有?在汉堡有三个人获释,有一个人再次被捕。因此,裁缝帮工诺特荣克的供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是一个秘密的宣传团体的特使——多么了不起的发现!

你的 弗·恩·

1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8月25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要感谢你写的文章^①。它不象你说的那样一塌糊涂,而是写得很出色,我毫无改动地寄到纽约去了。你写得非常适合《论坛报》的口味。我一收到该报的头几份,马上就寄给你,以后便按时寄去。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一篇。——编者注

我现在有一大堆流亡者的粪便,可以运往你处,如果你附近有认识的农民,需要用这些可爱的鸟类的粪做肥料,你倒可以做一笔好生意。

你已经知道,在8月8日星期五那天,亲如兄弟的流亡者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所谓的“达姆”做主席,叔尔茨做秘书,此外是戈克、济格尔兄弟俩^①、菲克勒尔、陶森瑙、弗兰克(奥地利的庸人)、维利希、波克罕、席梅尔普芬尼希、约翰·隆格、梅因、赖辛巴赫伯爵、奥本海姆、施托尔佩的鲍威尔^②、蛮不讲理的吕德尔斯、豪格、阿·卢格、泰霍夫、施莫耳策(巴伐利亚的中尉)、佩茨累尔、伯勒尔、格洛克、谢特奈尔、哥林盖尔,等等;金克尔和施特罗特曼当然也在座。总之,主要的集团是:1.卢格—菲克勒尔,2.金克尔,3.陶森瑙。在这些集团之间还有其他一些独立的文坛无赖和协商派²⁶⁴。这一关系重大的伟大壮举的基本内容是:卢格—菲克勒尔—陶森瑙—戈克—济格尔—豪格等人提议要选举一个正式委员会,其目的,部分是为了揭发反动派的罪行,部分是为了代表流亡者,部分也是为了“采取行动”——对德国进行宣传。白痴卢格在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承认他享有全权同赖德律—马志尼保持联系,从而使他除了他自己的名义以外,还可以把全体德国流亡者作为一支军队交给他们支配。相反地,金克尔先生(站在他这一边的,除了他的救命恩人叔尔茨和他那臭气熏天的传记作者^③以外,特别还有维利希、泰霍夫、施莫耳策、席梅尔普芬尼希)却反对成立这一类正式的机构,一方面

① 阿尔伯特·济格尔和弗兰茨·济格尔。——编者注

② 路易·鲍威尔。——编者注

③ 施特罗特曼。——编者注

是为了不损害他对此地的伦敦资产阶级的立场(因为古尔登币具有决定意义),另一方面是为了不致被迫或多或少地在马志尼—赖德律面前承认卢格的地位。从一开始,卢格—菲克勒尔集团看到会场十分拥挤,就很恼火。在秘密会议上他们达成协议,只邀请“名人”参加。但是,金克尔集团为了保证获得多数选票,把小百姓也带来了。

会议开始由豪格将军宣读《石印通讯》上的那篇不象样子的文章。同时他还宣布,会上一定有密探,文件可能被滥用,等等。维利希满怀当时尚未减退的激情附和这个意见,并且要求罪犯最好自动坦白。施托尔佩的鲍威尔(不过,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密探)站起来说,他不理解维利希这种道义上的愤怒,因为他曾经带《石印通讯》的编辑沙伊德勒先生参加了第一次预备会议,并没有人提出反对。在这个事件调停好之后,陶森瑙带着许多悲怆的、富于感情的呻吟和叹息(他自以为是维也纳听众讲话),提议选举一个委员会。梅因先生表示反对,说他不采取任何行动,只想听自愿的报告。于是,事先商量好的人,就立即自愿承担做报告的任务:金克尔愿谈美国及其未来,奥本海姆愿谈英国,叔尔茨愿谈法国,梅因愿谈普鲁士。陶森瑙的提议彻底破了产,他令人感动地声明说,尽管他遭到失败,他愿意牺牲他的正义的愤怒,把它献给祖国,继续留在情同兄弟者的怀抱里。但是,菲克勒尔—卢格集团立刻摆出一副受了骗的高尚人物的威胁而愤怒的姿态。

会议结束时,金克尔走到沙贝利茨面前(沙贝利茨在这里完全是作为我们的暗探进行活动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暗探,因为他受到所有这些庸人的信任),称他为忠实的民主主义者,称巴塞尔的《国民报》为出色的民主派报纸,并且询问该报的经济状况。

沙贝利茨:不好。金克尔:难道工人们什么也不干吗?沙贝利茨:凡是我们要求他们干的,他们全都干了,他们是看我们的报纸的。金克尔:工人们本来应该干得更多,他们对我们也没有给以应有的支持。您知道,我们为工人做了多少事情。我们尽一切力量使他们成为“体面的人”——您了解我的意思——就是使他们成为“可尊敬的公民”。这个表演真妙极了!

在15日召开的协商派会议,参加的人寥寥无几,正如英国人说的,冷冷清清。

而在17日发生了重大事件,用我们那个伟大的阿尔诺德·卢格的话说,事情的真实过程是这样发生的:

金克尔先生邀请维利希、泰霍夫、戈克、济格尔以及另外几个人到他家里去,向他们宣称,他通过费舍从新奥尔良得到一百六十英镑,并受委托同上述那些人以及“弗·恩格斯”先生一起负责支配这笔钱。他没有邀请后者,而邀请了菲克勒尔,但是菲克勒尔声称,他不愿意同这些“无赖”打任何交道。金克尔先生被迫把信拿了出来,于是发现,这笔钱已经匿名地、秘密地在他的家里呆了三个星期,因为决定不下来是否应该向尘世敞开它的伟大的心灵。尽管金克尔先生用天使般的语言讲话,但这也帮不了他的忙。菲克勒尔集团看出,金克尔集团已经顺利地暗暗放下了钓钩,为的是利用流亡者中的普遍混乱局面,趁机把金鱼钓到手。因此,伟大的海因岑对于在新奥尔良募集的这笔钱馋涎欲滴,频送秋波,完全是白费心思!戈克和济格尔退出了这个教皇选举会。菲克勒尔—卢格—陶森瑙集团单独举行了一次会议。南德意志人还发现,阿·卢格是个蠢材。他们需要他,是因为他是同赖德律—马志尼进行联系的纽带,而这个靠山对于南德意志人是十分重要的。显然,陶森瑙擦亮

了他们的眼睛,他现在同菲克勒尔一起,是他们真正的首领。陶森瑙具有小犹太人的精打细算的才能,是一个会耍手腕的、精明强干的阴谋家,他相信革命即将来临。因此他现在加入这个联盟。

卢格由于失去一百六十英镑,十分恼怒,于是向朋友们透露说,在一年多以前,维利希—金克尔派席梅尔普芬尼希作为特使去见马志尼,向他要钱到德国去作一次宣传旅行。马志尼给了席梅尔普芬尼希一千法郎的现金和他的五千法郎意大利债券,并且提出以一年后归还一千法郎和三分之二的他所推销的意大利债券为条件。席梅尔普芬尼希用这笔钱到法国和德国去作了一次旅行。一年过去了,但是关于金克尔—席梅尔普芬尼希,关于一千法郎,关于意大利债券的事,却杳无音信。现在,新奥尔良的钱来了,金克尔又派他的使者去见马志尼,不是去还债,而是去吹牛,去同他结盟。马志尼非常客气,没有提到他们欠的债,但是对他们声称,他已经同德国建立了联系,因此不能再建立新的联系。卢格接着说,这些先生又去找赖德律-洛兰。但是卢格在这里已经捷足先登了,因为赖德律-洛兰已经把自己看作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并且决定立即进行对外战争,所以卢格就把济格尔作为德国革命军总司令介绍给赖德律-洛兰,赖德律-洛兰也就同济格尔进行了战略性会谈。于是,金克尔—维利希在这里又碰了壁。经过卢格的这一番揭露以后,金克尔—维利希集团的丑恶面目在这些受了愚弄的高尚人物面前已经暴露无遗了。现在必须采取措施,但是除了重新改组和更换已经发了霉的旧中央委员会以外,卢格还能采取什么别的行动呢?于是决定建立**鼓动者俱乐部**,它并不是为了辩论,而“**主要是为了活动**”,它将不是致力于言,而是致力于行,并且首先要建议志同道合的人提供现金。成员有:菲克勒尔、陶森瑙、弗兰克、戈克、济格

尔、黑尔特勒、约·隆格、豪格、卢格。你当然立即就会看出卢格—隆格—豪格这个改组了的集团。但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俱乐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1)德国西南部的庸人们菲克勒尔、戈克、济格尔、黑尔特勒,(2)德国东南部的陶森瑙、豪格和弗兰克;可见,俱乐部实质上是南德意志人为对抗“普鲁士人”而成立的,卢格只不过是同欧洲中央委员会¹⁶²保持联系的脐带罢了。他们现在也干脆把另一个团体称为“普鲁士人”。这个鼓动者俱乐部把执行权托付给陶森瑙,并任命他为外交部长。这自然就意味着彻底罢免核心人物卢格,但是,为了把苦药丸裹上一层糖衣,他们安慰他说,大家承认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承认他过去的活动,承认他代表具有真正德意志精神的德国人民。你一定已经从几乎所有的英国报纸都刊登了的简讯中看到了这份赤贫证明书,在这篇简讯中,鼓动者协会向欧洲公众深感荣幸地宣布了该协会的诞生,并且敬请公众光顾。就连这种安慰也使不幸的卢格感到难受,因为鲍威尔—菲克勒尔提出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必须遵守的条件,要求卢格不再“写作和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胡话”。

在我继续往下讲以前,我要说一件事。有一个我们同盟^①的盟员,从科伦逃来的工人,名叫乌尔麦尔的人,在这个总的民主协会中代表了我们,此事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人在我们这里表现得非常安静,沉默寡言,我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他竟然能够把全体民主派弄得惶惶不安。但是愤怒出诗人^②,这个沉静的乌尔麦尔,正如他对我说的那样,有这样一种“天赋”,即很容易变得狂暴起来,他全身震颤,象一个醉酒的勇士一样向前扑去。虽然他长着裁缝的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⁸⁵。——编者注

② 这里套用尤维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一副瘦弱的身材,但却是美因兹的优秀体操运动员,所以很懂得运用体力和技巧。此外,他还具有相信自己正确的共产主义者的自豪感。

8月22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到会的人很多,因为人们预计谋叛的“鼓动者协会”会引起一场大的纠纷。梅因担任主席。鲁·施拉姆和布赫尔也出席了。金克尔集团提议成立流亡者委员会。问题在于金克尔先生作为社会活动家不愿意退出舞台。同时他也不愿意在英国的唯美主义的自由资产者面前,损害自己的信誉。流亡者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性的慈善机构,此外,它可以提供一些资金让人支配,因此它本身集中了一切理想的条件。有个叫霍林格尔的人和乌尔麦尔两人反对这个意见,提议在流亡者全体大会上选举流亡者委员会,因此,金克尔集团不断指出,存在着有人在会下(当然是影射我们)暗中制造纠纷的危险。但是他们在自己内部也有敌人。鼓动者俱乐部只有戈克、济格尔和他的兄弟出席。戈克被选入流亡者委员会。这样就有了下面几件事的口实:(1)宣布陶森瑙退出,(2)拒绝鼓动者协会的宣言,(3)最后,经过辩论以后,宣布鼓动者协会全体成员统统退出。这是一场大风暴。泰霍夫和施拉姆把阿·卢格痛骂了一顿。骂得实在非常厉害。戈克带着一种优越感回答了他的对手,他激烈地攻击了两面派金克尔,而金克尔则象大莫卧儿一样捋着胡子,光叫他的忠实的仆从们出来答话,写些纸条,由围着他转的叔尔茨象柏林的协商派所做的那样,拿去在他的亲信中间传看,传看以后他再写出最后裁决。只是在戈克说鼓动者协会将要在英国的各家报纸上发表自己的宣言以后,金克尔才庄重地回答说,他现在已经控制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并且已经采取措施,要在最短时期内使法国新闻界也置于他的影响之下。

除了这个孕育着纠纷的题目以外,还提出了一些别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在极端亲如兄弟的民主派中间也引起了一场最猛烈的风波,直弄得彼此要动拳头,拚命地大吵大闹,直到深夜两点钟,房主人灭了灯,使这些醉心于联合的分子陷于一片漆黑之中,才算作罢。这场纠纷的两个轴心是施拉姆和乌尔麦尔。尤其是,施拉姆在攻击卢格的同时,也发泄了他对共产主义者的愤怒(这受到许多人的喝采),他以最大的敌意攻击了维利希,并且说工人都是胆小鬼。乌尔麦尔回答了这一点,但是他又同济格尔的朋友霍林格尔一起要求召开流亡者全体大会,选举救济委员会。他直接指责维利希等人挥霍浪费流亡者的资金。吵闹真是难以形容。蟑螂迪茨跳出来说,他是大磨坊街的流亡者委员会 161 的司库,要求撤销这些话。乌尔麦尔说,如果这些先生们需要的话,他准备提出证据。他不收回自己的话。维利希使出了惯常的手法,企图让乌尔麦尔和缓下来,他请乌尔麦尔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做私下的解释。但是卡托-乌尔麦尔毫不动摇,不愿意在没有旁人在场时和他谈话。顺便提一下,席梅尔普芬尼希坐在乌尔麦尔后面,戈克发言时,他一直在嘟囔、起哄,于是乌尔麦尔突然为自己的“天赋”所驱使,转过身来挥起拳头,对着席梅尔普芬尼希吼道:“你这个一毛不拔的可怜虫,再不住嘴,我就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席梅尔普芬尼希吓得脸色刷白,不过他鼓起了自己的普鲁士军官的勇气,躲到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去了。

在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上,维利希几次受到戈克、施拉姆、霍林格尔、乌尔麦尔等人从各方面的粗暴的攻击,以致他六次声称,如果大家不尊重他的人格,他就要退出会场。

现在产生了纠纷的新因素,这完全是由我们所造成的。因为那些自称为“流亡者上层”的先生们根本不把“流亡者下层”放在眼

里。我们通过乌尔麦尔、卢普夫和李卜克内西做了一些鼓动性的准备工作以后,让这些处境很恶劣的“流亡者下层”了解一个事实,就是大磨坊街¹⁶⁰的流亡者委员会从维尔腾堡得到了八百古尔登,人们很巧妙地把他们欺骗了。于是昨天,在沙佩尔当主席的大磨坊街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场纷争。流亡者们要求查看信件、账目等等。曾经对我们提出过类似这些蠢驴的要求的维利希粗暴地向他们声称,他和他的同伙只对工人协会⁶⁰负责。有一个流亡者同他挨得很近,他就叫这个人走开点,别把虱子弄到他的身上。这个人骂他是“没有头脑的蠢货”。大家要求沙佩尔对他的河马般的肚子作出解释,并且称他为施纳佩尔^①。维利希喊来房主人,想把一个流亡者赶出门去。这个人说,如果把警察叫来,他愿意走。他说,这些先生们统统都是恶棍。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维利希和沙佩尔声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退出委员会。

卢普夫和乌尔麦尔对这些“流亡者下层”宣布,下星期五将在流亡者全体大会上讨论他们的利益。他们将带着棍棒一起到那里去,以便实现他们的要求。现在我已经让乌尔麦尔告诉他们,金克尔代他们收到了一百六十英镑,他把这些钱隐瞒了几个星期,现在想同维利希一起瓜分。他们可以说是被人当作商号——的确如此——来改善这些国家要人的财政状况。乌尔麦尔将要讲话,由于施拉姆等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令人高兴的意外的礼物,所以这场纠纷从各方面来说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等我把星期五的会议情况一告诉你,你就可以写一封信(以后是必需的)给金克尔。但是你立即要做的是写信给新奥尔良的费

① 文字游戏:施纳佩尔(《Schnaper》)的意思是“贪婪的人”、“贪吃的人”,这里是指沙佩尔(《Schapper》),因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

舍,把这件丑事原原本本给他讲清楚,并且让他知道,他只能用非常出名的“弗莱里格拉特”的商号出面去募集款项。我们的党十分需要钱用。它是唯一直接同联邦议会,同神和鬼进行斗争的积极的政党,但我们缺乏进行鼓动的经费。另一方面,必须为了我们那些被捕入狱的同志们筹集一些钱,他们大部分都没有任何资金。我认为,这两点很容易向他解释清楚。不过,如果可能的话,他应该秘密地进行这种募款的工作,因为万一在报纸上声张出去,我们的活动就可能遭受损害。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克思

我还要说一句,信正教的公牛沙佩尔根本不同“不信教的人”来往;而且他对维利希说,宁肯让他们扭下他的脑袋,他也不去找“这些狗东西”。如果现在我有时几天不写信,那就是为了把消息报道得更充分一些。

11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 8 月 27 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追求统一的大人物们的荷马式的会战,使我感到十分有趣。简直是一部《伊利亚特》!

给费舍的信已经写了。但是,在给金克尔的信中真的提到了我

的名字吗?否则,我在费舍面前就要丢脸了。关于弗莱里格拉特的那个主意很妙,这一定是你的夫人想出来的。要求费舍纯粹为了我们的党的目的去募集款项,那是根本不行的;但是,如果还能有所收获的话(不过,鉴于美国人已经做过这种尝试,我对此感到怀疑),那末我想,有我这封信,钱完全可以寄到弗莱里格拉特手里,这也就不错了。

马上写信告诉我,星期五那出戏是怎么收场的,使我能够对金克尔采取必要的措施。起初,我只能要求他把详细情况告诉我并把文件寄来,然后看看能不能得到,再进行下一步。你知道金克尔的通讯处吗?

最好你也能把弗莱里格拉特的通讯处寄给我,以便我能够马上告诉费舍。现在要赶这一班轮船已经来不及了,而要等到他的回信,还得过一个月,在这期间又不能老给他去信。

我寄给美国的信,是对金克尔和维利希使了一个绊子,这一点他们是忘不了的。

关于蒲鲁东的书^①,明天或后天再谈吧。由于维尔特来了,其次是写这件脏东西,再加上办事处里的琐碎事情,使我没有能够踏实地研究。不管怎样,书中招摇撞骗的货色是很妙的。第二部分,从《清算》开始,把日拉丹式的宣传和施蒂纳式的吹牛熔于一炉,实在无人能比。此外有些地方从语法上和逻辑上看都纯粹是一派无谓的空谈,连他自己也知道,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第二部分确实不值得认真去探讨,就是愿意这样做也办不到。

当然为《论坛报》我是什么也没写成。续篇^②下个星期再说

①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继续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编者注

吧。匆匆草此。

你的 弗·恩·

1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8月3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要指望在民主派的英雄们中间发生决定性的大转折，那总是要犯大错误的。在发生了两个星期以前那样的一场大纠纷以后，这些演员们需要休息好多个星期。因此前天，即29日，星期五，没有什么大事。

首先，我已经告诉你，星期一，即8月25日，维利希和沙佩尔曾经威胁说要退出大磨坊街的流亡者委员会¹⁶¹。星期二，他们在正式会议上真的宣布退出，于是委员会便平平安安地完全解散了。发生这种事，不免要说几句伤心话。维利希教训起别人来了，大做其关于道德的说教，对此，大家历数了他的罪过。但是他受到责难的主要问题是，在应当对投入制刷作坊的二十英镑提出报告的时候，又象以前已经发生过一次的那样，设法使该作坊的担保人吕塞耳先生逃跑了。

济格尔^①将军在星期五也出席了渴望妥协者的全体会议。他

① 弗兰茨·济格尔。——编者注

本来指望“流亡者下层”参加会议,为了这些人他曾经同维利希做过几次激烈的搏斗,因为维利希向这一帮他自己先前反对我们时曾经称颂备至的败类尽情地发泄了自己的愤怒。但是恰好是这一帮流氓无产阶级没有到会。聚集在阿雷奥帕格^①门前的人为数太少,根本不可能有胜利的指望,因此都走了。你知道,这是一群怯懦的乌合之众,这些恶棍每个人都有亏心事,不敢单独作为公开的原告在较大的会议上说话。

已被选入“全体民主派”流亡者委员会的卢格的一些拥护者如隆格,共有四个人。他们宣布退出。于是委员会就解散了。另选了新的临时委员会,由金克尔、赖辛巴赫^②伯爵、布赫尔和萨克森人泽姆佩尔先生组成。

由此你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投入了那些可尊敬的“国家要人”的怀抱,因为原来的“领袖们”已经成为民事案件中的骗子手而威信扫地了。这些“国家要人”——他们的基本核心——是“英勇的、民众爱戴的人们”布赫尔(柏林的协商派²⁶⁴)、赖辛巴赫伯爵(精神的骑士和在帝国范围内名声扫地的法兰克福活动家,不是那个柏林的党内大胡子^③)和妄自尊大的口吃的“鲁道夫·施拉姆”(人所共知的)。

鲁普斯^④由于同赖辛巴赫伯爵夫人和她的现在正住在这里的兄弟有些老交情,有时候到赖辛巴赫家去,昨天他在那里遇见了以前在瑞士就认识的泰霍夫先生。过了一会,维利希本人在思想深刻

① “阿雷奥帕格”是古代雅典的最高法院,这里意思是最高级的审判机关。——译者注

② 奥斯卡·赖辛巴赫。——编者注

③ 爱德华·赖辛巴赫。——编者注

④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的爱德华·梅因陪同下也驾到了。这些大人物一到,鲁普斯就离开了。

我现在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金克尔由于持有美国寄来的一百六十英镑,显然一方面是直接地,另方面是通过他的拥护者,已经使那些“可尊敬的人”和“国家要人”觉得他的势力和联系是了不起的。但是,高尚的维利希由于磨坊街委员会的解散,却使他同那帮“乌合之众”的最牢固的联系破裂了。

现在,说到你,费舍肯定明确地提到你是应该负责支配一百六十英镑的人之一。济格尔将军和戈克假装秘密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的朋友沙贝利茨,但是,实际上我想是要传到你耳朵里。我认为,你只要写封信给金克尔先生,说你接到了新奥尔良方面关于寄钱的消息和要你参加讨论钱如何使用的通知。你可以干脆问他,这笔款子怎么样了,或者打算怎么办。金克尔的通讯处是:圣约翰伍德区亨斯特里奇别墅1号哲学博士(他自己在名片上就这样写的)金克尔。我将设法把这种名片寄一张给你,让你开开心,从内容到形式同伦敦的医治鸡眼等等的广告完全一样。

对,别把一件大事忘记了。在8月13日的报^①上,倒霉的海因岑宣称,奥托已经将自己的资本抽回,剩下的只是他自己及其精神资本,而靠精神资本在工业化的美国是办不了一家报纸的。于是他写了一首关于赫克脱天亡的哀诗。在同一天的报纸上,霍夫和卡普发起集股创办新报,来代替《快邮报》。真是命运不济!——正在这个时候,《国家报》对高尚的海因岑提起诉讼,控告他进行诽谤,顺便还揭露了他在金钱上的许多卑鄙勾当,这个案件,正如他所预料

① 《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

的, 将他送进“感化院”。可怜的海因岑! 这个大人物现在对美国, 对“感情贫乏的美国佬”, 以及对仿效美国佬, 而不去致力于“社会的人道主义化”、不为阿·卢格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伟大发现而感到欢欣鼓舞的“美籍德国人”, 也充满了道义上的愤怒。

例如, 在前面提到的那一号《快邮报》上写道:

“那应该遍布世界的自由的德意志精神…… 那近两千年来越来越充裕地滋润着各大洲的源泉。”

“德国人在世界上生存为的是什么? 德国人的心灵为的是什么, 德国的语言为的是什么? 例如, 德国人古滕堡所发明的可以培养和增进智力的手段为的是什么? 所有这一切这里都有, 甚至这块土地本身——在这块土地上这些正在发生或者应该发生,——这个美洲也是一个德国人发现的。”

“自由的公社、健康而有力的德国哲学、被移植到这里的光彩夺目的德国文学, 同这个国家及其居民所具有的一切卓越的和坚强的东西相结合, 在精神上相互作用,——这一切因素必然产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美国精神, 产生全能的人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大人物, 这种人的心是不断扩大自己影响的条顿精神, 这种人的头是变得高尚了的美国佬精神, 而这两者的一致努力就使手不断动作起来。”

“事实上, 我可以断言, 对于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 德国人民比美国人民更成熟…… 实际上, 如果德国摆脱了它的吸血鬼和枷锁, 那末它可能比美国佬更早地象美国人所说的‘建立’一个纯粹民主的共和国, 并且可能比他们更有成效地实现它, 因为就连政治上最有教养的那一部分美国人也还囿于种种成见, 在智力方面还很不自由, 距离任何人道主义的教育还很远, 怎么可能在政治、社会、道德或精神方面实现民主的最终目的, 真正的人道, 人类的和谐发展呢?”

条顿族的蠢材^①恰好是在美国人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地峡的时候写出这种东西, 或者有脸写出这种东西。这个粗汉竟敢在同一号

① 海因岑。——编者注

的报纸上写道:

“您痛斥美国的状况,尤其是美籍德国人,十分中肯,一切有判断能力的公正的人都应该同意您的意见。如果您通过您的报纸能够有助于使在美国的德国人高尚起来并受到教育,那确实是值得称赞的事情;如果您能使个别德国人摆脱那种效法美国人的猴子般的极其有害的痼疾,那末即使您的声音在愚昧的群众中没有引起反响,您所做的也已经足够了。”

接着,这个粗汉就号哭着唱起他那不象样子的、悲叹自己手头拮据的耶利米哀歌来了。

你从报刊上一定早就已经觉察到,日拉丹同赖德律-洛兰联合起来了。后者已经以未来的法国的大莫卧儿自命了。但是,现在在巴黎已经成立了同它争雄的拉梅耐—米歇尔(资产者)—舍耳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想依靠**罗曼语系**各民族——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建立“欧洲联邦”,然后德国人等等也要参加进去。因此,西班牙人(!)应该来开化我们!天呀!这甚至超过了卡·海因岑,海因岑只不过想在美国佬当中传播费尔巴哈和阿尔诺德·卢格的学说,以便使他们“人道主义化”而已。赖德律的《流亡者》杂志激烈地攻击这个同它争雄的委员会。他们也以同样的手段进行反击。但是使 in partibus^①(非现实的)大莫卧儿更加恼火的是:在巴黎举行了整个新闻界的教皇选举会。《流亡者》杂志也有一个代表出席。目的是为产生共同的总统候选人进行协商。《流亡者》杂志的所有提议全都破了产,并且说得很清楚:让伦敦的先生们去胡说八道吧,法国所需要的东西只能从法国本身产生;还说,如果赖德律认为他是马志尼把他当成的那种“重要人物”,那真是大错特错。

① in partibus infidelium 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教皇选举会就在一片争吵和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散会了。渴望统一的民主派到处都是一路货色。

再见。

你的 卡·马·

1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9 月 1 日星期一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必须再次原谅我。

第一，蒲鲁东的书我还没有着手研究下去，因为一连四天，非常厉害的牙痛折磨着我，弄得我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加之今天晚上我的弟弟^①（你认识他）要从伦敦到这里来，更不知道要对我的工作妨碍多久。该死的博览会！

第二，讲好今天给你的五英镑，要到明天才能寄出，因为办事处的出纳处根本没有一个钱，我要到明天才能把钱弄到。

《石印通讯》为庆祝高尚的流亡者终于达到了统一而写的那篇文章，已经被同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普鲁士人”对“南德意志人”和对“波美拉尼亚人”卢格的新的怨言和攻击所驳倒。Sic transit gloria^②（荣耀就这样消失着）——好景不长。我们在这两个新的团

① 大概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② Sic transit gloria mundi——“世界的荣耀就这样消失着”（选举教皇仪式上的用语）。——编者注

体²⁶⁵中都有许多朋友,其中哪一个团体都不会惹我们厌烦,这是好事。

你读了今天《每日新闻》上的一篇关于真娼妓假男爵夫人的倍克在进行欺骗时死在英国北明翰警察手上的大有教益的文章吗?这件事情是很妙的,而更妙的是,它同时揭发出那个缠人的乞丐海奈曼“博士”正是一个拿“英国警察当局新近成立的外事科”的津贴的密探。你会记得,我们很早以来就觉得这个卑鄙的家伙十分可疑。关于“设于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的那批文件的交出,也说明了去年夏天警察当局挑毛病的原因;我很想知道,克利斯提安·约瑟夫·埃塞尔先生为参与这件事究竟得了多少钱。你认识那个证实这些事情并自愿提供证据的“索登男爵”吗?最好能够悄悄地从这个人身上打听出点情况来。要这样做找个机会是很容易的,这样就可能得到关于流亡者中的恶棍们的材料,这种材料以后可能有用处。我要弄到一份这一号的《每日新闻》,把它保存起来,将来需要时可以利用这个文件。

破产的现象在利物浦和伦敦已经开始出现了,尽管《经济学家》竭力证明,本国的经济非常健全,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过剩资本投入了殷实的企业,但是这家杂志还是只好承认,东印度再度商品充斥,在东印度的贸易中,代销和借贷的老问题又以一成不变的规律性重新出现。下个星期这家杂志打算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办理代销业务——我很想知道这一点。目前,纺纱业和织布业的业主们在这里大发其财——他们大多数在新年以前都有定货,在农村普遍至少工作到晚上八点钟,即每天工作十二到十二个半小时,甚至更长些。每磅 $3\frac{3}{4}$ 至 $4\frac{1}{2}$ 便士的棉花,他们纺成纱每磅值七至八便士;而这种粗纱的生产费用每磅不过一个半至二便

士,因此,如以粗纱为准,一星期产纱一千二百万磅(在输入籽棉六亿磅的情况下),全体纺纱业主在英国每星期一共就能赚七万五千英镑,每年就净赚三百七十五万英镑。如果不按照六至十二支的棉纱,而以中支纱即十八至二十四支的棉纱计算,也是一样,而那些由于机器好可以使用次棉花的人,每磅纱就不是赚一个半便士,而是赚两个半便士。这一切从 4 月和 5 月,即从棉花跌价的时候就开始了,同其他人相比棉纱买得最多的是德国人。要是这场乱子一爆发——而目前的状况看来最晚也不会持续到 3 月,如果这个时候法国也闹起事来的话,那德国人就倒霉了,因为他们将背着这一批棉纱,找不到销路,而这个国家也就准备妥当了。

让我们悄悄地洒下同情的眼泪,以悼念勃律盖曼的亡魂吧!²⁶⁶恐怕从来还没有一个庸人的遭遇比这更加冤枉不幸了——愿他入土为安。

你的 弗·恩·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9 月 8 日星期一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我的弟弟^①要走了,我终于又可以安静下来。这一段时间我没有一分钟是一人独处的,在星期六以前根本无法把银行券寄

① 大概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给你,并且两个半截只好在同一次邮班寄出,因为星期日邮局只送不收。因为这样寄有危险,所以我把银行券的情况告诉你:号码是E/X 01780,注有1850年7月15日于里子的字样。这样,万一你收不到,就马上到银行去要求停止兑现,这还来得及。这是一张五英镑的银行券。

星期五晚上突然接到我的老头^①的来信,说我花钱太多,应该只用一百五十英镑。对这种可笑的要求,我当然不能听从,尤其是他同时还威胁说,必要时要告诉欧门兄弟,超过这个数目就不再给我钱。我当然马上给他写了信,说只要他试图干出这种卑鄙勾当,我就再也不进办事处的门,立即收拾行装去伦敦。这个人简直发疯了。关于这一点本来我和他在这里口头上早就谈好了,而且我也没有让他抓到任何借口来这样做,所以整个这件事就更加可笑和荒唐。我希望通过我的弟弟和我的老太太^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最近我的确要稍微约束一下自己,因为我总共已经花掉了二百三十英镑,在11月即我到这里期满一年以前,这个数目不能超过太多。无论如何这又一次的卑劣行径令我十分不快,非常生气,特别是我的老头在这里使用了卑鄙的手法。的确,他今年在这里赚的钱远没有去年多,但这完全是由于他的股东们经营管理不善,而这方面我是管不着的。

巴黎的新事件是怎么回事?²⁶⁷这一次“河马”^③集团看来处境不妙;被捕的德国人名单中,凡是我认识的,全是1847年时期和更早的老魏特林主义⁴⁰者。其中可能夹杂着一些欺诈的手法。土瓦本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母亲爱莉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

③ 沙佩尔。——编者注

的那个救世主看来也属于这种幸运者之列。这对他就更好了。你听到什么情况,请告诉我。

据德国各家报纸报道,科伦人¹⁶³不会在最近,即10月开庭的陪审法庭上受审。

明天或后天再详谈。

你的 弗·恩·

1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9月11日星期四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本来希望今天能替你写好一篇寄给美国的文章^①,但是还差三四页。因此,我决定不赶明天的邮班了,不过,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星期三有柯林斯公司的一艘轮船开出,文章可以随那艘船寄去,然后在星期五随就把第三篇寄去。这事我要去打听一下。我认为,在目前这桩可以稳拿到钱的美国生意比蒲鲁东的书²⁵³更紧迫些,因为我不知道那种东西是否能象这些给美国写的文章一样可靠而迅速地拿到钱,因此我先写了这个。如有不同意见,来信告知。

我星期一发出的信你一定已经收到了。

盼望得到你的消息。

你的 弗·恩·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二篇。——编者注

1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9月13日星期六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弟弟^①在你那里的时候，你想必收到过我的信吧？我之所以问你，是因为你既没有提到过这封信，也没有提到信的内容。信中全是闲话，尽管也应该保存存档。但是我不愿意让它落到别人手里。

你的几封信，包括寄来五英镑的那一封，我全都按时收到了。

金克尔现在正在周游北英格兰。他还没有到曼彻斯特去吗？

自从我在最近一封信里谈了那些情况以后，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多。一个星期以前（即上星期五），赖辛巴赫伯爵^②宣布退出流亡者协会总会。布鲁土斯，你也在内？原来还没有最后退出该协会的济格尔^③等人，现在也退出了。而维利希则正对流亡者中间的“流氓无产阶级”进行征讨。关于昨天晚上召开的会议，我还没有得到消息。

意大利委员会²⁶⁸也分裂了。为数不小的少数派退出了该委员

① 大概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② 奥斯卡·赖辛巴赫。——编者注

③ 弗兰茨·济格尔。——编者注

会。马志尼在《人民之声报》^①上伤心地谈到这件事。主要的原因似乎有这么几点。首先是上帝，他们不要上帝。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指责主子马志尼鼓动起义，就是说，过早地发动起义，从而是为奥地利效劳。最后，他们坚决主张直接维护意大利农民的物质利益。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就不能不触犯资产者和自由派贵族的物质利益，而马志尼的伟大队伍正是由这些人组成的。最后这一情况非常重要。如果马志尼，或者将要领导意大利宣传活动的别的什么人，这一次不是大胆地立即使农民从对分制佃农变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意大利农民的状况是很悲惨的，对这种丑恶现象我现在已经作了认真的研究)，那末，一旦爆发革命，奥地利政府就会采取加里西亚的办法²⁶⁹。它已经在《劳埃德氏杂志》扬言要“彻底变革占有形式”并“消灭不安分的贵族”。如果马志尼到现在还不睁开眼睛，那他就是一个糊涂虫。的确，这里涉及宣传活动的利益。如果他冒犯了资产者，那他从哪里能得到一千万法郎呢？如果他向贵族宣布，首先要剥夺贵族，那他怎么能继续得到贵族的支持呢？这一切对这类阳学派的蛊惑家们来说都是困难。

在巴黎被捕的人中不幸也有无赖汉施拉姆。前天接到这个浪子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现在我们面临着在我们中间再见到这个放荡家伙的愉快前景。但是将有出其不意的事情等着他。这位先生！如果你能在星期二早上以前把那篇给德纳的文章寄来，我将十分感谢你。附上德朗克的来信一封²⁷⁰。顺便告诉你，给他写信必须直接用他自己的通讯处。舒斯泰尔的通讯处根本靠不住。过几天我把给他的一封短信寄给你，你再附上几句话，寄给这个矮子。

① 可能是笔误。看来指的是《流亡者之声》杂志。——编者注

11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9月19日星期五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我就十分匆忙地勉强写完了给美国的那篇文章^①，三个星期以来，写作时断时续，最后仓卒地把结尾部分胡乱写出来了。请你随便处理吧。无论如何今天你一定能够随第一次邮班收到它。

在我弟弟^②来这里的一段时间，我收到的唯一的一封信是你8月31日的来信，9月2日才寄到，信中你引了海因岑的几段话（引自《快邮报》，关于美国佬变得高尚的问题）。

我懒于动笔的原因是：

(1)因营业问题曾到布莱得弗德去了一趟；

(2)我们的办事员到伦敦去了，要到星期一才回来；

(3)突然把我们的仓库管理员和他的助手都辞退了，因此我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明天或者星期一，我就着手写第三篇给美国的文章，在下一班轮船启航以前，文章就可以到你的手里，如果星期三开船，就是在星期二以前，否则就是在星期五以前。明天再详谈吧，办事处要关门了，我们没有煤气灯，所以这封信我几乎是摸黑写的。

你的 弗·恩·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二篇。——编者注

② 大概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登在《辩论日报》上的维利希的文件真是妙极了!²⁷¹

1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9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在经历了种种倒霉的纷扰以后,我终于又有可能正常地进行工作了。第三篇给美国的文章今晚就写好^①,马上给你寄去,然后立即着手研究蒲鲁东的书²⁵³。

关于金克尔的周游,我没有听到什么更多的消息。意大利人中间发生分裂是太好了。狡猾的幻想家马志尼终于碰到了物质利益这个障碍,而且是在他自己国内,真是妙极了。意大利革命的成绩就在于,它甚至把意大利最落后的那些阶级也都卷入了运动;而且,现在同老马志尼派的流亡者相对立,正在出现一个新的更加激进的党派,逐渐地排挤着马志尼先生。据报纸报道的消息来看,甚至在既不是立宪派也不是反动派的人们中间,“马志尼主义”也开始名声不好了,这些人利用皮蒙特还剩下的一点点出版自由去攻击马志尼,而政府并不懂得这种攻击的意义。总之,意大利革命在思想贫乏和空话丰富方面远远超过德国革命。幸运的是,在这个没有无产者,而有的几乎全是拉察罗尼^②的国家里,至少总还有对分制佃农。意大利的分裂派所提出的其他理由也是很好的,最后,至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三篇。——编者注

② “拉察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绰号。——译者注

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分裂的唯一的一批流亡者现在也厮打起来了,这是很妙的。

矮子^①的报告,我觉得十分有趣。自吹自擂、决斗、要在汉堡得到一笔钱、到皮蒙特去的打算,全是胡说、胡说加胡说!²⁷⁰这个人有两件事是人们永远弄不清楚的,一是他在干什么,二是他靠什么生活。现在把他的信还给你,你把你给他的回信寄给我,我将不付邮资给他寄去,他本人的直接通讯处我已抄下来了——舒斯泰尔的家被搜查以后,这个通讯处已完全无用了!

高尚的施拉姆将是首先落入巴黎警察当局的魔爪的人之一,这已在意料之中了。他一定是在各个咖啡馆大肆喧嚣,因而被拘留,但是因为他同维利希—沙佩尔的阴谋根本没有联系,所以你们很快又可以在伦敦见到他。登在《科伦日报》上的维利希的文件摘要,比登在那些法文报纸上的效果要好得多,因为这家报纸是转载德文的原文,这个伟大的、万能的人物的强有力的用词在这里表达得最明显。²⁷¹例如,那里面说,“同盟”和第四“等级”(不能把它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厂贴上“无产阶级”商标抛到市场上去的假货混为一谈)在下一次革命中“应该使经济问题的历史发展达到最后的结局”!! 法国警察当局的拙劣的译文把这个无比珍贵的文件完全糟蹋了。这个发疯的大兵的固执的旧念头,关于经过公社实现社会革命的老掉了牙的蠢话,打算在去年11月用莱茵后备军把世界翻转过来的妙计——这一切都模模糊糊。但是最可恼的是,由于蹩脚的译文,使人几乎无法欣赏:我们所灌输的那些思想,在那个混乱的脑袋里是怎样逐渐地经过十二个月的独立加工以后最终变成了

① 德朗克。——编者注

浮夸的胡说。在译文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依赖性,但是恰好是那些被塞进去的独特的疯话,那些歪曲,全都表达得不清楚。这岂不是使我们无法用作者起初使用的文字去欣赏一定是经过这个高尚的骑士长期思考苦心写作出来的真正维利希的文件吗?这里只能看到极度的思想贫乏,看到维利希先生和巴特爾米先生在昏暗的夜晚坐在壁炉旁边冥思苦想出大量美好的革命建议来掩盖这种贫乏的企图。财政措施也是无与伦比的:第一发行纸币,发多少都没关系,第二实行没收,第三实行征用。其次是社会措施,也很简单:第一好歹组织一下,第二大吃一番,吃得很多很多,直到第三,达到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地步,而这是一种幸运,因为那时我们就走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我们,第四,又要从头开始,因为最彻底的白板无论如何就在于把所有的食桌都吃得精光;于是,实现先知维利希的话的时候来到了:“我们要进入德国,就象进入我们要去殖民和开发的荒地一样。”这个家伙除了想率领从“上帝的选民”中精选出来的“五千人”去征服共产主义的迦南,从外面剿灭那里原来的居民以外,永远没有别的想法。真是把摩西和约书亚二者合于一身,可惜以色列的子孙早在埃及当俘虏期间就逃散了。

肮脏的澳洲黄金恐怕阻止不了商业危机。无论如何在目前正由此造成一个新的、多半是虚假的市场,并且使羊毛价格上涨,因为羊群仍然无人照管。大体说来,这件事是很好的。环行世界的航运半年后将获得广泛的发展,我们关于太平洋将在世界航运中跃居首位的预言会实现得比我们预料的要快。²⁷²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将要破产,而被流放的杀人犯、强盗、强奸犯和扒手的合众国²⁷³将向全世界提供一个惊人的例子,表明一个由公开的坏人聚居的国家能够创造什么样的奇迹。他们将大大超过加利福尼亚。在加

利福尼亚现在仍然对坏人使用私刑,而澳大利亚将对体面人使用私刑,于是卡莱尔将看到他的“骗子的贵族政治”显出了全部光辉。

由于最近企业破产,尤其是利物浦一片萧条,各报纷纷断言,尽管出现这些情况,但国内的经济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处于健全的状况,这种看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东印度肯定是商品充斥,几个月来那里一直是赔本出售货物。现在曼彻斯特市内和郊区生产的大量商品出路在哪里,我还不清楚;恐怕免不了要出现大规模的、很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因为棉花价格在7月份刚刚降到最低水平,纺纱业主们已开始囤积原料,当地的承销商行立即开始同所有纺纱业主和织布业主们签订长期合同,尽管很久以来对这些商行的定货都没有象它们向工厂主们订购的那样多了。在东印度的商行中,旧的预付制度显然又盛行起来了,在一些商行中这一点已经显露出来,而在另一些商行中这迟早会造成严重的破产。因为这里的工厂主正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从1847年以来,这里,特别是曼彻斯特周围五至二十英里的地方,生产能力至少提高了百分之三十(1842年郎卡郡的生产能力为三万马力,1845年为四万马力;现在大概为五万五千至六万马力),如此兴旺的生产只要持续到3月或4月,我们这里就会发生严重得一定使你感到高兴的生产过剩。

利物浦棉花经纪人联合会公布了下面的材料,这样精确的材料,你大概还没有看到。我先要指出,每年收获的棉花在第二年9月1日以前全部运到码头,所以棉花生产的年度是以从9月1日到次年9月1日计算的。因此就可以了解,例如这里所说的1851年的收成,是1850年夏季生长,秋季收获并于1850年9月到1851年9月这段期间运到码头去的棉花。因此,现在正在成熟的

棉花(由于干旱和台风,收成将要减少,大约可以达到二百五十万包)要算做 1852 年的收成。

	棉花收获量	美国本身的消费量
1846 年	2110537 包	未公布
1847 年	1778651 包	427967 包
1848 年	2347634 包	531772 包
1849 年	2728596 包	518039 包
1850 年	2096706 包	487769 包
1851 年	2355257 包	404108 包

可见,美国人自己消费了大约其全部收获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关于除美国以外输入和输出的其他品种的棉花,我这里没有材料。美国向英国的出口额约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五到六十,向法国的出口额约占八分之一。但是这两个国家又输出相当大的数量,英国向法国、德国和俄国输出,法国向瑞士输出。

俄国人目前几乎再也得不到英国的一磅棉纱了,他们从这里进口的棉制品很少,进口的籽棉却很多——每星期二千至三千包。尽管棉纱的关税由每磅七便士降到五便士,每天还在出现新的纺纱厂。看来尼古拉终于怕起这种工业来了,还想进一步降低关税。但是,因为他的整个富裕的贵族和整个资产阶级都同这种事业有了利害关系,所以,如果他坚持这样做的话,那末这件事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你的 弗·恩·

1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9月23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巴黎文件²⁷¹的事弄得十分愚蠢。德国报纸如科伦和奥格斯堡的报纸^①都硬说文件是我们搞的,这群没有任何批判嗅觉的狗这样做是意料中的事。另一方面,可怜的维利希及其同伙又放出空气,说什么是我们通过自己的熟人在巴黎把这个肮脏东西泄露给了警察当局。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康·施拉姆也被捕了。真是活该。下一次——等再得到一些消息以后——我再写信和你谈这里的丑事。今天我送给你的东西,是在下面摘录的公民泰霍夫登在《纽约国家报》上的一篇冗长的宣言,题目叫做:《未来战争概论》。8月7日于伦敦。²⁷⁴(文章写得很糟,充满了学理主义的味道,从我们的《评论》中引了种种旧的论据;表面看来似乎阐述得很内行,但是内容肤浅,行文很不生动,没有任何精辟的地方。)泰霍夫一开头慷慨激昂叙述1849年革命的那些地方,我就不摘给你看了。他从这里首先做出了如下的实际结论:

1.对付暴力,除了用暴力以外,没有其他对抗的办法。

① 《科伦日报》和《总汇报》。——编者注

2. 革命, 只有当它成为普遍的革命, 也就是说, 只有当它在运动的各大中心(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巴登)爆发, 其次, 当它并不是某一个反对派的表现的时候, 才能取得胜利。(例如: 1848年的六月起义。)

3. 民族斗争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为它起分散的作用。

4. 街垒战只是居民反抗的信号, 并使政府的力量受到考验, 即考验军队对于这种反抗的情绪, 此外, 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不管这种考验的结果如何, 组织作战, 建立有纪律的军队, 永远是革命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因为只有依靠这个才有可能发动进攻, 而只有发动进攻才能取得胜利。

5. 国民制宪议会无法组织作战。这些议会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内部政治问题上。而解决这种问题的时机只有在胜利以后才会到来。

6. 要组织作战, 革命必须赢得空间和时间。因此它必须在政治上采取攻势, 也就是说, 把尽可能多的地盘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因为在军事上它起初总是局限于防御。

7. 组织作战, 无论在共和派营垒还是在保皇派营垒中都只能以强制为基础。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在同有纪律和指挥良好的士兵作战时, 能依靠政治热情, 依靠想象的神奇的起义部队而取得一次开阔地的战役的胜利。军事上的热情只有在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以后才会出现。为了取得这些胜利, 最初除了严格的铁的纪律以外, 没有更好的基础。民主原则比在国家的内部组织中更加充分地运用于军队之中, 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才有可能。

8. 未来战争, 就其性质来说, 是歼灭战——不是歼灭各国人民, 就是歼灭各国君主。由此便要承认各国人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

的团结,即干涉。

9. 未来革命的地域,在空间上仍是已失败的革命的地区,即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

由于这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未来的革命的问题同未来欧洲战争的问题含义是一样的。战争的基本问题是,欧洲究竟成为哥萨克的欧洲,还是成为共和派的欧洲。战争的场所还是原来的,即上意大利和德国。

接着,泰霍夫先生就统计了:(1)反革命的兵力;(2)革命的兵力。

一、反革命的兵力

1. 俄国。假定它能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增加到三十万人。这就很多了。那末,它经过多少时间、有多少兵力能够到达莱茵河和意大利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得经过两个月。由于生病和占据军用公路,它的兵力至少要减去三分之一。只有二十万人,在运动爆发以后经过两个月能够到达战场的决定性地点。

2. 奥地利。它的军队编制为六十万人。1848 年和 1849 年,它驻意大利的兵力就需要十五万人。现在和平时期拉德茨基也需要这样的人。在匈牙利现在在和平时期它需要驻九万人。在最近这次战争中,二十万人显得不够用了。这支军队有三分之一是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他们会投向敌人方面。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起义在匈牙利和意大利不是同时爆发,奥地利由于受到各种街垒战的阻碍,经过六个星期有五万人可能开到莱茵河。

3. 普鲁士。包括不上前线的各预备营和第一类后备军,共计五十万人。可用于作战的有三十万人,其中一半是常备军,一半是后

备军。动员时间需要二至三个星期。普鲁士军队的军官全是贵族的,军士是官僚主义的,而广大士兵是“完全民主的”。由于动员后备军,革命有了成功的进一步的希望。普鲁士军队会由于革命而瓦解,国王只有在俄国军队的帮助下才能控制住革命,以便和俄国人一起率领他的残余部队去打起义者。莱茵省、威斯特伐里亚和萨克森对他说来已经失陷,也就是说,最重要的要塞线和至少三分之一的军队都已丧失。三分之一的军队他要用来对付柏林、布勒斯劳^①、波兹南省和西普鲁士的起义。最多还剩下十万人,开上战场不会比俄国人早。

4.德意志联邦军队。巴登、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库尔黑森和普法尔茨的各团属于革命方面。只有德意志联邦军队的残部,遵循各邦君主的哀求,来加强反动派的军队。没有军事上的意义。

5.意大利。意大利唯一的军事力量——撒丁军队属于革命方面。

总计:

德国战区

150000	俄军	
100000	普军	
50000	奥军	计 300000 人

意大利战区

150000	奥军	
50000	俄军	计 200000 人
		共计 500000 人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二、革命的兵力

1. 法国。革命刚开始就有五十万人待命。其中二十万人在莱茵河畔, 十万人在意大利 (上意大利), 保证意大利革命和德国革命有空间和时间组织起来。

2. 普鲁士。五万人 } 也就是把脱离敌方的军队的一半组织

3. 奥地利。十万人 } 起来。

4. 一些德国小军队: 十万人

于是, 他作了如下的计算:

法国作战部队	300000 人
德国革命军	150000 人
意大利和匈牙利	200000 人
	<hr/>
	650000 人

可见, 革命将率领六十五万人去反抗专制主义的五十万人。

最后, 他写道:

“不管有什么样的民族的差别, 不管有什么样的原则的差别经常分裂着伟大的革命政党, ——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些不同意见彼此之间进行斗争的时间只有在胜利以后才会到来” 等等, 等等。

对于这种计算, 你有什么看法? 泰霍夫是从正规军的瓦解和革命的兵力有组织这个假定出发的。这是他的计算的基础。但是, 你对这种统计的评论一定比我高明。

但是, 这篇文章的真正政治倾向 (这一点在原文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可以归结如下: 在**战争结束**和俄国失败以前, 绝不会爆发革命,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党派斗争, 没有任何国内战争, 没有任何阶级纷争。但是, 为了组织这些军队去进行这场战争, 需要**暴力**。这

种暴力从谁那里来呢？来自卡芬雅克将军或者象他那样的在德国和上意大利有自己的将军们的法国军事独裁者。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同维利希的思想相差无几。世界战争，根据这个革命的普鲁士中尉的理论，就是军人对非军人的统治，至少是暂时的统治。但是，在没有先前的和同时进行的内部斗争，没有该死的“内部政治”的情况下，某一个将军——即使老拿破仑本人复生——用什么办法能够不仅得到这种手段，而且也得到这种影响，对此预言家只字不提。这里至少清楚地说出了这个未来的世界战争能手的“美好的愿望”，这种愿望恰好在那些非阶级的政治家和民主派身上找到了相应的政治表现。

祝你健康。

你的 卡·马·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在这里写一句告诉你。

注意：你知道，有个叫施泰翰或施泰克翰的在汉诺威被捕，他在同我们建立联系以前，还和沙佩尔等人的委员会通信。现在发现，他写给该委员会秘书迪茨，并且已经由这个蟑螂收到的两封信，目前都进了汉诺威警局督察员的办公处。乌尔麦尔本来受我们委托，将在本星期五在“流放者协会”或“流亡者协会”的公开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向迪茨先生及其同伙提出质问。但是，我们后来撤销了我们的指示。施泰翰逃了出来，也就是说，他大概正在来伦敦的途中，或已经到达这里。谁能向我们担保，施泰翰一定会来找我们，而不会去找我们的敌人呢？

这些施特劳宾人⁵⁰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新的证据是：保尔·施土姆普弗先生在伦敦作短期逗留时既没有来看我，也没有

去看鲁普斯^①，唯独同这些恶棍们往来。

你关于商业的报道使我非常感兴趣。

至于谈到康·施拉姆，他曾从我这里得到过一封简单的证明信，他把它放在自己的皮夹子里了。这封短信对他可能成为象乌利亚的信²⁷⁵那样的东西。那时交给他这封信，为的是给他一种表面的信任，给他一种保证，因为这个家伙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害。同时已经写信告诉莱茵哈特，如果施拉姆带着那封普通的证明信去找他，他要多加小心。最糟糕的是信中有我的签字。施拉姆因此可能被关六个月。

再见。

1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 9 月 [25 日]^②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来信收到了。关于泰霍夫的渊博的学问明天再谈。金克尔寄往新奥尔良的那封乞讨信十分动人，可惜我只拜读了该信的法译文。施泰翰先生现在恐怕也已经在伦敦了，这个家伙自己不来，你先不去管他，在叫某人去保护他以前，你先等待事态的发展，这样做是正确的。今天各报都报道了在巴黎有一批人被释出狱的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消息,其中就有康拉德^①先生。德国各报硬说维利希的荒唐的文件²⁷¹是我们搞的,这种愚蠢行为也使我非常生气。不过,很快就会弄清楚,我们和这个可怜的肮脏玩意儿没有丝毫关系。上帝可以作证,硬把别人写的、按文体和内容说来同我们格格不入的文件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已经受够了。随信寄去给纽约写的第三篇文章^②,无论如何写得不象第二篇那样糟糕。第四篇很快就着手写。

你最好能不时地把美国报纸作为印刷品邮寄给我,有时我想看看这些肮脏玩意儿的原形。为此我不久要再寄些邮票给你。

再见。

你的 弗·恩·

1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9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至于泰霍夫战争史^③,从军事观点来看也是极其肤浅的,而且有些地方简直就是错误的。撇开暴力只有用暴力才能对付这样一个深刻的真理,撇开革命只有成为普遍的革命的时候(按字面理解,就是当革命不遇到任何反抗的时候,而按意义理解,就是当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这样一种荒谬的发

① 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三篇。——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65—370页。——编者注

现,撇开由某一个至今尚未被发现的(连卡芬雅克和维利希也不算数的)军事独裁者来压制注定要发生的“内部政治”即真正的革命这样一种善良的意图,撇开这些先生们对革命的看法的这种意味深长的政治表达方式,从军事观点看来需要注意下列几点:

唯一能够保证胜利的铁的纪律,恰好就是“内部政治延期”和军事独裁二者的反面。这样的纪律从哪里来呢?这些先生的确应当从巴登和普法尔茨取得一些教训了。²⁷⁶军队的瓦解和纪律的完全松懈,既是迄今发生的每次胜利的革命的条件,又是这种革命的结果,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法国花了从 1789 到 1792 年这几年时间才重新组织起一支约有六至八万人的军队——杜木里埃的军队,但这支军队又垮掉了,而在 1793 年年底以前法国可以说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军队。匈牙利花了从 1848 年 3 月到 1849 年年中这一年多时间才有了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而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是谁在军队中建立了纪律呢?并不是那些只是在革命的几次胜利以后才在临时组成的军队中具有影响和赢得权威的将军们,而是民政当局在内部政治方面所采取的恐怖手段。

联军的兵力:

1. 俄国。假定它有三十万可以作战的部队,其中二十万已经在战场上处于战斗状态,这种假定是夸大了。不过,这尤可说。但是,经过两个月他们是既不能到达莱茵河(无论如何前卫部队不可能到达科伦附近的下莱茵),也不能到达上意大利。为了有可能同时采取行动,并且同普鲁士、奥地利等国一道很好地部署军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俄国军队行军每天不超过二至二点五德里,每隔两天还要休息一天。等俄国军队开到匈牙利战场,就已经过去几乎两个月了。

2. 普鲁士。动员至少需要四至六个星期。指望士兵们倒戈、起义等等是非常冒险的。但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普鲁士可能有十五万人,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大概连五万人也到不了。关于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的算法,纯粹是骗人的鬼话;这一切都是靠偶然性。

3. 奥地利。同样很成问题,很没有把握。象泰霍夫那样的任何对或然性的估计在这里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奥地利也许可能象泰霍夫所讲的那样,拿出二十万军队来对抗法国,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甚至连一个人也派不出来,也许至多只能用十万人在的里雅斯特附近抵挡一下法国人。

4. 联邦军队——巴伐利亚军队有三分之二肯定要反对革命,而在另外一些地方还会有一些人。用三个月的时间无论如何可以组成一个三至五万人的军团,而且他们在开始时与革命的士兵相比将是相当精良的。

5. 丹麦立即可以派四至五万精锐部队到战场上去,瑞典人和挪威人象在 1813 年一样,也必然会参加伟大的十字军征讨。泰霍夫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到比利时和荷兰。

革命的兵力:

1. 法国。有四十三万军队处于战斗状态。其中有十万人驻扎在阿尔及利亚。有九万人,即余数的四分之一,并不处于战斗状态。还剩下二十四万人,尽管现在铁路已有很大改进,经过四至六个星期至多只能把十万人运到比利时和德国边境,把八万人运到萨瓦和皮蒙特边境。象 1848 年的比利时一样,撒丁这一次企图成为海洋中的山岩;皮蒙特军队本来就有大量撒丁的笃信宗教的农民子弟——至少就其目前的情况来看,军官都是贵族,这样一来,它是否会象泰霍夫所想象的那样,将继续忠于革命,这还是很大的问

题。维克多-艾曼努尔把列奥波特当做自己的榜样,这是危险的。

2. 普鲁士——? 3. 奥地利——? 这是指正规的、有组织的士兵而言。至于义勇队,人数会是很多的,他们当然没有什么用。如果在最初几个月中就能从转到革命方面来的军队中弄到五至六万有战斗力的士兵,那就算很多了。而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又从哪里能弄到军官呢?

根据上述一切情况,更大的可能易,如果明年爆发革命,那末这场革命——由于没有那种曾经使拿破仑有可能迅速组成一支庞大军队的条件,即在每一次革命(甚至在法国)中都必然缺乏的优秀干部——最初必然不是处于守势,就是只限于从巴黎发出一些空洞的声明并进行一些很不令人满意的、应受谴责的、有害的、规模更大的里斯康土远征²⁷⁷。除非莱茵省的各要塞在第一次强攻中就被攻克,并且皮蒙特军队都按照公民泰霍夫的号召行事;或者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的瓦解,有可能立即占领柏林和维也纳这两个中心,从而迫使俄国转入守势;或者将要发生一些事先无法预料的事件。否则,象泰霍夫那样根据这些去进行推断并对或然性作出估计,正如我根据自身经历所早已证实的那样,是徒劳的和武断的事情。可以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有许多许多的东西都取决于莱茵省。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0月13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想必已经从《科伦日报》上看到我为驳斥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诽谤而写的一篇声明。²⁷⁸那种胡说简直太岂有此理了。我清楚地知道，那些蠢材近来在所有的德文报纸上连续不断地进行攻击，目的是使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或者是公开谴责这种密谋，这样也就是谴责我们党内的朋友，或者是公开承认这种密谋，这样也就是犯了“法律上的”叛逆罪。然而这些先生太愚蠢了，他们不能使我们上当。

魏德迈 9 月 29 日由哈佛尔乘船到了纽约。他在那里遇见了也是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的赖希。赖希曾经和施拉姆一同被捕，他说警察在施拉姆那里搜出了一个记录的抄本，其中记载着引起他和维利希决斗的那场争论，也就是他痛斥维利希并退出会议的那天晚上会议的记录。²⁷⁹这个文件是他亲笔写的，但没有署名。这样一来，警察发现他是施拉姆，而不是他住在巴黎时所用的护照上写的那个“班贝尔格尔”。另一方面，这个记录使警察局长魏斯先生及其同僚更加茫然，因为我们的名字也被牵涉到这个臭事里面。既然施拉姆干了这种蠢事，那么这个“正直的人”将自食其果，至少是件乐事。

金克尔利用从美国寄来的一百六十英镑作为他本人和他的教主叔尔茨一起到美国募款的费用^①。正在美国金融市场萧条的时候,他此行是否合乎时宜,很值得怀疑。他选择这个时机,是要赶在科苏特之前,他幻想有那么一天在未来的国土上当众拥抱科苏特并看到一切报刊上刊登着:科苏特和金克尔!

海因岑先生靠他关于奴隶解放的呼号,在纽约组成了一个新的股份公司并将他的报纸名称稍加修改继续出版。

施泰翰(哪一个施特劳宾人⁵⁰都不可信赖!)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这里当维利希-沙佩尔的侍从。当他写给蟑螂迪茨的信落入汉诺威警察当局手里的事实被发觉时,他就在《北德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讯,说是迪茨先生的书桌被撬开(多么荒唐!),信被偷走。据说,目前查明,密探就是很久以来就在警方供职的汉堡的豪普特。我幸好几个星期以前就阻止公开干预迪茨-施泰翰事件。关于豪普特,我没有再听到什么消息,徒劳无功地想尽办法转交给他一封信,因为他应该把事情说清楚。我已经通过维尔特试探过一次,但是豪普特家的人借口他不在而拒绝接待。你对豪普特怎么看?我相信,他不是密探,而且从来没有当过密探。

埃德加尔·鲍威尔似乎也在这里。我还没有见着他。一星期以前,布林德偕夫人(科亨女士)来这里参观博览会¹⁸⁶,星期天又离开了。上个星期一以后我没有再看到他,这完全是由于一件无聊的意外事情,这件事情会使你了解到,这个可怜人怕老婆到了何等地步。今天收到了本市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向我辞行。他夫妇是上个星期一到我家来的。来的还有弗莱里格拉特、红色沃尔弗^②(附带

① 见本卷第 385 页。——编者注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讲一下,他悄悄地回到了这里,还在不久前和一个英国的女学究结了婚)、李卜克内西和不幸的皮佩尔。布林德夫人是一位活泼的犹太女人,我们有说有笑地闲谈着,后来,“一切谎言之父”^①使我们把话题转到宗教问题上来了。她用无神论和费尔巴哈等来吹嘘自己。于是我攻击了费尔巴哈,当然是非常礼貌而友好的。开始时我觉得,讨论问题使这个犹太女人很喜欢,这当然是我参加议论这样一个使我厌烦的题目的唯一理由。但这时我的爱夸夸其谈的应声虫皮佩尔先生以预言家的姿态插话,而讲得实在太不得体。我突然看到这位夫人眼泪汪汪。布林德向我投来忧郁而带有责备的目光,她起身告辞了——“从此看不到她的踪影”^②,布林德也一样。这种不寻常的事在我长期的实际生活当中还没有遇见过。

皮佩尔已经和路特希尔德一家一起动身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他有一个很讨厌的习惯:在我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要用一种极其愚蠢的教训人的腔调插进来。

昨天学,今天教,

这些先生的消化力真不小。^③

可尊敬的哥林盖尔为一笔旧债给我寄来一张本月 22 日出庭的法院传票。同时,这位大人物已经到南安普顿去迎接科苏特了。看来,这笔隆重接待的费用落到了我身上。

我收到巴黎寄来的两封信,一封是艾韦贝克的,另一封是萨宗诺夫的。艾韦贝克先生将出版一本不朽的著作《德国和德国人》。包括的时期是从凯鲁斯奇人阿尔米纽斯(他在信中就是这样写的)开

①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 23 首歌(诗中的这几个字是用来刻画恶魔的)。——编者注

② 歌德《渔夫》。——编者注

③ 席勒《天之骄子》。——编者注

始到公元1850年。他要求我供给他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三个人的传记性的历史文献材料。这个臭东西已经开印了。怎么办?我担心,如果我们根本不理这个家伙,他会写一些关于我们的最荒谬的东西抛到世界上去的。来信告诉我,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萨宗诺夫信上注明“巴黎”两字,无论如何是最使人感兴趣的。萨宗诺夫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是怎样跑到巴黎去的?我要请他说明这个秘密。他这一方面对德朗克意见很大,说他游手好闲,让一些资产者迷惑住了。他已经译完《宣言》^①的一半。另一半的翻译是由德朗克负责的。由于德朗克的一贯懈怠和懒惰,这一工作没有完成。这说得确实象是我们的德朗克。

虽然康培先生拒绝我关于出版反对蒲鲁东的小册子的提议,科塔先生以及后来的勒文塔尔先生(由法兰克福的艾布纳尔介绍的)拒绝我关于出版经济学的提议,但是看来对于后者终于有了一线希望。在一星期之内我就会知道,这是否能实现。这是一个德骚的出版商,也是艾布纳尔介绍商谈的。艾布纳尔是弗莱里格拉特的朋友。

我还没有接到《论坛报》的信,也没有见着报,但我深信事情正在进展。²⁸⁰无论如何,几天之内就会见分晓。

最后,你必须把对蒲鲁东^②的看法告诉我,简单点也行。我现在正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以对此尤其感兴趣。近来我继续上图书馆,主要是钻研工艺学及其历史和农学,以求得至少对这个臭东西有个概念。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商业危机的情况怎样?《经济学家》刊登了通常在危机之前出现的那种宽慰、郑重的保证和号召。当他们喃喃地劝别人不要恐慌的时候,自己却感到恐慌。你如果弄到约翰斯顿的《北美札记》1851年版的两卷集,就会从中找到各色各样有趣的记载。这个约翰斯顿就是英国的李比希。“约翰斯顿”的自然地图集(不要同上述的约翰斯顿混同起来),也许在曼彻斯特的图书馆里可以找到。书里包括了这一方面的全部最新的和比较旧的探索。定价十个基尼。显然不是供个人购买的。关于亲爱的哈尼,没有什么消息。他大概还是住在苏格兰。

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工业博览会上得了头奖,并且在各方面战胜了他们。1.古塔波胶。有新的原料和新的品种。2.武器。有左轮手枪。3.机器。有收割机、播种机和缝纫机。4.第一次广泛采用银版照像术。5.船舶方面,快艇。最后,为了表明美国人也能够供给奢侈品,他们陈列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一大块金子 and 用纯金制成的一套餐具。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1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0月15日星期三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两镑的邮局汇票,手续和以前一样。哥林盖尔的事很糟

糕。你必须还钱;郡法庭的先生们办案很快,而且掌握着凭据。如果我是你,就尽快筹款还债和付法院传票的费用,并把这些钱寄给那个家伙,这是无可奈何的,不然到法院去挨罚,花钱更多,而且很不愉快。需要多少钱,你能筹多少钱?尽可能确切地告诉我,不管我现在多窘迫,也要尽我所能,不致让法院执行官找上你的门来。

施拉姆的事令人不很痛快^①。如果我们同这种齷齪的事情毫无关系,那就好了。有关鲍威尔^②和普芬德经管款项问题的动人的争吵¹⁵⁹的记录,现在落在这些先生们的手中,绝不是一件好事。施拉姆随身携带这种东西,真该狠打屁股。他将因此受到短期监禁,并且将由于用假护照而被判六个月徒刑,这怎么说都是自作自受。

至于豪普特,在我没有拿到证据以前,我是不会把他当成密探的。这家伙可能在监狱里干了蠢事,而且,据说是由于他告密而被捕的丹尼尔斯事件,也使人对他产生怀疑。可是磨坊街¹⁶⁰庸人们开始喋喋不休地议论他,是同迪茨的书桌被撬开的消息发生在同一个时候,所以这种议论就更加荒唐了。豪普特居然有本领从汉堡撬开蟑螂的书桌。这个高贵的迪茨为什么不向英国警察局控告呢?总之,如果能使豪普特说明真相,那自然很好。如果你把一封给他的信寄给维尔特转交,那么我想,有两个星期维尔特就可以找到机会把信当面交给他,甚至可以到营业所去找他。商人总是找得着的。

布林德和他夫人的事情的确闻所未闻。由于皮佩尔先生对费尔巴哈不表好感就眼泪汪汪地离去,确实太不象话了。

① 见本卷第376页。——编者注

② 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

你说红色沃尔弗^①“结了婚”，是不是在英国正派资产阶级含义上用这个词的？我几乎不得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你着重强调了这个词。不过这仍然是不可思议的。沃尔弗先生是一位好丈夫，甚至可能是一位好家长！

我认为你最好还是给艾韦贝克稍微写点东西应付一下，让他心里过得去些。犯不上让这个家伙把对我们的胡说八道在法国到处散布。这个人为了追求当大人物，有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令人不能理解，因为它甚至超过了他的贪欲；要知道，出版这本新的“不朽的杰作”^②无疑是要他掏腰包的，估计只能卖出五十本。

你如果还听到关于萨宗诺夫的消息，就告诉我。这种意外事件是很有意思的，而萨宗诺夫先生也十分可疑。

我正在从蒲鲁东的书中摘录一些必要的东西^③。等到本周末，你就能收回这本书以及我的简评。这个家伙的计算又是很高明的，凡有数字的地方必有错误。

这里的危机到底怎样发展，还很难说。上个星期，因为女王的缘故²⁸¹，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星期事情也不多。但是市场上原料价格暂时稳定而工业品价格看跌。在几个星期内工业品和原料的价格都将大跌，而就目前估计，工业品价格要比原料价格跌得更多，所以纺纱厂、织布厂、印花布厂都赚不了多少钱。这已经很成问题了。但是美国市场有不再进货的危险。德国来的消息也很不妙。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② 海·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²⁵⁹。——编者注

市场的萎缩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末我们在几星期以内就可以看到末日的开始。美国的萧条和破产(负债总额为一千六百万美元)是真正已经开始,或者只不过是暴风雨的信号,还很难说。至少在这里已经出现暴风雨的十分明显的征候。制铁业完全陷于瘫痪,纽波特的两家专门给制铁业提供资金的银行倒掉了;除了在伦敦和利物浦新近的企业倒闭之外,格拉斯哥的一个油脂投机商现在破了产,奥康瑙尔和哈尼的朋友、伦敦股票交易所的托马斯·奥尔索普先生也破了产。我今天没有看到关于毛纺织业、丝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的报道,这些部门的情况显然也不很妙。无论如何,目前存在着种种征兆,这是再也无可怀疑的了;已经可以预见到,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大陆上明年春季的动荡将和非常严重的危机同时到来。甚至澳大利亚看来也帮不了什么忙,开采金矿从加利福尼亚开发以来,已经不是新行业了,世界对它已经吃腻了;它开始变成一种普通的行业,而周围的市场本身商品充斥,以致如不大大地减少它们本身的剩余商品,就会加重十五万人口的新南威尔士市场的商品过剩。

路易-拿破仑先生终于决定将福适先生免职了。他这次一定会利用自己的特权,重演去年的尚加尔涅事件,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是否能取得同样的成就,还要等着瞧。用猎人的话来说,他终于被保皇党追赶得转过身来要用角抵人了。他是否很快就再夹起尾巴,我们会看到的。无论如何,这个倒霉的冒险家已经如此衰落,以致他想怎样干就会怎样干;他是完蛋了;但是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变得有趣起来。对福适-卡尔利埃的出了名的镇压、日益扩大的戒严、宪兵的专横等等,有过早中止之虞,这在某种方面来说是令人遗憾的,如果胆小的拿破仑真有勇气对选举法实行猛烈的进攻,他就可

以废除选举法; 这样又会给 6 月 13 日的蠢驴²⁸²、合法进步的拥护者提供法律基础, 这同样是令人遗憾的——但是谁知道在这些法国人那里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你对于这种臭事有什么看法? 你那里是能看到更多报纸的。

你的 弗·恩·

琼斯给我寄来一份通知, 说他必须再有六百个订户, 否则就要垮台²⁸³, 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1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 年 10 月 19 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前几天我收到德朗克的来信, 告诉我他将 (显然是由于被驱逐) 于本月 23 日或 24 日到达伦敦。在这里他的生活问题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

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消息。我最近是这样同科伦通信的: 来信由铁路列车员施米特负责送往列日; 而我则把信加上一个信封由第三者带往列日转交给他。这个施米特被捕了, 随后就放了出来, 但是侦讯仍在进行。看来在这件事上我们碰上了一件直接的叛卖的勾当。此外, 按照约定, 皮佩尔早就应该从科伦和法兰克福给我消息了, 路特希尔德一家在科伦呆了一天。可是我还是从艾布纳尔

(从法兰克福)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里得知,皮佩尔虽然在法兰克福呆了一星期,但是还没有到艾布纳尔那里去过,没有把我的信转交给他。为我们办事的人总是极端漫不经心,常常把事情看得无足轻重,我们真倒霉。为别的人服务无疑做得好些。

金克尔在纽约没有召开群众大会,也没有推销为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而发行的“有息债券”²⁸⁴,因为在他看来,他遭到了粗汉海因岑的暗中破坏,总之他只能在大家无疑问地把他当作救世主的地方出头露面。在费拉得尔菲亚,恰好相反,正如他给流亡者俱乐部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推销了四千美元的债券。在宾夕法尼亚,他大概将遇到大批德国天主教徒的“光明之友”²⁸⁵成员。金克尔除了继承了约翰奈斯·隆格的遗产以外,什么事情都没有干。后者是约翰。而他则是基督。

今天晚上我要和哥林盖尔见面。整个这件事情是维利希那一伙直接谋划的。看来哥林盖尔在这些无赖的纠缠下把我欠他的钱送给他们了。我将给他开一张一个月的期票。我相信他会同意的。如果不同意,就让他到法院起诉好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很有可能同一个德骚人订好合同,他当然要预支一定数目的钱给我^①。

维尔特又到了布莱得弗德。你写一封信给他,问他是不是能亲自把信交给豪普特,这件事很重要。我看这全部诽谤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施泰翰—迪茨,另一方面是恶棍的保护人维利希,是他在这里谢特奈尔酒馆的顾客当中首先使他们怀疑豪普特是密探。维利希还和前普鲁士的军士倍尔托特保持经常联系。豪普特曾经给这个畜生在汉堡的一个商人那里找到职务,而倍尔托特偷了这个

① 见本卷第379页。——编者注

商人的东西并受到警察的追究。豪普特作证时自然说他是小偷,而这个家伙也许同他的朋友维利希分了赃。所以维利希大喊大叫什么“一个可怜的逃亡的爱国者”被出卖了。如果这件事公布于世,这个“高贵的”维利希会大吃一惊。重要的是,不仅要让豪普特解释对他的明的和暗的怀疑;而且,如果他是清白的,他必须发表公开声明,说明这整个事情是由于维利希的诽谤,同时还要指出维利希同小偷倍尔托特有联系,也许还是同谋。豪普特还不知道维利希的无耻行径,还不知道对他的怀疑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维尔特同意,你可以根据这个意思写封信,由他转交豪普特。事情要快点办。豪普特在他的说明当中应当提到迪茨和他的书桌被撬开一事的可疑性质。

至于艾韦贝克,你必须把你的至少是1845年以前的经历,简要地写信告诉我^①。

路易·波拿巴先生的突然转变——无论它的结局怎样——是日拉丹的妙计促成的。你知道,这位先生曾在伦敦和赖德律-洛兰有来往,他的报纸^②有一个时期办得真是愚蠢到只有赖德律-洛兰和马志尼的同伙才能达到的地步。突然,他采取普选权的步骤,他通过写文章,通过维隆博士和个人的会晤,促使波拿巴也这样干。保皇党的阴谋就这样破灭了。向来很有外交风度的《辩论日报》变得暴跳如雷,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福适、卡尔利埃、尚加尔涅,甚至高贵的贝利耶和布洛利(这两个人看来已经和波拿巴相勾结)全是一伙。无论如何,“革命”,在爆发的意义上讲,现在被用这种狡猾的手段消灭了。有了普选权,革命就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

① 见本卷第378—379、382页。——编者注

② 《新闻报》。——编者注

但是日拉丹先生是不喜欢伪装革命的。他一视同仁地既欺骗了保皇党,也欺骗了职业革命家,是否他也在有意地欺骗路易·波拿巴,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将来恢复了普选权,谁能保证波拿巴有权修改宪法呢?即使可以修改,谁又能保证按他的心意修改呢?况且估计到法国农民的天生的愚蠢,根据普选权当选的这个人,即使由于人们感谢他恢复普选权,甚至他逐渐任命自由派的部长,并通过巧妙的抨击文把一切责任推到据说是拘禁了他三年的保皇派阴谋家的身上,即使如此,这个人是否能再度当选,还是一个问题。这就要看他的手腕了。波拿巴现在至少知道,他对秩序党是毫无指望的。

在这场阴谋中的一个喜剧性的插曲,就是《国民报》和《世纪报》的伤感的表现,谁都知道,这两家报纸曾在长时期中起劲鼓吹普选权。现在,当法国正面临着再度领受普选权幸福的危险时刻,它们却无法再掩藏自己的愤懑。正象保皇派希望靠有限选举权选出尚加尔涅一样,它们也希望用同样的选举权选出卡芬雅克。日拉丹直截了当地对它们说,他知道,它们对修改宪法——这给波拿巴带来再度当选希望——采取的共和主义的厌恶态度,只是用来掩盖他们对普选权的仇恨,因为普选权不能给卡芬雅克和他的全体党羽带来胜利。可怜的《国民报》已经用丧失普选权来自慰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打击将使 1852 年 5 月的暴动^①化为泡影。如果当政的集团中的某一个企图发动政变,那末暴动至少会早一些爆发。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 618 页。——编者注

1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0月25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上星期一给你的信想必收到了吧?你写信是非常准时的,因此你不回信使我不安。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从皮佩尔那里得到消息。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意外,那末他的轻率是不可原谅的。德朗克还没有来。科伦没有什么消息。

附上费舍作为真正的民主派庸人写的一封信。暂时只好听他自便,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办法。但愿他不要对金克尔干出什么蠢事来。他的信似乎有此苗头。

据我们现在了解,金克尔采取的是如下做法。从这一百六十英镑中出钱作经费派叔尔茨带着一项秘密的使命前往比利时、法国和瑞士。叔尔茨在那里必须使所有的大人物,一直到帝国议会^①的议员(包括已故的拉沃),能够授予金克尔以全权,同时要求他们对以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名义发行的公债作担保。“大批人”从此就联合起来了,所以爱·梅因能够在《纽约国家报》公布一个大秘密:现在已经发现德国未来运动的意义,这就是人民性的原则。这个人甚至在他的极盛时期也没有写过象他现在写的这样愚蠢的东

① 指的是1848—1849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编者注

西。这些家伙在精神上彻底破产了。再见。

你的 卡·马·

哥林盖尔的事情我已经暂时应付过去了。很遗憾,这头蠢驴要在 11 月 1 日前往西班牙,而且已经卖掉了这里的家当。但这样一来,我就不必再怕他采取什么敌对的行动了。

1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 10 月 27 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马上答复你本月 19 日的来信,是因为我在这里等维尔特等了好几天,打算同他商定豪普特的事情;同时还因为我打算把关于蒲鲁东的胡诌^①搞完。这个在今天和明天晚上就能搞完,维尔特星期六和星期日曾经在这里,他还要在布莱得弗德逗留一个时期,因此他不能带什么信,并且表示即使比较方便也不带信,因为德国的情况现在是这样美妙,只要稍有一点口实就立即逮捕,他不愿以任何方式被牵涉到同盟^②事件中去。这其实也怪不了他。不过他还是愿意负责为我把信交给豪普特,只是希望自己和这整个事情完全无关。此外他还告诉我,他最近有好几次遇见过豪普特并且

① 弗·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²⁵⁹。——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迎上去同他说话,但是这个人每次都是非常狼狈地突然躲开并溜走了。据他说,豪普特可能在监狱里听从了他的家属以及其他人的某些劝诱,供出了一些东西,因而现在觉得心情很沉重。不过维尔特也认为,维利希—施泰翰的任何其他说法是纯粹的诽谤,因为豪普特没有任何理由出卖自己。

我现在要写信给豪普特,不署名,因为他认识我的笔迹,并让维尔特设法把信送到。我将要求他公开把事情讲清楚,并向他指出倍尔托特的事件是这一切谣言的可能的根源。但是我不准备多说维利希可能同倍尔托特分过赃的话,因为第一,豪普特有戒心,不会在这样的暗示性的东西上署名,第二,这件事太不可靠,因为倍尔托特先生不是一个会同泛泛之交的朋友尤其是同他实际上痛恨的维利希分赃的人,第三,过一个星期,别人就会在各家报纸上把这件事作为马克思先生散布的新的诽谤宣扬出去,他们会在庸人们对被侮辱的老实人维利希的同情中捞到好处。这家伙已经是十足的无赖,所以用不着把他说得更卑鄙,或者给他散布一些他能够批驳掉的传闻。

费舍的信的确是我很久都没有见到过的最愚蠢的东西。但我已经意料到会有这类东西,并且也认为,他金钱上的许诺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不能要求民主派的蠢驴们能给我们寄钱,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正亲自向他们求乞;他们能够同意的,充其量只能象费舍自己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愿意同这一伙无赖呆在一个教皇选举会里,并且还是处于少数地位,那他们在如何使用这笔钱的问题上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发言权。要帝国保证^①(德意志帝国保证共和

^① 见本卷第388页。——编者注

国!)的马志尼式的借债计划可真不坏,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典型的乞丐的一致活动是设立这种公债所必需的。这种发明实现以后,我们的党除完全退出民主派的金融市场之外,别无他法。这种无耻行径把我们完全打垮了。我们通常从民主派那里得到的用于政治目的的钱,到我们手里本来就很勉强,自从这些大人物作为联合股份公司出现在市场上以后,这种幻想就完全不存在了。我们的所有请求只会遭到拒绝和侮辱,也许只有魏德迈在纽约能办好点事情,那也只能是在工人当中。

维尔特这几天要写信给你。他还拿不定主意干什么好。一些很好的事要他做,但这些对他都不合适。

科苏特先生活象使徒保罗一样:一切为了大家。他在马赛高喊:“共和国万岁”。而在南安普顿高喊:“天佑女王”。这家伙在用多么出色的超立宪主义的中庸之道来炫耀自己啊!但是,他拒绝参加佩蒂先生和哈尼集团的宴会,这正合他们的意。甚至对待马志尼先生也会非常冷淡,至少当着公众的面是如此。这又是一个我们没有看错的人。如果明年不发生什么动荡,那么科苏特先生用不了多久也会堕落到象马志尼那样的卑鄙的哗众取宠的地步。

我明天或后天把蒲鲁东的东西寄给你。我尽可能地把《评论》寄给费舍,但我只有几份最后一期的。你能给我弄到第一至四期的吗?

你的 弗·恩·

1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 年 11 月 24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由于乱七八糟的家务事，我直到现在才给你写几行字，这你是可以理解的。

你记得，皮佩尔在上一封信中说，我的反蒲鲁东的书^①不久就可以订合同。而从这次附上的信中，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个稿件**连提都不提了。这正是我们的好朋友们半年来使我领教过的那种办法。另一方面，艾布纳尔写信告诉我，勒文塔尔打算出版一卷试一试，但是他没有提到我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史”开始。这样就会把我的整个计划推翻。艾布纳尔还说，勒文塔尔只能出“很少”的价钱。如果他出版我想首先出版的东西，我就同意。但是，如果他要迫使我毁掉整个计划，那他一定要象我直接根据他的约稿而写作那样付给我稿酬。不过我还是暂时让艾布纳尔随意处理。他告诉我，得不到我的同意，他就不订合同。你说该怎么办？

我们在科伦的人终于要到陪审法庭受审了，这是个好消息²⁸⁶；杜塞尔多夫的出版商许列尔昨天有把握地告诉我，要到 12 月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开庭时才进行审讯。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指的是打算要出版的德译本)。——编者注

顺便提一下,不要忘记立刻把纽约《快邮报》给我寄回来。班贝格正在催促,而这也是从他那里得到以后各期的唯一办法,以后各期必定载有各种有趣的东西。

我知道,你自己现在也很拮据,我突然到曼彻斯特并对你进行掠夺²⁸⁷,就更加重了你的困难,至少这个月是这样。但是我仍不得不请求你,是否最少还能弄到两英镑。我在离开伦敦时借了两英镑并写了 12 月以前归还的字据。无论如何,我请你马上写信告诉我能不能办到。

埃卡留斯的兄弟^①到这里来了。他和所有其余在汉堡被捕的施特劳宾人⁵⁰一起被释放,还领到了释放证。豪普特本来并没有打算叛变,可以从下面事实看出来:毕尔格尔斯给他的信落到他父亲的手里,他父亲追问他这件事,并且要把信交给警察局。他阻止这样做,把信撕了,事后他又把信的碎片拿到埃卡留斯等人那里去,当着他们的面把碎片拼起来,读完以后就烧了。这件事很重要。家庭的压力毁了这个不幸的家伙。

几天以前,我在图书馆看到蒲鲁东先生关于无息信贷驳巴师夏的作文练习²⁸⁸。就浮夸、怯懦、叫喊和荏弱来说,这东西超过了这个人以往所写的所有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法国人以为他们平均支付五至六厘的利息。事实上他们支付十六分的利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这么一回事。抵押债务、期票债务和国债等等的利息达十六厘。但法国只有十亿黄金和白银的资本。这就是要证明的。再举一个例子:当法兰西银行建立时,它有九千万资本。当时法律允许它收五厘的利息。现在它经营的资本(包括存款等等在内)是四

① 约翰·弗里德里希·埃卡留斯。——编者注

亿五千万至四亿六千万,其中四分之三不是它的,而是属于公众的。所以,这个银行不必收五厘,而收一厘的利息($90:450=1:5$),就可以得到合法的利润。因为法兰西银行(即**股东**)在必要情况下(2)可以满足于一厘的利息,所以对**法国**来说利率可以降低到一厘。而一厘几乎是无息信贷了。

在这里你必须看到,这家伙是怎样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巴师夏面前炫耀自己的。

我在这里又读了一遍你的批判^①。可惜不能出版。如果再添上一些我的废话,它可以由我们两人一起署名出版,不过不能给你的商号造成任何不便。

科苏特 20 日已经走了,这你是知道的,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同**洛拉·孟戴斯**和**骑士哥林盖尔**结伴走的。

施拉姆极其执拗地硬要再接近我。他是办不到的。**卡·施纳佩尔**^②的“卑鄙勾当”²⁸⁹情况如何?

你的 卡·马·

① 弗·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²⁵⁹。——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施纳佩尔(Schnapper)的意思是“贪婪的人”、“贪吃的人”,这里是指沙佩尔(Schapper),因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

13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 年 11 月 27 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前天写的短信想必你已经收到。如果维尔特不能马上弄到钱的话，我一定设法在后天，至迟星期一，把这件事情办妥。你在必要时无论如何可以拖到星期二。

皮佩尔大师的信附还。看来海涅很合他的胃口，使他有可能写满应酬性的四张纸。²⁹⁰ 我希望你为反蒲鲁东的书^①写一封信给他，促使他加紧活动，因为当他再来这里以后，最初一段时间你对稿件的事情将一无所知。皮佩尔和艾布纳尔关于勒文塔尔的说法彼此有很大的矛盾，但是后者的说法至少是比较合情理的。至于皮佩尔谈到的从政治经济学史开始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勒文塔尔真是这个意思，那末最好让艾布纳尔给他出点难题，说不必推翻你的整个计划，因为你已经开始研究批判了，等等。如果只能这样做，那么勒文塔尔必须负责出版两卷，你也必须写这么大的篇幅，一则是为了作初步的批判，再则也是为了使你多得一些收入，因为稿酬算到头也没有伦敦那样高。而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这种写法是有它的困难的，然而

① 见本卷第 392 页。——编者注

也有优点,就是在最后才把人们十分渴望知道的秘密揭示出来,只是庸人们看了三卷,好奇心越来越大之后,才告诉人们我们不是要制造莫里逊药丸。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①和《宣言》^②,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发现了大秘密,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象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²⁹¹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全有了。

你最好做得客气一点,但一有可以接受的条件,无论如何要和勒文塔尔签订合同:要趁热打铁。同时你最好采取同西维拉相反的办法。他在一印张上扣掉你的每一个金路易,你应当让他得到更多的印张,使你的收入总数不变,而且加上去的印张,你可以用引证等来填满,这在你并不费事。二十印张,每印张三英镑,或三十印张,每印张二英镑,反正都是六十英镑。用配第、斯图亚特、卡耳佩珀以及其他人的话去填满十印张,既不用花钱,又不费时间,而实际上是轻而易举的,同时你的书将更“富有教育意义”……

最重要的是,你要拿出一部巨著在公众面前重新登台,最好是丝毫不伤人的东西,如历史。德国的平庸的卑鄙的作家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不能在一年之内有两三次把臭东西拿出来给公众看,他们就完蛋了。他们的坚韧精神拯救了他们:他们的书销路很差,或者只有一般的销路,但是出版商们却以为,他们总还是些大人物,因为每份出版商图书目录上他们总要出现几次。况且一定要打破由于你长期不在德国的书籍市场上露面 and 出版商们后来的胆怯心理所造成的束缚。只要出版了你一两本富有教育意义的、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学术性的、论据充分的,同时又很有趣的书,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出版商们想付很低的稿酬,你就可以不理睬他们。

再补充一点,那个《历史》你只能在伦敦写,而《社会主义者》和《批判》可以在任何地方写。如果在法国庸人们胡搞出什么事情并把我们再次引上世界舞台之前,你能利用这个机会,那就好了。

纽约《快邮报》你明天将收到。

我已经说过,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牢牢地抓住勒文塔尔。如果在他那里落了空,那末,正如皮佩尔来信所说的那样,艾布纳尔这条出路也就不通了。此外,以后从勒文塔尔那里,总可以比从别人那里得到更大的结果,因为有个艾布纳尔在法兰克福正紧钉着勒文塔尔。如果他每天都可以催促的勒文塔尔那里得不到什么结果,那么同那些不在法兰克福的人接洽就更成问题了。你应该写信告诉艾布纳尔,你给他更大的代表权,让他可以马上签订合同;事情拖延得越久,勒文塔尔越会动摇,并且这里面还夹杂着对1852年的政治上的担心。如果在巴黎爆发那怕是小小的序幕,那么对出版商的一切希望都要落空,而如果在白纸黑字地签订合同之前,联邦议会制定了出版法,那你的事也就吹了。你可能会因小失大,不然就要对不大顺心的事忍耐一点。

我越考虑这件事情,越觉得从历史方面写起更实际一些。这一次可得要讲点生意经!

至于我所写的对蒲鲁东的评注^①,是很不足道的,也没有什么用处。这又象《批判的批判》^②的情况一样,那本书我本来打算写成

① 弗·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²⁵⁹。——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一个两三印张的小册子,而你把它搞成了一部二十印张的巨著,而鄙人在其中显得非常可笑。你若是再写这样大部头的东西,我那原来就不值一提的一部分就会在你的重炮之下化为乌有。要不是你同勒文塔尔的交涉更重要更迫切,我是根本不会反对的。

你的 弗·恩·

1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 年 12 月 1 日于 [伦敦]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现附上: (1) 克路斯给沃尔弗的信 (寄自华盛顿) 的摘要; (2) 皮佩尔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

关于第一封信,鲁普斯^①还忘记谈两件你感兴趣的事实。**第一件:**《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已经用德文在《纽约晚报》上登出来,并且经其他许多报纸转载,获得了好评。克路斯在信上没有说明这是不是从《论坛报》上翻译的,我为此事已直接写信给德纳。**第二件:**金克尔的主要工具维斯先生公开宣称,他同意我们在“经济学方面”的见解。你看看这些狗在搞什么名堂。

至于塔普曼^②先生,他既没有提到我们从曼彻斯特寄的信,也没有提到后来我让我妻子从这里写的一封信。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皮佩尔。——编者注

至于科伦人^①，那些把猪嘴伸进整个报纸污水坑里的卑鄙的流亡猪猡们一贯采取这种做法：用保持沉默的阴谋来对待这个案件，但求他们自身不受损害。现在必须同这种做法进行斗争。我今天已经把反对普鲁士司法的信寄往巴黎，以便把这个问题在那里的报纸上披露出来。鲁普斯已经答应给美国和瑞士写文章。现在你必须给我写出一篇给英国的文章，还要写一封给《泰晤士报》编辑的私人信，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寄给这家报纸。²⁹²《泰晤士报》现在正力图提高自己声望，如果有人把它看作是在大陆上唯一有影响的报纸，那它准会洋洋得意，何况它本来就是反对普鲁士的。如果《泰晤士报》愿意承担这件事情，那么就可以通过它对德国发生影响。主要应当揭露普鲁士的司法状况。

这个做法绝对不会有什​​么害处，如果不成功，你就直接从曼彻斯特写文章给《太阳报》。如果它在《泰晤士报》之前收到这东西，那《泰晤士报》就绝对不会发表²⁹³。

你未必知道，几乎所有的英国城市都向奥康瑙尔发了支持信，并且发表在《北极星报》和《雷诺新闻》上面，这些信宣布托恩顿·汉特是“不名誉的”，并且强烈地谴责哥本哈根广场事件²⁹⁴。除此以外，在伦敦召开了一个全体宪章派支部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托·汉特遭到了一顿臭骂。执行委员会快要改选了，他一定会被丢掉。这个伟大卢格的同盟者在绝望中公然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厄·琼斯利用我的信对科苏特进行无情的攻击。

“我向他说明，欧洲革命就是劳动对资本进行十字军征讨，我还说明，不能把欧洲革命降低到马扎尔人那样的愚昧的半野蛮民族的精神和社会水平，

① 被捕的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编者注

这些人还停留在十六世纪的半文明状态中，却认真地妄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启蒙运动的伟大发源地德国和法国，并从轻信的英国那里骗得虚假的喝采。”²⁹⁵

你看，金克尔干脆打算在这里按照法国临时政府的样子搞起来了。我们一知道魏德迈当了《晚报》编辑，我认为你就必须把卡·施纳佩尔^①的言行片断（我正急切地期待着他的最初的自白）用小品文的形式寄到那里去。（下接皮佩尔信的后面²⁹⁶。）

附带说一下！我差一点把丑闻集锦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忘掉了。施泰翰、希尔施、居姆佩尔等人，一句话，从德国来的工人已表示要来访问我。我今天要接待他们。他们已经同沙佩尔和维利希大吵过一场。施泰翰在工人协会⁶⁰上已公开宣布迪茨是间谍，尽管有一些人叫嚷，说他是马克思的代理人，他仍然设法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但是在委员会里扮演主要角色的是迪茨—沙佩尔和维利希的朋友和庇护者。我靠这些施特劳宾人⁵⁰，至少可以在裁缝和流浪汉的可怜的小客店里引起新的危机。

同时告诉你，三英镑已经收到。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文字游戏：施纳佩尔（《Schnapper》）的意思是“贪婪的人”、“贪吃的人”，这里是指沙佩尔（Schapper），因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

132

恩格斯致马克思²⁹⁷

伦 敦

1851年12月3日 [于曼彻斯特]

“法国的代表们，安心地讨论吧！”²⁹⁸的确，这些先生们要能安心地进行讨论，还有什么地方比在文森猎兵营保护下的奥尔塞兵营里更好呢！

法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极其滑稽可笑的阶段。一个全世界最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和平时期，依靠心怀不满的士兵，根据到目前为止能作出的判断并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演出了雾月十八日的可笑模仿剧，还能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吗！所有老驴都被抓住了，这多妙啊！全法国最狡猾的狐狸老梯也尔、律师界最奸诈的老手杜班先生都落入了由本世纪最著名的蠢材给他们设下的陷阱，他们就象具有固执的共和主义美德的卡芬雅克先生一样，象吹牛大王尚加尔涅一样容易地落入了陷阱！为了完成这幅图画，搞了一个以奥迪隆·巴罗扮演“卡耳贝的勒韦”的残阙议会，而同一个奥迪隆鉴于这类破坏宪法的行为要求把他逮捕起来，但没有能够把他送进文森监狱！整个事件都似乎是特别为红色沃尔弗^①制造出来的；从现在起就只有他才能写法国的历史了。世界上有哪一次政变曾发表过比这一次更荒谬的宣言呢？拿破仑的可笑的仪式、加冕纪念日、奥斯特利茨²²²纪念日，以及就执政时代的宪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法进行的煽动，等等——这类事情即使能够成功一天，也会使法国老爷们真的降到幼稚得举世无双的水平。

伟大的秩序党饶舌家们，特别是矮小的梯也尔和勇敢的尚加尔涅的被捕简直妙不可言。在第十区召开的有贝利耶先生参加的残阙议会的会议也是妙不可言，当时贝利耶先生向窗外大声喊叫：“共和国万岁”，一直叫喊到全体都被逮捕起来并被拘禁在有士兵看守的一个兵营的院子里为止。而这时，愚蠢的拿破仑马上就收拾行李，以便搬到土伊勒里宫去。人们即使绞了整整一年脑汁，也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妙的滑稽剧来。

晚上，当愚蠢的拿破仑终于倒在早就梦寐以求的土伊勒里宫的床上的时候，这个笨伯想必还没有想清楚，他究竟在什么地方。没有第一执政的执政时代！没有比大约三年来所遇到的困难更大的内部困难，没有特殊的财政困难，甚至他自己的私囊也是如此，没有来自同盟国方面的边境威胁，没有必要越过圣伯纳德山²⁹⁹，没有必要在马连峨获得胜利！这的确使人失望。现在甚至不再有什么国民议会可以破坏这个不被承认的英雄的伟大计划了；不会有了，至少在今天这头驴子象雾月十八日晚上的老拿破仑一样自由自在，一样无拘无束，一样绝对专制，他感到那样不受羁绊，以致不由得在各方面显出了驴子的本性。这是多么可怕的没有对立面的前景呵！

但是，人民呵，人民！——人民对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毫不在乎，人民对赋予他们的选举权高兴得象小孩子一样，他们可能也要象小孩子那样去使用它。即使下星期天举行这种可笑的选举，那么从这种选举中能得到什么呢？没有报刊，没有集会，有的是十足的戒严状态以及在两个星期内选出议员的命令。

但是，从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能得出什么来呢？“如果我们从世界历史的观点出发”³⁰⁰，那末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堂皇的演说题目。例如，现在必须弄清楚：以完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辽阔的国家、人口稀少的意大利和缺乏现代无产阶级为前提的罗马帝国时期的禁卫军制度，是否可能在法国这样一个地理上集中、人口稠密、拥有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存在。或者例如：路易一拿破仑没有自己的政党；他曾经践踏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现在他必须向左转了。向左转就包含着大赦，大赦就包含着冲突，如此等等。又例如：普选权是路易一拿破仑的政权的基础。他不能攻击普选权，但现在普选权已同路易一拿破仑不相容了。还有其他一些很容易发挥的类似的抽象题目。但是，就我们昨天所看到的而言，对人民是不能抱任何希望了，真好象是老黑格尔在坟墓里把历史当作世界精神来指导，并且真心诚意地使一切事件都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另一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巴特尔米代替圣茹斯特，弗洛孔代替卡诺，一个畸形儿^①和十来个随便碰到的负债累累的尉官代替一个矮小的伍长^②和他的坐满圆桌的元帅。这样，我们终于来到了雾月十八日。

巴黎人民的举动就象小孩子一样愚蠢：“这同我们没有关系；总统和议会互相厮杀，这碍我们什么事！”但是，军队竟敢强迫法国接受一个政府，而且还是这样一个政府，这确实是同人民有关系的。这些无知的人们将会感到奇怪：“从1804年以来第一次”要实行的选举权，竟是这样一种普遍的、“自由的”选举权！

①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显然非常讨厌人类的世界精神还会使这出笑剧演多久, 我们在一年之内是否将经历执政时代、帝国、复辟等等, 拿破仑王朝是否会在它不可能在法国维持下去以前也必然会在巴黎的街上被打垮, 这一切都只有鬼才知道。但是, 据我看来, 似乎事情正在发生一个极其疯狂的转变, 法国庸人们要遭到惊人的屈辱。

就算路易—拿破仑的政权能够暂时稳定下来, 那末, 即使法国人下沉到无法再深的地步, 这类愚蠢的东西也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但是以后会怎样呢? 看来变红的希望非常小, 这是相当清楚的, 而如果勃朗先生和赖德律先生在昨天中午已收拾好他们的行李, 那末他们今天又可能把行李打开。人民的霹雳般的声音还没有把他们召回。

这一事件使这里的和利物浦的商业突然陷于停顿, 但是利物浦的投机活动今天又重新活跃起来了。而法国的证券仅仅下降了百分之二。

在这种情况下, 试探在英国的报刊上为科伦人^①辩护, 当然需要等一等了。

关于为《论坛报》写的论文^② (这些论文显然已在该报上发表了), 请你用英文写封信给《论坛报》的编辑, 德纳也许不在, 但一封业务性的信件是一定会得到答复的。告诉他, 必须随下一班回航的邮船来信确切地说明, 这批稿子现在怎样了; 如果这批稿子已经被采用, 那就请他利用同一机会把载有这些稿子的几份《论坛报》寄来, 因为这里没有留下底稿, 而我们要是不再看一下已经寄出的文章, 在隔了如此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是不可能继续写连载的论文的。

① 被捕的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法国的消息对欧洲的无知的流亡者所产生的影响必定是很有趣的，但愿能看到这一点。

我在等待你的消息。

你的 费·恩·

1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2月9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被巴黎的这些悲喜剧事件弄得十分忙乱，因而让你老等回信。我不能象维利希那样说：“真奇怪，巴黎方面竟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也不能象沙佩尔那样，老是拿着一杯啤酒在谢特奈尔酒馆里高谈阔论。为了拯救祖国，沙佩尔带了几个侍从，以守护为名，在谢特奈尔酒馆里睡了两夜。这些先生们，和卡耳贝的勒韦之流一样，已经收拾好他们的行装，但因为智虑是勇敢的最大要素^①，所以他们决定等到事情“决定下来”以后再大踏步前进。

你看过路易·勃朗的悲叹吗？第二天，俱乐部分子贝尔纳就提出了抗议，否认他也参加了这一哀诉。

附上莱茵哈特从巴黎来的信和我在曼彻斯特逗留时对你说过的“乌七八糟的事情”。

皮佩尔又到这里来了，对自己非常满意。他要离开路特希尔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福斯泰夫的话）。——编者注

德家，但是继续在那家教授德文。女主人已经辞去了他的长期家庭教师的职位。他对我的关于蒲鲁东的事情，从他的最近一封信起，就没有再做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和看到什么^①。我觉得他把翻译当成他的创作，这样的事是不存在的。

现在，关于局势我应该给你写些什么呢？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无产阶级保全了自己的力量。波拿巴已经暂时取得了胜利，因为他在一夜之间就把公开投票变成了秘密投票。不管阿尔古事后怎样声明，波拿巴的确是利用从银行里窃取的一百万英镑收买了军队。如果选举的结果对他不利，他还能再一次实行政变吗？大多数人都会参加选举吗？奥尔良王朝的人已经动身到法国去了。要想预料以克拉普林斯基³⁰¹为主角的一出戏的结局，那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我看政变是使局势好转了，而不是恶化了。波拿巴要比国民议会和它的将军们更容易对付。而国民议会的专政“已站在门外了”^②。

泰霍夫之流直截了当地把法国军队看成民主的三位一体——自由、平等、博爱——的使徒，他们的失望是很妙的。这些可怜虫啊！马志尼先生和赖德律先生现在也可以安心地睡大觉了。这场大灾难是流亡者的彻底破产。事实表明，他们在革命中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这些先生们已经**决定**在科苏特回来以前使世界历史暂时停顿下来。顺便提一下：为科苏特进行的便士募捐活动，在伦敦恰好搞到了100d，请注意：是一百便士。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392—395页。——编者注

② 这里套用海涅《骑士奥拉夫》中的诗句。——编者注

附带提一下！我是不是把皮佩尔写给我的一封法文信寄给你了。如果你那里，就马上寄还给我。

13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2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在这多事的危机中大人物们在干什么？据说，路·勃朗在法国被逮捕了，但可惜未见得确实，我们是了解我们的小个子的。不过，自从巴黎起义一无成就以来，我很高兴第一次风暴已经过去。无论我们已经变得多么迟钝，在这样的时刻，总还是多少被旧日的政治狂热所控制，总要对这类事件的结局发生一定的兴趣。当这次大事变爆发的时候，我正在研究人种问题，现在至少又可以继续研究了。

尽管如此，这里或者利物浦都没有恢复信任。现在只有彼·欧门的乐观和信仰拿破仑的程度，同他在四天以前悲观和消沉的程度一样。一般说来，这里的资产阶级还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对这出很快就会结束的拿破仑笑剧，是不抱信心的。但是整个这种臭事会有什么结果呢？拿破仑当选，这是没有问题的；资产阶级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谁去检查选票呢？给这个冒险家多加票数的办法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而法国有产阶级的卑鄙无耻，他们对最微小的成就的奴性崇拜，对任何权力的阿谀奉承，这一次暴露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但是这头蠢驴将怎样统治呢？他得到

的选票将比 1848 年少，这是很明显的，也许总数只有三百到三百五十万张选票；这在信誉上已经是一个危险的失败。任何财政上和捐税上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缺少金钱，二是因为一个军事独裁者只有在胜利的对外战争中，在以战养战的情况下才能实行这种改革，而在平时时期，不仅没有任何富余的钱，而且还要把更多的钱花在军队上，三是因为拿破仑太愚蠢。他还有什么办法吗？打仗？打谁，打英国吗？或者，搞通常的军事专制？这种专制在平时时期必然会引起新的军事政变并会促使在军队中出现国民议会的各个党派。没有任何出路，这个笑剧必然自行垮台。如果再出现商业危机，那就不堪设想了！

路易一拿破仑胸怀某种“大志”，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我很想知道，这将是怎样一种荒谬的东西。拿破仑观念³⁰²的发展将达到很高的程度，但一遇到最普通的障碍，就将一蹶不振。

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暴露得相当明显的是，红色党人躲开了，完全躲开了。现在要找理由去原谅他们没有群起而反抗，那是没有意义的。今后的几个月可以看得出，在法国是否出现了解怠现象，以至非得有多年的安定才能给红色党人造成一个新的 1848 年。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安定从何而来呢？

我看这个肮脏事情只有两个出路：

或者是，在军队中有代表的“秩序党”各派现在取代“无政府主义者”的地位，也就是说，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其结果将使红色党人和赖德律一洛兰能以教主的姿态出现，象现在的路易一拿破仑一样；或者是路易一拿破仑废除酒税，并被说服进行一些资产阶级的改革；不过从哪里得到金钱和权力来进行这些改革，就很难说

了。在后一种、极少可能出现的情况下，他可能站得住脚。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你的 弗·恩·

1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2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还莱茵哈特的信以及我为科伦事件而暂时留了一留的皮佩尔的信。

报纸上竭力宣扬的七百个流浪者向巴黎的大规模远征似乎毫无结果；同时，根据小个子路·勃朗今天在《每日新闻》上新发出的痛苦呻吟来判断，他目前即使不在伦敦，也还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最初的悲叹同今天的悲叹比起来就十分高超了。“法国人民……高尚的自尊心……不屈的勇气……对自由的无限热爱……光荣属于不幸的勇士……”——接着，这个小个子就来了一个半面向右转，宣扬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信任和团结。看看蒲鲁东的《向资产阶级的呼吁》第二页^①。看这些论证吧！如果起义者被打垮了，那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人民”，“真正的人民”是打不垮的；而如果“真正的人民”不战斗，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为国民议会战斗。当然，对此可以反驳说：“真正的人民”一旦获得了胜利，他们本身就会成为独裁者，但是在惊慌失措的

^①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何况他们是经常受骗的！

这是民主派的老一套的庸俗逻辑，每逢革命政党遭到失败，这种逻辑就被广泛地应用。据我看来，事情是这样：如果这一次无产阶级没有群起而战斗，那是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懈怠和无力，并将以宿命论的驯顺态度屈从于共和国、帝国、复辟和新的革命这种一再的循环，直到他们在比较安定的统治下经历了若干年的灾难而重新积聚起新的力量时为止。我并不是说，情况将来就一定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星期二^①、星期三以及在举行秘密投票和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在星期五实行退却以后，这是在巴黎人民中占上风的一种本能的基本看法。说这不是人民的时机，那是荒谬的。如果无产阶级愿意等待，一直等到政府向他们提出他们本身的问题，一直等到比1848年6月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明确的冲突出现，那末他们就得长期等待下去。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问题，最近一次是由于1850年的选举法而相当明确地提出的，但是当时人民宁愿避开战斗。这种情况以及老是把事情推到1852年去的论调，本身就是一种懈怠的证明，并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1852年也作出相当坏的预测，除非是发生了商业危机。自从普选权被取消以后，自从无产阶级被排挤出官方的讲坛以后，期望官方政党按无产阶级口味提出问题，那就未免要求太高了。而二月事件^②又是怎样呢？当时人民也和现在一样，也是什么事情都不过问。不能否认，如果革命政党开始把革命发展中的决定性的转折关头一言不发地放过去，或者革命政党进行干预，但是没有获得胜利，那末，确实可以认为它在一段时候是死去了。热月以

① 即1851年12月2日。——编者注

② 1848年2月。——编者注

后和1830年以后发生的历次起义³⁰³就是明证。而目前正在大声叫喊什么“真正的人民”在等待时机的先生们，竟冒着危险一步一步地陷入1795—1799年的软弱无力的雅各宾派和1831—1839年的共和派所曾经陷入的境地，并且大出其丑。

同样不能否认：恢复秘密投票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最后对许多无产者（一切报道都说明这一点）的影响，使巴黎人的勇敢和洞察力显得非常奇异。显然，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路易一拿破仑提出的问题是多么荒唐，正确地统计票数的保证在哪里；但是大多数人想必都已经看穿了这种骗局，然而还是竭力使自己相信现在一切都已经井然有序，但求能找到一个逃避战斗的借口。

根据莱茵哈特的信来判断，根据每天新揭露出来的关于士兵们的胡作非为，以及关于他们在大街上对任何一个普通人——不管是工人或是资产者、是红色党人或是波拿巴分子所施加的特别暴行的材料来判断，根据愈来愈多的关于甚至在极偏僻地区（没有人料想这里会发生反抗）的地方性起义的消息来判断，根据昨天的《每日新闻》上登载的前法国议员和商人的那封信来判断，向人民呼吁看来确实要发生一种使波拿巴不愉快的转变。这套新制度及其恩赐的流放法似乎并不那么合巴黎资产阶级群众的口味。军事恐怖手段发展得太快，太无耻了。三分之二的法国都实行戒严。我认为：在这一切之后，资产阶级群众是根本不会参加投票的；整个投票笑剧将毫无结果，因为宪兵们在路易一拿破仑的反对者大批参加投票的一切没有把握的地方将开始同选举人发生冲突，从而使这些地方的全部选举破产。到那时，路易一拿破仑就会说法国处于精神混乱状态，宣布军队是社会的唯一教主。到那时，这种肮脏的事情将会真相大白，而路易一拿破仑也将暴露无

遗。可是正好在这种选举中，如果那时还有希望发生严重反抗已经成立的政府的行动，那末事情是可能会变得很不愉快的。

这个家伙在官吏和士兵中间保证能得到一百万张选票。在国内的波拿巴分子中间能得到五十万张选票，也许还要多一些。投票赞成他的，还会有五十万胆小的市民，也许还要多一些。再加上五十万愚蠢的农民和一百万张统计时加上的票，已经有三百五十万张票了，而老拿破仑在一个包括整个莱茵河左岸和比利时，即至少有二千二百万居民的帝国里所得到的票数也没有这么多。他起初对此怎么还会感到不满足呢？如果他得到了这么多的票，那末即使有一百万张票反对他，资产者也立刻就会倒向他那一边。但是也可能他得不到二百五十万张票，可能（虽然这是对法国官吏的诚实要求过高）他无法通过加票的办法给自己增加一百万张票。无论如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被迫在这个时候所采取的那些措施来决定的。可是，在投票开始以前，谁能阻止官吏们把几百张赞成票投入选举箱呢？报刊已不再存在——没有人能检查。

股票又开始下跌，无论如何这对克拉普林斯基³⁰¹是很不利的，而路易·勃朗现在必须承认英国是自由的国家，无论如何这对他也是很不利。

过几个月，红色党人必然又会得到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也许就是在投票的时候；但是，如果到那时他们又是等待，那我对他们就不抱什么希望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在最严重的商业危机中也会一无所得，而只能遭到一顿把他们赶出舞台好几年的痛打。如果这些败类竟忘记了战斗，那末他们还有什么作用呢？

皮佩尔又到伦敦去了吗？我想委托他到法兰克福去办理书籍的事，但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布莱顿。

最坏的是现在你同勒文塔尔打交道发生了困难。如果合同已签订，那就再好不过了。

利物浦市场平稳，还是昨天的价格，曼彻斯特的市场很稳定。一部分多余的货物正运往近东。市场上仍然没有德国的顾客。

你的 弗·恩·

1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2月16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今天中午收到的魏德迈的来信。消息目前很不错。海因岑的报纸^①已经奄奄一息。魏德迈现在就能够出版周刊了。³⁰⁴不过他要求在星期五晚上以前寄一篇文章给他，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未免有点苛求。然而，恰好在目前，那里正渴望看到对法国事件的评论和阐述，如果能够对局势作一个出色的阐述，那就能保证该刊从创刊号开始就获得成功。但困难也就在这里，而我又不得不象往常一样把重担压在你身上；至于我，也打算随便写点东西，只是不写克拉普林斯基³⁰¹的无耻行径。无论如何，在这方面你可以为他写一篇外交式的、有回旋余地的、划时代的文章。我要做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总想做点事情。施纳佩尔我不能寄去^②，首先，第一章没有力量，其次，自从历史开始写喜剧性

① 《德意志快报》。——编者注

② 这里指的是关于沙佩尔（见本卷第394页）的文章289。——编者注

小说以来，我完全把这个东西丢在一边了，——这是过分危险的竞争。暂时我把几幕喜剧列入我的计划，以后再来写这篇东西——但这对魏德迈完全不适用，况且他还要求文章由我们署名。时间紧迫，请赶快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星期六的轮船在新年前不能到达纽约，真糟糕，尤其糟糕的是，给我们的期限如此短促。

魏德迈在正确书写名词之前最好不过问美国的事情。可惜他现在没有时间熟悉情况和学习英文。《Abolutionisten》^①是海因岑求之不得的笑柄。至于维尔特，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在这里同他见面，看看他能够做些什么。下星期，或许星期六晚上，我到伦敦去，那时我们可以讨论下一步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只是为创刊号写点什么东西；这事等不及了，立即写信告诉我，你打算做些什么。

从这封信看，魏德迈在生意经方面，似乎还有些“嫩”，在这方面我将给他一些必要的指点。他对他的读者还毫无所知。

鲁普斯^②也可以立即行动起来，看他能为创刊号做些什么；在魏德迈那里稿件将是很大的问题。

你对于昨天价值一百零一法郎五十生丁——超出票面额百分之一一点五——的法国有价证券是怎样看的。这会比被收买的报纸的一切谎言给路易—拿破仑带来更多的选票。南部和中部农民的过火行动也会对他有帮助。有些报道无疑是确实的，对于这个野蛮种族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期望。这些人对政府等等丝毫不感兴趣，但是他们首先要做的是破坏税吏和公证人的房子，强奸他们的妻子，逮住他们本人就打死。这种做法本身实际上没有多大意

① 指魏德迈的笔误：《Abolutionisten》应写成《Abolitionisten》，（“废奴派”）。——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义，那班老爷们也活该如此，但是这样做却把那些可能受到点损失的人都赶到拿破仑那边去了。事实上，土著野蛮人的侵袭一旦发生，就会变成一幅欢乐的情景，特别是对那些在自己统治下会发生同类愉快事件的人，就更是这样。提高有价证券行情现在无疑不再是政府的手段，而是金融贵族通过信任路易—拿破仑表现出来的、对于被活活撕得粉碎的前景所感到的恐惧的一种体现，这种前景，诚实的《立宪主义者报》已经渲染得很厉害了。

关于魏德迈的事望立即回信。

你的 弗·恩·

第 二 部 分

第 二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其他人的信

1842 年 2 月—1851 年 12 月

1842年

1842年

1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³⁰⁵

德 勒 斯 顿

[1842年] 2月10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朋友：

我冒昧地给您寄去一篇为《德国年鉴》写的小文章，即随函附上的对书报检查令的批评^①。

如果这篇文章对您的杂志适用，我请您除维干德外暂时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一个人，同时请您马上把登载我的文章的《德国年鉴》给我寄来，因为在特利尔，目前我完全同文坛隔绝了。

不言而喻，如果书报检查机关不查禁我的评判文章，那末赶快把它刊印出来是有益于事业的。

如果您还没有人来评论法特克的绝顶聪明的书《论罪恶》³⁰⁶（要不是这本书如此绝顶聪明，倒可能会把它叫做愚蠢的书），那么我的批判的热情就可以为您效劳。

同样，对拜尔的著作《道德精神》³⁰⁷，也许可以再来一次评论。

① 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编者注

费尔巴哈的评论³⁰⁸是一种友好的帮助。拜尔的道德信念之可敬，正如他的著作很差，甚至很不道德一样。

如果您能通知维干德，说我的手稿几天之后就能寄到，那我就太高兴了。鲍威尔^①来信要我最后把手稿寄出，但正赶上我病重卧床，因此在几天前信才交到我手里。我忙于写附去的这篇文章，因此没有能做必要的修改。

现在我已结束了几件浩繁的工作，因此不言而喻，我力所能及的一切都将由《德国年鉴》支配。

致真挚的敬意。

马克思

我的地址是：特利尔政府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转卡尔·马克思博士。

2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 顿

[1842年] 3月5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朋友：

我完全同意《哲学箴文集》³⁰⁹的计划，并且认为最好把我的名字也署上。象这样的一种示威行动就其性质来说是不容许用任何匿名的做法的。这些先生们应当看到，我们是光明磊落的。

① 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由于萨克森书报检查的突然恢复，我的原定作为《末日的宣告》³¹⁰的第二部分发表的《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显然是完全不可能刊印了。如果把它修订一下收入《轶文集》里，您认为怎样？反对书报检查的思想现已广泛深入人心，这或许有可能使《轶文集》随着材料的积累用许多分册的形式出版。我为《德国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³¹¹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Res publica^①一词根本无法译成德文。这两篇文章要不是需要誊写清楚和部分地进行修改，那我马上就把它寄出去试一试了。问题在于，我未来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卧病三月之久，在前天去世。因此在这期间不可能做什么有益的事情了。

其他一切下次再谈。

致真挚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

又及：评书报检查^②的手稿中有一处由于疏忽写成：“倾向的书报检查和有倾向的书报检查”。应改成“倾向的书报检查和书报检查的倾向”。

回信请直接寄到特利尔。

鲍威尔刚来信说，根据由国王主持的最高法庭的决定，他被撤职了³¹²。

① 国家，共和国（原来的意思是：公共事业）。——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编者注

3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 顿

[1842 年] 3 月 20 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朋友：

新皈依者最虔诚，萨克森十分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

鲍威尔有一次在柏林同艾希霍恩也发生了争吵，就和您同内务大臣的争吵一样。这些先生们的雄辩方式彼此酷似，象鸡蛋同鸡蛋一样。但是，哲学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同这些高谈阔论的混蛋们的治国才略争辩，则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在这里甚至带有几分狂热也无碍于事。要使这些世俗的神相信，对真理的信仰和精神的信念都是存在的，那真是再难不过的事了。这是一些持怀疑论的执政的纨

子弟，是一些冥顽不化的花花公子，他们已经不相信有什么真正的、无私的爱。除了用上层人物叫做狂热的东西以外，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对待这些公子的呢？一个近卫军少尉把一个有真心诚意的恋人视为狂热病者。难道因此人们就不再结婚了吗？把人兽化，已经成了政府的信仰和政府的原则，这真是太奇怪了。诚然，这与信教并不矛盾，因为把动物神化也许是宗教最彻底的形式，或许不久就应当不谈宗教的人类学，而谈宗教的动物学了。

当我还在幼年天真的时候，我就知道在柏林下的蛋不是勒达的蛋，而是鹅蛋。不久以后我才明白是鳄鱼蛋，例如，最新的一个鳄鱼蛋，就是根据莱茵等级会议的建议，虚假地废除了有关叛国罪等等以及有关官吏犯罪的法国法律所受到的非法限制。³¹³不过这一

次，由于涉及客观的法律规定，这个骗局又显得太愚蠢了，甚至连莱茵最笨的法学家也一眼就把它看穿了。而且普鲁士又十分幼稚地声明，如果把诉讼公开，就是把普鲁士官员的声望和威信置于危险地位。这确是又一次坦率的自白。我们莱茵省所有论述公布和公开的文章都有一个根本性的弊病。那些老实人正在继续不厌其烦地证明，这不是政治制度，而纯粹是法律制度，它们是法，而不是非法。似乎问题就在这里！似乎这些制度的全部祸根并不在于它们是法！我倒很想证明其反面，就是普鲁士不可能做到公布和公开，因为自由的法庭和不自由的国家是互不相容的。同样，对于普鲁士的虔诚也必须给以应有的评价，因为先验的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天启宗教，犹如俄国的骗子不能没有一个贴身神像一样。

您可以从中国报纸上看到，毕洛夫—库梅洛夫正在强迫他的笔向他的犁卖俏。³¹⁴啊，这种用假花装饰起来的乡村卖俏！我想，出现这种有世俗地位——在耕地上有地位自然也就是有世俗地位——的作家，特别是，如果将来犁能够代替笔来思想和写作，而笔又能以服劳役作为报答，那是应当感到高兴的。也许，在目前德国各邦政府单一化的情况下，会弄到这种地步；不过，各邦政府愈是单一化，现今的哲学却愈是多样化，同时也可以指望，多样化的军队定能战胜单一化的军队。

来谈本题吧，因为在我们这些规规矩矩的、道德高尚的德国人这里，政治的东西属于形式的东西，伏尔泰就曾据此得出结论说，我们有最丰富的公法教科书。

总之，说到本题，我发现，《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现已改为《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应当彻底改写，因为我诚心诚意追随过的《末日的宣告》式的笔调——

“你的话，是照亮我脚步的明灯，是我前进道路上的亮光。你用你的戒律使我变得比我的敌人更聪明，因为你被我的言论所证实，而他，上帝，将要在锡安用雷声宣教”。³¹⁵

——这种《末日的宣告》式的笔调和臃肿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方式，现在应当代之以更自由、因而也更实在的叙述方式。再过几天我要去科伦，我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我的新住地³¹⁸，因为同波恩的教授们离得太近我实在受不了。谁愿意总跟那些精神的臭鼬，那些只是为了到处寻找新的死胡同而学习的家伙打交道呢！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为最近这一期《轶文集》寄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了（因为这篇文章也是为《末日的宣告》写的），如果您愿意久等，我保证在4月中把我那篇论述宗教艺术的文章寄出。我将更乐意从新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并写出一个论浪漫主义者的结尾作为附录。目前我要按歌德的说法，积极有效地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并等待您的决定。请您回信到科伦，下月初我就在那里了。因为我在科伦还没有固定的住址，请您把我的信寄到荣克那里。

在这篇论文里，我不免要谈到宗教的一般本质；在这个问题上，我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这个争论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不管怎样，宗教是不会从这里占到什么便宜的。

我很久就没有听到过关于科本的消息了。您没有同基尔的克利斯提安森联系过吧？我只是从他的罗马法史³¹⁷才知道他的，不过这本书一般也谈到了一些关于宗教和哲学的问题。他看来是一个卓越的人材，虽然他一进入真正的抽象推论就写得完全无法理解，完全是形式主义的。现在他也许已经用人话来写作了。一般说来他好像是处于原则高度的。

我将很高兴能在莱茵省这里看到您。

您的 马克思

鲍威尔刚写信给我说,他又想回到北方去,他愚蠢地认为,在那里他能更好地同普鲁士政府打官司。柏林离施潘道^①太近了。不管怎样,鲍威尔没有把这件事放过去,还是好的。据我从这里我的未来的内兄^②,一个真正的贵族那里得知,在柏林,人们特别对鲍威尔的诚实不满。

4

马克思致阿尔·卢格

德 勒 斯 顿

[1842年] 4月27日于波恩
机械工克列美尔处

亲爱的……^③:

如果我的文章还要延迟几天,但只是很少的几天,您可不要不耐烦。鲍威尔也许会当面转告您,这个月里由于各种各样繁杂的外务我几乎完全不能进行工作。

好在我这里一切已大致准备就绪。我将给您寄去四篇文章:

(1)《论宗教的艺术》,(2)《论浪漫主义者》,(3)《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4)《实证哲学家》³¹⁸ (我对这些哲学家稍微恭维了一下)。这些文章在内容上都是相互联系的。

① 潘道是柏林西部的一个城堡,其中设有拘留政治犯的监狱。——译者注

②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手稿上名字被抹掉了。——编者注

您将收到的论宗教艺术的文章是大大压缩了的，因为这篇东西几乎信手写成为一本书了，同时我又被吸引到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去，而这些研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移居科伦的计划业已放弃，因为我感到那里的生活太喧闹；好友的众多，并不导致哲学的完美。

我给《莱茵报》寄去了一篇关于我们最近莱茵省议会的长文章^①，文章有一个对《普鲁士国家报》的讽刺性引言。由于出版问题的辩论，我又重新回到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的问题上来了，从另一观点加以考察。

这样一来，波恩暂时就作为我的住地了，而且，如果这里没有人留下来让圣徒们对之泄愤，那也是很可惜的。

昨天，哈赛从革利夫斯瓦特来到这里，他使我感到惊奇的地方，只不过是他那双乡村牧师穿的大靴子罢了。他连说话也完全象乡村牧师的一只靴子。他毫无知识，却要准备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关于无聊的坎特伯雷的安瑟伦的文集，这套文集他已死啃了整整十年了。³¹⁹他认为，现今的批判派是一种势必要被克服的暂时现象，他把信教解释为生活经验的产物，而他所谓生活经验的产物，大概就是指他自己成功地繁殖了后代以及自己的大肚子，因为大肚子可以证明各种属性，正如康德所说，如果往下去，就会是那个东西，如果往上去，就会是宗教的灵感。哈哈，这就是虔诚的哈赛和他的宗教便秘病！

我们在这里看到您在信中谈到法特克缺乏“心灵的完整”，感到十分有趣。这个聪明绝顶善于交际的法特克十分乐意做一个最

① 卡·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编者注

伟大的批评家和最伟大的教徒，他总是比别人知道得更多，——就是这个法特克现在对一派没有心灵，对另一派又没有头脑。法特克长眠于此，——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它说明对纸牌和宗教音乐的嗜好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在这里装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的费希特，散布了一半是模棱两可的谣言，说什么别人聘请他到杜宾根去。系里没有迎合他的愿望，即没有用增加薪水的办法来挽留他。

极其虔诚的扎克到柏林去了，目的是投他兄弟发疯的机，想取代他的地位。

瑟息替斯说，到处只是战争和放荡行为；即使不能责怪本地大学是在进行战争，那末至少它的放荡行为是够多的。

您是否打算实现您的莱茵之行？

您的 马克思

5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 顿

1842年6月15日于柏林
多罗西娅大街56号

尊敬的博士先生：

现给您寄去一篇为《年鉴》写的文章³²⁰。但丁问题我暂时搁置一边了。要是我多少有些时间，寄去会更早一些。

您的信经过多次转递之后我才收到。为什么我不把《谢林和启示》寄给《年鉴》？（1）因为我打算写成本五、六印张的书，

只是在同出版商谈判时，才不得不把篇幅限制到三个半印张；（2）因为《年鉴》直到那时对谢林还总是有些客气；（3）因为这里有人劝我不要再在杂志上攻击谢林，而最好是立即写本小册子来反驳他。《谢林——基督的哲学家》也是我写的。

此外，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³²¹；因此请您不要对我用这样的头衔。

我想不久再给您一篇稿子。谨致敬意。

弗·恩格斯（奥斯渥特）

6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 顿

[1842年] 7月9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朋友：

如果环境不能为我辩护，我也就不打算辩解什么了。我认为参加《轶文集》的工作是我的光荣，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因为一些不愉快的身外琐事，才使我未能把文章寄出。

从4月以来直到今天，我总计起来大约最多只工作了四个星期，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利尔呆了六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极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了。我的家庭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坏。我决不是要用谈论这些私人生活中的琐事来麻烦您；社会的肮脏事使一个坚强的人不可能为

私事而烦恼,这是真正的幸事。在这段时间里,我曾给《莱茵报》写稿,我早就应该把我的文章等等寄给它了。这些插曲,要不是我打算在最近一两天把我的文章写完,本来会早就告诉您的。再过几天我要去波恩,在给《轶文集》写的文章结束以前,我什么也不做。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已不能象题材所要求的那样,特别把《论艺术和宗教》一文仔细加工了。

不过,您不要以为,我们在莱茵省是生活在一个政治的埃尔多拉多^①里。要把《莱茵报》这样的报纸办下去,需要最坚强的毅力。我的关于省议会的第二篇论文,即关于教会纠纷问题的论文被检查官抽掉了。³²²我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了国家的拥护者怎样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而教会的拥护者又怎样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由于愚蠢的科伦天主教徒中了圈套,而维护大主教的言论又能招引订户,因此发生这件事对《莱茵报》来说就更为不利。同时您也难以想象,这些暴虐的家伙是何等的卑劣,他们在对付正统的糊涂虫时又是何等的愚蠢。可是事情却顺利地这样结束了: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吻教皇的鞋子,而我们的执政的奴才们则走在大街上,脸都不红一下。《莱茵报》现已就这篇文章提起诉讼。总之,对报纸来说,斗争现在开始了。《科伦日报》社论的作者,即从前的政治性报纸《汉诺威日报》的前任编辑海尔梅斯,站在基督教一边,反对科尼斯堡和科伦的哲学报纸。如果书报检查官不再捣鬼的话,那末在下期的附刊里就会登载我的一篇答复^②。莱茵的宗教党派是最危险的党派。反对派近来太习惯于在教会范围内进行反对活动了。

您是否知道有关所谓“自由人”¹⁵的任何详细情况?《科尼斯堡

① 西班牙的南美殖民者虚构出来的幻想中的黄金国家或黄金城市。——译者注

② 卡·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编者注

日报》上的那篇文章³²³至少是不策略的。宣布自己忠于解放事业是一回事，这是正大光明的；但事先就作为宣传而大嚷大叫，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有点吹牛的味道，就会激怒庸人。今后，请您关照一下这些“自由人”，其中的一个梅因，以及其他等等人吧。不过，如果说哪个城市适合于作出这类举动的话，那当然就是柏林了。

我大概还得同科伦的海尔梅斯继续论战一个长时期；尽管这个家伙十分愚昧、庸俗和迂腐，——正因为有这样的品性，他才成为庸人们的代言人——我还是打算不让他再继续饶舌下去。平庸不能再享有不可侵犯的特权。海尔梅斯也会在“自由人”的问题上同我纠缠，遗憾的是，我对这些人的确实情况毫无所知。幸而鲍威尔在柏林，他至少不会容许做“蠢事”，而在这一事件中（如果这一事件属实，而不是报纸蓄意捏造），唯一使我担心的，就是柏林的庸俗气氛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做的好事变成笑料，他们要是认真干起来，就可能免不了做出种种“蠢事”。谁要是象我这样长久地同这些人相处过，他将会发现，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您的《年鉴》搞得怎样？

因为您在哲学和神学新闻的中心，所以我很希望您那里听到一些有关当前局势的消息。在这里固然可以看到时针的运动，但是却看不到分针的运动。

看来，老马尔海奈凯认为，必须在全世界面前用书面证明老黑格尔学说的虚弱。³²⁴他的这种判决是无耻的判决。

难道萨克森人不会在本届省议会上提出书报检查的问题吗？多好的立宪制度！

希望很快从您那里得到消息。

您的 马克思

鲁腾堡使我的良心感到不安。我把他引进《莱茵报》编辑部，而他根本不能胜任。早晚他会被赶走的。

假如负责书报检查的高级警察机关不允许把关于大主教的文章付印，您有什么办法吗？这篇文章之所以要印出来，是由于：（1）我们的议会，（2）政府，（3）基督教的国家。我是否应把这篇文章寄给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我觉得把它收在《軼文集》里是不合适的。

7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 顿

1842年7月26日于柏林

阁下：

我这次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我什么也不给您寄了。

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地进行学习。原因十分明显。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的自学者。为了使自已有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我所学的已经够了，但是要能有效地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够的。人们将会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兜售哲学的人”，不能靠博士文凭取得谈论哲学的权利。我希望，当我再写点什么，同时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³²⁵，能够满足这些要求。此外，现在我不能太分散精力，因为不久

以后,我大概又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商业上。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认为尝试的结果一定能告诉我,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实际地参加当代的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已经可以表示满意了;现在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通过研究(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进行研究)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

我将在10月份回到我的故乡莱茵³²⁶,我想在德勒斯顿同您见面,和您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现在祝您一切顺利,也请您不时想起我。

您的 弗·恩格斯

您看到了荣克的答复³²⁷吗?我敢肯定,这是他迄今所写的全部文章中写得最好的一篇。此外,另一位从科伦来的《莱茵报》的荣克^①现在也在这里,过几个星期,他在归途中将拜访您。

8

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

科 伦

[1842年8月25日左右于波恩]

亲爱的奥本海姆:

随信附上卢格的稿件。№1不适用了;№2是关于萨克森问题的,您也许可以采用。³²⁸

① 格奥尔格·荣克。——编者注

请您把迈尔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市政体制**的文章寄给我，如有可能，也请您把海尔梅斯所有**反对犹太人**的文章都寄来。³²⁹然后，我尽可能快地给您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即使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把它纳入另一条轨道。

关于汉诺威的那篇文章³³⁰能通过吗？请您试一下吧，至少要赶快作出哪怕是小小的开端来。问题主要不在于这篇文章本身，而在于汉诺威人所写的一大批很不错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保证您能拿到）。这篇文章的作者昨天写信给我说：

“我并不认为，我同反对派的斗争会影响报纸在汉诺威的销路，相反，在那里，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我所表明看法应当承认是正确的。”

如果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我一致，就请您把《论中庸》一文³³¹也寄给我，以便批判。这个问题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首先，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无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既然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必须注意两件事。只要我们同其他报纸发生论战，人们或早或迟都可能提起这件事来责难我们。这种明显地反对目前国家制度基础的示威，会引起书报检查制度的加强，甚至会使报纸遭到查封。南德意志的《论坛报》就是这样垮台的。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做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诚然，《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批判；但是，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批判（本来也不会去问他是否允许进行批判），是

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

我认为必须做到的是，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上述那一类文章，提供了一个给撰稿人指出明确行动计划的极好机会。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象报纸那样掌握全盘的。

如果我的看法同您不一致，那末我打算（只要你认为合适）把我的批判作为我的那篇反对黑格尔君主立宪制学说的文章^①的附录收在《轶文集》里。不过我认为最好还是报纸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医生。

等候您迅速回信。

您的 马克思

9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³³²

德 勒 斯 顿

[1842年] 11月30日于科伦

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这封信只谈同“自由人”¹⁵有关的“纠纷”。

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

^① 见本卷第421页。——编者注

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在鲁滕堡负责的时候，由于他毫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性和才能，这班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象以前那样空谈下去。因此，把“自由”——这种自由主要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的几篇毫无价值的作品去掉，就成了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

鲁滕堡已经被解除了德国栏的主管职务（他在那里做的事情主要是改改标点符号），而且只是**由于我的请求**，才暂时把法国栏交付给他。正是这位鲁滕堡，由于我们的国君的极度昏庸，竟有幸被认为是一个危险人物，尽管除了《莱茵报》和他本人以外，他对谁都不危险。当局向我们提出了解除鲁滕堡职务的断然要求。普鲁士的国君——这个最伪善、最狡猾的普鲁士专制主义——使出版负责人省去了一个不愉快的步骤，而已经学会了用相应的表情、举止和语气相当巧妙地表现殉道者意识的新殉道者鲁滕堡，则利用了这个碰巧的机会。他写信到各地，写信到柏林，说他是《莱茵报》的**被放逐的原则**，而《莱茵报》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已开始采取**另一种立场**。这一切都是不用解释就明白不过的。可是就连这种情况也招致了斯普累河畔的自由英雄们的抗议，竟用“肮脏的河水来冲洗灵魂，来冲淡茶水”^①。

最后，这方面还加上了您和海尔维格对“自由人”的态度，这

① 这里套用海涅《和平》（《北海集》第一集）中的诗句。——编者注

种态度使这些发怒的奥林帕斯神再也忍耐不住。³³³

几天前我接到了小梅因（他心爱的范畴确实是：**必然**）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1）对您和海尔维格，（2）对“自由人”，（3）对编辑部的原则，以及对政府的态度。我立即回了信，并坦率地说出了对他们的作品的缺点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末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这就象那种对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的小孩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我给梅因的信还未寄到，昨天我接到他一封蛮横无理的信，他向我提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1）我应当表明，在您同鲍威尔的争论上，我到底站在哪一边。其实关于你们的争论，我根本一无所知；（2）为什么我不刊登这个那个；而且他还威胁要给我加上

保守的罪名；（3）报纸不应当稳重，而应当以**最极端的方式**进行活动，这就是说，应当安心地把地盘让给警察局和书报检查机关，而不是在公众不易察觉的、然而却是顽强的、充满着责任感的斗争中坚守自己的阵地。最后，他用侮辱性的词句告诉我说海尔维格订婚了，等等。

这一切都显示出这个人的难以置信的虚荣，他不懂得，为了挽救一个政治机关报，是可以牺牲几个柏林的吹牛家的，而他所考虑的，只是他那个小集团的事情。而且，这个渺小的人物象孔雀一样炫耀自己，郑重其事地拍着胸脯，拍着佩剑，瞎说一阵“自己的”党如何如何，扬言我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并且仿照波扎侯爵的腔调（只不过比他更坏一些）高谈阔论等等。

由于我们现在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最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忙于同部里通信，对付总督的指控³³⁴、省议会的责难、股东的埋怨等等，而我仍然守在岗位上，只是因为我认为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计划，——因此您可以想见，我是有点被激怒了，于是就给梅因回了一封措词相当尖锐的信。这样一来，“自由人”有可能暂时走开。因此我恳求您写些文章支援我们，并且让您的朋友们也来写。

您的 马克思

1843年

10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 顿

[1843年] 1月25日于科伦

亲爱的……^①

您大概已经知道,《莱茵报》已经被查封,被宣告有罪而判处死刑。它的生命期限是3月底。在处决前这段时间里,报纸要受双重检查。我们的书报检查官^②是一个正派人,他还要受本地行政区长官——一个唯命是从的傻瓜冯·格尔拉赫先生的检查。我们的报纸编好以后必须送到警察局去,让他们统统嗅一遍,只要警察的鼻子嗅出一点非基督教的、非普鲁士的东西,——报纸就不能出版。

报纸的查封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起促成的:报纸的畅销;我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篇文章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地干了一顿);我们坚决拒绝说出给我们送来婚姻法草案325的人的名字;议会的召开(我们的鼓动可能对它产生影响);最后,我

① 手稿上名字被抹掉了。——编者注

② 维特豪斯。——编者注

们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①和《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

将在日内见报的内阁训令比前几次训令差劲多了。所提出的理由如下：

(1) **胡说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许可**，好象在普鲁士这个没有警察局发的号牌连狗也不能生存的地方，《莱茵报》未经官方许可却得以出版哪怕是一天似的。

(2) 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的目的是规定**倾向**的书报检查。所谓倾向，被理解为**想象**，被理解为浪漫主义地相信享有了自由，而实际上人们本来是不可能让自己享有自由的。如果说在以前的政府统治下流行的那种理性的伪善具有一副严峻的理智面貌，那末这种浪漫主义的伪善所需要的主要是**想象力**。受检查的出版物必须学会生活于对自由的幻想之中，生活于对恩准了这种幻想的高贵人物^②的幻想之中。可是，如果说，书报检查令要的是倾向的书报检查，那末现在内阁训令则解释说，**查禁、封闭**也就是为了对付极坏的倾向才在法兰克福创造出来的。据说检查制度的存在只是为了检查离开好倾向的偏向，尽管检查令所肯定的恰好相反，即好倾向允许有偏向。

(3) 什么思想恶劣、空谈理论等老一套的胡言乱语和其他鬼话。

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奇。您知道，我从一开始对书报检查令就抱着怎样的看法。这件事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从《莱茵报》被查封一事看到了政治觉悟的某些**进步**，因此我决定不干了。而且，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

① 卡·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屈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

我有一次曾写信告诉过您，我和家庭之间发生了纠纷^①；而只要我母亲还活着，我就无权得到自己的财产。此外，我已经订婚，我不能、不应当也不想同未婚妻^②分手而离开德国。因此，要是我有机会，比如在苏黎世同海尔维格一起编辑《德意志通报》³²⁶，那就再好不过了。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因此，如果您能就这个问题给我提出建议，谈谈您的看法，我将十分感激。

我正在写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德国这里将找不到书报检查官来检查，也找不到出版商来出版，也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立等您的回音。

您的 马克思

11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 顿

[1843年] 3月13日于科伦

亲爱的朋友：

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要直接到莱比锡去。我刚同施土克谈过

① 见本卷第428—429页。——编者注

②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话，看来，柏林的政治家们大多数都使他很敬佩。施土克博士是一位好心肠的人。

谈到我们的计划³³⁷，那末我先把我的信念告诉您。当巴黎被占领时，有些人主张拥立拿破仑的儿子^①为国王，同时任命一个摄政政府，另一些人则主张拥立贝尔纳多特，还有一些人主张拥立路易-菲利浦。可是达来朗回答说：“不是路易十八，就是拿破仑。这是原则，其他一切都是阴谋。”

同样，我也想，除了斯特拉斯堡（或者万不得已时瑞士）以外，一切地方都不是原则，而是阴谋。篇幅超过二十印张的书，就不是给人民写的书。在这里能够做的最多是一个月刊。

即使《德国年鉴》重新获准出版，我们至多也只能做到一个已停刊的杂志的很拙劣的翻版，而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相反，《德法年鉴》，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当然，我所谈的仅仅是我的一个非决定性的意见，在其他方面是靠命运的永恒威力的。

最后，（报纸问题使我不得不结束这封信），我还想和您谈谈我个人的计划。我们一订好合同，我就到克罗茨纳赫去结婚，在我未婚妻的母亲^②那里呆一个月或更多些时候，因为在着手工作以前，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有几个现成的作品。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可以在德勒斯顿逗留几个星期，因为一切婚前手续、结婚启事等都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主义地对您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

① 雷希施塔特公爵。——编者注

②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母亲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那里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大两倍而且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的“论中庸”^①爱用的字眼）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

顺便说一下，我们收到了对普鲁茨反对新的杜宾根年鉴的文章³³⁸的匿名回答。根据笔迹我知道是施维格勒。您被描述成一个狂妄的挑拨离间者，费尔巴哈被描述成一个轻佻的冷嘲者，鲍威尔被描述成一个完全没有批判头脑的人！啊！士瓦本人，士瓦本人！就要制造出十分美妙的东西来了！

关于您的那份出色的、写的十分通俗的控诉，由于缺乏一篇好的评论文章，我们自己又没有时间，所以发表了普菲茨纳的一篇很肤浅的文章，这篇文章我还删掉了一半。³³⁹某某人并没有很好地深入钻研问题，而他的拿腔作势的小小蹦跳，只能使他自己而不是使他的敌人受人耻笑。

您的 马克思

给弗莱舍的书我已经关照过了。文集开头发表的你们的通信是很有意思的。³⁴⁰鲍威尔评阿蒙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³⁴¹我认为《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³⁴²一文是《现象学》中的一篇《不幸的意识》的很不成功的改编。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

① 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者注

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象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我最喜欢的是那篇批判善良的《文学周报》的文章³⁴³。

您想必已经看过鲍威尔的自卫书了³⁴⁴。依我看，他从来还没有写得这样好过。

至于《莱茵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

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把大量的合理东西偷运进去。至少，应当试着去做，——而激烈性将随着请愿被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而增长起来。

1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³⁴⁵

布鲁克贝尔格

1843年10月3日于克罗茨纳赫

阁下：

几个月前卢格博士曾顺路把我们的《德法年鉴》出版计划告诉了您，同时征得了您的同意参加撰稿工作。现在事情已安排妥当，印刷和出版地点选在**巴黎**，第一期月刊应在11月底以前出版。

在去巴黎以前（再过几天就动身），我不能不用**书信方式**到您

那里去作一次短游，因为我没有机会亲自去拜访您了。

您是第一批宣布必须实现德法科学联盟的著作家之一。因此，您必然也是旨在实现联盟事业的第一批支持者之一。而现在要轮流发表德国和法国著作家的著作。巴黎的优秀作者们已经表示同意。我们十分高兴从您那里得到稿件，而您手头想必也有一些现成的东西。

从您的《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我几乎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您正在写关于谢林的详尽著作，或者至少是打算就这个吹牛大王再写些什么东西。³⁴⁶可以想见，这会成为很好的第一炮。

您知道，谢林是德意志联邦第三十八个成员。德国所有警察都归他统辖；我作为《莱茵报》编辑一度有机会亲自领教过这一点。就是说，书报检查令不会放过任何旨在反对神圣的谢林的东西。因此在德国，只是在篇幅超过二十一印张的书中才能批判谢林，而篇幅超过二十一印张的书就不是给人民写的书。卡普的书很值得称赞，但它过于冗长，笨拙地使结论脱离了事实。而且我们的政府也找到了使这类作品不起作用的方法。这类作品是不许评论的。对它们或者闭口不谈，或者用少数特许出版的评论性出版物中的几句鄙薄话来对付一下。大人物谢林自己装出根本不知道这种批判的样子，却就老保路斯的坏作品³⁴⁷搞了一场**财政上的**喧闹，成功地转移了对卡普的书的注意力。这是巧妙的外交手腕！

而现在您瞧吧，谢林将在巴黎的法国著作界面前大丢其脸！他的虚荣心将遭到触犯，普鲁士政府将感到极大的痛心；这将对谢林的对外主权的一个打击，而**虚荣的**君主珍视自己的**对外主权**更甚于对内主权。

谢林先生曾经多么巧妙地使法国人——起初是使懦弱的折衷

主义者**库辛**，稍后甚至是使天才的**勒鲁**——中了圈套！就是说，在比埃尔·勒鲁之流眼里，谢林一直是一个用理性的现实主义代替了超验的唯心主义，用有血肉的思想代替了抽象的思想，用世界哲学代替了行帮哲学的人！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 and 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一句话，我……谢林！谢林不仅能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而且能把哲学和外交结合起来。他把哲学变成一般的外交学，变成应付一切场合的外交手腕。因此，对谢林的批判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批判，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批判。谢林的哲学——这就是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政治。

因此，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对真理，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对立面**。谢林的**真诚的青春思想**——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对手的一切长处，不过他要实现这一思想，已经除了想象以外没有任何能力，除了虚荣以外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刺激剂，除了容易激动的女性感受力以外没有任何器官了——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落得一场青春幻梦，而在您那里却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的事业。因此谢林是您的**预先出现的模拟像**，而一旦现实出来反对，这种模拟像就会烟消云散了。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对手。您同他的斗争是真哲学同假哲学的斗争。

如果您认为方便的话，我满怀信心地盼望着您的文章³⁴⁸。我的地址是：“巴黎田鳧路 23 号莫伊勒先生转马克思博士”。我的妻子

虽然没有同您见过面，但向您问好。您想象不到，您在妇女中有多少信徒。

您的博士 马克思

13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弗吕贝尔³⁴⁹

苏黎世

1843年11月21日于巴黎

圣日耳曼郊区田鳧路 31 号

亲爱的朋友：

刚刚接到您的信，但这封信看来很怪。

1. 您所说的附来的东西，除恩格斯的**文章**外，全都没有。而且恩格斯的**文章**也不全，因而也不能用。这篇文章是从第五开始的。

2. 给莫伊勒和给我的信是装在我附去的信封里，盖的是“圣路易”的邮戳，就在这个信封里装了几页恩格斯的**文章**。

3. 给莫伊勒的信同我的信一样，在所附信封中也未封口，上面也有别人的字迹。现在附上写有这种字迹的一页。

因此，只有两种可能。

可能法国政府截住并拆开了您的信件和您的邮包。在这种情况下，就请把所附的地址寄回。我们就要不仅对**法国邮局**起诉，同时还要在所有反对派报纸上报道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您如果以后能把所有邮包寄给一个**法国出版社**，恐怕要更好些。不过，我们并不认为，法国政府会做出这种迄今为止只有奥地利政府做得

出来的卑鄙无耻的事情。

因此，还有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们的布伦奇里和他的娄罗们干出了这种密探勾当。如果是这样，那末，1. 您应当对瑞士人起诉，2. 作为法国公民的莫伊勒，应当向内阁提出抗议。

至于问题本身，那末现在必须：

(1) 暂时不让许列尔出版所说的材料，因为这个材料要作为我们创刊号^①的主要稿件；

(2) 请把所有这些资料寄给路易·勃朗：泰博路2号或3号。

(3) 卢格还没有到达这里。当然，在他来之前，我不能开始印刷。本地一些人（赫斯、魏尔等）迄今为止给我寄来的文章，我不得不——经过长期争吵之后——拒绝了。不过卢格大概在本月底能到达。如果我们在本月底以前也能收到您答应寄来的材料，那末可以开印。我已写信给费尔巴哈^②、卡普和哈根。费尔巴哈已有回信。

(4) 只要你们的密探现在还没有向政府告密，那我认为荷兰是最合适的地点。

如果你们的瑞士人做出了这种卑鄙的事情，那末我就不仅要在《改革报》、《国民报》、《和平民主日报》、《世纪报》、《信使报》、《新闻报》、《喧声报》、《商业报》和《独立评论》上，而且要在《泰晤士报》上反对他们，而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还可以用法文写成小册子来反对他们。

这些假共和派应当看到，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放牛娃和裁缝帮工。

① 《德法年鉴》。——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43—446页。——编者注

至于编辑部用的房子，因为我准备搬家，我尽力寻找能包括编辑部用房在内的住宅。从业务上和经济上来讲，这样都是最恰当的。

写得很杂乱，请原谅。由于心情激愤，我不能再写了。

您的 马克思

不管怎样，不管这勾当是谁干的，是巴黎的空论派干的还是瑞士的乡下佬干的，我们都要说服阿拉戈^①和拉马丁在议会中提出质问。如果这些先生们想演一出丑剧，那就让他们演丑剧吧。请您快复信，因为事情等不及了。由于莫伊勒是法国公民，因此从苏黎世人方面来说，这个勾当就是破坏国际法，不能就此白白地放过这些放牛娃。

^① 多米尼克·弗朗斯瓦·阿拉戈。——编者注

1844年

14

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

奥格斯堡

1844年4月14日于巴黎

声 明

在德国各报上出现的关于《德法年鉴》停刊的种种谣言，使我不得不声明：瑞士的出版社由于经济原因突然拒绝这项工作，因而使杂志在最近期间不能继续出版。³⁵⁰

卡尔·马克思

1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布鲁克贝尔格

[1844年] 8月11日于巴黎田鳧路38号

阁下：

我趁此机会冒昧地给您寄上一篇我的文章，在文章中可以看

到我的法哲学批判^①的某些成分。这一批判我已经写完，但后来又重新作了修改，以便使它通俗易懂。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特殊意义，但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很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³⁵¹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

您的著作《基督教的本性》正在译为两种文字：英文和法文；二者都即将完成付印。前者将在曼彻斯特出版（译文由恩格斯审阅），后者将在巴黎出版³⁵²（它是由法国人盖里埃博士和德国共产主义者艾韦贝克在一个法国修辞家帮助之下翻译的）^②。

现在法国人会立即对这本书进行攻击，因为两派人——一派是僧侣，另一派是伏尔泰信徒和唯物主义者——都渴望着外援。值得注意的是，与十八世纪相反，现在宗教观念是在中等阶层和上层阶级的队伍中传播着，而非宗教观念——那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所固有的非宗教观念——却降临到了法国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您应当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英国的无产者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及法国人。我也不能不指出瑞士、伦敦和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的理论贡献。只不过德国手工业者仍然过

①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编者注

② 手稿中这一段是放在方括号里面的。——编者注

分象手工业者。

但无论怎样，历史是会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的。

法国人的特性和我们德国人的特性之间的对立，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尖锐，如此明显，就象在一本傅立叶主义者的著作中所表现的那样；在这部著作的开头有这样几句话：

“人是在他的情欲中表现出来的”。“你什么时候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为了思维而思维，为了回忆而回忆，为了想象而想象，为了愿望而愿望？你自身有过这类似的情况吗？……没有，当然没有！”³⁵³

因此，自然界和社会的主要动力是**魔术般的、多情的、不反射的引力**，并且

“一切存在物——人、植物、动物或整个天体——都得到了这样一种力的总和，这个力的总和同它在世界秩序中的使命是相适应的”。

由此可见：“**引力和命运成正比例**”。

难道这些论述不是表明，法国人似乎是在故意把自己的情欲和德国人的纯思维活动对立起来吗？人不是为了思维而思维，等等。

对于德国人来说，要摆脱对立的片面性是很困难的，我的多年的朋友（但现在同我越来越疏远了）**布鲁诺·鲍威尔**在他的柏林出版的批判性报纸《文学报》中重新证明了这一点。不知您看过这个报纸没有。那里有不少隐讳的论战是反对您的。

这个《文学报》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变成了某种超验的存在物。这些柏林人认为自己不是从事批判的人，而是由于偶尔的不幸才成为人的批判家。因此他们只承认一个现实的需要——进行**理论批判**的需要。因此象蒲鲁东这样的一些人遭到非难，被指

责是从某种“实践的”“需要”出发。因此这种批判就成了灰心丧气但又妄自尊大的唯灵论。意识或自我意识被看成是**唯一**的人的本质。例如，爱情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情人在这里只不过是“对象”。打倒对象！因此这种批判认为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积极**的因素。与这种批判相对立的是作为**群众**、作为怠惰的群众的整个人类，群众只是作为精神的对立物才有意义。因此，对批判家来说，滔天的罪行就是具有**感情或情欲**——批判家应该是善于**冷嘲和凛若冰霜**的哲人。

因此鲍威尔用下面的话宣称：

“批判既不与社会共患难，也不与社会共欢乐；他不知道友谊和爱情，也不知道憎恨和厌恶；他独自高踞于宝座之上，只是偶尔从他的口中发出奥林帕斯神对世上的谬误的嘲笑”。³⁵⁴

因此鲍威尔的《文学报》的整个语调是没有热情的**轻蔑**的语调，鲍威尔这样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用您以及我们整个时代所获得的成果，来谴责别人。鲍威尔只是揭露矛盾，他满足于这样做，并轻蔑地“哼”一声就溜掉了。他声称，批判**不会提供**什么，因为它太唯灵论了。不仅如此，他还直接说出了这样的希望：

“为时不久，整个日益堕落的人类就要联合起来反对批判”，而**批判**，这就是**他及其伙伴**：“那时他们将把这些群众分为各种集团并发给他们全体赤贫证明书”。

看来，鲍威尔在为了与**基督竞争**而和他作战。我将出版一本小册子来反对批判的这种堕落。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是您能在这以前把您的意见告诉我，总之，如能迅速得到您的回音，我将感到荣幸。

这里的德国手工业者，即他们的共产主义部分，为数有几百

人，在今年整个夏天，他们每周听两次他们的秘密团体^①的领导者讲述您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而且听众也表现出极有接受能力。

《前进报》第64号杂文栏内刊登的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一小段摘录，是从我妻子的来信中摘下来的，她现在在特利尔探望母亲^②，所以事先没有征得她的同意。³⁵⁵

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6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³⁵⁶

汉 堡

1844年10月7日 [于巴黎]

……如果海涅还在汉堡，就请您对他寄来的诗转致谢意。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表关于这些诗的报道，因为我想同时报道第一部分——叙事诗……

① 正义者同盟。——编者法

②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17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

巴 黎

[1844年秋于巴黎]

阁下：

如果您能于星期二以前了解到，弗兰克是否同意承担出版反对鲍威尔的小册子^①，我将十分感激。

他怎样决定，对我都无所谓。我随时可以在国外找到出版商。但恰好我很想把这本每一个字都有意义的小册子就近出版，亲自校对。

无论如何请您立即回信。

我也准备为您效劳。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又及：因为这本小册子是反对鲍威尔的，一般来说，其中为书报检查机关所不容许的东西是不多的，所以我不认为，这本小册子在德国推销会有很大困难。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18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

巴 黎

[1844 年秋于巴黎]

阁下：

费尔巴哈的篇章³⁵⁷一印好，就请您把它立即寄还给我。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

19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

巴 黎

[副本]

[1844 年 12 月于巴黎]

阁下：

我不能在下星期以前把对施蒂纳的批判寄给您了。因此您可以不用等我的稿子而拿样本去付排；不过毕尔格尔斯会给您寄一篇文章。

我的文章您下星期可以收到。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

1845年

20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巴 黎

1845年 [1月于巴黎]

致卢格博士先生

我从可靠方面得知，警察局有命令，责令您、我和其他一些人在二十四小时以内离开巴黎，并且在最短期限以内离开法国。²⁵进一步的细节伯恩施太因会告诉您。我认为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您，怕万一您还不知道。

卡·马克思

21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

巴 黎

1845年1月12日于巴黎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明天还有时间同您见面。星期一^①我就要离开了。

① 1月15日。——编者注

出版商列斯凯刚才到我这里来了。他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一种不受书报检查的季刊^①。我、恩格斯、赫斯、海尔维格、荣克^②等人都为它写稿。他要我和您商量，请您写稿——写些诗歌或散文。我相信您是不会推辞的，因为我们需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在德国本国站稳脚跟。

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和您一起带走。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您的夫人问好。

您的 卡·马克思

22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

巴 黎

[1845年3月24日] 于布鲁塞尔
圣约翰医院对面的帕歇科街 35 号

亲爱的海涅：

今天只能给您写一封短信，请你原谅，因为我在关税方面有一大堆令人头痛的事。

科伦的皮特曼托我请您一定给他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不受书报检查**的年鉴^③寄几首诗去（也许包括您的《德国的舰队》³⁵⁸）。您可以把这些诗寄到我这里来。最晚不要超过三个星期，不过您现在当然已有现成的作品了。

① 《莱茵年鉴》。——编者注

② 格奥尔格·荣克。——编者注

③ 《莱茵年鉴》。——译者注

我的妻子向您和您的夫人衷心问好。前天我到这里的警察局去了一趟，我必须在那里交出一份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意见的书面保证。

雷努阿尔和伯恩施太因在巴黎出版了您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标明出版地点是纽约，运到布鲁塞尔这里来出售。据说这个翻印的版本印刷错误很多。

下次我再给你多写点。

您的 马克思

23

马克思致勒文塔尔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5年] 5月9日于布鲁塞尔
卢万门外同盟路5号
回信请寄：莱因哈德先生收

阁下：

请您**立即**以我的名义并由我出钱（连这封信的邮资，您可以再在我的账下开一张期票）寄三本《神圣家族》到巴黎去，分别寄给：圣日耳曼郊区巴贝茹街**海尔维格**先生，包松涅尔郊区街46号海涅先生和纳瓦林路12号贝尔奈斯先生。各方面都写信来埋怨，说在**巴黎**一本都弄不到。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您可以马上在我的账下开期票，但我再一次请您**立即**把这几

本书寄出。

[恩格斯注]

圣日耳曼郊区巴贝茹街海尔维格先生，
包松涅尔郊区街 46 号海涅先生；两人都在巴黎；
以及巴黎纳瓦林路 12 号贝尔奈斯先生。

24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45 年 5 月 31 日星期六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玛丽亚：

很遗憾，今天我必须告诉你，因为弄护照很困难，我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上星期三我到警察局去要求发给我去普鲁士的护照。我先等了一会，接着就跟他们交涉，说我侨居国外，不能从普鲁士公使那里领到护照，谈了很久，最后他们做出决定说，我是刚到这儿，因此不能领取护照。如果我在这里住的时间再长一点，那末他——治安警察局局长奥迪先生就有权发给我护照，而在目前情况下他不能这样做，况且迁居此地的外国人一般都带有有效期限至少还有一年或半年的护照。按规定他的确可以签发护照，但是不能给刚来的外国人发护照。不过，如果我有某种关系的话，那毫无疑问我可以在外交部取得护照。当然，这样的关系我是有的：这里有一位德国医生，他答应我如果有什么困难，他可以给我弄到护照。但是这位医生两星期前刚刚结婚，到瓦伦的疗养地作蜜月旅行去了。他是星期四回来的，我昨天晚上才见到

他。他表示十分愿意帮我的忙，但同时马上又说，他只有到今天早晨才能到部里去，因此在后天即星期一以前我无法取得护照，这样一来，我就要推迟到星期一晚间或星期二早晨才能动身。我对他说，我等不了那么久，但他再一次重复说，再早他就无法给我办这件事了；不过他答应再试试看。今天早晨他给我送来一张便条，说他亲自去打听了，最早在星期一，也许到星期一晚间他才能弄到护照。我马上就回答他说，如果这样，他就别再费心了，因为我将不得不根本放弃我的这次旅行。

你和其他人都清楚地懂得，由于其他种种情况，如果我试图不带护照越过边境，那只会招来麻烦。奥迪先生也劝我不要这样做，因为我的侨居证书只适用于离开普鲁士，而不适用于返回普鲁士。因此，不管我多么遗憾，我也只好被迫留在这里，独自在内心里祝贺你的婚礼。但你可以相信，我将整天想念着你和艾米尔^①，在你们举行婚礼和旅行的时候，我的最良好的祝愿都将和你们在一起，尽管我不能当面表示这种祝愿。我最大的心愿是，既然爱情使你们结合在一起，使你们的关系变得如此美满、如此富有人情和十分高尚，我祝愿爱情伴随你们终身，帮助你们顺利地经受住命运的一切波折，增进你们的幸福。你们结婚，我从内心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共同生活将是幸福的，你们结合在一起之后，不会彼此感到失望。你可以相信，在向你们表示的许许多多的祝愿中，再没有比我的祝愿更真挚、更衷心 and 更热烈的了！你知道，在咱们兄弟姊妹中，我最喜欢、最信任的一直就是你——所以用不着我做冠冕堂皇的保证，用不着我说许多话，你就会相信我的。再一次祝愿你们恩爱不渝，还有许多的祝愿；究

① 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竟祝愿什么？——你自己会猜得着的。愿你们幸福！

我希望不久能收到布兰克夫人的来信，因为我料定布兰克夫人将同恩格斯小姐一样对我很关心。无论如何，我希望今年夏天，即在你们幸福的婚礼和幸福的旅行之后，能在奥斯坦德或英国见到你俩。而现在——再一次再见吧！

代我向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忠实的 弗里德里希

25

恩格斯致尤利乌斯·康培

汉 堡

1845年10月14日于布鲁塞尔同盟路7号

阁下：

从您的来信中看到，您对我们建议由您出版的那部著作的方向有所误解。无论是保护关税，还是贸易自由，我们都决不算维护，我们是想用我们的观点去批判这两种制度。我们的观点是共产主义的观点；我们在《德法年鉴》、《神圣家族》、《莱茵年鉴》等书刊上都坚持这种观点；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也是用这种观点写的。您自己明白，这种观点不容许书报检查的任何干预，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干预。如果您不坚持把这本书送交出版检查机关，并且愿意承担出版任务，那末在我们没有承担别的义务之前，就请您把有关的通知书寄给我们。

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846年

26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 敦

1848年4月3日于布鲁塞尔
圣若塞—汤—诺德同盟路7号

亲爱的艾米尔：

请立即寄给我六英镑或一百五十法郎左右。我在一两个星期以内寄还给你。本来我等着老头^①4月1日寄钱给我，但是没有寄来，看样子，他是想在来参加你孩子的洗礼时顺便带来。但是我现在有价值一百五十法郎的东西在当铺里，在亲人们到来以前要去赎回来，因此现在我必须有这一笔钱。出现这些麻烦，是因为一个冬天我在写作方面几乎一文钱也没有挣到，因此我和我的妻子^②不得不几乎完全靠家里寄钱度日，而家里寄来的钱又不太多。现在我手头有一批相当数量的稿子，已经完全写好或写好一半，这种窘境今后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总之，请你把钱寄给我，我一收到家里的钱就还给你。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玛丽·白恩士。——编者注

你的兄弟弗里茨在这里住了几天，昨天早晨回家去了。最后我再一次请求你对这封信的内容保守秘密。祝好。

你的 弗·

27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

巴 黎

[1846年4月5日左右] 于布鲁塞尔
卢万门外同盟路5号

我亲爱的海涅：

借安年柯夫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和有教养的俄国人）途经巴黎的机会，带去几句话，向您衷心问好。

前几天，我偶然发现一本诽谤您的渺小作品——白尔尼遗留下来的书信集³⁵⁹。如果不是看到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我决不会想到白尔尼会这样愚蠢，狭隘和无聊。而谷兹科夫的后记等等更是贫乏的拙劣之作！我将在一家德国杂志上写一篇详细的评论，介绍您评白尔尼的那本书³⁶⁰。基督教德意志的蠢驴们对待您这本书的这种粗暴态度在文学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少见的，而在德国的任何历史时期粗暴的例子却是屡见不鲜的。

关于您的这本著作，也许您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告诉我，如果是这样，就请快一些。

您的 卡·马克思

28

马克思致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巴 黎

1846年5月5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蒲鲁东：

我自从离开巴黎以来，就常常想给您写信；但是，一些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使我一直耽搁到现在。请您相信我，我没有写信的唯一原因，就是事务繁忙，同时由于搬家引起了一些麻烦等等。

现在我们就**直接来谈正事**！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菲利浦·日果（他们两人都在布鲁塞尔）一起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活动，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在德国，人们可以用这种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宣传）。³⁶¹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这是**文字形式**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而在行动的时刻，当然每个人都非常希望对外国情况了解得象本国情况一样清楚。

除了德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以外，住在巴黎和伦敦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将参加我们的通讯活动。我们已经同英国建立了联系；

至于法国，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³⁶²您知道，到目前为止，英国人和德国人比您自己的同胞更看重您。

总之，您可以看到，问题只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活动，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而靠一个人的努力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如果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末，不论寄给您的信件还是您寄给我们的信件，邮资全由我们这里支付。在德国进行的募捐本来就是为了支付通讯费的。

来信请寄本市博登布罗克街8号菲力浦·日果先生。从布鲁塞尔发出的信件也将由他署名。

这全部通讯活动您要绝对保守秘密，这是我无须再告诉您的；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行事，才不至于发生危险。

请马上给我们答复，并请相信我对您的非常真诚的友谊。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又及：我希望您提防一下巴黎的格律恩先生。他无非是一个文字冒险家，一个妄想利用现代思想从中取利的骗子手。他企图用傲慢和狂妄的词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是空话连篇只不过使他自己成了笑柄。除此以外，这个人很危险。他靠着自己的厚颜无耻去同一些有名的作者结识，他就滥用这种关系，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垫脚石，从而使这些作者在德国读者的眼中丧失威信。他在他的一本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书^①里，就胆敢自称为蒲鲁

① 卡·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编者注

东的老师（讲师——德国的一种学位），他妄称，他把德国科学最重要的原理传授给了蒲鲁东，并且对蒲鲁东的著作加以讥讽。您要留神这个寄生虫。以后我也许还会再次谈判这个家伙。

〔菲·日果的附笔〕

我愉快地借这一封信向您保证，同您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建立联系，我是非常高兴的。等待回音。

仍然忠实于您的 菲利浦·日果

〔恩格斯的附笔〕

至于我，我只能表示希望，您，蒲鲁东先生，一定会接受我们向您提出的建议，并且乐于同意参加我们的活动。

您可以相信，您的著作使我对您怀着深切的敬意。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9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比雷菲尔德附近的希耳德舍

〔1846年〕5月14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魏维：

给你的信写晚了。在这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我本来想按照约定在柳提赫就给你写信。但是，钱的事使我很不愉快。这类事情我宁愿拖一天算一天。然而最后也只好忍受下来。

你很快就会从这里收到一封正式的信件。手稿你即将收到。第

二卷^①差不多已经完成。第一卷的手稿一到（最好用两个邮包寄这些东西），殷切希望马上开始付印³⁴。

至于你的有关灵堡的想法，对于出版小册子来说，这倒是很好的。二十个印张以上的书籍最好在德国本土印刷。³⁶³我认为，已经为此找到了一条门路，这条路第一可以在名义上完全把迈耶尔^②置于局外，第二可以使各邦政府对这件事感到棘手，第三，这条路本身很可取，因为发行工作会委托给非常熟练的人。

事情是这样的：住在这里的福格勒可以承担全部的书籍销售业务，他在莱比锡有个经理人，这个人主要是推销禁书。书本身要在德国印刷。编辑人每次都作为出版人，就是说，“作者自费出版”。福格勒应允了一些条件，我从他给我的一封信中照抄如下：

“我愿按集市收入的百分之十，作为寄送、转运、交货、兑现、经理等等费用，承担全部委托业务，条件是，把书给我寄到莱比锡，邮资付讫。”

就是说，福格勒在这里开一张发货票，书从印刷地点直接寄到莱比锡他的经理人那里。印刷地点当然不能在普鲁士。在每年复活节集市时，和福格勒清一次账。

在我看来，这是目前出版二十个印张以上的书籍的最好的办法。至于说小册子，你的建议肯定是不错的。鉴于股份出版社的事，我想瞧一瞧。不管怎样，困难是会有有的。

如果迈耶尔同意福格勒的建议，那就可以马上开印——只要在普鲁士以外随便找到个印刷地点。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译者注

② 尤利乌斯·迈耶尔。——译者注

至于我^①

你最近给菲·日果和给我本人的那封信到达时，我已写到这个地方。恩格斯刚才坐在我旁边，就共同的部分答复你。坦白地说，你信中通知的消息使我相当不快。³⁶⁴

你知道，我手头很紧。为了使自己在最近期间在这里暂时还能过得下去，我把最后的一些金银什物和一大部分亚麻布都当掉了。为了节约起见，我还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家，而迁到“野林”这里。此外，我本应该再新雇一个女佣人，因为我最小的孩子^②现在断奶了。

我曾向特利尔（我母亲处）和科伦她的一位同行求助，想借到一千二百法郎，但都落空了。为了能恢复正常状态，我必须有这样一笔钱。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书的发行方面的消息就更加使我不快，因为我本指望从经济学⁶一书中预支到那笔钱。

固然，在科伦还有些资产者可能在一定期限内给我预支一笔钱。但是，这些人很久以来已转到和我们在原则上完全相反的方向，所以我决不想去求助他们。

至于出版物的稿费，如你所知，我只拿到第一卷的一半。

我自己的倒霉事不算，还从四面八方向我，作为出版物的编辑人，涌来火急的信件等等。特别是这里有一件与贝尔奈斯有关的不愉快的事。你知道，他通过你已经分期预支了一百零四法郎。贝尔奈斯开出一张5月12日到期的期票（给他的面包铺老板），但付不出款，期票必然是被拒绝受理，这又造成了新的费用，等等，等等。面包铺老板现在想叫他坐牢。他写信给我，我当然不可能

① 手稿此处中断。——译者注

② 劳拉。——译者注

帮他什么忙，但是，为了暂时把事情拖延一下，我已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

1. 给巴黎的海尔维格写了一封**徒劳无益**的信，请求他预支一笔钱给贝尔奈斯，直到贝尔奈斯的文章发表；

2. 给贝尔奈斯写了一封法文信，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一下他的债权人，我在信中通知他，出版之后他还将得到总数多少多少的稿酬。这样一来，那个市民把期限宽延到6月2日。贝尔奈斯的欠款加上不予受理费用等等共**一百二十法郎**（我已经不再知道确切数字了）。

你看，全面的灾难！眼下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下一次我给你写一封实质性的信。除了许多的工作、家务事等等，又加上这一切金钱的压力，你应该因此而谅解我为什么没有给你写信。

祝好。

你的 马·

我的妻子和我衷心地问候你的未婚妻^①。

附带说一句并为了避免任何误会——**赫斯**从我现在出版的两卷当中，**不应再得到什么了**，相反地，他还应该交回给我们一些。

我的**私人通信处**：圣居杜尔平原路19号“**野林**”郎努瓦先生宅。

你给我写的私人信件，信封上应写：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郎努瓦**先生收。

^① 路易莎。——译者注

30

恩格斯和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

科 伦

1846年7月27日于奥斯坦德圣托马街11号

亲爱的赫斯：

你瞧，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布鲁塞尔给你写信了。我在这里要呆到8月10日，大概11日从布鲁塞尔前往巴黎。马克思把你的信寄到我这里来了。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的夫人^①越过边界，但是她没有护照，毕竟是麻烦事。因为在她到达布鲁塞尔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两三天了，关于整个这件事情，我仅仅知道你信上所谈的情况。再说一遍：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

你的 恩格斯

[1846年7月28日左右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赫斯：

现在把恩格斯的这封短信转寄给你，我只是再补充一句，你的夫人**快活康健**。载勒尔对她照顾得很好，并且介绍她认识了福格勒和福格勒太太，她几乎天天同他们在一起。

我的妻子帮不了什么忙，因为她病魔缠身，多半时间都卧于床榻。

你的 马·

① 西比拉·赫斯。——编者注

正要把信发出，恰好看到《科伦日报》登了你评卢格的文章的预告。因为我们的著作^①的出版可能还要拖延很长时间，所以我劝你把你评卢格的那一部分抽回去³⁶⁵。这一部分你几乎全部都可以用上。

我已经写信去威斯特伐里亚³⁴让他们把手稿寄给丹尼尔·斯。如果手稿还没有寄给丹尼尔·斯，那就让他们把关于卢格的那一部分直接寄给你。

海因岑的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³⁶⁶？格拉齐安诺博士在文章中是怎样评论你的³⁶⁷？请告。

31

马克思致卡尔·威廉·列斯凯

达姆斯塔德

[草稿]

[1846年] 8月1日 [于布鲁塞尔]

尊敬的先生：

您曾经写过一封信，向我说明了您对出版问题的想法³⁶⁸，我立即就给您写了回信。您提到“学术性”问题，我在回信中曾经对您说过：这本书是学术性的，但不是普鲁士政府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学术，等等。您还会记得，您在第一封信中，对于普鲁士政府发出的警告和警察当局刚刚对您进行的审讯，感到十分紧张。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写信告诉您，我将另找一家出版社。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我还收到了您的第二封信，信中您一方面声明拒绝出版，另一方面同意以新出版商的名义开期票来偿还预支稿费。

这次您没有接到我的回信，因为我原来以为很快就可以给您一个肯定的答复，就是说，可以把我找到的另外一个出版商告诉您。这件事为什么拖延了，下面就要告诉您。您所提出的偿还预支稿费的建议，我是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接受下来的，您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出版问题我只交涉过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当时就说明，如果接受我的稿子，就必须还给您一千五百法郎。这一点，我随时都可以提出证据来。此外，恩格斯和赫斯也可以作证。

另一方面，您会记得，在巴黎洽商时以及在书面合同³⁶⁹中，对于我的著作形式的革命性程度，根本没有做任何规定，相反地，我当时甚至认为两卷必须同时出版，因为第一卷一出版，第二卷必然会遭到禁止或者被没收。科伦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当时在场，可以证明这件事。因此，从法律上说来，您没有权利提出新的条件或者拒绝出版，而我从法律观点看来，既没有义务要偿还预支稿费，也没有义务接受您的新建议和修改我的著作。不用说，我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要把我同您的关系看作一种法律上的关系，特别是合同上同样也没有规定您有付给我预支稿费的义务，而您付给了我，我应该而且已经把这件事看作纯粹友谊的行动。在此以前，我总是经常根本不顾金钱上的巨大损失，不要出版商（例如出版《德法年鉴》的维干德和弗吕贝尔，以及您马上就会知道的其他出版人）履行他们在合同上商定的和法律上规定的义务，而现在，我也任何时候都根本没想到要叫任何一个出版商损失哪怕一文钱，即使从法律上说来我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恰恰对您就

会例外呢，而且您对我还作了特别关照，这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至于回信为什么耽搁的问题，那是由于下述的原因：

德国的几个资本家接受了我、恩格斯和赫斯的一些著作的出版任务。³⁷⁰当时甚至有希望建立一个不受任何警察检查制度约束的，象样子的大出版社。此外，通过这些先生的一个朋友^①的帮忙，还答应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为了把我编辑的和恩格斯等人合写的著作^②的第一卷手稿安全地带过边界，这个朋友在布鲁塞尔一直呆到5月份。本来他随后应该从德国来信确切地告诉我，同意或不同意出版《政治经济学》。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或者说得到了一些含糊其词的消息，只是在那部著作的第二卷手稿绝大部分已经寄往德国以后，前不久那些先生才最后来信说，由于他们的资金已经另有所用，这件事一无所成。对您的肯定的答复就这样耽搁下来了。在一切事情都已决定以后，我和正在这里的从达姆斯塔德来的皮尔舍尔先生约定，让他把我的一封信带给您。

由于同德国资本家商定要出版那部著作，我就把《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工作搁下来了。因为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顺便说一句，这就是我在一封信中告诉过您的在《政治经济学》出版以前必须完成的那部论战性著作。

关于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

① 魏德迈。——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对于您的最近这封信，我的答复如下：

一、如果您不出版这部著作，我一定按照您所说的办法把预支稿费还给您，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过，我从另一个出版商那里得到的稿费如果比同您商定的少，那末您就应该分担同我一样多的损失，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另找出版商是由于您的缘故，不是由于我的缘故而引起的。

二、我的书要出版是有希望的。前天我收到了一封德国来信，信中告诉我，有人想建立一个出版共产主义著作的股份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将乐于一开张就出版我的著作。但是我还把这事看作是非常不肯定的，必要时我将另找出版商。

三、因为我的著作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在这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我是不会把它付印的。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在六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把他在六个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

顺便告诉你：对开本两卷的《重农学派》³⁷¹，在7月底才出版，最近几天才能运到这里，虽然我在巴黎的时候该书的出版广告就登出来了。这两卷书现在必须充分注意。

我这部书现在将作较大的修改，它甚至可以以您的商号的名义出版。不过，在看了手稿以后，您也完全可以以别的商号的名义出版这部书。

四、至于期限问题，情况是这样的：由于我的身体很不好，我不得不在8月到奥斯坦德去作海水浴，此外，我正忙于出版上面所说的两卷著作^①。因此，在8月我做不了很多的事。第一卷将在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11月底改好付印。第二卷大多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随后很快就能付印。

五、我在以前的一封信里已经告诉您，一方面是由于在英国收集到了一些新资料³⁷²，另一方面是由于修改时发现需要作一些补充，所以手稿将比约定的篇幅增加二十印张。

因为合同已经签订，所以，您会记得，我在前一封信里说过，我已经决定，尽管篇幅几乎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我愿意仍然拿**原定**的稿费。如果我把新收集的资料单独出版，那就会损害这部书。为了著作本身，我任何时候都毫不犹豫地情愿承担经济上的损失。我既没有想要**撕毁合同**，也没有想要**削弱**这部书本身的影响。

但是，如果按照您过去那封信的意见，我可以重新签订合同的话，那我就要增加一个新的条件，即超出原定篇幅以外的印张，您应以同样的标准付给我稿费。我认为，由于我为写这部著作到英国去了一趟，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而且我还买了大批价格昂贵的参考书，我从这部著作所得的收入显然是所剩无几了，因此，我提出这个要求就更加合理了。

最后，如果能够有某些合理的条件，我希望这部著作能在您的出版社出版，因为您对我是十分亲切和友好的。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拿出德国和法国寄给我的许多来信向您证明，读者正在迫不及待地期望看到这部著作。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请您**立即**写信给我³⁷³，来信寄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12号“野林”郎努瓦先生。

32

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

巴 黎

[1846年] 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
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亲爱的安年柯夫先生：

如果不是我的书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鲁东先生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给我寄来，那您早就接到我对您11月1日来信的回信了。为了能够立即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浏览了一遍。由于读得很仓卒，我不能深入细节，而只能对您谈谈这本书给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来谈谈细节。

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开玩笑地说到了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乱无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³⁷⁴，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他的经济学研究。我也丝毫不把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engrènement）——如果用蒲鲁东先生象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

的理性，认为它永远不会错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答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 (commerce) 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

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为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其规则的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要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所以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

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蒲鲁东先生的书一开头就论述**价值**，论述他的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十七世纪中叶而结束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是和现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竟是这样地遥远，甚至普通经济学家都不会忘记的东西他都忽略了。他谈分工时，竟完全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好啊！难道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

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细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十七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于九到十二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所以，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离是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许多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纳。

第二个进化是**机器**。在蒲鲁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间的联系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人们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来做。他们已经有了工具，而且是很复杂的工具，如车床、帆船、杠杆等等。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产生看做一般分工的结果，是再荒谬不过了。

我再顺便指出一点：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在1825年——第一次总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

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是，这只有对英国来说才是正确的。至于欧洲各国，那末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采用机器既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根据这些事实您就可以得出结论：蒲鲁东先生把竞争这个鬼怪召来当做第三个进化，当做机器的反题，是表现得多么明达啊！

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象拖犁的犍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当蒲鲁东先生按照这里列举的次序在自己的头脑中发展出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平衡、信贷和所有制的时候，他真是在大显身手。在英国，几乎一切信贷机关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十八世纪初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

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主义的所有制，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

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象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存在有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在这里，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的确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既然这些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是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末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

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串对抗。

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销，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销。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结果，是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就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分出现了。

但是，请稍稍看一下现实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和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末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

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不是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象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制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消灭奴隶制，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这样，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创世时起就在各国人民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仅仅在本国把奴隶制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实行它。这样考虑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而了解这么点东西竟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

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固定的。它不过是纯粹理性的产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句话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做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象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对现代世界进行变革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

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诡计来发现神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独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独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和实际生活隔离起来，把它们和现代生产、和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事物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隔离起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了。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表现于其中各个力量时胜时败的现代运动。例如，在十八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没有了。这一对

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历史罢了。

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谈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暂时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 and 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以其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关于夫妻爱情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跟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相对立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谩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捶胸拍案，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齷齪！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象一个圣徒，象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

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怀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本想有可能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⁶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①。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末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又及：您或许会问我，我写信给您为什么不用流利的德文，而用蹩脚的法文？这是因为我所涉及的是一个法国作者。

如果您的回信不拖得太久，我将非常感激您，因为我想知道您是否懂得了我这粗陋的法文中所包含的思想。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1847年

33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
科伦

[1847年] 3月7日 [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丹尼尔斯：

你或者你们科伦的某一个人可能会收到赫斯关于共产主义事务的一封信。我迫切地请求你，在我通过维·^①把文件和书信交给你们以前，不要让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回信。无论如何我要再一次迫切地请求你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这些事情是不能通过书信告诉的。如果你不能来，那末亨·毕尔格尔斯在一两天内必须来。你或者你的代表就住在我家里……^②

总之，你或者亨·毕尔格尔斯必须尽快到梅克林来。

请立即把所附的信交给爱北斐特格律恩街的楚劳夫。

别到布鲁塞尔来，要到梅克林；你或者毕尔格尔斯何时到达，请提前一天来信告知。

① 大概是维尔特。——编者注

② 信的下文缺了。后面几句话是写在信的前头空白处的。在“在我家里”这几个字后面，马克思注了“见上面”的字样。——编者注

你能把你的日常事务搁几天吗？^①

你的 马克思

34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

巴 黎

[1847年] 7月27日于布鲁塞尔伊克塞尔
郊区奥尔良路42号

亲爱的海尔维格：

恩格斯刚刚从巴黎来到这里，将在这里呆几个星期。他谈到了下面的一则奇闻，对此我请你尽快地澄清一下。

贝尔奈斯告诉艾韦贝克说，海尔维格曾到我这里来过并且宣称，马克思对他是那么友好，看来马克思是有求于他。接着贝尔奈斯还完全允许艾韦贝克继续传播这个笑话。

要不是这种流言在我们巴黎的熟人们中相当广泛地散布，我自然不会为此去动笔墨。

因此，我请你立即确切地向我说明，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的 马克思

① 这一句话和签名写在信的左边空白处。——编者注

35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³⁷⁵

巴 黎

[1847年] 8月8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海尔维格：

我要赶紧告诉你，你的来信收到了。我从信中知道的完全是我事先就已经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一切是可鄙的流言。我就是希望你从你那里得到这几句话，以便能够用文字证据向恩格斯说明，在巴黎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瞎扯是什么性质。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自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尽管我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躲避和疏远这些人，这些老太婆总是用这类无聊琐事来打扰我。只有用极为粗暴的做法才能摆脱这些蠢人。

我感到遗憾的只是，我用这种事扰乱了你的安宁。这些老太婆的特点就是，他们企图抹杀和掩饰一切真正的党派斗争，而把播弄是非和挑拨离间那一套德国人的惯技拿来冒充革命活动。这些可怜虫！

在这里，在布鲁塞尔，我们至少没有这种讨厌的事情。

这里的普鲁士大使馆曾经密切注意和监视伯恩施太德，想抓他的错。使馆终于达到了目的。使馆告发了他，并且把三个案件强加到他的头上：（1）财政案，说他违犯了印花税法，（2）政治案，说他在他的报纸^①上曾经宣称，路易—菲力浦该杀，（3）一个

①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比利时贵族奥济先生提出的诽谤案，因为伯恩施太德曾经正确地指责过这个人利用谷物牟取暴利。

所有这三个案件都是毫无根据的，其必然的结果是，使本来就很少被人看得起的普鲁士大使馆成为笑柄。路易-菲利浦、奥济和比利时印花税法同大使馆有什么关系？

法院侦查官自己也说，所有这些案件都是无中生有的。不过在另一方面，《布鲁塞尔报》却面临着突然发生经济破产的危险。这家报纸虽然存在许多缺点，毕竟还有一些功绩，特别是现在，伯恩施太德已经表示愿意在各方面都适应我们，报纸将会办得更好些。那些高贵的条顿人在这个事件中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各位出版商诬陷伯恩施太德，因为他无法在法律上追究他们的责任。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不是在写作上或在经济上给予哪怕极其微小的帮助，而是认为，更方便的是宣称伯恩施太德的名字对他们是一个障碍。这些人任何时候都会找到借口而什么也不干的！他们要末就是说本人不行，要末就是说那人的妻子不行，要末就是立意欠妥，要末就是文风不佳，要末就是版面有问题，或者推销起来多少有一些危险性，等等。这些先生想要坐享其成。如果有一家不受检查制度约束而又是政府所百般刁难的反对派的报纸，而报纸的编辑通过他的工作的结果本身表明他是愿意从事一切进步活动的，难道不应该首先利用这种机会吗？！如果认为这家报纸还不令人满意的话，难道不应该使它令人满意吗？！但不是这样，我们的德国人总是可以拿出一千条现成的格言，来证明他们为什么要白白地放过这种机会。任何一个有所作为的机会，都只是使他们感到进退两难。

我的手稿的情况也和《布鲁塞尔报》差不多，而蠢驴们天天

写信问我为什么一点也不让付印，甚至指责我宁肯写些法文的东西而不愿写别的任何东西。生为条顿人，就还得长期地为此而吃尽苦头。

再见。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

你在巴黎还将得到一份我的法文著作^①的勘误表。个别地方没有这种勘误表是看不懂的。

只要你有空闲，又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就请来信。

马克思

36

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

布 鲁 塞 尔

[1847年] 9月2日 [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赫斯：

请你今天到埃特尔贝克大街的大沙龙（也叫罗亚尔宫）去一趟。

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37

恩格斯致律西安·若特兰^①

布 鲁 塞 尔

[1847年9月30日于布鲁塞尔]

阁下：

由于我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几个月，我认为我无法完成荣幸地受9月27日会议88委托的任务。

因此，我请您从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当中找一个人，参加负责建立一个国际民主团体的委员会工作。

我冒昧地向您推荐一位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当时参加了会议的话，会议本来会选他担任我的职务的，由于他没有出席，大家委托我担任了这个职务。我说的是马克思先生，我深信，他最有资格在这个委员会中代表德国民主派。因此，不是马克思先生将代替我的职务，而是我当时在会议上代替了马克思先生。

请您接受我对您的特别崇高的敬意。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会议期间不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先生住在纳谟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① 参看本卷第106—107页。——编者注

38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

巴 黎

[1847年] 10月26日于布鲁塞尔
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亲爱的海尔维格：

我本来想让恩格斯带给你一封信，但是在他走的那天事情特别多，所以就把这件事忽略和忘记了。

其次，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请求我写几句话，把她向你介绍一下。我想，你现在已经认识她了。这个女人在同她丈夫的决斗中表现对于德国女人来说是很大的毅力。

在布鲁塞尔这里我们已建立了两个公开的民主团体。

(1) 一个德国工人团体⁸⁷，已有成员一百人。这里进行的讨论完全是议会式的，此外也组织社交性的娱乐活动，如唱歌、朗诵、演剧等。

(2) 一个比较小的国际性的民主团体，参加的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波兰人、瑞士人和德国人。⁸⁸

如果你什么时候再到这里来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在小小的比利时甚至在进行直接的宣传方面，也可以比在很大的法国做更多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尽管公开活动还很有限，但它对每个人都起着非常振奋的作用。

我们可能要遭到警察当局的陷害，因为现在掌权的是自由派内阁，而自由派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的。但是我们能够对付他

们。这里的情况不象巴黎那样，在那里外国人是孤立地同政府对抗。

由于在德国目前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利用出版社，我同德国国内的德国人达成协议，已经着手合股创办一家月刊性的评论杂志。在莱茵省和巴登已经征集了一定数目的股份。只要筹款够杂志办三个月之用，我们就立即动手干。

如果筹集的经费还能允许的话，我们打算在这里建一个自己的印刷厂，也可以用它来印刷一些单行的著作。

我现在想从你那里知道：

(1) 你是否也愿意认购一些股份（每股二十五塔勒）。

(2) 你是否愿意撰稿，就是说也列入扉页的撰稿人名单。

因为你本来早就欠我一封信了，我请你这一次克服不愿写信的毛病，赶快给我回信。此外，我想请你问一下巴枯宁，通过什么途径，按照什么地址，用什么方式我能够把一封信寄到托尔斯泰手里？

我的妻子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的那桩怪事，确实是我们的“国父”的无可奈何的愤怒在日益加深的标志。

再见。

你的 马克思^①

① 在信上燕妮·马克思写了地址：“寄科伦实习医生哥特沙克博士先生”。在这下面马克思写了一句话：“亲爱的海尔维格：由于疏忽，我们差一点把上面这个错误的地址写在这封信上了。”——编者注

39

马克思致巴维尔·瓦·安年柯夫

巴 黎

[1847年] 1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安年柯夫：

党的事情（我在这里不能详述），促使我前来伦敦³⁷⁶。同时我也利用这次伦敦之行，建立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同英国宪章派之间的联系，并在一个公开的集会上对英国宪章派讲了话³⁷⁷。您也许已经看到英文和法文报纸上对此所作的一些报道。

不过，我踏上旅途后（我还得在这里呆几天），却把我的家庭撇在极其艰难和无望的困境之中。问题还不仅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在生病。我的经济状况目前也十分危急，我的妻子可以说正受到债主们的围攻，她遇到了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

怎么会落到这样危急的地步呢，原因很简单。我的德文手稿^①没有全部印出来。已印出来的那部分，只是为了能够问世，我答应不拿报酬。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小册子^②销路很好。但是要到复活节我才能拿到其中的一部分收入。

光是我妻子的收入是不够用的，很早以来我就和我自己的母亲商量，想至少得到我的财产的一部分。现在这方面有了一些希望。但是这一切在目前并没有什么帮助。

我毫不客气地、坦率地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您，如果您能给我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的妻子寄去一百至二百法郎的话，那您真的是把我从极大的苦恼中救了出来。自然，要等我同我的家庭的经济关系妥善解决以后，我才能还您这笔钱。

如果您能接受我的建议，我请您把钱寄往我原来的地址：布鲁塞尔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 42 号。但是，您在信中不能让我妻子看出，我从伦敦给您写了信。原因我以后再告诉您。

我希望，下一次写信能告诉您一些比较令人愉快的消息。

您的 卡·马克思

1848 年

40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 敦

1848 年 3 月 26 日于巴黎

亲爱的艾米尔：

在光荣的二月革命和没有爆发的比利时三月革命之后，我于上星期又来到了这里。我给母亲写信要钱，准备再过几天离开这里回德国去，我们打算在德国重新出版《莱茵报》^①。现在母亲极力催我赶快回德国，一方面是因为她以为这里又可能要动起枪来，怕我会遭到什么不幸，另一方面是她本来就希望我回去。但她同时写信告诉我：

“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把钱寄给你，因为几天以前富尔德通知父亲，说他不再营业了，而父亲寄给他的几张数目很可观的期票也被退了回来，并且被拒绝支付。所以望你来信告诉我，应该怎样把钱寄给你。”

最简单的办法是，由你用银行券寄二十英镑给我（英镑在这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里比价很高)，再让我的老头^①立即把这笔款子归还给你。这样，钱就能很快到我的手，我就可以动身了，否则，我还得在这里呆一个星期，才能收到从巴门或从恩格耳斯基尔亨寄来的钱。因此，我今天就立即写信到巴门去，让他们把二十英镑归还给你，并请你照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办理，因为期票不能用了。

你可以把银行券都剪成两半，当天就把前半截寄来，信寄巴黎胜利路19号我收，第二天再寄后半截，寄到同一条街道同一个门牌费里西德·安得列小姐收。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邮件失窃。

这里的情况很好：2月24日和3月17日被击败了的资产者又重新抬头，疯狂地咒骂共和国。但是结果只会是，在他们头上不久就会爆发一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风暴。如果这些家伙这样无耻地搞下去，人民不久就会把其中的某些人处以绞刑。在临时政府中有一帮人，特别是有吹牛家拉马丁给他们撑腰，拉马丁这个人不久也会受到惩罚的。这里的工人（有二十万到三十万人）除赖德律—罗兰外不承认任何人，他们这样做是对的。赖德律—罗兰比任何人都更坚决、更激进。弗洛孔也很好，我到 he 那里去过几次，现在马上又要到他那里去了。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我们同那个从这里出发去征服德意志共和国的伟大的十字军征讨³⁷⁸毫无关系。

向玛丽亚^②和孩子们衷心问好，请立即回信。

匆匆草此。

你的 弗里德里希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玛丽亚·布兰克。——编者注

41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 敦

1848年3月28日于巴黎

亲爱的艾米尔：

我今天收到了四张五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请你立即把后半截寄来，因为我必须尽快地动身。我非常感谢你在这危急时刻欣然答应立即给予我帮助。《莱茵报》^①已经给你订了。

至于这里的党派，如果不算比较小的（正统派和波拿巴派，这些人只会搞阴谋，纯粹是一些宗派，在人民中间没有影响，其中一部分很有钱，但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实际上是三个大党派。这三个党派，第一是2月24日的战败者，即大资产者、交易所的投机者、银行家、工厂主和大商人、从前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第二是小资产者、中等阶层、在2月23日和24日站到人民一边的国民自卫军的基本群众、跟着拉马丁和《国民报》跑的“明智的激进派”。第三是人民，是现在以武力控制着巴黎的巴黎工人。

大资产者和工人是直接对立的。小资产者扮演着一种居间调停的但是非常可怜的角色。但是他们在临时政府中占居多数（拉马丁、马拉斯特、杜邦·德·累尔、马利、加尔涅-帕热斯，有时还加上克莱米约）。他们，还有和他们一起的临时政府，都动摇得很厉害。局势愈平静，政府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就愈倾向于大资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产阶级；局势愈动荡，他们就愈是重新和工人们联合起来。譬如，最近，当资产者又变得极端厚颜无耻，甚至发动八千名国民自卫军到市政厅去抗议临时政府的法令，特别是抗议赖德律—罗兰的果断措施的时候，他们竟真的吓坏了政府的多数成员，特别是软弱无能的拉马丁，致使他公开地抛弃了赖德律。但是在第二天，即3月17日，就有二十万工人涌向市政厅，宣布他们无条件地信任赖德律—罗兰，并迫使政府的多数成员和拉马丁撤销了原来的决定。因此，在这时，《改革报》派（赖德律—罗兰、弗洛孔、路·勃朗、阿尔伯、阿拉戈）又占了上风。在整个政府中，他们还是最能代表工人的，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一点。可惜矮小的路易·勃朗由于他的虚荣心和他的那些狂妄的计划而大出其丑。他很快就会弄得声名狼藉。但是赖德律—罗兰表现得很好。

最糟糕的是：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向工人许下种种诺言，而另一方面却一个也不能兑现，因为它没有勇气采取对付资产者的各种革命措施——实行高额累进税、遗产税，没收一切流亡分子的财产，禁止现金输出，建立国家银行等等，使自己获得为此所必需的资金。有人让《改革报》派许下诺言，然后又用极端荒谬的保守的决议来使他们无法履行诺言。

现在在国民议会中又增加了一种新因素：占法兰西民族人口七分之五并拥护小资产阶级政党、即《国民报》的农民。很可能这个政党会取得胜利，《改革报》派要遭到失败，那时又会发生一次革命。也可能议员们到了巴黎，会看到这里是怎样一种情况，就会认为只有《改革报》派才能够长期掌握政权。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选举延期两周举行，这也是巴黎工人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胜利。

《国民报》派，即马拉斯特及其同伙，在其他方面表现也很坏。他们生活优裕，并为自己的朋友搞宫殿、弄肥缺。《改革报》派则完全不同。我到过老弗洛孔家里一两次。这个人和过去一样住在一所低劣的住宅的五楼，用一个旧的陶制烟斗吸一般的次烟，只是买了一件新睡衣。他的生活方式仍然象他担任《改革报》编辑时那样，是共和派式的；他还是那样亲切、诚恳和坦率。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正直的一个。

最近我在土伊勒里宫茹安维尔亲王的房间里和老安贝尔一起吃了一顿午饭，他曾经流亡布鲁塞尔，现在是土伊勒里宫的警卫队长。现在伤病员躺在路易—菲利浦卧室里的地毯上，用烟斗吸着烟。御殿上苏尔特和毕若的像被扯下来撕碎了，格鲁希的像被剪碎了。

刚才，为一个因伤死亡的工人送葬的队伍，在《马赛曲》的乐曲声中经过这里。至少有一万名国民自卫军战士和武装起来的公民为他送葬，从堂甸大道来的浮华青年也不得不作为国民自卫军马队跟随着送葬队伍。资产者都因为人们这样隆重地为一个工人送葬而大为发怒。

你的 弗·恩·

42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阿达尔贝特·
伯恩施太德等人

巴 黎

致伯恩施太德等先生

1848年4月1日于巴黎
新圣奥古斯丁路22号

副本

为答复伯恩施太德等先生今天早晨留交马克思的便条³⁷⁹，特
声明如下：

（1）马克思根本不考虑就德国报纸上发表的任何文章向任何
人作解释。

（2）马克思根本不考虑向同他毫无关系的德意志民主协会
121的委员会或代表团作解释。

（3）如果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先生个人，而不是作为
某个委员会或某个协会的成员要求作解释，那末已经在一次私人
谈话中和另一次公开场合对伯恩施太德先生说过，他们应该去找
谁。

43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埃蒂耶纳·卡贝

巴 黎

1848年4月5日于巴黎

尊敬的公民：

我们在逗留巴黎的最后两天内，曾经拜访过您几次；但是我们看到您那里总是挤满了来访者，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不能依次等候。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未能和您最后见一次面的情况下离开这里，我们对此感到惋惜。

这封信将由艾韦贝克先生转交给您，他答应把地址交给我们，我们将按照他给的地址给您写信。

我们毫不怀疑，不久我们就可以把关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进展的好消息告诉您。

同时请您接受我们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44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 敦

1848年4月15日于巴门

亲爱的艾米尔：

我平安地到达了这里¹²⁴。整个巴门都在等待着，看我怎么干。人们以为，我会马上宣告共和国成立。庸人们因为莫名其妙的恐惧而发抖，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怕的是什么。总之，人们以为我一到来，许多事情就将迅速得到解决。今天当我到克·欧门和安·欧门的办事处去时，他们就明显地在发抖。我自然不会去干涉任何事情，而是静静地等待着事情的发生。

这里的恐慌情况难以形容。资产者要求信任，但是已经不再有什么信任了。大多数人象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在为生存而斗争。但是因此工人们连肚子也吃不饱，有时就作一些反抗。到处都是瓦解、破产、无政府状态、悲观失望、恐惧、愤恨、对立宪政体的热情、对共和国的仇恨等等，而目前最有钱的人的确是最苦恼和最着慌的人。同时，一个个却都吹牛、撒谎、咒骂、发怒，简直到了发疯的地步。最安静的市民都真正地狂怒起来了。

但是一旦宪章派开始行动，他们才会真正感到惊奇。示威游行³⁸⁰还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我的朋友乔·朱利安·哈尼（请把所附的信转寄给他，信寄布朗普顿女王街9号）两个月以后将取代帕麦斯顿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同你打赌，赌两个便士或者随便多少钱都可以。

你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那里一切都好。他们正在等待你的兄弟
海尔曼，安娜现在在哈姆。向玛丽亚^①和孩子们问好。再见。

你的 弗·

45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 敦

1848年5月24日于科伦市赫勒街14号

亲爱的艾米尔：

上星期六我来到了科伦这里。《莱茵报》^②将在6月1日出版。
但是为了不致立即遇到阻碍，我们必须预先在伦敦做一些准备工作，
因为那里没有别人，所以冒昧地把这个工作托付给你。

(1) 请你在一个报刊经销人那里为我们订阅（从接信之日起，
到7月1日止）《电讯》（报）和周刊《经济学家》各一份。由报
刊经销人（你可以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们，以免我们以后再来打扰
你）每天把这两份报刊用邮包或者象通常邮寄报纸那样按印刷品
寄给我们，邮件经奥斯坦德寄科伦圣阿加塔街12号威·克劳特先
生收。

(2) 请把附去的信发出。

(3) 请垫付这两份报刊的订费、这封信的邮资等等，这些费
用的账单立即寄到科伦圣阿加塔街12号《新莱茵报》发行科，并
说明钱应该交付给谁。这样，这笔钱就会立即付清。

① 玛丽亚·布兰克。——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编者注

报纸出版所需的资金已经筹足。一切都很顺利，现在所缺的就是这些报刊，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版了。《泰晤士报》我们已经收到，头一个月我们只需要上述两种英国报刊。如果你在其他报纸上碰到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并且把它寄给我们，那我们是很高兴的。一切费用当然都将立即归还。我们也希望得到一些能提供有关贸易、经济状况等详细消息的报纸。请来信告诉我，现在伦敦有哪些报纸，好让我们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我自然没有见到玛丽亚，因为她还没有到达，我就走了。但是在事情安排好以后，我就立即回去一趟。不过，目前在巴门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无聊，人们都对在那里所获得的一点点自由表示愤恨。这群蠢驴认为整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为了让他们大发横财，而由于在这方面现在遇到阻碍，于是他们就拚命地叫喊起来。如果他们想要取得自由，他们就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法国人和英国人也曾经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在巴门，蠢驴们却以为他们应当无偿地得到一切东西。这里的情形看起来要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普鲁士人还是那样，在波兰人身上用硝酸银打烙印，而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刻，**美因兹正遭到普鲁士人的炮轰**，因为市民自卫军逮捕了几个喝得醉熏熏的胡作非为的士兵；独立自主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虽然听到了炮声，但看样子根本无动于衷。在柏林，康普豪森无所事事地消磨时日，而反动派、官僚和贵族集团却愈来愈猖狂，因而激怒了人民，人民起来造反了。康普豪森的软弱无能和胆小怕事，直接引导我们走向新的革命。德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再见。

你的 弗·恩·

46

恩格斯致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

柏 林

1848年9月1日于科伦

亲爱的科本：

您的文章现随函奉还。本来我早就可以把它寄出，但是因为搬家³⁸²时的忙乱和与此有关的许多事务把您的地址遗失了。

马克思可能已经对您说了，我们在那“被逐出境的不眠之夜”常常想起您。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您是我们所愉快地怀念的唯一的一个柏林人。不过，那种“被逐出境的不眠之夜”毕竟是美丽的，面对着人们称之为德国革命的这种庸人的无聊的滑稽剧，我十分留恋那种夜晚！但是必须懂得为亲爱的祖国作出牺牲，而最大的牺牲，就是要回到这个祖国去，为这些笨头笨脑的公众写社论。

祝您健康！

您的 弗·恩格斯

4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48年11月13日于科伦]

亲爱的拉萨尔：

请在你们的民主君主政体俱乐部³⁸³里通过如下决议：

- (1) 普遍拒绝纳税——特别要在农村宣传；
- (2) 派遣志愿军去柏林；
- (3) 捐款给柏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³⁸⁴

受莱茵省民主委员会³⁸⁵的委托

卡·马克思

(私事)

亲爱的拉萨尔：

如果你能给我寄钱来，无论是二百塔勒，或者借贷单据，那我将非常感激你。请把它们寄到塞西利安街7号我妻子处。我今天接到了传票³⁸⁶，人们都认为，我明天将被逮捕。

你的 马克思

48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维也纳

[1848年12月5日于科伦]

亲爱的捷列林格：

您可能已经收到您所缺少的那几号报纸^①了，但其中大多数我们这里没有。因此，我还在尽力为您弄到所缺的那几份。

至于您的小品文，请您原谅，我因为实在太忙，直到目前还没有把它读完。如果它不适用于我们的报纸，我们就把它寄还给您。

至于地址，您所有的来信都寄到了。为谨慎起见，您可以寄：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制帽人街 17 号韦雷斯先生收。这个地址不会受到任何怀疑。

我们的报纸目前一分钱也没有了。但是订户……^①。这些蠢驴终于明白，我们的预言总是正确的；如果政府不下令叫我们停刊，那我们在 1 月初就会摆脱困境了，那时我将尽一切可能给您支付报酬。您的通讯无可争辩地是我们收到的通讯中写得最好的，完全符合我们的方针，因为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报刊已经从我们的报纸转载了这些通讯，所以您为教育欧洲读者做出了很多贡献。

我根本无法向您描述，为了使报纸能办下去，我不得不在金钱方面做出多大的牺牲并做出多大的忍耐。德国人是一些没有头脑的蠢驴。

请代我向您的夫人衷心问好。请接受我对您的永恒的友谊。

您的

49

恩格斯以瑞士工人联合会中央

委员会名义致斐维联合会³⁸⁷

1848 年 12 月 [25 日左右] 于伯尔尼

致斐维联合会

朋友们，兄弟们：

我们以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回答你们 12 月 7 日的来信。³⁸⁸因为代表大会已经拟定各个联合会联合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不打算谈你们对苏黎世联合会³⁸⁹的指责，而直接回答你

① 原文有一个字看不清。《人民呼声报》在这里在括号内加了一个字《träumen》（梦想），并打了一个问号。——编者注

们信中涉及已形成的集中统一的各个问题。

你们首先要求，代表大会也要考虑个别联合会仅仅用书信方式所进行的投票，而且还引用了民主原则。代表大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考虑了你们所提出的理由，但是认为，不能同意这种做法。大会认为，如果这样，就根本用不着召开任何代表大会，只要各联合会向中央委员会写信，然后中央委员会计算票数，宣布结果就行了。这大概也就是各联合会迄今为止进行联系而又一无成效的方式方法，而代表大会却在几天之内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事情办妥。这正是因为，通过几个小时的口头讨论，会比多年的通信获得更大的效果，更容易达成协议。没有派代表的联合会不能参加代表大会的讨论，他们不能听到赞成和反对的理由，而正因为这些理由最后要决定投票的结果，所以他们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投票。否则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产生一个多数。尽管你们认为这是不民主的，但是我们认为，你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内都是行不通的，而行得通的始终是我们的意见：在美国、瑞士、法国以及其他一切比较早的民主国家里，始终奉行这样的原则：没有派代表，就不能投票。况且代表大会考虑到让每个联合会将来都能派出自己的代表，已经决定承担代表们的全部费用。就连这一次代表大会你们也许是能够派代表参加的；洛桑联合会也缺少派代表的费用，就让一个在伯尔尼的公民作为代表，并且给他发出了指示³⁹⁰。

到目前为止，瑞士各联合会之间还没有怎么统一起来，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中央联合会居然提出了那样多的相互矛盾的建议。正因为如此，苏黎世联合会建议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苏黎世联合会所起草的临

时章程，自然只是一个建议，它必须经代表大会通过，而且你们从随函附去的记录抄本中可以看出，已作了重大修改。但是现在，当由于十个不同联合会的代表的协商，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开端的时候，非常希望没有派遣代表的联合会参加已经开始的集中统一行动，并象派出代表的联合会几乎都在这点或那点上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而服从多数的决议那样做出让步。没有相互间的让步，我们就永远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你们关于把军人联合会“自助者”³⁹¹宣布为中央联合会的建议，大会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讨论，但是被否定了。军人联合会“自助者”按照这里的法律（志愿兵法）是一个被禁止的组织，因此，其他联合会本身加入这个组织就同样有被解散和没收财产的危险。其次，军人联合会只愿作一个军事性的组织，而不把代表各联合会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并与德国进行通讯联系看做是自己的职责。柏林中央委员会和莱比锡的工人委员会³⁹²即使在无可非难的问题上也不会贸然同军人联合会进行通讯联系，因为这样做本身会有被解散和逮捕的危险；同样，军人联合会也不会同这些委员会进行经常的通讯联系，因为这样会招致瑞士当局对自己的最残酷的迫害。我们首先要力求达到的集中统一，应该不给政府以任何借口来对流亡者进行新的迫害，使别人无法进行挑剔，这种集中统一因此也就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甚至连俾尔的代表^①也有这种看法，他反对把中央联合会的职权转交给军人联合会理事会。不过，对于任何人来说，加入军人联合会，当然都是自由的。只是希望各联合会本身不要加入，这样在发生新的迫害

① 施坦道。——编者注

时，就不会连累到联合会，而只涉及个人。

我们依次回答了你们信中所提的各个问题，现随信附上大会的记录，让你们了解代表大会的其他决议；我们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并受大会的委托，要求你们加入德国各联合会已经形成的联合行动，并尽快地把你们是否愿意参加的决定通知我们。

我们再一次向你们呼吁：你们应该象其他联合会过去已经做了而且将来也会这样做的那样，为了顾全主要的事情，在次要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你们应该参加到许多联合会花了不少经费和时间才建立起来的联合核心中来。只有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忘掉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容许因为微小的意见分歧而继续分裂下去，那种联合核心才会带来好处！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受代表大会的委托

中央委员会

来信请寄：伯尔尼克菲希巷 109 号恩·贝格尔先生收。

50

马克思致警务顾问威廉·施梯伯

柏 林

[草稿]

[1848年12月29日左右于科伦]

编辑部收到了您的来信³⁹³，现在正要发表从法兰克福寄来的更正。至于您威胁说要对诽谤进行起诉，那这只能证明您对刑法

典³⁹⁴的无知，因为刑法典上关于诽谤的条文是不适用于本报第177号上的那篇通讯的。为了使您安心，我们现在告诉您，这篇通讯是在《新普鲁士报》发表类似报道以前，由一位法兰克福的议员^①寄给我们的。我们认为，您以前在西里西亚的活动不能驳倒上述那篇通讯的内容，虽然另一方面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您放弃在柏林的比较有利可图和比较有名望的地位，而换取一个尽管是合法的但是不可靠和不光明正大的地位。

至于您对您在西里西亚的活动的保证，我们将尽力为您提供资料，是公开提供还是私下提供，随您的便。

我们原谅您信中对于民主派和民主派刊物的指责，因为对您来说这还是新东西。

51

恩格斯以瑞士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名义 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理事会³⁹⁵

1848年12月于伯尔尼

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理事会

公民们：

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于本月9日、10日和11日在伯尔尼这里举行了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建立彼此间的永久的联合，并确定伯尔尼联合会³⁹⁶为区部联合会。

本中央委员会现在通知你们，联合已经建成。

① 大概是施略费尔。——编者注

其次，中央委员会通知你们，代表大会决定同三月同盟进行通讯联系。由于我们共同章程第一条的规定，不能同三月同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因为瑞士各联合会在这一条中明确表示赞成民主社会共和国³⁹⁷。

再次，代表大会委托我们通知你们，代表大会坚决反对德国帝国中央政权对瑞士所采取的措施³⁹⁸。这些既不公平又令人可笑的措施不仅在整个欧洲面前败坏了德国的声誉，而且对我们，在瑞士的德国工人来说特别有害，因为它危害到我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使我们德国民主派在我们的朋友，瑞士民主派面前处于被人误解的地位。

我们希望，三月同盟的任何一个议员能利用最近的合适时机，把瑞士德国工人的这种正式观点通知所谓国民议会³⁹⁹。

我们等待着你们的材料和来信。

敬礼和兄弟情谊。

瑞士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信的背面写着]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议员特留茨什列尔先生收

1849年

52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拉提博尔

[1849年] 1月15日于科伦

亲爱的捷列林格：

您对邮件到达的日期算得总是不对，因为您以为奥地利和柏林来的邮件会准时到达这里，但它总是迟到一两天，到得极不准时。您从维也纳来的第一封信我是10日晚上收到的。11日我就立即寄了一封信到**奥得堡**，并附有五十塔勒的银行券，存邮局待领。因此，无论如何您必须回到奥得堡去领取这笔钱。

只要您从奥得堡回来立即来信，告诉我您找好的临时住址在什么地方，您就可以收到报纸。

尽管盖格尔不怀好意，我希望您的护照问题能在两三天内最终顺利解决。但是您也要写信告诉我，柏林的朋友应该把护照给您寄到什么地方。

如果您一定不去维也纳（这会给报纸^①带来无法补偿的损失，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在这种情况下，您得找一个人代替您写每日通讯），那末，我看布勒斯劳^①对您倒是一个最适合的地方。我经常忧虑地惦念您那理应有比较安乐的命运的夫人。

附上一份《新莱茵报》，因为上面有关于马扎尔人的社论^②，希望您对它感到兴趣。

请尽快给我写信。在法国，春季又将开始新的吵闹。可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过于迅速地达到了“罪孽深重”的地步。

您的 卡·马克思

53

马克思致恩斯特·德朗克

巴 黎

[1849年] 2月3日于科伦

亲爱的德朗克：

对你的信（其内容恩格斯已告诉我了），我简要答复如下：

（1）关于你到这里来的问题。我曾经写信告诉你：“在我给你写信以前不要到德国来”，因为克腊茨对我说过，你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2）后来我写信给卡普而没有给你，是因为卡普一再用恫吓信纠缠我。我给卡普的期票，科尔夫没有承兑。在这期间我已向股东会议声明，不是科尔夫就是我应当脱离该报^③。此外，普拉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编者注

③ 《新莱茵报》。——编者注

斯曼恰恰在这期间又扣押了邮局的汇款，而报纸也正如恩格斯本人到达这里时⁴⁰⁰所承认的那样，每天都有破产的危险。

(3) 至于迈耶比尔的事，我根本什么也不知道。你知道，处于我们这样每天都有排印工人因为一两个塔勒闹事的情况下，我就不能忽视一百五十塔勒。

(4) 至于我谈到卡普的那封信，我是对的。卡普在最艰难的时刻以公开攻击进行威胁。如果你想象一下我们当时的处境，你就会理解我的气愤。至于维尔特的评注（不过这涉及的不是你，而是不断写信到这里来的伊曼特），我现在才听说。

(5) 至于1月14日寄出的二十五塔勒，那是在有人亲眼看到的情况下寄到艾韦贝克那里给你的。这里的邮局明天将对此事作出说明。请注意：卡普就在这时候收到了我十五塔勒。

(6) 至于没有收到我的回信的问题，鲁普斯^①可以证明，我经常给你写信。

(7) 我有一次曾以非常激动的语气给你写信，那是因为：(a) 我这里报纸的处境极为困难，报纸的所有通讯员和债权人都找到我的头上。(b) 因为伊曼特在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肯定地说，你和卡普等人把我骂得十分厉害，而高贵的博伊斯特（如果我没有搞错是博伊斯特的话，因为我不确切知道）也寄来了类似的信。

过几天，报纸不是垮台就是得到巩固，那时我们立即再给你寄些钱。现在我们根本没有钱。二十五塔勒的事必须弄清。

我总是把你看作报纸的编辑，这一点无论从各种报纸上刊登的新广告，还是从我发表你的关于驱逐法兰克福的流亡者的文章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时注明“寄自科伦”这样的做法上都可以看出来。⁴⁰¹

你的 马克思

[威·沃尔弗的附笔]

完全同意上述内容。

你的 鲁普斯

54

恩格斯致丹尼尔·芬奈尔·冯·芬奈堡

1849年3月1日于科伦

阁下：

要不是我事先得向别人询问关于您的事，我早就给您答复了。我认为您在这里公开进行活动是不妥当的，因为这里的警察厅长邀功心切，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今天我们就看到有一位波兰流亡者没有任何理由就从这里被驱逐了。其次，我向您建议，因为您的护照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所以最好选择其他任何途径前往巴黎，只是别走经过科伦和布鲁塞尔的这条路。经过科伦还可以，但是在比利时边境您肯定要被捕，也许拘禁许多天之后才用囚车把您送往法国边境。我自己在五个月以前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⁴⁰²，而且我们每天都听到比利时人对待流亡者的这种可耻行为。您甚至会有这样的危险：这些流氓们会象抢流亡者冯·霍赫施泰特尔的钱一样，把您的钱全部抢去，而您一分钱也拿不回来。

如果我能在其他方面为您效劳的话，我一定乐意去做。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

科 伦

[草稿]

[1849年] 3月3日于科伦

致第二卫戍司令恩格斯上校先生

阁下：

前天第十六步兵团第八连有两位军士到我家来找我个人谈话。我到杜塞尔多夫去了，因此他们没有接待。昨天下午这两位先生又到我这里来，要求同我面谈。

我请他们进了房间，随后也跟了进去。我请这两位先生坐下并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他们希望知道2月28日《新莱茵报》第233号发表的那篇反对冯·乌滕霍芬上尉先生的文章的作者的名字⁴⁰³。我回答这些先生说：（1）所说的这篇文章和我没有关系，因为它登在横线以下，所以也可以说是广告；（2）他们可以免费登反驳意见；（3）他们可以对报纸提出控告。这些先生说，由于这个广告，整个第八连都感到受了侮辱。我回答说，只有第八连的全体成员都签了名才能使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这两位军士先生就向我声明，如果我不把“这个人”说出来，“交出来”，他们就“再也不能约束他们的人”，事情就可能“严重了”。

我回答这两位先生说，用威胁和恐吓从我这里是根本得不到

什么东西的。之后，他们就嘟囔着走了。

如果连队象一帮土匪一样派代表到个别市民那里去，想用威胁手段来迫使他们做这样或那样的供认，那末纪律一定松弛到了严重程度，法制观念大概完全没有了！我特别不明白“我们再也不能约束我们的人”这句话的意思。难道这些“人”有自己的司法权？难道这些“人”除了法律上的起诉手段以外还有其他手段？

上校先生，我请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把这种奇特的蛮横要求给我解释清楚。如果迫使我诉诸舆论，那是令人遗憾的。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

科 伦

〔草稿〕

[1849年3月5日左右于科伦]

致卫戍司令恩格斯上校先生

阁下：

我确信普鲁士皇家的军士不会否认他们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所说的话，所以我不必对现在成了问题的谈话找任何证人^①。至于所谓我曾声明，什么“正如人们不久以前所看到的，法庭不能把我怎么样”，那末甚至我政治上的敌人也会同意，即使我有这样愚蠢的想法，我也不会对第三者说的。而且，军士先生们自己也不会不承认，我曾经向他们说明，刊登在横线以下的东西和我完全

① 手稿删去了下面的一句话：“虽然当时碰巧有一位《新莱茵报》的编辑在我家。”——编者注

没有关系，我一般只是对报上我签字的那部分文章负责。可见，甚至根本扯不到我对法庭的态度问题。

我宁愿放弃对此事作进一步调查的要求，因为我不是为了处罚这些军士先生，而只是要通过他们长官之口来使他们注意自己的职权范围。

至于您最后的热情的意见，那末《新莱茵报》对最近在军队内部发生的磨擦表示沉默这一点就已表明，它是完全能考虑到目前人心激动的情况的。

5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⁴⁰⁴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6月1日于宾根]

亲爱的魏德迈：

我请你以我和弗莱里格拉特的名义控告翻印弗莱里格拉特诗作的出版商，并且要求他赔偿损失。

我的全权代表是科伦的斯·阿·瑙特，请你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他。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克思

5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 7月13日于巴黎百合花路45号

回信请寄：腊姆博先生收

亲爱的魏德迈：

德朗克可能已经写信告诉你，你应该把红字报⁴⁰⁵推销出去，随便卖多少钱。

我全家在这里已无分文。而现在毕竟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挣到三千至四千法郎。我的反对蒲鲁东的小册子^①（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竭力压制它）在这里开始受到欢迎；能否做到必须出第二版，要看我是否在几家最重要的报纸上都登出几篇评论它的文章。但是要使这一点对我有利，就必须把布鲁塞尔和巴黎现有存书如数买过来，以便成为此书的唯一占有者。

如果有三百至四百塔勒，我就可以做这件事，同时可以在这里维持最初一个时期。在这方面你也许可以帮助我，办法就是这样：

里达有一位女士（吕宁和她也有联系），曾经为了《新莱茵报》寄给卡尔·波斯特一千塔勒，但是当这报纸停刊时，她又把钱收回去了。能否通过你动员她把这笔预付款拿出来？我曾经给《新莱茵报》（这毕竟是党的企业）投资七千塔勒以上，因此，我认为我更加有权要求得到这种支援。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如果可能的话，就请你办这件事，但是不要告诉别人。告诉你，如果我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援助，我就完了，因为我全家都在这里，而且我妻子的最后一件首饰也已经送到当铺里去了。

盼即回信。

你的 卡·马克思

59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巴 黎

1849年7月25日于窝州斐维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您和马克思想必都会感到奇怪，我竟这么久没有给你们一点音信。原因是这样：就在我从凯则尔斯劳顿写信给马克思的那一天，传来消息说，霍姆堡已被普鲁士人占领，因而同巴黎之间的交通已被切断。当时我不能再发信，就到维利希那里去了。在凯则尔斯劳顿，我本来打算不过问一切所谓革命活动的⁴⁰⁶；但是当普鲁士人到来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参加了战斗。维利希是唯一有些才干的军官，于是我就到他那里去，做了他的参谋。我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有两次，特别是拉施塔特会战⁴⁰⁷，是相当重要的；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在整个战役中，虽然发现不少胆怯的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蛮勇举动”却不知有多少！总而言之，我幸运地摆脱了各种危险，而《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

为所有的民主派无赖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们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打过仗。金克尔报名参加我们的军团当射手，他干得很出色；就在他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中头部被枪弹擦伤，而且成了俘虏。

在我们的军团掩护巴登的军队撤退以后，我们比其他一切部队都晚二十四小时进入瑞士，于昨天到达了斐维这里。⁴⁰⁸在战役中以及在进入瑞士的行军途中，我根本无法写信，即使只写一行也不行。但是现在，我要赶快报告一下情况，赶紧写信给您，尤其是我在巴登某处听说马克思已在巴黎被捕。我们看不到任何报纸，因而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真是假，我根本无法断定。您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为此焦急不安，我万分迫切地恳求您安定我的心，把有关马克思的命运的真实情况告诉我。因为马克思被捕的这个传闻还没有证实，所以我仍然希望它不是真的。不过，德朗克和沙佩尔都在监狱里，这一点我几乎是深信无疑的。总之，如果马克思还是自由的，那就请您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并请他马上给我写信。如果他感到在巴黎不安全的话，那他在窝州这里将会是十分安全的。政府本身自称是红色的，是不断革命的拥护者。日内瓦的情形也是一样。曾在美因兹军团里担任过指挥官的那个特利尔人席利，目前正在日内瓦。

我如果能从家里搞到一些钱，那我很可能到洛桑或日内瓦去，到那里再决定以后怎么办。我们那个曾经勇敢地作过战的部队现在使我感到腻烦，在这里简直无事可做。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智，同时能迅速而准确地弄清情况，但是在不作战时他却

或多或少是一个无聊的思想家⁴⁰⁹，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军团里能够谈得来的多数人都已经分配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愿我能确实知道马克思是自由的！我常常这样想，我在普鲁士的枪林弹雨中所处的地位同在德国的其他人相比，特别是同在巴黎的马克思相比，危险是少得多了。因此，请您立即使我摆脱这种不明真相的处境。

您的 恩格斯

来信寄瑞士斐维德国流亡者弗·恩格斯收
（如有可能，就用寄到提翁维耳或麦茨的信封。）

60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科 伦

[1849年] 7月31日 [于巴黎]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向你承认，拉萨尔的行为使我非常吃惊。我个人曾向他求援，因为我自己也曾把钱借给伯爵夫人^①，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拉萨尔对我是不错的，所以我根本没有料到会这样使我难堪。相反地，我曾经请他千万不要张扬出去。我宁愿过最贫困的生活，也不愿公开求乞。为此我给他写过信。

这件事真叫我说不出的生气。

① 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我们来谈谈政治吧，因为这可以摆脱一切个人不愉快的事。瑞士的情况愈来愈复杂，而现在意大利方面又加了一个萨瓦问题。看来奥地利打算在不得已时，用牺牲意大利来弥补它在匈牙利的失利。但是，如果现在的法国政府容许萨瓦并入奥地利，它就会把自己置于死地。法国议会的多数派正处于明显的瓦解中。右派分裂为纯菲力浦派^①、与菲力浦派一起投票的正统派，以及最近和左翼一起投票的纯正统派。梯也尔之流的计划就是要使路易—拿破仑执政十年，直到巴黎的伯爵成年，然后再代替他。如果国民议会——几乎是肯定了——再征收酒税，那就会使所有的葡萄酒酿造者起来反对它。它的每一个反动措施都会使一部分居民脱离它。

但是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英国。不要对以科布顿为公认首领的所谓和平派空抱希望。也不要对英国人在全国举行集会时对匈牙利人所表示的“无私的热情”空抱希望。

和平派不过是**自由贸易派的一种打扮**。二者内容相同，目的相同，首领相同。就象自由贸易派在国内攻击贵族，以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法来破坏贵族的物质基础一样，现在，他们又攻击贵族的对外政策，攻击它在欧洲的联系，企图破坏神圣同盟。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是激进的资产者，他们为了毫无限制地进行统治，想同贵族彻底决裂。他们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把人民引上了舞台，使人民获得政权。不用中世纪的战争，而只用贸易战争来剥削各国人民——这就是和平派的口号。科布顿在匈牙利问题上的行动是直接由一些实际理由引起的。现在俄

^① 路易—菲力浦派。——编者注

国想签订一个借款协定。科布顿这个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禁止金融资产阶级签订这种协定，在英国是工业统治银行，而在法国却是银行统治工业。

科布顿对俄国人进行了比邓宾斯基和戈尔盖所进行的更可怕的战斗。他揭露了俄国人财政方面的穷困状况。他说，俄国是最贫穷的民族。西伯利亚矿山每年只给国家七十万英镑，而国家所收的酒税却比这大十倍多。诚然，彼得堡银行地下室里的金银储藏量达一千四百万英镑，但它却是八千万英镑纸币流通的金属储备。因此，如果沙皇动用银行地下室的储备，那他就会使纸币贬值，而在俄国国内引起革命。傲慢的英国资产者叫喊道：可见没有我们的贷款，这个专制主义的庞然大物是动弹不了的，而我们什么也不给它。我们用纯粹资产阶级的办法再进行一次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战争。金牛犊比坐在世界宝座上的其他一切蠢牛都有力量。当然，在匈牙利问题上，英国的自由贸易派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不是采取迄今实行的奥地利的封锁政策的做法，而是同匈牙利签订贸易条约和进行某种自由贸易。他们深信，他们现在悄悄地积极提供给匈牙利人的钱，将会通过贸易的途径带着利润和利息回到他们手里来。

英国资产阶级对大陆专制主义所采取的这种立场，是与它从1793年到1815年所进行的反对法国的斗争完全相反的。这一发展过程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我和我的妻子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6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8月1日左右于巴黎]

亲爱的魏德迈：

我从德朗克那里知道，从威斯特伐里亚女士^①那里什么也没有弄到。那也不要紧。

现在请你告诉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小册子发行出去？

我想从论工资的小册子着手——《新莱茵报》上只刊登了它的开头一部分^②。我要给这本小册子写一篇关于目前情况的政治性短序。你认为，譬如说，列斯凯会同意这样做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在接到稿子后立即付钱，而且要多付钱，因为我知道，这个小册子销路一定好，现在就已经有许多人准备预订了。我现在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去偿还列斯凯的旧账。

如果列斯凯以后看到，这件事进行得顺利，那末我们将来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继续进行。

昨天我收到了恩格斯的一封信^③；他在瑞士，并且作为维利希的参谋参加了四次战斗。

达摩克利斯的剑还悬挂在我的头上。驱逐我出境的命令^④既

① 见本卷第524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25—527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56、158、160页。——编者注

没有取消，目前也没有执行。

不管目前的情况对我们个人如何不利，我还算是心满意的。事情非常顺利，官方民主派所经受的滑铁卢应该看作是一个胜利。托上帝的福，政府承担了为我们向资产阶级报仇和惩罚它的任务。

这几天，我也许给你的报纸^①寄一篇关于英国状况的短文。现在我对这个题目腻烦透了，因为我在好些私人信件中已经就这个题目发挥过了。

请直接写信给我，我的地址是：百合花路45号腊姆博先生。

我和我的妻子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我的妻子感到很不舒服，这是她怀孕的自然的影响。再见，亲爱的，立即给我回信。

你的 卡·马·

62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8月中于巴黎]

亲爱的魏德迈：

如果吕耳愿意承担我所无能为力的全部事务工作而他将因此得到佣金，我是乐意接受他的建议的⁴¹⁰。

1. 不过我这里还没有一个能垫付必要经费的印刷业主。
2. 我认为预订名单是多余的。在《西德意志报》和莱茵的其

^① 《新德意志报》。——编者注

他报纸以及另外一些报纸上刊登广告会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件事特别需要在柏林、汉堡、莱比锡和布勒斯劳的报纸上刊登广告。

关于你的报纸^①的消息十分令人不快。为此我最近要给《新莱茵报》的正直的老经理瑙特写信，然后把结果告诉你。

我的文章^②本来你早就应该收到，可是由于我妻子和我所有的孩子全都生病，我当了一个星期的护士。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卡·马·

盼尽快回信。

63

恩格斯致雅科布·沙贝利茨

巴 塞 尔

1849年8月24日于洛桑市
拉帕吕德广场8号

亲爱的沙贝利茨：

我非常感谢你迅速地把信转给了我。因为信不能直接寄给我，而我又没有别的地址，所以我不得不麻烦你。也许你还会收到一两封给我的信，仍望费神给我转来。

我现在呆在洛桑，写关于普法尔茨—巴登革命闹剧的回忆录^③。你很了解我，不会以为我在政治上参与了这个一开始就注定

① 《新德意志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30页。——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

失败的事件。我在卡尔斯卢厄和凯则尔斯劳顿十分痛快地取笑了临时政府的错误和犹豫不决，拒绝了一切委任的职务，而且普鲁士军队一来，我就到欧芬巴赫的维利希那里去，作为他的参谋参加了整个战役。我有时在司令部，有时在前线，但始终同最高指挥官保持通讯，经常同德斯特尔（他作为“红色佞臣”推动了政府前进）联系，我参加了各次战斗，最后在拉施塔特会战中，有机会看到了许多事情，懂得了许多事情。你知道，我有足够的批判能力，不会赞成平庸的极端共和主义者的幻想，能够看透领袖们用大话掩盖起来的怯懦。

我的这一著作按照《新莱茵报》的精神，对这一段历史提出了与其他可以预期将会出现的说法不同的解释。它将揭露某些肮脏勾当，特别是将包含关于迄今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普法尔茨事件的许多新材料。它的篇幅不大，大概有四到六印张。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不停地物色一个出版商。我不想把稿子寄往德国，因为在邮递中有失窃的危险。我对瑞士的出版情况知道得很少，我想问问你，你的老头^①是否属于适合出版这类著作并（请注意）能够付款的出版商之列。我必须立刻拿到钱，因为需要过日子。这部著作是容易读的，这一点恐怕无需向你多说，它在德国可以出售（它不会被没收，因为它的题目没有提供可被没收的借口），这我可以用我的名字作担保。因此，如果能同你父亲订一个合同，那我就信托你了，如果不能，那也不要紧。在这种情况下，务请你给我想些其他办法，包括告诉我德国可能找的出版商，因为我对德国的出版情况也一无所知。

① 雅科布·沙贝利茨的父亲老沙贝利茨。——编者注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你尽快地给我回信。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64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8月25日于洛桑市
拉帕吕德广场8号

亲爱的魏德迈：

经过种种波折^①，经过了在黑森和普法尔茨的多次被捕⁴¹¹，经过了在凯则尔斯劳顿三个星期的悠闲生活，经过了一个月的光荣战役（在这期间，为了换换花样，我也曾身佩战刀，做了维利希的参谋），经过了同流亡者队伍一起在窝州度过的一个月枯燥的宿营生活，我终于来到洛桑这里，开始了独立生活。我首先坐下来，写一篇关于整个普法尔茨—巴登滑稽剧的可笑历史^②。但是因为我和德国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哪些城市戒严，哪些不戒严，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找哪个出版商。我现在一个出版商也不认识。你在当地，应该比较清楚哪一个出版商愿意商谈出版这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当然是完全保险的，不会有被没收或吃官司的危险。也许在法兰克福能找到这样的出版商。但是他必须有钱。请你费心把这方面的情况尽快地写信告诉我，我好立即采取措施。

① 咪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一首歌。——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

最近我在日内瓦看到了你们的红色贝克尔^①，他非常愉快，在乡下同德孚众望的埃塞伦和其他和蔼可亲的 diis minorum gentium^②一起喝酒。

向你的夫人和其他熟人衷心问好。

你的 恩格斯

65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科 伦

[1849年] 9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来信请寄：格罗夫纳广场罗伯茨街18号彼得逊咖啡馆卡尔·布林德收；给我的信要另放在一个信封里^③。

我只能给你写几行字，因为四五天来，我生了一种类似轻霍乱的病，感到非常软弱无力。

我的妻子来信，要我告诉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一百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么卑鄙：他们连我的妻子也要去打扰；她好不容易获准在巴黎呆到9月15日，即我们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

①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② 直译是：小神；转义是：二流人物。——编者注

③ 手稿中这句话的两边都划了一道。——编者注

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这里创办一个月刊；但是时间紧迫，而且头几个星期困难特别大。

拉萨尔显然是因我给你的信^①和我给他的信而在抱怨。我无论如何没有这种意图，本来在这个时候我可以给他写信，但是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使我很难动笔。

等我身体稍微好一点，我就把政治状况更详细地写信告诉你。希望你立即给我写封短信。向你的夫人、丹尼尔斯等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66

恩格斯致乔治·朱利安·哈尼

伦 敦

1849年10月5日于热那亚

亲爱的哈尼：

你大概已经收到我托维利希上校寄给你的那封短信了。我现在告诉你并请你转告马克思，今天早晨我到了热那亚，如果风向和气候好的话，我明天就乘**斯蒂文斯**船长的英国纵帆船“康沃耳钻石号”前往**伦敦**。我在途中大约要走四五个星期，因此将于11月中到达伦敦。

能够这样快地找到好机会，摆脱这种可诅咒的警察气氛，我

^① 见本卷第527页。——编者注

感到非常庆幸。我确实从来没有看到过象皮蒙特这里组织得这样好的警察。

永远忠实于

你的 弗·恩格斯

67

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

伦 敦

[草稿]

[1849年] 11月30日于伦敦

医生先生：

鉴于我们所属的两个团体之间的敌对关系，而且您直接攻击了这里的流亡者委员会⁴¹²（至少是攻击了这个委员会中的我的同事和朋友），如果我们不愿意使我们的行动被双方解释为暧昧不明的话，我们就必须断绝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昨天晚上我妻子在场，我认为不便说出我对这种冲突的意见。

对于您的诊治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请您把账单寄给我。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6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 12月19日于伦敦

切尔西国王路安德森街4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已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给你写的信了。日常生活的种种烦恼，各种各样的事务以及我写信时动作困难，这就是我长期沉默的原因。经过种种波折^①，现在我终于把我的杂志^②安排妥了，我在汉堡找到了印刷厂主^③和发行人。一般说来，整个事情都要用私人的经费进行。糟糕的是，在德国在能够开印以前，总是要费许多时间。我几乎不怀疑，还没有来得及出三期或许两期月刊，世界大火就燃烧起来，而《政治经济学》连写完草稿的机会也没有了。

因为你就住在德国，详细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清楚，所以你也许可抽出时间，简短扼要地把南德意志的情况以及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给我们的杂志写一写。

其次，我请你把附上的广告^④登在你们的报纸^⑤上，但是只能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一首歌。——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③ 克勒尔。——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编者注

⑤ 《新德意志报》。——编者注

在《科伦日报》登出了汉堡书业经理人的广告以后再登。你可以把抄件寄往威斯特伐里亚。你从广告中可以看到，我们除了希望通过书商推销外，还希望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推销，就是我们党内的同志组织订阅，并把订户名单寄给我们。目前我们还不得不把价格定得相当高而每期的篇幅并不多。如果我们的资金因杂志销路甚广而增加的话，那末，这些缺点就会得到克服。

你对蒲鲁东、勃朗和比埃尔·勒鲁之间的争论是怎样看的呢？

维利希向你问好，恩格斯、红色沃尔弗^①、维尔特也向你问好。

目前在英国这里，正在开展一个极其重要的运动。一方面是保护关税派进行宣传，这种宣传受到狂热的农村居民的支持（谷物自由贸易的后果开始象我在几年前所预言的那样表现出来了^②）。另一方面是自由贸易派从自己体系中作出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结论，他们在对内政策方面是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¹⁸³，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又是和平派。而最后是宪章派，他们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贵族，同时又更加起劲地开展了他们这一派反对资产者的斗争。如果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这种希望不是没有可靠根据的），托利党在内阁中代替了辉格党，那末，这些党派之间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宣传的外部形式就会更有革命性，更加激烈。

大陆上另一个还没有明朗化的事件，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末，英国也许一开始就会成为（即使不是出于本意）革命大陆的同盟者。我认为，革命过早爆发（除非它是直接由俄国的干涉所引起），是一种不幸，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日益扩大的时候，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

法国、德国等地的工人群众，以及整个小店主阶层等，也许在口头上是革命的，但是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

你想必已经知道，我的妻子给世界增添了一个公民^①。她要我向你的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我也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请速回信。

你的 卡·马克思

又及：你能否给我弄到公民亨策的地址？^②

你从报上可以看到臭名远扬的海因岑愚蠢的大话。德国的革命把这个家伙毁灭了。要知道，在革命以前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小资产者和商品推销员喜欢看这些白纸黑字印出来的蠢事和大话，他们自己就是坐在小酒馆里吃着乳酪和饼干，十分神秘地干这种蠢事，说这种大话的。现在他想在政府面前损害其他居住在瑞士和英国并积极参加革命的流亡者的声誉，来挽回他自己的面子。他大吵大闹，并且威胁说，不久以后要在进早点的一刻功夫吞掉千百万人，力图以此获得一种有利可图的殉道者的光荣。

① 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编者注

② 这封信的下面一部分，保存下来的是一个抄件，不知道是谁抄的。——编者注

69

恩格斯致雅科布·沙贝利茨

巴 塞 尔

1849年12月22日于伦敦索荷区
第恩街麦克斯菲尔德街6号

亲爱的沙贝利茨：

来信收到了，我没有在洛桑给你回信，是有种种原因的，而主要是因为我做了一次从热那亚到伦敦的环球航行，使我在海上呆了五个星期。我当时没有把我的手稿^①交给班贝尔格尔，是因为我想把它作为单行本出版，或者（如果出不了单行本）把它登在当时我们已经计划出版的杂志^②上。现在这个杂志已经创办起来了，一月份将在德国出版第一期——这一点你从前些时候《伯尔尼报》登的广告上大概就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或者你的老头^③愿意承担在瑞士推销杂志的任务，并与我们直接建立账目联系，我们是非常乐意的。我们在汉堡的经理人可以吧杂志寄给你们，你们也可以设立一个全瑞士的总代理机构。不管怎样，我们宁愿只同殷实可靠的商号打交道，而在伯尔尼登广告的那个人我不了解。有机会请告诉我，此人能否信得过。请考虑一下，整个这件事该怎么办才好，并请告诉我条件如何。但是无论如何，必须每三个月结算并付款一次，至少长期订户应如此。我们在汉堡的经理人也

①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③ 雅科布·沙贝利茨的父亲老沙贝利茨。——编者注

是这样做的。

请把附上的广告^①登在《国民报》上，如果你有时需要广告来填补空白，就请你首先用这个广告。

第一期除了一般性的前言（马克思写的）以外，包括了我写的关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一篇文章、小沃尔弗^②写的关于法兰克福议会和斯图加特议会近况的文章、马克思和我写的时事述评，如有可能，还包括马克思在这里工人协会所做的关于政治经济学讲演的第一讲。⁴¹³此外还有一些小文章，也许还有红色沃尔弗^③写的一些东西。沃尔弗、马克思、维尔特和我现在都在这里，如果可能的话，鲁普斯不久也将到这里来。

一般说来，这里一切都很好。司徒卢威和海因岑随时随地都在阴谋反对工人协会和反对我们，但是没有得逞。他们同几个从我们协会清洗出去的温和的抱怨派²⁴⁶办了一个单独的俱乐部⁴¹²，海因岑就在这个俱乐部里发泄他对共产主义者的害死人的学说的愤恨。

请立即就事务问题给我来信。

你的 弗·恩格斯

预祝你新年健康。

劳驾立即把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道耳的《日记》、贝克尔和埃塞伦的著作，⁴¹⁴以及其他在巴登出版的对巴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鲁普斯）。——编者注

③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登战役史**有意义**的东西，也就是有**事实**而不是空喊的东西邮寄给我。所花费用，你可以记到我的名下，或者算到将来同《新莱茵报》^①订的合同中去。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1850年

70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⁴¹⁵

伦 敦

[副本]

1850年1月1日 [于伦敦]

亲爱的捷列林格：

恩格斯、载勒尔、维尔特、维利希和我将不出席1月3日举行的集会，原因如下：

1. 被邀请的政治流亡者的名单是任意确定的。例如，其中就没有康·施拉姆和斐·沃尔弗。
2. 数年来一直领导伦敦德国民主派的工人一个也没有被邀请。

你的 卡·马克思

71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科 伦

[1850年] 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今天只就一件紧急的事情给你写几句。

为了我们的《评论》，为了把它逐渐改变为双周刊和周刊，然后根据情况重新把它变为日报——也为了我们其他的**宣传**目的——我们需要钱。钱只有在美国才能弄到，现在所有的半革命者（例如，有个叫安内克的，他在普法尔茨可耻地逃跑了，还申明自己连士兵也不是）都在那里摘金苹果。

因此，我们决定，立即把**康·施拉姆**作为特使派往美国。我们所设想的这样长时间的旅行，至少需要一百五十塔勒。我们请你尽快地为此筹集款项，同时请你立即为《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康·施拉姆**（他勇敢地从威塞尔要塞逃跑出来，回到了我们党）寄来介绍信。

为钱的事，我也给格·荣克写了信。

盼即回信。

你的 卡·马克思

我们的特使同样也接受了这里的宪章派和法国流亡者的委托。

这是涉及整个同盟^①的事情。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你必须在你的介绍信中讲清楚《新莱茵报》在德国的地位以及它的革命作用。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72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我迟迟才回你的信，因为两星期来我病得很厉害。

杂志^①将在下星期出版。其中登有你的文章。我们希望你继续写。杂志因我生病而推迟出版。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打算两期合在一起出，但是出版商从营业方面提出了完全合理的理由反对这样做。于是需要重新变更，这时恰好碰上我生病。

将从科伦给你寄二百份去。其中两份请寄给法兰克福附近赫希斯特的克·比林格尔。他是在这里订阅的。也别忘了收费。

你托我去找捷列林格，我已照办。他根本不适合做英国的通讯员。在维也纳，瞎扯一顿还可以过得去，可是在这里就需要研究问题。下次再详谈。

你的 卡·马克思

我和妻子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在汉堡，已经订购了一千五百份左右。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73

恩格斯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伦 敦

[副本]

[1850年2月7日] 星期四晨 [于伦敦]

亲爱的捷列林格：

我很晚才收到您的便条⁴¹⁶，所以我虽然非常乐意，但是很难为您弄到一张今天舞会的入场券。此外，您虽然已被吸收为协会会员，但是您还没有会员证，也没有出席过任何一次会议，而且就在前天，一个和你类似情况的人还被赶出协会。根据这些理由，我完全无法满足您的愿望。

准备为您效劳的 恩格斯

74

恩格斯致匈牙利流亡者委员会

伦 敦

[草稿]

[1850年2月底于伦敦]

致伦敦匈牙利流亡者委员会

公民基林斯基和里什卡要求德国流亡者委员会¹⁶¹给予补助。当向他们要证件时，他们拿出两份由弗·普尔斯基先生签发的证明书（随信附上证明书的副本）⁴¹⁷。根据这两份证明书看来，他们

不是德国流亡者，而是匈牙利流亡者，因为他们曾被主管机关征募去匈军服役；所以他们不属于德国委员会而属于匈牙利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同时，他们肯定说，从匈牙利委员会得到过十先令的补助，而且预先告诉他们，今后不再给他们补助了。让这些人得不到任何救济而流落街头是根本不能容许的，因此请问你们，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匈牙利委员会拒绝给这两个公民补助是否有特殊原因。

(附证明书的副本两件)

75

恩格斯致尤利乌斯·舒贝特、
泰奥多尔·哈根和斯蒂凡·阿道夫·瑙特⁴¹⁸
汉堡和科伦

[草稿]

1850年3月4日 [于伦敦]

1. 舒贝特。信已答复。第二期^①应该象已许诺的那样不贵于第一期。至于四百五十份的问题，现在第一季度不再变动。至于第二季度，则由他提出建议。关于克勒尔的报酬的协议与此毫无关系。

舒贝特关于成果的报道同他以前的报道和我们收到的报告不符。

以后在没有问我们以前，任何东西不要删掉。第三期仍然可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以保留：《为共和国捐躯》^①。

寄五十份到这里来。南德意志的通讯不再登了。

2. 哈根。内容同给舒贝特的信。让他对印刷厂主^②进行经常性监督，由印刷厂主给他开出有关印数的证明。南德意志的通讯不再登了。

他应该坚决地反对书报检查的要求，并把自己的名字作为发行负责人登在扉页上。如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四篇遇到什么困难，应当立即通知。

3. 瑙特。印刷费用与汉堡同；对艾森：百分之二十五用于科伦，百分之五十用于其他份数，除了从伦敦发出的邮费和我们所订的广告费外，其他一切费用都包括在内。

印刷厂主必须在十天内送出五个印张，并规定违约罚款办法。

76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伦 敦

[草稿]

1850年3月12日于伦敦

如果在您无耻地诽谤了恩格斯，而工人协会理事会已经作出把你开除的合理的决定之后，您还配决斗的话，我就会因您昨天给工人协会的信而向您提出决斗了。⁴¹⁹为了揭穿您那革命狂热的虚伪面具，现在我在另外一个阵地上等着您；到目前为止，您还

①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四篇。——编者注

② 克勒尔。——编者注

利用这种假面具巧妙地掩盖着自己渺小的利益、妒嫉心、受过损害的自尊心以及对您的伟大天才得不到世界承认（得不到承认是从您考试落第时就开始了）而忿忿不平的怨恨情绪。

只要您稍微认真地思考一下，您就会懂得，如果说我不得不作为**证人**去宣布加重您的罪过的事实，那末从我这方面来说，已经尽了一切可能去避免发生丑事。须知这种丑事会使我的声誉受到双重的损害：一个是在由**我**介绍您进去的工人协会面前，一个是在您仅仅由于**给我的报纸**^①撰稿才发生关系的读者面前。

您给我的信（这些信随时可以发表）证明，您千方百计地想把“民主派的达赖喇嘛和未来的君主”的角色强加于我。可是，您用什么来证明，我曾经同意充当这种荒谬的角色？

您唯一能够指责我的，就是我没有在克拉普卡事件后立即同您绝交，没有在其他人的面前揭发您；关于这个事件的损害名誉的性质，我曾经当着目睹者的面立即直截了当地对您说过。我承认我当时有缺点。只是贝克尔^②根据弗莱里格拉特和哈根的证明，说您在您已写好的反对《西德意志报》的小册子⁴²⁰出版前一个月，又提出为这家报纸撰稿，特别是您毫无根据地对恩格斯进行诽谤，才使我确信，我过去以为是个别的轻率行为的事实，原来是整个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不管怎样，您昨天没有按照维利希最近的一次要求（虽然他叫您来是根据您的愿望）到这里来，算是您聪明。您知道，同我对质，您会得到什么。

卡·马克思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7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 年] 4 月 9 日于伦敦

切尔西国王路安德森街 4 号

亲爱的魏德迈：

如果你立即写信告诉我，《新莱茵报》^①的销路如何以及我们能否很快就收到钱，我将非常感谢你。你们住在德国偏僻地方，对这里的生活条件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第三期在本月 10 日出版。我们还不确切知道，汉堡那个家伙^②是出于什么动机，把事情拖得这样久。现在我们应该结束这种状况了。

流亡者委员会¹⁶¹也委托我向你们的委员会呼吁。现在我们要养活六十名流亡者；预计还有几百个从瑞士被驱逐出境的人。因此，流亡者基金我们快要用到最后一分钱了，那时人们又将流落街头。

向你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大概是指哈根。——编者注

78

恩格斯致尤利乌斯·舒贝特

汉 堡

[草稿]

[1850年4月11日左右于伦敦]

致舒贝特：

1. 现在，在发行第三期^①以后，我们盼望最近就三期销出份数进行最后结算并清理余额，如果这一工作到4月15日还不能完成，就让他写信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应立即告知，第三期印了多少，其中有多少能保证销完。比有把握的数字只能多印几百份。

2. 既然舒贝特认为不需要由哈根先生担任发行负责人，那末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改动原稿上任何一个字。现在我们通知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立即同他断绝一切往来。哈根就是受委托来监督不许有任何改动的。

3. 因为舒贝特违背我们的指示，不给璘特寄四百五十份，而只寄三百份，所以璘特应去取他所不足的、舒贝特寄给艾森的一百五十份。其次，我们希望，以后寄给璘特时，应同时寄给艾森。如果我们再听到申诉，我们就要采取其他措施。我们也希望今后在一期印完后，立即随首班轮船发往伦敦五十份。

（写一封信给哈根，附在给舒贝特的信里。）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79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4月22日于伦敦索荷区
麦克尔斯菲尔德街6号

亲爱的魏德迈：

请把附上的声明^①登在《新德意志报》。这里的“大人物”企图利用流亡者为自己重新取得地位，并且他们为此在各报上要了一些手法，这样就使寄钱到这里来受到阻碍。我们已经收到救济流亡者的款子约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英镑并且把它分配了。其他一些人筹集了总共不过两英镑十五先令，而现在他们却想扮演“无援的”流亡者的维护者的角色。如果我们现在收不到钱，那末过一个星期我们的五、六十名流亡者就会身无分文而流落街头。

今天晚上这些大人物想举行一次流亡者的集会，谈一谈能做什么。我们完全听其自由。当然，他们在会上又会讲些漂亮话，订些庞大计划，但是救济流亡者的钱却没有。不过，即使我们谁也不去参加，他们肯定也会失败的。

马克思最近大约两星期以前给你寄了一封信^②，他焦急地盼望着你的回信。

向你的夫人和吕宁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51页。——编者注

80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4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你给马克思的信，还有流亡者基金五英镑和给我的短信，今天都收到了。与此同时，你大概也收到了附有流亡者委员会声明、告同盟书和报告的两封信。⁴²¹请你尽快地把它们印出来，并在自己周围尽一切可能为流亡者筹募款项。其他情况你可以从附给德朗克的信中知道。在法兰克尼亚、纽伦堡、拜罗伊特等地也许可以筹募一点。《新莱茵报》在那里的销路是很好的。如果你在慕尼黑有什么人，你可以写封信到那里去。你知道，现在，当司徒卢威这个蠢驴及其同伙竭力在革命前夕利用流亡者使自己重新在报纸上出现的时候，至少是继续救济我们的流亡者，不让新来的优秀分子落到这些蠢驴的手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有关声誉的事情。

我们以为随后出的两期《评论》已经到你手了：第二期有五个星期了，第三期至少也有好几天了。结果发现瑙特这个蠢驴根本没有寄给你！今天我们写了一封严厉的信给他，要他立即把它们寄给你。第三期在他那里已经有一星期了。第三期上已全部登完第一组文章^①，在你收到第三期以前，不要对它进行评论。

①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

再见。

你的 弗·恩·

我们刚刚知道，司徒卢威、捷列林格、施拉姆^①、鲍威尔^②（施托尔佩人）等坏蛋在德国各报上造谣，说我们的委员会^③吞占了流亡者的钱。在书信中也传播着这种诽谤。想必你没有在哪儿看到过，否则你早就为我们辩护了。你知道，我们大家都为革命出了钱，我们并没有得到一分钱。甚至连《新普鲁士报》等也从来不敢在这样的事情上非难我们。只有卑鄙的民主派、小市民中无能的“大人物”才会极端无耻地干出这种卑鄙事情。我们的委员会已经三次提出报告，每一次我们都要求捐款人指派代表来检查账目和收据。还有哪一个委员会是这样做的？每一分钱，我们都有收据。委员会的任何委员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捐款中的一分钱，而且不管处境怎样艰难，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我们亲近的朋友从来没有一个人比别的流亡者多得；凡是稍有经济来源的人，没有一人得到过一分钱。

如果德朗克已经不在法兰克福，那你就把信拆开看看，再转寄给他。

①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② 路易·鲍威尔。——编者注

③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编者注

81

恩格斯和马克思致弗·帕迪贡

伦 敦

[草稿]

1850年5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帕迪贡：

我们刚刚知道，您的协会⁴²²打算向希腊街的德国协会提出自己的纲领，并问他们赞成不赞成这个纲领。

从我们星期六谈话以后，我们是不相信这件事的；因为如果您或者您的协会向我们指出，说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是最下等的废物，那我们会干脆把他们赶出门外，而不去问他们是否赞成我们的纲领。

我们已经向您指出，这个协会的领导人是吹牛家或骗子手。骗子手和吹牛家什么都能签字。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们一再提出的联合和协调一致的建议，他们甚至会在我们的宣言上签字。

您知道，如果您的协会接受了这样的建议，那末为了我们的名誉，我们就必须立即和拉脱本广场协会的成员断绝一切联系。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

82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舒斯泰尔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5月13日于伦敦

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泰·舒斯泰尔先生

通过法兰克福的魏德迈先生，我们收到了以法兰克福流亡者委员会名义寄给居住在这里的施提贝耳先生的十英镑，我们向您表示感谢，并通知您：这笔款子已经收到，并已入账。

如果您能继续设法在法兰克福或其近郊为这里的流亡者筹寄款项，我们将非常感激。流亡者的人数天天还在增加，这十英镑很难满足一周内最迫切的需要。收入越来越少，可是现在需要救济的流亡者，按其职业来说在那里几乎全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希望就业的。

敬礼和兄弟情谊。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国外分部

书记 弗·恩格斯

一切款项请通过魏德迈先生寄给马克思先生，或者寄给伦敦索荷广场国王街21号卡·普芬德先生。

83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
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本生男爵
伦 敦

1850年5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

致普鲁士驻伦敦公使本生爵士阁下

阁下：

我们从公开的报纸上获悉，《新普鲁士报》最近发表了一系列涉及目前旅居伦敦的那一部分德国流亡者特别是普鲁士流亡者的揭露材料；上述的报纸谈到伦敦和柏林之间的某些关系，并且该报把我们之中的一个人的名字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

我们所在的团体¹⁶¹没有《新普鲁士报》。因此我们冒昧地请求您并期望阁下您，作为我们国家驻英国的官方代表，出于您的公正，费心把有关的几号《新普鲁士报》提供给我们使用。

谨向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的最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奥古斯特·维利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8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 6月8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64 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们的《评论》情况怎样？特别是钱的问题怎样？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因为现在普鲁士当局在伦敦英国政府那里采取种种措施，要把我也从英国驱逐出去。如果我在英国不是身无分文的话，我已经搬到英国内地，政府也就找不到我了。

“红字报” 405 情况怎样？已经收到美国来的订购单了。销出去多少份了？你那里还剩下多少份？

你们的报纸^①好象和其他报纸合谋对我们的《评论》采取沉默抵制态度。当然我了解，《新德意志报》的读者对拉沃更感兴趣些。

问候德朗克和你的夫人。

你的 卡·马·

① 《新德意志报》。——译者注

85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 6月27日于伦敦
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魏德迈：

请寄钱给瑙特。这家伙是个诚实的笨驴。下一次我将向你说明情况。不要为我妻子那些激动的信^①生气。她给孩子喂奶，而我们这里的处境又格外艰难，忍耐不住是情有可原的。

吕宁的批评（我看到了第一篇和第二篇⁴²³）证明，他不懂得他要批评的东西。我也许要在我们的《评论》上给他作一些说明。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内阁可能今天倒台。这样一来，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将在这里开始。我们个人很可能是托利党的第一批牺牲品。早已决定的驱逐出境，那时也许就会执行。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参看本卷第629—635页。——编者注

86

马克思致流亡者会议主席

伦 敦

[草稿]

[1850 年] 6 月 30 日 [于伦敦]

主席公民：

当资产阶级的所有走狗攻击六月革命⁴²⁴时，我公开地捍卫了这些恐怖的日子，我认为，这些日子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

我今天没有出席流亡者的这个庆祝集会，是因为我身体不适，不能到你们那里去；但是我的心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87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

巴 黎

[草稿]

1850 年 7 月 17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64 号

亲爱的布林德：

我们长时间没有写信是出于误会。这是因为我们以为，中央

委员会的第二个通告^①，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以前 [已由]^②我们的特使克莱因转给你了，我们在等着你答复。[现在]^②发现，克莱因在布鲁塞尔根本没有 [留下]^②这样的东西。

请你尽快给我写信，单独放一个信封，名字写……^②我们打算过几个（8）星期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 425。你对霍尔施坦事件是怎样 [想的]^②？我们先派一个特 [使]^②在那里工作过两年，对所有的人和环境都了解得 [很充分]^②。

关于我个人的问题以及我……^②许许多多的意外事故，下次再谈。

这一次我是找你谈一件私事……^②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不要拒绝帮助我。我和我的亲属商量好了，……^②星期在荷兰同我的表舅菲利浦斯要商谈解决我的钱的问题。[为此]^②我要亲自到荷兰去。我妻子的病一直 [妨碍]^②我动身。现在只有过几个星期我才可以去，因为我表舅的两个女儿要接连在他那里举行婚礼，而事务问题只有过几个星期才能商量。

在这期间，鉴于有这笔交易，我就拿它作担保，给伦敦这里一家商号开了一张二十英镑（五百法郎）的期票。期票于星期一或星期三到期。如果我不能兑现，我将会遭到公开的……^②，而在这里党的现有关系的情况下，而且由于我同普鲁士使馆和英国内阁的关系，[可能]^②产生非常不愉快的后果。

我已经听说，戈克在巴黎现在有一笔相当大的资本。请你立即写信给他，而且不用细说，就问他能否凭债券或期票借些钱给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编者注

② 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

我。万勿拖延。

在我未去荷兰把事情办妥以前，确实是身无分文了。

我相信你会尽一切可能去做的。

你的 卡·马克思

8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10月2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魏德迈：

请你给我做下面一件事：

请你向舒斯泰尔或其他人借些钱，赎回我在法兰克福当铺的银器，然后把银器卖给法兰克福的珠宝商或其他任何人，再把我从那个人那里借来典当的钱还清，把剩余的钱寄到这里给我。

在这种场合你和那个人是不会有风险的：如果这东西你卖不出较高的价钱，那你可以把它送回当铺。

另一方面，现在我的情况是这样：为了能继续工作，我无论如何也要弄到钱。

我请你重新送到当铺里去的東西（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出卖价值）只是：1. 一个小银杯；2. 一个银盘；3. 用盒子装着的小刀叉；这些都是小燕妮^①的东西。

^① 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你打算写一部通俗政治经济学，我非常赞同，只是希望你赶快付诸实现。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89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

科 伦

[1850年] 2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贝克尔：

我知道，因为我给毕尔格尔斯写的一封信，你感到很委屈。然而，这封信是在非常激动的情况下写的，在这封信里，我既不想责怪我在科伦的其他朋友，也不想责怪你。我想，这样的解释会使你满意的，我就可以不再提过去的事而直接谈谈我想向你提出的建议了。

1. 你知道，舒贝特先生把我们的《评论》办得多么糟糕。我想，最近几天，他那里就要出版最近两期。我希望这个刊物（从二月份起）作为季刊继续办下去，每个季度二十印张。更大的篇幅就有可能容纳更加丰富多采的材料。你能否承担出版的责任？需要什么条件？

2. 我的一位朋友^①把我一本反对蒲鲁东的书^②从法文译成了德文，并为它写了一篇序言。为此我向你提出同上面一样的问题。

① 皮佩尔。——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3. 我拟了一个计划，准备给读者提供一套由若干篇幅不大的小册子组成的现代社会主义文献。在三月份以前，还不能开始这样做。如果你愿意承担这件事，那末现在就可以做些准备工作。我以为，德国的读者在最近从高级政治中获得令人快慰的经验以后，将逐渐地不得不转而关注现代斗争的真正内容。

请你立即答复。

你的 卡·马克思

90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巴 门

1850年12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艾米尔：

包裹已收到，谢谢你很快地弄来了雪茄烟，它得到了大家的赞赏。衬裤也很好。

几天前父亲写了封信给我。他对哥特弗利德·欧门更加佩服了，即使散伙他也打算同他继续合作；同彼得则除非不得已，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继续共事了。关于欧门兄弟公司，我将收集一切能够收集的资料。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哥特弗利德·欧门说，他们平均每年盈利六百英镑，最近几年则更多。做这种生意，在一般的年头是不容易亏本的。他们需要的是不大一笔资本，这笔资本他们是有的；他们的商品（次等的缝纫和针织用线）比起销路大大减少的高质量的商品来，要畅销得多。

1849—1850年度的收支平衡表还没有做好；借方和贷方还是

混乱不堪。看来父亲又坚持要把平衡表整理好，听说明天就要着手去做。

彼得先生是今天早晨或者昨天晚上到这里的。他把老希尔叫去了（他住在离我们办事处两幢房子远的一家旅馆里），他很有礼貌，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至少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办事处露面。如果他想找我的碴儿，那是不会成功的。父亲不愿卷入两兄弟的争吵，我也不会干预这事。但是哥特弗利德现在是左右为难，所以不得不同我保持关系，我用不着问他，他自己就会把一切都告诉我。

如果彼得·欧门自己来管理办事处（大概终究会这样做），那末我查账的工作就会受到很大妨碍。到目前为止，我一个星期只有四天在吃午饭的时候即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才能做这个工作；但他恰好习惯于吃午饭的时候到办事处来转转。不过，账本中所有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搞到了，剩下的只是把欧门兄弟公司卖给我们商品的价格同相应的市场价格进行十分复杂的比较，以及检查旧的账目等，看看是不是能在其中发现什么问题。过两天我将把欧门兄弟公司 1849—1850 年的全部清理好了的账目以及欧门漂白工厂的账目寄给父亲，让他看看，这些绅士们是怎样用他的资本去做生意的。

雪茄烟的钱请记到父亲的账上，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向玛丽亚、海尔曼和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1851年

91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⁴²⁶

科 伦

[1851年2月1日左右于伦敦]

……如果你把维利希的信件寄给我，我将万分感激。^①一方面，让我们在这里，在巴比伦的河边^②也能参加你们的哈哈狂笑。另一方面，这个人利用同你的“表面上的”联系，在外国人面前自我吹嘘，同时责难我们。最后，我认为你必须或者通过我，或者你自己直接给他去封短信，婉言谢绝同他继续通信，因为考虑到，在伦敦搞幽默对他来说是毫无危险的，然而你们在科伦会因此而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不仅你们，就连我们在德国的党的同志们，也会因此而受害。这可能比由于“木匠”189偶然想出来的玩笑话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更为不幸，同时也更为可笑……

① 见本卷第203—204页。——编者注

② 圣经《诗篇》第137篇第1节。——编者注

92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⁴²⁷

科 伦

1851年2月8日 [于伦敦]

……又及：维利希和沙佩尔同巴特尔米等人一起，由于大肆吹嘘他们在德国的影响和对我们大肆诽谤，终于把路易·勃朗愚弄到这样的程度，他竟同这些“败类”联合起来举办庆祝二月革命的宴会，还同他们一起发表了一个类似宣言的庆祝会节目单。矮子由于自己的虚荣心而上了当，他是想让赖德律-洛兰看看，他也有一批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的追随者。现在，事情又完全弄糟了。矮子担心他白白地损害了自己的声誉，毫无必要地失信于我们，而他同我们本来从1843年起就有了某种联盟，尽管这种联盟并不十分密切。

然而，你知不知道维利希首先以什么博得朋友们的钦佩？以自己在科伦的巨大影响。因此，你更有必要把信件寄给我：应该阻止“木匠”¹⁸⁹的活动。再见。

93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⁴²⁸

科 伦

[1851年] 2月28日 [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希望你收到了《莱茵报》。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不写信。如果你把我向你要的**维利希的信件**寄给我，那我就用不着把下面的卑鄙事情告诉你了。我仍然不得不请你**立刻把这些信件寄给我……**我把下面的消息寄给你，好让你把它读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听。再让他们把关于此事的消息传遍整个德国。

事情就是在2月24日¹⁸⁸伦敦的宴会上，我们的两个朋友、党的同志^①在“海瑙！”的叫喊声中，在英勇的骑士**维利希**主持宴会的情况下当众遭到毒打^②。为了了解后面所叙述的事实，必须先作如下说明：

法国流亡者也象所有其他流亡者一样，分裂成各种各样的派别。后来，他们在教堂街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协会。这个协会本应是**慈善性质**的，即对流亡者进行救济。政治被排除在协会之外。因此为形形色色的法国流亡者建立了一个中立地带。这里，同时出现了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山岳党人¹⁴⁶和卡贝分子，布朗基分子等等。

2月24日快到了。你们知道，法国人对于这样一种可以出出

① 康拉德·施拉姆和威廉·皮佩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18—219页。——译者注

风头的机会，就象女人将要分娩那样，长久地准备着，讨论它，并从各方面研究它。因此教堂街协会召开了全体会议，以便筹备庆祝这个“光荣的”日子。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出席了会议。小个子勃朗——注意，他不能即席讲话，他写了演讲稿，对着镜子记住和背熟——站起来，发表了精心炮制和仔细修饰的狡诈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千方百计地说明，这个慈善性的协会不能举办**政治性的宴会**，因此，也不能庆祝二月革命。赖德律—洛兰反驳了他。在激烈的争论中小个子勃朗脱口而出说，由于**赖德律和马志尼不让他加入欧洲中央委员会**¹⁶²，所以他也不会同他们一起参加任何宴会。别人回答他说，宴会不是欧洲中央委员会举行的，而是有形形色色的法国流亡者的代表参加的教堂街协会举行的。

第二天，这个协会收到了路·勃朗的来信，说他打算举行盛大的反宴会……⁴²⁹

这样一来，路易·勃朗就把哈尼及其一部分拥护者吸引来参加了自己的宴会。英国的基础打好了。但是，要象欧洲中央委员会那样，能变出彩虹的全部颜色的大陆底色还嫌不足。为此目的，路易·勃朗把他的行家眼光投向了马志尼委员会的滑稽的模拟画，即**维利希—沙佩尔—巴特尔米—维迪尔之流的委员会**。

现在来谈谈这个委员会的产生和性质，以及它在各有关团体中的追随者。

当维利希和沙佩尔及其拥护者被开除出同盟^①的时候，他们便同维迪尔、巴特尔米以及波兰、匈牙利、意大利流亡者中的渣滓联合起来，并迫使这群败类承认他们是欧洲中央委员会。沙佩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尔和维利希（他们当然希望这个肮脏的、不象样子的和可怜的杂色画从远处看好象是一件艺术品）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他们想向德国共产党人表明，欧洲流亡者是跟他们走，而不是跟我们走的，他们——不管德国愿意不愿意——完全有决心一遇机会就在那里夺取政权……

路·勃朗为了实现他反对教堂街的阴谋，并不厌弃同他所看不起的这帮人进行联系。他们当然兴高采烈。好不容易他们才获得了**地位**。这些先生们虽然竭力要把所有的作家开除出他们的协会，但是只要某个著名作家表示愿意为他们效劳，他们就双手抓住他不放。沙佩尔和维利希已经预感到自己胜利在望了……到那时，德国共产党人就可能顶不住而怀着懊悔的心情回到他们的庇护之下……

宴会于2月24日在伊斯林顿举行。我们的两位朋友，施拉姆和皮佩尔，出席了宴会……宣读了贺词。路·勃朗宣读了他的代表们的贺词。朗道夫宣读了议员格雷波的贺词（在巴黎再也没有能搞到第二份贺词），一个波兰人宣读了他的一些巴黎同伙的贺词，而**主持宴会的**伟大的维利希宣读了来自拉绍德封的贺词。他们从德国什么东西也没有弄到……⁴³⁰

现在你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痛斥这些胆小的诽谤者和卑鄙的匪徒，只要有可能的地方，都要去做。

为此，你们必须马上把维利希的信件寄来。

94

马克思致海爾曼·貝克尔⁴³¹

科 伦

1851年4月9日 [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附上金克尔派的一篇可笑的拙劣文章。这里为同盟^①筹集了十五先令。还差十先令，这笔款子已经有人认捐，但是钱还没有拿到。我将按照你的建议行事。请让我负担一英镑吧。应该付五先令的那个会员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这笔钱拿不到了……

95

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

苏黎世

[1851年5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鲁普斯：

从马克思（他在几天以前曾到曼彻斯特我这里来过²¹³）带给我的你的来信日期上，我惊讶地看出，它几乎是在一个月以前就寄出的。不过马克思对我说，他立即就给你写了信。

至于你的美国计划，你就死了这份心吧。那里没有什么可去的，因为你既然懂英文，在伦敦也能马上找到工作。那里需要大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量象你这样精通古代语的人，特别是如果你有文凭的话。要知道甚至连根本不怎么样的人也能弄到很好的职务。美国报纸上的事是骗人的鬼话。如果这是件要紧事情，那末你真的认为，这个家伙会从欧洲为自己写信招聘一个编辑，并且等待这么长的时间吗？谁知道那里的情形怎样，从那时起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等到预支的旅费，除非世界末日。而且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值得为这个事情到芝加哥去；最普通的樵夫每星期的收入是四美元，而且如要解雇，一星期前就得通知——这是那里普遍流行的规矩。

……^①希望你已经收到它了；你一收到，就收拾行装，带着到伦敦旅行的护照，乘船前来。大陆的报纸报道，说什么英国政府不再让流亡者到这里来了。胡说！别把自己搞糊涂了，即使警察局说你必须得到英国驻伯尔尼公使的签证，你也别相信。任何这一类的东西你都不需要。你只需要路过法国的签证，因此要法国公使的签证，这种签证瑞士人会给你弄到。你将平安地经过法国来到这里。万一法国人把你送到哈佛尔，想再从那里把你送往美国——可以料到他们会这样做的，那你就干脆在哈佛尔搭乘开往南安普顿或者伦敦的轮船。你知道，在这里边境上谁也不会受到阻拦；尽管有反动报刊的这一套胡言乱语，我期望在博览会¹⁸⁶期间能在伦敦见到你。我再说一遍：别把自己搞糊涂了，在任何情况下，你要坚持想到伦敦去这一点。如果法国政府要在过境方面阻挠你，而且你的经费又许可的话，那最好是按我选定的路线前来……^②请给罗伦佐·希奥察……^②写封特别恭敬的信，说明你是从他的一个同乡那里知道他的地址的，请他帮帮你的忙，告诉你现

① 手稿此处缺损。这一段的开头残缺。——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在那里有没有开往英国的船，是什么样的船（帆船还是轮船），大约在什么时候开航。同时请他告诉你船长的姓名。到时候你可以同这些船长或者书面联系（信寄到船上），或者直接前去。我的旅费（包括伙食）花了六英镑（一百五十法国法郎）。你的旅费可能更便宜些。旅行到热那亚，如果到都灵以前的大部分路程（这一带沿途景色异常优美）你是步行经日内瓦和蒙塞尼山隘，或者更短些，经大圣伯纳德山口（马提尼—伊符雷）的话，那花钱并不多。从都灵几乎到亚平宁山山麓都有铁路为你效劳。再就是还有更近的步行的道路：经莱斯河谷地、富尔卡、辛普朗，从那里直达亚历山大里亚。所有这几条路都非常好。从海路来说，气候现在是最好的了（多半是刮东风），而且在地中海航行将是非常有趣的。尽可能乘英国船。我看，所有这些，二百五十法郎就对付着够用了，要有三百法郎则肯定足够。问题是科伦人^①能不能给你弄到这笔钱。但是你无论如何应到英国来。我现在就给马克思写信，要他就钱的问题再次给科伦写信。如果钱还是没有，那你也不妨再次写封信给丹尼尔斯或者毕尔格尔斯。

至于从英国去纽约的船票，那是贵得厉害；三等舱的旅客们经常受到很坏的待遇；这种情况现在正好在议会里讨论着。头等舱通常是十五至二十英镑。过去，当我们自己打算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把这些都打听好了。南安普顿的轮船，二等舱不错，也便宜。也有个别的螺旋推进式轮船在行驶；如果碰巧能乘上其中的一艘，那末乘二等舱可以既便宜又走得快。不管怎样，我坚决地希望，你将到这里来并在这里住下去。你在这里的机会比在美国

① 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

要多，而且除此之外，一旦到了那里，就不那么容易回来了。在美国使人厌恶的是：海因岑在那里算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而厚颜无耻的司徒卢威现在要周游全国，去到处散发臭气。那里的人们真见鬼了！在土耳其大桡船上当奴隶，胜于在美国当报纸编辑。

尽快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快点来吧。

你的 弗·恩·

来信请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

96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⁴³²
科 伦

[1851年5月于伦敦]

……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

97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1年6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汉斯：

马克思刚刚把你的信转给我，从信中我终于知道了你的确切地址。我很早就在打听你的地址，因为想问你以下的问题。

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¹⁵⁶，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①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②，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经历⁴³³——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肤浅，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为了使你更清楚地了解，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提醒你——关于我在巴登部队中晋级的事当然就不用提了——我没有得到过比普鲁士皇后备军炮兵伍长更高的职位³²¹，因此对了解战役的细节，我还缺乏中间一环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普鲁士尉官考试、而且是各兵种尉官考试时所必需具备的。当然，我所说的不是军事操练等等的细节，这对我毫无用处，因为现在我已确信，我的眼病使我不能服现役。我是说要一般地熟悉各个军事部门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我所需要的，是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历史事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例如，基本战术，筑城原理，多少带历史性的、包括从沃邦到现代独立堡垒的各种体系，以及对野战工事和其他有关军事工程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桥梁等等）的研究；还有一般的军事科学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而引起的变化的历史。再就是需要认真熟悉炮兵学，因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和《匈牙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62—368 页和第 604—615 页）。——译者注

为我已经忘了不少,而且有许多是我根本不知道的;还需要其他一些材料,我一时想不起来,不过你一定是知道的。

请把所有这些基本问题的资料告诉我,以便我能立即弄到它们。我最需要的是这样的书:它一方面能使我了解目前各个军事部门的概况,另一方面还能使我了解现代各种军队之间的差别。例如,我想了解野炮炮架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构造,师、军等等各种不同编制。我特别想得到关于军队的组织、给养、医院以及任何一支军队所必需的装备方面的各种情况。

你现在大致可以了解,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你应该给我介绍些什么书。我认为,在这类手册中,德国军事著作恰恰比法国或英国的军事著作适用得多。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至于炮兵学,贝姆的手册⁴³⁴也许是最好的。

在现代战争史方面(我对较古代的历史不太感兴趣,而且这方面我还有蒙特库库利老头的著作),我在这里能找到的当然都是法文和英文的史料。在这些英文的史料中,特别出色的是威廉·纳皮尔中将的西班牙战争史;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读过的战争史方面最好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而又能在你那里找到它的话,那是值得一读的(《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共六卷)。我这里什么德文著作都没有,但我必须弄到几本;我首先想到的是维利森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们两个人的书怎样?从理论和历史方面来说,哪些值得读,哪些不值得读?只要我有所进展,我就要认真研究1848—1849年历次战役的历史,特别是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役。你知不知道普鲁士方面出版过什么关于巴登运动的或多或少正式的或者稍微客观的报道?

其次,我还希望你能介绍一些好的专用的德国地图,价钱不要太贵,但足以用来研究1792年以后的各次战役(尤其是1801—1809年的维尔腾堡、巴伐利亚、奥地利战役,1806—1807年和1813年的萨克森、绍林吉亚、普鲁士战役,1814年的法国东北部战役,伦巴第、匈牙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比利时战役)。我有施梯勒大地图集,但它太不详细了。我有1792至1814年期间各次会战的平面图;它们是收在艾利生的《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欧洲史》一书所附的地图集里,但是我发现,这些平面图有许多是不正确的。德国有没有这样价钱不太贵但又可靠的地图集?

你是不是知道现在被法国人捧上了天的若米尼?我只是从梯也尔先生的讲话里知道他的,大家知道,梯也尔无耻地抄袭过他的东西。这个矮小的梯也尔是当今仅有的最不要脸的撒谎家之一,没有一次战役他能举得出正确的数字。由于若米尼先生后来投奔了俄国人,所以他当然有理由不会象梯也尔先生那样把法国人的英勇业绩描写得神乎其神,在梯也尔的书里,一个法国人总是能打败两个敌人的。

这就是向你提出的一大堆问题。除此之外,我希望,现在在德国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再进一步扩大。但是丹尼斯的被捕令人深思。看来,这里在准备进行搜查,以便把我们也牵连到这个案件中去,但是这不那么容易,想必也弄不出什么名堂,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什么也找不到的。

关于在伦敦为美国建立石印所的计划^①,马克思显然会写信告诉你的。象这样的打算,如果一切都要办齐全的话,在这里就

^① 见本卷第313页。——编者注

需要花很大的代价，而美国报纸大部分都很不可靠。鲁普斯^①和弗莱里格拉特正在伦敦。本月初我也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

根据一切情况看来，既然你很快也要到那里去，那末最好你能和一家或者几家报纸或杂志签订关于通讯报道等的合同。这在伦敦很有好处，不过，最有支付力的几家报纸当然已经满员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在德国的报刊情况如何。

指挥官维利希仍旧住在他的兵营里，靠兵营供养和救济过日子。你看会不会弄出什么大规模相对抗的事情？

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来信请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

9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1年6月27日 [于伦敦]

亲爱的汉斯：

我通过法布里齐乌斯寄给你信，这样做不知是否妥当。谁能担保这个人不会在边境被捕？因为他在这里装了整整一箱信。

虽然你设想的美国计划没有什么结果（想必恩格斯已写信给你谈到这点^②），但你毕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到这里来帮我们的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78页。——编者注

忙。也许会找到某种同别人合作的工作——当然，纯粹是为了挣钱，因为需要生活。

我现在从可靠方面获悉，我们的朋友们被捕是因为出现了叛变和告密。我从心里确信，维利希先生和沙佩尔先生以及他们那帮下贱的坏蛋直接参与了这一卑鄙勾当。你知道，在德国排除那些在他们看来是阻碍他们通往宝座之路的人，对于这些 *in partibus*^①（非现实的）“大人物”来说是何等重要。这些蠢驴不懂得，别人把他们看作是蠢驴，而且充其量也只能对他们嗤之以鼻。

维利希尽管有他市侩般诚实的、斯巴达式斋戒的、军士的伪善的道德，却是个十足平庸的——请注意，十足平庸的——骗子手，一个整天在酒馆鬼混的人，此外——虽然有一位可敬的庸人告诉过我，但我对此不敢担保，——他是个行骗的赌棍。这家伙整天呆在酒馆里，不过当然是在民主派的酒馆里，他在那里吃白食，他给酒馆招揽客人以代替付款，他用连这位骑士自己也不再相信的关于未来革命的一成不变的空话为这些客人解闷，而且在各种不同场合经常重复这些空话，却总是收到同样的效果。这个家伙是最下贱的帮闲。但是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干的。

这个家伙的全部共产主义归结为，他决定和其他游荡的骑士们一起依赖社会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此人的全部活动就是，在酒馆里造谣中伤和诬蔑我们，吹嘘他在德国的联系，他虽然没有这些联系，但他的同伙：“中央的小丑”⁴³⁵阿·卢格，傻瓜海因岑和撒谎成性的丑角、装腔作势的神学美文学家金克尔，却都相信。他

① *in partibus infidelium* 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在法国人面前也吹嘘这些联系。

顺便说说，上面提到的教士阿多尼斯在资产阶级人士中跑来跑去，被他们豢养，受他们宠爱等等，而同时继续偷偷地保持同沙佩尔和维利希的被禁止的联系，希望同“工人党”也保持接触。这个家伙是想左右逢源。他在各方面都酷似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无非就是宝座上的金克尔，其特点也是那种平淡无奇的夸夸其谈。

如果你要问我，你在这里何以为生。那末我就回答：请效法勇敢的维利希吧。他不播种，不收割，而天父还是在养他。

不过，说真的，如果你留在德国有危险，那末你就应该到这里来。如果你能平安地在德国住着，那当然留在那里更好。因为那里比这里更需要人。

你的 卡·马·

又及：英国的对外贸易至少占它整个贸易的 $\frac{1}{3}$ ，而在谷物税废除以后就更多了。可是，克里斯特先生的全部论据毫无价值。品托已经阐明⁴³⁶，如果对某种东西来说需要 $\frac{10}{10}$ ，那末最后的 $\frac{1}{10}$ 和前面的 $\frac{9}{10}$ 同等重要。即使假定英国对外贸易只占 $\frac{1}{4}$ （这不准确），那末毫无疑问没有这个 $\frac{1}{4}$ ，其余的 $\frac{3}{4}$ 也不能存在，何况构成整数1的 $\frac{4}{4}$ 呢。

民主派为了不使自己丢丑，不使自己成为笑柄和不拿生命冒险，早就习惯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了。但是，这些“无限小”的软弱无能，却从来还没有象在这里“中央的”民主派卢格、豪普特、隆格等人所出版的机关报上那样，如此惊人地表现出来过。这里出版了一个很糟糕的周刊，用了大吹大擂的名称《Der

Kosmos》（弗莱里格拉特正确地把它叫做《Das Kosmos》）^①，大概在德文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厚颜无耻和空洞无物的东西——这说明了某些问题。甚至在偏僻的德国教区出版的任何一家民主派小报都没有放出过这种臭气。

看来，让平静的时期再延续几年就好了，应该让1848年的所有这些民主派有个腐烂的时间。我们的政府不管多么无能，它们同这些妄自尊大的、平庸的蠢驴相比，毕竟是真正的天才。

再见！

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②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常常有各种各样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一切”^③，工作很快就要结束。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因为正如可尊敬的维利希所常对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简单**。一切都这样简单！不错，在这些空洞无物的脑瓜里确是如此！真是些头脑简单的人！

① 《Kosmos》是德文的阳性名词，前面应加阳性冠词《der》，现在用中性冠词《das》，是嘲讽蔑视的意思。——译者注

②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③ 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诗句。——编者注

99

恩格斯致恩·德朗克

日内瓦

1851年7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德朗克：

你很长时间得不到我们任何消息了，因为加累尔去世后我们没有你的通讯处，而后来，当你把舒斯泰尔的地址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听说，你自己很快就要来英国。可是，由于鲁普斯^①在伦敦已经整整一个月了，而一点也没听到你的消息，所以我们只好猜测，你还在那里呆些时候。

关于去年秋天的伦敦事件你知道了。⁴³⁷关于那些这里没有向你报道的事情，你可以从这个时期所发表的文件中获悉。因此，为了使你了解情况，我只要告诉你后来一个时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从1850年11月起就一直呆在曼彻斯特，而马克思说英语有困难，所以同哈尼和宪章派的联系就有些削弱了。沙佩尔、维利希、路·勃朗、巴特尔米等人——总之，是一群一方面不满我们，另一方面不满赖德律—马志尼委员会¹⁶²的乌七八糟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利用了这一点，以便把哈尼拉来参加庆祝2月24日的宴会。结果他们成功了。在这次宴会上发生了以下怪事：

（1）我们两位出席宴会的朋友^②（其中有施拉姆），被德国流亡者那伙败类赶了出来。事情搞得很严重，几乎闹到法院，但是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威廉·皮佩尔和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

在受欺负的一方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以后，被我们调解下来了。这一事件使得同哈尼的关系有些紧张，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不大好。但是，同哈尼相比，琼斯却根本不同，他完全站在我们一边，现在他正在英国人中间宣传《宣言》^①。

(2) 因为没有来自德国的贺词，维利希先生就宣读了一份来自瑞士的贺词。上面也有你的签名。当然，我们在这里无法知道，是用什么样的欺骗或者伪造手段把你的名字弄到这种文件上去的；在你亲自把这件事情作了应有的调查以后，你无论如何要把一切必要的情况告诉我们。顺便说一句，在关于宴会的报道里也刊载了这份有你签名的贺词。你可以想象，当签名者中出现了一位《新莱茵报》的编辑的时候，人们是多么兴高采烈。

(3) 布朗基献词事件。巴特尔米装扮成布朗基主义者，劝布朗基给宴会寄一篇献词来，而布朗基寄来了一篇对包括勃朗之流在内的整个临时政府的出色的抨击文章。好象遇到晴天霹雳而大吃一惊的巴特尔米就这个文件的事作了汇报，决定不宣读它。但是布朗基知道，他在同谁打交道，于是在举行宴会的同时，在巴黎各报出现了献词的全文，从而破坏了整个效果。多愁善感的撒谎家小矮个路·勃朗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声明，而整个委员会——维利希、沙佩尔、路·勃朗、巴特尔米、维迪尔等人——则在《祖国报》上发表声明，说他们根本不知道献词的事。但是，《祖国报》对这一报道补充说，布朗基的妹夫安都昂（该报向他打听过）把献词寄给了签署声明的巴特尔米先生，而且在手头还有他的收据。在这以后，巴特尔米声明说，这一切都是事实，全部过错由他自己承担，是他撒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了谎——他收到了献词，但没有宣读，是为了不破坏协调一致。但是不幸的是，与此同时，前龙骑兵上尉维迪尔声明说，他要供认一切：巴特米向委员会汇报过献词全文，而委员会决定不宣读它。可以想象，这对这群匪帮是多么丢脸的事！我们把献词译成了德文，并在德国和英国散发了三万份。²⁰¹

十一月动员时期⁴³⁸的伪造信件使维利希欣喜若狂，以致使他想用普鲁士的后备军使世界发生革命。在我们手里掌握有异常可笑的文件和有关这方面的革命计划。在适当的时候将用得着它们。首先是打算把“写作分子”斩尽杀绝，并且要宣布实行被动员起来的艾费耳高原农民的专政。不幸，结果是一无所获。

从那时起，这些彼此结盟、相互确保对方获得统治权和永垂不朽名声的大人物，力图为自己弄到个哪怕是最不足道的地位，可是白费了力气。全部落了空。他们只好满足于，德国所发生的所有搜查和逮捕，没有一次是因同他们有联系而引起的。

然而，我们满意的是，我们摆脱了所有这些信口开河、头脑不清和软弱无能的伦敦流亡者，而且终于能重新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对于这帮坏蛋个人所干的无数的下流勾当，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等闲视之。我们总是比这伙败类站得高，并且在每次重大运动中能控制他们。1848年以后的实际教训从那时起使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而1850年以后的平静时期我们则适当地用来进一步钻研。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有比他们多得多的优点，而且在他们想不到的领域也是如此。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极大的优点，那就是他们全是一些追名逐利之徒，而我们不是。不可理解的是，在经受了这一切以后，竟然还有这样一些蠢驴，他们的最高意愿不过是：在起义——他们称之为革命——刚取得第一个胜利的第二天，

能参加一个什么政府,然后过那么个把月,就被推翻或者身败名裂,被人抛弃,同1848年勃朗和弗洛孔的遭遇一样。试想一下吧:一个沙佩尔—格贝尔特—梅因—豪德—维利希政府!遗憾的是,这些可怜虫永远也不会如愿以偿;他们会重新落到充当尾巴的地步,所以他们也只能在小城市里和农民中间制造某种混乱。

你在日内瓦到底干什么?有人说,你已经结婚,当了爸爸,同时你同莫泽斯^①的关系很好——由于照顾他的妻子。而另一些人说,所有这些纯粹是诽谤,可是,与你相隔十纬度,对此很难判断。弗莱里格拉特也在伦敦,正在出版一卷新的诗集。维尔特住在汉堡,同我一样,在最近吵架以前一直在写商业通讯。他在西班牙旅行中什么也没有带来,甚至连淋病也没有带来。不过,这个月他要去伦敦。红色沃尔弗^②经过了亲爱尔兰、资产阶级的……^③、精神失常和其他有趣状态等各种不同阶段,他完全不喝烧酒而喝二合酒了。马克思老爹天天去图书馆,以惊人的方式扩大着他的知识和他的家庭。而我在喝罗木酒和水,啃书本,同棉纱打交道,十分无聊。这就是要告诉你的关于我们私人方面的一些概况。

由于在德国发生逮捕,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想方设法建立联系并再次着手去做本已委托给别人的某些工作,因此你一定要尽快地把瑞士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们。总之,请立即回信。如果你还要求做什么解释的话,请指出是哪点。来信请寄:经加来转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我收。

你的 弗·恩格斯

① 赫斯。——编者注

② 费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③ 原稿此处不清。——编者注

100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苏黎世

1851年8月2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刚从恩格斯那里收到你的信，现在赶忙给你写回信。如果已经不可能把你留在这里，那末，我当然非常希望，至少在你离开以前同你见见面，和你谈一谈。

但是，你既然决定去美国，那末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刻，既可以在那里谋生，又能给我们党带来好处。

你大概肯定会得到《纽约国家报》编辑的职位。原先这个职位是推荐给鲁普斯^①的。他随信附来一封给该报的所有人之一赖希黑尔姆的信。实业问题就是这样。可不要失去时机。

现在谈谈别的事情。海因岑先生和尊敬的卢格一起，每个星期都在纽约《快邮报》上攻击共产主义者，尤其是攻击我、恩格斯等人。这里所有的民主派坏蛋都利用这家报纸当作他们倒垃圾的臭坑，这里当然长不了谷物，也结不了果实，然而却是莠草丛生。最后，海因岑还恶毒攻击《国家报》，而《国家报》却连这个对手也不能对付。

不管《国家报》执行什么样的美国政策，在欧洲政策方面，你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将不受约束。海因岑在那里完全是以大作家自命。如果有人去那里，给这个爱吹牛的空谈家一个厉害看看，那美国报界将会感到高兴。

如果你当了编辑，我们将全力支持你的工作。可惜，《国家报》驻伦敦记者是无赖汉和蠢驴载勒尔。同时也必须堵住欧洲政府的成员卢格的嘴。

你的那篇反对克里斯特的文章很好。我没有什么可改的，只是提一下，在各工厂区，工人确实是为了从自己的孩子身上榨取**金钱**才结婚的。这是悲惨的，但却是事实。

你当然知道，我正处在非常可悲的境地。要是长此下去，我的妻子就要完了。经常的操心，为日常琐事的奔忙，使她精疲力竭。此外，再加上我的敌人的卑鄙行为；他们甚至**从来也不**打算在实质问题上攻击我，而是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谰言诬蔑我，破坏我的声誉，来为他们自己的无能报仇。维利希、沙佩尔、卢格和其他许多民主派的坏蛋都是专干这一行的。只要有人从大陆来到这里，他们就立即向他劝诱，要他也干这一行。

几天以前，“著名的”见习法官施拉姆^①在街上遇见一个熟人，马上就悄悄地对他说：“不管革命的结局如何，大家一致认为，马克思是完啦。最有成功希望的洛贝尔图斯马上会下令把他枪毙的”。全是这个态度。当然，我对所有这些卑鄙行为置之一笑，它一分钟也不会使我离开我的工作；但是你知道，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为极无乐趣的日常生活操劳，神经系统遭受折磨，当民主派瘟疫的阴沟里的臭气通过愚蠢的造谣者日复一日地传到

①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好过的。某些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冒失常常是简直难以置信的。

不过，这里还谈不上党派的问题。大人物们尽管有**表面上的**意见分歧，但是在这里却只忙于相互保证他们彼此的重要性。无论在哪一次革命中都没有浮现出来过这种没有头脑的败类。

如果你到纽约去，就顺便拜访一下《纽约论坛报》的安·德纳，代我和弗莱里格拉特向他问好。他也许能对你有用。你一到那里，就立刻给我来信，但仍象往常一样寄给恩格斯，因为他付邮费比较容易。无论如何我希望在你动身到海外去以前，你再给我写一封短信。在你的夫人到达的时候，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她衷心问好。

如果你能留在纽约，那你离欧洲也不太远，而且既然在德国报刊完全受到压制，那末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在报刊上进行斗争。

你的 卡·马克思

又及：我刚刚获悉，大人物们，卢格及其集团，金克尔及其集团，沙佩尔和维利希及其集团，还有这些大人物之间的调停人菲克勒尔、戈克及其集团，建立了一种海绵式的联合。你知道，有一个关于农民的故事，一个农民把每十二舍费耳的谷物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了。然而他说，数量必定起作用。这些懦夫也这样说：“数量将起作用”。其实，把这个生面团粘在一起的粘合剂是对“《新莱茵报》集团”，特别是对我的仇恨。当他们凑成一打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真正的力量。

如果你在纽约不能掌握《工人报》——如能掌握，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因而将不得不同《国家报》进行谈判，那末你要提防自己的朋友卡普，他正在那里活动。我们手头有材料证明，这个家伙

——我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是反对我们的主要阴谋家。
再见，我亲爱的。

101

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

伦 敦

1851年8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鲁普斯：

今天我在这里打听有关肯达耳先生的事，明天把我所了解到的有关他的情况告诉你。如果在他给你回信并暗示他对你抱有希望之前，我马上去他那里，这只会使他非常冷淡地接待我，而且也不会把一切所需要的情况告诉我。这些正人君子是非常讲究形式的。不久以前，海恩向这位肯达耳谋求职位，并且提到了我，但是肯达耳甚至认为没有必要从我这里打听他。在发生这件事之后，如果我过分地强求于肯达耳，那末对你只会有害处。你一收到肯达耳的回信，就告诉我他说些什么，我就马上去他那里，为你打听一切，并尽量设法使这个人对你有好感。当然，如果哈森普弗鲁克对你的逮捕令已经失效，那末可能立即就会给你安排工作。不过即使没有失效也没有什么关系。要是我能在这里给你弄到一个什么职位，那就太好了，可惜我在这方面的熟人太少了，此外，这里只是为了学现代语才聘请家庭教师，而熟悉现代语的人又绰绰有余。不过，我看是否能让瓦茨去活动一下——他正在参加教育运动，而且他现在有很多熟人。

你的 弗·恩·

以后请把信封粘得好一点——你的信寄到我这里多少是开着口的。

102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苏黎世

1851年8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非常感谢你报道的情况。如果你从霍夫施泰特尔⁴³⁹那里进一步弄到一些资料，我将非常感激。可是，我觉得，你应该记得某些教科书和各种军事参考书的书名；我特别需要最普通和最常见的材料，即在步兵见习军官和中尉的考试中都会问到的、因此在所有书籍中被认为是尽人皆知的东西。德克尔的那本著作²¹⁶我还是在瑞士弄到的，是一本译得很糟的法译本，也没有地形图，可是马克思把这本书弄丢了，而且未必还能找到。我自己要弄一本地图集，不过我还需要一幅匈牙利地图。据我所知，奥地利总参谋部印过几种这样的地图。请告诉我，你的地图是否这种地图，它的价格多少。在万不得已时它毕竟要比施梯勒的大地图集更适用些。至于巴登，尤其是沿莱茵河的巴登—瑞士边界，从运动⁴⁴⁰时起我就保存了这方面一些相当好的地图。我要通过维尔特（他现在又住在汉堡了）打听价钱，那时再决定买什么。不过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再给我弄到一些资料，我将非常高兴。

你要去美国，这非常遗憾。但是，说实在的，如果在瑞士没有任何合适的工作，我就不知道能给你想些什么其他办法了。在

伦敦不容易安插，连鲁普斯^①也还没有找到事。他自己正在找工作，我也在尽力给他在这里找个什么事做，但暂时还没有结果。在音乐方面这里的竞争很激烈。纽约距离英国，尤其是距离曼彻斯特毕竟不是那么远了：因为有轮船定期航行，旅程是从头一个星期三到下星期六，很少需要十整天。在纽约你将会遇见小个子红色贝克尔^②。他最近担任过《工人报》的发行人，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那里，因为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他最近的通讯处是：北威廉街 24 号楼上；如果你不知道他现在的通讯处，那末在利埃夫尔那里（“莎士比亚”饭店）或者在《国家报》社大概能打听到它。总之，在纽约有很多工作，而且那里非常缺乏一位有理论造诣的我们党的常驻代表。你在那里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你将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可以使用的和顶一点用的德国人很容易美国化，并失去回国的一切愿望。此外，还得考虑美国情况的特点——过剩的人口很容易流入农业地区，国家正在不可避免地迅速而且日益加快地繁荣，因此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制度是美好的理想等等。那些想回来的当地的德国人，多半是象梅特涅和海因岑那种在革命中捞到好处的堕落的人。在他们当中，越是次要的人就越是可悲。此外，你将在纽约看到祖国所有的帝国贱民⁴⁴¹。我不怀疑，你能够在那里住下来。除了纽约以外，只有圣路易斯是个还不坏的地方；费拉得尔菲亚和波士顿是很糟糕的城市。如果你能掌握一家报纸，那就太好了；否则就设法在《纽约国家报》找个工作；这家报纸和我们的关系很好，而且它的欧洲通讯一直受到我们的控制。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大概是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编者注

从你那里来的信最好是经过我转发。这样邮资可以由公司支付。

关于兵营的消息，除了维利希和这帮匪徒吵了一架并离开了兵营以外，我没有听到什么情况。马克思写信告诉我，未来的军队的骨干被毁灭了^①，维利希落到了没有伯桑松的地步。多惨！可是，这个维利希不仅是个笨蛋，而且是个下贱的、背信弃义、凶狠的人；他用来为他极大的和完全无法置信的虚荣心和自我崇拜服务的凶狠是根本没有止境的。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撒谎成性的家伙。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确实从来没有从他的嘴里听到过一句老实话。他总是认为，他就是一个凭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天才应当导致革命取得胜利和彻底完成的人物。你想象不到，这种固定观念把这个家伙变成了什么样子。当然，这种自大狂在他身上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我认为，他完全能干得出各种卑鄙勾当，可是我还不认为这一次他会干出直接的背叛勾当。汉堡事件有别的原因；叛徒不是维利希和沙佩尔在那里的唯一代理人布龙；据说是豪普特泄了密，但我不能相信这一点。

当然，我们让这帮匪徒去干他们所乐意干的事，他们的整个活动，当然不过是吹牛、臆造狂妄的计划以及对我们叫骂而已。这一切对我们说来完全无关紧要。我们没有必要去注意这群人，因为普鲁士警察当局正在替我们这样做了。在他们盘踞的谢特奈尔的酒馆里，没有一句话不是被人向警察局作了报告的。

你走以前无论如何再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你搭乘的轮船的船名，这样我可以从本地报纸上知道它什么时候到达纽约。到纽

^① 见本卷第304页。——编者注

约后马上把你的通讯处告诉我。马克思的通讯处是：伦敦索荷广场第恩街28号。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你听到过关于德朗克的什么消息吗？他仍然住在日内瓦，你可以从舒斯泰尔那里打听到他的通讯处。

103

马克思致海尔曼·艾布纳尔⁴⁴²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副本]

[1851年8月下半月于伦敦]

……您大概在各种德文报纸上读到了**半政府的**《石印通讯》上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伦敦的官方德国流亡者向公众宣布他们兄弟般的团结，宣布他们已组成一个完整的组织。所有渴望达成协议的民主派分成三个集团：卢格集团，金克尔集团和难于描述的维利希集团。在这三者之间，还飘荡着持中间立场的众神：小文学家，如梅因、孚赫、奥本海姆等，前柏林协商派²⁶⁴，最后还有陶森瑞和一些奥地利人。

我们应当从欧洲民主派中央¹⁶²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阿·卢格谈起。阿·卢格确实不是作为一个戴着桂冠的人物来到伦敦的。大家只知道他在紧急关头从柏林溜走了，后来向布伦坦诺谋求驻

巴黎公使的职位也没有成功；在整个革命时期，每当幻想散布开来的时候，他总是用坚定不移的态度支持这种幻想，有一次灵机一动甚至发现按照“德骚的榜样”最能解决当前的冲突。他正是这样称呼那个小小的典型的保皇立宪民主国家的滑稽戏的。但他坚决地决定要在伦敦成为一个大人物。象往常一样，他采取同德国的一家民主派的地方报纸建立联系的办法，以便有可能用关于他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无稽之谈来肆无忌惮地引起德国公众的注意。这一次好运气落到了《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的身上。现在卢格可以开始他的下一步行动了。因为他讲的完全是半通不通的法语，所以没有人能妨碍他以德国最出色人物的姿态自荐于外国人，但是马志尼立刻就完全准确地看出他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可以毫不客气地委托此人以德国人的名义在他的宣言上签名。于是，阿·卢格便成了欧洲临时政府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正如赖德律—洛兰有一次所说，是马志尼的人。阿·卢格感到他已经超过了自己的梦想。然而，现在问题在于，也要在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的心目中使自己显得象个政权的样子，并证明他除了不清白的名字外还将有更多的东西投到天平上去。因此阿·卢格决定完成三大壮举。他同豪格、隆格、司徒卢威和金克尔等先生们一起组成了所谓的德国中央委员会²⁰⁷。他创办了一家杂志，名称很谦逊：《宇宙》，最后还发行了一千万法郎的公债在德国人民中间推销，他向德国人民保证以争取自由作为报答。一千万没有收到，然而《宇宙》却完蛋了，中央委员会也分裂成为它最初的几个组成部分。《宇宙》只出了三期。卢格的典型风格把世俗的读者们都吓跑了。但是，却利用《宇宙》杂志做了很多事，阿·卢格得以在纸上表达自己对于女王邀请冯·拉多维茨先生，而不邀请他到温莎城堡

去所感到的惊讶，另外他本人编造了一些信件，在这些信里，他“以临时政府的身分”从德国向自己致敬，并以自己的轻信的朋友们的名义，对他回国以后“国家事务”将不允许他保持各种更亲密的私人关系而事先表示遗憾。

由卢格、隆格、豪格、司徒卢威和金克尔等先生们签名的关于号召认购一千万公债的呼吁书⁴⁴³还没有登出，突然谣传伦敦西蒂区有人正在按捐款签名单为司徒卢威赴美募款，而另一方面，《科伦日报》登载了约翰娜·金克尔太太的声明：她的丈夫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名，并且已经退出了刚刚成立的中央委员会。

大家知道，司徒卢威先生在三月革命前后的全部政治上的英明，不过是鼓吹“憎恨君主”而已。然而在伦敦，他为了得到现款，不得不给卡尔·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文报纸^①撰稿，甚至还得受公爵先生阁下的亲手检查。这件事报告给了马志尼，当司徒卢威先生想看到自己的名字炫耀在欧洲通告上的时候，马志尼却加以禁止了。司徒卢威就一去不复返，他怀着对中央委员会的极度愤恨到了纽约，以便把自己的固定观念，把自己少不得的《德国旁观者》移植到那里的土壤上去。

至于说到金克尔，正如阿·卢格在纽约《快邮报》上喋喋不休地所说的那样，他的确没有在呼吁书上签名，然而他是赞成呼吁书的；呼吁书的草案是在他的房间里拟定的，他还亲自转寄了一部分到德国去，而他退出中央委员会只是因为委员会选出的主席不是他，而是豪格将军。阿·卢格在作此声明时尖锐地攻击了他称之为民主派的贝凯拉特的金克尔的“虚荣心”，并且对约翰娜

① 《德意志伦敦报》。——编者注

• 金克尔太太也表示怀疑，因为为她效劳的是《科伦日报》这种被禁止的报纸。

因此，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就只剩下了卢格、隆格和豪格三位先生；甚至阿·卢格也已经明白，这样三个人不但不能创造新世界，而且什么也创造不了；但是，不倦的卢格还不愿认输。对这位大人物来说，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做点什么事情，使他能象个忙于深奥的政治计谋的人，而首先是使他有理由摆出要人的样子对一切作出判断，东奔西跑，进行谈判，醉心于洋洋得意的空谈和在报纸上播弄是非。他真走运，菲克勒尔刚刚到了伦敦。金克尔先生的妄自尊大态度对他和其他两个南德人即戈克和济格尔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同时济格尔决不会愿意受维利希的指挥，戈克也决不会接受维利希改善世界的计划。而且这三个人对于德国哲学史知道得太少了，以致把卢格当成了大思想家；他们太天真了，以致受了他的伪装纯朴的欺骗；他们太富于庸人般的美德了，以致把这位所谓的流亡者所有的奔忙都信以为真。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个人^①在给纽约《快邮报》编辑部的信中所说，他们决定试图同其余的集团联合起来，以便恢复奄奄一息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声。但是，就是这位记者却又抱怨说，实现这个虔诚而善良的意图的希望很小；金克尔还在搞阴谋；他同他的救命恩人^{②③}和几个普鲁士中尉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先暗地里活动，秘密地逐渐扩大，尽可能地掌握民主派的资金，然后作为强大的金克尔的党突然地公开出现；但是据说，这既不诚实，又不合理，也不明智。

① 戈克。——编者注、他的传记作者

② 叔尔茨（1850年曾帮助金克尔越狱逃跑）。——编者注

③ 施特罗特曼。——编者注

卢格也就在同一号报纸上对“绝对的受难者”作了几个侧击。就在纽约《快邮报》把这种流言蜚语传到伦敦来的同一天，举行了敌对集团的第一次正式的团结友爱纪念会。但这还没有完！阿·卢格通过纽约《快邮报》在美国征求倒霉的欧洲公债的认购者。曾在《科伦日报》上否认这件令人可笑的事的金克尔，现在却在大洋彼岸的报纸上独自出面号召认购公债，并且还说，应该把钱寄给享有最大信任的人；不用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要求先交纳五百英镑作为印制革命纸币之用。卢格立刻在《快邮报》上宣布，他，卢格，是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财务员，在他那里可以得到已经准备好的债券。因此，对于势必丧失五百英镑的人来说，取得现成的债券总比去买还不存在的要聪明得多。而《快邮报》编辑部相当露骨地声称，如果金克尔先生不放弃自己的计谋，那就要宣布他是革命的敌人。最后，当卢格在《快邮报》上搬出他那每星期一次的谰言，在报纸的各栏里装模作样，把自己打扮成未来的人物，并庆贺自己占有了所有与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相称的要职的时候，金克尔却在《快邮报》的直接对手《纽约国家报》上写道：

“你们看，在大西洋彼岸正在十分内行地进行战争，而在此岸却在交换着犹太的亲吻。”

如果您问我，象阿·卢格这样一个实际上从来毫不中用，理论上早就完蛋，只具有典型的混乱文体的特点的人，他怎么还能起某种作用，那末我首先指出，他的作用只是在报纸上撒谎，他靠他所特有的极大的热心和用各种最卑贱的手段竭力传播这些谎言，企图使他自己和别人都相信谎言的真实性。至于他在这里的所谓流亡者中的地位，那么正好同他相称，虽然他只是一条汇流

着整个这个民主派的所有矛盾性、不彻底性和局限性的阴沟。作为流亡者所固有的通病——思想模糊和糊涂的典型代表，作为他们的孔夫子^①，他理应在他们中间为自己确立显眼的地位。

您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金克尔怎样随着他所认为的人民感情的风向，忽而出现在前面，忽而躲在后面，忽而着手某项事业，忽而又把它抛弃。在为短命的《宇宙》写的一篇文章里，他特别赞赏挂在水晶宫⁴⁴⁴里的一面大镜子。这里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个人的全貌：镜子是他的生命的要素。首先，按其实质来看，他是个演员。他主要扮演德国革命的受难者的角色，所以他在伦敦这里获得了本来是对其余的斗争牺牲者所表示的那种尊敬。但是，他一面让唯美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公开地酬谢他并祝贺他，同时却背着这个资产阶级同以维利希为代表的渴望达成协议的流亡者的极端派进行被禁止的交往，他认为，这样做既能保证自己博得现在的资产阶级的欢心，又能保证自己对革命的未来的权利。他在这里的生活同他过去在波恩时的俭朴生活比起来，可算是豪华了，但是他往圣路易斯写信，说他生活得象一个穷人的代表所应该的那样。总之，他遵照规定的礼仪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又毕恭毕敬地奉承无产阶级。但是，作为一个想象力大大超过理智之声的人，他不可能不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粗暴和狂妄，这使得不少迂腐的道德高尚的流亡中的大人物离开了他。据说，他现在打算周游英国，以便在各个城市向德国商人发表演说，接受别人的敬意以及把通常只是在南方土地上才有的收获双季庄稼的特权移植到英国的北方土地上来。金克尔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有雄心的人，那

① 俏皮话：“孔夫子”在德文中是《Konfuzius》，同“糊涂虫”（《Konfusius》）一词发音相似。——译者注

他就错了。他是一个充满贪欲的人，而且命运除了把他引向他的愿望的目的，并把他安置到重要的地位上去以外，是再也不能跟这个滥用漂亮词句的无害的人开更恶劣的玩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遭到无法挽救的彻底惨败的下场。

最后，关于维利希，我只把他的熟人的看法告诉您。他们全都认为他是个目光短浅的空想家。他们对他的“天才”表示异议，可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宣布他“倒有性格”^①。他自己对这种地位暗自高兴，并且用比预料的要多的普鲁士式的狡猾利用这个地位。现在您了解到未来的大人物了。

官方流亡者的总数，除了极少数例外，是由零构成的，其中每一个零都认为，如果它同别的零一起构成一打的话，它就成为一。由此产生了他们经常的想统一和合并的企图，这些企图总是由于这些渺小的大人物之间的小小的无谓争吵、倾轧、卑鄙行为和竞争而失败，但是又经常地这样干。他们一方面在北美报纸上彼此相互攻击，一方面又想面对着德国结成一条战线；他们聚集成一大堆散播流言蜚语的乌合之众，同时认为，这样才造成有力量和牢固的组织的效果。他们经常要自己相信，为了使公众敬仰，他们始终还缺少点什么东西；因此他们也就有组织地把每一个新来的流亡者招募到自己一边去。他们为了使弗莱里格拉特脱离马克思和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所做的努力既是死乞白赖的，当然也是徒劳无益的；为此他们现在用沉默来惩罚他。为了使他加入他们的正义者同盟，金克尔试用过一切手段，而阿·卢格甚至用书面形式向他呼吁。现在，他当然也和威·沃尔弗和其他与这种麻烦

① 暗指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24章里的一句诗：“不是天才，倒有性格。”——编者注

离得远远的流亡者一样，不属于“这一类流亡者”。又多一个人！如果要这些革命的卡普勒教士，这些革命的行乞的教士献出什么东西的话，那末为了多一个人，特别是多一个象弗莱里格拉特这样的如此有声望的人，他们会献出一个王国。追名逐利之徒和沽名钓誉者——就是这些人组成了流亡者的总和。这些先生们认为，革命即将来临，而他们当然要为革命做好准备。于是，帝国议会的成员们便在瑞士成立了类似的同盟，同盟中未来的职位已经根据教阶制原则按次序分配好了。在这当中，在谁应该当第十七号或者第十八号代表的问题上进行了一场激烈斗争。

您对这些先生们把半政府的《石印通讯》变成自己的《通报》^①感到奇怪。如果我对你说，他们这些下流作家中有一个人经常为《新普鲁士报》胡乱写稿，另外有一个人正在做亲俄的《纪事晨报》的助手工作等等，那么您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不过，这绝不是背着官方流亡者进行的。不仅如此，他们第一次全体会议是以宣读《石印通讯》的文章开始的。他们大约有五十人，而且在第二次会议上这个数字就减少了一半以上。不和的种子已经在这些渴望达成协议的人们中间开出了灿烂的花朵，不过，正如其中有一个秘密地表示的那样，这些人仅仅是些“流亡者上层”。普通的工人流亡者群众一个也看不到。

如果说亲如兄弟的流亡者在某一点上是一致的话，那末这一点就是他们对马克思的普遍的疯狂的仇恨，出于这种仇恨，他们准备去做任何蠢事，去干任何卑鄙勾当，去搞任何阴谋，只是为了发泄自己对这个 bête noire（骇人的怪物）^②的恼怒和愤恨的感

① 官方通报。——编者注

② 直译是：黑兽。——编者注

情。要知道这些先生们甚至不厌弃同古比茨的《伴侣报》的前撰稿人贝塔（也叫贝特齐希）建立联系，并以这位大作家和爱国者为媒介，在快活的酒馆老板路易·德鲁克尔的机关报上怀疑马克思搞间谍活动，理由是，他是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夫。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同马克思只打过一次交道，这一次就是，他通过没收贝克尔的印刷所并把在科伦的海·贝克尔投入监狱的办法，破坏了贝克尔开始出版的、第一分册已经问世的《马克思文集》的出版，并且阻挠出版已在印刷中的杂志。由于萨克森政府公布了共产主义的告同盟书，对马克思的仇恨就更加增加了，因为他被认为是这份告同盟书的作者。⁴⁴⁵不过，马克思已经多年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他正如弗莱里格拉特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一样，既没有愿望也没有时间来回答这些亲如兄弟的流亡者的流言蜚语。

可是，越是不理睬他们，这些未来的哈巴狗就越是狂吠不已。过早去世的古斯达夫·尤利乌斯，这个有充分的批判能力和学术上有造诣的人，现在也被流亡者宣布为他们的拥护者；他们的无聊而荒唐的勾当使他十分厌烦，所以他在去世前几个星期给一家北德意志的报纸寄去一篇详尽地描述流亡者的文章，但是，这家报纸拒发表……

10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苏黎世

[1851年] 9月11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魏德迈：

鲁普斯^①已把你的事写信告诉他在《国家报》的他一个熟人。糟糕的只是金克尔先生不久以前在那里安了窝。另一方面也发生令人高兴的事情：海因岑先生的报纸，即纽约《快邮报》被迫宣告破产。现在霍夫先生和卡普先生正试图集股创办新报。总之，现在正是进行报纸投机的有利时刻。

这里的大人物们彻底分裂了。这些家伙的行为就好像他们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并且要瓜分马其顿—亚细亚帝国那样。真是些怪人！

如果我在这里有更多的熟人，我就为你在这里找一个象铁路工程师或者其他类似的职位。可惜我没有任何人情关系。然而我确信在这里是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工作的。糟糕的是我们大家都手头拮据，而你又没有钱在这里等些时候，看一看。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实现你到纽约的计划，那末一旦爆发革命，你在那里弄到返回欧洲的路费比我们弄到离开这里的路费，当然要容易。

但我还是尽一切力量在这里为你找工作，因为你一旦到了那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里，谁又能担保你不会消失在西部地区的某个地方！我们的力量太小，所以我们应当非常珍惜我们现有的人才。

而且，你选择了一个不好的、不适宜的时间去旅行。不过，既然必需如此，那也就没有办法了。我至少相信，你到了那里，不会过象我们大家在这里所过的这种穷困生活。这一点起码也是要估计到的。

马志尼先生也不得不看到，现在是“民主”临时政府瓦解的时代。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以后，少数派已经退出意大利委员会^①。这些人也许是比较先进的。

我认为马志尼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他鼓动意大利立即同奥地利决裂，他的活动只是有利于奥地利。另一方面，他忘记了：他应当面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压迫的那部分意大利人，即农民，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在为反革命准备新的后援。马志尼先生只知道城市以及城市中的自由派贵族和“有教养的公民”。意大利农村居民（他们同爱尔兰的农村居民一样，都遭到了敲骨吸髓的压榨，经常被弄得精疲力尽，愚昧无知）的物质需要，对马志尼的世界主义的、新天主教的、痴心妄想的宣言里的那一套高谈阔论来说，当然是太卑下了。但是毫无疑问，要向资产阶级和贵族说明：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马志尼似乎认为，借一千万法郎要比争取一千万人更革命一些。我很担心，奥地利政府在紧要关头会自己动手去改变意大利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会按照“加里西亚的方式”²⁶⁹去进行改革。

① 参看本卷第357—358页。——编者注

请告诉德朗克，过几天我就会给他去信。我的妻子和我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你是否想在这里找工作，请再考虑一下。

你的 卡·马克思

105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⁴⁴⁶

科 伦

[1851 年 10 月 4 日和 8 日之间于伦敦]

亲爱的丹尼尔·斯夫人：

我对您丈夫的被捕和您同他的分离表示深切的同情，这一点我显然没有必要向您说了。使我放心的是，我深信，案子没有转到陪审法庭，司法机关是不能长期进行拘留的，而您和您的丈夫具有非常坚强的意志，足以对付命运的波折。如果您让送这封短信的人把下列书籍带给我，我将非常感谢您……

106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1 年 10 月 16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亲自给《纽约论坛报》的一个编辑安·查理·德纳写了信，而且寄去了弗莱里格拉特为你写的介绍信。因此，你只要到他那

里，提到我们就行了。

你要我介绍统计学的参考书。我向你推荐 1845 年出版的麦克库洛赫的《商业辞典》，因为这本辞典里也有关于经济学的解释。现在也有比较新的著作，例如麦克格莱哥尔的著作，他关于统计学的著作⁴⁴⁷大概是全欧洲最好的。但是价格很贵。你在纽约的图书馆里肯定可以找到这些书。麦克库洛赫的辞典则是每个给报纸写文章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手册。

专门关于英国的书，还可以向你推荐 1851 年新版的波特的《国家的进步》。

关于商业史一般有：

图克的《价格史》，三卷，到 1848 年为止。关于北美的，我特别推荐麦克格莱哥尔所著的专门关于美国的统计学。

关于德国的有：冯·雷登男爵的《文化的比较统计学》。关于法国的有莫罗的著作⁴⁴⁸。

我还有件事要委托你。我应前德国天主教神父科赫（你可以向《国家报》打听到这个人，因为他有时给该报写文章）的要求，寄给他二十份《宣言》^①（德文的）和一份英译本，并且委托他把英译本连同哈尼的序言⁴⁴⁹印成小册子。此后我再没有得到科赫先生的一点消息。请你第一，让他说明一下，在他给我写了十分恳切的信以后，为什么采取这种极可疑的沉默态度；第二，让他把英译本交给你，你看看能不能把它印成小册子出售，也就是说能不能付印、发行和出售。不言而喻，如果可能，你可以得到一些收入，而我们则要求得到二十到五十份小册子。

德朗克将于本月 23 日到达这里。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请速来信。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所有朋友向你和你的夫人问好。
祝你海上旅途平安，在美国一切顺利。

你的 卡·马克思

[燕妮·马克思的附笔]

请转告您亲爱的夫人，在这段时间里，我很惦念她，并向她表示热烈的关切。在这漫长的海上旅途中，她和两个孩子想来是真够受的！希望这封短信不要过早地先于您们到达纽约，当然，您们在纽约肯定是会找到临时家乡的。

埃德加尔^①从4月离开以后一直没有音讯。他从不来梅乘“改革号”帆船（船长是阿梅尔曼）出发，打算在加尔维斯敦上岸，先在新布劳恩费尔斯住下。亲爱的魏德迈先生，说不定您能从纽约打听到他的下落。他不来信是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可怜的孤零零的妈妈^②由于右手瘫痪，现在丧失了命运留给她的最后一点安慰——不能和她心爱的人通信了。

祝您好。衷心问候您。

燕妮·马克思

10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1年10月3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现在我再往美国给你寄出第二封信。在同鲁普斯^③考虑成熟

①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以后，我认为我们可以共同做一件事情。

第一，以前的《新莱茵报》没有在美国普遍发行。如果你能找到某个资产者，或者哪怕是从某个印刷业主和纸商那里得到必要的贷款，那末我认为，把《新莱茵报》上的文章编成一种袖珍小丛书出版，就象贝克尔^①在科伦出版的小册子的那种形式，是有好处的。例如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恩格斯关于匈牙利的文章^②，我的关于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文章^③，维尔特的某些小品文等等。如果你在那里找不到这些文章，我可以从这里给你寄去，同时告诉你，哪些我认为是最合适的。你要为《新莱茵报》这套小丛书写一个简短的一般性的序言，在你认为必要时，也要为每一册写注释或后记。

第二，你可以用同样的形式，出版恩格斯和我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反对卡·海因岑的文章^④，并加上说明。我相信，这些文章一定很畅销。

我们可以一起分得扣除生产费用以外的利润。

第三，我从美国收到了有关我的已出版的六期《评论》的许多要求和委托，不过我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因为我不能信任那里的无赖。你可以登一个广告，说这几期《评论》可以从你那里得到，不过，当然要等到有相当多的订货之后，我才从这里寄去。

第四，你可以（我们也是如此）在适当时候把我们目前所写的抨击性文章编入上面所说的小丛书里。从商业观点来看，先印

①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卡·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编者注

现成的、手头已有的材料，当然比较可靠，比较方便。在简短的序言和后记中，你可以同来自右的和左的对手进行必要的论战。

因此，我建议你去当一个出版商。这比办报所需要的钱少，而在政治上你却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你可以避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长期的办报筹备工作。我想，如果你把这件事向赖希（他有钱）作适当的说明，他会同意和你一起干的。

我全家、弗莱里格拉特和鲁普斯等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10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⁴⁵¹

华盛顿

[1851年12月初于伦敦]

……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现已到达纽约。请你马上同他联系；我还不知道他的地址。但是你如果把信寄给《国家报》或者《晚报》，他肯定会收到。他会把党内所有情况告诉你。在纽约的一伙人中间⁴⁵²，他对你会有帮助，你可以帮助他在美国找个工作。请你写信告诉他，说是我建议你同他联系的……

109

马克思致海尔曼·艾布纳尔⁴⁴²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1年12月2日于伦敦

……关于金克尔先生，您知道，他正在继续周游美国 284。他到目前为止大约已经募集了一万二千美元，但是非常明智地避而不谈流亡者各派对这件事的真正态度，这一点从下面的事情中可以看出：他甚至向我的私人朋友求援，并且确实骗取了他们的援助。他把下面的愚蠢的纲领寄给了报界：

“告人民的朋友。

德国暴君的无耻暴政和不义达到了极点。1848年革命斗争中赢得的一切自由制度都被君主的暴力所破坏。被压迫的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拔出剑来，为上帝同等地赋予一切人的最神圣的权利而斗争的时候来到了。暴君怯懦地屠杀或监禁每一个为共和主义改革和被压迫者的自由而奋斗或呐喊的人，对这些暴君的仇恨马上就要大爆发了，很可能明年春天就要升起太阳，照耀着人们对他们的压迫者所进行的空前激烈的斗争。意大利将奋起斗争，直到暴政被彻底推翻，直到旧世界的一切地方都宣告自由。美国于 1776 年做出了卓越的榜样；欧洲决心仿效她的哥伦布之国海岸上的年轻的和卓越的姐妹。为了实现这个如此渴望的目的（特别是在德国），现在流亡在伦敦的德国著名的共和主义者（？），为了创办国民公债，聚集在一起了。他们保证尽一切努力在共和国建立以后偿还公债并付清全部利息和复利。现在这个国家的一切自由的朋友正在响应号召，热心支持这件事。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这个计划是否能实现，取决于共和制的拥护者。

受伦敦委员会的委托

哥·金克尔博士

1851年10月于巴尔的摩”

哥特弗利德先生在美国只遇到一个热心的对手，即代表卢格—菲克勒尔集团的卡·海因岑。但是，象海因岑这样平庸的空谈家的敌视，对被敌视者来说只有益处。在金克尔公债的保证人中，公开出面的是：三个普鲁士的前尉官——席梅尔普芬尼希、维利希、泰霍夫——，大学生叔尔茨、奥·赖辛巴赫伯爵、平庸的柏林文学家梅因。但是金克尔暗地里还得到斯图加特残阙帝国议会⁴⁵³的前议长卡耳贝的勒韦（叫Kalb von Löwe^①——“伟人中的蠢材”更恰当）的签名。这个勒韦掌握着一份斯图加特通过的文件，该文件授予他随便何时何地召开帝国议会的全权。因此，对想以临时政府的身分进入德国的金克尔来说，为了把他的“统治”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物色到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秘密的保证人是德斯特尔博士。他在德国的许多债权人肯定会满意地得知，他保证支付二百万金克尔公债的利息，并作为财政部长来掌管刚刚收入的两万美元。德斯特尔先生想在瑞士作为农村医生不受阻碍地搜刮农民（据说他在那里的处境比在科伦好，在科伦纠缠他的是债权人，而不是病人），同时又想使进入革命统治的天堂的大门为自己敞开。因此，他只是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提供了保证。如果他将被迫公开地为他按照老办法“悄悄地编织”^②的东西作辩护，那是没有任何害处的。

您从弗莱里格拉特给您的二封信中已经充分地认识了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的性格。因此，当您知道，“说谎”是他在美国的“伟大的”、而且归根结底是唯一的手段时，您就不会感到惊奇

① 双关语：《Löwe》发音“勒韦”，意思是“伟人”；《Kalb》发音与“卡耳贝”（Calbe）相似，意思是“蠢材”。——编者注

② 引自歌德的叙事诗《纺织女工》。——编者注

了。我的一位朋友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金克尔竭力向赖德律—洛兰献媚，因为赖德律—洛兰向德国有名望的朋友们保证，一旦金克尔以及勒韦取得政权，他就派遣进行宣传战的军队越过国境。金克尔一旦手里有满把的钱并因此（!）成为具有和马志尼同等价值（!）的人，正象他所说的，他就会同马志尼建立联系。”

但是您知道，赖德律同敌视金克尔的委员会有联系并向金克尔的特使下了逐客令。至于马志尼，下面的事情就足以说明问题：大概十四、五个月以前，伟大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派遣了次要人物普鲁士前尉官席梅尔普芬尼希去马志尼那里，说他席梅尔普芬尼希受金克尔的委托带着使命将去德国。为此他最缺少的就是金钱。马志尼给了他一千法郎现款，四千法郎的马志尼公债券，并提出条件：在一年内还清一千法郎和偿还已推销的公债券的半数。席梅尔普芬尼希从德国回来了，在那里他消灭了许许多多酒瓶，但是连一个“暴君”也没有消灭。一年过去了。但金克尔也好，金克尔的特使也好，都没有到马志尼那里去。又过了几个星期，这个席梅尔普芬尼希又到了马志尼那里，但不是去还债，而是重新要求马志尼和哥特弗利德建立联盟。原来，哥特弗利德刚从新奥尔良收到一百六十英镑，因为在他看来，他只差几个英镑就可以成为“大人物”，他认为自己现在是具有和马志尼同等价值的人了。而马志尼则另有想法，并表示他在德国有自己的人（卢格之流），他拒绝同哥特弗利德先生建立联盟。但是金克尔毫不着急，他深信，如果一百六十英镑还不能使他成为具有和马志尼“同等价值的”人，那末有两万美元就肯定会实现这个奇迹。抱有信念的人是有福的。

金克尔之所以在美国取得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和当地

群众一样，对事态的发展缺乏清楚的了解，当地群众同他气味相投，另一方面因为他对他**实际上**主张的东西扯谎和隐瞒。金克尔先生及其同伙想选出一个由七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其中每个人掌管一个专门的部，例如德斯特尔掌管财政部，金克尔掌管雄辩和高级政治部，泰霍夫掌管军事部，维利希掌管**征用**（他对这方面是内行）部，梅因掌管教育部等等。这七个人中每个人参加这些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会，以便经常向最高委员会，即七执政报告情况。您看，这完全是按照法国临时政府的计划搞的，只是七执政官邸设在德国境外，而它的人民由一个五十至一百人的俱乐部所构成。

金克尔先生断然宣称，他在美国募集的钱**不是**用来援助流亡者的。他甚至承担了这样的义务。您知道，这只不过是**为了不让流亡者下层**分享英镑，而让他**一个人独吞**的诡计。这个诡计现在已经实行了，而且随着财物的增加，必将以下面的方式在更大的规模上实行：

（1）七个执政和他们的七个部应当领取薪水，就是说金克尔和维利希等人的所有亲信和这些先生本人这样一来就可以借口进行革命活动而拿到这些钱的大部分。例如维利希先生在这里靠公开行乞已经生活了两年。

（2）这些先生在出版石印的通讯，他们把它**免费**分发给各家报纸。可怜的文学家梅因、奥本海姆和大学生叔尔茨等人捞取用来支付稿酬的另一部分钱。

（3）大人物中的另一些人，如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叔尔茨等人，又作为“特使”再领取薪水。

由此您可以看出，这整个计划具有双重目的：不许非常贫困的流亡者群众（工人等）使用这些钱，而另一方面，金克尔先生

和他的亲信却可以得到可靠的、同时政治上有利的高俸的闲差，这一切都是在钱只能用于革命目的的借口下进行的。如果让广大群众知道大学生叔尔茨所策划的这些财政上的投机勾当，肯定是非常适合的。

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还必须简单地谈谈科苏特。科苏特在他的活动中显示了很大的才能，一般说来，对待英国公众的态度是有分寸的。但是情况不象这个东方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方面，他极力向资产阶级献媚，并且以东方的方式赞美象伦敦的西蒂区和它的市政体制那样的制度，而这些制度每天都被《泰晤士报》攻击为社会的弊病。另一方面，他激起宪章派对他的敌视，宪章派通过它的最有才能的代表厄内斯特·琼斯激烈地攻击他，就象它攻击海瑞那样。而科苏特无论如何是不策略的，他原来不让自己对任何一个党表示任何的支持，现在却站在一个党一边。最后，科苏特亲自看到了，热情和现金是彼此成反比的。直到目前为止，对他的公债的全部热情还没有使他获得八百英镑。

我们民主派流亡者这次又丢丑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了。他们的祝贺科苏特根本不屑答复。爱虚荣的花花公子和死乞白赖的矮子路·勃朗莱幸地接到了对他的祝贺的答复，但是科苏特在答复中直截了当地否认社会主义。

仍然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110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

伦 敦

1851年12月15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玛丽亚：

我在星期六收到了你的信，一星期中唯有这一天我根本不能写私人信件，因为这一天我们办事处中午就关门，不然你早就收到我的回信了。

最近你家里有很多人生病，我很不安，但是听到现在情况好转，我感到很高兴；我希望，在我到达时，海尔曼和小提提能完全恢复健康。你是可以把一切情况写信告诉我的，因为如果我收不到信，我就总认为一切都很顺利；此外，你也欠了我一封回信，今年夏天我把你家的钥匙寄了给你，你一直没有给我回信。

我的身体和往常一样，一直很好，只是在天气变坏后感到有些烦闷，我又不能更多地到郊外去，在曼彻斯特这里，到郊外去是极其必要的。几天来我有些预感，去年冬天使我受到折磨的牙痛又要复发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它妨碍我照常沐浴，等等。但愿这一切不使我很烦恼地就过去了，总之，我不想事先为我现在还没有的未来的病痛而过分忧愁。

我想在本周末把我现在的事情安排就绪，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本来是一个平静的时间，我争取在星期六晚上从这里动身。但是各次列车到达伦敦的时间不是在深夜，就是在凌晨，所以我不能立即去坎珀威尔，只能在“尤斯顿”旅馆休息一下以后，在星期日上

午到你们那里去。总之,如果你在星期日早晨还没有收到我不去伦敦的信,那末你们可以在星期日中午到格罗夫等我。

至于法国人,这些蠢驴们要怎么干都可以,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衷心问候艾米尔、海尔曼和你的孩子们。根据你的描写,我觉得你的新来的女仆们倒是很有趣的。

注意:如果你在星期日家里还有许多事要做,不希望我去拜访和打扰,你就写信来,下个命令,应当在什么时候到你那里去,我一定准确无误地做到。

永远是

你的 弗里德里希

111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2月18日]星期四晚上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您的两封信^①都已收到,我立即赶忙回信告诉您,他的每篇文章自然都要单独寄出,否则完全有可能一篇也赶不上轮船。⁴⁵⁴信必须在星期五晚上五、六点钟以前送到伦敦的邮局。我将看看,我还能来得及做些什么,——近来,祖国使我感到非常厌倦,我对它没有什么更多的了解。无论如何我要寄一些东西。我将随身带来英

① 见本卷第637页(第二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文的《宣言》^①以及在这里存有的纽约《快邮报》。请您提醒马克思，叫他写信请魏德迈立即到德纳那里去取有关的几号《论坛报》，并且寄到这里来，以便我能继续工作^②。

我什么时候能动身，还说不定，也许要到星期六早上。但是我希望最迟在星期六晚上六点钟，也许在上午十一点钟就能到达。再见，衷心问候您和您全家。

您的 弗·恩格斯

112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1年12月1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前天，我收到了恩格斯转来的你的一封信。

首先祝贺你和你的夫人新年好。我的妻子也祝贺你们新年好。

现在我正坐下为你写一篇文章。你的约稿信来得太迟了，所以我今天不能完成。星期二(12月23日)将从这里给你寄去：(1)卡·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斐·沃尔弗的《法国政变》；(3)威廉·沃尔弗的《复仇女神》。恩格斯也许会随今天的邮班把他的文章(我想是关于普鲁士的)寄给你。弗莱里格拉特那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译本)。——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正在写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里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但是他答应你可以把他的名字列为你的撰稿人之一。同维尔特正在商谈。同埃卡留斯也是如此。

你现在至少可以在美国定居一年。“它”不会在 1852 年 5 月第二个星期日⁴⁵⁵发生。

我认为你应当等上述几篇文章寄到后出版第一期^①。相差不过五天。你可以预告以后几期将连载我的一篇论文:《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比·约·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卡尔·马克思评》。⁴⁵⁶

你马上给华盛顿市海军造船厂阿道夫·克路斯写一封信去。我们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他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和最富有才能的人之一,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你创办和推销你的杂志方面,他能帮你的大忙。

请别忘了下面的事情:

到德纳那里去一趟;让他把登载有我的文章的那几号《论坛报》^②给你,并且立即把这几号寄给我。我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消息,所以就不再写了。这一工作已经中断了很久,所以我必须看了报纸以后,才能继续写下去,即使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也得写下去。

你的杂志一出版,你不仅要按时寄给我们,而且要寄来足够的份数,以便作为试刊分寄各处。

完全是你的 卡·马克思

① 《革命》杂志。——编者注

② 指用马克思的名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恩格斯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如果你没有受什么合同限制的话,就不要去买倒霉的魏特林的《工人共和国报》。否则,你也许能赢得二百个施特劳宾人 50,但是将失去广大的读者。而且只能以原来的名称进行活动。这是常规。

113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51 年 12 月 27 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摩尔公爵:^①

附上艾布纳尔的一封信。

今天我又接到魏德迈的信。其中写道:

“最近,伦敦‘鼓动者协会’的一位使者到这里来阻挠金克尔公债的发行。这些先生们根据一小撮流亡者无中生有的许多叫器,大概以为在美国这里都分成金克尔派和反金克尔派了。科苏特的轰动一时的消息早已使人们忘记了金克尔,他能募集到几千美元这件事,实在不值得这样大做文章。

不管怎样,我可以在这里为你销售《评论》。弗莱里格拉特的一些新诗,这里也可以发表。”

魏德迈再一次催促我们之后,写道:

“但最好先寄一首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来,他的诗是最吸引人的。”

请你把这放在心上,写一首献给新世界的新年之歌吧!在目前

① 隐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摩尔公爵》。——编者注

的情况下,我认为不管是悲壮的还是幽默的,写诗确实比写散文容易些。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想要把你这个非洲陛下在私生活中所特有的幽默变成艺术形式,那末我相信,你采用这种体裁也会获得成功的。你的夫人就曾经正确地指出,在你身上有许多潜在的机智。

我本想把魏德迈的信转给你,但是我必须先让恩格斯看看这封信,他大概要在这里呆到星期四,本星期二他曾希望在“犹太教堂”里会到你。

协会现已搬到西蒂区法林登街商场内威·约·马斯特尔斯酒商那里。今后会议每星期四在九点举行。协会有理由认为,它的新会址就在你的区内⁴⁵⁷。

罗素接受了帕麦斯顿的辞职⁴⁵⁸, (1)为了在波拿巴面前装扮成立宪的英雄, (2)为了向俄国和奥地利让步。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这个事实首先会一般地影响到流亡者的命运,特别是影响到我们的命运;但是我认为,这对于英国说来,是一种政治上极不安定的一年的预兆。据恩格斯对我讲,现在西蒂区的商人也同意我们的看法:由于各种事件(例如也包括由于政治上的担忧,去年棉花的高价等等)而被抑制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爆发。根据最近一些事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确信,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革命事件。

我全家向你全家问好。

极恭敬的 摩尔

附 录

马克思致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一世

1

马克思致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一世
布 鲁 塞 尔

1845 年 2 月 7 日于布鲁塞尔
小萨布龙广场 24 号

兹有卡尔·马克思，系哲学博士，现年二十六岁，原籍普鲁士王国特利尔，愿偕其妻及一个孩子移居于陛下的领土，恳请陛下准予在比利时居住。⁴⁵⁹

深怀敬意地有幸成为陛下最忠实的仆人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2

马克思致特利尔市市长格尔茨

[1845 年]10 月 17 日于布鲁塞尔
卢万门外同盟路 5 号

阁下：

恳请极可尊敬的王国特利尔行政区政府发给我一份迁居北美合众国的许可证。我的免服普鲁士王国兵役的证明⁴⁶⁰，应该是在特利尔市长公署或者王国特利尔行政区政府。

忠实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3

马克思致特利尔市市长格尔茨

1845年11月10日于布鲁塞尔

普鲁士王国地方行政长官兼市长格尔茨先生阁下

阁下：

本月8日尊函收悉，谨答复如下：上月17日我的关于因迁居北美合众国而申请退出普鲁士王国国籍的呈文只涉及我个人，但是如果对于获得批准是必要的话，我请求这一申请也能包括我的家属。

忠实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4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哈 姆

[1848年3月17日]星期四^①于巴黎
格腊蒙街1号“曼彻斯特”旅馆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我的丈夫在这个大城市又是那样工作繁忙，四处奔波，他让我请您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刊登一则通讯；在这里成立了好几个德国团体，其详细情况吕宁先生知道；但是旅居伦敦的德国人沙

① 可能是手稿笔误，根据信的内容看来，信是写于3月17日星期五。——编者注

佩尔、鲍威尔、莫尔和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人马克思、沃尔弗、恩格斯、瓦劳、波尔恩(他们通过哈尼和琼斯同英国的宪章派也有直接联系)所领导的德国工人俱乐部同伯恩施太因、伯恩施太德、海尔维格、福尔克、德克尔等人所领导的德意志民主协会毫无共同之处,⁴⁶¹后者是一个打着黑红黄三色旗¹²¹(在这方面联邦议会现在已经赶在它前面了)的团体,正在大谈长老布吕歇尔,并且在普鲁士退伍军官指挥下进行分组训练。非常有必要向法国和德国表示坚决同这个团体划清界限,因为它将使德国人丢脸。如果《汽船》出得太晚,那就请您根据上述事实写一篇短文,交给您现在在南方联系较多的那些德国报纸发表。请您设法尽可能广泛地在德国报纸上报道这件事。

本来还想告诉您有关这里每分钟都在扩展的有趣的运动的许多情况(今天傍晚有四十万工人在市政厅门前通过)。示威群众不断增加。但是我要料理家务并照看三个小家伙^①,十分忙碌,只好抽这点时间,从远方向您和您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到处流浪的女公民 燕妮·马克思

① 指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5

马克思致科伦警察局

科 伦

1848年4月13日于科伦使徒街7号

致可敬的警察局

我恳请贵局向有关机关为我申请科伦市的公民权^①。我于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在该城读中学,后在波恩和柏林读大学,1842年和1843年住在科伦,任前《莱茵报》编辑。因该报停刊,我去国外并放弃了普鲁士公民权。事变发生以后,我回到祖国,现拟同我全家住入科伦。

谨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博士

6

马克思致警察局长盖格尔

科 伦

1848年8月5日于科伦

警察局长盖格尔阁下:

兹通知阁下,我对您所发出的公函^②已立即向内务部提出申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51—454页。——译者注

② 指警察局于1848年8月3日致马克思的复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52页)。——译者注

诉,我认为自己象过去一样仍是德国公民。

《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博士

7

康拉德·施拉姆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 年 1 月 8 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为了使《评论》第一期能顺利出版,我受马克思(他工作非常繁忙)的委托写信给您。《评论》将由书商负责销售,而在比较大的城市还另设经销人。印刷等工作在汉堡进行,从那里把杂志寄给各地的经销人。第一期出得稍微晚些,随后各期很快就会出来,三月号大概月初就能出来。一旦《评论》的出版工作稍微安排就绪,每月将出两期。请您把广告马上登出来,即使《科伦日报》还没有得到它。至于您的关于南德的文章,马克思希望尽快地收到这些文章,以便登在二月号上;刊登最新事实,并不那么重要,这反正是做不到的;我认为,最好能做到通讯在当月 15 日脱稿,稿子要及时寄出,使它能在当月 19 日或 20 日到达这里。还有一件事,请您在广告上把价格由二十四银格罗申改成二十五银格罗申或二十足格罗申,后一个价格比较合适,所以书商也建议定这个价格。在法兰克福,《评论》的销售工作希望由您来主持,因此请您把助理经销人、跑腿等的费用给我们计算出来。我应该给您寄多少份?

目前这里没有多少新鲜事。司徒卢威和海因岑拚命做丑事,为了使他们自己和所有德国流亡者声誉扫地,他们把自己所能做的

都做尽了。而且,这两个独裁者彼此也干起架来了,据说司徒卢威剽窃了海因岑的什么思想(?)!请代我向布龙问好,我最近将给他写信,那时再详细地告诉他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您是否需要在这里有个通讯员?我可以立即把有关议会中最重要的消息的报道寄给您,这些消息一定是令人感到兴趣的。我经常注意英国的财政改革运动⁴⁶²,随时可以向您提供这方面的情况。过几天我将给您寄一篇通讯稿去作为试笔,这样您就可以有机会告诉我,您是否愿意用我的文章和将付多少稿酬。在英国要想吃点牛排、喝口啤酒,就得有钱。

马克思家里刚出世的小共产主义者叫做亨利希·爱德华·盖伊·福克斯。他是火药阴谋 157 周年纪念日的,所以叫盖伊·福克斯。目前这个小家伙总是啼哭,使得所有的人都讨厌他,不过他会慢慢懂事的。

所有的熟人都向您问好。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康·施拉姆

[卡尔·马克思的附笔]

[亲爱]^①的魏德迈:

[寄去]^①当票一张。⁴⁶³请你办理一下续当手续,所花费用请[从]^①杂志预订金中扣除。我和我[的]^①妻子向你的夫人和你问好。

卡·马克思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8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5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去年我在您家里受到您和您亲爱的夫人亲切而殷勤的招待,使我感到就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时间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没有给你们任何音信;您的夫人给我写了非常亲切的来信,我也没有回复。甚至接到您的孩子诞生的消息时,我也没有给你们写信。这种久不通信的状况常常使我深感不安,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无法写信,就连今天提笔我也感到非常困难。

但情况迫使我拿起笔来写这封信,请您把读者**已经和将要收到的《评论》的钱**尽快寄给我们。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这笔钱。当然,谁也不能责备我们,说我们曾经计较过我们这些年来作了多少牺牲,经历了多少困难。公众很少知道,更确切些说,几乎完全不知道我们个人的事情,我的丈夫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他宁愿牺牲所剩下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官方的“大人物”所过的民主派的乞讨生活。而他所能期望于自己的朋友,特别是科伦朋友的,就是对他的《评论》的积极热情的支持。在那知道他为《新莱茵报》做过多大牺牲的地方,他本来首先能够期望得到这种支持。然而由于经营上的疏忽和混乱,事情完全弄糟了,不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书商或者经理和科伦友人的拖延呢,还是民主派的全部行为。

我的丈夫在这里被日常生活的琐事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定的、清醒的、冷静的自尊感,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为了报纸^①曾经作了多大的牺牲,他拿出了几千现款,而当成功的希望几乎没有有的时候,他却成了报纸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这样干的,否则他们自己必须负担债务)。为了挽救报纸的政治荣誉,为了挽救科伦友人的公民荣誉,他挑起了一切重担,卖掉了自己的印刷机,交出了全部收入,临行前还借了三百塔勒来偿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编辑的薪金等等——而这时他已经是被驱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我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了我们仅有的最后一点银器。在科伦我托人出卖了我的家具,因为衣物和其余一切东西都有被查封抵债的危险。当倒霉的反革命时期到来时,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随后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②也去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驱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也被禁止在那里继续逗留。在他之后我也渡过了拉芒什海峡。过了一个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③出生了。要了解伦敦以及这里的情况,才能知道抚养三个孩子和生育第四个孩子该多么不容易。单单房租一项我们每月就得付出四十二塔勒。这一切我们只能用当时我们自己所有的钱来支付。但是,我们为不多的钱在出版《评论》时已经花光了。虽然订了合同,钱还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只是零星小数,因此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十分悲惨。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③ 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编者注

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都经常痛得很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拚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璺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

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了我们在这里的仅仅一天的生活。我知道这是失礼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心潮翻滚,两手发颤,不得不把心里话都向我最好的最忠实的老朋友之一倾吐一次。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真正使我痛苦万分,使我十分伤心的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经受这样多的琐屑的苦事,而本来只要很少的东西就可以帮助他;他心甘情愿地、愉快地帮助过很多的人,而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不要以为我们要向什么人提出要求。即使我们得到过什么人的接济,我的丈夫还是能够用他的财产加以偿还的。我的丈夫对于那些了解他的思想、得到过他的鼓励、受到过他的支持的人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在事业上为他的《评论》更多地出力,更多地关心《评论》。我能够骄傲而大胆地肯定这一点。这是他们应当为他做的一点小事情。我不知道,难道我的丈夫凭他的著作还没有资格拿十个银格罗申的报酬吗?我相信,没有人会因此受到损害。这就是我感到苦恼的事情。但我的丈夫

却不以为然。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来不去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仍然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只要看到我很愉快和可爱的孩子们向妈妈撒娇,他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我们的情况,他是不知道的,因此,请你别提起这封信里的事。他只知道我以他的名义请您尽快把钱收齐寄来。我相信您只会作为我们**细心体贴**的朋友来利用这封信。

再见吧,亲爱的朋友!请代我向您的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请代我这个常常为自己的孩子流泪的母亲吻您的小宝贝。如果您的夫人自己给孩子喂奶,请您不要把信中说的事情告诉她。我知道,任何的激动都有碍健康,对小家伙是有害的。尽管有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的三个大孩子长得都非常好。女孩子们个个美丽、健壮、活泼、可爱,我们的胖小子十分滑稽和逗趣。这个小鬼整天兴致勃勃地扯着嗓门唱些滑稽可笑的歌,当他用尽气力高唱弗莱里格拉特的马赛曲时,房子都颤动了。他唱道:

快来吧,六月,你这立功的时刻,
我们渴望建树新的功绩。

这个月份正如它的两个不幸的先驱者一样,它的历史使命也许就在于要开始巨大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又将重新携手战斗。

祝您健康!

9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6月20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您把钱寄给了瑙特,而卖红字报^①的钱您又不寄给他,而寄给别人,对此我的丈夫感到非常奇怪。

当然,《评论》的整个销售办法必须改变。现在我的丈夫让我写信通知您,请您再也别给瑙特先生寄钱了,把钱全部,甚至极微小的数目(按普鲁士塔勒计算)都寄到这里来。这里的情况和德国不同,我们全家六口住在一个房间和一个很小的套间里,而租金却比德国一所宽敞的房子还贵,并且每个星期都要付房租。因此,您可以想象,哪怕只是一个帝国塔勒晚一天到手,会是什么样的状况。现在在这里对我们全家来说是设法糊口度日的问题。因此,请您不要等瑙特先生等人的吩咐了。此外,我的丈夫让我告诉您,他认为最好别让吕宁来发表批评他的文章^②,宁可受到猛烈的攻击,但决不要赞扬。我的丈夫从来不期望有人作深刻的批判,而只是期望有象各报介绍杂志和小册子的那种一般评介文章。您的报纸想向读者介绍和宣传什么著作,也是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刊登的是一些有关著作的短篇摘要,这并不费很大功夫。

① 1849年5月19日出版的《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60页。——编者注

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和您。

您的 燕妮·马克思

10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0年]1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受卡尔的委托在这里给您寄去六份《新莱茵报》^①。哈尼好些了,他希望您寄一份给艾琳·麦克法林。您想一想,无赖舒贝特只有拿到现金才肯交给艾森三百份,而蠢驴瑙特现在完全失去了常态。因此,卡尔要写许多信,而您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把维利希及其同伙革出教门的科伦训谕连同新的章程464、通告等一起昨天都收到了。这一次科伦人表现得特别果断而积极,对这帮下流家伙非常坚决。您想一想,维利希还嫌第一个法农—卡佩隆宣言^②丢脸丢得不够,这些大人物又发表了第二个文告,维利希甚至寄给红色贝克尔^③三道命令,让他转交给科伦后备军,他在这些命令中从这里指示他们举行起义,在每个连队都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撤销一切民事和军事机构,必要时就枪毙这些机构的成员。而科伦的后备军现在又十分舒适地盘踞在父辈的城堡里,在凉爽的莱茵河畔饮酒作乐、高谈阔论了。如果维利希不进疯人院,那我就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67—169页。——编者注

③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不知道谁该进疯人院了。沙佩尔从汉堡弄到一张护照,以便亲自担任豪德的特使职务。祝这匹河马万事如意吧!

德朗克也来信了。莫泽斯^①的妻子又使她的丈夫相信自己是共产党人的首领。反正您不久就要到这里来了,您将亲自听到和看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卡佩隆分子夜里袭击了红色沃尔弗^②,把他打了一顿。红色沃尔弗向法院控告了文累尔。在第二天判决以后,维利希用二十先令把他赎回。

我们大家都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很快就要在这里见到您了。

您的 燕妮·马克思

[信的背面写着]

大杜西街70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收

1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受我丈夫的委托把给维尔特的信寄给您。请您把它同您的信一起发出去。红色沃尔弗用机器做了几双新鞋,公民李卜克内西一天天变得严肃和有道德了,施拉姆由于穷困而闷闷不乐,并且再也看不到他了。孩子们问候恩格斯,我的丈夫在图书馆里消磨时

① 赫斯。——编者注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日。

衷心问候您。

燕妮·马克思

12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刚才收到了你转来的魏德迈的来信^①，摩尔委托我赶紧给您回几句话。他本人想在星期五前给您寄去一篇关于法国灾祸的文章^②，问您是否能寄一篇关于德国的丑事，特别是关于被奥地利愚弄的普鲁士等等的幽默文章到美国去。根据上司的命令，我也要向弗莱里格拉特提出坚决要求。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很快就要在我们家里见到您了。穆希上校和姐姐们^③以及我衷心问候您。

燕妮·马克思

① 见本卷第413页。——编者注

②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③ 埃德加尔·马克思、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注 释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这封信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封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是恩格斯从英国返回德国之后不久写的。在返回德国的途中，恩格斯于1844年8月底去巴黎，在那里住了十天。他和马克思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这次会见时起，就开始了他们共同的学术工作和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当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了解到他们在一切理论领域内观点完全相同之后，就着手写他们的第一部共同的著作，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这部著作最初预定叫做《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排印过程中，马克思在该书标题上加了《神圣家族》几个字。——第5页。
- 2 贝尔奈斯是巴黎的德文报纸《前进报》编辑之一。1844年秋季法国当局应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将他交付法庭审判，以批判普鲁士反动制度的罪名判处徒刑和罚款。——第6页。
- 3 指《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德法年鉴》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6页。
- 4 恩格斯是1842年11月离开德国的。他在英国住了将近两年，在曼彻斯特一家纺纱厂工作，他父亲是这家工厂的股东之一。在这同时，恩格斯

研究了英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英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考察了宪章运动。1844年9月初，恩格斯返回德国。——第7页。

- 5 《前进报》（《Vorwärts!》）是1844年1至12月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纸。该报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直接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对普鲁士的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8页。
- 6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马克思在1845年2月1日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见注369），在1847年2月被出版商取消。——第8、18、27、468、488页。
- 7 1844年12月，恩格斯在年鉴《德国公民手册》上发表了《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1部分第4卷第351—366页）。这篇关于欧文及其门徒根据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在美国建立的移民区情况的通讯，是翻译成德文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发表在英国报刊《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和《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第8页。
- 8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阿·卢格之间的分歧，始于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由马克思和卢格编辑出版）的时期。发生这些分歧

的原因是,卢格否定共产主义是革命的世界观,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分子、哲学唯心主义拥护者卢格在观点上完全背道而驰。马克思同卢格的彻底决裂是在1844年3月。卢格对群众革命斗争的敌视态度,在1844年夏季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写文章痛斥了卢格的资产阶级庸人立场,这篇文章叫做《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8—489页)。——第10页。

- 9 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是1844—1845年间在普鲁士一些城市中建立的,发起者是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他们被1844年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吓破了胆,建立这种协会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工人不去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尽管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极力使这些协会带有无害的慈善性质,但这些协会的建立还是推动了城市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的提高,促使德国广大的各社会阶层注意社会问题。建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的运动,在工业发达的莱茵省各城市具有特别大的规模,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很尖锐,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激进民主主义反对派。

革命民主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们广泛利用了筹备建立这些协会和讨论会章的集会,来宣传和传播先进思想,抵制宗教界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于是,这些集会,以及协会本身,也就成了各种对立的社会利益和阶级利益互相斗争的场所,这种斗争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德国政治生活的活跃。普鲁士政府十分害怕协会在活动中所采取的使它不安的方向,于是便急忙在1845年春天制止了协会的活动,不批准协会的章程并禁止再举行集会。协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协会的活动还是促进了德国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野,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认识。——第10页。

- 10 1844年11月在科伦,积极参加建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的有:《莱茵报》的前出版人和撰稿人荣克、德斯特尔、康佩斯以及知识界的激进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的其他代表。在1844年11月10日科伦的集会上,建立了救助和教育总会,其宗旨是“组织劳动,保护劳动利益,反对资本权力”等等。不管资产阶级自由派怎样反对,还是通过了一个能

使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协会活动的民主主义章程。在此之后,激进民主派分子和自由资产者完全决裂,后者以康普豪森为首退出了总会,并竭尽一切力量促使当局禁止总会活动。

在爱北斐特,在1844年11月17日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建立了人民教育协会。这个协会的组织者们,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坚持斗争,反对当地的宗教界把协会置于自己影响之下、使协会活动带有宗教色彩的企图。恩格斯和他的朋友们努力利用协会的集会和协会的委员会来宣传共产主义观点;他们在发言中揭露牧师们的阴谋和资产阶级哲学的虚伪性(见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02—626页)。协会的章程没有被政府当局批准,而协会本身也在1845年春季不再存在。——第10页。

- 11 恩格斯指的是他打算要写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他在英国居住期间(1842年11月—1844年8月)曾为此书搜集了材料。起初,恩格斯想在这本著作中专辟一章来写英国工人状况;但是,恩格斯在彻底弄清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特殊作用之后,便决定专写一本书来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他在回到德国以后,也就在1844年9月—1845年3月期间写成了这本书。从恩格斯在1845年6—8月的摘录中,以及从出版商列斯凯1845年5月14日和7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都可以看出,恩格斯在1845年春季和夏季仍继续致力于英国社会史一书的写作。到1847年底,恩格斯还没有放弃这个计划,这在1847年11月14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91号上的简讯中报道过。但是,由于许多原因,恩格斯终于没有能够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第11页。
- 12 评李斯特的小册子,恩格斯没有写,但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对德国的保护关税派观点,首先是对李斯特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17—626页)。——第11页。
- 1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施蒂纳的这本书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施蒂纳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的反动实质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530

页)。——第11页。

- 14 指的是路德维希·布尔1844年出版的唯一的一期《柏林月刊》，该刊发表了卡·施米特（真名是麦·施蒂纳）评论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文章，这本小说于1842—1843年在巴黎出版，具有感伤庸俗的社会幻想的情调。——第11页。
- 15 “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1842年对“自由人”的批判见本卷第429—430、435—436页。“自由人”脱离实际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便背弃了激进主义，堕落为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的有害的反动思想的。——第14、20、429、434页。
- 16 恩格斯谈到《和平民主日报》时，指的是出版《和平民主日报》的傅立叶派的模仿者的观点，这些人使傅立叶的学说带上了十分突出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批判过该报所宣扬的“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这种主义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思想。——第14、20、83页。
- 17 指的是赫斯针对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写的小册子《晚近的哲学家》，小册子于1845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赫斯在这个小册子中是从“真正的社会主义”（见注47）立场出发批判施蒂纳的哲学观点的。——第16页。
- 18 指《1845年德国公民手册》（《Deutsches Bürgerbuch für 1845》）年鉴，该年鉴是海·皮特曼于1844年12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年鉴的总的方向为其中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但是年鉴上也发表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威·沃尔弗和诗人格·维尔特

等人的作品，也发表了恩格斯撰写的关于英国和美国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情况的报道（见注 7）。——第 17 页。

- 19 《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是于 1844—1845 年在爱北斐特出版的月刊，该刊编辑是莫·赫斯。恩格斯在最初一个时候曾参与了该刊的组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该刊物刊载了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第 17、24、27 页。

- 20 1844 年下半年在《前进报》上用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组诗歌《生活之歌》和短文《关于手工业者的训练》。——第 17 页。

- 21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是海·皮特曼办的杂志；起初预定为季刊，但只出版过两卷，第 1 卷于 1845 年 8 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 2 卷于 1846 年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垵出版。在该杂志第 1 卷中载有恩格斯于 1845 年 2 月 8 日和 15 日在爱北斐特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全文（《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在第 2 卷中载有他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602—626 页和 662—676 页）。但是年鉴的总的方向为其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该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539—640 页）。

当时德国的一些邦的出版法规定，只有篇幅超过二十个印张的刊物才可免于先经过书报检查。按《莱茵年鉴》的篇幅来说，是免于书报检查的，但黑森大公国的警察局仍然挑剔杂志有“谋逆的”内容，没收了第一卷，并禁止继续出版。——第 17、24、30 页。

- 22 关于恩格斯想写一部英国社会史的事，见注 11。——第 18 页。

- 23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是 1842 年 1 月 1 日至 1843 年 3 月 31 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专制制度抱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代表创办的。它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 年 4 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 10 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

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18页。

- 24 指《德意志电讯》(《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是文学杂志,恩格斯从1839年3月到1841年期间曾为该杂志撰稿。该杂志1844年12月第203和204期上曾刊登了卢格的文章《致爱国者》(《An einen Patrioten》)。——第20页。
- 25 马克思由于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而被驱逐出法国。驱逐令是法国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在1845年1月发布的。1845年2月3日马克思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第22、456页。
- 26 指1844年11月在科伦建立的救助和教育总会(详见注10)。——第25页。
- 27 “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从欧洲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在。——第26页。
- 28 恩格斯指的是翻译沙·傅立叶未写完的著作《论三种外在统一》一事,这一著作在傅立叶逝世后1845年发表于傅立叶主义者的杂志《法郎吉》上。该杂志还发表了傅立叶关于天体学的手稿。——第27页。
- 29 威·葛德文《论政治上的公正及其对一般美德和幸福的影响》1793年伦敦版第1—2卷(W. Godwin. *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 Vol. I—II, London, 1793)。——第29页。
- 30 关于1845年2月8日和15日的爱北斐特大会(恩格斯在这两次大会上曾作演说)的报告,发表于皮特曼出版的杂志《莱茵年鉴》第一卷(1845年)。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第二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17—626页)中有对李斯特观点的批判。——第30页。
- 31 恩格斯所作的这幅讽刺画自左至右画的是:卢格、布尔、瑙威尔克、布

- 鲁诺·鲍威尔、维干德、埃德加尔·鲍威尔、施蒂纳、梅因、两个不知名的人和科本（穿尉官制服）。布鲁诺·鲍威尔把《莱茵报》踩在脚下。墙上画的是个断头台，左墙角是个松鼠（暗指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艾希霍恩），因为艾希霍恩这个名字在德文上是 Eichhorn，松鼠一词在德文上是 Eichhörnchen，两个德文字相近。——第 32—33 页之间。
- 32 指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府于 1846 年改组普鲁士银行一事。普鲁士银行改为股份公司，但管理权却仍然保留在政府手中。1846 年 10 月 5 日法令所规定的这个改革的意图是造成有利条件吸收私人资本，以便弥补普鲁士的国债（见恩格斯《普鲁士银行问题》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26 页）。——第 35 页。
- 33 恩格斯于 1846 年 8 月 15 日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托来到巴黎，向工人宣传共产主义，首先是向正义者同盟（见注 36 和 46）巴黎各支部的盟员宣传共产主义，组织通讯委员会，向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当时，在旅居巴黎的一部分德国手工业工人中，流行着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学说。卡·格律恩在他们中间也有很大影响，格律恩利用工人集会来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恩格斯的活动在不小的程度上帮助了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大多数盟员脱离魏特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第 36 页。
- 34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威斯特伐里亚在当地实业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帮助下出版他们的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由约·魏德迈进行的谈判于 1846 年 5 月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6 年 7 月 2 日给雷姆佩尔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中，严厉谴责了威斯特伐里亚的资本家的拖延、搪塞和推托行为。接着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借口缺乏资金最后拒绝出资刊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著作。但拒绝刊印的真正原因是：出版人自己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所批判的那个流派的代表人物。——第 36、467、471 页。
- 35 卡·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书信和研究》1845 年达姆

斯塔德版(K. Grün.《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 Briefe und Studien》. Darmstadt, 1845)。——第37页。

- 36 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创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应当以此为榜样成立社会主义小组。通讯委员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图,通讯委员会应为建立一个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打下基础)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同工人运动中非无产阶级的流派作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伦敦、巴黎和德国各地成立通讯委员会,努力动员欧洲各国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会。从哈尼1846年3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沙佩尔1846年6月6日、7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到,在伦敦曾经成立了通讯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宪章派的左翼领导人以及以沙佩尔为首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成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打算动员卡贝、蒲鲁东和其他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会(见本卷第464—466页),但结果没有成功,这一点从蒲鲁东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在德国,是威廉·沃尔弗同西里西亚工人保持联系;格奥尔格·维贝尔由基尔向布鲁塞尔通讯;从威斯特伐里亚通讯的是约瑟夫·魏德迈;在莱茵省形式上没有建立通讯委员会,但是通过瑙特和克特根与爱北斐特的社会主义者进行通讯;而科伦的共产主义者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德斯特尔则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经常的通讯。——第37页。
- 37 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一卷第一章,这一章是批判费尔巴哈观点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9—87页)。看来这一章直到1846年下半年还在继续写,但是仍然没有写完。——第38页。
- 38 指休·多赫尔蒂《宗教问题》一文——该作者一组文章的第十篇文章,发表在1846年《法郎吉》杂志第4卷第136—163页。——第39页。
- 39 参加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创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见注36)的,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外,还有威·沃尔弗和比利

时社会主义者菲·日果。

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于 1846 年 8 月中去巴黎以后,经常写信向委员会报告自己的活动,这些信都是寄给马克思的。恩格斯的这封信是这些信中的第一封。——第 40 页。

- 40 指的是正义者同盟(见注 46)的巴黎各支部,当时是由海·艾韦贝克领导的。参加这些支部的是当时旅居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主要是裁缝(单独一个支部),以及制革工人和木工。

魏特林主义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由威廉·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的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四十年代中起,魏特林使自己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并使自己日益脱离工人运动。1846 年 5 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发生了彻底的决裂。——第 41、127、355 页。

- 41 1846—1847 年在《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刊登了比·勒鲁的一组论文《关于傅立叶主义的通信》。恩格斯指的是这组论文中的第三篇和第四篇——《圣西门和傅立叶》、《抄袭者傅立叶》,这两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 1846 年 8 月和 9 月两期上。——第 41 页。

- 42 指沙·傅立叶下面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见《傅立叶全集》1841 年巴黎第 2 版第 1 卷(《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Œuvres complètes, 2 éd., t. 1, Paris, 1841)。该书第一版 1808 年在里昂匿名出版。

《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是圣西门的著作,1802 年写成,1803 年在巴黎匿名出版。——第 41 页。

- 43 指的是法国的 1830 年七月革命。——第 42 页。

- 44 恩格斯指的是奥·维干德的《致阿尔诺德·卢格》的呼吁书，发表在《爱比格尼》杂志的第一卷卷首。——第42页。
- 45 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斐维版(W. W. Weitling,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Vivis, 1842)。——第44页。
- 46 指正义者同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由于民主共和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具有了国际性。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们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他们的观点受魏特林的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1838年同盟在法国秘密团体影响下通过的章程，具有半密谋的性质。一定数目的同盟成员组成支部，支部联合为区部，整个同盟的领导是人民议事会。人民议事会的地点起初在巴黎，后来在伦敦。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同盟的支部。申请成为正义者同盟成员时，要求宣誓保守同盟的秘密。违反誓言者给予严惩。正义者同盟在1839到1846年间的历史充满了内部的思想斗争。同盟的领导人不断克服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到四十年代中期越来越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影响。由于同盟的领导人逐渐与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了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了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同盟实行改组，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关于正义者同盟的历史，还可看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和恩格斯的文章《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3—466页；第21卷第241—261页）。——第45、72页。
- 47 恩格斯谈的“裁缝共产主义”，是指魏特林主义（见注40）。
卡·格律恩1846—1847年在巴黎在德国工人中鼓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市侩温情观点，同时也大力宣扬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从1844年起在德国传播，它反映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思想体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他们的假社会主义思想，同

沙文主义、庸人习气和政治上的懦怯结合在一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造成特别的危害，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6—1847 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第 46 页。

- 48 指比·约·蒲鲁东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第1—2卷，1846年巴黎版（P. J. Proudhon.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I—II, Paris, 1846）。1847年格律恩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了这本书第1卷的德译本《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Philosophie der Staatsökonomie oder Nothwendigkeit des Elends》）。——第 47、76、172 页。
- 49 恩格斯说的劳动市场（labour bazars 或 labour markets），是指英国各城市中由工人的合作团体建立起来的劳动产品交换市场（Labour Exchange Bazars）；1832年，这一运动由罗·欧文所领导，他在伦敦建立了这样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上，通过“劳动货币”（纸币）进行劳动产品的交换，劳动货币以一工时为单位。这些办法，是企图在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条件下组织无货币交换的空想，因而很快就破产了。——第 47 页。
- 50 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 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 页。
- 51 恩格斯指的是蒲鲁东 1846 年 5 月 17 日给马克思的信，这是回答关于要他参加通讯委员会活动的建议的回信。见《蒲鲁东书信集》1875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198—202 页（《Correspondance de P. J. Proudhon》. T. II. Paris, 1875, p. 198—202）。——第 48 页。
- 52 恩格斯得到的是卡·贝尔奈斯和亨·伯恩施太因的谎报，关于这一点，后来恩格斯自己在 1847 年 1 月 15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已经指明了（见

本卷第 86 页)。《总汇报》上刊登的短讯中,说的是沙皇密探雅·尼·托尔斯泰,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认识的那个自由派俄国地主格·米·托尔斯泰。——第 49 页。

- 53 1846 年 8 月《经济学家杂志》第 57 期刊登了德·菲克斯写的书评,评论卡·比德曼的《我们的现在和未来》(《Unsre Gegenwart und Zukunft》)一书第 1 卷和第 2 卷。——第 51 页。
- 54 1846 年 7 月《经济学家杂志》第 56 期刊登了一篇匿名的对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评论。——第 52 页。
- 55 指的是德·菲克斯对古·尤利乌斯于 1846 年莱比锡出版的小册子《银行事业。德国的新幽灵》(《Bankwesen. Ein neues Gespenst in Deutschland》. Leipzig, 1846) 的评论。这篇书评发表在 1846 年 9 月《经济学家杂志》第 58 期。——第 52 页。
- 56 恩格斯指的是路·费尔巴哈的著作《宗教的本质》(《Das Wesen der Religion》),这篇著作刊登在 1846 年《爱比格尼》杂志第一卷。——第 53 页。
- 57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朋友们试图在雷姆佩尔和迈耶尔的帮助下在威斯特伐里亚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见注 34)失败以后,马克思通过魏德迈要求把手稿从威斯特伐里亚转寄到科伦给丹尼尔斯。——第 54 页。
- 58 指科伦一群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毕尔格尔斯、德斯特尔、赫斯)所提出的为出版和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而创办出版社的计划。这个计划产生于 1846 年 7—8 月,即试图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遭受失败以后。这个出版社是按集股办法成立的,曾打算吸收同情社会主义思想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来入股。这个计划同样也没有实现,关于这个计划,并见本卷第 60—62 页。——第 54 页。
- 59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3—20 页)于 1846 年 7 月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然而该杂志的主编——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

之一奥托·吕宁别有用心地加以改动，他擅自增加了一些东西并修改了很多地方。吕宁千方百计地力求用温情主义言词来缓和党内原则斗争的尖锐性，同时又不得不在注释中承认发表《反克利盖的通告》也是该杂志的自我批评。——第54页。

- 60 恩格斯指的是伦敦教育协会于1846年9月所发表的告德国无产者书。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见注46）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成立的，目的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在他们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公开的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秘密的正义者同盟的盟员，之后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教育协会具有了国际性。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成员在协会里受了政治教育的训练，他们后来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和1849—1850年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都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55、344、400页。

- 61 指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八世的政府千方百计地镇压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民族运动。1848年革命前，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德国居民中的民族运动并没有越出温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范围。从它的性质说，它是分离主义的，因为它所追求的是在德国北部再建立一个小德意志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形势改变了。在德国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运动具有了解放性质。争取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脱离丹麦的斗争成了德国一切进步力量争取全国范围内民族统一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斗争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决的支持。——第56页。

- 62 归公法（Droit d'aubaine）是流行于中世纪的法国及其他国家的一种封建习俗，依照此法，国王在外国人死后而无继承人时得占有其财产。——第57页。

- 63 指法国出现许多攻击路特·希尔德的匿名小册子一事(其中一种小册子的作者是工人若·德恩威尔)。反对法国一个最大的金融巨头的这一行动说明了反对七月王朝的广大的政治反对派的增长。至于恩格斯所说的于1846年用德文写的、在瑞士出版的贝尔奈斯反对路特·希尔德的小册子没有找到。——第60页。
- 64 恩格斯的这封信只保存下来一个片段。恩格斯在这里批评了为了出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而创办出版社的计划(见注58)。——第60页。
- 65 恩格斯指的是关于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谈判(见注34)。——第62页。
- 66 在1846年6月27日,7月4日和18日纽约《人民论坛报》第26、27、29号上刊登了魏特林致克利盖的信的片断以及克利盖派的许多声明:《谦虚的答复》(《Bescheidene Erwiderung》)、《致我们的朋友们》(《An unsere Freunde》)、《德国民族改良派的呼吁书》(《Adresse der deutschen Socialreformer》);这些文件的内容都是恶毒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及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其他成员的。——第67页。
- 67 指的是日内瓦起义,这次起义开始于1846年10月,结果是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掌握了政权,这促使瑞士先进各州团结起来去反对天主教反动各州的联合——宗得崩德。——第72页。
- 68 指1846—1847年葡萄牙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的目的是反对国内的反动政体。统治葡萄牙的科堡王朝的旁系在英国和西班牙干涉者的支持下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第74页。
- 69 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写的反克利盖的第二个通告,这个文件没有找到。——第75页。
- 70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

会员，特别是 1847 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的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 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于 1853 年协会就彻底瓦解了。

所提到的恩格斯给哈尼的信没有找到。——第 77、99、209、219、225 页。

- 71 恩格斯的这封信和 1846 年 11 月 2 日贝尔奈斯的信是一起寄给马克思的。——第 77 页。
- 72 恩格斯提到的给日果的信没有找到。——第 78 页。
- 73 1846 年 9 月 30 日到 10 月 2 日巴黎圣安东郊区因面包行将涨价，发生工潮。工人们袭击了面包铺，构筑了街垒。发生了工人与军队的冲突。——第 79 页。
- 74 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伦敦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卡·沙佩尔、约·莫尔、亨·鲍威尔）的相互关系，这些人于 1846 年 11 月发表了告全体盟员书。在这个文件里，除了许多正确的论点以外，也反映出了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一些不成熟的和错误的观点，特别是在魏特林的影响下而沾染上的对“学者”——理论家、革命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态度。这个文件的起草者认为他们提出在 1847 年 5 月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是停止共产主义运动中思想斗争和分歧的唯一手段。正义者同盟的伦敦活动家们事前未通知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提出这样的计划，是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当时科学共产主义拥护者都团结在这个组织的周围）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之前，应先把现有的一些德国共产主义者组织团结在一起，加强它们的国际联系，首先是加强和英国宪章派及其以哈尼（他组织了英国的通讯委员会）为首的左翼的国际联系。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阐说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原理，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 1847 年 1 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它的改组，并制定以科学共产主义原理为基础的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

格斯表示同意。——第80页。

- 75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845年3月致资产阶级“德国天主教”派头目约·隆格的呼吁书，证明了当时处在魏特林思想和“基督教社会主义”影响下的协会和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理论上的不成熟。在这个文件里表达了一种思想，认为“净化”的、改良了的基督教是能够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

伦敦教育协会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宣言，见本卷第55页。——第81页。

- 76 恩格斯指的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关于劳动产品不经货币交换的理论。对布雷观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0—117页）。——第88页。

- 77 指的是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3—640页）。后来恩格斯继写此卷各篇，直到1847年4月止，保存下来的成果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641—692页）。根据这部手稿的结尾判断，可以推测，这部著作没有写完。——第89页。

- 78 恩格斯于1847年初写的评卡·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的文章，是恩格斯的一组批判论文《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第二篇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44—275页）。恩格斯最初打算将此文加以改写，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作为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各章的补充。——第89页。

- 79 所提到的恩格斯的著作没有找到。——第90页。

- 80 指的是恩格斯于1847年3—4月写的论德国制宪问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65页）。恩格斯本来预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德国发表。可是由于出版者被捕，这本小册子没有印成（见本卷第95—97页）。——第92页。

- 81 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工人创立的从事密谋活动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的会员。他们是受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

中革命的唯物派代表人物德奥多·德萨米思想的影响。1847年7月对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会员进行了审判，结果被判处长期监禁。——第93页。

- 82 指1846年出版的路·勃朗的著作《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第1卷。——第94、113、127页。

- 83 指恩格斯对1847年4月11日联合会议在柏林开幕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御前演说所作的讽刺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7页）。这幅讽刺画1847年5月6日作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特别附刊发表。——第96页。

- 84 指《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所创办的，该报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由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决定的，他力图调和激进民主主义营垒的各种派别。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该报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96页。

- 85 指马克思打算去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事。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并为了克服宗派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对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见注46）的影响，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

会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威·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从同盟开除了魏特林派。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章程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的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继续到1852年11月为止。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96、127、341页。

- 86 1847年7月底,恩格斯从巴黎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一直住到这年的10月中,他和马克思一起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和区部以及在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作。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在马克思为了解决自己的钱款问题而前往荷兰亲戚那里的时候写的。——第98页。

- 87 指德意志工人协会,该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方面(见注88)起了重要的作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德意志工人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98、495页。

- 88 在恩格斯的信中所讲的1847年9月27日民主派的国际宴会上,通过成立民主协会的决定。恩格斯被选入组织委员会。

民主协会于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先进

- 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遭到比利时当局迫害以后，协会的活动就变得比较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100、494、495页。
- 89 共和元年葡月1日纪念日，即1792年9月22日，这是新的共和历在法国实施的日子。——第100页。
- 90 指塞·载勒尔在布鲁塞尔办的通讯常务局。威·沃尔弗也在这个局里工作。——第102页。
- 91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格·维尔特在1847年9月16—18日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的演讲。格·维尔特的讲演是在9月18日作的。恩格斯《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285—296页）中关于会议的开会情况有详细的报道。——第102页。
- 92 指1847年9月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经常撰稿问题跟伯恩施太德达成的协议。1847年最后几个月，该报实际上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103页。
- 93 恩格斯讲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的开会情况，该支部是1847年8月5日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马克思被选为支部的主席。——第107页。
- 94 是指1847年4月11日在柏林开幕的普鲁士联合议会。议会因拒绝普鲁士政府借款，于同年6月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解散。——第109页。
- 95 恩格斯指的是把马克思打算在1847年9月16—18日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要作的讲演整理成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会议的各次会议。马克思准备发言，但是会议的举办人，害怕马克思讲话的革命内容，赶快结束了讨论。根据马克思打算

- 要作的讲演整理成的一篇文章,9月29日刊载在布鲁塞尔《民主工场报》上。马克思的讲演全文,由约·魏德迈于1848年部分地译成德文发表,题名为《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82—284页)。——第110页。
- 96 恩格斯指的是轰动一时的法国元帅普兰公爵于1847年8月杀死他妻子的事件。大官僚的这种罪行引起了法国社会各界广泛的愤慨。——第110页。
- 97 指通讯常务局(见注90)。——第113页。
- 98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85)上曾经讨论了通过同盟纲领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沙佩尔、鲍威尔、莫尔)把《共产主义问答》(以问答方式)草案分发给同盟的各个区部和支部。这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痕迹的文件,也象“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莫·赫斯在巴黎拟定的“修正”草案一样,不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满意。恩格斯起草了与这个草案相对立的自己的纲领草稿——《共产主义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57—374页和本卷第123—124页)。——第114页。
- 99 恩格斯是指波尔恩前往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事(并见本卷第124页)。——第114页。
- 100 指卡·海因岑的《共产主义的“一个代表”》(《Ein Repräsentant des Kommunismus》)一文,此文刊载在1847年10月21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这篇文章是对恩格斯的论战性著作《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也刊登在该报上)的答复。1847年10月底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答复了海因岑。——第114页。
- 101 恩格斯是指宪章派领袖奥康瑙尔对英国六家激进派报纸的答复,因为它们对他进行了诬蔑宣传。这个答复刊载于1847年10月23日《北极星报》。关于此事的详情,见恩格斯《宪章派土地纲领》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75—377页)。——第114页。

- 102 在 1847 年 10 月—11 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连续刊载了莫·赫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一组文章。——第 115 页。
- 103 指恩格斯试图在《改革报》上发表马克思打算在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的发言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282—284 页和第 292—296 页）一事。——第 116 页。
- 104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选举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一事。——第 117 页。
- 105 关于利尔宴会和关于自由派代表《国民报》在这次宴会上的反民主立场，见恩格斯的《改革派阵营的分裂》。《改革报》和《国民报》。民主主义的胜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05—408 页）。——第 118 页。
- 106 1847 年 11 月 29 日在伦敦举行了国际大会，大会是由“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 70）为了纪念 1830 年波兰起义纪念日而组织的。马克思转达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致“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两组织之间建立更密切联系的呼吁书。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发表了关于波兰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09—415 页）。——第 119 页。
- 107 指 1847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在多日的讨论中他们坚持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些原则。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成了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65—504 页），这个文件于 1848 年 2 月发表。——第 120 页。
- 108 恩格斯是指布鲁塞尔经济学家会议，格·维尔特曾在会上发言（见注 91）。——第 124 页。
- 109 恩格斯此信的前一部分的讽刺的口吻是因“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赫斯的卑劣行为引起的。赫斯为了报复恩格斯抵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巴黎的德国工人的影响所进行的斗争，开始进行对恩格斯的诽谤运动，以期把布鲁塞尔的各小资产阶级团体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不惜诬蔑恩

格斯破坏了他的家庭生活。——第125页。

- 110 恩格斯指茹·米希勒著作《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847年巴黎版第2卷。——第127页。

- 111 指普鲁士的联合委员会——一个等级谘议机关,由各省议会从自己的议员中选出。信中提到的恩格斯的的文章没有找到。——第128页。

- 112 拉·萨格拉,拉蒙·德《劳动组织和研究这个问题的前提》1848年巴黎版(La Sagra, Ramon de.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Questions préliminaires à l'examen de ce problème》. Paris, 1848)。——第129页。

- 113 指发表于1848年1月19日《改革报》上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简讯;简讯报道了马克思在1月9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会议上发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

关于宪章派的问题,恩格斯指的是他在1848年1月10日和19日《改革报》上发表的、标题为《宪章运动》的两篇通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1部分第6卷第576—582页)。他在通讯中转述了在《北极星报》上发表的“民主派兄弟协会”的请愿书和关于宪章派群众大会的报告。——第130页。

- 114 1848年1月底,恩格斯由于在巴黎的工人中间进行革命活动而被驱逐出法国,迁居布鲁塞尔。——第131页。

- 115 1848年3月3日,马克思接到国王命令,限定二十四小时以内离开比利时。3月3日夜,在马克思准备动身的时候,警察闯进他在布鲁塞尔的住宅,并且逮捕了他。3月4日,马克思的妻子也遭到逮捕。经十八小时的监禁以后,马克思和他一家人不得不立即离开比利时;马克思应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弗洛孔的邀请前往法国。——第131页。

- 116 1848年3月3日,在科伦发生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见注117)所预定的群众示威。哥特沙克代表示威参加者向市政府递交一个请愿书,其内容是要求民主自由和保障工人权利。示威被军队驱散。示威的领导者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被逮捕,并被交付审判;由于国

王的赦免，三人于 1848 年 3 月 21 日被释放。科伦的 3 月 3 日事件是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其他各邦的三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声。——第 132 页。

- 117 科伦早在 1848 年三月革命之前就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德斯特尔、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老朋友”）、安内克、哥特沙克、维利希等人都是支部的成员。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的。——第 132 页。
- 118 1797 年，在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发生了争取建立莱茵共和国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许多莱茵城市（其中包括科伦）的共和主义者，力图将莱茵河左岸的土地从德意志帝国那里彻底地分离出去，在那里消灭封建等级关系并在这个地区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1797 年 9 月在法国军队总司令奥舍将军的赞同下，按照巴达维亚共和国和南阿尔卑斯共和国的榜样，拟定了建立左岸的莱茵共和国（Cisrhenanische Republik）的草案。但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督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加强了侵略方针，妨碍了这些计划的实现。1797 年 10 月，根据法国和奥地利帝国之间签订的康波福米奥和约，莱茵河左岸的地区规定归属法国。——第 133 页。
- 119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特德斯科，以及其他许多比利时民主主义者，作为受法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而展开的比利时共和运动的参加者，于 1848 年 2 月底被捕。——第 133 页。
- 120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的成立。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在 1848 年 2 月底将同盟的领导交给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之后，在 3 月初巴黎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马克思迁居到那里。在 1848 年 3 月下半月至 4 月初，中央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德国工人（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返回祖国，参加已经开始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3 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5 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第 135 页。

- 121 指 1848 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巴黎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协会。该协会的领导者是 small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他们鼓动德国流亡者组成志愿军团。他们指望用攻入德国的办法在那里引起革命和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冒险计划。1848 年 4 月,海尔维格的军团越过国境以后在巴登境内被德意志南部各邦的军队歼灭。

黑、红、黄三色是德国统一的象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把统一的口号解释为号召在德国建立象瑞士联邦那样的自治州联邦。——第 137、504、625 页。

- 122 在 1848 年 3 月 12 日布鲁塞尔的官方报纸《比利时通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见注 115)的别有用心简讯,它恶意地歪曲了事实,并且为比利时当局的非法行为辩护。驳斥这篇简讯的文章发表在 1848 年 3 月 19 日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比利时报纸《社会辩论报》上。——第 138 页。

- 123 恩格斯在 1848 年 3 月 21 日左右从布鲁塞尔来到巴黎。——第 140 页。

- 124 1848 年 4 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参加已经开始的革命从国外流亡回到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了解了德国的情况之后,他们坚信,由于德国落后、德国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觉悟不高等情况,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两三百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难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显著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翼,即实际上无产阶级的一翼。他们建议他们的拥护者参加民主派组织,以便在那里坚守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们的拥护者注意组织工人协会,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为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4 月 11 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科伦,立即着手筹备出版一种大的政治性的日报——《新莱茵报》,它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恩格斯为了扩大报纸的股份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于 4 月 15 日左右去莱茵省的巴门、爱北斐特和其他城市。——第 141、506 页。

- 125 马克思指《新莱茵报》的征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于1848年4—5月在德国各城市进行的。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作为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的坚定而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报纸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在科伦在九月事件之后，军事当局于1848年9月26日宣布科伦戒严，并且封闭了许多民主报纸，其中也有《新莱茵报》。1848年9月，编辑部成员恩格斯、德朗克和斐迪南·沃尔弗有被捕的危险，被迫暂时离开科伦；威廉·沃尔弗不得不躲避警察局的迫害。在科伦解除戒严后，《新莱茵报》从10月12日起重新开始出版。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于1848年10月参加了编辑部。

尽管当局百般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特别厉害了），《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是报纸停刊的原因。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新莱茵报》。报纸的编辑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141页。

- 126 指《新莱茵报》的计划书，该计划书未能找到。——第141页。

- 127 指《新莱茵报》的股东会议，该会议应在报纸开始出版以前，在1848

年5月于科伦举行。不能亲自出席这个会议的别的城市的股东们,则向报纸编辑或科伦其他人寄去委托书。——第144页。

- 128 在1848年9月底,恩格斯被迫离开科伦,因为在那里由于他的革命活动,而受到普鲁士当局的逮捕和司法追究的威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600页)。他在比利时逗留一个短时期之后,就被警察局驱逐到法国,恩格斯作了一次由巴黎至法国西南部的徒步旅行之后,于1848年10月底来到瑞士。他在日内瓦住了几天,于11月初前往洛桑,后又迁居伯尔尼,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849年1月中返回德国为止。——第145页。
- 129 1848年9月26日,《新莱茵报》和许多其他民主报纸停刊,那时地方当局慑于科伦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涨,宣布在当地实行戒严。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参加了科伦的民众大会,提出对他们进行法庭侦讯。马克思在解除戒严后,克服了财政上的和组织上的巨大困难,于1848年10月才使报纸复刊。他为了偿清报纸的欠债和抵补报纸的费用把自己的全部现金都投了进去(见本卷第629—630页)。——第145页。
- 130 1848年8—9月,马克思为了取得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资金,到柏林和维也纳旅行了一次。马克思在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洽谈后,从弗·科斯策尔斯基那里得到二千塔勒。——第147页。
- 131 1848年7月初,马克思由于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普鲁士当局对民主活动家进行迫害的文章《逮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0—193页)而受到司法追究。1848年10月初,科伦的检察机关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格·维尔特写的匿名的作品文《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而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进行法庭侦讯。1848年10月底,科伦检察机关又因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的呼吁书的发表而对作为报纸总编辑的马克思提出起诉。1849年2月7日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科尔夫进行的审判,以宣告他们无罪而告终。——第147页。
- 132 马克思指发表于1848年11月29日《新莱茵报》第155号的号外的那

篇编辑部短评。——第 148 页。

- 133 恩格斯在为《新莱茵报》写的、但当时未被发表的《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668—672 页）中提到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第 148 页。
- 134 1848 年 12 月初，恩格斯写了《国民院》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98—116 页），文章着重指出当时以模范的资本主义联邦共和国闻名的瑞士的政治生活所具有的地方主义性和局限性。——第 148 页。
- 135 卡·海因岑《德国的共产主义英雄们》1848 年伯尔尼版（K. Heinzen. 《Die Held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Bern, 1848）。——第 148 页。
- 136 《新莱茵报》编辑部力求立即让自己的读者们知道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一切最重要的事件，时常采取出版报纸的附刊或增刊的办法，而在收到新的重要消息的时候，则以附页的形式出版特别附刊和号外。——第 149 页。
- 137 1848 年 3 月底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安·哥特沙克和弗·安内克（见注 116）由于 6 月 25 日在科伦的工人联合会（他们是该联合会的领导者）会议上的发言而于 1848 年 7 月 3 日又被逮捕；1848 年 12 月 23 日科伦的陪审法庭宣判他们无罪。——第 149 页。
- 138 1848 年 9 月 25 日，科伦检察机关以阴谋反对现行制度的罪名对作为《新莱茵报》编辑的恩格斯、威·沃尔弗和毕尔格尔斯提出控诉，因为他们在科伦的民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科伦实行戒严（见注 129）以后，恩格斯被迫离开科伦。10 月 3 日，尽管科伦的戒严已经解除，但政府检察官仍下令采取措施侦查和逮捕恩格斯。恩格斯于 1849 年 1 月中才返回科伦。——第 149 页。
- 139 恩格斯把 1848 年 12 月 5 日反革命政变以后的普鲁士讽刺地称为“钦定的普鲁士”，那时普鲁士国民议会被解散而且颁布了所谓的钦定（国王“御赐的”）宪法。——第 151 页。

- 140 指刊登在1848年12月29日《新莱茵报》第181号上,标题为《三月同盟的文件》的一篇通讯。

德国各城市的三月同盟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的代表于1848年11月底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组织的中央三月同盟的分支。为纪念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而命名的三月同盟的领导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用空话来代替革命行动,他们表现出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同反革命斗争时的无能为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尖锐地批评了三月同盟及其小资产阶级领导者的活动。——第151页。

- 141 指发表于1848年12月30日《新莱茵报》第182号的《冯·拉登堡先生和人民学校的教师》一文。编辑部答应刊登的那部分续文并没有在报上发表。——第151页。

- 142 看来恩格斯是指《〈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83—684页)。——第151页。

- 143 从1849年4月中起至5月初,马克思到德国西北部各城市和威斯特伐里亚旅行。他会见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和民主主义者,了解了当地的革命形势,并为取得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资金采取了措施。马克思外出期间,报纸由恩格斯领导。——第152页。

- 144 《新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5月下半月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试图在那里唤起全德国国民议会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采取坚决行动维护革命成果,从那里他们又前往当时发生维护帝国宪法起义的德国西南部。然后,马克思于6月初带着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赴巴黎,而恩格斯在当时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凯泽尔斯劳顿逗留不久,又从这里前往欧芬巴赫,加入巴登—普法尔茨的革命军(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71—189页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154页。

- 145 马克思指普法尔茨和巴登的临时政府的外交代表;临时政府是1849年春在德国西南部发生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的时候成立的。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宪法被德国的许多邦(包括普鲁

- 士在内)拒绝。1849年5月,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在维护宪法的口号下爆发了起义。但是,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没有给起义者任何支援。1849年7月,运动终于被镇压下去。在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对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都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和第8卷第91—115页)。关于布林德在巴黎的外交使命及其失败,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关于卡尔·布林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79—281页)。——第154页。
- 146 山岳党是聚集在《改革报》周围、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政党;这个党的代表于1849年在立法议会中组成一个很大的派别。——第154、569页。
- 147 指1848年10月底在柏林第二次民主派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德国的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1849年6月初,马克思期待着法国的决定性的革命事件的到来,带了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前往巴黎,以便在法国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面前代表德国的革命政党。——第155页。
- 148 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失败以后,恩格斯和他参加与普鲁士军作战时所在的志愿部队一起于1849年7月12日越过瑞士国境,7月24日来到斐维(窝州),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参见本卷第525—526页)。——第156页。
- 149 1849年8月底,恩格斯着手写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本卷第532—533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157页。
- 150 信中提到的商谈于1849年12月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杂志的建立而结束,该杂志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到1850年11月为止。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到11月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

在汉堡印刷。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大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157页。

- 151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总统和立法议会的多数派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这次示威被军队几乎不费力地就驱散了,并证实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详见马克思的文章《六月十三日》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27—629页和第7卷第71—81页)。6月13日的示威被驱散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第158页。

- 152 马克思指分成相互竞争的保皇派别的法国立法议会的多数派即秩序党的分裂。

1848年3月16日,法国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一法郎附加四十五生丁,这引起了农民即纳税者的基本群众的特别的不满。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很大一部分农民离开了革命,并在1848年12月10日的总统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

1849年8月中,在保皇派议员的压力下,宣布法国立法议会休会两个月。议会于1849年10月中复会。——第158页。

- 153 反谷物法同盟是自由贸易派团体,它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这场斗争,于1846年以

废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结束。此后同盟也就解散了。——第158页。

- 154 航海法——指克伦威尔于1651年颁布、后来经过多次修改或补充的航海条例，它主要是为了对付荷兰的转运贸易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条例规定，从欧洲运入的重要货物以及从俄国和土耳其运入的一切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原货物出产国的船只。英国沿海的航行只限于英国船只。这些条例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已大大受到限制，于1849年剩下极少部分，于1854年全部取消。——第158页。

- 155 1849年6—7月，恩格斯参加了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展开的革命战斗（参看本卷第525—526页）。关于这些战斗的详情，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

1849年5月，恩格斯领导了爱北斐特起义的准备工作（见恩格斯《爱北斐特》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596—599页）。——第160页。

- 156 马克思于1849年8月底来到伦敦，在这里居住直到逝世。1849年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多数领导者聚会伦敦，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进行了改组。1849年11月，恩格斯来到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主要是致力于恢复同盟的以前的组织，和活跃它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所写成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对1848—1849年革命作了总结，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

1850年11月中，恩格斯从伦敦转赴曼彻斯特，重新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这主要是为了给马克思以物质上的援助，使他有可能继续研究经济理论。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有了经常性，天天进行。——第162、576页。

- 157 小福克斯是马克思的儿子，亨利希·格维多，1849年11月5日生。他的这个名字是从1605年11月5日“火药阴谋”的英雄盖伊·福克斯的名字而来的；阴谋家——英国天主教徒——打算炸毁议会大厦，连同两

院议员和国王詹姆斯一世一起炸死。——第162、628页。

- 158 指哈尼所办的宪章派周刊《红色共和党人》，该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英译文。

印花税是1712年英国实施的一种对报纸的征税，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以及反对派报刊作斗争。印花税使报纸成本猛涨，限制了报纸的传播，使广大群众买不起报纸。1836年议会被迫降低印花税，1855年废除了印花税。——第163、164页。

- 159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多数派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为了反对马克思的拥护者——亨·鲍威尔和卡·普芬德而策划的一场诉讼案。此案情况见下述由普芬德执笔向报界发表的声明：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主席：

9月17日，我们（亨·鲍威尔和我作为管理协会一部分钱款的两个受托人）把一封信，连同我们关于退出协会的声明，寄给了大磨坊街协会。我们在信中要求，次日派弗兰茨·鲍威尔——第三受托人，到我们这里来，解决财务事项。几天过去了，未见答复。后来亨·鲍威尔收到一封信，要我们到大磨坊街协会。当然，我们没有理睬这个无礼的要求。过了两周，协会又一次提出它的要求，同时威胁说，这可能引起不良后果等等。为了答复这个新的无礼要求，亨·鲍威尔和我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分期付款。我们的政治朋友都赞成这个决定，何况大家已经知道，这些钱本来都是要用于派遣特使前去德国散布那些退出协会的人的流言蜚语，也就是说破坏章程，而只有利于个别的阴谋家的。最后，那位曾为第三受托人的人，来到我们这里；同他一起，共同作出了决定：付款将分期进行，1850年12月1日将是第一个付款日期。但是，虽然这个日期是商议好的，我们却接到传票说，11月20日必须到法院出庭。我们出庭了，不用说，协会对汇款的要求被拒绝了。12月1日没有一个人代表协会来领取以私人方式约好的到期款子。反之，瑞士、德国、美国的报纸上都登出了协会的声明，妄图控告我们盗用款项。几个星期以前，协会的一个主席来到我这里说，他听到我同意付款。我回答说，我随时准备这样办，错误在他自己，因为他们不遵守领款的合法日期而是告到法院，并在报刊上进行诽谤，但是这事我

应该和亨·鲍威尔商量。后者向我声明，既然协会败诉了，他依照法律不应当再付款给这个组织了；同时，由于协会对我们进行挑衅性诽谤，他打算将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至于我，那协会可以在任何时刻向我领取五英镑，同时交来由主席、财务员及出纳员签字的收据；至于十八先令四便士诉讼费用，以及我为协会所制的莫尔画像的稿费，这些我都放弃。

卡·普芬德

1852年1月21日于伦敦

次日上述磨坊街协会的三个代表来我这里，领了钱，交了收据，但是他们认为，一点不提我信中所指出的事实，特别是协会对不起我的地方，是有好处的。

卡·普芬德*

从沙贝利茨 1852 年 3 月 6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显然可以看出，这个文件曾经刊登在《瑞士国民报》上。——第 164、381 页。

- 160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 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 年 8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 8 月和 9 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 1850 年 9 月 15 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35—641 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

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 161 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属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最初于1849年9月成立,名为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也曾加入这个委员会。为了划清伦敦流亡者中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界限,该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提议,于1849年12月3日被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这个委员会在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间的联系方面,在团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方面,以及在1849—1850年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因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落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之下,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拥护他们的人宣布退出这个组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第169、343、347、547、551、558页。

- 162 马克思是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告德国人》,这个宣言刊登在1850年11月17日该委员会的刊物《流亡者之声》(《La Voix du Proscrit》)上面。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加入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无论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的组织存在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

- 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 169、341、570、583、594 页。
- 163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于 1850 年 10 月成立的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第 170、356 页。
- 164 恩格斯是指主张用反革命的改良主义方法达到民主目的和社会主义目的的人。三十到五十年代的英国,把力求跟资产阶级妥协的拥护宪章运动右翼的人也叫做“道德的力量”的拥护者。——第 172 页。
- 165 1851 年 1 月 5 日,马克思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会议,会上批准了新章程。这个章程是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在 1850 年 9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草拟的。章程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626—629 页。——第 174 页。
- 166 德国民主派流亡者格罗斯、希奈和威尔海米曾于 1850 年底从辛辛那提写信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报酬地给所谓“进步的论战文集”和这些民主派所筹划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主义者》(《Sozial-Demokrat》)和《农民共和国》(《Republik der Bauern》)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某些流亡者企图利用他们的困境来达到自己发财的目的,所以拒绝了这个建议。——第 180、190 页。
- 167 马克思显然是暗示弥勒-捷列林格是科布伦茨人。——第 180 页。
- 168 1850 年 12 月底、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到伦敦住了几天,他在那里同马克思和马克思夫人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 70)举办的新年晚会。恩格斯在这次晚会的讲话中详尽地说明了大陆上革命失败的原因。——第 181 页。
- 169 1851 年 1 月 5 日,在曼彻斯特人民学院举行由宪章派曼彻斯特委员会组织的公开集会。在这个集会上,改良派(詹·李奇,丹·多纳文),即从 1848 年开始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的奥康瑙尔的拥护者在会上占优势。集会的发起者极力抵制在宪章派全国协会伦敦执行委员会中起着领导作用的宪章派的革命派代表厄·琼斯和乔治·哈尼的影响。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的琼斯和哈尼在这一时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争取在承认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地位和公开宣布运动的社会主义目标

的基础上改组宪章派。厄·琼斯知道开会的信息之后,到了曼彻斯特。同时,哈尼把琼斯打算在会上同自己的对手(拥护妥协策略和用合作社活动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人)进行辩论的想法告诉了恩格斯,并且请求恩格斯出席大会支持琼斯。从这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实现了哈尼的这个请求。

厄·琼斯在1851年1月5日的集会上尖锐地批评曼彻斯特委员会领导人的改良主义的路线的发言,在很大的程度上促成曼彻斯特的宪章派组织在这之后不久发生分裂,使宪章派很大一部分普通成员公开转向宪章派的革命派方面。

会上,曼彻斯特委员会和伦敦执行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非常尖锐。奥康瑙尔早在1850年11月就通过曼彻斯特委员会进行活动,建议在曼彻斯特召开宪章派代表会议,以便使用自己的观点同执行委员会的路线相对抗。执行委员会反对单独召开代表会议,并且为了弄清宪章派普通成员对执行委员会的立场的态度,于1850年12月举行了执行委员会的改选。这次改选表明,大多数宪章派组织(曼彻斯特委员会除外)支持重新被选入执行委员会的哈尼和琼斯。在1850年1月5日曼彻斯特集会上,半数参加者不顾改良派首领们的反对,主张承认新的执行委员会。——第181页。

- 170 马克思指1851年1月7日在《瑞士国民报》上发表的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宗派冒险主义集团的奥斯渥特·迪茨的诽谤性的声明,迪茨在这个声明中指责马克思的拥护者亨·鲍威尔和卡·普芬德把持属于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钱款(详情见注159)。——第183页。

- 171 指1851年1月17日在《不来梅每日纪事报》上发表的阿·卢格的一篇诽谤性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新莱茵报》,特别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1—542页)。——第183页。

- 172 指马克思早在1850年12月就已经开始的同海·贝克尔商谈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一事。经过商谈之后,于1851年4月底出版了第1分册——《马克思文集》1851年科伦版第1分册(《Gesammelte Aufsätze von Karl Marx》. I. Heft, Köln, 1851)。这个分册包括马克思在1842年

- 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的一部分。由于海·贝克尔被捕，第1分册出版后没有继续出版。——第184、276页。
- 173 指马克思打算对汉堡出版者尤利乌斯·舒贝特提出诉讼，以迫使他继续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184页。
- 174 指于1850年8月发表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162）的宣言《各族人民！建立民主主义的组织》，在宣言上签名的有马志尼、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尽管宣言中有宗教口号，但是以前自命为无神论者的卢格却在宣言上签了名。对宣言的批判，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文章《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34—540页。——第185页。
- 175 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162）。——第185页。
- 176 “光明之友”是1841年形成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性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基督教会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所谓的“自由公理会”。——第185、296页。
- 177 前面提到的卢格在1851年1月17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康拉德·施拉姆（不要同柏林的议员鲁道夫·施拉姆混为一谈）……”。——第186页。
- 178 指恩格斯打算在哈尼领导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之友》上发表批判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团体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卢格等的一组文章。但由于哈尼支持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民主派，恩格斯在1851年2月放弃了这个打算。恩格斯想创作一部针对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讽刺性著作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1852年他和马克思合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中。——第186、199、209页。
- 179 马克思和恩格斯答复卢格的诽谤性文章的声明《威塞尔报》没有发表。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1—542

页。——第187页。

- 180 见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15—622页）。——第190页。

- 181 恩格斯以讽刺口吻暗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齐格弗里特·魏斯在1850年4月2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的一句话。魏斯在向马克思提出要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撰稿时写道：“我的笔是尖锐和辛辣的”。——第190页。

- 182 指奥康瑙尔派不顾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反对而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宪章派代表会议（见注169）。代表会议从1851年1月26日开始，到1月30日结束。会议主要是讨论了宪章派同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和组织合作团体的问题。代表会议的多数人对这个问题采取的立场适应了会议组织者的改良主义路线。弗·恩格斯应哈尼的请求出席了这次代表会议，以便把会议的进程和结果通知给宪章派中革命派的代表。

代表会议还决定了关于派代表出席执行委员会召开的宪章派代表大会的问题。代表会议的多数改良派领导人（李奇、麦格雷斯基、拉克等）反对派代表，但是奥康瑙尔希望他的原则在代表大会上也能取得胜利，在他的影响之下，代表会议决定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

但是，1851年3月31日至4月10日在伦敦召开的宪章派代表大会，并没有象奥康瑙尔所期望的那样受改良派的支配。哈尼和琼斯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的拥护者在代表大会上占了优势。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宪章派全国协会的纲领。这个纲领尽管有某些弱点和不成熟的提法，但纲领反映了宪章派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思想上的提高。纲领公开宣布了宪章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第191页。

- 183 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是加入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他们在1849年为了实行选举改革（所谓小宪章）和税收改革而成立了这个协会。资产阶级激进派用自己的纲领对抗宪章派的要求，指望在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失败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运动，并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

影响。受到科布顿、布莱特和以奥康瑙尔为首的宪章派的改良派支持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并没有获得成功。宪章派的大多数在五十年代仍然忠于人民宪章。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于 1855 年解体。——第 191、199、539 页。

- 184 指路·勃朗著的《1830—1840 年的十年历史》(L. Blanc. 《Histoire de dix ans. 1830—1840》)一书。第一版共五卷, 1841—1844 年在巴黎出版。——第 199 页。

- 185 在英国把教皇庇护九世积极干涉英国天主教徒的事务叫做“教皇侵略”。1850 年 9 月 30 日, 教皇颁布关于在英国设立若干天主教主教管区和任命英国天主教神父魏兹曼为韦斯明斯特大主教和红衣主教的训谕。辉格党寡头政治的首脑罗素别有用心地把自己装扮成保卫英国民族利益不受教皇侵犯的人, 于 1851 年在议会中通过一项禁止不属于英国国教会的神职人员获得主教封号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没有兑现。——第 199 页。

- 186 指伦敦工业博览会。它是第一次世界工商业博览会, 于 1851 年 5—10 月展出。——第 200、230、258、267、282、295、377、573 页。

- 187 加入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十七个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 由于他们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而被称之为城官。这个绰号借用于维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的生活而写的同名的历史剧。在德国, 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统治者。——第 200 页。

- 188 伦敦教堂街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兄弟协会的所在地。参加这个协会的有在伦敦的各种各样法国流亡者; 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也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协会成立于 1850 年秋天, 以救济法国政治流亡者为其宗旨 (见本卷第 569 页)。

2 月 24 日是法国 1848 年二月革命的纪念日。——第 203、212、231、233、569 页。

- 189 1848 年革命前夕, 维利希辞去普鲁士军官职务, 在科伦当木匠。——第 203、567、568 页。

- 190 1851年2月,秩序党(保皇派——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盟)联合山岳党在立法议会里以一百零二票的多数否决了关于给予总统路易—拿破仑一百八十万法郎的代表资格津贴的提案。——第206页。
- 191 神圣同盟——是镇压欧洲一切进步运动的反革命势力的联盟。它是拿破仑失败以后,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下于1815年9月26日建立的。参加同盟的,除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外,还有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这些君主负有在镇压革命(不论在那里爆发)时互相支援的义务。——第208、250、278页。
- 192 恩格斯指的是秩序党代表蒙塔郎贝尔于1851年2月在立法议会里主张给予总统路易—拿破仑一百八十万法郎的津贴(见注190)。——第208页。
- 193 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162)。——第212页。
- 194 卢森堡委员会是由路易·勃朗主持于1848年2月28日—1848年5月16日在巴黎卢森堡宫开会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委员会由工人和企业主的代表组成,它的活动是调解劳动纠纷,由于路易·勃朗的妥协策略,这些活动常常对企业主有利。1848年5月15日人民群众发动后,政府撤销了卢森堡委员会。
- 预备议会是指1848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各邦社会人士会议。预备议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派。他们拒绝共和民主派少数关于在德国建立联邦共和制和把预备议会转为制宪机构的提案。根据预备议会的提案,组成五十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必须在联邦议会(旧德意志联邦的反革命机构)的同意之下保证全德国民议会的召开。预备议会还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的草案。这个文件仅仅在口头上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但是没有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第213页。
- 195 马克思指英国政府危机。1851年2月,辉格党内阁首脑约翰·罗素反对议员洛克·金关于把各郡选举权扩大到拥有年收入十英镑的土地所有者的提案遭到失败,因而辞职。因为托利党首领斯坦利没有能组成内阁,罗素于3月又担任内阁首相。——第216页。

- 196 恩格斯指阿·梯也尔《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A. Thiers. 《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 Empire》); 第一卷 1845 年在巴黎出版, 这一部多卷著作于 1862 年出齐; 罗·沙赛《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三卷集, 1823—1832 年伦敦版 (R. Southey.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 3 vol, London, 1823—1832)。——第 223、258 页。
- 197 1850 年 4 月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跟旅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和宪章派的革命派代表达成了一项有关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当时达成了共有六项条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605—606 页)的协定(奥·维利希起草, 马克思、恩格斯、哈尼、维利希、维迪尔、亚当签署)。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后, 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倒向以维利希和沙佩尔为首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少数派一边, 并跟他们一起走上了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结成亲密同盟的道路。在这种条件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哈尼在 1850 年 10 月初认为撕毁同布朗基派的协议是适宜的(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先生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85 页)。——第 226 页。
- 198 指斐迪南·沃尔弗 1851 年 2 月 25 日从伦敦寄给恩格斯的信。沃尔弗在这封信中把他为了弄钱而想用俄文出版世界博览会参观者指南的显然不现实的计划告诉了恩格斯, 并征求他的意见。——第 227 页。
- 199 外侨管理法是 1848 年英国议会由于大陆的革命事件和 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而通过的。根据这个法令, 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法令的有效期定为一年。——第 230、279 页。
- 200 1851 年 3 月初, 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到伦敦马克思处住了几天, 为了同马克思共同采取措施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即 2 月 24 日会议的组织者。——第 232 页。
- 201 马克思指恩格斯于 1851 年 3 月 5 日寄给《泰晤士报》为驳斥该报刊载的路易·勃朗关于布朗基献词的诽谤信而写的声明。恩格斯的声明没有发表。声明的全文,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543—545 页(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布朗基献词《人民要警惕》是被囚在贝耳岛监狱里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寄给“平等者宴会”——1851年2月24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的献词。布朗基在他的献词中痛斥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前成员——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拉马丁等人是人民的叛徒。宴会的组织者故意不让出席的人知道的那篇奥·布朗基的献词全文曾发表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德文和英文，并且加上了简短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630—632页）。——第232、234、239、262、585页。

- 202 1851年3月15日《人民之友》第14号发表了施拉姆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对他和皮佩尔在2月24日会议上所受的侮辱提出了抗议。——第233页。
- 203 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博默耳（希望从那里得到金钱上的帮助）是指他的表舅菲力浦斯居住的荷兰博默耳城。——第233页。
- 204 指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柏林普鲁士国民议会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全德国国民议会的议员。——第237页。
- 205 维迪尔是筹备2月24日会议的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宣布布朗基献词的六个委员之一。其余的七名委员投票反对宣布。——第238页。
- 206 指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1808年12月—1809年2月）法军对萨拉哥沙的围攻。经过两个月的英勇的保卫战，萨拉哥沙终于失陷。——第240页。
- 207 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开头部分写在威廉·皮佩尔于1851年3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的最后一页上。皮佩尔在他的信中受马克思的委托全文援引了卢格、司徒卢威、豪格、隆格和金克尔以当时他们建立的所谓“德国事务委员会”的名义于1851年3月发表的宣言《告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宣言的摘要发表在自己的抨击性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44—345页）上面。——第241、276、595页。
- 208 指所谓“德国事务委员会”（见注207）。——第242页。

- 209 指古·司徒卢威《政治科学原理》第1—4卷(G. Struve《Grundzüge der Staatswissenschaft》. Bd. 1—4)。头两卷于1847年在曼海姆出版,第3—4卷于1848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另外,马克思还知道,司徒卢威正在写《世界通史》,后来这本书他在纽约用《世界通史(九卷本)》(《Weltgeschichte in neun Büchern》)的书名出版。——第242页。
- 210 指卡·罗泰克和卡·韦尔凯尔《政治辞典。一切等级的政治科学大百科全书》1845—1848年阿尔托纳版第1—12卷(K. Rotteck und K. W. Elcker.《Das Staats-Lexikon. Encyclopädie der sämtlichen Staatswissenschaften für alle Stände》. Bd. 1—12, Altona, 1845—1848)。——第242页。
- 211 卡·罗泰克《从古代到1831年一切等级的世界史》1831—1833年斯图加特版第1—4卷(K. Rotteck.《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 von den früh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831》. Bd. 1—4, Stuttgart, 1831—1833)。——第242页。
- 212 马克思在这里嘲笑蒲鲁东的说法:“时间就是价值”。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批判了蒲鲁东的这一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28—132页)。——第246页。
- 213 大约从1851年4月17日起,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住了几天。——第246、256、572页。
- 214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指的是蓝皮书《1847—1849年关于匈牙利事件的通信。1850年8月15日按女王陛下的手谕提交议会两院》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Hungary. 1847—1849.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August 15, 1850》. London)。——第246页。
- 215 指罗·丹尼尔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丹尼尔斯当时在

科伦,他把他的手稿寄给马克思审阅。——第247、251页。

- 216 指卡·冯·德克尔《从现代作战观点来看小型战争。或:论小型战争中所有三个兵种的运用和使用》一书的法译文,1822年柏林和波兹南版(C.v.Decker.《Der kleine Krieg, im Geiste der neueren Kriegführung. Oder: A bhandlung über die Verwendung und den Gebrauch aller drei W affen im kleinen Kriege》.Berlin und Posen, 1822)。——第252、591页。
- 217 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培拉尔云斯)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指挥下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下的普鲁士军队击溃。——第253页。
- 218 恩格斯把保守的贵族政党托利党的某些首领的政治策略同威灵顿在1808—1810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的军事战术作类比,前者在顽强的对抗之后向资产阶级作了一些让步,后者于1810年指挥英军撤退到托列斯—维德拉斯(里斯本附近的城市)的筑垒阵地。——第254页。
- 219 马克思指魏特林的刊物《工人共和国报》1851年2月刊载的一篇短评。这篇短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下流的诬蔑性攻击。——第255页。
- 220 议会火车是在十九世纪英国对1844年法律规定的特别的第三等火车的讽刺;根据这项法律规定,每一个铁路公司都必须在所辖的各铁路线上每天开一趟这种火车,速度每小时不得低于十二英里,车费每英里不得高于一便士。——第256页。
- 221 指《罗维戈公爵阐述拿破仑皇帝统治的回忆录》1828年巴黎版第1—8卷(《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T. 1—8, Paris, 1828)。罗维戈公爵是萨瓦里在1807年获得的封号。——第257页。
- 222 1805年12月2日,俄奥联军和法军在奥斯特利茨进行了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而告终。——第258、401页。
- 223 科伦副市长申克1851年4月25日在欢迎到达科伦的普鲁士亲王时,代表市政府成员对他镇压革命表示感谢。普鲁士亲王在答词中声称,一

切革命行动都将遭到军队的镇压，并要求科伦报刊“改邪归正”，即完全转到反动立场上去。申克的讲话使市政府的许多成员大为不满。——第 259 页。

224 关于《马克思文集》第一分册，见注 172。——第 261 页。

225 大概是指所谓的“德国事务委员会”（见注 207）。——第 261 页。

226 下面的文章是马克思从 1845 年 4 月 26 日和 5 月 3 日《经济学家》杂志第 17 期和第 18 期发表的《电和农业》一文中摘录的。——第 263 页。

227 指 1851—1852 年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机关刊物《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周刊，它的主编是厄·琼斯。由于哈尼转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阵营，这个刊物——宪章派中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派的喉舌的出版，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 1851 年 6 月到 1852 年 4 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 265 页。

228 恩格斯是指：威灵顿作为原则上反对废除谷物法的人，在充任皮尔内阁的不管部大臣时，不得不在 1846 年协助废除谷物法。恩格斯讽刺地把威灵顿的这一失败同公元前 321 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罗马人在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城附近）的失败相比拟。萨姆尼特人击败了罗马军团，并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这对战败的军队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从此便有了“通过卡夫丁的轭形门”的说法，即遭受莫大的侮辱。——第 267 页。

229 恩格斯指旅居英国的马志尼对英国内务大臣詹姆斯·格莱安的揭露，因为后者在 1844 年曾经命令邮政当局将意大利的革命的流亡者的信件交给警察当局检查。格莱安的这种作法，使马志尼在意大利的拥护者邦迪埃拉兄弟的计划败露，并使这些革命者被处决。——第 269 页。

230 大概指“德国事务委员会”（见注 207）的成员。——第 271 页。

231 这个出版计划没有实现。——第 271 页。

232 这封信没有找到。——第 275 页。

233 指尼古拉一世同普鲁士亲王威廉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及

其大臣们于1850年10月在华沙的会晤。尼古拉一世在这次会晤中充当了调解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关系的中间人。普奥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在1848—1849年革命之后,尤其在由于库尔黑森以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发生冲突之后,更尖锐了。尽管普鲁士和丹麦之间在1850年7月签定了使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恢复革命前状态的柏林和约,但是普鲁士继续援助各公国同丹麦斗争。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要求让奥军开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其目的是要把这两个公国完全镇压下去,但是普鲁士政府反对这一点。皇帝尼古拉一世不愿意使普鲁士得到加强,力图保持德意志的封建割据状态,所以在华沙曾经暗示,他坚决支持奥地利。——第276页。

- 234 指1851年4月开始的为反对极端保皇的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代表考斯塔·卡布腊耳政府在葡萄牙建立的反动的专制制度而举行的起义。这次起义于1851年5月以考斯塔·卡布腊耳的逃走和大资产阶级的自由立宪集团的傀儡萨耳达尼亚元帅的执政而告终。——第277、279页。

- 235 1851年,法国波拿巴集团加紧提出关于修改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特别是规定总统四年选举一次和总统任期满后经过四年才能重新当选的条款——的问题。波拿巴分子主张废除宪法的这些条款,指望用这种办法来延长路易—拿破仑的执政时间并保证将来恢复帝制。关于这个问题,详见卡·马克思《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89—592页)。——第278、288页。

- 236 曼彻斯特学派是主要由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代表的经济学说。自由贸易派的代表,即这个学说的拥护者组成曼彻斯特学派,即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坚持贸易自由,国家不得干涉经济生活和对工人阶级的无限制的剥削。曼彻斯特是这个运动的中心。——第279页。

- 237 秩序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这个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848年,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一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

法议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秩序党的反人民政策的破产，被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来达到波拿巴主义的目的。——第 282 页。

- 238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不是抽象地研究德国对波兰的政策，而是分析如果当时革命的民主运动在德国爆发并取得胜利时可能出现的一种严格确定的历史情况。同时，恩格斯还估计到同时在俄国开展反对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的可能性。从这封信中还可看出，恩格斯在德国和俄国革命胜利的情况下，给这些国家的未来的革命政府提出的这条政治路线，只有在波兰本国的民族运动没有超越波兰贵族阶级的要求的狭窄的框框，并且象以往常常发生的那样忽视把波兰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任务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弗·伊·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提到恩格斯的这封信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般民族问题总是采取严格的批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436 页）。

过了一些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中欧和东欧的形势没有变化，德国和俄国继续在推行反革命制度，同时，在 1863—1864 年的解放起义中起了显著作用的革命的民主主义分子的影响在波兰民族运动中日益加强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用弗·伊·列宁的话来说，“又对波兰运动表示最深切的和热烈的同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437 页）。——第 283 页。

- 239 讽刺地暗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849 年向普鲁士军队发表的新年文告。——第 284 页。

- 240 马克思指的是，在 1849 年 5 月立法议会选举时，内务部长莱昂·福适给各省省长发了一封弄虚作假的电报。他在这个电报中用六月事件的重演吓唬选民，以便给他们施加压力，使他们投右翼候选人的票。

1850 年 5 月 31 日，法国立法议会通过了废除普选权的反动的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实行了三年居住期的资格限制和许多其他限制。由于 5 月 31 日的选举法，大约有三百万人被剥夺了投票权。——第 288 页。

- 241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这一著作也

援引了《宇宙》杂志的这篇文章——指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金克尔的妻子约翰娜·莫克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99页)。——第289页。

242 从恩格斯1851年6月19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579页)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于1851年6月上半月在伦敦住了大约两星期。——第290页。

243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主要是毕尔格尔斯草拟的1850年12月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公告的作者谴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指出理论对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整个来说是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告宣布,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建议,科伦中央委员会把维利希和沙佩尔建立的分立同盟的所有成员一律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这个文件没有揭露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把分裂的罪责也部分地加到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身上。公告的个别论点是含混的和不明晰的。恩格斯所说的毕尔格尔斯的“含糊不清的议论”,正是指公告的某些论点的不明晰和模棱两可。在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被捕时,公告落入警察当局手中,1851年6月被刊登在《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和《科伦日报》上面。——第292、296、302页。

244 指1850年12月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章程(见注165)。——第292页。

245 “自由公理会”是1846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的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团体(见注176)。——第293页。

246 指资产阶级人士对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的反应。马克思仿照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讽刺地把这些人士的代表叫做“抱怨派”(《Heuler》)。——第296、542页。

247 恩格斯指的是1851年7月8日《总汇报》第189号上发表的7月6日的莱比锡通讯。这篇通讯引用了《德勒斯顿新闻通报》上的话。——第

302 页。

- 248 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4页）。——第302页。
- 249 恩格斯讥讽地把马志尼致“德国事务委员会”的呼吁书比喻为福音书上的圣徒保罗的《罗马书》。——第304页。
- 250 见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第126页（M. Stirner.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Leipzig, 1845, S. 126）。——第306页。
- 251 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2—540页）。——第308页。
- 252 暗指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310页。
- 253 指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P. J. Proudhon.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 Paris 1851）。——第312、325、356、360页。
- 254 出版石印通讯的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实现。——第314页。
- 255 恩格斯指的是威·沃尔弗抨击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敌人的卓越的文章和演说以及他揭露西里西亚农民极端困苦的处境和西里西亚容克地主对农民的掠夺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沃尔弗出生于西里西亚，曾由西里西亚推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第314页。
- 256 在1851年8月8日左右，马克思接到了一家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查理·德纳邀请他为该报撰稿的建议。马克思回信表示接受德纳的建议。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请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

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许多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马克思不得不减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第316页。

- 257 据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而上了圣山以反抗贵族压迫的平民,要他们屈服,他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部的寓言。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他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平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第323页。

- 258 指卡·海因岑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9月26日第77期)上反对科学共产主义代表的论战性言论,这种言论促使恩格斯发表了他的文章《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97—315页),作为回答。——第323页。

- 259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对蒲鲁东的书为他作了批判性评论,并于1851年10月底寄给了马克思(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编辑部所加的标题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第329、382、389、394、397页。

- 260 理·普莱斯《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版(R. Price. *An Appeal to the Public, on the Subject of the National Debt*). London, 1772); 理·普莱斯《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1772年伦敦版(R. Price. *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 on Schemes for providing Annuities for Widows, and for Persons in Old Age; on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Values of Assurances on Lives; and on the National Debt》. London, 1772)。——第 330 页。

- 261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从 1851 年 8 月到 1852 年 9 月,写了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115 页)。因此,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写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著的想法是马克思给恩格斯提出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从 1851 年 10 月 25 日起到 1852 年 10 月 23 日止刊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马克思;只是到 1913 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发表,才知道这部著作是由恩格斯写的。——第 332 页。
- 262 法的历史学派是十八世纪末产生于德意志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反动流派。——第 335 页。
- 263 指 1848—1849 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威廉·沃尔弗是这个议会的议员。——第 335 页。
- 264 马克思是指在革命时期于 1848 年 5 月为了“根据同王室的协定”制定宪法而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前议员。——第 337、348、594 页。
- 265 指两个互相角逐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织:以卢格为首的鼓动者协会和以金克尔为首的流亡者俱乐部。——第 353 页。
- 266 1851 年 8 月底报纸上根据传说出现了《科伦日报》编辑勃律曼因该报的反对派言论而被驱逐出科伦的消息。传说是不确实的。——第 354 页。
- 267 1851 年 9 月法国逮捕了在 1850 年 9 月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成立了单独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与瑞士的“宗得崩德”——1847 年被解散的天主教各州的单独同盟——加以类比,讽刺地称之为“宗得崩德”)。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密谋性策略,不顾实际情况,打算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借助领导巴黎的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真名

是克列美)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在1852年2月,被捕者以图谋政变的罪名被判了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就完全破产。1851年9月也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释放了。见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和《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37—447页)。——第355页。

- 268 1849年7月罗马共和国陷落后,制宪议会大批议员流亡到英国,在他们中间成立了意大利临时国民委员会;马志尼和他的拥护者也都加入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选举它的人授权给它为民族事业筹办借款和处理有关意大利公民的一切问题。——第357页。
- 269 马克思是指奥地利政府的如下政策:利用加里西亚乌克兰族农民和波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的和民族的矛盾,以便镇压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1846年冬季,波兰国内曾举行起义,争取波兰的民族解放,同时,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起义,那时,奥地利当局往往能够引导起义的农民去反对波兰的起义队伍。在克拉科夫起义被镇压以后,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奥地利政府在1848年的革命时期,也曾企图在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中预先取得加里西亚农民的支持,所以在这一年的春季宣布了废除加里西亚的劳役制和农民的一些其他封建义务。然而,这是一种不彻底的改革,它使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是不可侵犯的,而且使农民担负巨额赎金,要几十年才能付清。——第358、604页。
- 270 恩格斯是指德朗克从日内瓦寄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851年8月。在这封信里,德朗克给马克思讲了他自己跟俄国流亡新闻记者尼·伊·萨宗诺夫的决斗,他自己因瑞士当局图谋把他驱逐出境而移居皮蒙特的计划,还讲了他打算在住在汉堡的维尔特的帮助下得到该地债户欠款。——第358、361页。
- 271 恩格斯是指1851年夏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

后所成立的单独同盟（“宗得崩德”）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告它的盟员书。这个文件反映了“宗得崩德”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计划和他们不考虑客观条件而人为地搞革命的宗派主义唯意志论思想。1851年9月由于法国逮捕了“宗得崩德”地方支部的许多盟员，这个告盟员书落在警察的手中，并且以《在革命前夕、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给同盟的指示》（*Instructions pour la Ligue, avant, pendant et après la révolution*）为题，发表在法国报刊上。1851年9月19日《科伦日报》第225号也引用了这个告盟员书的摘要。——第360、361、365、372页。

272 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62—264页）。——第362页。

273 暗示澳洲成了放逐罪犯的地方。——第362页。

274 泰霍夫《未来战争概论》一文刊登在1851年9月6日《纽约国家报》上。——第365页。

275 据圣经上的传说，大卫王派赫梯人乌利亚送一封信给他的统帅约押，要他在作战时把乌利亚安置在最危险的地方。大卫王想使乌利亚阵亡，以便占有他的妻子拔示巴。——第371页。

276 指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1849年5—7月发生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第373页。

277 1848年3月29日，在比利时里斯康土村（靠近法国边境），从法国开往祖国的比利时共和军团和一支比利时军队发生冲突。后者获胜。比利时的共和派想用打回比利时的办法实现共和政变的企图，其原因首先在于他们的这个行动的基础是恶劣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关于此事详情，见恩格斯的《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47—450页。）——第375页。

278 马克思是指他发表在1851年10月9日《科伦日报》第242号上的1851年10月4日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6页）。反动的奥格斯堡《总汇报》散布了诽谤性谣言，胡说什么马克思把一些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的消息告诉了倍克男爵夫人，这些消息传到了政府那里，以致成为逮捕同盟盟员的根据。马克思在这个声明

中驳斥了这种谣言。——第376页。

279 在1850年8月底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一方和维利希为另一方进行激烈辩论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康拉德·施拉姆要求维利希进行决斗,决斗于9月在奥斯坦德附近举行,结果施拉姆受了轻伤。——第376页。

280 指《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一事。——第379页。

281 恩格斯是指维多利亚女王于1851年10月中访问曼彻斯特一事。——第382页。

282 这是恩格斯对法国立法议会中属于山岳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讽刺性的称呼,暗指山岳党领导人于1849年6月13日在巴黎组织群众示威游行而未成功的尝试。这次游行被政府军队驱散。在6月13日事件期间,山岳党的领袖们表明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领导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第384页。

283 指《寄语人民》杂志。——第384页。

284 这里指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是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美籍德国人中间举借的公债,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为了举借公债,金克尔于1851年9月到了美国。举借“革命公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而无成果的一种尝试。——第385、610页。

285 “光明之友”(见注176)与另一个反对派的宗教流派“德国天主教”的合并发生于1850年。——第385页。

286 普鲁士政府千方百计地力求延长1851年5月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审前羁押时间。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被监禁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案件尽快地转为公开审理。——第392页。

287 1851年11月5—15日左右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第

393 页。

- 288 指《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Gratuité du crédit. Discussion entre M. Fr. Bastiat et M. Proudhon*》, Paris, 1850）。——第393页。
- 289 马克思1851年12月1日和9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2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正在写一个揭露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风气的抨击性著作。本来，这个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应当是宗派冒险主义集团的当时的头目之一和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见注160）的带头人之一的卡·沙佩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匿名发表这一著作。那时，魏德迈迁居美国；由于魏德迈的出版计划，马克思产生了把恩格斯的这个著作登在魏德迈当时准备出版的《革命》杂志上的想法。然而这个打算由于许多原因而未能实现，首先是因为，从1852年初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致力于写作大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此外，到1852年春季，沙佩尔和维利希之间的分歧以及沙佩尔想同马克思和解的意图越来越显示出来。因此，在1852年5—6月所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中，沙佩尔已经不是登场人物，尖锐讽刺的利箭指向了卢格、金克尔、维利希等人。——第394、413页。
- 290 恩格斯暗指皮佩尔在1851年11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引用亨利希·海涅的诗。——第395页。
- 291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全集》1841年柏林第2版第2卷第54页（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Werke, Bd. II. 2. Aufl., Berlin, 1841, S. 54）。——第396页。
- 292 马克思为了努力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遭到逮捕和普鲁士警察局准备在科伦对他们进行审判一事组织一次抗议运动，同时也为了迫使报刊不再闭口不提科伦案件，写了许多声明来揭露普鲁士当局的暗害勾当和被囚禁者受到的野蛮待遇，并将这些声明寄到巴黎，以便在法国报刊上发表。同时，他还请威·沃尔弗给美国和瑞士、请恩格斯给

英国写这样内容的信。然而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报纸拒绝刊载为科伦被囚禁的人辩护的声明,所以在报刊组织广泛的抗议运动一事未能成功。——第399页。

- 293 马克思和恩格斯寄给《泰晤士报》和英国其他报纸编辑部的揭露普鲁士政府对科伦被告的专横行为的声明,都没有被刊登。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寄给《泰晤士报》的声明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1—243页。——第399页。

- 294 由于科苏特于1851年10月来到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哥本哈根广场哥本哈根大厦举行隆重大会欢迎他。宪章派的筹备欢迎科苏特委员会的主席、改良主义者托恩顿·汉特,借口在奥康瑞尔身上出现的精神病征候,企图不许他参加这次大会。汉特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对前宪章派领袖抱同情态度的宪章派成员的强烈抗议。奥康瑞尔被允许参加1851年11月2日举行的欢迎科苏特大会。汉特为了在宪章派群众面前为自己辩护,于1851年11月29日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声明,把自己描写成人民利益的热忱拥护者,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一样,汉特未被选入宪章派全国协会的新执行委员会。——第399页。

- 295 《寄语人民》1851年第2卷第606页。——第400页。

- 296 马克思致恩格斯的这封信的结尾写在皮佩尔1851年11月27日从布鲁塞尔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三页上,紧接在皮佩尔的信文下面。——第400页。

- 297 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就1851年12月2日的波拿巴政变而写的,这次政变结果,在法国建立了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第二个帝国的反革命政体。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这一著作中发挥了这封信中的某些思想,例如,把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讽刺地比作1799年11月9日(共和历的雾月18日)的政变,因为1799年的政变的结果曾经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独裁。——第401页。

- 298 这是尚加尔涅1851年6月3日在法国国民议会上为了回答路易·波

拿巴 1851 年 6 月 1 日在第戎的讲话而发表的讲演中的一句话。路易·波拿巴的讲话含有暗中威胁国民议会的意思。——第 401 页。

- 299 1800 年 5 月 15 日至 21 日,装备着一百五十门火炮的四万法军通过了阿尔卑斯山隘口大圣伯纳德。

1800 年 6 月 14 日,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在马连峨(上意大利)会战中战胜了奥军。马连峨会战的胜利以及另一部分法军在西南德意志对奥军的胜利的作战导致了第二次欧洲国家(英国、奥地利、俄国、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土耳其)反法联盟的瓦解。在波拿巴的共和历 8 年雾月 18 日(1799 年 11 月 9 日)政变后,他的这一次大胜利,巩固了他作为法国第一执政的权力。——第 402 页。

- 300 恩格斯引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威廉·约丹在 1848 年 8 月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的话,带有讽刺的意思。——第 403 页。

- 301 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 *crapule* (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构成的。

马克思在这里用克拉普林斯基的名字称呼路易·波拿巴。——第 406、412、413 页。

- 302 拿破仑观念是暗示路易·波拿巴的著作《拿破仑观念》。该书 1839 年在巴黎出版。——第 408 页。

- 303 指 1795 年 4 月 1 日(共和历的芽月 12 日)和这年 5 月 20—23 日(共和历的牧月 1—4 日)巴黎工人群众反对 1794 年所建立的热月派反动势力的统治的起义,另外还指法国 1830 年七月革命后 1831 年和 1834 年里昂两次的无产阶级起义。——第 411 页。

- 304 指魏德迈想在纽约出版共产主义周刊《革命》的打算。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给这个杂志定期撰稿。魏德迈在 1852 年 1 月只出了两期周刊,之后,由于物质困难不得不停刊。1852 年 5 月和 6 月,魏德迈因得到阿·克路斯的援助,又出了两期“不定期刊物”《革命》;其中第一期刊登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期刊登了

斐·弗莱里格拉特反对金克尔的诗。——第413页。

- 305 1841年7月,马克思在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书后来到波恩,起初打算在波恩大学担任副教授。但由于普鲁士政府实行反动政策,在各大大学解聘许多进步学者,马克思不得不放弃在大学执教的想,而去从事政论工作,把在报刊上宣传革命民主主义观点作为自己的目的。

从1842年1到3月,马克思住在特利尔他的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家里。

马克思在1842年同阿·卢格之间的通信是同马克思打算为当时的反对派出版物——《德国年鉴》杂志、《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以及后来的《莱茵报》撰稿有关的。——第419页。

- 306 马克思指的是1841年在柏林出版的威·法特克的著作《在同罪恶和神赐的关系中的人类自由》(《Die menschliche Freiheit in ihrem Verhältnis zur Sünde und göttlichen Gnade》)。——第419页。

- 307 指1839年在厄兰根出版的卡·拜尔的著作《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质》(《Betrachtungen über den Begriff des sittlichen Geistes und über das Wesen der Tugend》)。——第419页。

- 308 指路·费尔巴哈在1840年《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杂志上发表的对卡·拜尔《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质》一书的评论。——第420页。

- 309 这是马克思对阿·卢格在瑞士出版的两卷集《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的简称。编入这个文集的,有卡·马克思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31、32—34页),以及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弗·科本、阿·卢格和其他人的文章。——第420页。

- 310 指布·鲍威尔匿名出版的著作《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最后通牒》1841年莱比锡版(《Die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Ein Ulti-

matum》. Leipzig, 1841)。——第 421 页。

- 311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对此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452—467 页），文章是马克思在 1843 年夏写的。——第 421 页。
- 312 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大学担任神学副教授，由于他的无神论的观点和自由主义的反对派言论，于 1842 年 3 月被普鲁士政府从波恩大学赶走。马克思所提到的布·鲍威尔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第 421 页。
- 313 指 1842 年 2 月 18 日关于修改普鲁士政府以前某些法令（1821 年 3 月 6 日和 1834 年 8 月 2 日的内阁法令）的内阁法令。以前的这些法令，在审理一定范围的诉讼案件方面，用普鲁士法和秘密诉讼程序代替当时在莱茵省实行的法国刑法典和陪审法庭。普鲁士政府是在莱茵省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修改这些法令的。但是，在 1842 年 2 月 18 日内阁法令中有一系列但书，实际上保存了普鲁士法在叛国罪、官吏渎职案等方面的效力。——第 422 页。
- 314 毕洛夫—库梅洛夫《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1842 年柏林版第 1 部分（Bülow—Cummerow. 《Preußen, seine Verfassung, seine Verwaltung, sein Verhältnis zu Deutschland》. I. Theil. Berlin, 1842）。
- 马克思在这里把当时德国的官方报纸譬喻为中国报纸。——第 423 页。
- 315 引自圣经《诗篇》第 119 篇第 105 行和第 98 行以及《阿摩司书》第 1 章第 2 行。——第 424 页。
- 316 马克思未能实现他去科伦的意愿（见本卷第 428 页）。1842 年 4 月他从特利尔返回波恩，断断续续地在那里住到那年的 10 月中。——第 424 页。
- 317 指约·克利斯提安森的书《罗马法史概论》，1838 年阿尔托纳版第 1 卷（J. Christiansen. 《Die Wissenschaft der römischen Rechtsgeschichte im Grundrisse》. T. I. Altona, 1838）。——第 424 页。

- 318 马克思在这里所指出的文章,刊登出来的只有一篇,即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7—106页)。《实证哲学家》一文,看来是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德国哲学中一个以“实证哲学”而著称的流派(克·海·魏斯、约·哥·小费希特、安·君特、弗·巴德尔、晚期的谢林)的分析和批判。这个按其性质来说是宗教神秘主义的流派,对黑格尔的哲学从右的方面提出批判。《实证哲学家》企图使哲学从属于宗教,反对理性的认识,并且认为神的启示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来源。他们把一切宣布理性认识是自己学说的来源的哲学,都叫做“否定”的哲学。——第425页。
- 319 弗·鲁·哈赛《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von Canterbury》)一书的第1部分于1843年出版,第2部分于1852年出版。——第426页。
- 320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到的是他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发表在黑格尔左派的杂志《德国年鉴》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19—534页)。——第427页。
- 321 1841年9月到1842年10月,恩格斯在柏林的炮兵旅服兵役。恩格斯利用业余时间作为旁听生在柏林大学听课。——第428、576页。
- 322 信中所提到的马克思的文章,没有保存下来。
- 所谓“教会纠纷”或“科伦纠纷”,在德国是指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会之间由于不同宗教间通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通婚)所生子女的信教问题而发生的冲突。1837年,科伦大主教因拒绝服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以叛国罪名被捕,这个冲突就此开始。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普鲁士政府投降梵蒂冈,这一冲突才告结束。——第429页。
- 323 马克思指1842年6月17日《科尼斯堡日报》第138号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报道了“自由人”小组的目的和任务。这篇文章曾转载于1842年6月25日《莱茵报》第176号,注明“寄自柏林”。——第430页。
- 324 指菲·康·马尔海奈凯的书《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

公开演讲绪论》1842年柏林版 (Ph. K. Marheineke. 《Einleitung in die öffentlichen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deutung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in der christlichen Theologie》. Berlin, 1842)。——第430页。

325 在这以前，恩格斯写文章用的是笔名“奥斯渥特”（参看本卷第428页）。——第431页。

326 1842年10月，恩格斯服满兵役以后，从柏林回到巴门，于同年11月从巴门去英国，在那里住到1844年8月。——第432页。

327 指刊登在1842年7月20日《科尼斯堡文学报》第42号的亚·荣克对弗·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文的答复。——第432页。

328 信中提到的卢格的文章曾刊载在1842年9月25日《莱茵报》附刊上，标题为《萨克森状况》。——第432页。

329 指匿名刊登在1842年8月14日《莱茵报》第226号附刊上的一篇文章《研究问题的几句开场白：莱茵市政体制是否适应时代的要求？》。

指刊登在1842年《科伦日报》（第187、211号和第235号附刊）上的卡·亨·海尔梅斯的几篇文章。——第433页。

330 看来是指匿名刊登在1842年8月29日《莱茵报》第241号上的一篇文章《汉诺威生活片断》。——第433页。

331 指标题为《论中庸》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没有署名，刊登在1842年6月5日和8月16、18、21、23日的《莱茵报》第156、228、230、233和235号的附刊上。这些文章的作者是青年黑格尔分子埃德加尔·鲍威尔。——第433页。

332 1842年10月上半月，马克思来到科伦，并从10月15日起担任《莱茵报》的编辑。在他的领导下，该报开始具有越来越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方向。——第434页。

333 1842年11月29日《莱茵报》第333号刊登了一篇注明“寄自柏林”的报道，报道中说：“海尔维格和卢格声称，‘自由人’以其政治上的浪漫

主义、自命天才和自吹自夸，损害着自由事业及其党派的名誉”。——第436页。

- 334 1842年11月中，普鲁士当局和《莱茵报》编辑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马克思作为该报的编辑，为了避免该报所遭到的被查封的危险，作了不少的努力。11月12日，普鲁士当局向该报的责任编辑伦纳德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要该报采取比较合乎政府心意的方针。11月17日，马克思以伦纳德的名义写信给莱茵省的总督冯·沙培尔，抗议最近新闻检查的刁难和查封报纸的企图。马克思坚持《莱茵报》的反政府方针，他写道，这个报纸“不是一些枯燥无味的学术文章和奴颜婢膝行为的毫无原则的混合物，而是以意识到自己崇高目的的批判精神来阐明国家大事和祖国设施的”，创办这家报纸，就是创办了一个“将要以尊严的和无畏的精神，以自由的人们的语言来讲话的机关报”。马克思指出，“这家报纸无比迅速的畅销，就表明它是如何深刻地理解人民的愿望”。1月19日，普鲁士政府作出决定，从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在查封之前的日子里，对该报实行了特别严格的新闻检查（并见本卷第438页）。——第437页。

- 335 马克思指1842年制定的离婚法草案。执行当局准备和讨论这个法律草案是进行得极端秘密的。尽管如此，《莱茵报》在1842年10月20日公布了这一草案，因而引起了各家反对派报纸对这一草案的广泛公开的讨论。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一文中对这个法律草案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82—185页）。——第438页。

- 336 指海尔维格于1842年计划在苏黎世出版的激进月刊《来自瑞士的德意志通报》（《Der Deutsche Bote aus der Schweiz》）。海尔维格曾建议马克思参加这个月刊的工作。但是这个杂志的出版计划没有实现；各个作者为这刊物写的文章，于1843年夏以文集的形式出版，题名《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第440页。

- 337 指预定的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的计划。——第441页。

- 338 罗·普鲁茨的《〈现代年鉴〉和〈德国年鉴〉杂志》一文，刊登于1843年2月12日《莱茵报》第43号附刊。文章的作者证明，《现代年鉴》杂志（各报上都报道了该杂志即将出版的消息）从它的思想方针来说，绝不能被看作是《德国年鉴》杂志的继续。——第442页。
- 339 马克思指卢格所发表的一本小册子（1843年初在不伦瑞克出版），其内容是对萨克森政府查封《德国年鉴》杂志一事进行控诉。控诉是针对于萨克森议会的。小册子上的署名，除了卢格之外，还有出版激进作家作品的莱比锡书商奥·维干德的名字。
- 普菲茨纳对卢格和维干德的这本小册子的评论刊登在1843年3月12和14日《莱茵报》第71号和第73号的附刊上。——第442页。
- 340 指发表在《轶文集》第1卷上的卢格同德国书报检查官的来往信件。——第442页。
- 341 指布·鲍威尔对阿蒙的《耶稣生平》（《Die Geschichte des Lebens Jesu》）一书的评论，这个评论载于《轶文集》第2卷。——第442页。
- 342 布·鲍威尔的《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一文发表在《轶文集》第2卷上。——第442页。
- 343 马克思指发表在《轶文集》第2卷的卢格的一篇批判文章《“基督教德意志的”中庸。柏林的〈文学周报〉；1842年1月和2月》。——第443页。
- 344 指布·鲍威尔的著作《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1842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B. Bauer. 《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2）。——第443页。
- 345 1843年复季，马克思从科伦去克罗茨纳赫，6月19日在那里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从1843年3月到9月，马克思同卢格商谈在国外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的问题。给费尔巴哈的这封信，就是与马克思打算吸收德国和法国知识界的先进代表人物为杂志撰稿有关的。1843年10月底马克思移居巴黎，因为这个杂志应在那里出版。——第443页。

- 346 马克思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的序言 1843 年莱比锡第 2 版(增订版)第 23 页(Ludwig Feuerbach,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Zweite, vermehrte Auflage. Leipzig, 1843, S. X X III)。但是从 1843 年 10 月 25 日费尔巴哈给马克思的复信中可以看出, 他所提到的即将出版的批判谢林的书, 不是指他自己的著作, 而是指他的朋友和拥护者卡普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843 年莱比锡版(《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Leipzig, 1843)。——第 444 页。
- 347 指亨·艾·哥·保路斯的书《最终公布的实证的启示哲学》1843 年达姆斯塔德版(H. E. G. Paulus. 《Die endlich offenbar gewordene Positive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Darmstadt, 1843)。——第 444 页。
- 348 费尔巴哈在 1843 年 10 月 25 日的复信中完全同意马克思信中对谢林哲学的政治评价, 但是他借口忙于其他的创作计划, 拒绝给《德法年鉴》寄有关谢林的文章。——第 445 页。
- 349 这封信谈的是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的情况。——第 446 页。
- 350 《德法年鉴》杂志是在苏黎世弗吕贝尔出版社的印刷所里排印的(见本卷第 446—447 页)。除了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指出的原因外, 马克思和卢格之间的意见分歧对杂志的停刊起了很大的作用(见注 8)。——第 449 页。
- 351 马克思指路·费尔巴哈的著作《未来哲学的基本原理》1843 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和《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对〈基督教的本质〉的补充》1844 年莱比锡版(《Das Wesen des Glaubens im Sinne Luthers. Ein Beitrag zum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44)。——第 450 页。
- 352 看来英译本的出版没有实现。法译本是: 海·艾韦贝克《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宗教》1850 年巴黎版(H. Ewerbeck. 《Qu' est ce que la religion d' après la nouvelle philosophie allemande》. Paris,

- 1850)。——第 450 页。
- 353 指爱·德·蓬佩里的著作《沙·傅立叶所创立的社会科学介绍》1840 年巴黎第 2 版第 13、29 页 (É. de Pompery. *Exposition de la science sociale, constituée par C. Fourier*. 2^{me} éd., Paris, 1840, pp. 13, 29)。——第 451 页。
- 354 马克思所引的言论是摘自 1844 年《文学总汇报》第 5、6 期上发表的一些文章。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第七章和第九章中对这些言论作了批判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183—206、267—268 页)。——第 452 页。
- 355 马克思指刊登在 1844 年 8 月 10 日《前进报》第 64 号上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简讯, 标题是《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摘录》, 这篇简讯是燕妮·马克思给卡·马克思的信中的一段。——第 453 页。
- 356 马克思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所引的这一段是弗·希尔特在《亨利希·海涅和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发表的 (《金门》(Das Goldene Tor) 杂志 1947 年第 2 年卷第 11/12 期)。——第 453 页。
- 357 指刊载于 1844 年 8—10 月《前进报》的费尔巴哈的《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一书的摘录。——第 455 页。
- 358 看来, 马克思是指海涅的诗《我们的舰队》。——第 457 页。
- 359 指《白尔尼全集》1840 年汉堡第 2 版第 18 卷 (L. Börne. *Gesammelte Schriften*). 2^{te} Auflage, Bd. X V III. Hamburg, 1840)。——第 463 页。
- 360 指《亨利希·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一书, 1840 年汉堡版 (《Heinrich Heine über Ludwig Börne》. Hamburg, 1840)。——第 463 页。
- 361 指建立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见注 36)。——第 464 页。
- 362 蒲鲁东在 1846 年 5 月 17 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拒绝参加这一活动, 同时他声明, 他反对革命的斗争方法和共产主义。见《蒲鲁东书信集》1875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198—202 页 (《Correspondance de P. J. Proudhon》. T. II. Paris, 1875, P. 198—202)。——第 465 页。

- 363 约瑟夫·魏德迈在他1846年4月3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通知说,他打算建议尤利乌斯·迈耶尔“在灵堡成立一个出版社”,因为在德国二十印张以下的著作要受检查。对二十印张以上的著作来说,这一点在形式上是不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著作不会被查禁。魏德迈希望,能够争取到几个资本家干这件事;在获得荷兰公民权之后,他本人也能够得到许可。他请马克思询问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这个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计划,也象同卡·格·福格勒达成的协定以及其他的努力一样,没有取得结果。——第467页。
- 364 马克思从约瑟夫·魏德迈1846年5月14日的信中得知,鲁道夫·雷姆佩尔和尤利乌斯·迈耶尔在经济上发生了困难。——第468页。
- 365 指的是莫·赫斯在1846年上半年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所写的论卢格的一章,题为《格拉齐安诺博士,德国哲学界的小丑》。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工作在1846年遇到困难,赫斯在1846年7月下半月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打算把这一章作为单行本出版,如果马克思同意,他请马克思叫人把手稿寄给他。马克思的这封信就是对这一要求的答复。赫斯的这一章以《评格拉齐安诺博士文集》为题,发表在1847年8月5日和8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62号和第63号上。——第471页。
- 366 指卡·海因岑于1846年在曼海姆出版的文集《反对派》(《Die Opposition》)。——第471页。
- 367 指卢格和他的著作《巴黎二载,文稿和回忆录》1846年莱比锡版第1部分和第2部分(《Zwei Jahre in Paris. Studien und Erinnerungen》. Erster und zweiter Theil. Leipzig, 1846)。——第471页。
- 368 指出版商卡·威·列斯凯于1846年3月31日给马克思的信,谈的是马克思打算写的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见注6)的出版问题。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列斯凯1846年7月29日来信的回信。——第471页。
- 369 指马克思同列斯凯签订的下列合同:
- “以现在旅居巴黎的马克思博士先生为一方,以达姆斯塔德的卡·

威·列斯凯出版社为另一方，今日签订合同如下：

第一条 马克思博士先生授予卡·威·列斯凯出版社出版其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专有权，该书共计对开本两卷，每卷篇幅均在二十印张以上。

第二条 作者马克思先生不得在其它出版社出版可能与上述著作相竞争的作品。

第三条 列斯凯出版社必须付给马克思博士先生全部著作的稿费，计 3000（叁千）法郎，其中半数必须在交出全部手稿时支付，另外一半在印刷完毕时支付。此外，出版社必须赠予作者先生该书十二部。

第四条 出版社在该著作交稿后应立即付印，并力求使该著作出版时装订合乎要求。

第五条 《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印数定为二千部。

第六条 本合同只适用于该著作的第一版。如果需要印第二版，应该签订新的合同。不言自明，列斯凯出版社保留有印刷第二版的优先权。

本合同一式两份，由双方签字。

卡尔·马克思博士

卡·列斯凯

1845 年 2 月 1 日于巴黎”。

——第 472 页。

370 马克思指的是同威斯特伐里亚的实业家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商谈关于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事，以及拟建合股的共产主义者出版社的事。关于这两件事，见注 34 和 58。——第 473 页。

371 《重农学派》（《Physiocrates》）是魁奈、杜邦·德·奈穆尔和其他重农学派的著作集，1846 年由欧·德尔出版。——第 474 页。

372 1845 年 7—8 月马克思在同恩格斯一道去英国的期间在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研究了许多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第 475 页。

373 列斯凯在 1846 年 9 月 19 日的回信中通知马克思说，由于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严格和警察迫害，他拒绝出版马克思的著作。——第 475 页。

- 374 1846年11月1日安年柯夫写信给马克思谈到蒲鲁东的著作时这样写道：“老实说，我认为著作的结构本身只不过是观察了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的人的幻想的结果，而并不是研究某一个题目及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的结论。”——第476页。
- 375 这封信中有燕妮·马克思给海尔维格夫人的附笔。——第491页。
- 376 1847年11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来到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107）。——第497页。
- 377 1847年11月29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纪念日而举行的伦敦国际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见注106）。——第497页。
- 378 恩格斯指共和主义志愿军团从法国侵入德国的冒险计划（见注121）。——第500页。
- 379 写4月1日的便条的人——伯恩施太德、洛温费尔斯、伯恩施太因、福尔克和迈尔——要求马克思把在《特利尔日报》上写文章评论德意志民主协会（见注121）的作者姓名告诉他们。——第504页。
- 380 指宪章派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其目的是递交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禁止这次游行示威，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示威群众解散。——第506页。
- 381 漫画是在政府下令查封《莱茵报》之后画的。前列画的三个掘墓人是主管书报检查的三个大臣：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艾希霍恩被画为穿着僧侣法衣的松鼠（见注31），司法大臣米勒带有司法的象征——天平、剑和蒙在眼睛上的布带，还有内务大臣冯·阿尔宁。放在棺材上的是《莱茵报》，周围是戴着嘴套和镣铐的比喻性的人物，象征着反对派报刊。——第508—509页之间。
- 382 《新莱茵报》从1848年6月开始出版的时候起是在圣阿加塔街12号威·克劳特印刷所印刷的，从第88号和第89号起（1848年8月底）报

纸在制帽人街 17 号迪茨的印刷所印刷。——第 509 页。

- 383 1848 年 11 月初在杜塞尔多夫,同在莱茵省的其他各城市一样,各民主党派准备反抗以 1848 年 11 月 9 日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会议从柏林迁往偏僻小城市勃兰登堡为开端而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普鲁士政府。抗议运动是在联合一切与反动派相敌对的力量口号下进行的。马克思所说杜塞尔多夫的民主君主政体俱乐部大概是指订于 1848 年 11 月 14 日举行的人民俱乐部、争取建立民主君主政体同盟、市民联合总会和市民自卫团的联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拉萨尔提出了马克思所建议的行动计划。——第 509 页。
- 384 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 1848 年 6 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次民主派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大会是为了联合全部德国民主主义同盟而召开的。在 1848 年 10 月第二次民主派代表大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第 510 页。
- 385 指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导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民主主义团体的活动。马克思在这个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第 510 页。
- 386 1848 年 11 月 14 日马克思被传到法院侦查员那里就《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一文中“侮辱”检察官黑克尔一事进行侦讯。这篇文章刊载在 1848 年 10 月 29 日《新莱茵报》第 129 号上。在法院前面聚集着侦讯结束后向马克思致敬的人民群众。——第 510 页。
- 387 由于警察的迫害不得不暂时离开德国的恩格斯,在瑞士各城市、特别是在洛桑和伯尔尼居留期间,同当地的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以洛桑联合会的代表资格参加了 1848 年 12 月在伯尔尼举行的瑞士德国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 390)。——第 511 页。
- 388 指 1848 年 12 月 9—11 日在伯尔尼举行的瑞士德国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瑞士许多城市的民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通过了瑞士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章程,根据章程,领导总会的应该是中央联合会(伯尔尼的工人联合会被选举为中央

联合会),而行使日常领导的则是五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12月14日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弗·恩格斯参加,他担任了书记的职务。

斐维联合会在其12月7日的信中表示反对苏黎世的德意志民主民族联合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且在信中建议,俾尔的军人联合会(见注391)行使对新总会的领导。在1848年12月10日代表大会会议上讨论了斐维联合会致代表大会的信。中央委员会被委托写复信,说服斐维联合会放弃自己的要求,参加新建立的总会。——第511页。

389 指1848年4月成立的民主派组织,苏黎世的德意志民族联合会,该组织的成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及旅居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是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弗吕贝尔、卢格)影响的。1848年夏季,民族联合会加入了根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次民主派代表大会的决定而建立的德意志民主联合会的组织。1848年8月,民族联合会向瑞士所有的德国人联合会号召建立联合组织和召开代表大会。——第511页。

390 指1848年11月起旅居伯尔尼的恩格斯。洛桑工人联合会于1848年12月8日把恩格斯选为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和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81—682页)寄给恩格斯。洛桑联合会的领导人格·施奈贝尔格、克·哈夫和邦格特于1848年12月8日就这一点写信给伯尔尼工人联合会说:“由于斐维联合会(它只承认俾尔联合会为中央机关)的冷淡态度,我们不能派遣代表。所以我们决定给我们的朋友恩格斯以全权。如果他不出席,则其全权转交给朋友弗罗斯特。”——第512页。

391 军人联合会(W e h r b u n d)“自助者”是由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约翰·菲利浦·贝克尔于1848年秋季创立的。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俾尔(伯尔尼州);归附它的是瑞士各城市主要由手工业者组成的各个联合会。军人联合会遵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针,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联合瑞士所有的德国人志愿队,以期在德国建立共和国。它的组织正象他本身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是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秘密团体的影响下形成的,因而带有密谋的性质。瑞士当局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压力下对贝克尔以及军人联合会的其他组织者进行了司法追究。结果,贝克尔被判决从伯尔尼州驱逐出境,为期一

年。——第 513 页。

- 392 指 1848 年 10 月 26 日至 30 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民主派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德斯特尔、赖辛巴赫、赫克扎梅尔。

指设在莱比锡的由斯蒂凡·波尔恩领导的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它是在 1848 年 8 月 23 日—9 月 3 日在柏林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在斯蒂凡·波尔恩影响下制定的代表大会纲领，向工人提出的任务是力求实现一系列狭隘的职业上的要求，因而使工人离开革命斗争。——第 513 页。

- 393 指 1848 年 12 月 26 日警务顾问施梯伯因 12 月 24 日《新莱茵报》第 177 号刊登一篇寄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题名《施梯伯博士》的通讯，而写给《新莱茵报》编辑部的一封信。简讯报道了施梯伯因 1848 年 9 月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而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进行调查。编辑部在 1848 年 12 月 30 日报纸第 182 号的附刊上刊登了一则对这篇简讯的更正，说：施梯伯去法兰克福旅行是为了安排他的私事。——第 514 页。

- 394 刑法典（Code pénal）是 1810 年法国通过的，沿用于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1815 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它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茵省。——第 515 页。

- 395 恩格斯的这封致三月同盟的信是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受瑞士德国人联合会的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委托写的（见注 388）。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讨论到与小资产阶级的三月同盟（见注 140）建立联系问题时，斗争激烈起来。尽管伯尔尼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根据三月同盟这个组织不是站在共和派立场这个理由，发言反对同三月同盟通讯，但仍然通过了给三月同盟写信的决定。这个文件的全文在 12 月 11 日的会议上被批准。恩格斯在起草这信时，不得不考虑到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是他终于使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莱茵报》对待三月同盟的立场在这个正式文件中得到了反映。例如，他在报道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决议时强调指出，新建立的瑞士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共和主义纲领，使这个组织不可能与三月同盟进行密切合

作。——第515页。

- 396 到1848年时,伯尔尼工人联合会成了瑞士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之一,对伯尔尼州许多较小的工人联合会起着领导作用。它遵循共和民主纲领,但在很大程度上受着魏特林和波尔恩的影响。工人联合会于1849年春季瓦解。——第515页。
- 397 根据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瑞士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章程第一条,新组织的宗旨是“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和共和主义精神教育会员,并且以一切合法手段,力求做到使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原则和设施得到德国人的承认,并得以实现”。——第516页。
- 398 临时中央政权由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和帝国内阁组成,它是按照1848年6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定建立的。临时中央政权虽然没有自己的预算和军队,没有任何实力,但仍然帮助了德意志各邦君主实行反革命政策。关于中央政权因在瑞士的德国共和主义流亡者的活动而对瑞士政府提出的要求,见弗·恩格斯《德意志中央政权和瑞士》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52—62页)。——第516页。
- 399 指德国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国民议会,议会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开始开会。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德国的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和制定全德宪法。但是由于自由派多数人的懦怯和动摇,由于小资产阶级左翼的不坚决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政权,并且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主要问题不能采取坚决的态度。议会不敢动员人民的力量去反击反革命的进攻和捍卫它所制定的帝国宪法;1849年6月18日国民议会就不再存在了。——第516页。
- 400 1848年9月底离开科伦的恩格斯(见注128)于1849年1月中返回该地。——第519页。
- 401 《〈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83—684页)。

马克思指发表于1849年1月11日《新莱茵报》第192号的一篇关于法兰克福流亡者维德克尔从伦敦被驱逐的通讯《欧洲警察同盟》,注

- 明“1月8日寄自科伦”，用德朗克的通讯员名字署名。——第520页。
- 402 1848年10月初恩格斯同在九月事件（见注128和138）之后从科伦逃走的德朗克一起，来到了布鲁塞尔；10月4日他们两人被比利时警察局逮捕，送入监狱，后来押解到法国边界，他们从那里前往巴黎。——第520页。
- 403 指刊登在1849年2月28日《新莱茵报》第233号附刊上一篇没有署名的简讯，简讯指责了以反动观点著称的第十六步兵团第八连上尉冯·乌滕霍芬滥用公家燃料和用公家燃料作投机买卖。——第521页。
- 404 1849年5月底，《新莱茵报》停刊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德国西南部作了一次旅行，他们是从普法尔茨去宾根的。马克思于6月初从宾根去巴黎（见注144）。——第523页。
- 405 指用红色油墨刊印的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第301号。——第524、559页。
- 406 恩格斯指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注145）。——第525页。
- 407 指1849年6月29—30日巴登革命军同普鲁士军队在拉施塔特附近最后一次会战。被包围在拉施塔特要塞里的巴登军的残部直到7月23日才投降。——第525页。
- 408 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以后，恩格斯作战所在部队于1849年7月12日越过了瑞士边界。——第526页。
- 409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那些抱有唯心主义观念，认为思想具有独立作用，而不懂思维、意识对物质实际的依赖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叫做思想家。——第527页。
- 410 指给马克思的一套小册子寻找出版商的事情（见本卷第530页）。——第531页。
- 411 1849年5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黑森士兵逮捕（他们怀疑他俩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后被送往达姆斯塔德，从那里又被送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被释放。
- 1849年6月初普法尔茨临时政府以进行反政府宣传的罪名在基尔

希海姆博兰登将恩格斯逮捕。由于临时政府成员德斯特尔的坚决要求，恩格斯于次日被释放。——第534页。

- 412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和1850年4月底在伦敦建立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合会。民主联合会的组织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司徒卢威、博布钦、鲍威尔(施托尔佩人)等——极力阻挠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阴谋反对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马克思把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叫做“流亡者委员会”(见注161)。——第537、542页。

- 413 恩格斯信中所提到的威·沃尔弗的文章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的第一期中没有刊登。编辑部的通知中说，威·沃尔弗的著作《德国议会的最后几天》将在杂志的第二期发表。但只是在第四期上，才刊登了威·沃尔弗评论斯图加特“残阙”的国民议会和帝国摄政的文章《〈全国各地〉特写补充》。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国际述评(一)》，刊登于杂志第二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54—268页)。

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做的政治经济学讲演没有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刊登过。——第542页。

- 414 《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1849年伯尔尼版(《Rapports du Général Mieroslawski sur la campagne de Bade》. Berne, 1849); 阿·道耳《一个政治流亡者在莱茵普法尔茨和巴登解放斗争时期的日记》1849年圣加伦版(A. Daul. 《Tagebuch eines Politischen Flüchtlings Während des Freiheitskampfes in der Rheinpfalz und Baden》. St. Gallen, 1849); 约·菲·贝克尔和克·埃塞伦《1849年南德五月革命史》1849年日内瓦版(Joh. Phil. Becker und Chr. Essellen. 《Geschichte der süddeutschen Mai-Revolution des Jahres 1849》. Genf, 1849)。——第542页。

- 415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为了答复班贝尔格尔、弥勒、捷列林格和鲁道夫·施拉姆1849年12月30日写信邀请他参加德国流亡者的集会而写的。——第544页。

416 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弥勒—捷列林格1850年2月5日的便条的答复,便条内容是请求给自己弄一张伦敦教育协会举办的舞会的票。恩格斯拒绝满足这个请求,这成了捷列林格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支持他们的伦敦教育协会无理取闹的原因。参见本卷第549—550页。——第547页。

417 在恩格斯的这封信内附了以下两个文件的副本:

“兹证明卡尔·基林斯基先生于1849年7月同从撒丁来的匈牙利骠骑兵一起,被送至君士坦丁堡,因他不再有参军的机会,于1850年2月从该地返回伦敦。

弗兰齐舍克·普尔斯基

1850年2月22日于伦敦

兹证明马丁·里什卡先生于1849年7月同从撒丁来的匈牙利骠骑兵一起被送至君士坦丁堡,并打算参加匈牙利军队。但因军事行动结束而未能如愿,于1850年2月返回伦敦。

弗兰齐舍克·普尔斯基

1850年2月22日于伦敦”。

——第547页。

418 写在一张纸上的这个文件是恩格斯给三个收信人——汉堡的舒贝特和哈根以及科伦的瑞特——的信的初稿。——第548页。

419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因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爱·弥勒—捷列林格进行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阴谋活动而写的(见注416)。

3月3日,公意法庭把捷列林格开除出协会,捷列林格又写了一封对恩格斯充满卑劣诽谤和诬蔑性攻击的信,对此提出抗议。马克思的这封信就是为了回答弥勒—捷列林格的所有这些阴谋勾当而写的。——第549页。

420 指捷列林格的一本小册子《下流的小报〈西德意志报〉》1850年杜塞尔多夫版(《Westdeutscher Zeitungsjammer》. Düsseldorf, 1850)。——第550页。

421 看来,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以下的文件: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

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以及《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5—357、288—299、607—609页)。——第554页。

- 422 前一个协会是指旅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4月中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宪章派的革命派一起,同他们达成了一项有关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见注197)。

希腊街的协会是指民主联合会(见注412)。——第556页。

- 423 马克思是指吕宁对已出的四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的评论文章,文章刊登在1850年6月22、23、25、26日《新德意志报》第148—151号上。这篇文章对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两部著作给了特别的注意,同时歪曲地叙述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阶级差别的观点。马克思在《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378—379页)中回答了这种批评。——第560页。

- 424 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根据列宁的定义,这次起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第561页。

- 425 指预定召开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364—365页)。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50年9月发生分裂,后来又由于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破坏活动(见注160),代表大会的召开未能实现。——第562页。

- 426 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中所引用的一段。——第567页。

- 427 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中所引用的一段。——第568页。

- 428 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中所引用的一段。——第569页。

- 429 关于这里被略掉的地方,起诉书中是这样写的:“接着是叙述路·勃朗

怎样能够把他们的朋友哈尼和宪章派的最激进派一起吸引来参加他的宴会”。——第 570 页。

- 430 关于这里被略掉的地方，起诉书中是这样写的：“接着是详尽地叙述他们的两个朋友（根据以上所述他们属于同盟）在这种情况下所受到的侮辱”。——第 571 页。
- 431 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中所引用的一段。——第 572 页。
- 432 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摘自丹尼尔·斯 1851 年 6 月 1 日致马克思的复信。——第 575 页。
- 433 关于恩格斯参加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情况，见注 155。——第 576 页。
- 434 约·贝姆《1819 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弗燃烧火箭的经验》1820 年魏玛版（J. Bem. 《Erfahrungen über die Congrevschen Brand-Raketen, bis zum Jahre 1819 in der Königl. poln. Artillerie gesammelt》. Weimar, 1820）。——第 577 页。
- 435 马克思指的是卢格参加了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 162）。——第 580 页。
- 436 指下述书籍：阿·克里斯特《保护关税制度问题的现状》1851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A. Christ. 《Ueber den gegenwärtigen Stand der Frage der Schutzzölle》. Frankfurt am Main, 1851）；伊·品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 年阿姆斯特丹版（[I. Pinto]. 《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 Amsterdam, 1771）。——第 581 页。
- 437 恩格斯指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一事（见注 160）。——第 583 页。
- 438 1848—1849 年革命被摧毁以后，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奥地利企图恢复在革命时期实际上已经瓦解的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在它保护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霸权。1850 年秋，奥普之间的斗争因黑森选帝侯国

而在它们之间引起的冲突尖锐化了。黑森选帝侯国的革命发动使奥普两国找到了干涉其内政的借口,而且每一方都希望充当运动镇压者的角色。为了回答奥地利军队进驻黑森选帝侯国,普鲁士政府于1850年11月宣布动员,并且也向那里进军。可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普鲁士没有经过严重的反抗就向奥地利让步了。——第585页。

439 魏德迈这个时期在苏黎世同瑞士军官、军事书籍《1849年意大利日记》(《Tagebuch aus Italien 1849》)的作者古斯塔夫·霍夫施泰特尔有来往。——第591页。

440 指德国西南部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见注145)。——第591页。

441 这是恩格斯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成员的讽刺性称呼,来源于他们曾经从事制定帝国宪法一事。——第592页。

442 马克思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新闻记者艾布纳尔的这封信,以及本卷发表的马克思1851年12月2日给艾布纳尔的信(见本卷第610—614页)于1956年第一次刊登在《奥地利国家档案公报》第9卷(Mitteilung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Staatsarchivs). Bd. 9)上。从《公报》所发表的其他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些信件在艾布纳尔收到以后立即就被他转交到奥地利警察局的手里去了,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艾布纳尔在这个时期是它的秘密情报员。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没有能了解到艾布纳尔同警察局的联系。艾布纳尔送给警察局的文件,后来转到了奥地利内务部,然后又转到外交部,从那里才转到了奥地利国家档案机关。在奥地利档案机关里保存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不知什么人转抄的抄本;第二封信是马克思亲笔写的。第一封信里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第二封信里没有开头。显然,这些地方都是艾布纳尔在送给警察局时抹去的。

马克思把揭露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阴谋和吵闹的这些信寄给艾布纳尔,目的是让这些信的内容在一个刊物上发表,因为艾布纳尔同许多报纸和杂志有联系。马克思同时也力图公开驳斥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所散布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他们所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中广泛地利用了这些信件

中的材料。——第 594、610 页。

- 443 指的是所谓的“德国事务委员会”出版的宣言《告德国人》（见注 207）。——第 596 页。
- 444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 1851 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第 599 页。
- 445 看来，是指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 年 3 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88—299 页）。——第 602 页。
- 446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马克思的妻子燕妮·马克思给阿马利亚·丹尼尔斯的信中的附笔。信是按《科伦日报》译的，信的末尾——马克思在这里列举了他所需要的书籍——《科伦日报》上没有刊登。——第 605 页。
- 447 指下述书籍：麦克格雷哥尔《各国资源和统计》1835 年伦敦版（MacGregor. 《The Resources and Statistics of Nations》. London, 1835）；《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1841—1850 年伦敦版（《Commercial Tariffs and Regulations, Resources, and Trade, of the Several States of Europe and America》. London, 1841—1850）。——第 606 页。
- 448 看来，是指莫罗出版的官方出版物《法国统计总览》（《Statistique générale de la France》）。——第 606 页。
- 449 哈尼的序言是为《共产党宣言》英译文写的，这个译文发表于 1850 年 11 月 9、16、23、30 日《红色共和党人》杂志第 21—24 期。——第 606 页。
- 450 马克思是指恩格斯关于匈牙利的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193—207、232—233、362—368、604—615 页）。——第 608 页。
- 451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这个片断是根据克路斯 1851 年 12 月 20 日给魏德迈的信发表的。——第 609 页。
- 452 克路斯在他给魏德迈的信中对这个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释：“是指金克尔公债，我由于不大了解情况，竟使自己卷了进去。马克思认为我暂时不

必退出”。关于金克尔公债(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284。——第609页。

453 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6月初把它的所在地迁到斯图加特以后,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议会叫做残阙帝国议会。这个议会自从保守派议员和很多自由派议员脱离它以后,由于有被解散的危险,便迁到了斯图加特。6月18日残阙议会维尔腾堡的部队所解散。——第611页。

454 指马克思恩格斯为《革命》杂志撰稿的打算(见注304)。——第616页。

455 1852年5月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期满。依照1848年的法国宪法,新总统的选举应每隔四年在5月份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618页。

456 《革命》杂志刊载了一则行将发表马克思论蒲鲁东的著作的广告。但由于该杂志停止出版和没有其他发表的机会,这部著作马克思没有写成。——第618页。

457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委员开会地点的改变。1852年初开会地点再一次迁到另一个地方——王冠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6页)。——第620页。

458 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后,当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在和法国驻伦敦大使的谈话中,表示支持路易·波拿巴的篡位。帕麦斯顿这样做没有商得辉格党其他阁员的同意,结果使他于1851年12月辞职,虽然在原则上英国政府与帕麦斯顿的观点是没有分歧的,并且是在欧洲第一个承认法国波拿巴政权的。——第620页。

459 马克思的呈文没有得到答复。1845年3月22日,马克思不得不签署一份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意见的保证(见本卷第457—458页)。——第623页。

460 1838年马克思因肺病免于在柏林服兵役,1841年马克思被认为不适于服兵役。——第623页。

461 指1848年3月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倡议下在巴黎成立的德国工人俱乐部。俱乐部的章程是马克思草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力图通

过这个组织去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志愿兵团打回德国去的冒险主义行径。俱乐部在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

关于德意志民主协会，见注 121。——第 625 页。

462 关于财政改革运动，见注 183。——第 628 页。

463 指 1849 年夏天向法兰克福当铺典当马克思家中银器的当票，当时马克思夫人带着孩子追踪马克思到国外流亡（见本卷第 630 页）。——第 628 页。

464 指 1850 年 12 月 1 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向同盟发出的通告（见注 243）。这个文件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行为。中央委员会将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626—629 页）同这个通告和其他文件一起寄给伦敦区部。——第 635 页。

人名索引^{*}

A

- 阿贝尔, 米歇尔·比埃尔·阿列克西斯 (Hébert, Michel — Pierre — Alexis 1799—1887) ——法国的法学家和保守派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会议议员 (1834—1848); 1841 年起是皇家法庭的首席检察官, 曾任司法大臣 (1847—1848 年 2 月)。——第 93 页。
- 阿德隆格, 约翰·克利斯托夫 (Adelung, Johann Christoph 1732—1806) ——德国语言家, 写有词源学和德语语法等许多著作。——第 46 页。
- 阿尔伯 (Albert 1815—1895) (真名亚历山大·马丁 Alexandre Martin) ——法国工人, 社会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 502 页。
- 阿尔古伯爵, 安都昂·莫里斯·阿波利奈尔 (Argout, Antoine—Maurice—Apolinaire, comte d' 1782—1858) ——法国国家活动家, 1830—1834 年历任内阁大臣, 曾任法兰西银行董事长 (1834—1857)。——第 406 页。
- 阿尔米纽斯或阿尔明 (Arminius 或 Armin 公元前 17—公元 21) ——日耳曼族凯鲁斯奇人的领袖, 曾领导日耳曼部落反对罗马人的斗争, 并于公元 9 年在条多堡森林中击败了罗马人。——第 46、378 页。
- 阿拉尔 (Allard) ——法国民主主义者。——第 135 页。
- 阿拉戈, 多米尼克·弗朗斯瓦 (Arago, Dominique—François 1786—1853) ——法国著名天文学家, 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七月王朝时期为众议院议员, 是共和主义者; 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员, 积极支持镇压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第 448、502 页。
- 阿伦斯, 亨利希 (Ahrens, Heinrich) ——德国工人, 魏特林主义者, 巴黎正义者同盟的积极活动家之一。——第 44 页。
- 阿蒙, 克利斯托夫·弗里德里希 (Ammo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1766—1850) ——德国神学家, 新教徒。——第 442 页。
- 阿梯拉 (Attila 死于 453 年) ——匈奴帝国国王 (433—453)。——第 168 页。
- 埃尔斯特纳, 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 (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 ——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激进派, 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翼; 五十年代是《新奥得

*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报》编辑之一。——第 241 页。

埃卡留斯, 约翰·弗里德里希 (Eccarius, Johann Friedrich)——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1 年起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 是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的兄弟。——第 393 页。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德国裁缝, 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后为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 170、184、205、393、618 页。

埃塞尔, 克利斯提安·约瑟夫 (Esser, Christian Joseph 约生于 1809 年)——德国工人,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 1849 年为《自由、博爱、劳动》报的编辑。——第 353 页。

埃塞伦, 克利斯提安 (Essellen, Christian 1823—1895)——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工人总汇报》的编辑; 后侨居美国。——第 138、535、542 页。* 艾布纳尔, 海尔曼 (Ebner, Hermann)——德国新闻工作者, 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是奥地利警察局的密探。——第 311、379、384、385、392、395、397、594—602、610—614、619 页。

艾利生, 阿契波德 (Alison, Archibald 1792—1867)——英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托利党人。——第 578 页。

艾森 (Eisen)——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科伦的书商, 曾发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549、552、635 页。

艾韦贝克, 奥古斯特·海尔曼 (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文学家, 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者,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脱盟。——第 5、8、9、19、36、37、39—41、44—47、50、51、55、58、68、72、79、80、89、90、94、95、111、112、142、143、335、378、382、386、450、490、505、519 页。

艾希霍恩, 约翰·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 (Eichhorn, Johann Albrecht-Friedrich 1779—185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 (1840—1848)。——第 422 页。

艾泽曼 (Eisermann)——德国细木工,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卡尔·格律恩的拥护者。——第 46、47、57、68—70、74、75、79、93 页。

安贝尔, 雅克 (Imbert, Jacques 1793—1851)——法国社会主义者, 1834 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四十年代流亡比利时,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副主席, 1848 年二月革命后是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第 99、100、103、106、503 页。

安得列, 费里西德 (André, Félicité)——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在巴黎的熟人。——第 126、500 页。

安都昂, 古斯塔夫 (Antoine, Gustave)——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 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妹夫。——第 233、584 页。

安凡丹, 巴特列米·普罗斯比尔 (Enfantin, Barthélemy—Prosper 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最亲信的门徒之一; 同巴札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第 42 页。

安内克, 弗里德里希 (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 —— 普鲁士炮兵军官, 1846 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军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 1848 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 《新科伦报》编辑,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49 年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中校; 后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132、149、545 页。* 安年柯夫, 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 (Анненков, 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12—1887) —— 俄国自由派地主, 著作家。——第 49、463、476—488、497—498 页。

奥伯迈耶尔 (Obermeyer) —— 爱北斐特的房主人, 1845 年共产主义者经常在她家里开会。——第 25 页。* 奥本海姆, 达哥贝尔特 (Oppenheim, Dagobert 1809—1889) —— 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 后脱离政治活动。——第 432—434 页。

奥本海姆, 亨利希·伯恩哈特 (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 —— 德国政治活动家, 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为柏林《改革报》的编辑之一, 1849 年至 1861 年侨居瑞士、法国和英国;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204、237、261、332、337、338、594、613 页。奥迪 (Hody) ——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布鲁塞尔治安警察局局长。——第 459、460 页。

奥耳索普, 托马斯 (Allsop, Thomas 1795—1880) —— 英国交易所经纪人, 政论家, 接近宪章派; 1858 年资助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第 383 页。奥尔良王朝 (Orléans) —— 法国王朝

(1830—1848)。——第 406 页。

奥济 (Osy) —— 比利时贵族,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从事粮食投机。——第 492 页。

奥康瑞尔, 菲格斯 (O' Connor, Feargus-1794—1855) —— 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1848 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 114、115、119、134、159、182、191、214、259、383、399 页。

奥内曼斯, 恩格耳伯特 (Ohnemans, Engelbert 生于 1817 年) —— 德国手工业者, 四十年代侨居布鲁塞尔, 共产主义者同盟党员。——第 107 页。

奥特堡 (Otterberg, W.) ——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7 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第 98、258 页。

奥托 (Otto) —— 在纽约的德国侨民,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为《德意志快邮报》编辑之一。——第 349 页。

B

巴巴鲁, 沙尔·让 (Barbaroux, Charles-Jean 1767—1794) ——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吉伦特分子。——第 43 页。

巴尔贝斯, 阿尔芒 (Barbès, Armand 1809—1870) —— 法国革命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1848 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制宪会议议员, 因参加 1848 年 5 月 15 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 1854 年被赦; 被赦后侨居国外, 不久就脱离政治活动。——第 205 页。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第8、19、49、95、496页。

巴黎伯爵——见路易·菲利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

巴罗，奥迪隆（Barrot, Odilon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派首领；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个君主专制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第118、158、401页。

巴罗什，比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法学家，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前后曾数度入阁。——第200页。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狂热辩护士。——第393、394页。

巴斯蒂德，茹尔（Bastide, Jules 1800—187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之一（1836—1846）；曾任外交部长（1848年5—12月）。——第74页。

巴泰尔斯，阿道夫（Bartels, Adolphe 1801—1862）——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政论家，1844年至1846年为《社会辩论报》的编辑。——第99、101、106、107页。

巴泰尔斯，茹尔（Bartels, Jules）——比利时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道夫·巴泰尔斯的兄弟。——第101页。

巴特米，艾曼纽尔（Barthélemy, Em-

manuel 1820左右—1855）——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和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5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第167、169、172、201、202、207、212、219、225、226、233、234、238、239、241、362、403、568、570、583—585页。

巴亚尔，比埃尔（Bayard, Pierre 1475左右—1524）——法国骑士，同代人称颂他是勇敢和高贵的榜样，是“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第202页。

白恩士，莉迪娅（莉希）（Burns, Lydia (Lizzy) 1827—1878）——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玛丽·白恩士的妹妹。——第184页。

白恩士，玛丽（Burns, Mary 死于1863年）——爱尔兰女工，恩格斯的第一个妻子。——第126、184、192、291、462页。

白尔尼，路德维希（Börne,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463页。

拜尔，卡尔（Bayer, Karl 1806—1883）——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第419页。

班贝尔格尔，路易（Bamberger, Louis）——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伦敦的德国侨民，《德意志伦敦报》的编辑。——第166、184、237、244、262、309—311、314、316、376、393、541页。

班贝尔格尔，西蒙（Bamberger,

- Simon)——伦敦银行家,路易·班贝格格的父亲。——第243、244、309、311页。
- 保路斯,亨利希·艾伯哈特·哥特洛普(Paulus, 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 1761—1851)——德国新教神学家,唯理论者。——第444页。
- 鲍狄埃,欧仁(Pottier Eugène 1816—1887)——法国无产阶级诗人,四十年代因写过许多革命歌曲而著名;1871年巴黎公社委员;无产阶级的《国际歌》的作者(1871年6月)。——第167页。
- 鲍威尔,埃德加尔(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61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第6、20、30、377、433、442页。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6、20、30、91、379、420—422、425、430、436、442、443、451、452、454页。
- 鲍威尔,亨利希(Baueit Heinrich)——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职业是鞋匠;1851年流亡澳大利亚。——第135、164、166、183、184、381、625页。* 鲍威尔,路易(Bauer, Louis)——德国医生,1848年是施托尔佩区的普鲁士国民会议员,属于左翼;1849年迁居伦敦,在那里加入德国流亡者中的资产阶级集团。——第337、338、341、537、555页。
- 贝德克尔,尤利乌斯·泰奥多尔(Baeder, Julius Theodor 1814—1880)——德国进步的出版商和书商,1845—1846年出版《社会明镜》杂志。——第8、24、27页。
- 贝尔根罗特,古斯塔夫·阿道夫(Bergenroth, Gustav Adolph 1813—1869)——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国外。——第24、26页。
-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Bermbach, Adolph 1822—1875)——科伦的法学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与马克思有通信来往;后来成为自由派。——第300、301、306页。
- 贝尔纳,西蒙·弗朗斯瓦(Bernard, Simon—Francois 1817—1862)——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派;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58年被法国政府控为奥尔西尼谋杀拿破仑第三的同谋犯,但被英国法庭宣布无罪。——第405页。
- 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Bernadotte, Jean—Baptiste—Jules 1763—1844)——法国元帅;后为瑞典和挪威的国王(1818—1844),称查理十四·约翰。——第441页。
- 贝尔奈斯,卡尔·路德维希(Bernays, Karl Ludwig 1815—1879)——德国激进派政论家,1844年参加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编辑部,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加下出版;1848—1849年革命后侨居美国。——第6、9、19、27、36、39、40、44、47、49、53、59—60、77、78、80、85—87、91—94、96、110—111、131、458、459、468、469、490页。
- 贝凯拉特,海尔曼(Beckerath, Herman-

nvon 1801—187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48年8—9月任帝国政府的财政大臣。——第303、596页。

贝克尔,奥古斯特(Becker, August 1814—1871)——德国政论家,瑞士的正义者同盟盟员,魏特林的拥护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国,为民主派报纸撰稿。——第44页。*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 (“红色贝克尔” der 《rote Becker》)——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科伦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西德意志报》的发行人(1849年5月—1850年7月);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151、184—186、203、204、233、240、241、261、262、276、288、290、535、550、564—565、567—572、602、608、635页。

贝克尔,麦克斯·约瑟夫(Becker, Max Joseph 死于1896年)——莱茵省的工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第217、592页。

贝克尔,约翰·菲利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制刷工,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以瑞士军官的身分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曾指挥巴登民团;1848—1849年革

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六十年代是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家,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55、542页。

贝朗热,比埃尔·让(Béranger, Pierre—Jean 1780—1857)——法国最杰出的民主主义诗人,写有许多政治讽刺诗。——第42页。

贝利耶,比埃尔·安都昂(Berryer, 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正统主义者。——第386、402页。

贝姆,约瑟夫(Bem, Józef 1795—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1848年参加维也纳革命斗争;匈牙利革命军领导者之一;后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第204、205、209、577页。

贝塔,亨利希(Beta, Heinrich)(贝特齐希 Bettziech 的笔名)——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伦敦,金克尔的拥护者。——第602页。

贝雨(Baillut)——比利时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布鲁塞爾民主协会的司库。——第136页。

倍尔托特,奥托(Berthold, Otto)——原普鲁士军士,1848—1849年革命后同维利希和沙佩尔有联系。——第385、386、390页。

倍克,威尔海明娜(Beck, Wilhelmine 死于1851年)——奥地利女冒险家,曾假充男爵夫人和科苏特的政治情报员;奥地利和英国警察局的密探。——第246、252、353页。

本生,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 Freiherr von 1791—1860) —— 男爵, 普鲁士外交家, 政论家和神学家, 接近普鲁士宫廷, 曾任驻伦敦大使 (1842—1854)。——第 315、558 页。
- 比德曼, 卡尔 (Biedermann, Karl 1812—1901) ——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温和的自由派;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51 页。
-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 —— 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莱茵报》撰稿人 (1842—1843), 1848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被判处六年徒刑; 后成为进步党人。——第 10、27、30、55、105、132、141、144、151、266、271、288、290、292、296、302、393、455、472、489、564、574 页。
- 毕洛夫, 迪特里希·亨利希 (Bülow, Dietrich Heinrich 1757—1808) —— 普鲁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第 250 页。
- 毕洛夫, 弗里德里希·威廉, 登内维茨伯爵 (Bülow, 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Dennewitz 1755—1816) —— 普鲁士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251 页。
- 毕洛夫-库梅洛夫, 恩斯特·哥特弗利德·格奥尔格 (Bülow-Cummerow, Ernst Gottfried Georg 1775—1851) —— 德国反动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普鲁士容克的代言人。——第 423 页。
- 毕若·德·拉·比贡利, 托马·罗伯尔 (Bugean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 — Robert 1784—1849) —— 法国元师; 奥尔良党人, 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 指挥军队镇压 1834 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 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战争组织者之一, 1841—1847 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 1848—1849 年为阿尔卑斯军团总司令, 立法议会议员。——第 503 页。
- 毕舍, 菲力浦 (Buche, Philippe 1796—1865) ——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 42 页。
- 边沁, 耶利米 (Bentham, Jeremy 1748—1832) —— 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功利主义理论家。——第 11、12、29 页。
- 波尔恩, 斯蒂凡 (Born, Stephan 1824—1898) (真名西蒙·布特米尔希 Simon Buttermilch) —— 德国排字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革命后脱离了工人运动。——第 114、124、126、625 页。
- 波克罕, 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 —— 德国新闻工作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 1851 年起是伦敦商人; 五十年代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1860 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 337 页。
- 波旁王朝 (Bourbon) —— 法国王朝 (1589—1792、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94 页。
- 波斯特, 卡尔 (Post, Carl) ——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的熟人。——第 524 页。
- 波特, 乔治 (Porter, George 1792—1852)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第 606 页。勃朗，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 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 83、94、108—113、116—119、123—125、127、129—131、199、202、203、205—207、212—216、218、223、225、226、233、238、239、241、259、261、263、324、329、331、334、403—405、407、409、412、447、502、539、568—571、583、584、586、614 页。

勃律盖曼，卡尔·亨利希 (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 ——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1845—1855 年为《科伦日报》主编。——第 259、354 页。

博恩施太德 (Bornstedt) ——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是《新莱茵报》股东之一。——第 144 页。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 (Beust, Friedrich von 1817—1899) ——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伍，1848 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新科伦报》编辑之一 (1848 年 9 月—1849 年 2 月)，1848 年 10 月代表科伦工人联合会出席柏林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在会上捍卫了几乎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完全一致的纲领；1849 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革命后流亡瑞士。——第 519 页。*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 (Bornstedt, Adalbert 1808—1851) ——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1847—1848)，1848 年二月

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 年 3 月被开除出同盟；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后来知道他与警察局有联系。——第 98—107、113、119、126、128、130、137、140、491、492、504、625 页。

伯恩施太因，阿尔诺德·伯恩哈特·卡尔 (Bornstein, Arnold Bernhard Karl 1808—1849)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领导人之一。——第 625 页。* 伯恩施太因，亨利希 (Börnstein, Heinrich 1805—1892) ——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 年起住在巴黎，1844 年是《前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1849 年流亡美国；阿尔诺德·伯恩哈特·卡尔·伯恩施太因之兄。——第 39、77、85、86、93、110、454—456、458 页。

伯勒尔 (Böhler)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第 337 页。

布茨，古斯塔夫 (Butz, Gustav)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哈根的德国出版商。——第 17 页。

布爾，路德维希 (Buhl, Ludwig 1814—约 1882) ——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第 11 页。

布赫尔，洛塔尔 (Bucher Lothar 1817—1892) ——普鲁士官吏，政论家；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 216、236、237、241、342、348 页。

布莱梅，弗雷德里卡 (Bremer, Fredrika 1801—1865) ——瑞典资产阶级女作

家, 所谓瑞典家庭小说派的创始人。——第 84 页。

布赖埃尔,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Breyer, Friedrich Albert 1812—1876) ——德国自由派, 四十年代布鲁塞尔的医生,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 97、135、136、137、139 页。

* 布兰克, 卡尔·艾米尔 (Blank, Karl Emil 1817—1893) ——德国商人, 四十至五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 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第 5、21、34、142、144、156、182、460、461、462—463、499—503、506—508、565—566、616 页。

* 布兰克, 玛丽亚 (Blank, Marie 1824—1901) ——恩格斯的妹妹, 1845 年起为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妻子。——第 5、459—461、500、507、508、566、615—616 页。

布兰克, 威廉 (Blank, Wilhelm 1821—1892) ——恩格斯的同学生, 后为商人。——第 8 页。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 ——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法国无产阶级运动最著名的领导者, 曾多次被判徒刑。——第 205、233、234、237—239、262、584 页。

布雷, 约翰·弗兰西斯 (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 ——英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的信徒; 职业是印刷工人。——第 88 页。

布里库尔, 让·约瑟夫 (Bricourt, Jean—Joseph 1805—1857) ——比利时司法官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7—

1848 年是众议院议员。——第 139 页。

* 布林德, 卡尔 (Blind, Karl 1826—1907) ——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154、377、378、381、535、561—563 页。

布龙, 卡尔 (Bruhn, Karl 生于 1803 年) ——德国新闻工作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被开除出同盟; 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拥护者; 后为拉萨尔的拥护者。——第 593、628 页。

布鲁土斯 (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 (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 85 左右—42) ——罗马政治活动家, 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尤利乌斯·凯撒的策划者之一。——第 205、259、357 页。

布伦奇里, 约翰·卡斯巴尔 (Bluntschli, Johann Caspar 1808—1881) ——瑞士法学家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 对革命运动参加者实行警察迫害的策划者之一; 瑞士政府于 1843 年设立的瑞士境内德国流亡者活动调查委员会委员和该委员会于 1843 年公布的工作报告的起草人。——第 447 页。

布伦坦诺, 罗伦兹 (Brentano, Lorenz 1813—1891) ——巴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 属于左派; 1849 年领导巴登临时政府,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来流亡美国。——第 594 页。

布罗克豪斯, 亨利希 (Brockhaus, Heinrich 1804—1874) ——德国出版商, 莱比锡的出版和图书发行公司老板。——第

53 页。

布洛利, 阿希尔·沙尔·莱昂·维克多 (Broglié, Achille—Charles—Léonce—Victor 1785—1870)——公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 内阁首相 (1835—1836), 立法会议员 (1849—1851), 奥尔良党人。——第 386 页。

布洛斯, 鲁道夫·库诺 (Bloß, Rudolph Cuno)——德国雕刻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 138、140 页。

布吕歇尔, 格布哈尔德·勒勃莱希特 (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1742—1819)——普鲁士元帅, 1793—1794 年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 1806、1813—1814 和 1815 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指挥官。——第 625 页。

不伦瑞克公爵, 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威廉 (Braunschweig, Karl Friedrich August Wilhelm, Herzog Von 1804—1873)——1823 年起为不伦瑞克公爵, 1830 年 9 月初被推翻, 流亡国外; 曾企图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帮助下复辟; 在四十至五十年代与流亡者中间的民主派分子保持联系, 曾出版《德意志伦敦报》。——第 171、596 页。

C

楚劳夫 (Zulauf)——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共产主义者。——第 144、489 页。

D

达拉什, 阿尔伯特 (Darasz, Albert 1808—1852)——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830—1831 年起义的参加者, 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积极

活动家,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委员。——第 172 页。

达来朗—贝里戈尔, 沙尔·莫里斯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1754—1838)——公爵, 著名的法国外交家, 外交部长和大臣 (1797—1799、1799—1807、1814—1815), 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 (1814—1815) 的代表; 以政治上极端无原则和贪婪著称。——第 168、266、441 页。

达姆 (Damm)——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是巴登制宪会议议长; 后来流亡英国。——第 337 页。

大仲马, 亚历山大 (Dumas père, Alexandre 1803—1870)——著名的法国作家。——第 214 页。

丹东, 若尔日·雅克 (Danton, Georges—Jacques 1759—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第 43、403 页。

* 丹尼尔, 阿马利亚 (Daniels, Amalie 1820—1895)——罗兰特·丹尼尔斯的妻子。——第 605 页。

* 丹尼尔, 罗兰特 (Daniels, Roland 1819—1855)——德国医生, 从 1850 年起是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 54、132、224、247、251、259、262、287、291、296、306、381、471、489—490、536、574、575、578、605 页。

但丁·阿里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378、427 页。

道耳, 阿·(Daul, A.)——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

- 茨起义的参加者。——第 542 页。
- 得比伯爵,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之一; 曾任内阁首相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第 216 页。
- 德布勒, 路德维希 (Döbler, Ludwig 1801—1864)——奥地利幻术演员, 表演过“幻灯画”。——第 289 页。
- 德克尔 (Decker)——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国民主协会会员。——第 625 页。
- 德克尔, 卡尔 (Decken Carl von 1784—1844)——德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第 252、591 页。
- * 德朗克, 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 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 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 138、139、141、142、145、146、155、156、159、170、173、180、190、217、222、226、238、257、260、261、266、358、361、379、384、388、518—520、524、526、530、554、555、559、583—586、594、605、606、636 页。
- 德朗克, 恩斯特·弗里德里希·约翰 (Dronke, Ernst Friedrich Johann 1797—1849)——德国教师, 1841 年起是富耳达中学校长, 写有许多语文学和历史著作; 恩斯特·德朗克之父。——第 142 页。
- 德累赛尔, 加布里埃尔 (Delessert, Gabriel 1786—1858)——巴黎警察局长 (1836—1848)。——第 79、80 页。
- 德鲁克尔, 路易 (Drucker, Louis)——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伦敦幽默周刊《您好!》的出版者。——第 324、602 页。
- 德穆兰, 卡米尔 (Desmoulins, Camille 1760—1794)——法国政论家, 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右翼雅各宾党人。——第 59 页。
- 德穆特, 海伦 (Demuth, Helene 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 235 页。
- 德纳, 查理·安德森 (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之一。——第 358、398、404、589、605、617、618 页。
- 德斯特尔,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 (D'Estt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1—1859)——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 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会议员, 属于左翼; 1848 年 10 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9 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 在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了显著的作用; 后来流亡瑞士。——第 8、18、55、132、144、156、222、533、611、613 页。
- 邓宾斯基, 亨利克 (Dembiński, Henryk 1791—1864)——波兰将军,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830—1831 年起义的参加者,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是匈牙利革命军的领袖之一。——第 249、529 页。
- 狄更斯, 查理 (Dickens, Charles 1812—1870)——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

- 家。——第 163、262、265、270、398 页。
- 迪茨, 奥斯渥特 (Dietz, Oswald 1824 左右—1864) —— 维斯巴登的德国建筑师,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后来参加美国内战。——第 169、172、183、343、370、377、381、385、386、400 页。
- 迪茨, 伯恩哈特 (Dietz, Bernhard 死于 1850 年) —— 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 153 页。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 内阁首相 (1868 和 1874—1880)。——第 216 页。
- 迭米多夫, 安那托里·尼古拉也维奇 (Демидов, Анато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13—1870) —— 俄国贵族, 采矿和冶金企业业主, 文艺的保护者, 慈善家。——第 285 页。
- 杜班, 安得列·玛丽·让·雅克 (Dupin, André-Marie-Jean-Jacques 1783—1865) —— 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派, 制宪议会议员 (1848—1849) 和立法议会议长 (1849—1851);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 401 页。
- 杜邦·德·累尔, 雅克·沙尔 (Dupont de l'Eure, Jacques-Charles 1767—1855) —— 法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派; 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 1830 年革命的参加者; 四十年代接近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1848 年为临时政府主席。——第 501 页。
- 杜布尔—毕特累伯爵, 弗雷德里克 (Dubourg-Butler, Frédéric, comte 1788—1850) —— 法国将军, 积极参加 1830 年革命的街垒战, 后来脱离政治生活。——第 239 页。
- 杜弗尔, 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 (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 —— 法国律师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派, 社会公共工程大臣 (1839—1840), 内务部长 (1848 和 1849); 后为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任司法部长, 内阁总理。——第 158 页。
- 杜朗, 鲁道夫 (Dulon, Rudolph 1807—1870) —— 德国牧师, 官方教会反对派“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 1853 年流亡美国。——第 185、187、312 页。
- 杜罗·德·拉·马尔, 阿道夫·茹尔·塞扎尔·奥古斯特 (Dureau de La Malle, Adolphe-Jules-César-Auguste 1777—1857) —— 法国学者, 语文学家和考古学家。——第 332、333 页。
- 杜蒙, 比埃尔·西尔万 (Dumon, Pierre-Sylvain 1797—1870) —— 法国自由派律师和国家活动家, 公共工程大臣 (1843—1847) 和财政大臣 (1847—1848); 1848 年二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第 38 页。
- 杜木里埃, 沙尔·弗朗斯瓦 (Dumouriez, Charles-François 1739—1823) —— 法国将军和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 吉伦特党人; 1792—1793 年为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 1793 年 3 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第 373 页。
- 杜沙特尔, 汤讷吉·沙尔 (Duchâtel, Tan-

neguy Charles 1803—1867) —— 法国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 (1839—1840、1840—1848 年 2 月)。——第 79、128 页。

多赫尔蒂, 休 (Doherty, Hugh) —— 爱尔兰政论家, 1841—1843 年出版的傅立叶主义者的报纸《伦敦法郎吉》的发行人, 写有哲学和语文学著作。——第 39 页。

多里沙尔, 罗伦兹 (Dolleschall, Laurenz 生于 1790 年) —— 科伦警官 (1819—1847); 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查官。——第 276 页。

多米尼库斯, 阿道夫 (Dominicus, Adolf) —— 德国商人, 恩斯特·德朗克的舅舅。——第 142 页。

多纳文, 丹尼尔 (Donovan, Daniel) —— 英国宪章派, 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是郎卡郡宪章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第 181 页。

E

厄伦施莱格, 亚当·哥特洛普 (Oehlenschläger, Adam Gottlob 1779—1850) —— 杰出的丹麦作家, 丹麦民主浪漫主义的代表。——第 84 页。

* 恩格斯 (Engels) —— 普鲁士上校, 1851 年起为将军, 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任科伦卫戍司令。——第 267、521—523 页。

恩格斯, 爱丽莎·弗兰契斯卡 (Engels, Elisabeth Franciska 1797—1873) —— 恩格斯的母亲。——第 24、32、149、355、499、507 页。

恩格斯, 安娜 (Engels, Anna 1825—1853) —— 恩格斯的妹妹。——第 507 页。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796—1860) —— 恩格斯的父亲。——第 21、23、26、31、32、35、141、142、145—147、149、170、173、181、201、223、224、248、293—295、355、462、499、565、566 页。

恩格斯, 海德维希 (Engels, Hedwig 1830—1904) —— 恩格斯的妹妹。——第 31 页。

恩格斯, 海尔曼 (Engels, Hermann 1822—1905) —— 恩格斯的弟弟, 巴门的工厂主。——第 7、352、354、357、359 页。

恩格斯, 鲁道夫 (Engels, Rudolf 1831—1903) —— 恩格斯的弟弟 —— 第 31 页。

恩格斯, 玛丽亚 —— 见布兰克·玛丽亚。

恩斯特-奥古斯特 (Ernst August 1771—1851) —— 汉诺威国王 (1837—1851)。——第 302、305 页。

F

法布里齐乌斯, 弗兰茨 (Fabricius, Franz) —— 法兰克福商人,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 579 页。

法农 (Fanon) —— 法国流亡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第 169、192、635 页。

法特克, 威廉 (Vatke, Wilhelm 1806—1882) —— 德国新教神学家, 黑格尔派, 柏林大学教授。——第 419、426、427 页。

菲埃斯基 (Fieschi) ——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伦敦的流亡者。——第 71 页。

菲克勒尔, 约瑟夫 (Fickler, Joseph 1808—1865) —— 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巴登民主主义运动领导人之一。——

第 297—299、304、315、337—341、589、597、611 页。

菲克斯, 德奥多 (Fix, Théodore 1800—1846)——法国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曾为《经济学家杂志》及许多定期刊物撰稿。——第 52 页。

菲力浦斯, 莱昂 (Philips, Lion 死于 1866 年)——荷兰商人, 马克思的表舅。——第 562 页。

菲力浦斯, 雅克 (Philips, Jacques)——马克思的表弟。——第 124 页。

费德尔, 维克多 (Faider, Victor)——比利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 138、139 页。

*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12、13、23、24、37、38、53、63—67、171、351、378、381、420、424、442—447、449—453、455 页。

费奈迭, 雅科布 (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8—1849 年革命后成为自由党人。——第 112 页。

费舍 (Fischer)——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第 254、257、260、333、339、344—346、349、388、390、391 页。

费舍, 弗·(Fischer, F.)——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 104 页。

费希特, 伊曼努尔·海耳曼 (Fichte, Immanuel Hermann 1796—187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的儿子。——第 427 页。

* 芬奈尔·冯·芬奈堡, 丹尼尔 (Fenner von Fenneberg, Daniel 1820—1863)——奥地利军官, 1848 年维也纳国民自卫军司令, 后为普法尔茨革命军司令和参谋长, 占领兰都要塞的行动失败后被撤职; 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313、520 页。

符尔姆, 古斯塔夫 (Wurm, Gustav 1819—1888)——恩格斯的同乡, 后为语文学家。——第 6 页。

伏尔泰, 弗朗斯瓦·玛丽 (Voltaire, François - Marie Arouet de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 历史学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423 页。

孚赫, 茹尔 (尤利乌斯) (Faucher, Jules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贸易自由的拥护者, 五十年代初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 1850—1861 年侨居英国; 后为进步党人。——第 276、277、279、323、332、594 页。

福尔克 (Volk)——德国流亡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巴黎的德意志民主协会会员。——第 625 页。

福格勒, 卡·格·(Vogler, C. G.)——布鲁塞尔的德国出版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 67、92、95、136、467、470 页。

福适, 莱昂 (Faucher, Léon 1803—1854)——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派, 马尔萨斯派经济学家, 曾任内务部长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5 月、1851),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 288、383、386 页。

*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

- 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初期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145、157、266、275、280、287、288、297、298、300、316、324、345、346、377、379、385、519、523、527—529、535—536、544—545、550、579、581—582、586、589、600、602、605、609、611、617—620、633、637页。
- 弗莱里格拉特,伊达(Freiligrath, Ida)——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第529、536、620页。
- 弗莱舍,卡尔·摩里茨(Fleischer, Karl Moritz 1809—1876)——德国政论家,《莱茵报》的撰稿人。——442页。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第276页。
- 弗兰克,阿·(Frank, A.)——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巴黎的出版商。——第116、118、123、454页。
- 弗兰克,保尔(Franck, Paul)——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第267页。
- 弗兰克,古斯塔夫(Franck, Gustav 死于1860年)——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第337、340—341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250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56、133、169、276、439、496、581页。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109—112、115—118、125、130、135、136、403、500、502、503、586页。
- 弗洛伦库尔,弗兰茨·冯(Florencourt, Franz von 1803—1886)——德国政论家,德国许多定期刊物的编辑;在他活动的初期是自由党人,后为保守党人。——第259页。
- *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Frö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自由党人。——第20、60、446—448、472页。
- 富尔德(Fould)——巴黎一家银行的股东之一。——第499页。
- 富科,莱昂(Foucault, Léon 1819—1868)——杰出的法国物理学家。——第262页。
-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4、26、27、28、39、41、42、451、476、487页。

G

- 盖格尔,威廉·阿尔诺德(Geiger, Wilhelm Arnold)——普鲁士警官,1848年任法院侦查员,后为科伦警察局长。——第517、626—627页。
- 盖里埃(Guerrier)——法国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海耳曼·艾韦贝克的朋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9、19、450页。
- 戈德海姆(Goldheim)——普鲁士警官,十

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伦敦普鲁士警察局密探之一。——第269页。

戈尔盖, 阿尔都尔 (Görgey, Arthur 1818—1916) ——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军事活动家, 匈牙利军队总司令 (1849年4—6月); 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 对革命战争实行怠工。——第249、529页。

戈克, 阿曼特 (Goegg, Amand 1820—1897) ——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员,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77、279、297、304、337、339、341—343、349、562、589、597页。

歌德, 约翰·沃尔弗于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 ——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54、89、182、184、378、424页。

哥林盖尔, 卡尔 (Göringer, Karl 约生于1808年) ——巴登小酒店老板, 曾参加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在伦敦开设小酒店, 那里成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第239、255、262、281、337、378、380、385、389、394页。

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尔 (Colombo, Christopher 1451—1506) ——发现美洲的杰出的航海家; 在西班牙供职, 热那亚人。——第610页。

哥特沙克, 安得列阿斯 (Gottschalk, Andreas 1815—1849) ——德国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委员; 1848年4—6月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 从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立场来反对马克思和

恩格斯关于德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第132、149、272、496页。

葛德文, 威廉 (Godwin, William 1756—1836) ——英国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政论家, 唯理论者,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29页。

格贝尔特, 奥古斯特 (Gebert, August) ——梅克伦堡的木匠, 在瑞士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后迁往伦敦,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并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第169、240、255、292、586页。

* 格尔茨 (Görtz) ——普鲁士官吏,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特利尔市市长。——第623、624页。

格尔克 (Gehrke)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伦敦的德国侨民。——第337页。

格拉赫, 冯 (Gerlach, von) ——普鲁士反动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 科伦的行政区长官 (1839—1844)。——第438页。

格莱安, 詹姆斯·罗伯特·乔治 (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 ——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分子; 1841—1846年为皮尔内阁的内务大臣。——第269页。

格雷, 乔治 (Grey, George 1799—1882)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 (1846—1852、1855—1858和1861—1866) 和殖民大臣 (1854—1855)。——第269页。

格雷波, 让·路易 (Greppo, Jean-Louis 1810—1888) ——法国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31年和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第571页。

- 格鲁希侯爵, 艾曼纽尔 (Grouchy, Emmanuel, marquis de 1766—1847)——法国元帅和贵族, 拿破仑战争的参加者。——第 503 页。
- 格罗斯, 马格努斯 (Gross, Magnus)——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美国。——第 180、187、190 页。
- 格律恩, 卡尔 (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普鲁士国民会议员。——第 9、36、37、43—44、46—49、57、58、68—72、74—77、79、89、90、93、95、96、296、465、466 页。
- 古比茨, 弗里德里希·威廉 (Gubitz, Friedrich Wilhelm 1786—1870)——德国资产阶级作家和木刻师, 1817 年起是《伴侣报》的出版者。——第 602 页。
- 古泰 (Gouté)——法国流亡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第 169、172 页。
- 古滕堡, 约翰 (Gutenberg, Johann 1400 左右—1468)——杰出的德国发明家, 欧洲印刷术的创造者。——第 350 页。
- 谷兹科夫, 卡尔 (Gutzkow, Karl 1811—1878)——德国作家, “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 1838—1842 年为《德意志电讯》杂志编辑。——第 463 页。
- H
- 哈布斯堡——见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 索菲娅 (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拉萨尔的朋友和信徒。——第 495、527 页。
- 哈茨费尔特—维尔登堡, 艾德蒙 (Hatzfeldt—Wildenburg, Edmund 生于 1798 年)——伯爵, 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丈夫。——第 495 页。
- 哈根, 卡尔 (Hagen, Karl 1810—1868)——德国历史学家, 政治活动家; 1836 年起在海得尔堡任大学副教授,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 属于极左派, 1855 年起在伯尔尼任教授。——第 447 页。
- * 哈根, 泰奥多尔 (Hagen, Theodor 1823—1871)——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的出版者。——第 548—552 页。
- 哈尼, 玛丽 (Harney, Mary 死于 1853 年)——乔治·朱利安·哈尼的妻子。——第 184、205、216、223、265 页。
- * 哈尼, 乔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以及宪章派其他刊物的编辑;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第 77、80、81、82、109、119、135、159、162—164、171、182、184、186、191、199、205、207、209、211—217、219、220、223、225—235、265、281、312、380、383、391、506、536—537、570、583、584、606、625、635 页。
- 哈赛, 弗里德里希·鲁道夫 (Hasse, Friedrich Rudolf 1808—1862)——德国神学家, 波恩大学的教授。——第 426 页。
- 哈森普弗鲁克, 汉斯·丹尼尔 (Hassenpflug, Hans Daniel 1794—1862)——

德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1832年任库尔黑森的司法大臣和内政大臣,1850年为内阁首脑。——第590页。

海恩,奥古斯特(Hain, August)——在伦敦的德国侨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310、590页。

海尔堡,路易(Heilberg, Louis生于1818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在布鲁塞尔的政治流亡者,1846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第98—102、106、107、118、166页。

海尔梅斯,卡尔·亨利希(Hermes, Carl Heinrich 1800—1856)——德国的反动政论家,1842年为《科伦日报》的编辑之一;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第429、430、433页。

海尔维格,恩玛(Herwegh, Emma 1817—1904)——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的妻子。——第493、496页。

*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后支持拉萨尔。——第127、137、435—437、440、457、458、459、469、491—493、495—496、504、625页。

海瑞,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cob 1786—1853)——奥地利元帅,曾残酷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第218、569、614页。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50、51、86、90、115、119、127、159、183、324、395、406、412、413、435、

453、456—459、463、600页。

海涅,玛蒂尔达(Heine, Mathilde 1815—1883)——亨利希·海涅的妻子。——第458页。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第98、102、114、127、148、217、236、237、261、262、284、301、312、315、322、323、339、349—351、359、377、385、413、414、471、540、542、575、580、587、588、592、603、608、611、627、628页。

海泽,亨利希(Heise, Heinrich 死于1860年)——德国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大胡蜂》报编辑之一(1848—1850),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第204页。

汉特,托恩顿·李(Hunt, Thornton Leigh 1810—1873)——英国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激进派,四十至五十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第399页。

豪德(Haude)——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0年是该集团驻德国的特派员。——第170、171、292、586、636页。

豪格,恩斯特(Haug, Ernst)——奥地利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宇宙》周报的编辑之一。——第239、261、265、276、280、332、337、338、341、595—597页。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Haupt, Her-

mann Wilhelm 约生于 1831 年)——德国店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 在审讯期间作了叛卖性的供述, 审判前即被释放, 逃往巴西。——第 184、306、377、378、381、385—386、389、390、393、593 页。

豪伊特, 威廉 (Howitt, William 1792—1879) ——英国著作家, 写有基督教的历史和许多其他问题的著作。——第 288 页。

荷马 (Homerus) ——半传说的古希腊诗人,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第 345、427 页。

贺雷西 (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8) ——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66、278 页。

* 赫斯, 莫泽斯 (Heß, Moses 1812—1875)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第 6、7、9—13、16、17、22—27、29—31、35、36、40、49—51、54、67、69、85—88、90、95、96、103、104、114、115、120、126、128、129、135、136、139、142、447、457、469—473、489、493、586、636 页。

赫斯, 西比拉 (Heß, Sybille 1820—1903) (父姓佩什 Pesch) ——莫泽斯·赫斯的妻子。——第 35、40、49、470、586、636 页。

赫斯特, 安布罗斯 (Hurst, Ambrose) ——英国宪章主义者, 1848 年后为改良主义者。——第 191 页。

黑尔特勒, 丹尼尔 (Hertle, Daniel 生于

1824 年) ——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1850 年流亡美国。——第 341 页。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13、14、171、328、394、396、403、421、424、434、479 页。

黑克尔 (Hecker) ——1848 年爱北斐特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第 141、144 页。

亨策, 阿· (Hentze, A.) ——德国军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同盟分裂后, 参加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原告证人。——第 540 页。

霍夫, 亨利希 (Hoff, Heinrich) ——德国出版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第 349、603 页。

霍夫施泰特尔, 古斯塔夫 (Hoffstetter, Gustav von 1818—1874) ——瑞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 曾参加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 1849 年参加加里波第部队作战。——第 591 页。

霍林格尔 (Hollinger) ——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第 342、343 页。

J

基林斯基, 卡尔 (Kilinsky, Karl)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伦敦的匈牙利侨民。——第 547 页。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耳·吉约姆 (Guizot, Francois — Pierre — Guillaume 1787—1874) ——法国资产阶级

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38、154页。

济格尔, 阿尔伯特 (Sigel, Albert 1827—1884)——巴登军官, 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1853年侨居美国,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337、342页。

济格尔, 弗兰茨 (Sigel, Franz 1824—1902)——巴登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革命军总司令, 后为副总司令; 后来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2年迁居美国,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阿尔伯特·济格尔之兄。——第255、280、283、297、316、324、332、337、339—343、347、349、357、597页。

加尔涅—帕热斯, 路易·安都昂 (Garnier — Pages, Louis — An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第501页。

加累尔, 阿伯特 (Galeer, Albert 1816—1851)——瑞士教师和文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曾参加1847年反对瑞士宗得崩德的战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第238、583页。

捷列林格——见弥勒—捷列林格, 爱德华。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1850年越狱逃跑, 流亡英国; 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170、216、237、242、243、255、261、262、265、275、276、278、280、281、288、289、297、312、332、333、337—340、342、344—346、348、349、357、360、371、377、385、388、398、400、526、572、580、581、589、594—600、603、610—613、619页。

金克尔, 约翰娜 (Kinkel, Johanna 1810—1858) (父姓莫克尔 Mœckel)——德国女作家,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妻。——第275、280、284、596、597页。

居姆佩尔, 约翰·亨利希 (Gumpel, Johann Heinrich)——德国工人,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第400页。

君特, 格奥尔基 (Günther, Georg)——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1850年是《新德意志报》编辑之一,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204页。

K

* 卡贝, 埃蒂耶纳 (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论家, 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 1841—1849年是《人民报》编辑。——第37、93、111、329、505页。

卡茨, 雅科布 (Kats, Jacob 1804—1886)——比利时工人, 文学家, 工人运动活动家, 曾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第99、101、102页。

卡尔利埃, 比埃尔 (Carlier, Pierre 1799—1858)——巴黎警察局长 (1849—1851), 波拿巴主义者。——第383、386

页。

卡尔纳普, 约翰·阿道夫 (Carnap, Johann Adolph) ——普鲁士官吏, 1837—1851 年任爱北斐特市长。——第 25 页。

卡耳佩珀, 托马斯 (Culpeper, Thomas 1578—1662)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的拥护者。——第 396 页。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 (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 ——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三十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 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 (3 月起), 后为法国陆军部长 (5 月起), 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政府首脑 (1848 年 6—12 月)。——第 276、278、282、284、288、370、373、387、401 页。

卡莱尔, 托马斯 (Carlyle, Thomas 1795—1881) ——英国作家, 历史学家, 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反映接近四十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的观点, 站在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批判英国资产阶级, 追随托利党; 1848 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第 6、363 页。

卡纽特大帝 (Knut der Große 995 左右—1035) ——丹麦国王 (1014—1035), 同时也是英国国王 (1017 年起) 和挪威国王 (1028 年起)。——第 83 页。

卡诺, 拉查尔·尼古拉 (Carnot, Lazare—Nicolas 1753—1823) ——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政治和军事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党人, 抗击欧洲各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 1794 年参加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第 403 页。

卡佩隆 (Caperon) ——法国流亡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第 169、172、635 页。

卡普, 弗里德里希 (Kapp, Friedrich 1824—1884) ——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 年流亡美国。——第 349、518、519、589、603 页。

卡普, 克利斯提安 (Kapp, Christian 1790—1874) ——德国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朋友。——第 444、447 页。

卡普菲格, 让·巴蒂斯特·奥诺莱·雷蒙 (Capefigue, Jean—Baptiste—Honoré Raymond 1802—1872) ——法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君主主义者。——第 94 页。

卡斯提奥, 阿德耳松 (Castiau, Adelson 1804—1879) ——比利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3—1848 年为众议院议员。——第 132、139 页。

卡托 (老卡托) (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 (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 公元前 234—149) ——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贵族特权的维护者; 公元前 184 年被选为监察官, 相传他监察极为严格。——第 343 页。

凯撒 (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 (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 100 左右—44) ——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 208 页。

坎特伯雷的安瑟伦 (Anselm of Canterbury 1033—1109) ——中世纪神学家, 早期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第 426 页。

-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1) —— 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唯心主义者,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 第 426 页。
- * 康培, 约翰·尤利乌斯·威廉 (Campe, Johann Julius Wilhelm 1792—1867) —— 德国书商和出版商, 1823 年起是汉堡“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老板之一; 三十年代出版了“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的一些著作。—— 第 261、379、431、453、461 页。
- 康普豪森, 卢道夫 (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 —— 德国银行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 1848 年 3—6 月任普鲁士首相。—— 第 508 页。
- 考斯塔·卡布腊耳, 安东尼·贝尔纳杜 (Costa Cabral, António Bernardo da 1803—1889) —— 葡萄牙反动国家活动家, 资产阶级保皇党首领, 政府首脑 (1842—1846、1849—1851)。—— 第 279 页。
- 科贝特, 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 ——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 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 第 115 页。
- * 科本, 卡尔·弗里德里希 (Köppen, Karl Friedrich 1808—1863) —— 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第 424、509 页。
- 科布顿,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 —— 英国工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 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 议会议员。—— 第 158、201、267、528、529 页。
- 科尔夫, 海耳曼 (Korff, Hermann) —— 普鲁士军官, 因政治信仰于 1847 年被革除军职;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 后流亡美国。—— 第 148、518 页。
- 科赫, 爱德华·伊格纳茨 (Koch, Eduard Ignaz) —— 德国天主教神父,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流亡美国, 为《纽约国家报》撰稿。—— 第 606 页。
- 科亨 (Cohen) —— 卡尔·布林德的妻子。—— 第 377、378、381 页。
- 科苏特, 拉约什 (路德维希) (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 —— 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 第 246、249、377、378、391、394、399、406、614、619 页。
- 科塔, 约翰·格奥尔格 (Cotta, Johann Georg 1796—1863) —— 德国出版商, 1832—1863 年是一家大出版公司的老板。—— 第 311、379 页。
- 科西迪耶尔, 马尔克 (Caussidière, Marc 1808—1861) —— 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34 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 1848 年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长, 制宪议会议员; 1848 年 6 月流亡英国。—— 第 259、403 页。
- 克尔纳, 阿·弗·(Körner, A. F.) —— 德国画家,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在巴黎的熟人。—— 第 80、95、119 页。
- 克拉克, 托马斯 (Clark, Thomas) —— 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 1848 年后是改良主义者, 宪章派全国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第 191、205 页。
- 克拉普卡, 迪约尔吉 (格奥尔格) (Klapka,

- György (Georg) 1820—1892) —— 匈牙利将军,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 1849 年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 1867 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 550 页。
- 克莱米约, 阿道夫 (Crémieux, Adolphe 1796—1880) —— 法国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为自由党人; 1848 年革命时期为临时政府成员,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第 501 页。
- 克莱斯特—雷措夫, 汉斯·胡果 (Kleist—Retzow, Hans Hugo 1814—1892) —— 普鲁士政治活动家, 保守党极右翼的首领, 《新普鲁士报》的创办人之一。——第 303 页。
- 克莱因, 约翰·雅科布 (Klein, Johann Jacob 约生于 1818 年) —— 科伦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 562 页。
- 克劳塞维茨, 卡尔 (Clausewitz, Karl 1780—1831) —— 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级最大的军事理论家; 1812—1814 年在俄军中供职。——第 577 页。
- 克劳特, 威廉 (Clouth, Wilhelm) —— 科伦印刷厂主, 《新莱茵报》从 1848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27 日在该厂印刷。——第 507 页。
- 克勒尔, 约·(Köhler, J.) ——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日内瓦的银行家。——第 145、146 页。
- 克勒尔, 约·艾·姆·(Köhler, J. E. M.) —— 汉堡印刷厂主, 1850 年该厂印刷了头几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 538、549 页。
- 克里斯特, 阿·(Christ, A.) —— 德国政论家, 写有保护关税的小册子。——第 581、588 页。
- 克里斯提安八世 (Christian V III 1786—1848) —— 丹麦国王 (1839—1848)。——第 56 页。
- 克利盖, 海耳曼 (Kriege, Hermann 1820—1850) —— 德国新闻工作者,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四十年代后半期在纽约领导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集团。——第 23、24、27、68、73、75、76 页。
- 克利斯提安森, 约翰奈斯 (Christiansen, Johannes 1809—1853) —— 德国法学家, 罗马法史学家, 基尔大学的教授。——第 424 页。
- 克列美尔 (Krämer) ——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波恩的机械工人。——第 425 页。
- 克鲁格, 威廉·特劳戈特 (Krug, Wilhelm Traugott 1770—1842) ——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236 页。
- 克鲁马赫, 弗里德里希·威廉 (Krummacher, Friedrich Wilhelm 1796—1868) —— 德国传教士, 加尔文教派牧师, 乌培河谷虔诚派的首领。——第 7 页。
- * 克路斯, 阿道夫 (Cluß, Adolf 1820 左右—1889 以后) —— 德国工程师,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 年是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的书记, 1849 年流亡美国; 华盛顿海军部职员; 五十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 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派报纸撰稿。——第 398、609、618 页。
- 克伦威尔, 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 ——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

贵族的领袖；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204、243页。

克洛泽，格·(Klose, G.)——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时(1850)拥护马克思。——第300、301页。

克吕格尔，海尔曼(Crüger, Hermann 1820—1850)——德国侨民，1847年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98—100、103—106页。

克特根，古斯塔夫·阿道夫(Köttgen, Gustav Adolph 1805—1882)——德国画家和诗人，四十年代曾参加工人运动，他的观点接近“真正的社会主义”。——第22、25、32、87页。

肯达耳(Kendall)——曼彻斯特的学校校长。——第590页。

孔西得朗，维克多(Considérant, Victor 1808—1893)——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学者和傅立叶的信徒。——第83、318页。

孔子(公元前551—479)——第599页。

库辛，维克多(Cousin, Victor 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衷主义者。——第445页。

L

拉·萨格拉，拉蒙·德(La Sagra, Ramon de 1798—1871)——西班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自由党人。——第129、130页。

拉德茨基，约瑟夫(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1831年起指挥意大利北部的奥军，1848—1849年残酷地镇压了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50—1857

年2月为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第367页。

拉登堡，阿达尔贝特(Ladenberg, Adalbert 1798—1855)——普鲁士反动官僚的代表之一；曾任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第151页。

拉多维茨，约瑟夫(Radowitz, Joseph 1797—1853)——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宫廷候臣的代表人物；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右派领袖之一。——第281、595页。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任外交部长，是临时政府的实际首脑。——第109、112、123、140、448、500—502页。

拉梅耐，费里西德(Lamennais, Félicité 1782—1854)——法国神父，政论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351页。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509、510、527、536页。

拉沃，弗兰茨(Raveaux, Franz 1810—1851)——德国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科伦出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驻瑞士的帝国专员，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巴登临时政府成员，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151、267、302、388、559页。

- 莱茵哈特, 理查 (Reinhardt, Richard 1829—1898)——德国诗人, 曾侨居巴黎, 亨利希·海涅的秘书, 马克思一家朋友; 后来经商。——第 49、116—118、123、371、405、409、411 页。
- 赖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 《改革报》编辑; 1848 年是临时政府成员, 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 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 125、169、172、199、203、207、212—214、226、259、281、318、337—340、351、386、404、406、408、500、502、568、569、570、583、595、612 页。
- 赖希, 弗兰茨·约瑟夫 (Reich, Franz Joseph 约生于 1812 年)——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 1851 年流亡美国。——第 376、609 页。
- 赖希黑尔姆 (Reichhelm)——在纽约的德国流亡者, 《纽约国家报》所有人之一。——第 587 页。
- 赖辛巴赫, 爱德华 (Reichenbach, Eduard 1812—1869)——伯爵, 卓越的西里西亚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翼; 1848 年 10 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 后为进步党人。——第 237、348 页。
- 赖辛巴赫, 奥斯卡 (Reichenbach, Oskar 生于 1815 年)——伯爵, 西里西亚的地主;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50 年起侨居英国, 后迁美国。——第 237、337、348、357、611 页。
- 朗道夫 (Landolphe)——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流亡伦敦;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 202、203、205、206、212、216—218、225、230、231、233、235、237、241、571 页。
- 劳埃德, 赛米尔·琼斯, 奥维尔斯顿男爵 (Lloyd, Samuel Jones, Baron of Overstone 1796—1883)——英国银行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 188、192 页。
- 劳茨 (Lautz)——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特利尔的银行家。——第 244 页。
- 勒耳兴 (Löllchen)——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科伦一家啤酒店老板。——第 8 页。
- 勒津, 约翰奈斯 (Rösing, Johannes 生于 1791 年)——不来梅商人, 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1848 年起领导不来梅的民主联合会。——第 152 页。
- 勒鲁, 比埃尔 (Leroux, Pierre 1797—1871)——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41、445、539 页。
- 勒韦, 威廉 (Löwe, Wilhelm 1814—1886) (号称卡耳贝的勒韦 Löwe von Calbe, 因为他是由普鲁士卡耳贝专区选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德国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副议长, 属于左派, 在“残缺”议会迁移到斯图加特后为议长;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1861 年大赦后回到德国, 追随进步党人。——第 401、405、611、612 页。
- * 勒文塔尔 (Löwenthal)——十九世纪四

- 十至五十年代的德国出版商。——第 19、53、379、392、395—398、413、458—459。
- 勒泽尔, 彼得·格尔哈特 (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卷烟工人; 1848—1849 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席;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六年徒刑; 后来追随拉萨尔派。——第 288、290 页。
- 雷登, 弗里德里希·威廉·奥托·路德维希 (Reden, Friedrich Wilhelm Otto Ludwig 1804—1857) ——男爵, 德国统计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第 606 页。
- 雷姆佩尔, 鲁道夫 (Rempel, Rudolph 1815—1868) ——德国企业主,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第 36 页。
- 雷努阿尔, 茹尔 (Renouard, Jules) ——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法国出版商。——第 458 页。
- 雷诺, 乔治·威廉·麦克阿瑟 (Reynolds, George William MacArthur 1814—1879)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雷诺新闻》的出版者。——第 182、214、215 页。
- 雷希施塔特公爵, 约瑟夫·弗朗斯瓦·沙尔·波拿巴 (Reichstad, Francois—Charles—Bonaparte, duc de 1811—1832) ——拿破仑第一和玛丽亚—路易莎之子; 曾被波拿巴派提为法国王位的追求者。——第 441 页。
- 里德尔, 理查 (Riedel, Richard) ——德国裱糊工, 侨居布鲁塞尔, 1847 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 107 页。
- 里什卡, 马丁 (Ryschka, Martin)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伦敦的匈牙利流亡者。——第 547 页。
- 里廷豪森, 摩里茨 (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 ——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曾为《新莱茵报》撰稿, 第一国际会员, 1884 年以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第 318 页。
- 李比希, 尤斯图斯 (Liebig, Justus 1803—1873) ——杰出的德国学者, 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第 380 页。
-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174、237、251、254、297—299、304、310、333、344、358、378、636 页。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 ——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代表之一。——第 175、179、189、190、192、246、277、278 页。
- 李奇, 詹姆斯 (Leach, James)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织布工人, 郎卡郡宪章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1848 年后为改良主义者。——第 181、182、191 页。
-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 (List, Friedrich 1789—1846)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第 11、30、67 页。
- 利埃夫尔, 欧仁 (Lévy, Eugène) ——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侨居美国,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海耳曼·克利盖的拥护者。——第 592 页。

- * 列奥波特一世 (Leopold I 1790—1865) —— 比利时国王 (1831—1865)。——第 86、375、623 页。
- 列曼, 阿尔伯特 (Lehmann, Albert) —— 在伦敦的德国工人, 正义者同盟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是该集团的中央委员。——第 166 页。
- 列曼,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 (Lehmann, August Friedrich Gottlieb 生于 1819 年) —— 德国鞋匠,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同维利希有联系, 因参加 1848—1849 年革命被控为叛国, 1851 年判处死刑, 后改为无期徒刑。——第 383 页。
- * 列斯凯, 卡尔·威廉 (Leske, Karl Wilhelm) —— 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德国书商和出版商。——第 17、28、53、60、76、77、457、471—475、530 页。
-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 ——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中被判处三年徒刑; 1856 年起侨居伦敦;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12 页。
- 林格斯 (Rings, L. W.) ——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伦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171 页。
- 琳蓓 (Lenchen) —— 见德穆特, 海伦。
- 隆格, 约翰奈斯 (Ronge, Johannes 1813—1887) —— 德国教士, “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利用天主教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 81、185、265、276、278、297、337、341、348、385、581、595—597 页。
- 卢布林纳, 路德维克 (Lubliner, Ludwik) —— 波兰革命者, 律师, 1848 年侨居布鲁塞尔。——第 131 页。
- * 卢格, 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1880) —— 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 1866 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10、20、42、88、109、155、169、172、183、185—187、199、205、207、216、217、237、241、242、255、261、265、276、281、296—301、304、311、312、315、322、323、332、333、337—343、348、350—352、399、419—432、434—443、447、456、471、580、581、587—589、594—600、611、612 页。
- 卢普夫, 埃·(Rumpf, E.) —— 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1 年起流亡伦敦, 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344 页。
- 卢梭, 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 —— 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 民主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316、331、334 页。
- 鲁齐乌斯 (Lucius) —— 德国律师和政论家,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证人。——第 280 页。
- 鲁滕堡, 阿道夫 (Rutenberg, Adolf 1808—1869) —— 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1842 年为《莱茵报》编辑部成员; 1866 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 第 20、431、435 页。
- 路德, 马丁 (Luther, Martin 1483—1546) —— 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德国新教 (路德教) 的创始人, 德国市民阶级思想家。—— 第 314 页。
- 路特希尔德, 詹姆斯 (Rothschild, James 1792—1868) —— 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 第 58、60、87、118 页。
- 路特希尔德家族 (Rothschild) —— 金融世家, 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 第 378、384、405 页。
- 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 —— 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 (1830—1848)。—— 第 236、441、491、503 页。
-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奥尔良公爵, 巴黎伯爵 (Louis-Philippe-Albert, duc d'Orléans, comte de Paris 1838—1894) —— 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孙, 法国王位追求者。—— 第 528 页。
- 路易-拿破仑 (Louis-Napoléon) —— 见拿破仑第三。路易十八 (Louis XVIII 1755—1824) —— 法国国王 (1814—1815 和 1815—1824)。—— 第 441 页。
- 罗伯茨, 威廉·普劳廷 (Roberts, William Prowting 1806—1871) —— 英国法学家, 同宪章运动和工联运动有联系。—— 第 164 页。
-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 ——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领袖, 革命政府的首脑 (1793—1794)。—— 第 316、332、334、403 页。
- 罗伯逊 (Robertson) —— 英国宪章主义者, 乔治·朱利安·哈尼的朋友。—— 第 182 页。
- 罗日埃, 沙尔·拉图尔 (Rogier, Charles — Latour 1800—1885) —— 比利时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党人; 1847—1852 年任内务大臣。—— 第 133 页。
- 罗素, 约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 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 第 199、216、620 页。
- 罗泰克, 卡尔 (Rotteck, Karl 1775—1840) ——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第 242 页。
- 罗特, 理查 (Roth, Richard) ——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熟人。—— 第 8 页。
- 罗特耳, 克利斯提安 (Rother, Christian von 1778—1849) ——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财政大臣 (1836—1848)。—— 第 55 页。
- 罗特哈克尔, 威廉 (Rothacker, Wilhelm 1828—1859) —— 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国; 《体操报》编辑之一。—— 第 255 页。
- 洛贝尔图斯, 约翰·卡尔 (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 ——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 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 第 278、588 页。
- 罗兰 (Rollin) —— 见赖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 吕德尔斯, 威廉 (Lüders, Wilhelm) —— 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许多民主派报刊撰稿, 后侨居伦敦。—— 第 337 页。

吕耳, 约·(Rühl, J.)——德国工人,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2)。——第531页。

吕宁, 奥托(Lüning, Otto 1818—1868)——德国医生和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54、138、139、159、161、168、524、553、560、624、634页。

M

马丁·杜·诺尔, 尼古拉·斐迪南(Martin du Nord, Nicolas — Ferdinand 1790—1847)——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1840年起是司法和宗教大臣, 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第93页。

马尔海奈凯, 菲利浦·康拉德(Marheineke, Philipp Konrad 1780—1846)——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 黑格尔派右翼。——第430页。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 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175、176、331页。

马尔滕斯, 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Martens, Joachim Friedrich 约1804—1877)——德国细木工, 正义者同盟盟员,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和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的领导人之一。——第302、336页。

马克思, 埃德加尔(Marx, Edgar 1847—1855)(“穆希”Musch)——马克思的儿子。——第171、282、287、625、630、633、637页。

马克思, 弗兰契斯卡(Marx, Franziska

1851—1852)——马克思的女儿。——第246页。

马克思, 罕丽达(Marx, Henriette 1787—1863)——马克思的母亲。——第233、243—244、440、468、497页。

马克思, 亨利希·格维多(Marx, Heinrich Guido 1849—1850)(“小福克斯”Föxchen)——马克思的儿子。——第162、163、170、540、628、630、631页。

马克思, 劳拉(Marx, Laura 1845—1911)——马克思的二女儿, 1888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第468、625、630—633、637页。

* 马克思, 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父姓冯·韦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马克思的妻子, 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9、21、115、131、136、138、153、157、158、160、162、163、165、170—171、173、183、186、216、243—246、251、256、260、263、269、295、312、346、398、440、441、445、453、457、470、493、496—498、510、525—527、529、531、532、535、537、540、546、560、562、564、588、589、605、607、617、623—626、628—637页。

马克思, 燕妮(Marx, Jenny 1844—1883)——马克思的大女儿, 后为新闻工作者,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 1872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第563、625、630—633、637页。

马拉斯特, 阿尔芒(Marrast, 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领袖之一, 《国民报》编辑; 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 制宪会议议长(1848—1849)。——第74、95、501、503

页。

马 利, 亚 历 山 大 (Marie, Alexandre 1795—1870) ——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48年是临时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部长, 后来是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 第501页。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 356—323) —— 古代著名的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第603页。

马斯特尔斯, 约·威· (Masters, J.W.) —— 伦敦一家酒店老板。—— 第620页。

马 志 尼, 朱 泽 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 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 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在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第169、170、172、173、185、199、207、212、213、239、241、259、269、273、281、282、285、296、304、337—340、351、358、360、386、391、406、570、583、595、596、604、612页。

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 (Maria II da Gloria 1819—1853) —— 葡萄牙女王 (1826—1828 和 1834—1853)。—— 第279页。

麦克法林, 艾琳 (Macfarlane, Helen) —— 革命宪章派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出版的《民主评论》(1849—1850) 和《红色共和党人》(1850) 的积极撰稿人, 她曾把《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 第216、635页。

麦克格雷哥尔, 约翰 (MacGregor, John 1797—1857) —— 英国统计学家, 自由

贸易派, 英国皇家银行的创办人, 并为该行董事之一 (1849—1856), 在统计学方面著作甚多。—— 第606页。

麦克格雷, 菲利浦 (MacGrath, Philipp) —— 宪章运动的活动家,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1848年后为改良主义者。—— 第191页。

麦克库洛赫, 约翰·雷姆赛 (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 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士。—— 第606页。

迈尔, 阿道夫 (Mayer, Adolph) —— 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属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成员。—— 第169页。

迈尔, 爱德华 (Mayer, Eduard) —— 科伦的律师, 《莱茵报》监事会监事。—— 第433页。

迈耶尔 (Meyer) ——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北斐特一家酒店老板。—— 第8页。

迈耶尔, 尤利乌斯 (Meyer, Julius 死于 1867年) —— 威斯特伐里亚的企业主和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第36、467页。

迈因茨, 卡尔·古斯塔夫 (Maynz, Karl Gustav 1812—1882) —— 德国法学家, 布鲁塞尔大学教授,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 第132、135、137—139页。

曼特耳, 乔治·约瑟夫 (Mantle, George Joseph) —— 宪章运动活动家, 1851年为曼彻斯特宪章派代表会议和伦敦宪章派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191页。

曼托伊费尔, 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 ——

男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贵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内务大臣 (1848—1850), 首相和外交大臣 (1850—1858)。——第323页。

梅利奈, 弗朗斯瓦 (Mellinet, Fracois 1768—1852) ——比利时将军, 法国人, 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名誉主席, 里斯康士案件的被告之一, 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三十年徒刑; 1849年9月被赦免。——第99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德维克 (Mieroslawski, Ludwik 1814—1878) ——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 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曾领导1848年波兹南起义, 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 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 1863年波兰起义初期指挥起义军, 后流亡法国。——第542页。

梅涅尼·阿格利巴 (Menenius Agrippa 死于公元前493年) ——古罗马的贵族。——第323页。

梅特涅, 克雷门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 ——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分子;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168、592页。

梅因, 爱德华 (Meyen, Eduard 1812—1870) ——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20、159、276、277、279、281、323、332、337、338、342、349、388、430、435—437、586、594、611、613页。

蒙塔郎贝尔, 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奥尔良党人, 天主教党的首领;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 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第208页。

蒙特库库利, 雷蒙德 (Montecucculi, Raymond 1609—1681) ——奥地利统帅和军事著作家, 写有许多军事著作。——第577页。

孟戴斯, 洛拉 (Montez Lola 1818—1861) ——著名的冒险家, 芭蕾舞女演员, 1846—1848年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宠姬; 国王退位以后侨居伦敦, 1851年侨居美国。——第90、92、394页。

弥勒—捷列林格, 阿马利亚 (Müller—Tellerling, Amalie) ——德国演员, 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的妻子。——第511、518页。

* 弥勒—捷列林格, 爱德华 (Müller—Tellerling, Eduard 1816, 5' SS Ⅱ von 约生于1808年) ——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18—1849年为《莱茵报》撰稿,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在刊物上恶毒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2年侨居美国。——第180、186、510—511、517—518、544、546、547、549—550、555页。

弥勒, 威廉 (Müller, Wilhelm 1816—1873) (笔名科尼希斯文特尔的沃尔弗干格·弥勒 Wolfgang Müller von Königswinter) ——德国诗人, 四十年代是杜塞尔多夫的医生。——第8、23页。

米尔巴赫, 奥托 (Mirbach, Otto) ——退伍的普鲁士炮兵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卫戍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229页。

米凯尔，约翰 (Miquel, Johannes 1828—1901) ——德国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265、272、293、296、300、302、305、306页。

米涅，弗朗斯瓦·奥古斯特·玛丽 (Mignet, Francois—Auguste—Marie 1796—1884) ——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94页。

米希勒，茹尔 (Michelet, Jules 1798—1874) ——著名的法国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许多法国历史著作；1848年因民主主义和反教权主义观点而被剥夺任教权利。——第127页。

米歇尔，路易·克里佐斯托 (Michel, Louis—Chrysostome 1797—1853)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立法会议员 (1849—1851)，属于山岳党。——第351页。

摩莱里 (Morelly) ——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第28页。

莫尔，约瑟夫 (Moll, Joseph 1813—1849)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7—9月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年科伦九月事件后流亡伦敦，不久改名回到德国，在各地进行宣传鼓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牟尔克城战役中牺牲。——第135、625页。

莫腊斯 (Moras) ——德国流亡者，1847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98—100、106页。

莫利科伊，普· (Molikoy, P.) (正文中为：莫利纳里) ——匈牙利侨民，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伦敦匈牙利民主协会会员。——第169、172页。

莫利纳里——见莫利科伊。

莫罗·德·若奈，亚历山大 (Moreau de Jonnès, Alexandre 1778—1870) ——法国经济学家，写有许多统计学方面的著作。——第606页。

莫伊勒，海尔曼 (Mäurer, German 1813—约1882) ——德国民主派作家，流亡者联盟盟员，后为正义者同盟盟员。——第37、51、69、90、445—448页。

莫扎特，沃尔夫干格·亚马多 (Mozart, Wolfgang A madeus 1756—1791) ——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88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第188页。

N

拿破仑第一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 (1804—1814和1815)。——第223、243、250、251、253、257、258、267、272、370、375、401—404、412、441、576页。

拿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法国皇帝 (1852—1870)。——第200、208、213、

278、282、284、288、318、383、384、386、387、402—404、406—408、411、412、414、415、528、620页。

纳皮尔, 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 (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 ——英国将军和军事史学家,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 (1808—1814) 的参加者。——第223、236、254、577页。

* 瑙特, 斯蒂凡·阿道夫 (Naut, Stephan Adolf) ——科伦商人, 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第28、152、523、532、548、549、552、554、560、631、634、635页。

瑙威尔克, 卡尔 (Nauwerck, Karl 1810—1891) ——德国政论家, 曾参加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人”小组。——第20页。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俄国皇帝 (1825—1855)。——第167、168、276、364页。

诺特荣克, 彼得 (Nothjung, Peter 1823左右—1866) ——德国裁缝,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六年徒刑。——第287、302、336页。

诺伊贝格, 菲力浦 (Neubeck, Philipp)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因兹的德国教员。——第128、143页。

诺伊豪斯 (Neuhaus) ——绍林吉亚的医生, 1849年是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指挥官。——第259页。

O

欧门, 安东 (Ermen, Anton) ——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506页。

欧门, 彼得 (皮特) (Ermen, Peter

(Pitt)) ——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173、245、294、309、407、565、566页。

欧门, 哥特弗利德 (Ermen, Gottfried) ——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294、565、566页。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28、173、281页。

P

* 帕迪贡, 弗·(Pardigon, F.) ——法国社会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侨居英国, 五十年代初为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第556页。

帕拉福克斯—伊—梅耳西, 霍塞 (Palafox y Melci, José 1776—1847) ——西班牙将军, 独立战争的参加者 (1808—1814), 领导过萨拉哥沙保卫战 (1808—1809)。——第240页。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1、1835—1841和1846—1851), 内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和1859—1865)。——第159、208、246、269、506、620页。

帕索斯, 曼努埃尔 (Passos, Manuel da Silva 1801—1862) ——葡萄牙政治活动家, 自由资产阶级左翼领袖之一。——第279页。

佩茨累尔, 约翰 (Petzler, Johann)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音乐教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

第337页。

佩蒂, 约翰 (Pettie, John) —— 英国宪章主义者, “民主派兄弟协会” 成员。—— 第391页。

佩列林, 让 (Pellering, Jean 1817—1877) —— 比利时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 鞋匠。—— 第100、102、131页。

佩托, 赛米尔·摩尔顿 (Peto, Samuel Morton 1809—1889) —— 英国企业主, 从事铁路建筑; 议会议员, 自由党人; 1866年公司破产后脱离社会活动。—— 第200页。

配第, 威廉 (Petty, William 1623—1687) —— 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始祖。—— 第176、396页。

蓬佩里, 爱德华·德 (Pompery, Edouard de 1812—1895) —— 法国作家和政论家, 三十至四十年代为傅立叶主义的拥护者和宣传者。—— 第451页。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 (皮尔派) 的领袖 曾任内务大臣 (1822—1827和1828—1830), 首相 (1834—1835、1841—1846), 在自由派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 (1846)。—— 第254页。

皮佩尔, 威廉 (Pieper, Wilhelm 约生于1826年) —— 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侨居伦敦; 1850—1853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 第184、188、206、218、225—230、232、241、244、262、263、265、269、270、272、274、310、378、381、384、385、388、392、395、397—400、405—407、409、412、564、569、571、583页。

皮特 (小皮特), 威廉 (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任首相 (1783—1801 和 1804—1806)。—— 第158页。

皮特曼, 海尔曼 (Püttmann, Hermann 1811—1894) —— 德国激进派诗人和新闻工作者,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第17、23、24、30、54、56、76、78、83、87—89、457页。

品托, 伊萨克 (Pinto, Isaac 1715—1787) —— 荷兰的大证券交易商, 经济学家。—— 第581页。

*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 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1848年为制宪议会议员。—— 第37、46—48、57、68、70—72、76、84、87、88、109、129、148、172、173、246、312、314、316—322、324—335、346、352、356、360、379、382、389、391—397、406、409、451、464—466、476—488、497、524、539、564、618页。

普尔斯基, 费伦茨 (弗兰齐舍克) (Pul-szky, Ferencz 1814—1897) ——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作家和考古学家; 波兰人,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 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 议会议员 (1867—1876和1884—1897)。—— 第547页。

普菲茨纳 (Pützner) —— 德国律师, 《莱茵报》的德勒斯顿通讯员。—— 第442页。

普芬德, 卡尔 (Pfänder, Karl 1818—1876) ——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

家, 画家, 1845年起侨居伦敦,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7和1870—187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64、166、169、183、184、381、557页。

普拉兰, 舒瓦泽尔公爵夫人 (Praslin, duchesse de Choiseul 1807—1847) ——舒瓦泽尔公爵沙尔·普拉兰的妻子。——第111页。

普拉兰, 沙尔, 舒瓦泽尔公爵 (Praslin, Charles, duc de Choiseul 1805—1847) ——法国贵族; 关于他谋杀妻子事件的审判于1847年举行。——第110、111、131页。

普拉斯曼 (Plasman)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科伦一家公司的老板。——第146、152、518页。

普莱斯, 理查 (Price, Richard 1723—1791) ——英国激进派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学家。——第330页。

普鲁茨, 罗伯特 (Prutz, Robert 1816—1872) ——德国诗人, 政论家和文学史家, 资产阶级自由派; 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第442页。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Q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 ——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编辑之一, 《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35、163、164、171、181、182、191、205、214、215、218、225、226、229、231、232、242、265、312、314、384、

399、584、614、625页。

屈特曼 (Küttmann)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出版商。——第67、82、87、91、92页。

R

日果, 菲力浦 (Gigot, Philippe 1820—1860) ——比利时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四十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78、97、103、108、126、131、132、135—137、139、140、145、146、464—466、468页。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 ——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and 政治活动家, 三十至六十年代 (断续地) 担任《新闻报》编辑, 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 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 在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立法会议员 (1850—1851),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278、282、284、346、351、386、387页。

荣克, 格奥尔格 (Jung, Georg 1814—1886) ——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之一;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翼。——第10、22、424、432、457、545页。

荣克, 亚历山大 (Jung, Alexander 1799—1884) ——德国作家, 文学史家, 政论家, 接近“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第432页。

茹安维尔亲王, 弗朗斯瓦·斐迪南·菲力浦·路易·玛丽, 奥尔良公爵 (Joinville, Franç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 ——路易·菲力浦之子,

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国。——第503页。

若米尼, 昂利 (Jomini, Henri 1779—1869) ——将军, 初在法军中供职, 后在俄军中供职, 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 写有许多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 瑞士人。——第578页。

* 若特兰, 律西安·列奥波特 (Jottrand, Lucien—Léopold 1804—1877) ——比利时时法学家和政论家, 四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席。——第99、101、102、106—108、131、133、137、494页。

S

萨耳达尼亚公爵, 茹安·卡卢什 (Saldanha, João Carlos, Duques de 1791—1876) ——葡萄牙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 元帅, 五十年代起是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首领, 首相 (1847—1849、1851—1856和1870)。——第279页。

萨朗, 贝尔纳 (Sarrans, Bernard 1795—1874) ——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第199页。

萨瓦里, 安·让·玛丽·勒奈, 罗维戈公爵 (Savary, Anne—Jean—Marie—René, duc de Rovigo 1774—1833) ——法国将军, 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警务大臣 (1810—1814), 阿尔及利亚总督 (1831—1833)。——第257、258页。

萨宗诺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Саз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5—1862) ——俄国新闻工作者, 自由主义者, 四十年代初流亡国外, 为各种杂志和报纸撰

稿。——第378、379、382页。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 米格尔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 ——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309页。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伟大的英国作家。——第115、202、405页。

沙贝利茨 (Schabelitz) ——瑞士出版商和书商, 雅科布·沙贝利茨的父亲。——第532—534、541页。

* 沙贝利茨, 雅科布 (Schabelitz, Jakob 1827—1899) ——瑞士出版商和书商, 资产阶级激进派; 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第184、316、338、339、349、532—534、541—543页。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1812—187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年2—5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135、168、169、171、202—206、213、225、226、231、233、240、241、255、263、292、297、304、344、345、347、355、361、370、377、394、400、405、413、526、568—571、580—586、588、589、593、624、636页。

沙赛, 罗伯特 (Southey, Robert 1774—1843) ——英国诗人和作家, 托利党人。——第223页。

沙伊德勒 (Scheidler)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普鲁士石印通讯》的编辑。——第

338页。

尚加尔涅, 尼古拉·安·德奥杜尔 (Changarnier, 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 ——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保皇派;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1848年6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 曾参加驱散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游行, 1851年被逐出法国。——第278、282、284、383、386、387、401、402页。

舍耳歇, 维克多 (Schoelcher, Victor 1804—1893)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左派共和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第351页。

申克 (Schenk) ——普鲁士官吏, 五十年代初为科伦市副市长。——第259页。

圣茹斯特, 路易·安都昂 (Saint—Just, Louis—Antoine 1767—1794)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的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第403页。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41、279、334页。

施蒂纳, 麦克斯 (Stirner, Max 1806—1856) (卡斯巴尔·施米特 Caspar Schmidt 的笔名) ——德国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第11—14、16、20、88、91、306、310、328、346、455页。

施拉姆, 康拉德 (Schramm, Konrad 1822左右—1858)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年起流亡伦敦, 《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

论》的发行负责人,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63—166、170、174、183、186、188、191、203、218、219、225、226、228、229—235、240、241、262、269、275、310、311、313、316、358、361、365、371、372、376、381、394、544、545、569、571、583、627、628、631、636页。

施拉姆, 鲁道夫 (Schramm, Rudolf 1813—1882) ——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普鲁士国民会议员, 属于左翼, 革命后流亡英国; 反对马克思; 六十年代时拥护俾斯麦; 康拉德·施拉姆的哥哥。——第163、165、186、216、236、237、311、316、342—344、348、555、588页。

施累费尔, 约翰·米哈埃尔 (Schlaepfer, Johann Michael 1822—1885) ——瑞士出版商。——第82、87、92页。

施略费尔, 古斯塔夫·阿道夫 (Schlöffel, Gustav Adolf 1828—1849) ——德国大学生和新闻工作者, 革命者, 德国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在战斗中阵亡。——第515页。

施米特 (Schmidt) ——铁路列车员。——第384页。

施米特, 西蒙 (Schmidt, Simon) ——德国制革工人, 正义者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魏特林的拥护者。——第44页。

施莫耳策, 卡尔·亨利希 (Schmolze, Karl Heinrich 1823—1859) ——德国漫画家和诗人;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第337页。

施纳克, 弗里德里希 (Schnake, Friedrich) ——德国新闻工作者,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第142页。

施瑙费尔, 卡尔·亨利希 (Schnauffer, Karl Heinrich 1823—1854) ——德国诗人和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255页。

施泰翰, 哥特利勃·路德维希 (Stechan, Gottlieb Ludwig 约生于1814年) ——汉诺威的细木工,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51年12月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从1852年1月起领导伦敦工人协会。——第370、371、377、385、390、400页。

施坦道, 尤利乌斯 (Standau, Julius) ——德国教师, 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俾尔 (瑞士) 军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 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第513页。

施坦普弗利, 雅科布 (Stämpfli, Jakob 1820—1879) ——瑞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 激进派; 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是《伯尔尼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瑞士联邦总统 (1856、1859和1862)。——第152页。

施特赫利 (Stehely) ——柏林一家糖果点心店老板。这家店铺是“自由人”小组的成员聚会的地方。——第20页。

施特罗特曼, 阿道夫 (Strodtmann, Adolph 1829—1879) ——德国作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50年侨居国外, 金克尔传记作者。——第337、597页。

施特吕克尔, 弗·维· (Strücker, F. W.) ——恩格斯青年时期在爱北斐特

的朋友。——第8、9、15页。

* 施梯伯, 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 ——普鲁士警官, 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 (1850—1860), 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 (1852) 的策划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第269、514、515页。

施梯勒, 阿道夫 (Stieler, Adolf 1775—1836) ——著名的德国地图学家。——第578、591页。

施提贝耳 (Stiebel) ——马克思在伦敦的债主。——第243、557页。

施图普, 亨利希·约瑟夫 (Stupp, Heinrich Joseph) ——普鲁士官吏, 教权派;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翼; 五十年代初为科伦市长。——第259、267页。

施土克, 卡尔·弗里德里希 (Stucke, Karl Friedrich 1800—1871) ——德国医生, 《莱茵报》监事会监事。——第440、441页。

施土姆普弗, 保尔 (Stumpf, Paul 1827左右—1913)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人; 1847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第一国际会员,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1867) 代表,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第128、370页。

施维格勒, 阿尔伯特 (Schwegler, Albert 1819—1857) ——德国神学家、哲学家、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第442页。

叔尔茨, 卡尔 (Schurz, Karl 1829—1906)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流亡瑞士, 后为美国国家活动家。——第337、338、342、377、388、597、

611、613、614页。

* 舒贝特, 尤利乌斯(Schuberth, Julius) ——德国出版商, 1850年在汉堡出版《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184、548、549、552、564、635页。

舒耳茨, 路易(Schulz, Louis) ——科伦商人,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第145、146、296、300、301、307页。

* 舒斯泰尔, 泰奥多尔(Schuster, Theodor) ——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西斯蒙第的追随者; 三十年代是流亡者联盟的领导者之一; 四十年代脱离社会主义并成为德国“和平进步”的拥护者; 五十年代曾给德国流亡者物质帮助。——第238、358、361、557、563、583、594页。

司徒卢威, 阿马利亚(Struve, Amalie 死于1862年) ——1818—1849年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是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的妻子。——第255页。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Struve, Gustav 1805—1870)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记者; 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83、216、237、242、255、336、542、554、555、575、595、596、627、628页。

斯蒂文斯(Stevens) ——英国纵帆船“康沃耳钻石号”船长, 1849年恩格斯曾乘该船由热那亚到伦敦。——第536页。

斯密, 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 ——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

246、480页。

斯皮特霍恩, 沙尔·路易(Spilthoorn, Charles—Louis 1804—1872) ——比利时律师, 民主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 根特民主协会主席。——第100页。

斯坦利——见得比伯爵,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

斯图亚特, 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第396页。

苏尔特, 尼古拉·让(Soult, Nicolas—Jean 1769—1851) ——法国元帅和国家活动家, 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 曾任首相(1832—1834、1839—1840和1840—1847)。——第503页。

T

泰霍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Techow, Gustav Adolf 1813—1893) ——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柏林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2年迁居澳大利亚。——第337、339、342、348、365—369、371—375、406、611、613页。

泰西埃·杜·莫太(Tessier du Mo—thay) ——法国社会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流亡伦敦, 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会员。——第212、214页。

汤普逊, 托马斯·培伦涅特(Thompson, Thomas Perronet 1783—1869)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庸俗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派。——第159页。

陶森瑙, 卡尔 (Tausenau, Karl 1808—1873) ——奥地利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左翼的著名代表, 1848年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首脑; 1849年起流亡伦敦。——第205、236、337—342、594页。

特德斯科, 维克多 (Tedesco, Victor 1821—1897) ——比利时律师, 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工人运动参加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创始人之一; 1847—1848年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 里斯康士案件的被告, 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三十年徒刑, 1854年被释放。——第117、120、133、138页。

* 特留茨什列尔, 威廉·阿道夫 (Trützschler, Wilhelm Adolph 1818—1849) ——德国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极左派, 中央三月同盟的领导者之一; 因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被普军枪杀。——第516页。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首相 (1836、1840); 1848年为制宪议会议员, 1849—1851年为立法议会议员, 奥尔良党人; 共和国总统 (1871—1873),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74、86、118、223、258、284、401、402、528、578页。

梯叶里 (Thierry) ——法国流亡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为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会员。——第169页。

梯叶里, 奥古斯丹 (Thierry, Augustin 1795—1856) ——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94页。

提梅 (Thieme)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哈根的出版者。——第17页。

图克, 托马斯 (Tooke, Thomas 1774—1858)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追随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 抨击了李嘉图的货币论。——第193、606页。

托尔斯泰, 格里哥里·米哈伊洛维奇 (Толстой, 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08—1871) ——俄国地主, 自由主义者, 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的熟人。——第49、60、86、496页。

托尔斯泰, 雅科布·尼古拉也维奇 (Толстой, Яко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1—1867) ——在巴黎的俄国侨民, 1837年起为沙皇政府的密探。——第48、49、60页。

托马, 克列芒 (Thomas, Clément 1809—1871) ——法国政治活动家, 将军,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国民报》出版者之一, 1848年革命时期为《国民报》的临时编辑;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议员, 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 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 (1870年11月—1871年2月), 背叛地破坏城防; 1871年3月18日被起义士兵枪决。——第74页。

托米斯 (Thomis) ——1847年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第102—104页。

W

瓦茨, 约翰 (Watts, John 1818—1887) ——英国政论家, 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的信徒; 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第48、172—173、201、335、336、590页。

瓦尔德克, 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

- (W 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1802—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职业是律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之一;后为进步党人。——第306页。
- 瓦尔斯基罗斯基,孔斯特 (W arskiroski, Konst)——波兰流亡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伦敦波兰民主支部常设委员会委员。——第169页。
- 瓦耳特尔,弗里德里希 (W althr, Friedrich 生于1810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四十年代中追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利尔日报》的编辑(1846—1851)和发行人。——第58页。
- 瓦 劳, 卡 尔 (W allau, Karl 1823—1877)——在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1848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美国兹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后来是美国兹市长。——第99—101、103—105、107、135、625页。
- 威尔海米,弗兰茨 (W ilhelmi, Franz)——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90页。威廉一世 (W 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259页。
-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 (W 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英军;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第223、253、254、267、273页。
-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冯 (W estpha-len, Edgar von 1819—约1890)——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1846年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第8、96、243、607页。
-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 (W 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反动分子;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第259、276、425、602页。
- 威斯特华伦,卡洛琳·冯 (W estphalen, Karoline von 死于1856年)——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母亲。——第243、441、453、607页。
-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 (W estphalen, Ludwig von 1770—1842)——特利尔的枢密顾问,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父亲。——第420、421页。
- 韦尔凯尔,卡尔·泰奥多尔 (W 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学家,自由派政论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242页。
- 维贝尔,格奥尔格 (W eber, Georg)——德国医生,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民主主义运动活动家;《前进报》的撰稿人;基尔通讯委员会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四十年代的朋友;五十年代侨居美国,后回到德国。——第55页。
- 维达尔,弗朗斯瓦 (V idal, Francois 1814—1872)——法国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书记,立法会议员(1850—1851)。——第123页。
- 维迪尔,茹尔 (V idil, Jules)——法国军官,社会主义者,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

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发生联系。——第169、226、237—239、241、570、584、585页。

维多利亚 (Victoria 1819—1901) —— 英国女王 (1837—1901)。—— 第382页。

维尔特, 格奥尔格 (Wertheim, Georg 1822—1856) —— 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02、106、124、140、145、157、187、191、234、235、261、301、304、335、346、377、381、385、386、389—391、395、414、489、519、539、542、544、586、591、608、618页。

维干德, 奥托 (Wigand, Otto 1795—1870) —— 德国的出版商和书商; 在莱比锡开有书店, 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第11、26、28、42、60、419、420、472页。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V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 —— 撒丁国王 (1849—1861), 意大利国王 (1861—1878)。—— 第375页。

维利森, 威廉 (Willisen, Wilhelm 1790—1879) ——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 1848年任王室驻波兹南专员, 1850年统率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军队对丹麦作战。—— 第577页。

维利希, 奥古斯特 (Willich, August 1810—1878) —— 普鲁士军官, 因政治信仰退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是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3年侨居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32、138、157、168

、169、171、183、201—205、207、218、219、226、231、233、235、239—241、255、262、267、277、279—283、292、297、304、324、332、337—340、343—349、357、360—362、365、370、372、373、376、377、385、386、390、400、405、525、526、530、533、534、536、539、544、550、558、567—571、579—586、588、589、593、594、597、599、600、611、613、635页。

维隆, 路易·德吉烈 (Véron, Louis-Désiré 1798—1867) —— 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1848年前为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 第386页。

维斯 (Wiss, C.) —— 德国医生和新闻记者, 青年黑格尔分子,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起侨居美国; 金克尔的拥护者。—— 第398页。

维特豪斯 (Wiethaus) —— 普鲁士官吏, 1842年底至1843年初是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查官。—— 第438页。

魏德迈, 路易莎 (Weydemeyer, Louise) —— 约瑟夫·魏德迈的妻子。—— 第469、531、532、535、540、546、551、553、559、564、589、605、607、617、625、628、629、633、635页。

* 魏德迈, 约瑟夫 (Weydemeyer, Joseph-1818—1866) —— 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1846—1847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 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新德意志报》责任编辑之一 (1849—1850); 革命失败后, 流亡美国,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 他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36、53、59、170、252、291、301、312—314、332、376、391、400、413—415、466—469、473、523—525、530—532、534—535、538—540、546、551、553—555、557、559—560、563—564、575—582、587—594、603—609、617—620、624—625、627—635、637页。

魏尔, 亚历山大 (Weill, Alexandre 1811—1899) ——德国新闻记者,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四十年代侨居法国。——第38、39、447页。

魏斯, 齐格弗里特 (Weiss, Siegfried 生于1822年) ——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190页。

魏斯, 泰奥多尔 (Weiß, Theodor 1813—1890) ——奥地利官吏, 五十年代是维也纳警察局长。——第376页。

魏特林, 威廉 (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 ——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职业是裁缝。——第41、44、51、67、68、73、76、77、80、217、255、619页。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 (Vauban, Sébastien le Pêtre 1633—1707) ——法国元帅, 军事工程师, 著有许多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第576页。

沃尔弗, 斐迪南 (Wolff, Ferdinand 1812—1895) (“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olff) ——德国政论家, 1846—1847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国外;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 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103—106、126、157、159、174、203、227、233、237、241、316、

377、382、401、539、542、544、586、617、636页。

* 沃尔弗, 威廉 (Wolff, Wilhelm 1809—1864) (鲁普斯 Lupus)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 职业是教员, 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96、99、100、102、106、113、118、124、126、132、135、157、159、161、222、254、257、260、266、282、297—299、304、310、311、314、324、335、336、348、371、398、399、414、519、520、542、572—575、579、583、587、590—591、600、603、607—609、617、625页。

沃拉贝耳, 阿希尔·德 (Vaulabelle, Achille de 1799—1879) ——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48—1849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和卡芬雅克内阁的教育部长。——第94、95页。

乌尔麦尔, 约翰 (Ulmer, Johann) ——德国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300、341—344、370页。乌滕霍芬 (Utenhove 死于1849年) ——普鲁士军官, 以自己的反动观点而出名; 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时被杀死。——第521页。

X

西蒙尼, 艾尔纽 (Simonyi, Ernő 1821—

1882)——匈牙利政治活动家,曾参加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伦敦匈牙利民主协会委员。——第169、172页。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236页。

希尔(Hill)——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职员。——第247、248、566页。

希尔施,威廉(Hirsch, Wilhelm)——汉堡的店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警探。——第400页。

希奈,利·阿·(Hine, L. A.)——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美国。——第190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第51、378、437页。

席利,维克多(Schily, Victor 1810—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律师,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第一国际会员。——第526页。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历山大(Schimmel-Pfennig, Alexander 1824—1865)——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255、280、282、283、337、340、343、611—613页。

谢尔策尔,安得列阿斯(Scherzer, Andreas 1807—1879)——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为属于维利希—

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的成员,所谓1852年2月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后流亡英国,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新时代》出版者和《人民报》撰稿人。——第136页。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1775—185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客观唯心主义者;后来成为科学的凶恶敌人,宗教的拥护者。——第427、428、444—445页。

谢特奈尔,奥古斯特(Schärttner, August)——海瑙的制桶匠,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流亡伦敦,开设小酒店,酒店成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第169、300、337、385、405、593页。

许茨(Schütz)——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巴登临时政府驻巴黎代表;后流亡英国。——第154—155页。

许列尔(Schüller)——杜塞尔多夫的德国出版商。——第392页。

许纳拜恩,弗·符(Hühnerbein, F. W.)——德国共产主义者,职业是裁缝;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委员。——第144、229页。

雪莱,派尔希·毕希(Shelley, Percy Bysshe 1792—1822)——杰出的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第23页。

Y

雅科比,阿伯拉罕(Jacobi, Abra-

ham1830—1919)——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但因被控“侮辱国王陛下”而继续被监禁;1853年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在美国的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在美国好几家医学院任教授和院长,写有许多医学著作。——第291页。

雅科比,约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翼;七十年代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第108、306页。

亚当(Adam)——法国制革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的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1850年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第169、171、202、212页。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258页。

耶尼(Jenni)——瑞士政论家,激进主义者,伯尔尼幽默报纸《全景》的编辑。——第78页。

伊曼特,彼得(Imandt, Peter)——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519页。

尤利乌斯,古斯塔夫(Julius, Gustav 1810—1851)——律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52、55、217、236、237、312、324、602页。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

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约60—140)——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204页。

约翰斯顿,亚历山大·基特(Johnston, Alexander Keith 1804—1871)——英国旅行家,地理学家和制图家。——第380页。

约翰斯顿,詹姆斯·芬莱·威尔(Johnston, James Finley Weir 1796—1855)——英国化学家,写有许多农业化学方面的著作。——第380页。

云格,阿道夫·弗里德里希(Junge, Adolph Friedrich)——德国工人,正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之一,1847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46、47、58、71、74、79、89、90、103、104、107页。

Z

载勒尔,塞巴斯提安(Seiler, Sebastian)——德国政论家,1846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流亡伦敦。——第43、98、99、101、102、106、113、118、135、163、165、166、236、244、470、544、588页。

赞德库耳(Sandkuhl)——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布鲁塞尔的德国侨民。——第98、104页。

泽耳(Seel)——德国讽刺画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的熟人。——第8页。

泽米希,弗里德里希·海耳曼(Semmig, Friedrich Hermann 1820—1897)——德国作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第88、89页。

泽姆佩尔,哥特弗利德(Semper, Gottfried 1803—1879)——德国建筑师,

德勒斯顿1849年五月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1851—1855年侨居伦敦。——第348页。

扎克，卡尔·亨利希（Sack, Karl Heinrich 1789—1875）——德国新教神学家，波恩的教授。——第427页。

扎累夫斯基，康斯坦丁（Zalewski, Konstantin）——波兰流亡者，1847年布鲁

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102页。

扎瓦什凯维奇，列奥波特（Sawaszkiwicz, Leopold）——波兰流亡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住在巴黎，五十年代是伦敦波兰民主派支部常设委员会委员。——第169、172页。

詹姆斯一世（James I 1566—1625）——英国国王（1603—1625）。——第57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多尼斯——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植物生死的神，为一美少年，是掌管生长繁殖的女神的情人。——第190、581页。

阿塔·特洛尔——熊，海涅同名讽刺诗中的主角。——第183页。

B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第391页。

波扎侯爵——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一个企图影响暴君的、高尚的、有自由思想的内侍官。——第437页。

C

查拉斯特罗——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角色。——第88页。

H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

的功绩著称。——第131页。

赫克脱——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奋不顾身的保卫者；同替亡友报仇的阿基里斯决斗时战死。——第349页。

J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第243、330、385、452页。

加略人犹大——据圣经说，是十二使徒之一，为了三十块银币出卖了自己的老师耶稣。犹大这一名字后来就成为叛卖与变节的象征。——第598页。

K

克拉普林斯基——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 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构成的。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第406、412、413页。

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中的 人物。——第204页。

L

勒达——希腊神话中的斯巴达王后，为宙斯所爱，宙斯化形为天鹅与勒达接近，后来勒达生下两蛋，即英雄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第422页。

M

摩西——据圣经说，摩西是从埃及法老的迫害下解救了古犹太人的先知（《出埃及记》）。——第362页。

穆尔，卡尔——席勒的剧本《强盗》中的主人公。——第51页。

Q

齐格弗里特——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主人公之一，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主人公之一。——第126、127页。

S

撒非喇——据圣经说，是亚拿尼亚的妻子，她也知道亚拿尼亚私自留下一部分钱不交给使徒。——第73页。

桑科·判扎——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唐·吉珂德的侍从。——第309页。

瑟息替斯——《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希腊战士，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一个乖戾而又尖酸刻薄的驼背瘸子，叙事诗第二章中说到他诋毁了希腊军队的首领而遭到奥德赛的毒打。——第427页。

施洗约翰——传说中的人物，据《新约全书》记载，是耶稣的先驱，在耶稣传教以前，即劝人悔改，在约旦河中为人施洗。——第385页。

T

塔克——僧侣，英国民间叙事诗《罗宾汉》中的主人公。——第166页。

塔普曼——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第262、265、270、398页。

W

文克里特，阿尔诺德——半传奇式的瑞士军人，反对奥地利压迫的解放战争的参加者；相传在1386年6月9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在森帕赫城下作战时，他舍身杀敌使瑞士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第216、281页。

乌利亚——圣经中的人物，大卫王的勇士，大卫王派乌利亚随统帅约押出战，要约押在作战时把他放在最危险的地方，以便除去他后霸占他的妻子拔示巴。——第371页。

X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之一；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第396页。

Y

亚拿尼亚——据圣经说，他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一部分不交给使徒，因此而死。——第73页。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经中的人物，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号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使耶利哥城墙塌陷。——第362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82—284页）。

—Die Schutzzöllner, die Freihandelsmänner und die arbeitende Klasse.

载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两篇演说》1848年哈姆版。——第110、112、116—118、119页。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2—356页）。

—Die moralisierende Kritik und die kritisierende Moral. Beitrag zur deutschen Kulturgeschichte. Gegen Carl Heinzen.

载于1847年10月28、31日和11月11、18、25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6、87、90、92、94号。——第115、608页。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5—96页）。

—Die Verhandlungen des 6. rheinischen Landtags. Erster Artikel. Debatten über Pressfreiheit und Publication der Landständischen Verhandlungen.

载于1842年5月5、8、10、12、15、19日《莱茵报》第125、128、130、132、135、139号附刊——第426页。

《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7—106页）。

—Das philosophische Manifest der historischen Rechtsschule.

载于1842年8月9日《莱茵报》第221号附刊。——第425页。

《给〈改革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5—57页）。

载于1848年3月8日《改革报》。——第134页。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
- Lohnarbeit und Kapital.
载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新莱茵报》第264—267和269号。——第530页。
-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
- 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 prononcé à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 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 [Bruxelles, 1848]. ——第130、539页。
-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45—404页)。——第421、424页。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2—467页)。
-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
载于《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1分卷和第2分卷。——第430页。
- 《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07—129页)。
- Der leitende Artikel in No. 179 der Kölnischen Zeitung.
载于1842年7月10、12、14日《莱茵报》第191、193、195各号附刊。——第429页。
-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86—209页)。
- Das Verbot der Leipziger Allge-meinen Zeitung für den preussischen Staat.
载于1843年1月1、4、6、8、10、13、16日《莱茵报》第1、4、6、8、10、13、16号。——第438—439页。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
-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éon.
载于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第1期。——第617、637页。
- 《马克思文集》(Marx, K. Gesammelte Aufsätze) 1851年科伦版第1分册。——第184、261、276、602页。
-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10—243页)。
- Rechtfertigung des Korrespondenten von der Mosel.
载于1843年1月15、17、18、19、20日《莱茵报》第15、17、18、19、20号。——第438页。
-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31页)。
- Bemerkungen über die neueste preussische Censurinstruction.
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论文集》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419、421页。
- 《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6页)。
- Erklärung.
载于1851年10月9日《科伦日报》第242号。——第376页。
- * 《〈新莱茵报〉复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93页)。

- 载于1848年10月12日《新莱茵报》第114号。——第147页。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
- 1848bis 1850.
-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和5—6期。——第335页。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1847.
- 第88、91、92、101、109、110、116、118、123、129、148、335、392、396、493、497、524、564页。
- 《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0页）。
- Erklärung. An den Redakteur der 《Neuen Deutschen Zeitung》.
- 载于1850年7月4日《新德意志报》第158号。——第560页。
-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18—146页）。
- Die Bourgeoisie und die Cont — rerevolution.
- 载于1848年12月10、15、16和31日《新莱茵报》第165、169、170和183号。——第608页。
- 弗·恩格斯
- *《比利时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61—562页）。——第139页。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115页）。
- Germany. Revolution and Counter — Revolution.
- 载于1851年10月25、28日，11月6、7、12、28日，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19日，4月9、17、2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32—334、336、346、356、358—360、372、398、404、617、618页。
- *《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65页）。——第92、95、97页。
-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
- 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 — Campaigne.
-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期。——第157、532、534、541、542、549、554页。
- *《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0卷第5—34页）。——第382、389、391、394、397页。
- 《〈改革报〉和〈国民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20—422页）。
- Die Réforme und der National.
- 载于1847年12月30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104号。——第125页。
-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49—554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ern Star》.
- 载于1848年3月25日《北极星报》

- 第544号。——第133页。
-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3—54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Times》.——第232、234页。
- 《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57—374页)。
- Grunds tze des Kommunismus.
——第114、123页。
-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97—315页)。
- Die Kommunisten und Karl Heinzen.
载于1847年10月3、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第102、608页。
- 《国民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98—116页)。
- DerNationalrat.
载于1848年12月10日《新莱茵报》第165号增刊。——第148页。
- 《〈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62—368页)。
- Die《Kölnische Zeitung》über den magyarischen Kampf.
载于1849年2月18日《新莱茵报》第225号。——第608页。
- 《“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改革”方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会。赖德律—罗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大会。弗洛孔先生的演说。〈改革报〉和〈国民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30—437页)。
- The《satisfied》majority. Cuizot’ s Scheme of《Reform》. Queer notions of M. Garnier — Pagès. Democratic Banquet at Chalon. Speech of Mr. Ledru — Rollin. A Democratic Congress. Seech of M. Flocon. The《Réforme》and the《National》.
载于1848年1月8日《北极星报》第533号。——第125页。
- *《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68—672页)。——第148页。
- 《普鲁士逮捕科苏特的命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32—233页)。
- Preußischer Steckbrief gegen Kosuth.
载于1849年1月28日《新莱茵报》第207号。——第608页。
- 《瑞士报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08—213页)。
- DieSchweizer Presse.
载于1849年1月17日《新莱茵报》第197号。——第150页。
-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二、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1846年达姆斯塔德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44—275页)。
- Deutscher Sozialismus in Versen und in Prosa. 2. Karl Grün. Ueber Goethe vom menschlichen Standpunkte. Darmstadt, 1846.
载于1847年11月21、25、28日、12月2、5和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3、74、93、94、95、96、97、98各号。——第89页。
- 《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

第1版第3卷第251—267页)。

—Beschreibung der in neuerer Zeit
entstandenen und noch bestehen
— den communistischen Ansied-
— lungen.

载于《1845年的德国公民手册》
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第8、
23、54、76页。

《宪章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
版第6卷第576—582页)。

—Mouvementchartiste.

载于1848年1月10、19日《改革
报》。——第130页。

《谢林——基督的哲学家,或变人间智慧
为神的智慧》(《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
选集》1956年俄文版第446—465页)。

—Schelling, der Philosoph in Christo,
oder die Verklärung der
Weltweisheit zur Gottesweisheit.
Berlin, 1842.——第428页。

《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
选集》1956年俄文版第394—445页)。

—Schellingund die Offenbarung.——
第427页。

*《匈牙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6卷第604—615页)。

载于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第301
号。——第608页。

《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6卷第193—207页)。

—Dermagyarische Kampf.

载于1849年1月13日《新莱茵报》
第194号。——第148、150、518、
608页。

《1847年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4卷第505—515页)。

—DieBewegungen von 1847.载于1848

年1月23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
号。——第128页。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
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7卷第546—577页)。

—DieMöglichkeiten und Voraus-
setzungen eines Krieges der Hei-
— ligen Allianz gegen Frankreich
im Jahre 1852.——第252页。

《英国的雇主和工人》(《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19—321页)。

—Lesmaltres et les ouvriers en An-
gleterre.

载于1847年11月《工场》杂志第2
期。——第112页。

*《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
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
第316—318页)。

载于1847年10月26日《改革报》。——
第115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
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2卷第269—587页)。

—Die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
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第
11、18、22、26、28、461页。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
现在》1843年伦敦版》(《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1卷第626—655页)。

—DieLage Englands.《Past and Pre-
sent》by Thomas Carlyle. Lon-
don, 1843.

载于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
年鉴》第1分卷和第2分卷。——
第6页。

*《在爱北斐特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02—626页。

载于1845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第45—62、71—81页。——第30页。

《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62—676页)。

—Das Fest der Nationen in London.

载于1846年在别列坞出版的《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2卷。——第54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6—625页)。

—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载于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第1分卷和第2分卷。——第7、190页。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73—277页)。

—To the working classes of Great Britain.

载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第1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

《奥·布朗基献词的德文译文的前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30—632页)。

—Trinkspruch gesandt durch den Bürger L. A. Blanqui an die Kommission der Flüchtlinge zu London für die Jahresfeier des 24. Februar 1851.——第234、255、585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页)。

—Die Deutsche Ideologie. 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n Repräsentanten, Feuerbach, B. Bauer und Stirner, und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第38、53、62、63、67、78、82、88、91、92、467、471、473、474、488、492、497页。

*《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0页)。——第54、73、75页。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1—243页)。——第399页。

《给亚当·巴特利米和维迪尔先生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5页)。——第226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London, 1848.——第123、127、143、182、257、272、307、335、379、396、584、606页。

载于1850年11月9、16、23、30日《红色共和党人》第21、22、23、24号。——第606、617页。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

—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

第143页。

《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54—268页)。

—Revue.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第362、542页。

《国际述评(三)》。从5月到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2—540页)。

—Revue. Maibis Oktober.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第308页。

《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5—357页)。

—Erklärung.

载于1850年4月28日《新德意志报》第102号。——第553、554页。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07—609页)。

载于1850年5月10日《北德意志自由报》第349号。——第554页。

*《论波兰, 1847年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09—412页)。

载于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98号。——第497页。

《神圣家族, 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

页)。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 Frankfurt am Main, 1845.——第6、15、16、19、26、29—30、32、397、454、458、461页。

《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1—542页)。

—Erklärung.——第185、187—188、191、311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4页)。

载于1850年1月8日《西德意志报》第6号。——第538、542、627页。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

—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第302、305—306、554、602、635页。

载于1851年7月1日《科伦日报》第156号。——第296、302页。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9—366页)。

—Die Z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第562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 埃卡留斯, 约·格·《伦敦裁缝业, 或大小资本的斗争》(Eccarius, J. G. Die Schneiderei in London oder der Kampf des großen und des kleinen Capitals),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第170页。
- 埃卡留斯, 约·格·《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后阶段》(Eccarius, J. G. The last stage of bourgeois society), 载于1851年1月4、11、18、25日《人民之友》第4、5、6、7号。——第205页。
- 艾利生, 阿·《从法国革命开始到波旁王朝复辟的欧洲史》(Alison,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ourbons)。第1版共十卷, 1833—1842年在爱丁堡出版。——第578页。
- 艾韦贝克, 海·《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宗教》1850年巴黎版(Ewerbeck, H. Qu'est ce que la religion d'après la nouvelle philosophie allemande. Paris, 1850)。——第450页。
- 艾韦贝克, 海·《德国和德国人》1851年巴黎版(Ewerbeck, H. L'Allemagne et les Allemands. Paris, 1851)。——第378、382页。

- 安都昂, 古·《致〈祖国报〉编辑先生》(Andoin, G. A M. le rédacteur du journal 《La Patrie》), 载于1851年3月7日《祖国报》第66号。——第233、584页。
- 奥康瑙尔, 菲·《给〈诺定昂信使报〉、〈非国教徒〉、〈电讯报〉、〈地球报〉、〈曼彻斯特观察家〉、〈劳埃德氏闲话报〉编辑的信》(O'Connor, F. To the editors of the 《Nottingham Mercury》, the 《Nonconformist》, the 《Dispatch》, the 《Globe》, the 《Manchester Examiner》, and 《Lloyds' Trash》, 载于1847年10月23日《北极星报》第522号。——第114页。

B

- 巴特米, 艾·《致〈祖国报〉主编》(Barthélemy, E. Au Rédacteur en chef du journal 《La Patrie》), 载于1851年3月12日《祖国报》第71号。——第238、584页。
- 白尔尼, 路·《白尔尼全集》1840年汉堡第2版第18卷(Börne, L. Gesamte Schriften. 2te Auflage. Band XVIII. Hamburg, 1840)。——第463页。
- 拜尔, 卡·《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质》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1839年厄兰根版 (Bayer, K. Betrachtungen über den Begriff des sittlichen Geistes und über das Wesen der Tugend. Erlangen, 1839)。——第419页。

保路斯, 亨·艾·哥·《最终公布的实证的启示哲学》1843年达姆斯塔德版 (Paulus, H. E. G. Die endlich offenbare gewordene positive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Darmstadt, 1843)。——第444页。

鲍威尔, 埃·]《论中庸》([Bauer, E.] Das Juste-Milieu), 载于1842年6月5日, 8月16、18、21、23日《莱茵报》第156、228、230、233、235号附刊。——第433页。

鲍威尔, 布·]《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最后通牒》1841年莱比锡版 ([Bauer, B.] Die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Ein Ultimatum. Leipzig, 1841)。——第421、423、424页。

鲍威尔, 布·(Bauer, B.) 书评: 阿蒙《耶稣生平》1842年莱比锡版第1卷 (Ammon. Die Geschichte des Lebens Jesu. Band I. Leipzig, 1842), 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2卷。——第442页。

鲍威尔, 布·《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Bauer, B. Leiden und Freuden des theologischen Bewußtseins), 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2卷。——第442页。

鲍威尔, 布·《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1842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 (Bauer, B. 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2)。——第443页。

贝克尔, 约·菲·和埃塞伦, 克·《1849年南德五月革命史》1849年日内瓦版 (Becker, J. Ph. und Essellen, Ch. Geschichte der süddeutschen Mai-Revolution des Jahres 1849. Genf, 1849)。——第542页。

贝姆, 约·《1819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弗燃烧火箭的经验》1820年魏玛版 (Bem, J. Erfahrungen über die Congrevischen Brand-Raketen, bis zum Jahre 1819 in der königl. Poln. Artillerie gesammelt. Weimar, 1820)。——第577页。

毕尔格尔斯, 亨·]《冯·拉登堡先生和人民学校的教师》([Bürgers, H.] Hr. v. Ladenberg und die Volksschullehrer), 载于1848年12月30日《新莱茵报》第182号。——第151页。

毕洛夫-库梅洛夫《普鲁士, 它的国家制度, 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1842年柏林版第1部分 (Bulow-Cummerow. Preußen, seine Verfassung, seine Verwaltung, sein Verhältnis zu Deutschland. Theil I. Berlin, 1842)。——第423页。

波特, 乔·理·《从十九世纪初起国家在各个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进步》1851年伦敦新版 (Porter, G. R.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in its va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al relation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ry. A new edition. London, 1851)。——第606页。
- 勃朗, 路·《法国革命史》1847年巴黎版第1—2卷 (Blanc, L.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omes I—II. Paris, 1847)。全书共十二卷, 于1862年出齐。——第94、113、127、130、223页。
- 勃朗, 路·《劳动组织》(Blanc, L. Organisation du travail)。第1版1840年在巴黎出版。——第109、223页。
- 勃朗, 路·《1830—1840年的十年历史》(Blanc, L. Histoire de dix ans. 1830—1840)。第1版共五卷, 1841—1844年在巴黎出版。——第199、214、223页。
- 勃朗, 路·《1848年二月革命史的几页》(Blanc, L. Pages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 1848)。第1版1849年在巴黎出版。——第223页。
- 勃朗, 路·《致〈每日新闻〉编辑》(Blanc, L.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News》, 载于1851年12月11日《每日新闻》。——第409页。
- 勃朗, 路·《致〈泰晤士报〉编辑》(Blanc, L.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1851年3月5日《泰晤士报》第20741号。——第584页。
- 勃朗, 路·、巴特爾米、沙佩尔, 卡·、维利希, 奥·等等 (Blanc, L., Barthélemy, Schapper, C., Willich, A. etc.) 《声明》, 载于1851年3月7日《祖国报》第66号。——第233页。
- 1851年3月8日《立宪主义者报》。——第233页。
- 勃朗, 路·、俱乐部分子贝尔纳等等《告人民书》(Blanc, L., Bernard le Clubiste etc. To the people), 载于1851年12月5日《每日新闻》。——第405页。
- 布朗基, 路·奥·《人民要警惕》(Blanqui, L. A. Avis au peuple)。发表在法国许多报纸上, 例如发表于1851年2月27日《祖国报》第58号。——第233、234、238、239、255、262、584、585页。
- ### D
- 丹尼尔斯, 罗·《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Daniels, R. Mikrokosmos. Entwurf der physiologischen Anthropologie) (手稿)。——第247、251页。
- 道耳, 阿·《一个政治流亡者在莱茵普法尔茨和巴登解放斗争时期的日记》1849年圣加伦版 (Daul, A. Tagebuch eines politischen Flüchtling während des Freiheitskampfes in der Rheinpfalz und Baden. St. Gallen, 1849)。——第542页。
- 德克尔, 卡·《小型战争, 或论辅助战; 拉维晓·德·彼烈次多夫译自德文并作注, 附有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秘密训令》(Decker, C. La Petite guerre, ou Traité des opérations secondaires de la guerre; Traduit de l'allemand avec des notes par Ravichio de Peretsdorf, suivie de l'instruction secrète de Frédéric II)。第1版共三卷, 1827年在巴黎出版。——第252、591页。
- 德朗克, 恩·]《欧洲警察同盟》(Dronke, E.] Allianz der europäischen Polizei), 载于1849年1月11日《新莱茵报》第192号。——第519页。
- 迪茨, 奥·《致德意志工人协会》(Dietz, O. An die deutschen Arbeiter - Verein), 载于1851年1月7日《瑞士国民报》第5号。——第183页。

杜罗·德·拉·马尔,阿·茹·《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2卷(Dureau de La Malle, A. J. E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 Tomes I—II Paris, 1840)。——第332页。

多赫尔蒂,休·《宗教问题》(Doherty, H. La Question religieuse),载于1846年在巴黎出版的《法郎吉》杂志第4卷。——第39页。

F

法特克,威·《在同罪恶和神赐的关系中的人类自由》1841年柏林版(Vatke, W. Die menschliche Freiheit in ihrem Verhältnis zur Sünde und göttlichen Gnade. Berlin, 1841)。——第419页。

《反对派》,卡·海因岑1846年在曼海姆出版的文集(Die Opposition. Herausgegeben von K. Heinzen. Mannheim, 1846)。——第471页。

【菲克斯,德·】(Fix, Th.)书评:古·尤利乌斯《银行事业。德国的新幽灵》1846年莱比锡版(Julius, G. Bankwesen. Ein neues Gespenst in Deutschland. Leipzig, 1846)。载于1846年在巴黎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9月号(第15卷)。——第52页。

【菲克斯,德·】(Fix, Th.)书评:卡·比德曼《我们的现在和未来》1846年莱比锡版第1—2卷(Biedermann, K. Unsre Gegenwart und Zukunft. Bände I—II. Leipzig, 1846)。载于1846年在巴黎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8月号(第15卷)。——第51—52页。

费尔巴哈,路·《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版(Feuerbach, L. Das Wesendes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41)。——第12、450、453页。

费尔巴哈,路·《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莱比锡增订第2版(Feuerbach, L.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Zweite, Vermehrte Auflage. Leipzig, 1843)。——第444页。

费尔巴哈,路·《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对〈基督教的本质〉的补充》1844年莱比锡版(Feuerbach, L. Das Wesen des Glaubens im Sinne Luthers. Ein Beitrag zum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44)。——第450、455页。

费尔巴哈,路·(Feuerbach, L.)书评:卡·拜尔《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质》1839年厄兰根版(K. Bayer, Betrachtungen über den Begriff des sittlichen Geistes und über das Wesen der Tugend. Erlangen, 1839)。载于1840年4月8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第85期。——第420页。

费尔巴哈,路·《未来哲学的基本原理》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Feuerbach, L.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第450页。

费尔巴哈,路·《宗教的本质》(Feuerbach, L. Das Wesen der Religion),载于1846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爱比格尼》杂志第1卷。——第37—38、53、63—67页。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Fourier, Ch.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载于《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1版1808年在里昂匿

名出版。——第42页。

傅立叶, 沙·《论三种外在统一》(Fourier, Ch. Section ébauchée des trois unités externes), 载于1845年在巴黎出版的《法郎吉》杂志第1卷。——第27页。

G

格律恩, 卡·《从人的观点论歌德》1846年达姆斯塔德版 (Grün, K. Über Goethe vom menschlichen Standpunkte. Darmstadt, 1846)。——第89页。

格律恩, 卡·《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书信和研究》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 (Grün, K. 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 Briefe und Studien Darmstadt, 1845)。——第37、465页。

略律恩, 卡·《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1846年比尔文肯版 ([Grün, K.] Die preussischen Landtags- Abschiede. Ein Wort zur Zeit. Birwinken, 1846)。——第37、43—44、47页。

葛德文, 威·《论政治上的公正及其对一般美德和幸福的影响》, 两卷集, 1793年伦敦版 (Godwin, W. 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 In two volumes. London, 1793)。——第29页。

谷兹科夫, 卡·《白尔尼生平》(Gutzkow, K. Börnes Leben), 载于《白尔尼全集》1835—1840年第2版第18卷附录。——第463页。

H

哈尼、琼斯等《“民主派兄弟协会”宣言。致欧洲民主派》(Harney, Jones etc. Manifesto of the Fraternal Democracy to the democracy of Europe), 载于1847年10月2日《北极星报》第519号。——第119页。

哈尼, 朱· ([Harney, J.])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译本的按语, 载于1850年11月9日《红色共和党人》杂志第21期。——第606页。

哈赛, 弗·鲁·《坎特伯雷的安瑟伦》1843年莱比锡版第1部分 (Hase, F. R. Anselm von Canterbury. Theil I. Leipzig, 1843)。——第426页。

海耳梅斯, 卡·亨·《对马格德堡菲力浦逊先生的最后的话》([Hermes, C. H.] Letztes Wort an Hrn. Philippson zu Magdeburg), 7月5日于科伦; 7月29日于科伦。载于1842年7月6、30日, 8月23日《科伦日报》第187、211号和第235号附刊。——第433页。

海涅, 亨·《亨利希·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1840年汉堡版 (Heine, H. Heinrich Heine über Ludwig Börne. Hamburg, 1840)。——第463页。

海因岑, 卡·《德国的共产主义英雄们》1848年伯尔尼版 (Heinzen, K. Die Held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Bern, 1848)。——第148页。

海因岑, 卡·《共产主义的“一个代表”》(Heinzen, K. Ein Repräsentant des Kommunismus), 载于1847年10月21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

——第114页。

海因岑, 卡·《论战。卡尔·海因岑和共产主义者》(Heinzen, K. Polemik. Karl Heinzen und die Kommunisten), 载于1847年9月2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7号。——第323页。

赫斯, 莫·《评格拉齐安诺博士文集。巴黎二载, 阿·卢格的文稿和回忆录》(Heß, M. Dottore Graziano's Werke. Zwei Jahre in Paris. Studien und Erinnerungen von A. Ruge), 载于1847年8月5、8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62、63号。——第471页。

赫斯, 莫·《声明》(Heß, M. Erklärung), 载于1846年7月28日《科伦日报》第20号附刊。——第471页。

赫斯, 莫·《晚近的哲学家》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Heß, M. Die letzten Philosophen. Darmstadt, 1845)。——第16页。

赫斯, 莫·《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Heß, M. Die Folgen einer Revolution des Proletariats), 载于1847年10月14、31日, 11月7、11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2、87、89、90号。——第115页。

黑格尔, 乔·威·弗·《精神现象学》(Hegel, 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载于《黑格尔全集》1841年柏林第2版第2卷。——第396、442页。

J

捷列林格, 爱·《下流的小报〈西德意志报〉》1850年杜塞尔多夫版(Tellerling, E. W estdeutscher Zeitungs-Jammer. Düsseldorf, 1850)。——第550页。

[金克尔, 约·] ([Kinkel, J.]) 书信摘录,

载于1851年5月13日《科伦日报》第114号。——第275—276、596页。

K

[卡普, 克·]《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843年莱比锡版([Kapp, Ch.]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Leipzig, 1843)。——第444页。

卡普菲格《一百天》1841年巴黎版第1—2卷(Capefigue. Les Cent jours. Tome I — II. Paris, 1841)。——第94页。

克利盖, 海·《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著作家和共产主义政治》(Krige, H. Die Kommunistischen Literaten in Brüssel und die kommunistische Politik), 载于1846年6月20、27日《人民论坛报》第25、26号。——第73页。

克利斯提安森, 约·《罗马法史概论》1838年阿尔托纳版第1卷(Christian sen, J. Die Wissenschaft der römischen Rechtsgeschichte im Grundrisse. Band I. Altona, 1838)。——第424页。

克里斯特, 阿·《保护关税制度问题的现状》185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Christ, A. Ueber den gegenwärtigen Stand der Frage der Schutzzölle. Frankfurt am Main, 1851)。——第581、588页。

L

拉·萨格拉, 拉蒙·德《劳动组织和研究这个问题的前提》1848年巴黎版(La Sagra, Ramon de. Organisation du

- travail. Questions préliminaires à l'examen de ce problème, Paris, 1848)。——第129页。
- 勒鲁, 比·《〈关于傅立叶主义的通信〉。第三封信〈圣西门和傅立叶〉。第四封信〈抄袭者傅立叶〉》(Leroux, P. Lettres sur le fouriérisme. III^e Lettre. Saint-Simon et Fourier. VI^e Lettre. Le plagiat de Fourier), 载于1846年8月和9月布萨克出版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11、12期。——第41页。
- 雷登《欧洲各大国的文化、领土、人口的比较统计学》1848年柏林版(Reden. Ver- gleiche Kultur- Statistik der Gebiets- und Bevölkerungs- verhältnisse der Gross- Staaten Europa' s. Berlin, 1848)。——第606页。
- [卢布林纳, 路·] ([Lubliner, L.]) 短评, 载于1848年3月7日《解放报》第67号。——第132页。
- 卢格, 阿·《巴黎二载, 文稿和回忆录》1846年莱比锡版第1部分和第2部分(Ruge, A. Zwei Jahre in Paris. Studien und Erinnerungen. Theil I und II. Leipzig)。——第471页。
- 卢格, 阿·和维于德, 奥·《呈萨克森议会第二议院。对1843年1月3日根据内务部命令查封〈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的控诉》1843年不伦瑞克版(Ruge, A. und Wigand, O. An die Hohe Zweite Kammer der Sächsischen Ständeversammlung. Beschwerde über die durch ein Hohes Ministerium des Innern angeordnete und am 3. Januar 1843 ausgeführte Unterdrückung der Zeitschrift: 《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 schaft und Kunst》. Braunschweig, 1843)。——第442页。
- 卢格, 阿·《“基督教德意志的”中庸。柏林的〈文学周报〉; 1842年1月和2月》。(Ruge, A. Das 《christlich- germanische》 Justemilieu. Die Berliner 《literarische Zeitung》. 1842. Januar und Februar), 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2卷。——第443页。
- 卢格, 阿·《萨克森状况》(Ruge, A. Sächsische Zustände), 载于1842年9月25日《莱茵报》附刊。——第432页。
- 卢格, 阿·《书报检查官对1839、1841、1842年〈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态度的文件》(Ruge, A. Aktenmäßige Darlegung der Censurverhältnisse der Hallischen und Deutschen Jahrbücher in den Jahren 1839, 1841, 1842), 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442页。
- 卢格, 阿·(Ruge, A.) 文章, 注明: 1月13日于伦敦。载于1851年1月17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474号。——第183、185页。
- 卢格, 阿·《致爱国者》(Ruge, A. An einen Patrioten), 载于1844年12月《德意志电讯》第203、204期。——第20页。
- 罗泰克, 卡·《从古代到1831年一切等级的世界史》1831—1833年斯图加特版第1—4卷(Rotteck, K. 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 von den früh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831. Bände I—IV. Stuttgart, 1831—1833)。——第242页。

罗泰克, 卡·和韦尔凯尔, 卡·《政治辞典。一切等级的政治科学大百科全书》1845—1848年阿尔托纳版第1—12卷 (Rotteck K. und Welcker, K. Das Staats-Lexikon. Encyclopädie der sämtlichen Staatswissenschaften für alle Stände. Bände I—XII. Altona, 1845—1848)。——第242页。

洛贝尔图斯, 约·卡·《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 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和论证新的地租理论》1851年柏林版 (Rodbertus, J. K. 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Dritter Brief: Widerlegung der Ricardo'schen Lehre von der Grundrente und Begründung einer neuen Renten-theorie. Berlin, 1851)。——第278页。

吕宁, 奥·] ([Lüning, O.]) 评论: 《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1—4期 (№№ 1—4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载于1850年6月22、23、25、26日《新德意志报》第148、149、150、151号。——第560、634页。

吕宁, 奥· (Lüning, O.) 《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所写的绪论和注释》, 载于1846年在比雷菲尔德出版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7月号。——第54页。

M

马尔海奈凯, 菲·康·《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公开演讲绪论》1842年柏林版 (Marheineke, Ph. K. Einleitung in die öffentlichen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deutung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in der christlichen Theologie. Berlin, 1842)。——第430页。

[马克思, 燕·] 《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摘录》([Marx, J.]) Aus dem Briefe einer deutschen Dame), 载于1844年8月10日《前进报》第64号。——第453页。

马志尼, 朱·《给编辑的信》(Mazzini, J. Au Rédacteur), 载于1851年5月18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第282页。

马志尼, 朱·《十九世纪的教皇》1850年布鲁塞尔版 (Mazzini, J. Le Pape au dix-neuvième siècle. Bruxelles, 1850)。——第170页。

马志尼, 朱·《意大利的共和国和君主国》(Mazzini, J. Republic and royalty in Italy), 载于1850年6月29日, 7月6、13、20、27日, 8月3、10、24、31日, 9月14、28日, 10月12、26日, 11月2、9日《红色共和党人》杂志第2、3、4、5、6、7、8、10、11、13、15、17、19、20、21期。——第170、173页。

迈尔, 爱·] 《研究问题的几句开场白: 莱茵市政体制是否适应时代的要求》([Mayer, E.]) Ein Wort als Einleitung zur Frage: entspricht die Rheinische Kommunal-Verfassung den Anforderungen der Gegenwart?, 载于1842年8月14日《莱茵报》第226号附刊。——第433页。

麦克格雷哥尔, 约·《各国资源和统计》1835年伦敦版 (MacGregor, J. The Resources and statistics of nations. London, 1835)。——第606页。

麦克格雷哥尔, 约·《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

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1841—1850年伦敦版 (MacGregor, J. Commercial tariffs and regulations, resources, and trade, of the several states of Europe and America. London, 1841—1850)。——第606页。

麦克库洛赫, 约·雷·《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商业和商业航行参考书》(MacCulloch, J. R. A Dictionary, practical,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navigation)。第1版1832年在伦敦出版。——第606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1849年伯尔尼版 (Mieroslawski. Rapports du général Mieroslawski sur la campagne de Bade. Berne, 1849)。——第542页。

米希勒, 茹·《法国革命史》1847年巴黎版第1—2卷 (Michelet, J.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omes I—II. Paris, 1847)。全书共七卷, 于1853年出齐。——第127页。

莫利纳里, 古·《新的红色宣言》(Molinari, G. Un nouveau manifeste rouge), 载于1850年11月28日《祖国报》。——第169页。

莫罗·德·若奈, 亚·《法国统计总览》(Moreau de Jonnés, A. Statistique générale de la France)。——第606页。

N

纳皮尔, 威·弗·帕·《1807年至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 (Napier, W. F. P.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umes I—VI. London, 1828—1840)。——第223、236、254、577页。

P

蓬佩里, 爱·《沙·傅立叶所创立的社会科学介绍》1840年巴黎增订第2版 (Pompery, E. Exposition de la science sociale, constituée par C. Fourier. Deuxièm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 1840)。——第451页。

[品托, 伊·] 《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 ([Pinto, I.] 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 Amsterdam, 1771)。——第581页。

蒲鲁东, 比·约·《经济矛盾的体系, 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 (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 — tradi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omes I—II. Paris, 1846)。——第47—48、57—58、72、76、84、172—173、476—488页。

—《政治经济学的哲学, 或贫困的必然性》, 由卡尔·格律恩译成德文, 1847年达姆斯塔德版第1—2卷 (Philosophie der Staatsökonomie oder Noth — wendigkeit des E — lends. Deutsch bearbeitet von Karl Grün. Bände I—II. Darmstadt, 1847)。——第47、76页。

蒲鲁东, 比·约·《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 (Proudhon, P. J.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 Paris, 1851)。——第312、314、316—322、324—335、346、379、382、409页。

蒲鲁东, 比·约·《无息信贷. 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 (Proudhon, P. J. Gratuité du crédit, Discussion entre M. Fr. Bastiat et M. Proudhon. Paris, 1850)。——第393页。

辟菲茨纳]《评对萨克森议会第二院提出控诉的小册子》([Plutzn] Über die Broschüre an die hohe zweite Kammer der sächsischen Ständeversammlung), 载于1843年3月12、14日《莱茵报》第71、73号附刊。——第442页。

普莱斯, 理·《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版 (Price, R. An Appeal to the public, on the subject of the national debt. London, 1772)。——第330页。

普莱斯, 理·《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算法以及国债》1771年伦敦版 (Price, R. 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 on schemes for providing annuities for widows, and for persons in old age; on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values of assurances on lives; and on the national debt. London, 1771)。——第330页。

普鲁茨, 罗·]《〈现代年鉴〉和〈德国年鉴〉杂志》([Prutz, R.] Die Jahrbücher der Gegenwart und die deutschen Jahrbücher.), 载于1843年2月12日《莱茵报》第43号附刊。——第442页。

Q

琼斯, 厄·《科苏特是什么东西?他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Jones, E. What is Kossuth? At last he has made his choice), 载于1851年在伦敦出版的《寄语人民》第2卷第31期。——第399—400页。

R

荣克, 亚·《献给小奥斯渥特——我在〈德国年鉴〉的敌手——的糖果》(Jung, A. Ein Bonbon für den kleinen Oswald, meinen Gegner in den deutschen Jahrbüchern), 载于1842年7月20日《科尼斯堡文学报》第42号。——第432页。

S

萨朗(小萨朗), 贝·《拉斐德和1830年革命: 七月革命事件和活动家的历史》1832年巴黎版第1—2卷 (Sarrans, B., Jeune. Lafayette et la révolution de 1830, histoire des choses et des hommes de juillet. Tomes I — II. Paris, 1832)。——第199页。

萨瓦里, 安·让·玛·勒·]《罗维戈公爵阐述拿破仑皇帝统治的回忆录》1828年巴黎版第1—8卷 ([Savary, A. J. M. R.] 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Tomes I — VIII. Paris, 1828)。——第257、258页。

沙赛, 罗·《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 三卷集, 1823—1832年伦敦版 (Southey, R.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 In three volumes. London, 1823—

1832)。——第223页。

圣西门《实业家问答》(Saint-Simon. Ca-téchisme des industriels)。第1版1823—1824年在巴黎出版。——第279页。

圣西门, 昂·《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Saint-Simon, H. 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第1版1803年在巴黎匿名出版。——第41、42页。

施蒂纳, 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Stirner, M.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 Leipzig, 1845)。该书于1844年底出版。——第11—16、306、310页。

施米特, 麦·(Schmidt, M.) 书评: 欧仁·苏《巴黎的秘密》(Sue, E. Die Mysterien von Paris)。载于1844年在曼海姆出版的《柏林月刊》杂志第1期(唯一的一期)。——第11页。

施拉姆, 康·《致〈人民之友〉杂志编辑的声明》(Schramm, C To the editor of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载于1851年3月15日《人民之友》杂志第14期。——第233、235页。

施泰翰(Stechan) 9月28日汉诺威通讯, 载于1851年9月29日《北德报》第544号。——第377页。

司徒卢威, 古·《世界通史(九卷本)》(Struve, G. Weltgeschichte in neun Büchern)。全书1856年开始在纽约出版。——第242页。

司徒卢威, 古·《政治科学原理》第1—4卷, 1847年在曼海姆出版, 1848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Struve, G. Grundzüge der Staatswissenschaft. Bände I—IV.

Mannheim, 1847—Frankfurt am Main, 1848)。——第242页。

T

泰霍夫, 古·《未来战争概论》(Tschow, G. Umriss des kommenden Krieges), 载于1851年9月6日《纽约国家报》。——第365—375页。

梯也尔, 阿·《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1845—1851年巴黎版第1—11卷(Thiers, A. 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 Tomes I—XI. Paris, 1845—1851)。全书共二十卷, 1862年出齐。——第223、258页。

图克, 托·《价格史和流通状况, 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Tooke, T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London, 1848)。——第193、606页。

W

维迪尔, 茹·(Vidil, J.) 《1851年3月8日声明》, 载于1851年3月10日《祖国报》第19号。——第238、585页。

维尔特, 格·《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它们是如何影响工人阶级的?》(Werth, G. Schutzzoll und Freihandel—welchen Einfluß üben sie auf die arbeitenden Klassen?), 载于1847年10月15日《蚂蚁报》。——第102页。

维干德, 奥·《致阿尔诺德, 卢格》(Wiegand, O. An Arnold Ruge), 载于1846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爱比格尼》杂志第1卷。——第42页。

魏特林, 威·《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斐维版(Weyling, W.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Vivis, 1842)。——第44页。

魏特林, 威·《威廉·魏特林的私人信件摘录》(Weitling, W. Aus einem Privatbriefe von Wilhelm Weitling), 载于1846年6月27日《人民论坛报》第26号。——第67—68页。

魏特林, 威·《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版 (Weitling, W. Die Menschheit, wie sie ist und wie sie sein sollte. 1838)。——第44页。

沃尔弗, 威·《〈全国各地〉特写补充》(Wolff, W. Nachträgliches (aus dem Reich)),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4期。——第542页。

沃尔弗, 威·《西里西亚的十亿》(Wolff, W. 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载于1849年3月22、25、27、29日, 4月5、12、13、14、25日《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1、272、281号。——第608页。

沃拉贝耳, 阿·《在1830年推翻查理十世以前的两次复辟史》(Vaulabelle, A. Histoire des deux restaurations jusqu' à la chute de Charles X, en 1830)。这部多卷著作第1卷1844年在巴黎出版。——第94—95页。

X

西塞罗, 马可·土利乌斯《书信》(Cicero,

Marcus Tullius. Epistolae)。——第236页。

Y

约翰斯顿, 亚·基·《自然现象的自然地图集: 附有许多地图和自然现象分布的插图》。第1版1848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 (Johnston, A. K. The Physical atlas of natural phenomena: a series of maps and illustrations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phenomena)。——第380页。

约翰斯顿, 詹·芬·威·《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1851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1—2卷 (Johnston, J. F. W. Notes on North America agricultur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Volumes I—II. Edinburgh and London, 1851)。——第380页。

Z

《重农学派》, 附欧·德尔关于重农学派学说的绪论、评注和史料, 1846年巴黎版第1部 (Physiocrat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entaires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remière partie. Paris, 1846)。——第474页。

文 件

《对布鲁塞尔德国共产主义的著作界代表反对〈人民论坛报, 青年美国的机关报〉的决定的谦虚的答复》

(Bescheidene Erwiderung auf die Beschlüsse der literarischen Repräsentanten des deutschen

- Kommunismus in Brüssel gegen den Volks-Tribun, Organ des jungen Amerika)。有革命委员会委员的签名。载于1846年6月27日《人民论坛报》第26号。——第67页。
- 《费拉得尔菲亚的德国民族改良派给海尔曼·克利盖和纽约的民族改良派的呼吁书》(Adresse der deutschen Social-reformer zu Philadelphia an Hermann Kriege und die Social-reformer in New-York)。有民族改革协会委员会的签名。载于1846年7月18日《人民论坛报》第29号。——第67页。
- 《告各国民主主义者书》(Aux démocrates de toutes les nations)。签名者: 亚当、巴特来米、卡佩隆、法农、古泰、梯叶里、维迪尔、扎瓦什凯维奇、瓦尔斯基斯基、迪茨、格贝尔特、迈尔、谢特奈尔、沙佩尔、维利希、莫利纳里、西蒙尼。载于1850年11月18日《立宪主义者报》。——第167—169、172、635页。
- 《各族人民! 建立民主主义的组织》(Aux Peuples! Organisation de la démocratie)。签名者: 马志尼、赖德律-罗兰、达拉什、卢格。载于1850年8月《流亡者》杂志第2号。——第185页。
-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Statuten des communistischen Bundes)(《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第174页。
- 载于1851年6月22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第292、293、635页。
-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致隆格》。——见《致圣徒隆格》。
- 《伦敦教育协会告德国无产者书》(Adresse des Bildungs-Vereins in London an die deutschen Proletarier. London, 1846) 1846年伦敦版。——第55、81页。
-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告德国人》(Le Comité central démocratique européen, aux Allemands)。签名者: 赖德律-罗兰、马志尼、达拉什、卢格。载于1850年11月17日《流亡者之声》第4期。——第169页。《刑法典》(Code pénal), 1810年通过。——第148、514—515页。
- 《1847—1849年关于匈牙利事件的通信。1850年8月15日按女王陛下的手谕提交议会两院》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Hungary. 1847—1849.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Her Majesty. August 15, 1850—London)。——第246页。
- 《在革命前夕、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给同盟的指示》(Instructions pour la ligue, avant, pendant et après la révolution)。译自德文。载于1851年9月17日《祖国报》和法国其他报刊。——第360、365页。
- 《在革命前夕、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的措施》(Maßregeln vor, während und nach der Revolution)。前一个文件的德文原文; 摘要。载于1851年9月19日《科伦日报》第225号。——第361、365、372页。
- 《致圣徒隆格》(An den Apostel Ronge)。签名者: 亨·鲍威尔、莫尔、沙佩尔、列曼。载于1845年《德意志电讯》第56期。——第81页。

《中央委员会同盟书》(Die Centralbe-
— hörde an den Bund)。[1850年12
月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

员会公告]。载于1851年6月22日
《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
第292、293、296、302、635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伯尔尼报》(《Berner— Zeitung》) 1849
年12月27日第361号。《新莱茵报。政治
经济评论》杂志出版广告。——第541
页。《北极星报》(《TheNorthern
Star》), 伦敦出版, 1851年11月22日第
733号。《在首都欢迎科苏特期间对待
奥康瑙尔的态度》(Treatment of Mr.
O' Con — nor at the Kossuth
metropolitan demonstration)。——
第399页。

《比利时独立报》(《L' Indépendance
belge》), 布鲁塞尔出版, 1850年11月19
日第323号。——第169页。《比利时通
报》(《LeMoniteur belge》), 布鲁塞尔
出版, 1848年3月12日第72号第643
页。——第138、139页。《博爱》
(《LaFraternité》), 巴黎出版, 1845年
8、11、12月, 1846年4、6、8月第8、11、
12、16、18、20号。《文明》(《La civilisa-
tion》)。——第52页。

《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
post》), 纽约出版
——1851年7月23日。——第323页。
——1851年8月13日。——第349—
351页。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
——1851年5月9日第111号第2附刊。5月8

日科伦通讯。——第279页。

——1851年5月23日第123号。5月20日科
伦通讯。——第290页。

《改革报》(《LeRéforme》), 巴黎出版,
1848年1月19日第3版。——第130
页。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
— beiter》), 纽约出版, 1851年2月
第2号。1851年1月2日巴黎通
讯。——第255页。

《国民报》(《LeNational》), 巴黎出版,
1846年8月19日第1版。——第42
页。

《海盗—恶魔》(《LeCorsaire—
Satan》), 巴黎出版, 1846年8月16日
和17日。——第38页。

《画报》(《Illustrierte Zeitung》), 莱比锡
出版, 1851年5月10日第410期第306
页。——第278页。《经济学家》
(《TheEconomist》), 伦敦出版, 1845年
4月26日和5月3日第17期和第18期(第3
卷)。《绝妙的发现——电和农业》(Re-
markable discov — ery— electricity
and agriculture)。——第263—265、
270—271、275页。

《经济学家杂志》(《Journal des Econo-
— mistes》), 巴黎出版, 1846年7月号(第

- 14卷)。书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52页。
-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1847年3月8日。——第93页。
- 1849年6月6日第136号。《巴登和普法尔茨的来信。第四封信。6月1日于哈尔特山下的杜尔克海姆》(Briefe aus Baden und der Pfalz. IV. Dürkheim a. d. Haardt, 1. Juni)。——第155页。
- 1851年6月24日第150号。《共产主义同盟》(Der communistische Bund)。——第292页。
-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科伦出版, 1842年8月29日第241号。《(汉诺威生活片断, 8月25)》(Aus dem Hannoverischen, 25. August)。——第433页。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 伦敦出版
- 1851年2月25日。《平等者宴会》(Banquet des Égaux)。——第239页。
- 1851年5月8日。——第268—269页。
- 1851年9月1日。《一个奥地利密探进行欺骗时发生的有趣事情。——欺骗者的突然死去》(Remarkable case of fraud by an Austrian spy. — Sudden death of the impostor)。——第353页。
- 1851年12月10日。——第411页。
- 《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平日报》(《Königlich-Preussische Staats- und Friedens-Zeitung》), 科尼斯堡出版, 1842年6月17日第138号。——第430页。
- 《人民论坛报》(《Der Volks-Tribun》), 纽约出版, 1846年7月4日第27号。《致我们的朋友们》(An unsere Freunde)。——第67页。
- 《人民之友》(《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伦敦出版, 1851年2月8日第9号。
- 《追悼爱国者和英雄贝姆将军》(Honour to general Bem, the patriot and hero)。——第209页。
- 《社会辩论报》(《Le Débat Social》), 布鲁塞尔出版, 1848年3月19日。《一次再一次驱逐马克思先生》(Encore et toujours l'expulsion de M. Marx)。——第139页。
- 《太阳报》(《The Sun》), 伦敦出版, 1851年5月17日。——第278页。
-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 1846年12月20日第354号第3—4版。——第88页。
- 1851年7月6日第158号。《警察的造谣?》(Eine Polizei-Ente?)。——第296页。
- 《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沙洛顿堡出版
- 1844年4月第5期。通讯。——第452页。
- 1844年5月第6期。地方通讯。——第452页。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科伦出版
- 1848年11月29日第155号号外第1版。——第148页。
- 1848年12月19日—1849年1月14日第172—195号。《〈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Bestellunge-

- naudie《Neue Rheinische Zeitung》für das nächste Quartal, Januar bis März 18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83—684页)。——第151、519页。
- 1848年12月24日第177号。《施梯伯博士》(Dr. Stieber)。——第514—515页。
- 1848年12月29日第181号。《三月同盟的文件》12月26日海得尔堡版(Ein Aktenstück des Märzwer eins. Heidelberg, 26. Dezember)。——第151页。
- 1848年12月30日第182号附刊。《施梯伯》(Stieber)。——第514—515页。
- 1849年2月28日第233号附刊。2月24日科伦通讯。——第521页。
-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 柏林出版, 1851年6月17日第137号。《区域会议之歌。第2首》(Kreistags-Lieder. II)。——第303页。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巴黎出版, 1851年5月15日。《马志尼致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Message de Mazzini au Comité central de Londres)。——第282页。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 奥格斯堡出版
- 1846年7月21日第202号。《同俄国的同盟和俄国大使馆》(Die russische Allianz und die russische Gesandtschaft)。——第48—49页。
- 1851年5月17日第137号。5月13日巴黎通讯。——第279页。
- 1851年7月5日第186号附刊。《共产主义者同盟》(Der Communistenbund)。——第296页。
- 1851年7月8日第189号。《新的搜查。裁缝诺特荣克详细的口供》(Noch umfassendere Haussuchungen in Aussicht. Umfassende Geständnisse des Schneiders Nothjung)。——第302页。
- 1851年9月21日第264号。《人民同盟的革命文件》(Das revolutionäre Aktenstück des Völkerbundes)。——第365页。
- 《祖国报》(《LaPatrie》), 巴黎出版, 1850年11月28日(见本卷索引《其他作者的著作》“莫利纳里, 古·”这一条)。——第169页。
- 1851年3月12日第71号第1版。——第238页。

文学著作

D

- 但丁《神曲》。——第378页。
- 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262、265、270、398页。

F

- 弗莱里格拉特《黑人首领》。——第275页。
- 弗莱里格拉特《摩尔公爵》。——第619页。

G

歌德《塔古阿朵·塔索》。——第182页。

歌德《完整无缺》。——第54页。

歌德《渔夫》。——第184、378页。

H

海涅《阿塔·特洛尔》。——第183、324、600
页。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159、458页。

海涅《和平》。——第435页。

海涅《两个骑士》。——第406、412、413页。

海涅《骑士奥拉夫》。——第406页。

海涅《我们的舰队》。——第457页。

荷马《伊利亚特》。——第345页。

贺雷西《诗论》。——第66页。

贺雷西《颂歌》。第3册。——第278页。

M

《马赛曲》。——第101、503页。

S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第309页。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202页。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405页。

苏《巴黎的秘密》。——第11、30页。

W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534、538页。

X

席勒《强盗》。——第51页。

席勒 《唐·卡洛斯》。——第437页。

席勒《天之骄子》。——第378页。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204、341页。

\times \times \times

圣经。——第201、567页。

期 刊 索 引

A

《爱比格尼》（《Die Epigonen》）——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杂志；1846—1848年在莱比锡由奥·维干德出版。——第37、42、63—66页。

《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Journal des Österreichischen Lloyd》）——奥地利的官方日报，1836—1854年在维也纳出版。——第358页。

B

《巴黎时钟》（《Die Pariser Horen》）——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月刊，1847年在巴黎由海·莫伊勒编辑出版。——第69、90页。

《柏林月刊》（《Berliner Monatsschrift》）——德国杂志，1844年在曼海姆由青年黑格尔分子路·布尔出版；只出了一期，后被书报检查机关查禁。——第11页。

《柏林阅览室》（《Berliner Zeitungs-Halle》）——德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之一；1846年起在柏林由古·尤利乌斯出版。——第91页。

《伴侣，或思想和感情之友报》（《Der Gesellschafter oder Blätter für Geist und Herz》）——德国自由派的

报纸，1817—1848年在柏林出版。——第602页。

《北德报》（《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德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1872年在汉诺威出版。——第377页。《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菲·奥康瑞尔，参加编辑部的还有乔·哈尼。1843年至1850年该报登载过恩格斯的论文和短评。——第109—110、114、115、119、125、133、140、399页。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165、169页。

《比利时通报。官方报纸》（《Le Moniteur belge. Journal officiel》）——仿照法国政府机关报而取名的一家比利时官方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办。——第138、139页。

《辩论日报》（《Débats》）——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伯尔尼报》（《Berner Zeitung》）——瑞士的一家报纸，1845—1894年在伯尔尼用德文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激进党的机关报。——第151、541页。

《布鲁塞尔报》(《Brüsseler Zeitung》)——见《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 民主派机关报》(《Bremer Tages—Chronik.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民主派的报纸, 1849—1851年出版; 1850年3月起, 该报主编是鲁·杜朗; 1851年阿·卢格曾为该报撰稿。——第184、185、187、265、595页。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 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第6、20、43、45、190、441、443、447、449、461、472页。

《德国公民手册》(《Deutsches Bürgerbuch》)——海·皮特曼于1844年12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1845年年鉴和1846年夏天在曼海姆出版的1846年年鉴。年鉴中刊载有恩格斯的两篇文章。——第17、23、54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 1841年7月起用这个名称在莱比锡由阿·卢格主编出版。1843年1月该杂志被萨克森政府查封, 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第419—421、427—428、430、439、441页。

《德国旁观者》(《Deutscher Zuschauer》)——德国激进派的周报, 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司徒卢威自1846年12月至1848年4月在曼海姆、1848年7月至9月在巴塞尔出版。——第

216、596页。

《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k—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阿·卢格于1843年在瑞士出版的两卷集; 刊载有马克思的两篇文章。——第420、421、424、428—429、431、434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由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 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出版。1847年9月起, 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发生直接影响。——第96、98、102、113、115、125、128—130、323、491、492、608页。

《德意志电讯》(《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文学杂志; 1838年至1848年在汉堡出版。1839年3月至1841年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20页。

《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伦敦德国流亡者办的周报, 1845年4月至1851年2月该报在失去王位的不伦瑞克公爵卡尔的物质支持下出版。主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易·班贝格尔。1849—1850年该报主要刊登卡·海因岑、古·司徒卢威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文章。——第596页。

《德意志论坛报》(《Deutsche Tribune》)——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 开始在慕尼黑出版, 1831—1832年在霍姆堡出版; 被政府查封。——第433页。

《电讯》(《The Telegraph》)——见《伦敦电讯》。

《独立评论》(《La Revue indépendante》)——一种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法国社会政治月刊; 1841年11月至1848

年2月在巴黎出版,由比·勒鲁、乔治·桑和路·维阿多负责编辑。——第110、447页。

《度申老头》(《Le Père Duchesne》)——法国的一家报纸,1790—1794年由雅·阿贝尔在巴黎出版;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城市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第303页。

F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十七世纪起到190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279、290页。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Le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傅立叶派的刊物,1832年至1849年在巴黎出版;曾屡次改变刊物的名称、出版期数、篇幅和开本。——第39页。

G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到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第43、73—74、109、111—113、115—117、119、125、129、130、134、135、139、215、447、502、503页。《革命》(《Die Revolution》)——约·魏德迈于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一种共产主义周刊。在1852年1月只出版了两期,此后,由于物质上的困难而不得不停刊。1852年5月和6月,魏德迈在阿·克路斯的支援下又出版了两期“不定期刊物”《革命》。——第618页。

《工场。工人自编的劳动阶级机关刊物》

(《L'Atelier, organe spécial la classe laborieuse, rédigé par des ouvriers exclusivement》)——法国的一家月刊,它是受到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工人代表组成,每三个月改选一次。——第42、110、111、112页。《工人报》(《Die Arbeiterzeitung》)——1851—1852年德国流亡者在纽约出版的报纸。——第313、589、592页。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ter》)——1850—1855年威·魏特林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工人报纸;该报反映了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观点。——第255、619页。

《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ziales Leben Deutschlands》)——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1843—1851年在纽约出版,半周刊。1848年和1851年该报的主编是卡·海因岑,1851年阿·卢格也参加了编辑部。——第217、236、262、312、315、322、349—351、359、393、397、413、587、596—598、603、617页。

《国家报》(《Staatszeitung》)——见《纽约国家报》。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见《瑞士国民报》。《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37、42、49、74、86、94、95、111、112、118、125、151、282、387、447、501—503页。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1848年至1857年在巴黎出版。1848—1851年反映了拥护两个保皇派——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合并的人的观点。——第238页。

H

《海盜—惡魔》（《Le Corsaire—Satan》）——法国的一家讽刺性报纸，1844—1847年用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第38、49页。

《汉诺威日报》（《Hannoversche Zeitung》）——汉诺威政府的机关报，1832年创刊。——第429页。

《和平民主日报》（《La démocratie pacifique》）——傅立叶派主办的日报，1843—1851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维·孔西得朗。——第14—15、38、83、130、447页。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1850年6—11月由乔·朱·哈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第163、164、171、173页。

《画报》（《Illustrierte Zeitung》）——德国的一家周报，1843—1944年在莱比锡出版。十九世纪中叶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第278页。

J

《纪事报》（《Chronicle》）——见《纪事晨报》。《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70年至1862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237、601页。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刊物，1851—1852年在伦敦由厄·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1851年6月至1852年4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許多文章。——第265、312、314、400页。

《解放报》（《L'Emancipation》）——比利时的一家日报，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机关报；1830年在布鲁塞尔创刊。——第132页。《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在伦敦创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263—265、270、275、353、380、507、508页。

《经济学家杂志。政治经济、农业、工业和商业每月评论》（《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Revue mensuelle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s questions agricoles, manufacturières et commerciales》）——法国资产阶级的月刊，1841年至1943年在巴黎出版。——第51、52页。

K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57年起出版，1849年为巴登政府的官方报纸。——第155页。

《科伦工商联合会公益周刊》（《Gemeinnütziges Wochenblatt des Gewerbevereins zu Köln》）——德国的一家周刊，1836—1855年在科伦出版，1842—1843年是《莱茵报》的附刊。德斯特尔在1845年参加了该报的编辑工作。——第18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02年起用这个名称在科伦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喉舌，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采取敌对态度；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第72、84、93、142、151、155、267、275、277、292、295、301、303、305、313、361、365、376、429、471、596—598、627页。

《科尼斯堡日报》（《Königsberger Zeitung》）——见《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平日报》。

《快邮报》（《Schnellpost》）——见《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

L

《莱比锡总汇报》（《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37年开始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报纸。1842年12月28日内阁下令在普鲁士境内查禁该报，而在萨克森该报一直出版到1843年4月1日。——第439页。

《莱茵观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844年起起到1848年初在科伦出版。——第56、82页。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德国的一家杂志，由海·皮特曼出版；共出版过两卷，第一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二卷于1846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均出版。——第17、24、30、

54、457、461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第18、426、429—440、443、444、569页。

《劳埃德氏杂志》（《Der Lloyd》）——见《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

《雷诺新闻》（《Reynolds's Newspaper》）——英国激进派的周报；1850年起由雷诺在伦敦出版；五十年代初支持宪章派。——第399页。

《理智报》（《LeBon Sens》）——法国的一家日报，立宪主义者的机关报，1832—1839年在巴黎出版。——第83页。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年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四十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92、222、233、415页。

《流亡者，世界共和国杂志》（《Le Proscrit,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universelle》）——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月刊），1850年在巴黎出版。共出两期。参加杂志编辑部的有赖德律—洛兰、马志尼、豪格、埃·阿拉戈、达拉什、德勒克吕兹、沃尔策耳。从1850年10月底起，改组成周刊《流亡者之声》（《La Voix du Proscrit》），在圣阿芒（法国）出版到1851年9月。——第351页。

《伦敦电讯》（《The London Telegraph》）

raph)》——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 1848年在伦敦出版。——第507、508页。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英国的一家画报, 1842年起在伦敦出版; 曾用其他文字出版。——第276、279页。

《论坛报》(《Tribüne》)——见《德意志论坛报》。

《论坛报》(《Tribü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论坛报》(《Tribun》)——见《人民论坛报》。

M

《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tung》)——德国激进派的一家每日出版的晚报, 由卡·格律恩创办, 于1842—1849年出版。——第155页。

《每日纪事》(《Tages-Chronik》)——见《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 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 1846年至193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239、268、353、409、411页。

《民主工场报》(《L'Atelier Démocratique》)——比利时的一家工人周报, 从1846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 1847年起路·海尔堡为该报的编辑。——第100、102页。

N

《年鉴》(《Jahrbücher》)——见《德法年鉴》。

《年鉴》(《Jahrbü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

《纽约国家报》(《New-Yorker Staatszei-

tung》)——德国民主派的日报, 1834年开始出版, 后为美国民主党的机关报之一。——第311、319、355—370、388、587、589、592、598、603、606、609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报纸, 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 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 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 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316、324、332、334、336、346、379、398、404、589、605、617、618页。

《纽约晚报》(《New-Yorker Abendzeitung》)——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流亡者出版的报纸。——第388、400、609页。

P

《评论》(《Revue》)——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普鲁士国家报》(《Preussische Staatszeitung》)——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Allgemeine Preussische Staats-Zeitung》)——1819年在柏林创刊,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普鲁士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第26页。

《普鲁士石印通讯》(《Preussische 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普鲁士外交部的半官方报纸, 在柏林出版。——第323、332、338、352、594、601页。

《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日报》(《Königlich-Preussische Staats-Kriegs- und Frieden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 1752

年起至1850年在科尼斯堡用这个名称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第429页。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德国的社会主义杂志，1846年秋在黑里骚（瑞士）由海·皮特曼出版。看来只出了一期，大部分杂志在运入德国时被没收，而杂志本身也遭德国各邦当局查禁。——第54、55页。

Q

《汽船》（《Dampfboot》）——见《威斯特伐里亚汽船》。

《前进报》（《Vorwärts!》）——德国报纸，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8、15、16、19、453页。

R

《人民论坛报》（《Der Volks-Tribun》）——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办的周报；1846年1月5日至12月31日出版；该报编辑是海·克利盖。——第67—68、73页。

《人民之友》（《The Friend of the People》）——宪章派的周刊，1850年12月至1851年7月在伦敦由乔·哈尼出版。——第171、186、199、205、207、209、213、235、312页。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资产阶级的日报，1842年起在巴塞尔出版。——第151、183、338、542页。

《瑞士信使报》（《Courrier Suisse》）——反动报纸，1840年至1853年在洛桑出版。——第447页。

S

《商业报》（《Le Commerce》）——法国自由派的报纸，1837—1848年用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第447页。

《社会辩论报，民主派机关报》（《Le Débat Social, organe de la démocratie》）——比利时的一家周报，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1844年至184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137、139页。

《社会明镜。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和阐明当前社会关系的刊物》（《Gesellschaftsspiegel. Organ zur Vertretung der besitzlosen Volksklassen und zur Beleucht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Zustände der Gegenwart》）——“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月刊；1845—1846年在爱北斐特出版；主编是莫·赫斯，共出版了十二期。——第17、24、25、27、29、96页。

《社会主义评论，或无产阶级的问题和平解决》（《Revue Sociale, ou Solution pacifique du problème du prolétariat》）——法国的一家月刊，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喉舌；1845—1850年在布萨克和巴黎由比·勒鲁出版，1850年在巴黎由他的拥护者出版。——第42页。

《石印通讯》（《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见《普鲁士石印通讯》。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反映了一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

机关报。——第387、447页。

T

《泰晤士报》（《The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225、226、232、234、239、258、399、447、508、584、614页。

《太阳报》（《TheSun》）——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798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第278、399页。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1757年在特利尔创刊，1815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四十年代中开始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第37、88、96、296页。

《通报，官方报纸》（《Közlöny, hivatalos lap》）——一家日报，科苏特的机关报；1848—1849年在布达佩斯、德布纳森、塞格得出版。——第249页。

W

《晚报》（《Abendzeitung》）——见《纽约晚报》。

《晚报》（《Aftonbladet》）——瑞典的一家日报，1830年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十九世纪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第84页。

《威塞尔报》（《Weseler 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44年至1930年在不来梅出版。——第187、188页。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月刊，由奥·吕宁负责编辑出版，1845年1月至1846年12月在比雷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至1848年3月在帕德波恩出版。——第624、

625页。

《文学报》（《Literatur-Zeitung》）——见《文学总汇报》。

《文学周报》（《Literarische Zeitung》）——一家文学周报；1834年至1849年用政府的钱在柏林出版。——第443页。

《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鲍威尔主编的德文月刊，1843年12月至1844年10月在沙洛顿堡出版。——第30、451、452页。

X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德国民主派报纸，1849年5月25日到1850年7月21日在科伦由海·贝克尔出版。——第531、550页。

《现代年鉴》（《Jahrbücher der Gegenwart》）——1843年7月至1848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主编是神学家阿·施维格勒。——第442页。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Deut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一家民主派的日报，1848—1850年出版，1849年4月1日以前在达姆斯塔德出版，4月1日起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49年10月1日以前该报由奥·吕宁负责编辑，10月1日起编辑为奥·吕宁、格·君特和约·魏德迈。——第168、531、532、538、553、559、634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145—149、151—155、157、

246、249、251、266、272、282、283、286、288、290、303、306、314、499、501、507—511、514—515、513—526、530—533、545、550、554、557、576、584、589、608、629—630、634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由他们一直出到1850年11月。——第157、160、166、174、181、184、185、199、271、276、335、365、391、536、538、541—543、545、546、548、551、554、559、564、608、619、627、629、630、632、635页。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该报又以《十字报》而闻名。——第303、324、332、335、515、555、601页。《新闻报》(《La Presse》)——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七月王朝时期具有反政府的性质;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是波拿巴派的机关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的编辑是艾·日拉丹。——第123、386、447页。

《星报》(《Star》)——见《北极星报》。《喧声报》(《Le Charivari》)——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时期,曾对政府进行过辛辣的抨击;1848年转入反革命阵营。——第200、447页。

Y

《1845年博爱月刊。共产主义刊物》(《La Fraternité de 1845. Organe du

commu-nisme》)——巴贝夫派的工人月刊;1845年1月至1848年2月在巴黎出版。——第52页。《宇宙》(《Der Kosmos》)——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周刊);1851年在伦敦由恩斯特·豪格出版;参加周刊工作的有金、卢格、隆格、奥本海姆、陶森瑙。共六期。——第265、271、280、281、289、582、595、599页。

Z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第92、200、238、278、282、284、360、386页。

《紫罗兰。无辜的现代评论小报》(《Veilchen. Harmlose Blätter für die moderne Kritik》)——“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周刊;由格·施吕塞尔担任编辑,1846—1847年在包岑(萨克森)出版。——第88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48、279、296、302—303、365、376、449页。

《祖国报》(《La Patri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创办;1850年该报代表了联合在一起的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169、233、237、238、584页。